冰心全集

5



冰 心 全 集

第 五 卷

(1958—1961 年)

卓 如 编



1957年12月，冰心与出席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也门代表交谈



1959年4月，冰心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上。



1958年3月，冰心(右二)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在西欧访问，右三为金岳霖。



1958年10月，冰心在亚非作家会议上

目　录

1958年

春风得意马蹄疾…………………………………………………（2）
我们这里没有冬天………………………………………………（4）
在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6）
跟小朋友谈访埃观感……………………………………………（9）
再寄小读者（通讯一）…………………………………………（13）
给西红门乡一位小朋友…………………………………………（16）
北京的声音………………………………………………………（19）
再寄小读者（通讯二～三）……………………………………（21）
对东风的感谢……………………………………………………（26）
再寄小读者（通讯四～八）……………………………………（28）
一个最高尚的人…………………………………………………（43）
小孤山该叫草帽山………………………………………………（50）
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51）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我们支援你！……………………………（53）
小家伙们，惩罚得好！…………………………………………（55）
大东流乡的四员女健将和女尖兵………………………………（57）
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65）
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70）

国庆寄海外小读者 …………………………………………… (78)
欢迎日本歌舞伎剧团 ………………………………………… (81)
压顶的泰山 …………………………………………………… (84)
在舞台上先实现了美妙的理想 ……………………………… (86)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 (89)
塔什干的盛会 ………………………………………………… (91)
歌唱塔什干 …………………………………………………… (94)
再寄小读者 (通讯九～十) ………………………………… (96)
悼念罗常培先生……………………………………………… (102)
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 (104)
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位朋友…………………………………… (108)
人活着就是…………………………………………………… (111)

1959 年

《愤怒地回顾》读后感 ……………………………………… (113)
朝阳和夕照…………………………………………………… (120)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126)
伟大的友谊…………………………………………………… (129)
伟大的劳动，崇高的理想…………………………………… (135)
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137)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140)
保卫和平的人们，起来！…………………………………… (145)
记幸福沟……………………………………………………… (147)
中印友谊的罪人……………………………………………… (152)

致巴金、萧珊……（154）
回忆“五四”……（155）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一）……（158）
寻求友谊的“风筝”……（163）
“六一”节在拉萨……（167）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二）……（169）
《吉莉芭拉》……〔印度〕泰戈尔著（173）
《深夜》……〔印度〕泰戈尔著（181）
雨后……（193）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三）……（195）
京戏和演京戏的孩子……（199）
关于散文……（204）
忆意娜……（207）
和演戏的孩子一起看戏……（211）
奇迹的三门峡市……（214）
漫谈语文的教与学……（222）
替和平与友谊铺上道路
——看苏、印合拍故事片《三海旅行记》……（226）
《齐德拉》……〔印度〕泰戈尔著（231）
《暗室之王》……〔印度〕泰戈尔著（253）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四）……（323）
献给北京——我的母亲……（326）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五）……（329）
最痛快的一件事……（333）
再到青龙桥去……（336）

走进人民大会堂……………………………………………………（343）
普天同庆……………………………………………………………（345）
河北怀来涿鹿把桑乾河水引上山岗………………………………（348）
仰望天安门…………………………………………………………（350）
回国以前……………………………………………………………（353）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六）…………………………………………（364）
《拾穗小札》序……………………………………………………（367）
“你不感到自豪吗？”………………………………………………（368）
发自心底的歌
——民族工作展览会散记…………………………………………（370）
“我们大家的东风”…………………………………………………（378）
访英观感……………………………………………………………（381）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386）
欢乐地回忆 兴奋地前瞻…………………………………………（388）
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391）
梳妆台做成的书桌…………………………………………………（394）
悼靳以………………………………………………………………（396）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七）…………………………………………（400）
“花洞”的生活方式…………………………………………………（404）
塞北变江南…………………………………………………………（406）
“晚霞”和“莱阳绿”………………………………………………（408）
第九个浪头…………………………………………………………（411）
我们的家庭…………………………………………………………（413）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八）…………………………………………（416）
介绍一篇好小说……………………………………………………（420）

《小桔灯》后记 …………………………………………… (423)

1960年

万里河山青葱灿烂
——新年杂感 …………………………………………… (426)
元旦试笔……………………………………………………… (429)
新年的感谢…………………………………………………… (431)
像蜜蜂一样劳动的人们……………………………………… (434)
河南的曲剧…………………………………………………… (441)
一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好戏
——越剧《文成公主》观后……………………………… (444)
用画来歌颂…………………………………………………… (449)
再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 (452)
雪窗驰想……………………………………………………… (455)
春喜上眉梢…………………………………………………… (458)
祖国母亲的心………………………………………………… (460)
我的心跟着迎接侨胞的船只………………………………… (463)
中苏友谊之手………………………………………………… (466)
《佐仓宗五郎》观后 ……………………………………… (469)
戴着丝手套的贼手…………………………………………… (472)
《依依惜别的深情》读后 ………………………………… (474)
可敬可爱的苏联妇女………………………………………… (478)
“三八”颂歌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五十周年而作……… (481)
雨鞋的喜剧…………………………………………………… (483)

再寄小读者 (通讯二十) …… (486)
从苹果脸姑娘说起 …… (491)
争取独立自由的战歌 …… (494)
飞吧，战斗的银燕，飞吧！ …… (500)
共产主义的母爱 …… (502)
我喜欢福建厅 …… (504)
北京的印象 ……
—— 一个拉丁美洲访华妇女代表的谈话 …… (506)
战斗吧，英勇的日本人民！ …… (509)
“空前的信心和勇气” …… (512)
致继续前进中的日本朋友 …… (515)
为了共产主义的幼苗 …… (518)
撒播共产主义的种子
—— 喜看儿童故事片《朝霞》 …… (520)
强盗的逻辑 …… (524)
用心血浇花的园丁 …… (527)
“党就是我们的亲娘” …… (534)
灿烂群星照北京 …… (537)
早期的中国反美民歌 …… (539)
迎接胜利的黎明
—— 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诗歌朗诵演唱会上 …… (541)
游街示众的旅行 …… (543)
共产主义的花朵和园丁
—— 综评四部儿童片 …… (545)

黄色的银幕……………………………………………… (553)
桦美智子和东京大学学生……………………………… (556)
寄越南…………………………………………………… (558)
我们用满腔的热情来欢迎你…………………………… (560)
日本人民在战斗………………………………………… (563)
文艺大军的骨干………………………………………… (567)
喜看日本话剧团在京演出……………………………… (570)
绿杨宜作两家春………………………………………… (573)
佳节忆"胞波"………………………………………… (576)
喜读《耕云记》………………………………………… (578)
《主席走遍全国》……………………………………… (581)
祖国海山的颂歌
—— 读郭风的散文集《山溪和海岛》……………… (584)
最可爱的姑娘…………………………………………… (589)
"一定要站在前面"
—— 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里》………………… (592)

1961 年

"轻不着纸"和"力透纸背"………………………… (602)
玉工的启发……………………………………………… (605)
谈散文…………………………………………………… (608)
像一声爆竹……………………………………………… (610)
古战场变成了大果园…………………………………… (612)
致萧珊…………………………………………………… (618)
访堀田善卫先生山居并赠……………………………… (619)

《园丁集》……〔印度〕泰戈尔著（620）
《流失的金钱》……〔印度〕泰戈尔著（675）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683）
樱花赞……（691）
谈虎……（696）
一寸法师……（699）
中野绿子和小慧……（703）
《喜事盈门》给我的喜悦……（706）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709）
共同的文字和语言……（715）
不是"山穷水尽"……（718）
我们的抗议……（721）
日本归来……（724）
"人难再得始为佳"……（734）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736）
每逢佳节……（739）
人民坐在"罗圈椅"上……（743）
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747）
谈信封信纸……（750）
日本的浅草公园……（752）
我看见了陶渊明……（756）
致萧珊……（759）
笔谈难字注音……（761）
《葛梅》……（763）
给广州的朋友……（766）

1958 年

春风得意马蹄疾

呼啸一时的西风过后，
追到前头的，是
豪迈骀荡的东风
挟带着一天的春气！

“春风得意马蹄疾”，
它高举着飘飘的鲜红的旗帜，
驰过九百万平方公里的郊原，
来指挥六亿人的劳动大合唱。

千万把锄头，千万盏灯，
千万座烟囱冒起浓烟，
千万个山丘河流变了样，
来迎接这空前未有的春天。

朋友，这“空前”仅仅是个开始，
东风还要彻底地压倒西风，
一年，五年，十五年，五十年，

我们面前还有无数个奋斗的春天！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8 年 2 月 25 第 2 期。)

我们这里没有冬天

那天同几位朋友在一起，大家都说北京的气候，似乎一年比一年暖了，而且冬天一年比一年短，几乎短到没有冬天。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北京的冬天长得很，夜中蜷缩在被窝里，总听见呜呜的卷地的北风，窗纸像鬼叫一样，整夜地在呼啸。早起挟着书包，冒着风低头向前走，土道当中被车轮碾过的雪，压成一条一条小沟似的烂泥，不小心一脚踩下去，连小棉鞋都陷在泥里，拔不出来！胡同两旁的门洞里，永远有几个蜷伏着的人，要饭的，拣破烂的……冻得发紫的脸，颤抖的四肢，衣衫像枯叶一样，一片一片地挂在身上，嘴里发着断续的呻吟。看到这些痛苦的形象，我们脚下不自觉地走快了，就在我们“慌不择路”的时候，我们的小棉鞋就陷在泥里了！

就这样地寒冷，蜷缩，泥泞……过了悠长而灰黄的几个月，忽然间，我们身上觉得暴躁，把棉衣一脱，原来春天已经来到了！但是夹衣穿不到几天，又得换上单衣，原来夏天又在眼前了，所以我们总说是北京没有春天。

这几年的冬天，大不相同了。北京照旧刮风下雪，而下过的雪都整齐地堆在光滑的柏油路的两旁，太阳一晒，风一

吹，就像没下过雪一般。最痛快的是：大门洞里再看不见那些痛苦的形象，听不到呻吟的声音。从那里出来的，是上学的、上工的、上班的男女老幼，衣履朴素而整洁，嘴边带着宁静的微笑，昂首挺胸地往前走。

尤其是去年——一九五七年，就仿佛没有冬天。虽然在气候上，也刮过风，下过雪，冻过河，但是在人们口中，就没有听见过“冬天”两个字，什么“消寒”，“冬闲”，“冬眠”，都成了过了时的词汇。就在我执笔之顷，人们身上的棉衣还没有脱，北海的冰也没有化，草也没有青，柳也没有绿，而春意早已弥漫在北京的城郊了！

其实，又何止是北京城郊？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上，六万万人民的心里，冬天就没有来过！

也不是冬天没有来过，在如火如潮的革命干劲里，“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我们同心协力地在田野上，在河滩上，在工地上，在……把春天往前拉了三个月，人民心里光明温暖的春天，把严冬给吞没了。

这是几千年来的一个大变化！从此冬天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它变成了春天的前奏！

我们不必像英国的诗人雪莱那样，吟一句软软的慰藉和企望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么？”我们干脆说一句大白话：“我们这里没有冬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2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1月初版。）

在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几年来深深感到我们的文章太长，原因由于有那么一种不爱写短文的风气，结果可以使你得到启发的东西轻轻地滑了过去。

再一种情况是千篇一律，最常见的是一个政治运动起来后，这个人写的同那个人写的差不多，如果把作者的名字盖起来，看的人就不知道是谁写的。相反的，过去的一些老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往往不署名也可以猜出是谁写的。

还有一种是不精练。写的文章不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也就是没有准确性。

写文章最要紧的是清楚、有力、美，没有这三个东西人家不爱看。我是眼高手低，在这里批评人，自己并不一定能做到，也正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才感到焦虑。

我觉得许多青年作家中国书念得少，翻译书念得多，说得更确切一点，不是翻译书念得太多，而是中国书念得太少。我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说：今天老师教了我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过了几天又学了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可是就只知道这两句诗，别的不知道。文章要写得鲜明生动，在于词汇多。我们中国的词汇很多，可惜青年们没有掌握，就写起

三四十万字的长篇来，于是“伟大的”“光荣的”等等都出来了。听说从前南开中学一个学生写的作文得了120分，怎么会有120分的呢？他的文章中写道：“今天天气十分好，花儿十分香，风景十分美，心里十分高兴……”一连用了十二个“十分”，老师给了他个120分。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能运用的形容词太少。

多听人谈话，多跟人谈话。不要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说。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喜欢听工人和农民代表的讲话，他们的话有个特点，就是句子短。写文章最好也要句子短，句子一长就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

要注意语言的音韵。《解放军文艺》上登的战士写的诗，有时音韵非常好，比我们写的好得多。我出国去人家让我朗诵新诗，我就诵不出来，不是说没有好的新诗，而是记不住，老是朗诵“窗前明月光”，人家听了不过瘾。音韵是中国文字的长处，我们要努力掌握，尤其在汉字拼音化以后，大家都要下一把功夫学念中国字，如果不会平、上、去、入，念不准音调，别人是听不懂的。很多青年分不清声母韵母，更不知道什么是声母，什么是韵母。毛主席喜欢填词，词的艺术性很高，它不但注意韵，而且还讲究四声（平上去入）五音（唇齿喉舌鼻），这是比诗好的地方。“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后一句有三个字是平声，所以念起来分外响亮。注意音韵，决不等于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我们中国人会说中国话，不但会说，而且说得好听。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文章文法不通，逻辑混乱，一下子不容易发觉，如果把它译成外文，就看出毛病所在。外

文的文法很谨严，我们的文法也是非常谨严的，但因为有些人不会用，以至一翻成外文就好像没有文法似的，不知道主词在什么地方。犯这种毛病的人，大都是中国书没有念好，翻译书也没有念好。

一般说文章写得好，不是一样的好，各人有各人的好法，各人有各人熟悉的词汇。所以我们才提倡文章要有风格。如果对词汇不熟悉，用起来必然前言不对后语。我主张要大力提倡写短文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下去的人，更没有时间写长文章，而新鲜事物又那么多，让它们滑过去太可惜了。其次，要尽可能写得浅些。说到这里，想到儿童文学的创作。尽管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写的人还是不多。我从埃及回来时，广播电台要我对儿童作一次广播，我写了个稿子送去，电台退了回来，他们说你的稿子孩子们听不懂，仔细一看的确如此，后来把一些标语口号去掉，重写了一篇去广播。要是大家多写儿童文学，写出的东西一定会比原来的活泼一点，生动一点，鲜明一点，短小一点和浅近一点。附带声明一句：我不是编辑，可以不避向大家拉稿的嫌疑。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8年2月26日第4期。）

跟小朋友谈访埃观感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年底，我参加了出席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到埃及的首都——开罗，开了七天的会，我看见、听见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现在来同小朋友们谈一谈。

埃及这一个国家的名字，对于我们并不是生疏的。前年冬天，埃及受到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军队侵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都起来支援他们，给他们送过一千一百多万块钱的捐款，卖给他们牛羊肉，北京还有过四十多万人的支援埃及的示威游行，这些事情小朋友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小时候也知道埃及的一些地理知识。我知道在埃及，有一条从南向北流的尼罗河，这条大河是埃及的生命线，因为尼罗河两岸，是埃及最肥美的土地，埃及人民从古以来，都把尼罗河叫做尼罗河爸爸。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埃及的图画，很高很大的金字塔，旁边有一行一行的棕榈树或者是椰子树，还有头上裹着白布、穿着长袍的埃及人，骑着骆驼从金字塔旁边走过。

直到这次，我们乘坐的飞机飞到埃及上空的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尼罗河和埃及人民生活的关系。我们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北京的树叶早已掉了，田野上也是一片枯黄。我们

经过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也都是遍地的冰雪。可是一到埃及，上面是蔚蓝的晴天，下面是碧绿整齐的一块一块的田地，尼罗河和它的支流，在广大的田野中间纵横贯串，田陇上都种着一行行的像椰子一样又高又粗、上面长着棕榈叶子的树。田野中间，还有一小撮一小撮的黄泥农舍，这风景就好像中国的江南一样，真是美丽极了。但是离开河岸比较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连草也不生的沙漠地了。

后来我们从埃及朋友那里，知道埃及差不多是整年不下雨的，夏天偶然下一两阵小雨，就是很希罕的。所以农村的房子，多半是没有屋顶的，冷的时候用高粱秆盖一盖。尼罗河是田地上唯一的水源。我们在画上看见的那种高大美丽的树，原来以为是椰子或者是棕榈，结果不是，是一种枣椰树，上面结着一排一排长长的枣子，中国古书上叫做海枣，很甜，很好吃。

金字塔，也不是塔，是用大石块堆成的下面方上面尖的坟墓。这是五千年以前，埃及帝王的坟墓。最大的在开罗城外的沙漠地上，从开罗去，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这座金字塔有三十层楼房高，用了二百三十万块石头，平均每块石头有五千斤重，这些石头是从远处用船运来的。在五千年以前，劳动工具很幼稚的时候，做这样的大工程，是多么不容易呀。

我们的飞机一着地，我们就接触到了热情的埃及人民。一下飞机，许许多多穿着绿色灰色衣服的男女青年拥上来欢迎我们。他们抢着把绿色的上面有白色的新月和三颗星的埃及国旗，和鲜红的玫瑰花束，塞在我们的手里，热烈地喊着“中埃友谊万岁”、“和平万岁”、“亚非人民团结万岁”，一直

把我们送到旅馆，还舍不得离开。

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一清早，我们的旅馆前面，就站满了千百个男女学生，他们举着国旗和纸做的和平鸽，还有很多欢迎标语，他们穿着各种各色的制服，非常有秩序地排着队站着。最小的学生，才有十岁上下，他们戴着绿色的小帽子，穿着黄色的衬衫和短裤，仰着小脸，注视着代表们住的房间的一个窗户，大声欢呼，样子真是可爱。

参加这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代表,一共有五百多人,代表着亚洲和非洲将近五十个国家。很多代表虽然互相不懂话,但是在微笑里，在亲切的眼光和热烈的握手里，我们的友谊在深深地交流着。我们都是受过殖民者的压迫的，大多数非洲人民，到现在还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之下，过着奴隶牛马的生活，但是我们亚非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我们晓得团结就是力量，因此，才有今天的这个团结大会，我们要在一起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争取和平、独立、友好和合作。

小朋友，在埃及的那几天，我们最深切感到的，就是埃及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中国代表乘坐的专车，一出现在街头，很快就会有很多人围上来欢呼拍手。我们走进任何一个店铺，当他们发现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就笑容满面地握住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送给我们的捐款，谢谢你们给我们送来了冻牛肉，冻羊肉!在我们患难时候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友谊!”

提到他们的英勇抗战,我们曾经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参加了塞得港的胜利日的庆祝，那是埃及人民配合自己的军队，把英法联军赶下海去的一周年。那天的情况十分热烈，这

里不细说了，其中最使我受感动的，就是在游行队伍里，有一队参加保卫塞得港的儿童队伍，最小的儿童，才有十一二岁，他们背着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检阅台前走过，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呼。游行以后，我拉了其中的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要到烈士墓上去献花，只跟他谈了几句。据说他的父亲在抗战中牺牲了，他自己和他的小同伴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做过许多工作，像侦察、救护、送信等等，起了相当的作用。埃及人民看中国电影，最喜欢“鸡毛信”，他们喜欢看我们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反抗，也喜欢看我们的小战士——海娃的英勇战绩。在保家卫国的强烈感情里，我们两国人民是血肉相连的！

小朋友一九五五年，我曾去印度参加了亚洲国家会议，去年又到埃及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可以看出，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友好合作的旗帜下，和平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在扩大，我们的前途，尤其是小朋友们的前途，是光明而幸福的。让我们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向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

一九五八年春

（本篇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作家出版社 1960 年 4 月初版。）

再寄小读者

通　讯　一

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

先感谢《人民日报》副刊编辑的一封信，再感谢中国作协的号召，把我的心又推进到我的心窝里来了！

二十几年来，中断了和你们的通讯，真不知给我自己带来了多少的惭愧和烦恼。我有许多话，许多事情，不知从何说起，因为那些话，那些事情，虽然很有趣，很动人，但却也很零乱，很片断，写不出一篇大文章，就是写了，也不一定就是一篇好文章，因此这些年来，从我心上眼前掠过的那些感受，我也就忍心地让它滑出我的记忆之外，淡化入模糊的烟雾之中。

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又极其真切，极其炽热地想起你们来了。我似乎看见了你们漆黑发光的大眼睛，笑嘻嘻的通红而略带腼腆的小脸。你们是爱听好玩有趣的事情的，不管它多么零碎，多么片断。你们本来就是我写作的对象，这

一点是异常地明确的！好吧，我如今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那里！我要不断地写，好好地写，把我看到听到想到的事情，只要我觉得你们会感到兴趣，会对你们有益的，我都要尽量地对你们倾吐。安心地等待着吧，我的小朋友！

自从决心再给你们写通讯，我好几夜不能安眠。今早四点钟就醒了，睁开眼来是满窗的明月！我忽然想起不知是哪位古诗人写的一首词的下半阕，是："卷地西风天欲曙，半帘残月梦初回，十年消息上心来。"就是说：在天快亮的时候，窗外刮着卷地的西风，从梦中醒来看见了淡白的月光照着半段窗帘；这里"消息"两个字，可以当作"事情"讲，就是说，把十年来的往事，一下子都回忆起来了！

小朋友，从我第一次开始给你们写通讯算起，不止十年，乃是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之中，我们亲爱的祖国，经过了多大的变迁！这变迁是翻天覆地的，从地狱翻上了天堂，而且一步一步地更要光明灿烂。我们都是幸福的！我总算赶上了这个时代，而最幸福的还是你们，有多少美好的日子等着你们来过，更有多少伟大的事业等着你们去作呵！

我在枕上的心境，和这位诗人是迥不相同的！虽然也有满窗的明月，而窗外吹拂的却是和煦的东风。一会儿朝阳就要升起，祖国方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要有六亿人民满怀愉快和信心，开始着和平的劳动。小朋友们也许觉得这是日常生活，但是在三十年前，这种的日常生活，是我所不能想象的！

我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酸，但我决不是难过。

你们将来一定会懂得我这时这种兴奋的心情的—— 这篇通讯就到此为止吧，让我再重复初寄小读者通讯一的末一句话：

“我心中莫可名状，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18 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给西红门乡一位小朋友

记得不？那一天
开过了庆功大会，
你们都坐在台前——
台上正演着京剧，
那位女演员满头珠翠，
打扮得像个神仙；
她轻柔地挥手，
　轻盈地移步，
步步配合着优美的丝弦。

你问："她的花冠上是不是
　镶着千百面的小镜子，
　怎会这样地闪烁晶莹？"
我却关心着你们的
　　　红领巾水库，
问你"几时才能完成？"

你说："这水坝只有一百米长，

两公尺宽；
您不知我们干得多欢！
我们学校里每天出动四百人，
城里每天还来三百个
红领巾。
人多了，工具却发生困难，
我们只好两人抬一个土筐！
三四月间就会挖好，
请您一定要来参观。”

三四月间我要走了，
飞上祖国的天空。
我一定要从机窗下望，
寻找西红门乡的田野，
寻找这一面发光的小镜子，
在天空上庆祝你们的成功！

只怕我认不出是那一个，
红领巾水库实在很多！
但是我会更加快乐：
全国小朋友的几千万双
小手，
在祖国广大的田野上，
挖出几千百个红领巾水
库，

从天空上看也就像
几千百面晶莹的明镜！
我要指给飞机上的人们，
要他们都来观看，
看小朋友们出了力，流了汗，
给祖国戴上一顶多么美丽
的花冠！

3. 12. 1958. 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8年第2期。）

北京的声音

《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组，约大家写“北京的一天”，这题目，很难写。

难处在“北京”可写的“一天”太多了！在北京住过几十年的人，中间经过多少震天撼地，惊心动魄的日子；尤其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作为新中国的心脏，它推动着全中国的脉搏，在这几万几千天里，每天都有史无前例的，可歌可写的事情发生，真不知说哪一天，哪一件事才突出，才新鲜。

但是若从“小处下手”，倒有些很动人心弦的，像火花一般，印象鲜明的小事，永远在你的记忆里，闪闪发光。

那是我刚从国外回来的一个冬天的清早，外面下着大雪。这雪大概是半夜下起的，窗上雪光照眼，对面屋瓦上已经积上两三寸厚的、绒绒的雪沟了。

院子里有簌簌的声音，那是我的小女儿在用大竹帚扫雪。她离开北京的时候，还不到一周岁，北京的一切，对于她都是新鲜的。她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大雪，我猜扫雪的一定是她。

果然，隔着窗帘，听见炊事员从厨房里出来，对她笑说：“你起来啦，穿这点衣服，也不怕冻着！好吧，我买菜去了，回头街道上有来喊扫雪的，你就扫去吧，痛快地过一下瘾！”

小妹笑着答应了。接着听见开门的声音，他走了。

过不一会，就听见达——达——达，门环响了几声，小妹满含着欢喜的声音问："听见啦！是扫雪吧？"这时外面一个极其清脆，极其亲切，极其礼貌的声音叫："是呀，劳您驾！"

我本是站在床前的，在这清磬般游漾的声浪里，忽然不自主地在床边坐下了。

久违了！这典型的，清脆，亲切，礼貌的北京的声音！

这声音给了我以无限的感激与温暖！

这是我从童年起，在北京街头巷尾所常常听到，而在任何别的地方所听不到的，这种清脆的声音，这般亲切的语气！

如今，就是这熟悉的、清脆亲切的声音，在新中国的首都，逐家逐户，唤出人人，为人人服务！

就在这一瞬间，这一个声音里，我深深地投入祖国的怀抱，北京的怀抱里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8年3月21日。）

再寄小读者

通　讯　二

亲爱的小朋友：

今年一月，我刚从埃及归来，趁我记忆犹新，来对小朋友说一些埃及的印象。

我们到埃及去，走的是北路，就是从北京坐飞机，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到达埃及的首都开罗。—— 在这里我想插一句话，世界局势发展得多快，在我回来后不到三个星期，埃及和叙利亚，已经联合组织了一个横跨亚非两洲的新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了！这是中东阿拉伯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上，有了进一步的团结，这也是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

我们一路从机窗下望，都是冰天雪地莹白照眼，可是一到达开罗的上空，就是晴天万里，下面是长长的河道，支流四出，两旁是整齐翠绿的田野，一簇簇的密集的淡灰色的农舍，田垄上排列着一行一行的高大的枣椰树。但是在这河畔

地区以外，就是茫茫无际的黄沙，浓绿淡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这一条长长的河道，就是世界闻名的尼罗河，是埃及境内的唯一的天然河流。埃及在非洲的东北角，在北纬二十二度至三十二度，东经二十四度至三十七度之间，气候炎热，雨量极少，所以尼罗河也是他们唯一的灌溉泉源。埃及人民亲切地称尼罗河为“尼罗河爸爸”就是这个缘故。

这使我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梵蒂冈——教皇城——的博物馆里，看见了一座尼罗河的雕像。在这里，尼罗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右臂斜倚着人面狮身像，侧卧在地上，旁边堆着一垛高高的麦穗和葡萄。最生动的是他的身上，身边，爬满围满了许多活泼嬉笑的、赤裸裸的小孩子！有的站在他的肩上，有的骑在他的臂上，有的坐在他身旁的麦堆上，有的三三两两地和他身边河水里的鳄鱼，撩拨嬉戏。这雕像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我决没有意识到，埃及的沙漠地区，占到全国境的百分之九十六，也不知道埃及的雨量少到：简单的农舍，不用盖屋顶，只用高粱秆蓝遮遮就行。当我看到听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对于尼罗河，也不禁热爱了！

我们在埃及境内，曾作过短期的旅行，就是坐火车往南走，一路沿着尼罗河，溯流而上。眼前旋转过去的，是润湿的田地，茂盛的庄稼，和裹着头巾穿着长袍的男男女女，锄地的，车水的，放羊的，赶驴的……同时也看见了道旁的农舍，屋子都像我们南方的“天井”一样，有窗有门，却没有屋顶。那时正是冬天，白日阳光满室，夜里顶着月亮和星星

睡觉，空气清新，一定是十分舒畅的。

这在我是极其新鲜的事，但心里还转不过弯来，我问同行的埃及朋友：“夏天在屋顶盖上高粱秆，当然可以挡住炎热的太阳，但是恐怕挡不着大雨和久雨；万一，万一要下大雨，下久雨呢？”她笑了，说：“你过虑了，我们这里除了沿地中海一带，雨量较多之外，就是一万个，一万个也不下大雨和久雨！”

聪明勇敢的埃及人民，知道除了倚靠他们的“尼罗河爸爸”之外，还得不断地和气候土壤作艰苦的斗争，向大自然索取粮食。现在他们的兴修水利，开发沙漠的工作，正在广泛地展开。祝福他们吧，可爱的尼罗河的优秀儿女！

别的下封信再谈，祝你们三好！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3月25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三

亲爱的小朋友：

三月八日那一天，我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参加了几个小时的劳动，觉得有说不尽的兴奋和愉快。

十三陵在京郊昌平县的东北边，是明朝京都北迁以后的

十三代帝王的陵墓所在地，南面有温榆河穿过，三面是山，风景优美。但是每到夏雨时节，山洪就顺着这个大山环里的几条山沟，奔腾下泄，势如巨涛。温榆河两岸的人家和田地，常常被大水淹没。从前的统治王朝，只顾给自己在半山坳里，盖起高大的陵墓祭殿，也只在这些陵墓祭殿的四围，种起葱茏的树木，对于山下人家，蒙受水患的疾苦，是漠不关心的！

人民做了自己的主人，一切都变了！昌平人民在政府的补助下，群众的支援下，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始，自己动手来修建十三陵水库。他们计划在大山环的出口——东山口，修起一道拦河坝，把山洪蓄在七丈多深的水湖里。这水湖的面积，相当于颐和园昆明湖的三倍。在大坝的西边，还要盖一座水力发电站，在每年灌溉的时期，可以用水力发电。将来这里是：良田千顷，绿树成荫，水面鸭游，水中鱼跃，小朋友们还可以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来露营，爬山，游览；这生活该是何等的快乐美好！

这座水库必须在六月雨季以前完工，因此，这工地上，每天每夜都有几万人在流汗苦干，和洪水赛跑，而且人流已经赶在河流的前头！我在这里，只做一点轻微的劳动，但是往前望，往后看，三面山腰和一望无际的沙地上，都有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紧张地推车挑土，远远地一面一面小小的红旗，在和风中飘扬！想到三个月后，这里将是水湖的中心，在这万马奔腾的劳动干劲里，我也能尽到自己微薄的一分，使我惭愧而又喜悦。我要暂时离开祖国，为期大概两三个月，等到我归来时节，这里已是一片湖光了。听说小朋友们最近也要到湖边去种树，我想那时你们种的树木，也已经绿叶扶疏

了。集体的劳动，创造出多么美丽快乐的一个世界呵！

这两天来，风柔云薄，这种酿花天气，中国话叫做“春阴”，日本话叫做“花曇”。花曇一过，日本各处就开遍了樱花。我们这里也是漾出晴光，就是柳叶舒青，杏花怒放了！春阴的天气，总使我有说不出的期待的欢乐，如同坐在舞台前面，电灯熄灭的一刹那顷，我们满怀快乐地在等待，等待这幕布一开，台上现出神话般五彩辉煌的仙境……你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风光明媚的意大利了，旅途中如有工夫，一定再给你们写信。祝

你们春天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4月7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对东风的感谢

中国作协提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号召，对于作家们当然是极大的促进和鼓舞。其实，“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号召不过是被满园的春色——全民生产大跃进——拥出墙来的一枝红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号召也是在作家们厉兵秣马，跃跃欲试的气氛之下，刮起的一阵大东风！

我以为只我一个人是胆子小、脸皮薄的，原来别人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不愿先发表创作计划，要先写再说，一鸣惊人；心里总以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说出了而写不出，对读者失了信，岂不难受，岂不丢脸？这种想法，骨子里是缩手缩脚，畏首畏尾，替自己预先留下退却的余地，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也就是暮气、骄气、懒气的变相，是大跃进的绊脚石。

去冬以来，全国弥漫着生产大跃进的气氛，耳闻目击，莫不是一片万马奔腾的景象，作为人民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难道就心不跳，眼不热？难道就不会私自地立下誓愿，定下计划？就在这“万事俱备”的时机，一阵呼喇喇的东风吹起，金鼓齐鸣，全军进击，把“暮气”、“骄气”、“懒气”这几个老

贼，杀得弃袍割须，落荒而逃！但看那天在跃进大会上，作家们把个人写作计划尽情倾吐的发言，是会使人欢喜地感到这“东风”的“着力”，是正确而及时的。

大胆跃进是好的，但也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漫天说价”。据说现在缺少短小的文章——散文，小品文，短诗，小小说……这和我的能力程度，写作习惯，都还相合。因此我首先要拾起这根断线，再写“寄小读者”；把我随时随地所想到，听到，看到的，小孩子会感到兴趣，而且对他们有益的事情，不断地向他们报告。这种体裁本来是最自由的，内容也最广泛，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谈，还可以无尽无休地写下去。假如在此以外，还行有余力，另外写些短诗，短文，小小说，那都算是副产品，暂且“不在话下”了！

我是作家队伍中一个老兵。但是我体会到人老了决不能”服老”，一“服老”就爬不起来！而且我虽老还有童心，这颗童心会永远鼓舞支持着我，使我“读万卷书”，不断地学习，“行万里路”，到工人、农民、孩子成堆的地方，和他们打成一片，从他们那里汲取我写作的源泉；尽我有生之年，来为新中国的儿童们写作，为培养优秀的下一代，贡献出我一切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再寄小读者

通　讯　四

亲爱的小朋友：

自从三月二十一日离开祖国，时间不过十多天，在我仿佛已经过了多少年月！一来是这十多天之中，我们已经飞跃过好几个亚洲和欧洲的国家；二来是祖国的进步，一日千里。这十多天之中，不知又发现了多少新的资源，增多了多少个发明创造！这一切，都使国外的“游子”，不论何时想起，都有无限的兴奋！

欧洲本是我旧游之地，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感觉，现在只挑出途中最突出的奇丽的景物，来对小朋友们说一说。

首先是三月二十四日黄昏，从瑞士坐火车到意大利的一段，一路沿着阿尔卑斯山脚蜿蜒行来，山高接天，白雪皑皑，山顶上悬着一钩淡黄色的新月。火车飞速前进，窗外转过的一座雪山接着一座雪山，如同一架长长的大理石的屏风，横列在我们的眼前！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高高的雪山上，零

乱地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桔红色的灯光，一片清凉之中，给人以无限的温暖的感觉。

二十五日一觉醒来，我们已深入意大利的国境了。

意大利是南欧一个富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国家，它的地形，像一只伸入地中海的靴子，三面临海，气候温和。在瑞士山中还是雪深数寸的时候，这里的田野上已是桃李花开了！我们先到达意大利的京城——罗马。这是一座建在七座小山上的古城，街道高低起伏，到处可以看见古罗马的遗迹，颓垣断柱，杂立于现代建筑之间。街道上转弯抹角，到处还可以看见综淙的喷泉，泉座上都有神、人、鱼、兽的雕像，在片片光影之中，栩栩如生。

二十六日晨我们到了意大利西海岸的那坡里城，这也是一座很美丽的海边城市。但是我要为小朋友描述的，却是离那坡里四十里远的旁贝，那是将近两千年前，被火山喷发的熔岩和热尘所掩埋的古城。在一八六〇年以后，才被发掘出来的。

背山临海的旁贝城，在纪元前六世纪——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到了纪元前八十年——我们的汉代——这里成为罗马贵族豪门的别墅区，人口多至两万五千人。纪元后七九年的八月，城后的维苏威火山，忽然爆发了！漫天的灼热的灰尘，和喷涌的沸腾的熔岩，在两三日之中，将这座豪华的市镇，深深地封闭了。大多数居民幸得突围而出，而老、弱、囚犯，葬身于热尘火海之中的，至少还有两千人左右。

我们在废墟上巡礼：这里的房舍，绝大部分，都没有屋

顶了，只有根根的断柱，和扇扇的颓垣，矗立于阳光之下！石块铺成的道路，还有很深的车辙的痕迹。这市上有广场，有神庙，有大厅，有法院，有城堡……街道两旁还有酒店和浴堂。酒店里遗留着一排一排的陶制的酒缸；浴堂里有大理石彻成的冷热浴池，化妆室，按摩床，墙上还有石雕和壁画。屋宇尤其讲究：院里有喷泉，有雕像，层层的居室里，都有红黄黑三色画成的壁画，鲜艳夺目！后花园也很宽大，点缀的石像也很多，想当年花木葱茏的时节，景物一定很美。最使我感到惊奇的，就是这些房屋里，已经有铅制的水管和水龙头。导游的人告诉我，旁边的水道，是直通罗马的。

这里的博物院里，还看到发掘出来的，很精致的金银陶瓷和玻璃制成的日用器皿，以及金珠首饰。此外还有人兽的残骸，形状扭曲，可以想见临死前的挣扎和痛苦。

小朋友，上面的几段，是陆续写成的，中间已经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几个城市。沿途的海景，是描写不完的；而最难描述的，还是意大利人民对于中国的热爱和向往！我们到处受到最使人感动的欢迎，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工农群众的款待，最为真挚而热烈！一束一束的递到我们手里的鲜花，如玫瑰，石竹，郁金香……替他们说出了许多话语。在群众的集会上，向我们献花的，都是最可爱的意大利小朋友。从他们嘴里叫出的“友谊”和“和平”，那清脆的声音，几乎是神圣的，使我们不自主地涌上了感动的眼泪！

我们在昨天又渡海回到意大利本土，沿着地图上的靴尖、靴跟，直上到东海岸的巴利城。今夜又要回到罗马去了。趁着一天的访问日程还没有开始，面对着窗外晨光熹微的大海，

和轻盈飞掠的海鸥，给小朋友们写完这一封信。我知道小朋友们是会关心我的旅程，而且是急待我的消息的，但是也请你们体谅到我们旅行的匆忙！外面有人在敲门，这信必须结束了，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深深地祝福你们！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意大利，巴利城。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4月23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五

亲爱的小朋友：

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提到了西西里岛的访问。这个岛我从前没有到过，因此我对它的印象也最深。这个被称为意大利靴尖上的足球的西西里，面积有两万五千平方公里，居民在五百万以上。在这里的一段旅程，我们和海结了不解之缘！我们住的旅馆，都是面临大海的，我们和意大利朋友聚餐的饭店，也都挑选海边名胜之地；枕上听得见鸥鸣和潮响，用饭的时候，仿佛也在啖咽着蔚蓝的水光。一路乘车，更是沿着迂回的海岸，一眼望去，不是无际的平沙，就是嶙峋的礁石，上面还有耸立的碉堡，而眼前一片无边的海水，更永远是反映着空阔的天光，变幻无极，仪态万千，海水是很蓝的；在晴朗的天空之下，更是像古诗上所说的："水如碧玉山如黛"，光艳得不可描画！那颜色是一层一层的，远处是深蓝，稍近是碧绿，遇有溪河入海处，这一层水色又是微黄的。唐

诗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这两句写的极好，因为它不但写出斜阳，连江上的微风，也在"瑟瑟"两字中，表现出来了！

车窗的另一面，不是长着碧绿庄稼的整齐田地，便是长着上千盈百的杏树、桃树、桔柑树、橄榄树的山坡上的果园。陌上花开，风景如画。在这片丰饶美丽的土地上的居民，是使人艳羡的！

但是，昨天早晨，我在翻阅罗马"中东和东方学院"送给我们的一本意大利摄影画册，读到上面的序言，里面有：西西里岛，四面被地中海所围抱，也被希腊人、腓尼斯人、撒拉逊人聚居过，被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占领过……西西里岛上，曾是罗马帝国的军队骨干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在重利盘剥之下，他们失了土地，又被招募成为一支无地产的农奴队伍。地主住在城市里，只在夏天，才到他的田庄上来避暑，朝代更迭，土地易主，而直到今天，在意大利土地上辛苦劳动的，都不是土地的主人！这是多么悲惨的境遇！这个意大利靴尖上的足球，在外来的统治者脚上，踢来踢去，虽然在文化艺术上遗留了些精美的宫殿教堂的建筑，里面都有最精致的宝石嵌镶的图案，和颜色鲜艳、神态如生的壁画，而当地的农民生活，却永远停留在半封建半开化的状态之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惨状，在这里是还存在的！

在罗马的一个晚餐会上，意大利最著名的诗人卡罗·勒维坐在我的旁边。他滔滔不断地告诉我，在意大利南部，尤其是西西里一带，农民过着受压迫被剥削的生活。意大利北

部的工业，是比较发达的，而南部的资源，却从未被开发过，于是南部饥饿失业的队伍，就成群地被招送到北方去作工，痛苦流离，成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命运！

当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是激动的，眼光是悲愤的，使我的回忆中的西西里的水光山色，蒙上了一层阴沉的暗影！我又回忆到在岛上的一个小市镇——巴格里亚——的农民欢迎会上，另一位诗人卜提达，向我们致了最热烈的欢迎词。卜提达是巴格里亚市穷苦人民的儿子，他用西西里方言写诗，强烈地揭露了当地人民的黑暗生活。他送给我一本他的诗集：《面包就是面包》的法文译本，上面有卡罗·勒维写的序，说卜提达以钢铁般的坚强洪壮的声音，叫出了岛上人民的不幸。可惜我不懂得法文，只好等将来请人读给我听了。

广大的人民是广阔的天空，人民的诗人就该像天空下透明的大海，它永远忠实地反映出天空的明暗阴晴，呼叫出人民的苦乐和希望。这样，他的诗里才有颜色，才有感情。勒维和卜提达都是大海般的诗人，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今天是复活节，一早醒起，就听到从四面传来的悠扬而嘹亮的钟声。罗马城里，大大小小有五百多座教堂；登高望时，金色，绿色，灰色的圆顶，在丛树中层层隐现。这几天来，罗马街上，尤其是商店的橱窗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金彩辉煌的巧克力做成的大鸡蛋，到处都是。今天上午出去走了一走，因为明天要到佛劳伦斯去，先给你们发出这封信，罗马的古迹，等以后再谈吧！

今夜罗马大雷雨，电光闪闪，雷声大得像巨炮一般。现在祖国已是早晨，小朋友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向你们珍重地

说声早安吧！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意大利，罗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5月6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六

亲爱的小朋友：

四月十二日，我们在微雨中到达意大利东海岸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常有人把它比作中国的苏州。但是苏州基本上是陆地上的城市，不过城里有许多河道和桥梁。威尼斯却是由一百多个小岛组成的，一条较宽的曲折的水道，就算是大街，其余许许多多纵横交织的小水道，就算是小巷。三四百座大大小小的桥，将这些小岛上的一簇一簇的楼屋，穿连了起来。这里没有车马，只有往来如织的大小汽艇，代替了公共汽车和小卧车；此外还有黑色的、两端翘起、轻巧可爱的小游船，叫做Gondola，译作"共渡乐"，也还可以谐音会意。

这座小城，是极有趣的！你们想象看：家家户户，面临着水街小巷，一开起门来，就看见荡漾的海水和飞翔的海鸥。门口石阶旁边，长满了厚厚的青苔，从石阶上跳上公共汽艇，就上街去了。这座城里，当然也有教堂，有宫殿，和其他的公共建筑，座座都紧靠着水边。夜间一行行一串串的灯火，倒

影在颤摇的水光里，真是静美极了！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海岸对东方贸易的三大港口之一，其余的两个是它南边的巴利和北边的特利斯提。在它的繁盛的时代，就是公元后十三世纪，那时是中国的元朝，有个商人名叫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扬州作过官。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回到威尼斯之后，写了一本游记，极称中国文物之盛。在他的游记里，曾仔细地描写过芦沟桥，因此直到现在，欧洲人还把芦沟桥称作马可波罗桥。

国际间的贸品，常常是文化交流的开端，精美的商品的互换，促进了两国人民相互的爱慕与了解。和平劳动的人民，是欢迎这种“有无相通”的。近几年来，中意两国间的贸易，由于人为的障碍，大大地减少了。这几个港口的冷落，使得意大利的工商业者，渴望和中国重建邦交，畅通贸易，这种热切的呼声，是我们到处可以听到的。

这几天欧洲的气候，真是反常！昨天在帕都瓦城，遇见大雪，那里本已是桃红似锦，柳碧如茵，而天空中的雪片，却是搓棉扯絮一般，纷纷下落。在雪光之中，看到融融的春景，在我还是第一次！

昨晚起雪化成雨，凉意逼人，现在我的窗外呼啸着呜呜的海风，风声中夹杂着悠扬的钟声；回忆起二十几年前的初春，我也是在阴雨中游了威尼斯，它的明媚的一面，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今天又是星期六，在寂静的时间中，我极其亲切地想起了你们。住学校的小朋友们，现在都该回到家里了吧？灯光之下，不知你们和家里人谈了些什么？是你们学习的情况，还是奋进的计划？又有几天没有看到祖国的报纸，消

息都非常隔膜了。出国真不能走得太久，思想跟不上就使人落后！小朋友一定会笑我又“想家”了吧？—— 同行的人都冒雨出去参观，明天又要赶路，我独自留下，抽空再写几行，免得你们盼望，遥祝你们好好地度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夜，意大利，威尼斯。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5月2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七

亲爱的小朋友：

昨天我们从意大利又回到瑞士，明天要出发到英国去了，三星期的意大利之游，应当对你们作一个总结。

我们访问了意大利的大小二十个城市，说一句总话，我实在喜欢意大利，首先是它的首都罗马，和我们的北京一样，是个美丽雄伟的首都。它的古老的建筑，和博物馆里的雕刻、绘画，以及出土的文物，都和北京的建筑和博物馆一样，充分地呈现了它的劳动人民的惊人的智慧！关于意大利，将来有时间再详细地述说，如今先举出几个最突出的印象，给小朋友们画一个轮廓。

第一个是：欧洲人说，意大利是用石头建造起来的，这是古意大利建筑的一个特点。古意大利的教堂、宫殿、城堡、桥梁、街道……绝大部分都是用石头盖起铺起的，至少是建筑物外面都用的是石板、石片；仰顶和墙壁上都有各色花石

宝石嵌镶的人物；屋顶上、喷泉上和广场上都有石像，一眼望去，给人一种坚洁清凉的感觉。意大利的美丽的建筑，可描写的真是太多了，我最喜欢的是比萨的斜塔、教堂和洗礼堂。这一簇简洁、玲珑而庄严的白石建筑，相依相衬地排列在一角城墙的前面，使人看过永不会忘记！

第二个是：在意大利旅行，到处都离不了水。意大利的边界，有四分之三与水为邻，北部多山的地方，却有许多大大小小美丽的湖泊。各个城市里都有形形色色的喷泉，最奇丽的是罗马郊外的提伏里泉园。这座泉园原是皇家别墅，建造在小山上，园里大小有六千条喷泉，在山巅，在池上，在路旁……宽者如帘，细者如线，大的奔越下流，如同山间的瀑布，小的轻莹上喷，如同火树银花，一片清辉交织之中，再听到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大小错落的泉声，这个新奇的感受，也是使人永不忘记的！

但是，最使人不能忘却的，是意大利的可爱的人民！他们是才气横溢，热情奔放的；这表现在他们的天才的文艺创造上，科学的发明上；表现在他们为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上；表现在对朋友的热爱上。意大利人民把中国人民当作最好的朋友。他们关心我们、热爱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成就；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寸一尺的进步，都给他们以莫大的鼓舞。当我们离开意大利的前夕，在他们的英雄城市都灵，我们被邀到一个群众的集会——在这里应当补述一下：都灵城是在一九四五年，在它自己人民的艰苦斗争之下，得到解放的。这次的斗争，人民游击队死亡的数目，在百分之四十七以上！我们曾到烈士墓前，献

过花束——这集会是在一个工人俱乐部召开的，会场上挤满了热情的男女老幼，台上横挂着“欢迎中国来宾”的中文标语（是意大利人自己写的），长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杯。他们送给我们都灵市特产的蜜甜的巧克力糖，猩红的玫瑰花，给我们满满地斟上香醇的都灵酒。他们的欢迎词，是真挚而热烈的。我们的每一句答词，都得到春雷般的鼓掌与欢呼。在饮酒叙谈的中间，都不断地有群众过来和我们握手拥抱，不断地也有儿童们送上画片，要求我们签名——谈到意大利的儿童，他们真是可爱！他们是那样地天真活泼，又是那样地温文有礼。在以后的通讯里，我要对你们谈一个意大利小姑娘所给我的深刻的印象。我们又在整装待发之中。“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们在意大利的访问，就在上述的高涨的热潮中结束。回到旅馆已是半夜，我久久不能入睡！国际间劳动人民的和平友谊，是世界持久和平的最巩固的基础。在亚洲，在非洲，在欧洲，我们已有了亿万的和平宫的建筑工人，正在一砖一石地把屋基垒了起来。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好好地继续努力吧！

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瑞士，波尔尼。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5月29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八

亲爱的小朋友：

来到英国已经十天了，访问的日程是忙逼的。我现在是在英国北部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一座旅馆的窗前，时间已过半夜，树影摇曳，满月的银光，射在我的信纸上，活泼而激越的苏格兰民歌的余音，还在我耳边荡漾。趁着我睡不着的时间，来给我所惦念的小朋友写几个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九三六年的冬天，我曾到过英国，那时只在伦敦住了一两星期，在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作了很短的访问。这次重来，走的地方较多，接触的方面也较广，有许多感想，真不知从哪里说起——先从“一世之雄”的“大英帝国”说起吧！

英国——大不列颠，是由大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中南部的英格兰，西部的威尔士，和爱尔兰岛北部一角组成的。这个位置在欧洲西北部大西洋中的岛国，面积不过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而它却占有着比本土大过一百五十倍的殖民地！原因是：在它十七世纪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十八世纪，苏格兰工人瓦特又完成了蒸汽机的制造，从此英国进入工业革命后的大生产时期，林立的工厂，纵横交错的铁路，往来如梭的船只，使得“英国成了世界的工厂，世界成了英国的市场”！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发达，殖民地的侵占，资本的积累，使它掌握了海上的霸权。三百年中，它巧取豪夺，从殖民地榨取了无限的财富，来建设和供养它的本土。因此

在英国土地上，到处可以看见外面被烟雾熏得灰暗而里面富丽堂皇的宫室、教堂，银行……等石头建筑；碧绿辽阔的，贵族地主的花园；近代化的华丽舒适的旅馆、俱乐部……“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在这里过着不劳而获，穷奢极欲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海上霸权，逐渐转移到美国手里，它的经济实力就开始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一个一个地独立起来了。“大英帝国”在衰落解体之中，而英国广大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却坚持着在保卫和平、保卫劳动人民权利的斗争中，寻求正确而光明的出路！

以上是英国现在社会状况的一个轮廓，如今我带着小朋友，从伦敦起，游览一番吧。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位置在泰晤士河入海处的两岸，人口将近九百万。这里有许多高大的建筑，平整的街道，但是我最欣赏的，是城里散布着的几个阔大的公园！西方的公园设计是：亭台楼阁少（或者没有），而树木花卉多。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一大堆一大堆葱郁的树木，草地边缘种着各种各色鲜艳的花，这时正是春天，花园里盛开着黄色的迎春，紫色的丁香，红色的杜鹃……最爽心悦目的是红紫黄白各色的郁金香，一朵朵像玲珑的宝石制成的杯盏一样，在朝阳下承接着清露。树下和路旁，都安放着长椅，老人们在椅子上休息，看报，织活，小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走游戏。中午下班的时候，更有许多职工人员，在草地上坐、卧、吃干粮、晒太阳——这当然是在春天有阳光的日子，一般说来，伦敦的晴天比北京是少多了。

从伦敦一路往北走，坐汽车、坐火车，一路看见的也都是一绿无际的牧场和田野。英国虽然在纬度上和我们的黑龙江同一方位——北纬五十至六十度之间，只因它是海洋气候，潮湿多雨，宜于绿化，积雪化后，下面露出的却是绿绒绒的青草，因此在学校里，乡村中，到处都有一片一方的大草地，旁边种些杂花。这种花园或草场，对于居民的游息和健康，都有很大的好处。

苏格兰是田地少，牧场多。我们到了两个城市，就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我很喜欢爱丁堡！这座城依山傍海，人口不过五十万，大街的设计是一边楼屋，一边花园，这样显得清旷而幽静，郊外的山间有许多小湖。我们看见故宫山后的广场上，张起几十个彩色的帐幕，旗帜飘扬。据说苏格兰的矿工，照例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这里庆祝自己的节日。庆祝的节目中有游行，跳舞，各种工人体育竞赛，工人铜乐队和管乐队的竞赛等等。可惜我们昨天晚上就走了，没有能够参加。

苏格兰的管乐队是有名的，演奏者穿着民族服装——多褶的方格子短裙和长袜，长袜口上斜插一把小刀，腰间挂一个刻花的皮袋。他们演奏的常常是苏格兰最动人的民歌。谈到苏格兰民歌，昨天晚上在格拉斯哥城，英中友好协会的欢迎会上，听到许多首多半是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勃恩斯写的。勃恩斯是农民的儿子，苏格兰人民所最喜爱的诗人。他的诗都是用方言写的，富于人民性、正义感，淳朴、美丽，音乐性也极强。当手风琴拉起，短笛吹起，歌唱家唱起，刚唱过一两句，观众就会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地和将起来，全场

欢动，就这样一首又一首地几乎唱到夜半！今天晚上，有几位苏格兰诗人约我在一个小酒馆聚谈，又谈到民歌，正好隔座有几个青年学生，正在低声合唱，诗人们把其中一位少女，簇拥到我面前来请她为我这远客歌唱。她很羞涩地望着我，——一面放开她的清脆柔婉的歌喉，不到一会儿，那几个男女学生，以及许多客人，都围了上来，有的高声合唱，有的含笑静听，直到酒馆关门的时间——夜里十点钟——我们还从门内移到门外，踏着皎洁的月光，在马路边的树下，唱到半夜……

听人家唱民歌，使我亲切地回忆起许多我们自己的民歌，尤其是兄弟民族同胞所唱的，翻身的和歌颂毛主席的热情奔放的民歌！回来一路在浓密的树影中穿行，月亮大得很，街上是一片静寂。今天又是五一节，这里没有放假，也没有游行，遥想祖国北京的天安门前，今夜正是灯月交辉，焰火烛天。小朋友，尽情地欢乐吧，你们是幸福的！

在脑海里音乐浪潮的澎湃声中，我向我的小朋友说一句热情的晚安！

你的朋友　冰　心

1958年5月2日英国，爱丁堡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8年第3号。）

一个最高尚的人

亲爱的××：

我必须抓住这个极其感人、极其鲜明生动的印象来给你写这一封信，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我遇见一个最可爱、最高尚、而在旧社会是最卑贱、最被蹂躏，连尘土都不如的人，在解放后光芒万丈的新社会里，他呈现出精金美玉一般的人品！这个人是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十万大军中的一等奖获得者，军马饲养员张新奎。

这天的上午，在一个四面敞开的帐篷底下，烈日当空，热风从田野吹来，我正在整理一段笔记，从外面走来一个年轻军人，全副军装，左眼上贴着一块纱布——他就是张新奎，是另外一位作家访问的对象。大家连忙让他坐下，开始采访的谈话。我也便凑上去旁听，不想越听越感动，越听越兴奋，听到有些最动人的地方，使我忍不住要流泪。我承认我的感情是脆弱的，但是我旁边也有别人在流着泪！

关于他得奖的事迹，我没有看到，据说上面只提说他是个养马能手，经过他饲养的马匹，特别茁壮。他对于牲口的照料，无微不至，常常是废寝忘食；最近在工地下大雨的晚上，他自己睡在大车底下，却用身上的被子，给一匹脊背上

磨伤的马盖住……他饲养的二十五匹骡马，担任拉送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十一个食堂的蔬菜粮食，这任务是紧张而繁重的，但是这些牲口，从来没有误过工！

于是谈话就从养马说起，我们问他为何能把牲口养得这么出色，是否他特别喜爱动物呢？

他笔直地坐在那里，两手交握着，淳厚朴实的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他说："饲养军马这一工作，不是人人都爱做的；牲口气味大，喂料的次数多，半夜也得起来，睡觉的时间少，常常忙得连饭也吃不上，戏和电影也不能去看……我是想，革命工作嘛，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一样，就承当下来了。"

一说开了头，他的眼光活泼了，说话也显得流畅："牲口和人一样，需要人的爱护，它们就是不会说话。它们最好按时候吃，先吃料，饮一饮水，然后再吃草，还要让它们慢慢地嚼，这样才消化得好。倒满一槽的草料，人却走开，由它们自己去吃，这样做是喂不好的！"

"我喂它们的时候，是把草铡好之后，再筛两遍，保证草里没有沙土，这样它们的毛就长得好，"他用两个指头比着，"长的毛一刷下去，长出来的就都是一寸来长的又亮又滑的短毛，才好看呢！说到喂食，我把二十五匹骡马面对面地分系在两边，再一把一把地将加盐煮过的黑豆，抓在它们的槽里，这样转过几圈，每一匹牲口都细细地把料嚼完，再一匹一匹地给它们饮水，吃草；然后牵出去让它们休息，一面我给它们刷毛。我的那些牲口，都是经过战役的，岁数都不少了，顶小的也有七八岁。我刚管它们的时候，它们瘦得屁股都是尖的……"他两手向下并在一起比划着，"现在慢慢地屁股都平

起来了！”这时他脸上洋溢着欣慰骄傲的神情，如同母亲提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牲口有了病，也得给它们作‘病号饭’，那就是糠和上水。你必须静静地守在它旁边，等它自己慢慢地吃。你不能勉强牵着它，像催人一样，说‘你吃吧，你吃吧！’牲口不会说话，它不吃就是难受得吃不下呵！”

听到这里，我们都高兴得相视而笑，大家都称赞他真是心细。

他谦虚地微笑了：“我想，一匹牲口，至少合五百块钱，二十五匹要合多少钱呀，人民把这笔巨大的财产，托付在我手里，我要不好好地爱护，对得起六亿人民么？再说，我的牲口是拉大车的，每天供应着工地上十一个食堂的蔬菜粮食，这任务可不轻呵！同志们要是吃不上饭，就做不好修建水库的工作，我的骡马要是病了伤了，就耽误了拉大车，这关系也不小呀！”

他又皱一下眉：“我就是看不得赶车的虐待牲口，看见了总叫我心酸得落泪，牲口不会说话，挨打受饿也诉不出苦来！因此每次我的牲口出去，我一定看好赶车的同志带好水桶和草料，才让他出车。我还嘱咐他们，不走的时候要把它们卸下，休息休息。我们人跑的路长了，还得停下喘一口气，何况它们拉几千斤重的东西？每逢牲口回来，我也得仔细检查，脊背上磨伤了没有？眼睛让鞭梢甩着没有？为着赶车的打牲口，我也不知道向首长提了多少意见啦，为着团结，我不好直接地批评我的同伴，但是如果次数实在多了，我就也忍不住，我就对他说：‘我没有权力管你，但是我有权力管我的

马！’”他说着胸膛一挺，嘴唇紧紧地闭成一道缝。

“就是那一次嘛，一匹牲口回来，脊背上磨伤了一大块，把我心疼得什么似的，正巧那夜又下大雨。伤口就是不能淹水，水淹了可痛的厉害！我只好把我自己的被窝给它披上了，再扎扎实实地捆上一道麻绳，这样雨就进不去了。”

大家都点头赞叹了。我们中间有人问：“你一个人饲养二十五匹牲口，再这样细心，可真够忙累的！”

他又笑了笑：“本来还不算太忙，按规定，一个人只要管八匹，因为这工地上的任务重，赶车的人手不够，我就让那两个饲养员同志都去赶车，我一个人把二十五匹都管下来了，这一来当然事情多一些。我每天的工作是这样分配的：早起和午后，牲口出去了，就铡草、煮料、洗槽、清理马棚，牲口回来了，就喂料、刷毛……它们晚上十点吃一顿料，刚刚喂完，我躺下不到一会儿，又到了夜里两点吃料的时候，这样我一夜连两个钟头的觉也睡不上。

“不过，这也怪我自己，把牲口交给别人我总不放心。有时首长们勉强我去看戏、看电影，请别人替我喂马，我去了，人在场里，心在马棚，回来看见马槽里尽是沙土，心里就不痛快！下次我只说我不爱看戏看电影，还是让别人去看吧。”

有人指着他眼上的纱布问：“你的眼睛是熬夜熬坏了的吧？”

他挪了挪身子，说：“也许是，左眼里面长了大疙瘩，开了刀——不要紧的。”

这时已经近午，帐篷下面更热了，我们大家心里更是热烘烘的。我们把摆在他面前一大碗冷开水，推到他面前，又

请他把军服宽一宽，他辞谢了，只端起水来，喝了一口。

大家又满怀兴趣地杂乱地问：“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谁？”他略带激动地开始了一段悲惨的故事：

“我本姓盐，是河北省武安县人，生下来不久，我的父亲就带着一把三股叉，跟着红军走了。我只吃了一年半的奶，母亲饿死了，奶奶把我抚养到了四岁，叔叔就把我卖到山西左权县一个贫农的家里。此后又辗转卖了三家，最后才卖给这家姓张的，因此我就姓了张。中间我还要过饭，到处漂流。我在田里吃过葱蒜辣椒，不管是苦的辣的，都摘来填肚子，因为从前吃的太多了，现在我一看见葱蒜辣椒，就心中发苦，眼中流泪，我还吃过猪食，让煮猪食的炉火，烫得满地打滚。有一次有个老和尚收留过我，让我在庙里撞钟，庙里有一只洋公鸡，比我还高，它也欺负我，每天把我叮得头破血流，我又逃出来了！日本人我也看见过，他们抓住我盘问我父亲的下落，把我打得半死。美国人我也看见过，他们扔在大粪上的面包，我也捡起擦擦吃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呵。

“我在姓张的家里呆下以后，也下地干活，也当过小工。一九五五年，我父亲回来了，他已经是个营长，因为受伤，瞎了双眼，退役了。他回家来找不着我，就把我叔叔告下来了。叔叔来叫我，我坚决不去，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谁知是真是假呢！我叔叔就把我捆在马上走，半路上我又跑回来了。后来我父亲自己摸来了，带着一本粮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替他引着路。我见到他当然不认识，只看见他挂了一身的勋章。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盐，我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摸索着把我拉到跟前，浑身上下地摸抚着我，他说‘十八年不见，你长的这么高大了！’那夜他整整地哭了一宿，第二天他告诉我，‘你不跟我回去也罢，在这里好好劳动，也是一样。’

“他自己又扶着孩子回去了。现在，他已经结婚了，是地方政府给安排的，我的继母很年轻，她不必下地劳动，为的是好在家里照顾他。

“这以后，我就争取参了军，部队对我是个学校，也是个家庭，我得到了从来没有得到的温暖。我想，我过去实在太苦了，只差了冻死饿死。共产党来了，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还有什么条件可讲！去年我才开始了养马的工作，我本应当今年退伍的，因为我喜爱这工作，又延长了一年。一年后，我也不想回家去。我父亲那边，有了我的继母；姓张的那边，也只有父亲和一个弟弟，他们都没有问题。我还是到祖国的边疆去，海角天边，哪里有艰苦的工作，我就到哪里，我什么苦没有吃过？困难是难不住我的！”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柔和地说：“将来我攒下些钱，就给父亲和张家寄回来……其余的三家，可惜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也就管不到了！”

真是一颗纯金的心！他想到的人有多少呵！

大家完全激动了，暂时都说不出话来。太阳已经过午，他站起来告辞，我们才惊醒似地，纷纷站起说：“你又吃不上饭了吧？还是同我们一起吃！”在大家推挽之下，他和我们一同到了食堂。我们四个人买了四盘菜，对面坐下，他默默地吃着……我们中间，一位细心的同志，轻轻地把一盘辣椒炒洋

葱，从他面前挪开了。

饭后我们跟他一起去采访他的马棚，这马棚离工场不远，果然是整洁异常！他自己的床铺，就搭在棚下的一张高架上，床上挂着帐子。二十五匹茁壮的骡马，分系在过道的两边。他亲热地叫着它们的名字，什么“大黑骨头”、“黄油”……这些毛色光滑的牲口，就抬起头来，用亲热的眼光来望着他。

此后我还跟着采访他的那位作家，到马棚去过两次，也同他的领导同志谈过话。关于他的详细事迹，有那位作家来写，我就不再多说了。

当我开始听他谈话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有你坐在我身边，和我一同来听，因为你是那么一个热爱动物的孩子。听到后来，我就更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最高尚的人格，介绍给你。当我说到很动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往往会激动得说不下去，你听着也很激动，却又笑我“眼泪不值钱”！我想还是写在信里给你看吧。

让我们都向他学习！

爱你的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十三陵水库工地。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港》1958年第8、9号合刊，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小孤山该叫草帽山

千万块石头往上垒，
把它垒成个草帽山，
十万顶草帽围着它转，
小孤山一点不孤单！

明年我们再来看，
山又青来水又蓝，
二十万只钢铁手，
开出一片好湖山。

一九五八年六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十三陵水库报》1958年7月2日。）

给黎巴嫩一位小朋友

你屹立在贝鲁特的海岸上——
短小的桔红色衬衫，
在烈日下，发出愤怒的光芒！
你握拳怒目望着美国强盗，
蠢蠢地踏上你祖国的胸膛。
地中海的波涛沸腾飞溅，
给我们送来了
你的神圣的誓言：
“我们是阿拉伯人，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回去！”

英勇的小阿拉伯人！
打！团结起来狠狠地打！
一定会把他们打回去！
他们是一只纸老虎——
八年前他们胆敢侵略朝鲜，
中朝人民曾狠狠地打败过他！
如今这不识相的残兵败将

偷偷地又溜进你们的家！
仅仅在一年前，你们的对岸
一队英勇的小阿拉伯人，
在塞得港
打烂了英法两只纸老虎。
我曾瞻仰过这个英雄的队伍。
狠狠地打吧，小阿拉伯人，
在亚洲，在非洲，在……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都支援你，
更请你不要忘记：
中国的一亿两千万的儿童，
永远和你紧紧地站在一起！

注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载：美国的记者报道，在贝鲁特，有一个穿着桔红色衬衫的十多岁的小孩，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美军登陆，他用阿拉伯语发誓说："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一定把他们打回去！"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少年报》1958年7月2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我们支援你！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
保卫和平的新兵，
你们挣断了沉重的枷锁，
从血腥的镇压下站起来了！
我们鼓起十二亿只手掌来欢迎你！

英勇的阿拉伯弟兄！
帝国主义不自量力，
他们招集起从朝鲜和塞得港
逃回的败兵残卒，
又来侵略你们神圣的领土，
我们伸出六亿双热烈的手来支援你！

我们用如雨的热汗来支援你，
我们用沸腾的热血来支援你，
我们用如海的红旗来支援你，
我们用震天的锣鼓来支援你，
我们用动地的喊声来支援你，

我们用亿万张的抗议书来支援你，
我们在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用漫山遍野的快板、相声、
诗歌、街头剧来支援你！

我们六亿人屏住了呼吸，
压住了心跳，
凝注着六亿双眼睛，
紧握着六亿双拳头，
帝国主义胆敢在你们国土上停留，
我们就用一切行动誓死地支援你！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8年7月号增刊。）

小家伙们，惩罚得好！

你们的英勇的小哨兵，
那个穿桔红衫的孩子，
刚在贝鲁特的海岸上
向着登陆的美国强盗，
发出神圣的愤怒的誓语：
“我们是阿拉伯人，
一定要把他们打回去！”

才有几天——
“小家伙们”提着满篮的
可口可乐，
拥到了强盗的身边。

嘻笑的小脸后，
藏着愤怒的心。
软性的饮料，
浸着最坚强的战斗！
“燃料”炸掉了手指，

“冷饮”烧断了咽喉；
飞机怕狙击手，
卫兵怕小朋友——
美国佬胆战心惊，
全世界欢呼拍手！

小家伙们！惩罚得好！
就得这样日夜地搞，
你们越闹得欢，
他们越滚得早！

小家伙们，
你们还有什么新花样？
我们将高兴地等待，
欢喜地为你们歌唱！

注　据新华社七月二十二日贝鲁特消息：侵略黎巴嫩的美国军队已经发现自己处于敌对他们的当地人民的包围中，就连黎巴嫩首都的儿童也在设法惩罚他们。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58年7月26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大东流乡的四员女健将和女尖兵

新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的第一天,刚从大坝上巡礼回来,正摘下草帽,准备喝水,隔壁帐篷里说笑的声音,引得我从帐篷缝里往外看。那边是三四位画家,正对着几个年轻的女孩子画像。她们仿佛有点不惯,也许是害羞,都一个劲地绷起脸往前看,一动也不动。画家们一会儿抬头注视她们,嘴里不住地逗她们说笑,一会儿又赶紧低头画画。我看见那几个朴素可爱的形象,忍不住从篷隙叫:"笑嘛,别绷着脸呀!"她们一时都回头来笑着看我,这一来我们似乎就彼此熟识了。

一时画完像,她们陆续地都走过我们的帐篷里来。我随手拉过那个短头发,脸上红黑红黑的大姑娘,和我一起坐在地铺上。有人在旁边笑说:"这几个姑娘了不起呀,她们是民工十大队里有名的四健将。'三八'节挑土竞赛的时候,她们把'九兰组'和'七姐妹'都赛过去了,你写写她们吧!"

这位姑娘笑了,"我们今天只来了三个。我叫吴凤敏,这是张惠茹……"张惠茹本来站在桌边,这时就笑着挪过来,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她是一个大眼睛,双眼皮,双辫的孩子,一脸的活泼气。吴凤敏又指着后面一个半长头发,鬓角崭齐的年轻妇女说:"这是沈秀珍。还有一个刘志安,今天没

有来，到北京给她母亲抓药去了。”沈秀珍很腼腆地在我们旁边坐下。

在十三陵这个广大而沸腾，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的战场上，得到“健将”的称号是太不简单了！对于采访一点没有经验的我，简直不晓得从哪里问起，只好打开笔记本，拿起笔来问：“说说你们的战绩吧！”

吴凤敏微笑着：“我们都是从昌平区大东流乡来的，是东光社的社员。大东流乡离这有四十多里地，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收成好的时候，一年收的够三年吃的，可是我们差不多是年年涝，怎么办呢，大家想办法苦干吧。去年年底，在全国大兴水利的高潮下，我们青年社员们决定修建一座蓄水防洪的‘青年水库’，计划是一个月内完工。那时正是天冷河冻，乡里人怕我们青年完不了任务，就说：‘让我们修一座三合水库，青，壮，老一齐下手吧！’您想我们哪能答应呢！我们说：‘我们行！’连县委也不相信，我们说：‘我们干给你们瞧吧！’我们这些年轻人鼓起干劲咬着牙就干下去了。这工程从一月五日开始，天气冷到零下二十二度，我们每天至少都劳动十小时到十六七小时。中间还有三天是日夜不停的工作，那是在水里挖流沙，建隔水墙的地基。这流沙在二尺深的水底下，水面是一层冰，我们一跳下去，腿都冻麻了。虽说是两小时换一班，上来的时候，腿上都结着一层冰，冻得像根红棒子似的，手上也裂满了小口，五个指头都伸不直！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干劲，男女尖兵一百零九个人，下河就不停工，结果一个月零三天，我们就把‘青年水库’挖成了，还多开了一道渠！党委报到中央去，中央奖了我们奖状、

奖旗，还有钢磨、收割机和联合播种机……”

一脸活泼相的张惠茹，这时忍不住在旁边插了嘴：“我们听说十三陵修水库了，就兴奋得睡不着觉，早就要来参加。党委起先不答应，现在看见我们劳动得好，干劲大，也服了。他们说：‘去吧，你们不要求也让你们去！’……”

吴凤敏又接下去：“二月二十二号我们就来了，来了就让我们推轱辘马——就是斗车，我们哪儿见过这个呀！一起头四个人推一趟，一天才推上九趟，真急死了！七天之后，我们就能推到十二——十七趟，而且是在一千八百公尺的距离上。因为我们是和部队并排劳动，我们就立誓要赶上他们，赛过他们。我们夜里不睡，想办法，找窍门，提早一个钟头上工地，擦车、上油、修理破车，人家跑我们也跑，人家不跑我们也跑，前面有车挡道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抬起车来往前挪，要不就帮人家推卸。从此人家都爱跟我们一起干活了。

“我们又想出接力赛跑的方法，就是两个人推一趟车，一趟满的上去，一趟空的下来，半道就换过来推。以后又换成三个人推满的上去，一个人推空的下来，这样又快又省劲，部队同志看见了，他们也跟我们学！

“推了一个月的轱辘马，又换了工，就是给军队供活料，挑小土篮，抬大筐！”

张惠茹又笑着插话了：“这种活呀，对我们就是个玩意儿，我们在乡里修‘青年水库’的时候，都有过锻炼了！大筐能抬五个，搧也搧三个，小土篮也能挑四个，就说有五百多斤吧。那天下雨土滑，我们的大队长是男的，和我们一起抬了三步，抬不了，笑说：‘真行！大东流乡的妇女，什么人都比

不上！’部队都叮问我们下次到哪个工地去，他们都喜欢和我们合作。‘三八’节那天，我们拿劳动比赛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工地上十八个妇女组赛挑土，两个钟头之内，算土方，我们胜过了‘九兰组’和‘七姐妹’……”

吴凤敏看着她笑了一笑，又接着说：“这以后我们就推手车了，这活比什么都难！走起来东扭西歪地扶不住，脚丫上使劲都使出大泡来，还尽翻车，头一天就翻了四五次！队长说：‘你们干得来吗？还是换去挑土吧！’我们是说什么也不换，咬着牙推下去，我们研究出来，只要思想集中，身子随着车摇，就好推得多。坚持了一个星期，就能推一车装得满满的土，甭说不翻，还能跑得飞快！我们立刻又搞起接力赛跑，这样一天就能跑上二十四趟一千八百公尺的远距离上坝。大队长看着我们笑，说：‘你们就是连做活带玩！给你们上个称号吧。’他们想个‘四大金刚’，又想四大这个，四大那个的，都不合式，后来还是总指挥部说，就称为‘四健将’吧，一叫就叫开了。

“五月里部队上大队人马开来了。为的是叫他们即刻住得上，吃得上，我们又放下了手推车，两天两夜不吃不睡，先忙着给他们支上帐篷，垒上灶。军队开来，就为的是我们万年的幸福，他们是修建水库大军的骨干，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援，我们在最后一个月中间，和声势巨大的洪水赛跑，赛得过吗？

“支完帐篷，垒上灶，我们就又拨到烧水站，管七口大锅。这里没有天篷，上面是火热的日头晒着，下面是大火燎着，可热啦！热倒是小事，这几口锅都没有锅盖，刮起风来，锅里

尽是沙土；还有，烧水也没有柴禾！我们就自己想法克服吧。我们一面自己出去捡柴禾，一面用席篷做了锅盖。饮水要卫生嘛，我们每倒完一锅水，就刷锅，不叫有一点沉淀，早晨供给的是热开水，过午供给冷开水，喝了好凉快呀！十五天以后，又加了供给吹风机队的几个大锅炉。我们大东流乡十五个男女尖刀队员，把十五个锅炉顶下来了！”

说到这里，吴凤敏爽朗地笑了：“我们现在干的是零工，挖水渠道、拆房子、支帐篷，哪里有重活急活，就往哪里去。我们四人和男工比，每天公评总是甲等……”

沈秀珍坐在一边一直是笑眯眯地不开口，这时她才说：“她们三人都是有文化的，年纪又轻，二十上下的人。我是没有文化的人，岁数又比她们大，就是憋着劲儿比劳动吧……”

这时吴凤敏和张惠茹都抢着说：“她已经不是文盲了，也认得好多字呢。我们乡来的八个人都是民校教师，劳动完了还扫盲呢。”从这里又拉杂地提到她们在劳动之余，还学习、扫盲、读报（十三陵水库报），给大、中队的民工洗补衣服。她们下工就住在近村老百姓的房里，还替房东收拾房院、刷房顶、看孩子……正说得热闹，帐篷外有人喊她们，我站起紧紧握住她们的手，坚约她们晚上有空再来。这场谈话，使得我很兴奋，很激动，对这些和大地一样结实朴素而充满了力量的人们，不加深地钻探下去，是不能得到更大更丰富的宝藏的，而我的钻探的经验，是如何地浅薄呵！

晚上，她们果然如约来了！在四面撩开的帐篷下，明月当空，凉风四起，我们是一次生，二次熟，谈话比早上更加

流畅而热烈。不大开口的沈秀珍，那晚上却口如悬河地说个不断。她结过婚，有了两个孩子，从来没出过门，这次好容易出来参加建设水库的工作，她不但得说服她婆婆，有时也得说服自己！用她自己的话："说不想孩子，可是——哪能不想呢？我出门的时候，小的孩子出疹子了，心想：回去吧……再一想，奔社会主义嘛，我们自己的万年幸福呀，人人都鼓足干劲，苦干，猛干，我就泄了气啦？一狠心，不回去了！"说到这里，她用扇子撩开额前的短发，笑了一笑，说："水库报把这件小事还登上了呢！"

她滔滔不断地说着她怎样十五岁就结了婚，怎样替丈夫的地主姥姥家做了几年的饭。日本人来了，她怎样在本村做了两年的地下妇女主任，因为动员大家给八路军做鞋，让日本人搜出了鞋条，好多人被打了个半死……这时大家指着张惠茹说："她奶奶还不是因为去追自己的驴子，被日本人打死了！她爷爷和父亲也是让日本人给活埋了的！"

谈话的空气，突然地沉重了，但是她们的谈锋，立刻从苦难转向了新生。共产党来了，一切都变了样，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生活，简直是一步登天，她们都有五年以上的参加农业社的历史。过去打井怕破了风水，妇女都要躲出一百步以外去。这次乡里防旱，妇女和男子一起打了四百二十眼井，其中还有四个十四五丈深的"三八号水井"，完全是妇女自己打的。

她们还和男子一块儿打夯，也有她们自己的夯歌：

"高抬起，猛撂下，争取四五八，走向水利化。"

“哪个滑轴[1]抬的高，哪个滑轴戴红花。”……

因为她们的劲头大，石夯都打碎了两个！

问她们的干劲儿哪里来,她们的回答是简单而明确的:为了将来美好的生活嘛，为了奔向社会主义嘛，不一个劲儿地往前奔，就做不到“多快好省”里的“快”，社会主义几时才来到呀！就说这十三陵水库的大坝，不是大伙儿一个劲地往上堆土，这一堵大高城墙似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起来啦……这里头还有我们毛主席的一份劳动呢，一看见毛主席，我们的干劲更大啦，告诉您说吧，我们是干到多会儿看到这水库能发电能灌水才走呢！

这晚上的谈话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谈到她们乡的最近与较远的将来，她们的心情是极其乐观而兴奋的，远景是十分美丽而鲜明的。可惜我不熟悉她们的生动的语言，笔记不但来不及写，也顾不得写，现在更无从追摹了，我感到不和她们长久生活在一起,无论怎样刻画,也是写不好她们的。虽然此后我也见到了那天没有来的四健将之一——刘志安，还有大东流乡青年“尖刀队”里的四个女尖兵：尚学兰，郭凤珍，赵淑兰和李瑞芳；我和尚学兰谈了一次话，她们年纪都只有十九岁，比四健将小一些，得“女尖兵”的称号比四健将还早一些；事迹却也是一样地感动人，在整个工地上，鼓舞着万千妇女的劳动热情。这四健将和四尖兵，可以说是大东流乡的妇女，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高高树起的两面鲜红的旗帜！

① 滑轴，就是石夯

我常想：今日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凡到过十三陵水库这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人们，都上了最扎实最生动的一课。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大东流乡八个勇敢勤劳的青年妇女，就是在劳动大学四十万个学生中，经过选拔考验的优秀生，她们在艰苦的斗争中，发挥了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更使我们高兴的是：优秀生还不止这几个，她们不过是获奖的两千六百八十五个先进集体中的两个集体！十三陵水库的修建，给新中国锻炼出多少坚强的建设者呵！

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

在十三陵水库火热沸腾的工地上，千千万万干劲冲天的英雄堆里，有一组五个小老虎似的少年，个子小，劲头大，情绪高，快乐而活泼地在热火朝天的修建队伍中穿来穿去，快步如飞！这五只欢蹦乱跳的小老虎，不能不引起周围人们的注视、赞叹。他们是修建工地上千百个集体中年纪最小的一组，都只有十六七岁，是民工六大队二中队里的“五小组”。

这五个孩子是昌平区卫星社的社员子弟，都在昌平镇上住家，门户相望，从小在一块长大，长大了一点就一块上学，或是下地劳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十五号，为着响应修水利抗旱的号召，他们也在一起参加了本社的青年水库的修建。十三陵水库开工的消息传来，他们奔走相告，笑逐颜开，也不顾家长们和大队长的顾虑和劝阻，他们坚持地跳着蹦着就跟着大队来了。

他们最高兴而自豪的是：他们是第一批参加十三陵的修建工程的民工。用他们自己的话：“那时工地上连一根电线杆也没有呢！”真的，那时工地上除了四面黄秃的山岭，就是一望无际的枯草和沙砾；薄薄的冬阳和凛凛的北风，欢迎着这往来如织的人群。他们这一大队因为住家较近，下工回家，中

间在工地吃一顿干粮。每天来回几十里地，早起迎着严冬的朔风，冰凉的小刀似地，直往领子里和袖口里钻，扎！刮起的冰冻的黄沙，打在脸上，又尖又利。带来的捆在腰里的干粮，都冻成了冰疙瘩，必得用铁镐砸开了，才能下咽。走了路，干了活出了汗，小棉袄上的雪花就融化了，挨着皮肉冰凉精湿的，好像披着铁甲似的……但是这雨雪风沙，都没有困倒这五只欢蹦乱跳的小老虎，他们夹杂在十万修建大军之中，左顾右盼，脑海中响着万丈的热潮，恨不得一时便在这荒滩秃岭上面，堆起一道万里长城似的高大的水坝！

他们一来到工地，就先挖地、栽电线杆、清理坝基……地面和沙下的冰水，把他们的脚都冻在泥里了。但他们拔出脚来，嘻嘻哈哈地挑起沙土来又往前跑。他们不论是挑沙土或者挑石子，都是满满尖尖的两筐子，至少也有一百二十来斤。

轮到他们推手车子了！说起推手车，工地上多少好汉英雄，都有过困难的经验，对于推车技术不熟悉的民工，须要经过多少天的艰苦锻炼，才能从不翻车而平平稳稳地走。这五个孩子，人比手车高不了多少，推着车胳臂要架起老高，比大人分外吃力。可是他们勤学苦练，一两天就找到了窍门，“推小车子不用学，全凭屁股摇！”——两手抓紧车把，两眼专看前方，车子一歪斜，身子就跟着来回地扭、摇。对于这些，这几个孩子又比大人灵活多了！一星期以后，他们就又推着满满尖尖的满车沙土，往坝上飞奔，在两千公尺的距离上，一班走上十四趟！

这是讲灵巧，说起力气他们也不弱，我们不是说过他们

挑土也挑一百二十来斤吗？这就连带着提起他们成立“五小组”的经过了。他们民工六大队里，有五位老人，在三月二十二那一天，成立了“五老组”这五个老头儿，一个跟一个地稳稳当当，扎扎实实，挑着满筐土，和人家挑起战来了。五个孩子在一旁看得眼热手痒，五个小脑袋碰在一起，嘀咕了一会儿，到三月二十四那天，“五小组”也成立起来了，第一个措施，便是对“五老组”挑战，比赛挑土。五老五少，干劲冲天！老人家是不慌不忙，小孩子是连跑带跳，把两旁的人们都看傻，笑坏了！结果呢，据“五小”说，他们虽然没有赢，但是他们超额完成了当天土方任务的一百二十三，他们还加上一句：“实际上是完成了土方任务的二百二十三！”

对于他们，奔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有意思的，都是快乐而光明的。他们脑子里，有的是最新最美的文字，最新最美的画图，虽然他们的话很少。有时被追问紧了，他们便腼腆地相视而笑，把头一低，侧着脸看着远处，仿佛是回避人家的问题，而从他们笑眯眯乐滋滋的眼光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灵魂深处，凭着他们双手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幸福美丽的世界！

他们和五老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五老都是从旧社会千灾百难里滚过来的人，提起旧事来就心烦，可提起新旧对比来却又滔滔不断，一阵伤心，又加上一场欢喜。这几个孩子都有父母，父母都是农业社的社员。解放时期他们都还小，解放前的那层阴影，他们早已忘记，而且也不愿意去想了。本来嘛，眼前的一片光明，已经照耀得他们眼花缭乱，耳中心头的无数的农业工业的生产计划，像一望无际青青的春草一

般，蓬蓬勃勃地在遍地生长。因此，工地上的狂风大雨，飞砂走石，对于他们，是过眼烟云一般，简直挤不进这充满了快乐的心眼里去。在修建的日子里，有多少次，工地上起过七八级的大风，下过倾盆的大雨，电线杆刮倒了，电线吹折了，白茫茫，呼喇喇的旷野上，对面看不见人，雨打风吹得人都站不住，冰冷，黑暗，泥泞……手车斗车都停止了。在大风雨里，他们还半侧着头，半闭着眼，握着扁担和土筐，不肯离开工地一步！他们的口号是："小雨大干，大雨特干，不下雨猛干！"这块工地是他们的，他们决不肯放弃他们斗争的阵地。

他们的话虽然不多，而从这五张小嘴里，牵引出来的生动而鲜明的片言断句，都可以看出，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时，除了小脑袋着枕，一梦沈酣之外，他们都是小老虎似的生气勃勃地活跃着！

问他们每天工作完毕，走几十里路回家，是不是觉得累呢？觉得路长了呢？他们都笑着摇头说："累什么？几十里路，打打闹闹地就到家了！"好一个"打打闹闹"！我们不是可以想象得到：当工地上三班轮换的时候，不管是朝日初出，晚霞满天，星月当空，或是风晨雨夕，这一大队人马，长蛇似地由家里出发，或是从工地上回家，在漫长的山路上，有五个活泼而欢乐的孩子在队伍的前前后后，奔走追逐，欢呼高唱，自己发泄了说不尽的热情，使不完的干劲，而同时也鼓舞了别人了呢？

他们从工地上回了家，还在自己社的菜园里，做两个钟头的义务劳动。在工地上，有两小时的学习。他们最喜欢的

是唱歌了，而且跟谁都可以合在一起，他们和本大队的东风妇女组一块儿学歌，在别的队员打夯的时候，他们也在一旁帮着唱，帮着喊："哎嗨哟！"

问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那是没有二话！异口同声斩钉截铁地说："当农业社员！"现在的农业社真是前途似锦，全国遍地的农业社，像放焰火似的，射出千千万万的丰产卫星。将来的小城市大花园般的农村，岂止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已，这五个小孩子心里，个个有他自己最新最美的画图。他们自小在农村里长大，知道水利是庄稼的生命，也知道劳动得越紧张，农村面貌也改变得越快，他们的话却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己的青年水库一完工，我们就赶到这里，成了第一批的民工。等这里修完了，我们还要赶到怀柔去，赶到密云去，我们修水库修得上了瘾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北京。

（本篇曾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

十三陵水库工地，三个月前我是来过的，但是只走到工地边缘！

我们那次来，是只做四小时的轻微劳动。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从北京出发，汽车走过明陵的大红门，不久往东一拐，群山环抱之间，远远地有几间草棚，我们的大汽车就在那里停下了。

我们又极其兴奋地跳下车去，工地上有人迎了上来，给我们指点了坡下劳动的地点，就是铲走地面的浮土、石子和草皮，把好的粘土留下，将来好运去筑拦洪大坝。我们分成几队后，锄土的、铲土的、挑土的、抬土的，按着自己的劳动力的大小，就干了起来。休息的时候，我们起立四望，真正的劳动大军，实在还离我们很远很远！豆子大的几点红旗，在一望无际的平野上，一闪一闪地发亮。劳动的人们，像几条黄白相间的花带一般，缠在朝阳下的山腰。在我们工作地点的大路上，停下了好几辆大汽车，从里面走下许多男女外宾，脸上充满了兴奋的神情，一队一队地向着东方跑去，我们这里不过是工地的门口呵！

吃过了干粮，午后休息的时间，我们上了小孤山，看的

也还是工地的远景：东山口上万人如蚁，拦洪坝的地基上，有几辆压道机，在突突地开行。来回的一路上，推车的、抬筐的，有戴白帽子的回族同胞、有僧侣、有双辫的小姑娘、有赤膊的小伙子，热汗满面，眼光里横溢着无比的热情。我们交肩擦过，相视而笑，也没有谈过一句话！

这次来，不走原路，也不进大红门了，只绕了一条大马路，汽车一直开进一座席棚搭的大门，穿过几条整洁的、两旁有帐幕和席棚的"街道"，直到文艺大队的驻在地，停下了。

这里很像北京城里的三合院，以一座朝南的席棚为主，两旁是相向的五六顶帐篷，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门墙，而且院子大至无边！里面住的有常驻的工作人员，有来来往往的文艺大队的队员：画家，作家，作曲家，雕塑家，新闻记者……真是热烘烘人来人往，成了工地上很特殊也很热闹的一个角落！

住在这三合院里的人们，就好像一窝闹嗡嗡的、忙忙碌碌的蜜蜂。这时十三陵工地上真是"百花齐放"，盛开着数不尽说不完的美丽挺拔的奇花异卉，把这一群蜜蜂忙坏了也乐坏了！哪里去找这么一个集中的丰富的花园呵！

有的人，一早起戴上大草帽，脖子上搭着一块手巾，带着画具，或是揣着笔记本，匆匆地就出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上哪里，横竖你随便走去，在坝上、山头上、河底、渠边，处处都碰得着！有的人，几天都不出去，在我们的"工作室"里，专候着我们的贵宾和对象——工地上的劳模和英雄。

我们的工作室，就是"西厢房"的第二座帐篷，除了狂

风大雨的时节，平常总是把四面的围幕掀起来，就像一座凉亭似的；旁边是玉米地，西望是连绵不断的青紫的山；里面摆着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从篷顶上吊下两个很大的电灯泡。这间工作室，设备虽然简单，而来到的客人，却不简单！他们是十八勇士，七姊妹，七战友，九兰组，五虎队，单臂英雄……真是“谈笑有英杰，往来无白旗”！这些贵宾，一在凉亭外面出现，我们这些人立刻喜笑颜开地一拥而上，握手的握手、拉椅子的拉椅子、倒水的倒水……等他们刚一坐下，这些人就把他们围得风雨不透，问的问、记的记、画的画、塑的塑、摄影的摄影……把这些小伙子，大姑娘，甚至于久经战阵的老兵，饱经世事的老头，也搞得应接不暇，腼腆不安。但是过不一会儿，他们的谈话就流畅了，一提到自己和同伴们战胜困难的事迹，他们就滔滔不绝地，眉飞色舞地说了下去。这时节，乐坏了也急坏了我们这一班人！笔记的忙得漏掉了一串一串的鲜明生动的言语，画像的摄影的急得错过了一个一个神采奕奕的镜头！这一场会见刚过去，第二队贵宾又已经来临，我们就是这样地过着“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的一天，这是多么丰富，多么兴奋，多么紧张又多么困窘的一天呵！

清晨，草叶上还附满了露珠，太阳还没有冒花，已经有人悄悄地起身了。他们在凉亭里收拾整理：扫去地上的碎纸和烟头，拂拭去桌椅上的尘土，把它摆成课室一般，大家各据一方，拿起自己的工具，扶头细看凝思，修改整理着自己的作品。大家看来看去的，总觉得自己写的不完全，不够劲……自己画的、塑的太呆板，不活跃……只得停下笔，放下

工具，搔搔头，抽抽烟；时间是最无情的，它已经被修建十三陵的英雄们拉好远了，就只好向我们示威！不知不觉之间，太阳已经老高了，田野上浮漾着一层流动的热气。青青的玉米地里的仄径上，不时走过敲锣打鼓的报喜大队，前面有许多面红旗彩旗引导着，喜盈盈地飞跑过去！离“七一”献礼只有一两天了，各路的修建大军，纷纷地“红旗报捷”，而我们呢……形势逼人，只有一句话，不，一个字：“干！”

横挡在蟒山和汉包山之间，六百二十七公尺长，二十九公尺高的拦洪大坝，是十三陵水库的主要工程。它必须和六月十五以后的洪水赛跑，水高一尺坝高一丈，四十万劳动大军日日夜夜的智慧与血汗，终于在洪水的面前，矗立起这一座铜墙铁壁！从今起那千百年来汹涌奔腾的恶水，将静止回旋在水库之内，驯良地为人民服务了。

前面说过，三个月以前，我根本连大坝的影子也没有看到。这一次，我把行李放在帐篷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大坝，又是穿过几条上坡下坡的整洁的“街道”，两旁是食堂、报馆、展览馆、指挥部……绕过一座山坡，猛然看见这一座从平地涌起的万里长城似的高墙！毛主席写的“十三陵水库”五个潇洒的、用白石砌成比人还高的题字，嵌在坝上，在朝阳下闪闪发光。坝前坝上东一簇西一簇，布满了热火朝天的在骄阳下猛干的人们。坝的两端，还架着两道高高长长的浮桥，通到地上，桥上也上下地走着川流不息的人。在坝上工作的都是解放军部队，在铺石块，在压道……个个汗流如雨，脸上堆着笑，嘴里唱着歌。倚着石栏西望，将来是水库湖身的地

方，已经是一片平坦，四望空阔，四边静静的群山，一层一层地，颜色从淡红到深紫。将来这一带是良田千顷，树木葱郁，亭台掩映，将是京郊最富饶最美丽的地方了。

过了四五天，就是“七一”的前一天早晨，我再到坝上去，又看到一个奇迹！两座浮桥已经没有了，大坝基的南头，忽然涌现出了一座发电站，里面也装好了机器！这电站有两层大楼高，上面还有平台。坝上已经碾成平路了，观礼台的大厅已经布置好，还有两只庞大的石狮子，不知何时，也已爬上坝去了，一左一右地，在大坝的南端蹲踞着。向西望去，那座将来湖中小岛的小孤山，也已经削瘦了，堆高了，上面密密地垒上石块，青黄青黄的，好像一顶大草帽似的，扣在湖底。这时我望着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几万个劳动大军头上戴的草帽，忽然想起要写一首诗，回到帐篷，在同志们指点之下，写出：

小孤山该叫草帽山

千百块石头往上垒，
把它垒成个草帽山，
十万顶草帽围着它转，
小孤山一点不孤单！

明年我们再来看，
山又青来水又蓝，
二十万只钢铁手，

开出一片好湖山。

当天的晚上，吃过晚饭，我们六七个人又散步绕过大孤山到坝前去。了不得！眼前是一片仙境，简直是走入童话的世界！坝上灯彩通明，把观礼台，水电站，和整个坝身，都用彩灯的线条画出来了。坝下寂无一人，修建的劳动大军，今天下午三点钟起，都完工休息了，只有新安装的几条水管的几十个龙头，在哗哗地流着洗管的水。坝前广场上是几十条彩灯缀成的街道，这彩灯总有几千盏，照耀得灿烂辉煌。举头仰望，这大坝比五一节和国庆节的天安门，显得更高更阔！人民的集体力量多大！在任何穷山僻壤，都能建设出比天安门更高更大的天安门来！

万道明光集射之下，万籁无声凉风四起之中，我们在辽阔匀整的沙地上坐下了，相顾之下，不但嘴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也不知想什么好了！只觉得胸头很激动，眼里却有点发酸，此时此地，真是一生最难逢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还是学劳动人民说一句最朴素最有力的话："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吧！

第四次上坝，便是七一水库落成典礼的这一天了。天有点阴，不时下几滴小雨，这对坝前和四面山头鹄立的几十万群众，是很好的，免得在热情如沸之中，还受着烈日的蒸晒。这一天，万众的欢呼和歌声，震动了四围的山谷。从群众的队伍里，千百朵气球飞上天空，五光十色地拖着长长的标语彩带，顺风徐徐向西飞去。它们也许会落在那十三座帝王陵墓的祭殿上，挂在墓树的梢头。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幽灵，在

过去一百六十昼夜之中，已经饱听到从他们脚下站了起来的人民的热情勇敢的呼声了，现在十三陵周围的千万人民，一心前望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美好的远景，早已把他们的苦难忘却，而且把他们从前的可恨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一边了！

因为一下午在坝前笙歌鼎沸万人如海之中，走了几转，觉得有点乏累，月亮上来时，便回到篷帐。从城里来参加落成典礼的文艺大队，也刚从那边回来，都围坐在“院子”里，喝水、候车、赏月。我坐在阴影里，听见不知是谁笑说了一句：“这一轮明月、这帐篷，该唱《霸王别姬》了！”这使我默默地想起昨天晚上从坝上回来，躺在地铺上，兴奋得许久睡不着觉，明月从帐隙射将进来，照在脸上，我忽然忆起古诗中的：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这首诗背来背去，其实除了“帐幕”和“明月”之外，今天人们的情绪和胸怀，和古人是毫无相似之处的！我们对于旧诗歌旧文艺是太熟习了，触绪即来，脱口而出，留恋古迹却辱没了今人！今天的明月下，帐幕中，歌唱的，熟睡的是满怀信心，满腔热情，干劲冲天的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这种情景和人物，都是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新人新事，必须用新的文字来描写来歌颂，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拿黄忠、赵云、陆文龙、穆桂英……来比来形容“五老”，“十八勇士”，“五小”，“九兰”……，都是太委屈他们了，黄忠和穆桂英哪有他们的眼光和气魄？人们拿黄忠和穆桂英来比新的

男女英雄，也只是因为旧的小说戏剧中，最为人民大众所熟悉所喜爱的，不过是这些名字，当新的小说戏剧将新人物写了进去，又为人民大众所熟习所喜爱的时候，那些旧的英雄影子，就会渐渐模糊下去了。

但是在这变化迅速的时代里，若不是时时刻刻地创造打破自己纪录的新纪录，时代又会把新人抛在它飞奔前进的路上了。

彭真市长说的不错，十三陵水库工地，不仅是一个建设工地，也是个很好的进行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学校。我们不过在那里呆了几天，也不曾扎实地参加劳动，而在那几天和工农兵相处，通过工地上紧张的集体生活和访问、谈话，我们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我们体会了劳动的伟大，劳动人民的可爱，集体的无敌，个人的渺小，……从和劳模英雄们的接触中，日子虽浅，却已建立起友谊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大姑娘们，工地上遥遥望见，就欢笑招呼，路上相逢，也握手不舍。再就是我们似乎把一片心留在水库上了！回来后，北京有几场大雨，听见滂沱的雨声，就会像当地农民一样地高兴，记得他们曾豪迈地说过：“从前就怕下雨，如今水库修成，尽盼下雨了！”我也是这样想，“制服了狂龙，就不怕下雨。”我只盼水库的水由浅而深，由深而满，漾成绿盈盈的一大片。因此，我每天早晚坐在收音机前，仔细听取十三陵水库水位增长的消息……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58年9月24日第5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国庆寄海外小读者

亲爱的海外小朋友们：

时间过得多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举国欢腾的国庆节了！首先让我以极度欢愉的心情，遥祝远在海外的小朋友们，有一个最快乐的我们自己的节日！

小朋友，我们古诗里有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说每到良好快乐的节日，我们总会亲切地忆念着我们的亲人，因此，在我自己想起你们的这一天，也愿意和你们一同怀念着我们的西亚的朋友——伊拉克人民，和他们新建立的共和国。我们从心底里热烈地庆贺他们的胜利，也恳挚地预祝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阿拉伯民族的解放运动，一定会得到彻底的成功！

小朋友们一定都已经晓得，伊拉克是西亚阿拉伯国家中之一。它的首都巴格达，对我们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们所喜爱所熟习的故事——"东方夜谭"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是从巴格达这座美好的城市谈起的。伊拉克人民和我们的友好往来，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开始了。那时候，阿拉伯商人常常来往于中国南方的扬州、泉州、广州各地。他们把象牙、犀角、宝石、香料等运到中国来，又把中

国的丝绸、磁器、茶叶等运回到西亚去。早在八世纪时候，巴格达城里就有专门贩卖中国磁器的市场。商品的互换，更带来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在文艺、科学、技术上，我们很早就深深地互相影响着。这些事实，我在此就不必细讲了。我所要说的就是一千多年来，我们同阿拉伯人民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悠久的友谊和密切的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了。但是，自从西方殖民主义，猖狂的瘟疫似地侵入了东方，在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我们和阿拉伯人民的传统友谊和经济联系，便残酷地被切断了。但是我们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同情和对帝国主义者的痛恨和愤怒，把我们血红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上，站起来了的、强大的新中国，又和许多亚非国家，重新恢复了亲密的友谊。我们这些国家，在五项原则精神指导之下，坚决地联合起来，反对殖民主义，保卫和平，制止战争。

小朋友，要制止战争，必须找出战争的根源。我们从自己的惨痛的经验里深切地知道：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战争，侵略的殖民主义，就是战争的罪恶根源。我们找到了战争的根源，就要像扑灭瘟疫似的，予以迎头痛击！

七月十三日，从伊拉克传来了使我们欢欣鼓舞的消息，伊拉克的军队和人民，推翻了美英帝国主义走狗费萨尔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这是伊拉克人民的胜利，也是阿拉伯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伟大的胜利！曾经受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的中国人民，从心底发出同情的欢呼，并且要坚决地以一切力量来支持伊拉克人民反帝

保卫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

小朋友，伊拉克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朋友，遍布于全世界。将来的世界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我们要建立起一座幸福快乐的花园，让独立自由的鲜花，争妍斗艳地盛开着，殖民主义的毒草，将被和平人民的几十亿双坚强的手，拔除净尽！

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我们需要你们敏捷坚强的小手。将来的世界是我们的，但也更是你们的，你们将更长久地在这世界里生活下去。我们大家为将来的美好的世界，准备下一切良好的条件吧！

小朋友，我们亲爱的祖国，在得到独立自由的第九个年头，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跃进。我们快乐，我们庆幸。我们除了在祖国跃进的事业上，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之外，我们还要关心，支持正在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艰苦斗争的一切人民，特别是正站在反侵略斗争最前线的阿拉伯人民。

把他们放在你们天真纯洁的心怀里吧！在国庆欢乐的这一天，我知道小朋友们的心胸是无限阔大的，让我们在怀念他们的心思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祝你们不断进步，永远快乐。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1958年8月29日，北京。

（本篇曾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欢迎日本歌舞伎剧团

日本歌舞伎剧团已经到达北京，就要和中国广大的观众见面了，这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上是一件大事，这对于使两国人民更多地相互了解，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起很大的作用。作为曾在日本寄居，曾看过歌舞伎的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我表示衷心的欢迎！

对于为日本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已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的日本歌舞伎，我所知道的实在很少。我在日本所看过的歌舞伎演出，前后不过三四次，但是它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如同观赏一盆不知名的奇花，一幅不知出自谁人手笔的名画，我虽然说不出它们的名字和来历，但是我还可以对没有看过这一盆花和这一幅画的人们，笼统地说一说它们的色香和格调所给我的感动、愉快的印象。

有的人说，日本的歌舞伎，很像中国的京剧。是的，它们都产自民间，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和风格。它们的服装、道具、音乐和剧中故事，都是古典的。在表演上，也都不是“男女合演”的。在中国，从前是男女分班；在日本，歌舞伎的创始期，完全是女演员来扮演，后来又全部换成男演员来扮演了。

但是，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的京剧，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京剧的演法，是同一演员“连唱带做”。日本的歌舞伎是“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当演员在台上舞蹈，或做其他动作的时候，在舞台的旁边或靠后的地方，列坐着几个穿着古典服装的歌者，他们随着舞者的动作，替他唱出心中的情事，很像越剧中台后的合唱，或川剧中的帮腔。

日本歌舞伎舞台的设计，也是很别致的。在很大很宽的舞台的前边，伸出几尺宽的“花道”，直通剧场对面的门边。这样，把演员直引到观众的中间。一队人马，从观众后方声势浩大地涌到台上来；或是一个悲剧主角，从舞台上，掩面低头地缓缓走去，消失于观众的后面，那效果是很动人的。

至于舞台上的布景，也是很好的。亭、台、楼、阁，以及室内布置，逼肖逼真，对于没有欣赏过日本建筑艺术的人，是个很好的介绍。就是最简单的布景，也充满了日本民族的艺术意味。一道长长的金色屏风，上面画着白雪盈巅的富士山，和浓绿欲滴的松树，或是娇红含笑的樱花，那气氛非常优美。

伴奏的音乐方面，有三味弦、横笛、筝和锣鼓等等，乐队有藏在台边幕后的，也有坐在幕前的。音乐的声音比中国京剧的略低一些。在剧中“厮杀”的时候，他们不敲锣打鼓，而由一个乐队队员跪坐在舞台的左边，把两根方柱形的拍板，在地上拍打着。

歌舞伎的舞台上，也有像中国京剧里的“检场”的人——我们是已经不用了——他们穿着古典服装，或是一身纯黑，替演员脱换服装，安置坐具等等，轻轻悄悄地工作着。

我是不懂日本语文的，但是在我看歌舞伎的时候，仍然可以受到它的感染。演员的表演艺术，是很高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演悲剧的时候，那种“感喟苍凉”，“缠绵悱恻”的情景，博得了观众不少的眼泪，我曾看见歌舞伎剧场里的观众男女一致地频频拭泪。观众们看到精彩处，还有人高声喝彩，喝彩不都是叫“好”，却是叫着这演员的名字，或是叫着他的家世，意思就是鼓励他“不坠家声”，因为日本歌舞伎的演员，也绝大多数是“世传”的，如同中国从前的“梨园世家”。

以上只是我记忆中关于日本歌舞伎的一些印象。这些印象直到今天都是很新颖、很优美的。我相信我们中国广大的人民，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会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欣赏日本歌舞伎的演出。戏剧艺术上的互相观摩、学习，对于促进我们两国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有极大的好处。至于文化艺术团体的互相访问，能够增加两国人民间的更深的同情与了解，那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只重复一句：我衷心地欢迎日本歌舞伎剧团的到来！

压顶的泰山

美帝这只纸老虎，
毫不知道自己形势的孤单，
也不睁开双眼，看中国
这座压顶的泰山！
还在我们的台湾海峡，
挺着垂死的凶顽。
六亿人民今天再发出
怒吼，震响得像巨雷一般：
“滚出我们神圣的领海！
还我金门和马祖，
还我台湾！”

和平的公报，
从天边，从海角，
回应着欢呼拥护的声音。
远东，西亚和南美……
全是我们的朋友，弟兄。
威胁挑衅者你莫横行，

热爱和平的决不惧怕战争！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
你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我们一定要：
彻底消灭殖民主义，
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8年9月8日。）

在舞台上先实现了美妙的理想

我和周围的小朋友在一起，以极其兴奋喜悦的心情，观看科学幻想剧《飞出地球去》的演出。每当换过一场，绒幕慢慢地闭上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一样，急不能待地悬盼着绒幕的重开！

绒幕第一次拉开：蔚蓝的天空，闪烁着几点明星，前面是一个巨大的，画着“星星火炬”标志的银色火箭。火箭旁边，就像待发的飞机似的，靠立着一把钢铁的梯子。担负着到月球上建立少先城的少先队员们，一个一个地跑上台来了，还有他们的指导员——科学院士，和队员小胖子的老奶奶，都在紧张快乐地做着细致周密的起飞准备。这时，我们的心就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和他们一同登上火箭飞上月球了。

在这一个不平常的旅途中，和到达月球以后，我们所关心的小旅客，和他们的指导员、老奶奶，都遇见了哪些新奇、惊险、有趣的事情，还是留待小朋友自己去看吧。

我看完《飞出地球去》的感想是：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儿童剧。剧情的发展，自始至终紧紧地吸引着观众，充满着乐观、勇敢、新鲜、活泼的气氛。剧中有许多科学问题，如在没有空气的环境里，物质失重，声音不能传达，和“时间是

相对的”等等问题，都具体地在生动而幽默的舞台动作和对话中，表现了出来。这些鲜明的印象，会使小朋友们联带着把科学原理，牢牢地记住的。

小演员们的表演（包括非职业的红领巾话剧团员在内），也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演得那样自然、纯熟，就像真在火箭上、月球上一块儿工作、游戏。这也是可以了解的，《飞出地球去》不是一出普通的戏剧，而且还没有剧本，它只是在大时代的环境中，受着感染熏陶的小朋友的脑子里，已经想过千万遍的许多愿望和幻象，如今一幅一幅、一段一段地在舞台上陈列了出来；那些“台词”，也是极其自然地见景生情冲口而出的“心声”。这故事，发源于北京实验中学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次队会，两年以来，经过北京天文馆、中央戏剧学院的帮助，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后来又加上北京五十六中、三十九中、北京市少年科技馆的协助，用了半月的时间，由中国儿童剧院排练出来。于是这小朋友们共同的美妙的理想，便正式搬上舞台了。这样由六个学校、专业剧院、科教机关集体协作，完成一出富有教育意义的戏剧，鼓舞诱导小朋友们勇敢地向文化科学技术进军，向着美丽的无边无际的星空，迅速地展开探索的幻想的翅翼。这是在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新事，这是从敢想、敢说到敢干的具体过程。

在祖国飞速前进的今天，最无顾虑，最不迷信，最敢想敢说敢干的小朋友们，也做出了今天许多奇迹中的一个奇迹。但我相信这不过是个开始！我很高兴地听到：北京剧场从现在起改为儿童剧场，每天有儿童剧目轮换演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戏剧是小朋友们幻想驰骋的好场地。好好地研究

学习，联系实际，深深地思索，再集体谈说讨论，在各专业艺术团体和教育机关的帮助之下，儿童们“自己写，自己演，给小朋友看”的时代，一定可以早早到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8年9月14日。）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挟带着白热的怒火的光芒，
我们对你发出一次，两次……
七次，八次的反复严重的警告，
你还敢在我们家门口骚扰，猖狂！

你们该早知道西方的谚语：
上帝要消灭一个人，
必先使他疯狂。

只有疯子才听不见世界正义人民的怒吼，
才看不见今天中国人民的英雄模样：
亿万愤怒的心，化成为无穷的力量，
繁密的庄稼，滚着万里金黄的波浪，
高炉的烈火，胜过高天炽红的太阳，
亿万个民兵队伍，砌成铁壁铜墙！
我们震天的口号是：
为了消灭这疯狂的狗强盗，

我们时刻准备着，
要钢有钢，要粮有粮！
我们的心像万根火箭飞向前方，
挟带着白热的怒火的光芒。
我们追随着上腾的银燕，
在祖国的天空上侦察，盘旋；
我们和炮舰上的水兵
一同向着海天凝望，
每一颗炮弹都指向强盗的胸膛：

狗强盗！死在眉睫，休再逞强！
六亿愤怒的人民在摩拳擦掌，
只待一声令下，就要把你们一齐推下
　无底的深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

塔什干的盛会

亚非作家会议，今天在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举行，这是亚非两洲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盛会；我们欢呼它的召开！

在一千多年以前，亚非两洲之间，有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历史上叫做“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市，地处中亚的塔什干城，便是这些美丽而重要的城市之一。

我设想在塔什干大路的旁边，有几座山色围绕，浓阴如画的歇马凉亭，不时有头戴白巾、身穿长袍的人们，牵着一串一串的昂头徐步的骆驼，负载着珠宝、香料、围巾、地毡，在悠扬的铃铎声中，缓缓地从西方走来；对面车尘起处，又有一簇一簇的人马，拥着几辆大车，里面尽是些绸缎、茶叶、纸张、磁器，他们在这中途的凉亭上相遇，合掌作揖，欢然道故。在他们停车、饮马、喝水、吃干粮的时候，一定是笑语纷纷，互相询问对方国家和人民的种种情况，表现出无限的友好与关怀。在这凉亭上相遇的，还有许多求学观光的文人学者，他们谦虚而诚恳地交换着对于对方国家学术哲学的钦慕和重视，渴望在互相学习之下，能以丰富、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这条“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已是亚非人民

友好与团结之路！

但是这条大路，竟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盗们，用武力切断了！他们强暴地使亚非人民中间日夜畅通的文化交流，隔绝到数百年之久！

在殖民主义者不断地压迫剥削之下，亚非国家的人民终于觉醒了。我们挣断了重重的枷锁，从黑暗中走出，在新鲜自由的空气中，灿烂光明的太阳下，彼此伸出了渴望的热情的手。

在塔什干这个美丽的中途城市，我们是旧友重逢，经过一番患难之后，我们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的。

作家们原是人民的代言人，我们深切地知道自己的人民在回忆中的痛苦，斗争中的勇敢，展望中的奋发与欢乐。在塔什干的盛会上，我们将把我们人民的心愿，尽情倾吐，我们一定要首先反对摧残我们的文化与友谊的殖民主义，我们要同心协力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我们要更加深广地恢复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交流，使得亚非的文学，因着我们的热诚的聚会交谈，而更加美好，更加辉煌，更能为人类造福！

我们更要警惕，帝国主义者还在我们的门口，有的还强占着我们的家园！美英帝国主义还盘踞在台湾，在黎巴嫩，在约旦……他们一日不离开我们神圣的领土，我们的人民就一日不能过和平劳动的生活。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我们一定要高举起反殖民主义、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旗帜，和人民一同斗争着前进！

亚非作家会议程序的第一条，就已经标明我们要讨论

“亚洲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

在亚非几十个国家的作家们的热烈讨论、努力合作之下，我们可以预卜这个盛会的成功！

1958年10月2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8年10月7日。）

歌唱塔什干

飞过了千重水，万重山，
我们来到美丽的塔什干；
满街的林影里神话般灯彩辉煌，
清新的空气里浮动着玫瑰的芬芳；
孩子们仰着丰满绯红的笑脸，
姑娘们穿着飘扬五彩的衣衫；
主人的盛意使我们欢喜羞惭，
葡萄和瓜果堆成宝石的小山，
我爱塔什干，我爱塔什干！

我们的欢聚经过多少阻碍和困难，
如今我们再也不感到寂寞和孤单；
我们大家的墨汁像长江，
　　　　　笔杆像泰山；
丝绸大路上万众腾欢，
殖民主义者胆战心寒；
我们把战魔斗倒，
　　　　把天堂建到人间，

我们歌唱过万隆的光明，
　　　　　　开罗的勇敢，
我们也要歌唱团结的塔什干，
　　　　美丽的塔什干！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苏友好》1958年第46期。）

再寄小读者

通 讯 九

亲爱的小朋友：

我给你们寄的“通讯八”，是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写的，如今我又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给你们写信。中间我曾访问过英国南部的威尔斯和几个大学，又到过瑞士，六月初回到祖国。十月初，我又参加了亚非国家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了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在塔什干开会的几天，有许多很激动人心的事情，应该向小朋友报道一下，我想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小朋友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民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和亚非两洲的人民，有了很亲密的来往。两洲的商人们彼此交易着精美的货物，我们送出去的是：丝绸，茶叶，磁器，纸张……接受进来的是：象牙，香料，珠宝……这条横穿过亚洲的交通大路，因为运送过大量的中国的美丽的丝绸，而被称为丝绸大路。在这条丝绸大路上，一千多年来曾经走过来往不绝的车马，和一串一串的昂头缓步的骆驼。在东来西去

的马蹄声，车轮声，和骆驼的铃铎声中，我们亚非各国的人民在路上相逢，在路边歇马凉亭里，喝茶休息，高兴地互相握手，互相问讯，交换着双方国家里一切贸易和文化的消息。这些人里面，更有我们的学者和教徒，和各行业的专家，他们把中国造指南针，造火药，造纸和印刷等等技术，传到亚非各国去，也把亚非各国的算术，医学，天文学等介绍到中国来。我们也交换着动植物的优良品种，像马匹，葡萄，马铃薯，棉花，……这频繁广泛的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双方的文化的发展，和友谊的巩固。因此，我们决不能容忍，在最近一百年来，帝国主义者以强暴的武力，来切断我们的交流，破坏我们的文化！

作家们是替人民说话的，是把人民的心思写出来给人民看的。亚非各国的作家们代表着人民的愿望，在塔什干城欢聚畅谈，是亚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意义是很大的。

我们开会的地点，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是在中亚细亚地区，它的首都塔什干城，本是丝绸大路边的一个城市。我们是在十月四日，刚下过雨的一个黄昏到达的。从飞机上往下看，我们发现一个近代的城市，许多高大的楼屋和工厂的烟囱，矗立在浓密的树林之中。下了飞机，我们立刻被引进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的世界！这时太阳已经藏在阴云的后面，塔什干的林荫大道上，放出千千万万的五色的灯光，这一串一串的灯彩，有的横挂在大道的上空，有的排成各国的文字——“和平”。街市的广场上，有用五色电灯照射的喷泉，路边树下种着各种各色的鲜花，玫瑰的花香，在清新的空气中，

更显得强烈。塔什干的人民，笑容满面，穿着节日的盛装，戴着绣花的小帽，在路上和旅馆门前，拍手欢迎着从远方来的客人。

代表们居住的新塔什干旅馆，是特为亚非作家会议而赶建起来的一座八层楼的建筑，它正对着我们的会场——那伐伊剧场。这两处门前，日夜聚集着许多人，尤其是塔什干的小朋友们。他们总是笑嘻嘻地拥上前来，拿着小本请我们签名，或是送给我们一件小小的礼物。从非洲来的，穿着鲜丽的服装的代表们，更是常常受他们的包围，在这时，这些代表们黝黑的脸上，就不自主地发出了喜爱的微笑，和快乐的光辉。

开会的情形，在此不能细说了。这一次会议包括将近四十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八十多个代表，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国来的观察员。亚非作家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们都代表着人民谴责了战争根源的殖民主义者，呼吁着亚非人民要更深的互相了解与团结，大家都表示要在自己创作岗位上，为这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努力。

会议开幕的这一天，塔什干的小学生们和少先队员们，曾排队给主席台上的代表们献花，他们在台上朗诵着他们的祝贺和愿望，当中有一句话说："希望各国的作家叔叔和阿姨们，多多地给我们写些故事，一些好的故事。"他们特别响亮地念出那个"好"字，台上台下的作家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要写些故事，尤其要写得"好"，好来帮助我们渴望的热情的小朋友们，精神百倍地去建设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这封信到此为止吧，祝小朋友们快乐进步！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9年4月第4集，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通　讯　十

亲爱的小朋友：

在塔什干开过亚非国家作家会议以后，我们曾到乌兹别克共和国各地去参观。我们参观了三个集体农庄，一处油田，几个工厂——纺织厂，茶叶包装厂等；还有几个学校，从幼儿园直到大学。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们心中总是十分惊喜，十分激动！这里本是有名的“饥饿的草原”，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这里还是一眼看不见边的茫茫的黄沙，没有青草，也没有树林。春天，山顶的积雪，融化成浑浊的山洪，沿着秃山危崖，翻滚而下，潜没在流沙地里，一会儿就看不见了，一阵风起，烈日下的黄沙，又在天空飞扬。在这里，从前住着几乎全部是文盲的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式的生活。这些悲惨的景象和故事，几乎不会使人相信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一幅图画呵！

我们在乌兹别克境内的参观旅行，都是飞机来往。这里的天空，永远是晴朗的，从飞机上下望，看见的是：在丘陵

和黄沙之间，不时有一簇一簇的绿树，和一大片一大片的棉田，闪闪发光的河流，在棉田里蜿蜒穿行。村庄和城市都是半现在葱郁的树林之中，街市像尺划的一样，极其齐整。飞机着地，我们坐着最新式的小卧车，进入城市，塔什干城不必说了，就像撒玛尔汗、安集延、费尔加纳，也都不亚于我所看过的欧洲的城市，整个城建筑在绿洲之中，浓密的树荫，伏盖着宽广的柏油路，伏盖着高大的层楼，其中有公共机关，有书店，有剧场，有旅馆，还有陈列着精美货物的百货商店。马路中间种着各样的繁花，最普通的是浮动着清香的各色的玫瑰。马路上走着服装整洁的男女老幼，上班的，上学的，个个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向着远方来客，投射着亲切的眼光！这便是从前的“饥饿的草原”和它的落后困苦的人民，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他们带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他们整个地翻了身了！

乌兹别克的人民，自豪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地上布满了白金——棉花，地下布满了乌金——石油。”我们参观过安集延的自动化的油井，产量是每天五百吨。油区有十二公里长，十四公里宽，由七百公尺以外的调度室里操纵的吸油机，一上一下地，散布在这广大的丘陵上的二百五十个井口上，不停地操作。这“饥饿的草原”不但驯服地向勇敢的乌兹别克劳动人民，献上丰富的石油，它也献上了每年三百万公担的棉花（居苏联全国棉花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谈到棉花，我们看到的真是太多了，不但在绵延无际的棉田里，而且在城市的广场上，甚至于公路上，都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一般的棉花！这正是晒棉花的季节，丰富的产量，使得广大

的晒棉场地都不够用的了，快乐的农民只好借用了平坦而阔大的广场和公路，我们的汽车也就快乐地让出公路，而在土路上飞驰了！

我们默默地在吸取着羡慕着这一切，我们不但为乌兹别克人民眼前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更为我们自己将来的幸福生活，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乌兹别克的今天，就是我们西北地区的明天，而且是不远的明天！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才显出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在社会主义的创造热情鼓舞下，人类发现了自己的伟大与尊严，他们团结起来，伸出千百万双粗壮的手臂，向冷漠的大自然，夺取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此，我遥望南方，向我们在祖国的柴达木，克拉玛依，三门峡，刘家峡，甘肃，新疆，青海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和开发油井的男女青年们致敬！让我们鼓足干劲，迎头赶上吧！

乌兹别克地方，可写的岂止石油和棉花？他们还有比蜜还甜的葡萄和瓜果。提到瓜果，真是“口颊留芳”，留着和安集延大运河一块儿描写吧！

祝你们三好！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莫斯科。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59年4月第4集，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悼念罗常培先生

罗莘田先生于1958年12月13日逝世了，对于他的老朋友们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罗先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关于这一点，自有他的同行们来论述，我是摸不着边的。我只在遇到会说不会写的字句的时候，才向他请教。有时谈到歌曲，也向他请教些声韵和声乐，但是现在连这一点也不记得了。

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很好，很热情，很诚恳的朋友。他把你当作朋友以后，他从不忘记你，他从各方面关心你；你有了过失，他也不放过你，他一面耐心地劝告你，一面严厉地指责你。反过来说，他也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这样地对待他。

他又是一个很天真，很正直，富于正义感的人。旧政权旧社会的人物，使他常常感到愤懑，感到格格不入。解放后，他心情舒畅了，他找到了他的心悦诚服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他向党靠拢，接受党的领导，事无巨细，都向党坦白商量。他渴愿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党的领导下，尽着自己一切的力量。

1952年我们从国外回来，他来看我们，我们觉得他比从前衰老得多，头发都斑白了！他又兴奋又难过地说："你看我

们祖国整个变了样了吧？现在大家加紧学习，加紧改造，好在建设祖国上多加一把劲，你们看我身体这样赶不上，叫人着急不着急？”

罗先生是个能苦干、大干的人，但是这些年来，高血压的病，一直紧紧地缠住他，因此他更加性急，更加失眠。他也试着听医生的话，清汤淡饭，休息疗养，一方面力疾从公，并且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他不能参观旅行，不能坚持写作，不能坚持开会……八年之中，进了八次医院。我们每次去看望他，都看到他的痛苦和矛盾——病使他痛苦；看着周围万马奔腾的现象，而他的病躯限制住了他的愿望和努力，又使他矛盾。他的痛苦和矛盾，都从他的抑郁急躁的词色中喷溢了出来，但是我们只能勉强劝慰罢了。

人一过了中年，能在一起话旧的朋友，总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这原也是个“必然性”，但是事到临头，却又忍不住有很深的伤感。一个多月以前，我在莫斯科，郑振铎先生的噩耗传来，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回来不久，只在北京医院中，和罗先生有过一次短短的谈话，他就又弃我们而去！看到朋友，想到自己，我并没有像罗先生那种的麻烦的病，而是我自己的懒惰拖沓的思想习惯，在限制着我的进步。我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以朋友的遗憾来鞭策自己，认真地努力工作，使自己回忆到这些朋友时，不至于感到有无穷的惭愧！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语文》1959年1月号。）

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我们的祖先所唱的歌谣。

我知道小朋友们在做各种的游戏，如同拍皮球，踢毽子，或是跳橡皮筋，大家很快乐的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随口唱出几个字一句的，有节奏，有韵脚的歌谣来。这种歌谣总是很好听的，句子很短的，能表达出你们心里的情感，或是述说你们周围的生活，而为你们大家所喜爱的。

远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聪明，勇敢，勤劳的祖先，在我们这一片辽阔广大的国土上，大家在一起耕种，打猎，做着种种的生产劳动，在大家一起劳动的时候，也会随口几个字一句唱出他们心里的种种的感情，他们唱出来的歌谣，后来用文字记录下来，就称为“诗”。

我们古代的诗，有三个字一句的，四个字一句的，五个字一句的，也有七个字，九个字一句的。每一首诗最短的也有三四句。每一句或是每隔一句或是每隔几句都押着韵，这就是说这几句的末一个字的声音是相近的，所以念起来很响亮，好听。比方说，有一首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诗，我们住在陕西地方的祖先做的，名字叫《蒹葭》。念出来是：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是一首想念朋友的诗。蒹葭是一种水草，这诗的意是说：青青的蒹葭水草，已经变成苍黄的颜色了。白色的露水也已经结成霜了。可是我的那个朋友呵，还在这道河水的那一边！我沿着河岸去找他，那道路又不好走又长，我渡过水去找他，他仿佛就在水的当中似的，总是够不到。

这是一首八句的诗，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句的末一个字，就是“苍”，“霜”，“方”，“长”，“央”，都是声音相近的，有韵的，念起来多么好听呵！

这首《蒹葭》，是收集在《诗经》里面的几百首古诗之一。诗经就是反映我国周朝到春秋时期，人民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诗歌总集。

我们中国人民，是有热爱诗歌的优良的传统的，从诗经以后，几千年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做诗的人，他们写了千千万万首的各种体裁的诗。诗的内容有歌颂自然的，歌颂劳动的，讽刺当时统治王朝的黑暗的政治的，叙述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的，描写风景的，叙述友情的，以及其他种种的内容的，总而言之，凡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事情，所发生的一切情感，诗人都能很美妙的把它写在诗里。

在我们的文学历史上，诗歌最兴盛的时代，是唐朝，离现在有一千多年了。在唐朝许许多多的诗人里，有两个名字，像满天星斗里的两颗大星一般，永远被人注意着，热爱着，这

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

在这里，我先给小朋友介绍一首李白的五言绝句，就是五个字一句的诗，共有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的末一字是押韵的。题目是《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一首诗是李白在离家作客的时候写的。“夜思”就是他在某一个夜里所引起的情感。他看见照在他床前的白白的月光，他以为是地上下了一层白霜，抬起头来他望着明月，低下头来他就想起家乡了。

这二十个字都是常见的字，可是李白很自然而巧妙的把它们凑在一起，把他的情感表现得多真切！念起来多好听呀！

我再给小朋友介绍一首杜甫的七言绝句，就是七个字一句的诗，也有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的末一个字也是押韵的。题目是《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花卿是唐朝的一个音乐家，杜甫住在四川成都的时候，听到他的演奏，非常的欣赏。锦城就是成都，因为是在锦江的旁边，所以叫做锦城。“丝”是弦乐器用手弹的，如同琴，瑟，琵琶之类，“管”是气乐器，用口吹的，如同萧，笛之类！在

这首送给花卿的诗里，杜甫说，在锦城天天有很热闹的各种乐器合奏的声音，这乐音高高的飘起，一半被锦江上风吹去，一半升到空中的云彩里，像这样美妙的音乐只有天上才会有，在人世间那能常常听见呢？

小朋友们，像以上两首的这种短诗，在古诗里还有许多，文字是非常的美丽，读来也非常的好听。这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份丰富宝贵的遗产，我们应当重视它，热爱它。

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位朋友

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把我的一位极热情，极忠实，极可爱的朋友，介绍给你们。

这位朋友同我已经有了差不多五十年的交情，我刚认得字不久，我就认识他了。从那时起，他就常常同我在一起，给我讲各种长短的，中国或是外国的新奇有趣的故事，和有关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的童话，他给我念诗歌和剧本，他帮助我说清楚生动的话，他帮助我写活泼美丽的文章。特别是在我生病，或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永远和我作伴。他永远帮助我，鼓励我，他增加扩大了我生活的经验，他使我觉得生活丰富而愉快，他永远带着我往向上的路上走。

小朋友们！这位朋友，不但是我一个人的好朋友，而且是世界上千千万万，喜爱文艺作品的人们的好朋友，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文艺作品。

我知道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同文艺作品交了好朋友了，我知道有许多小朋友为了看文艺作品，把吃饭睡觉都耽误了！本来么，好的文艺作品是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小说也好，童话也好，诗歌也好，剧本也好，小品短文也好，都是

极其活泼生动，使我们看了就舍不得放下，而且看过了永远不会忘掉，书里英雄和先进人物的鲜明形象，永远遗留在我们的脑子里，使我们不能不喜爱他们，羡慕他们，崇拜他们，努力向他们学习。

小朋友们，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真是幸福的！党和政府想尽方法供给你们更多的好书，你们有自己的书店，儿童书店，供给你们种种的好的儿童读物，你们有自己报刊和杂志，常常给你们介绍好的适合于你们阅读的文艺作品。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儿童读物几乎是没有，那些书店书摊上贩卖的种种书籍，大多数是不合我们的口味，或是不宜于我们阅读，甚至于对我们有害的。比如说那些传播封建迷信的荒诞无稽的神仙剑侠的故事，引导我们胡思乱想，使我们离开了眼前的生活，甚至于想到峨嵋山去访道。但是，小朋友们，这种有害的读物，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在个别的小书店小书摊上，仍然可以看到。我们只要记住，凡是一本书，使我们看了能够鼓舞培养我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帮助我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就是好书。反过来，一本书使我们看了变成一个不健壮，不活泼，不勇敢，不诚实，不配作社会主义新人的，这种书籍就是坏书，我们大家注意不要去看它。

小朋友们，若是我们拿到一本好的文艺作品，我们应该怎样的阅读，才能充分的得到它的好处呢？我认为一本好书是值得看好几遍的，比如说，第一遍是看书里的故事，第二遍是注意书里关于英雄人物的描写，看作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描写出这英雄的可爱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的，第三遍

是注意书里所用的语言，看作者是怎样灵活生动的运用祖国的语言，然后第四遍第五遍的细看下去，我相信不但在品质上我们受到了教育和培养，在写作的方法和能力上也得到了提高。

最后，我想引用苏联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的话，他说："爱书吧，它能使你生活愉快，它教给你尊重人，也尊重自己。它鼓舞你的思想感情去爱人类，爱和平。爱书吧，它是你知识的源泉。"

小朋友们，这几句话，我愿意永远和小朋友们一同牢牢记着！

人活着就是……

人活着就是要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要爱和同情你周围的人。“自私”就是人和人关系路上的荆棘，到头来会挤得你前后左右都走不通。要扎扎实实地治学，诚诚实实地做人。

1959年

《愤怒地回顾》读后感

一九五八年，欧洲的春天来的很晚，五月还感到料峭的轻寒。我在伦敦一家古老的旅馆里，一个同《愤怒地回顾》第一幕里一样的“清冷的春夜，充满了云霾和阴影”的夜晚，打开了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地回顾》，不知不觉地看到夜半。

看完了，合上书，站起欠伸了半天，仍旧挥麾不掉我心头的抑塞！原来这个剧本不像我所期望的：一个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面对着敌人，握紧拳头，眼里射出凛然的愤怒的神光，而是一个虚弱苍白的孩子，躺在病床上，发出泄忿的嘶哑的吆喝！

剧情是这样的：主人公吉米·波特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穷苦出身，念过几年大学的青年，他“尝试过各种的职业：新闻记者，广告设计者，甚至于卖吸尘器”，最后是同一个农民出身的朋友，克利夫，合摆一个糖果摊。他的妻子阿丽森，是一个从印度回来的陆军上校的女儿。她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同吉米在教堂里结了婚。这三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年，同住在一层顶楼上，过着贫困，无聊，烦躁，矛盾的生活。后来阿丽森的一个女友，中产阶级出身的很虔诚的海伦娜，到

他们家里作客，看不过吉米和阿丽森的“折磨”，自己打了电报请阿丽森的父亲来把她接走，而海伦娜却住了下来，做了吉米的情妇。最后，阿丽森身怀的婴儿夭折了，悲痛之下，又回来探视。海伦娜感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就离开了吉米。于是吉米和阿丽森又过起从前的“可怜的动物的生活”。

这剧本上演后轰动一时，成了“一九五六年伦敦舞台上的一颗炸弹”。不论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奥斯陆，柏林，纽约等处演出，都是场场满座。评论界对于这剧本，辩论得很激烈，但是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它揭露了战后青年人的真实状况。”作者从吉米的嘴里说出：

“有一天，我不再摆糖果摊来过日子，我也许要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些人的书……在一里高的火焰中写出。这追忆是从火里出来的，从血里出来的，我的血。”

这剧本引起某些评论家的“狂怒”，不是无因的。作者通过吉米的嬉笑怒骂，极其尖锐赤裸地描绘出老大帝国没落的殖民主义者，和伪善的资产阶级的恼怒和悲哀。他们对于帝国的日趋崩溃，殖民地的逐渐削减，怀有无穷的感慨与留恋；对于被美国的控制奴役，感到无可奈何的不甘心；对于将来大战中核子武器的使用，感到无名的紧张与恐惧……这些心理，都写得淋漓尽致。比如吉米认为他的上校岳父是：

“可怜的老爸爸——他不过是爱德华时代的旷野中残留下来的一棵老树，它不能了解为什么阳光不再照临了。”

又从上校自己的嘴里说出：

“……也许吉米是对的……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是一九一

四年的五月……直到四七年，我对于自己国家的情况没有看到多少。咳，我当然知道情形是改变了。大家总在告诉我这国家是一直在走着下坡路……但是在那边，这些话对我仿佛都不真实。我所记得的英国是我在一九一四年离开的那个英国，我愿意永远这样地记住它。而且，我还带领着帝国的军队—— 这是我的世界，我爱它，我爱它的一切。在那时候，似乎一切都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一个梦。如果它能永远继续下去，那该多好。那些山上的悠长清凉的夜晚，一切都是紫色金色的。你母亲和我那时多么快乐。仿佛我所能想望的一切都已得到满足。我想阳光最后照临的那一天，当那列肮脏灰小的火车，喷着气驶出拥挤闭闷的印度车站，军乐队拼命奏着军乐。我就从心里知道一切都完了——什么都完了。”

再看吉米是怎样嘲骂海伦娜的：

“……我深深地了解海伦娜和她那一伙人。其实，这伙人到处都是，挤得你动不得。他们是一伙浪漫的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回顾过去。他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光明的地方就是黑暗时代。”

这剧本里嘲笑美国文化的地方不少，例如说有一个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相信莎士比亚在写《暴风雨》这部剧本的时候，变成一个女人等等。但是最悲哀的是：

“……但是我要说生活在美国时代里是悲惨的—— 当然除非你是一个美国人。也许我们的孩子都要变成美国人。这是一种思想，不是吗？（他踢了克利夫一脚，大声叫着说）我说这是一种思想！”

关于侵略战争和核子武器，吉米是这样说的：

"……我设想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再也不能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牺牲了。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别人都替我们做过了。再也没有剩下什么良好和勇敢的目的了。如果那声巨响真的来到，我们都被炸死了，它也不会在那古老体面的图案上加上什么光彩。它只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新的'没什么，谢谢你'的一段小事故，就如同跑到公共汽车前面一样，死得那么无意义和不光荣……"

这剧本里使我感到窒息的，是"战后英国青年人"灰色的人生观，一片苦闷，悲哀，恐怖与绝望的气息！吉米叫着说：

"呵，天哪，我是怎样地想望一些平凡的人类的热情，只是热情，如此而已，我想听一个热烈激动的声音叫出阿里路亚！（他做戏似地捶着胸膛）阿里路亚，我活着哪！我有一个主意，为什么我们不玩一个小游戏呢？让我们假装我们都是人，我们都真正地活着，哪怕只活一会儿也好……"

"……没有人用思想，没有人关心事物，没有信仰，没有信心，没有热情——只不过是又一个星期天的夜晚。"

从阿丽森对克利夫的谈话里，也说出：

"……我总是回顾，直到我记忆的尽头，我就想不起年轻的感觉，真正的年轻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天吉米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因此，在无聊，苦闷，悲哀的"又一个星期天的夜晚"，灰色的吉米就滔滔不断地向着他心爱的妻子和忠实的伙伴挥舞着无力的拳头！他把阿丽森当作他从中产阶级掳来的"人

质”，对她痛骂这个“吃的太饱”，“特权太多”的家庭和阶级。他骂阿丽森是柔懦，阿谀，冷酷，愚蠢……这一切都使得阿丽森向她的父亲诉苦说：

“……是的，有的人是存心报复才结婚的。至少，像吉米这种人是这样的……”

吉米的一腔无名烈火，是有它的背景的。他的父亲是从西班牙战场上受伤回来的军人，受尽了侮辱漠视而死去的。吉米悲愤地说：

“有十二个月之久，我看着我的父亲死去——那时我只有十岁。他是从西班牙战场回来的，你知道。在那边一帮敬畏上帝的绅士们把他搞得遍体鳞伤。他活不了多少日子了。人人都晓得——连我也晓得……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关心他……家庭为这件事感到羞愧——羞愧而恼怒（面向窗外）。至于我的母亲呢，她只想到她是和一个什么都做得不对的人成为同类了。我母亲是赞成同少数人来往的，但是这些少数人必得是漂亮时髦的人！……每逢我坐在他的床边，听他说话或是念书的时候，我必得拼命忍住我的眼泪。到了十二个月的终了，我也变成了一个退伍军人。……你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愤怒——愤怒而无能为力。我永远忘不了这个……”

因此，吉米永远同情劳动阶级，同情“什么都做得不对”的人，而谴责时髦漂亮的社会上层人物。他对于他朋友的母亲唐纳夫人（一个终身辛苦劳作赡养全家帮助朋友的善良的妇女）的死，感到无限的伤心，他悲愤地斥骂阿丽森说：

“不该挨饿的人在挨饿，不该被爱的人却被爱着，不该死

的人死去了。”

应该说，愤怒是必然的，但是“愤怒”之后，只感到“无能为力”，就没了劲了，这是一个关键！这就注定了他永远陷在彷徨苦闷的绝境，而成了悲剧的主人翁！

作者从阿丽森对他父亲的谈话里，说出老年和青年两代的共同问题：

“您觉得伤心因为什么都变了样。吉米觉得伤心因为什么都不变。可是你们两个人都不敢正视事实……一定在某个地方出了点毛病，对不对？”

在阿丽森和海伦娜的对话里说：

海伦娜　你知道吗？我已经发现了吉米的毛病在哪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他生错了时代。

阿丽森　是的，我知道。

海伦娜　现在再也没有这种人的地位了——不论在性的方面，或是政治方面，或是其他方面。因此他就总是那样地夸夸其谈。有的时候，我听着他讲话，我觉得他是活在法国革命的中期。当然，他们是应该活在那时期的。他不晓得他是在什么地方，或者他要往哪里走。他永远做不出任何事情，而且他也永远成不了任何东西。

最后呢，他们就灰心绝望地过着“逃避一切”的生活。吉米和阿丽森“变成了有着毛皮的脑子的，披着毛皮的小动物”。吉米是一只狗熊，阿丽森是一只松鼠，因为他们“不能

再忍受做人的痛苦了”!

但是在那样的社会下，动物也不能安生的。吉米困乏无力，温柔尖酸地说：

“……我们还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到处都埋伏着残酷的钢铁的捕机，就等着那些有些疯狂，略带凶恶，而非常胆小的小动物的。对吗?”

在他们凄惶地互相拥抱，互相叫着：

“可怜的松鼠!”

“可怜，可怜的狗熊!”的声中，幕落下了！

在帝国殖民主义总崩溃的前夕，不想当“脑子长毛的动物”的英国青年人，要往哪里走呢？我一直在想着。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59年第11期。)

朝阳和夕照

一九五八年的三月到六月初，我访问了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意大利、瑞士；十月初到十一月底，我又访问了苏联。我看到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 一边是夕阳残照，暮色沉沉；一边是旭日初升，光芒万丈！这两次的访问，时间都只有两个月左右，真是走马看花。但是两种不同的印象，给我以截然不同的感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所见所闻，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天天在衰落腐烂，更引起了我对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憎恨，和对那些国家里的痛苦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则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对苏联建设事业的成就与进展的认识。两次访问的两种印象，给了我极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我先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里，车辆行人往来如织，商店橱窗五光十色，霓虹灯的广告，眩人眼目，但是在窗外徘徊观看的人多，买主却是很少。到过解放前的上海和现在的香港的人，对这种情况都能体会一二。离开城市稍远，第二次大战的伤痕，宛然尚存。在英国伦敦的东部，可以看到颓废荒凉的街道，倒塌严闭的民居和萧条冷落的商店。在意大利罗马城外，贫民在古水道的桥孔下安家，

在米兰城内还有贫民住在半倒塌的楼房里。

意大利的朋友们指给我们看街头的新盖好而门窗紧闭的住宅大楼，那都是“吃瓦片”的资本家所兴建的，房租很贵，一般劳动人民住不起。市政府所盖的住宅，不但数量极少，而且非有“内线”，难以迁入。在伦敦我们也参观过市政府兴建的住宅大楼，也是数量少而房租贵，和人民的要求相差太远。在西方的大城市中，美国低级文化到处泛滥——一位英国教授称之为“可口可乐化”——书摊上和药店里，摆满了黄色书刊和滑稽画。资产阶级的报纸上除了以大量篇幅登载商品广告之外，头条新闻不是杀人越货的报道，就是诬蔑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街头上的大幅电影广告，也都是色情和恐怖的叙述和描写，嗅不到一点健康和艺术的气息！

假如文艺作品是人民精神生活的风雨表，那么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英国青年作家奥斯本所写的那个剧本——所谓“像炸弹一样投在伦敦的舞台上”的“愤怒地回顾”，就可以看出现代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灰色的人生观，对于殖民地逐渐削减的无可奈何的留恋，惋惜；对于未来大战的核武器的恐惧，对于被美国奴役的不甘心……一切的悲哀、恐怖、苦闷、彷徨、绝望，合成一股所谓“愤怒”之火，在疯狂地爆发，但这也只是一股软弱无力的虚火，只能在苦闷悲哀颓废中熄灭下去！我曾经向这些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重要的不是‘愤怒地回顾’，而是怎样地‘前瞻’吧？”听者苦笑摇头，莫知所答！据说这一派“愤怒”的青年作家，约有十一二人，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暴露知识界的龌龊与黑暗，音调悲观而低沉。老作家们有的已从文坛上渐渐消失，有的就

堕落到专写神秘和色情的作品。诗和短篇小说没有销路，恋爱和侦探小说却极其流行。我们在伦敦的国家画廊，还看到许多现代派的美术作品，这种作品看来既不健康又无意义，有些畸形扭曲的人体画，使人看了发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在有些学者诗人的壁炉墙上，我也看到“国旗式”的图案画，或是模模糊糊的一些线条的巨幅，据说这些画幅是越凝视越能看出意义来……但从这一切作品的背后，我只能看出无聊、昏乱、苦闷和悲哀，而得不到一点美感和激发。

至于和我们接触的知识分子中，对中国不了解的人多。他们对我们往往抱着一种怀疑、嫉妒、或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时至今日，他们不能也不敢否认中国伟大的成就了，但是他们总是把这些成就，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民族性格，而不联系到中国今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到中国赶英国的问题，他们苦笑着说：“我们就是这个速度，你们赶我们也这样，你们不赶我们也这样。”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紧紧地限制了他们的速度，除了苦笑以外，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当然，知识分子中也有进步分子，他们努力于和平运动，对新中国的和平劳动的人民，抱着很大的好感和敬意。至于我们所接触到的工农群众，对于我们的成就和进展，更是表示着最深的关怀与莫大的鼓舞。比如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农民，都灵市的工人，和英国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矿工，对待我们真是热情洋溢。他们详细地询问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欢呼着我们的建设成就，那种诚挚的阶级感情，使我们十分感动。

在这些国家里参观名胜，真是几乎全部是“古迹”，二十年前看的是它，今天看的还是它，能够不改旧观的，都是能更多地吸引游客的地方，不但以风景著名的意大利如此，老大帝国的英国近来也是如此了。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从前英国人到国外去旅行，现在英国是借着历史古迹来吸引外来的旅客了。但是当我们参观他们很大的博物馆，很豪华的宫殿，或是很美丽的花园别墅的时候，一想到那里面的古物和美术品，都是过去从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巧取豪夺而来的，那些异树奇花和高楼大厦，都是用殖民地和他们本国自己劳动人民的血汗来浇灌和建筑的，仇恨之情就会像泉水似地怒涌起来了。

我这次在苏联的两个月参观访问，先是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开会，会后在乌兹别克的几个城市参观。以后我又参加了中国劳动人民庆祝十月革命观礼团，观礼后访问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在这里，到处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使人在初冬也感到了浓春的气息！

我从莫斯科过路，四五年中已不下于七八次了，仅仅从机场进入城市，我的观感就每次不同，其实不但是莫斯科，就是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等飞机停歇的站头，也是年年有新的建筑，新的设备。苏联人民的生活，仅从我目击的衣食住行来看，每次就都有极显著的提高。这次刚到过资本主义国家，对照之下，印象更是鲜明。在游览城市时，亲身体验到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怎样地以艰苦卓

绝的精神，医治了从法西斯侵略带来的创伤。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基辅各城市，不但看不见一点伤痕，而且大大地扩充修建了许多新的大街道、大建筑物和住宅大楼。(苏联在十年至十二年中要完全解决住宅问题，一九五八年约有八百万人在迁入新居，在郊区修建八十万幢新屋。）莫斯科比从前更加壮观而美丽了。英雄的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城重建一新，使人联想到“火里凤凰”的故事。明斯克在战争中，城里只剩下一所房屋，如今在那废墟上出现了一座光彩耀目的近代城市！街道宽广，高屋连云，绿树成荫，而城市的边缘，还在扩充、在引伸煤气管、在绿化。至于中亚细亚一带，过去是饥饿的草原，落后的民族，今天已是地上都是白金(棉花)，地下都是乌金 (石油) 的近代化地区了。从沙漠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就像大公园一般，树木葱茏，花草鲜艳。街道两旁有淙淙的流水，有雄伟的建筑物，其中有以本民族的作家诗人命名的剧场、博物馆；也有摆满了印刷着本民族文字的各种书籍的书店。商店里琳琅满目地陈列着精美的商品，下工下班的时间，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各城市中到处皆是休息公园，老人们在长椅上读书织活，小孩子在草上树下奔走嬉戏。公园里的塑像和纪念碑，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尽是纪念封建帝王或是以侵略立功的将领，而是有革命历史或社会教育意义的美术品，如列宁、斯大林、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舍甫琴柯、伏龙芝等的塑像，都是苏联人民所衷心爱戴的人物。

苏联文学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不用多说了。义学作品里总是充满了乐观勇敢的精神，创造着为

共产主义奋斗的英雄人物形象；绘画和雕塑，也是如此。文艺方面最为突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罕见的，是业余文艺的普遍发展，这是苏联人民生活优裕与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看到各民族许多业余团体的文艺表演，都很精彩动人，在我们所到过的工厂、农庄、学校—— 几乎是人人会舞，个个能歌。谈到这里，我又想到苏联人民对中国文艺的普遍爱好，在各地的欢迎会的文艺节目上，他们朗诵着鲁迅的作品，弹奏着中国的乐调，唱着中国的歌曲，跳着中国的舞蹈。苏联人民热爱中国作家的作品，一位苏联作家告诉我，在苏维埃政权时代，苏联出版了中国作家四百四十三种著作，一共发行了两千二百六十一万三千册。他们更是十分重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心我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澎湖的斗争。我们在苏联人民中间，随时随地所受到的炽热的骨肉般的友情，是我们毕生难忘的。

我们在苏联访问期间，极其兴奋地读到了苏共中央公布的“1959— 1965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这计划的完成，将大大地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同时，我们祖国也正以飞快的速度，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资本主义社会，已在颓废、悲哀、恐惧之中，一天天地烂下去；而招展着马列主义的鲜红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天天地好起来。这半年的游历中，我所看到的两个社会制度的对比，向我提出了最有力的见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1959年1月第1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季候上的春天，像一个困倦的孩子，在冬天温暖轻软的绒被下，安稳地合目睡眠。

但是，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分秒必争的中国人民，是不肯让它多睡懒觉的！六亿五千万人商量好了，用各种洪大的声音和震天撼地的动作来把它吵醒。

大雪纷飞。砭骨的朔风，扬起大地上尖刀般的沙土……我们心里带着永在的春天,成群结队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去吵醒季候上的春天。

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在盐场上晒出了春天，在纺机上织出了春天，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在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在鲜红的唇上唱出了春天，在挥舞的笔下写出了春天……。

春天揉着眼睛坐起来了，脸上充满了惊讶的微笑："几万年来，都是我睡足了，飞出冬天的洞穴，用青青的草色，用潺潺的解冻的河流，用万紫千红的香花……来触动你们，唤醒你们。如今一切都翻转了，伟大呵，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

春天，驾着呼啸的春风，拿起招展的春幡，高高地飞起

了。

哗啦啦的春幡吹卷声中，大地上一切都惊醒了。

昆仑山，连绵不断的万丈高峰，载着峨峨的冰雪，插入青天。热海般的春气围绕着它，温暖着它，它微笑地欠伸了，身上的雪衣抖开了，融化了；亿万粒的冰珠松解成万丈的洪流，大声地欢笑着，跳下高耸的危崖，奔涌而下。它流入黄河，流入长江，流入银网般的大大小小的江河。在那里，早有亿万个等得不耐烦的、包着头或是穿着工作服的男女老幼，揎拳掳袖满面春风地在迎接着，把它带到清浅的水库里、水渠里，带到干渴的无边的大地里。

这无边的大地，让几千架的隆隆的翻土机，几亿把上下挥动银光闪烁的锄头，把它从严冬冰冷的紧握下，解放出来了。它敞开黝黑的胸膛，喘息着，等待着它的食粮。

亿万担的肥料：从猪圈里、牛棚里、工厂的锅炉里，人家的屋角里……聚集起来了，一车接着一车，一担连着一担地送来了。大地狼吞虎咽地吃饱了，擦一擦流油的嘴角和脸上的汗珠，站了起来，伸出坚强的双臂来接抱千千万万肥肥胖胖的孩子，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些是米的孩子，麦的孩子，棉花的孩子……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泥土的香气，熏得他们有点发昏，他们不住地彼此摇撼呼唤着叫："弟兄们，姐妹们，这里面太挤了，让我出去疏散疏散吧！"

隐隐地他们听到了高空中春幡招展的声音；从千万扇细小的天窗里，他们看到了金雾般的春天的阳光。

他们乐得一跳多高！他们一个劲地往上钻，好容易钻出了深深的泥土。他们站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充满了欢乐的香气，悠然地伸开两片嫩绿的翅叶。

俯在他们上面，用爱怜亲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有包着花布头巾笑出酒涡来的大姑娘，也有穿着工作服的眉开眼笑的小伙子，也有举着烟袋在指点夸说的老爷爷……

原来他们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春天在高空中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把二十年当作一天来过的人，你们在赶时间，时间也在赶你们！……"

春天掮上春幡赶快又走他的云中的道路。他是到祖国的哪一座高山、哪一处平原、或是哪一片海洋上去做它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工夫去管它了！

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2月8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伟大的友谊

从苏联回来，行装未卸，家人邻居就热烈地围上来，争先恐后地询问我参观访问的经过，也问我对苏联的哪一种事物印象最深。我应当从哪里说起呢？我心头热烘烘地，回忆把感激的热泪，引上我的眼睛。苏联的人民，对我们真是情深似海！我就从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中国人民的亲如骨肉的炽热的情谊说起吧。

我个人的感受是，到了苏联，从不会使人有作客的感觉，一踏上这个伟大盟邦的国土，热烘烘的人海的暖流，就会把你包围起来。在这暖流中，有党政机关的领导人、有工人、有农庄庄员、有教师、有作家……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乳牙未脱的孩子。他们对于从中国来的客人，好像迎接招待多年未见的亲兄弟姐妹一样，一束一束的鲜花、一张一张的画片、一件一件的精巧的小礼物、一条一条的红领巾……塞到我们怀里，系到我们的颈上；他们拥抱我们、亲吻我们，向我们投以最亲切最热烈的问讯，使得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我们在苏联的三个星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们参观访问中，无论是党政机关，或是工厂、农庄、学校……

的负责同志，都分出百忙的时间，不厌其烦地对我们介绍这些单位的建设情况,使我们得到了很深的启发和莫大的鼓舞；同时他们也极其关心中国的建设情况，以中国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并为此而兴奋欢呼。当我们代表团团员中负责领导人民公社的同志，向集体农庄庄员报告人民公社的丰产成就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兴奋欢喜的脸上，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们怎能不为这休戚相关的真挚情感的涌现而深深地受到感动呢？

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烈的敌忾同仇之感，尤其使我们感动。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侵犯中国就是侵犯苏联”，这是多么伟大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呵！

最难忘的是那些群众集会的场合。专为欢迎我们的集会不必说了，那情况总是万分热烈的。但是有两次在莫斯科，一次在基辅，不是专为欢迎我们的集会，我们是去观看轻歌舞剧、芭蕾舞和歌舞会演的，当剧场经理、导演和歌舞、音乐会的主席，在台上宣布有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在座，并且向我们祝贺的时候，会场观众鼓掌欢呼，有两次还全场起立。这种发自内心极其自然的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使我们突然地惊喜、激动，不知道该怎样地来表达我们感谢的情意。

在欢迎我们的各种集会上，我们也看到了苏联人民是怎样地喜爱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他们朗诵着鲁迅的作品，奏着中国的乐调，唱着中国的歌曲，跳着中国的舞蹈—— 如扇舞、灯舞等，而且表演得十分精彩。明斯克的白俄罗斯歌剧院，还准备在我们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上演歌剧《白毛女》。剧场经

理极其热情地对我们说："苏联人民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舞台艺术，来促进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我们却发现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了解是很深刻的，他们密切地关心报刊杂志上的关于中国的一切消息、收听中国的广播、喜爱中国的戏剧电影。我在莫斯科街市上，看到上演曹禺的《雷雨》和《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电影的广告。在各地的书店中，看见有用苏联各种民族文字出版的中国近代和古代的文学书籍。有一位作家告诉我，在苏维埃政权时代，苏联出版了中国作家四百四十三种著作，一共发行了两千二百六十一万三千册。这是多么巨大的印行数字啊！

苏联的作家们对于中国作家在我们祖国建设中的创作生活，感到极大的兴趣。在基辅作协的欢迎会上，大家围住我们的青年作家马烽，询问他担任县委书记后的写作情况，大家眉飞色舞，举杯祝贺，就像家里办喜事一般地热烈高兴！

这种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亲切气氛，在工厂、农庄……等处，也不例外。在基辅的精密电气仪表厂，厂长同志向我们所作的报告，亲切得像家人的谈话，把工厂的生产情况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中国留学生的发明创造结合了起来。当他提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观者，对于中国的仪器产品，惊奇得不肯相信，而亚非国家的参观人士，却从心里欢喜赞叹的时候，他脸上发出了高兴和骄傲的亮光，生动地表现了亲如骨肉的热情。我们感动之余，又想到这也不是个别的。我们从中国留苏学生的嘴里，也听到他们是怎样地受到了苏联广大教师、同学和职工兄弟们的普遍爱护和帮助。苏联人民就是

这样地，像培养自己子女一样，来培养人才。

在我们回忆到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伟大的友谊里，我们决忘不了苏联人民用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灌溉出来的美丽的花朵—— 苏联的儿童！在列宁格勒，我们访问了以日丹诺夫命名的少先宫。我们代表团的团员都认为那一天下午，是我们最难忘最感到自己年轻的一个下午。在少先宫里，几百个少先队员热烈地和我们携手转弯地跳舞，和我们一同唱《莫斯科—— 北京》之歌，带我们参观宫内的天文馆、童话馆……并为我们朗诵了普希金的诗。因为晚上还有其他的会，我们只好带着他们给我们系上的红领巾，和他们握手告别，离开了这个美丽而活跃的场所。那天夜里，我们都带着喜悦的心情，酣然入梦。

我们从白俄罗斯共和国到乌克兰共和国的路上，经过一个属于乌克兰、车尔尼果夫州的名叫巴赫马奇的小镇，在那里停车三小时。出乎我们意外地车站上聚集着欢迎的群众，其中一多半是小学生，总有一二百人左右。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笑嘻嘻地拉着我们的手，送给我们许多画片，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名住址，希望和我们通信。一位少先队员还向我们致了欢迎词。这天天气很冷，空中不时飘着疏疏落落的雪花，孩子们却都是热情洋溢，笑语不停，他们拉了我们的手，七八个人排成大队，在车站广场上整整地散步了三个钟头！

在乌克兰对外文协和苏中友好协会为我们举行的友谊晚会上，有少先队员和幼儿园的儿童们致词。他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女孩子是花冠彩服，绸带飘扬，男孩子穿着绣着花边的衬衫和黑短裤，在灯光下显得极其齐整精神。儿童们

上得台来面向观众，轮流着朗诵他们的祝贺和愿望，我们只看见台下人人笑容满面，欢声四起，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博得观众的彩声。我们低声问坐在我们旁边的苏联朋友，才知道这句话是“祝中国的小朋友活到一千岁！”以后他们又向我们献花，给我们系上红领巾。我们深受感动，同他们热烈地拥抱，久久不释！

最后一次同小朋友们的会晤，就是在基辅的阿尔塞纳尔工厂的第一幼儿园。这个幼儿园从管理设备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好的。

我们在每一间游戏室里，几乎都看到中国的挂画。孩子们争着指给我们看，说：“这是你们中国的儿童呵！”主任笑着告诉我们说，她们常常照着中国挂画，给他们编讲中国的儿童故事，使他们关心中国儿童的生活。我们逐室参观之后，在音乐室里，小朋友们给我们表演许多歌舞，并为我们朗诵，他们念着：

……我们今天排成一行，站在大厅的华灯下，
我们欢迎这远方的客人，访问我们的国家，
愿我们的祝贺，传遍世界各地，
愿我们的热烈的问候，也传给远方的中国儿童。
我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们永远是姊妹兄弟。
……
我们向中国的孩子们问好，
我们祝福毛泽东万寿无疆。

当我们听到我们敬爱的领袖的名字，从几十个鲜红的花朵般的小嘴中唱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因为喜欢、激动而润湿了！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苏联共产党所培养的人民这种崇高伟大的友情，使得我们这次的访问，成为我们毕生难忘的深刻的回忆！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年2月14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伟大的劳动，崇高的理想

邮电部将在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发行两种纪念邮票：一种是8分的，翠绿色，象征着蓬勃发展的春天。在霞光万道、烟囱林立的背景前面，五个代表工、农、商、学、兵的妇女，她们手里拿着铁钎，捧着谷穗，提着花布，捧着书，掮着枪，精神抖擞地站在一起。另一种是22分的，玫瑰红色，象征着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下，满天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红光。上面是苏联和中国的妇女并肩互抱地站着，手里举着飘扬的卷成“38”两字的彩带，后面簇拥着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妇女：朝鲜的妇女，印度的妇女……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队伍。这两种美丽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邮票，将贴在千千万万封的互报平安，互致敬礼，互相鼓励，互相竞赛的家人朋友的信函上，走遍飞遍全国和世界各地，鼓舞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建设生产的热情，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意志。

勤劳、聪明、勇敢的中国劳动妇女，数千年来受尽了压迫，忍气吞声地过着牛马不如的黑暗痛苦的生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翻了身，做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国劳动

妇女也在与男子们并肩奋斗之下,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和解放。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宪法的明文规定之下,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方面,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十年以来,获得了彻底解放,享有与男子同等权利的中国妇女,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和男子们在一起,在街道、厂矿、学校、机关、团体—— 去年以来又在人民公社,日日夜夜以忘我的劳动,来改变祖国的面貌。她们也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她们不但在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她们还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妇女,团结合作,积极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为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让这两种美丽的纪念邮票,走遍飞遍全国和世界各地,并在集邮爱好者的巨册上占着最重要的一角吧!因为它们是代表着新中国的亿万妇女的伟大的劳动和崇高的理想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集邮》1959年2月第3期。)

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因为我喜欢水，我爱看一切的江河湖海。我这一辈子，在国内国外，看见过许许多多美丽的、值得记忆的湖：有的是山遮月映，加上湖边楼台的灯火，明媚得像仙境；有的是远岛青青，惊涛拍岸，壮阔得像大海；有的是雪山回抱，湖水在凝冷的云气之下，深沉得像一片紫晶；有的是丛林掩映，繁花夹岸，湖水显得比青天还蓝，比碧玉还翠……这些湖都可以用笔画它，用诗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去描写它。独有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黄昏，我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城西北三十多里，所看到的拉兹列夫湖，是难以形容的！这个湖，既不深，也不大，它是一对泛滥潴水的姊妹泽沼——拉兹列夫，俄文是泛滥的意思——我去的那天，是冬天阴雾的黄昏，既没有晚霞落照，也没有月光星光，湖水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周围长着很高的芦苇，深深的薄雾之中，看不到边际。但是它给我的印象——我说印象是不对的，因为不能说我在欣赏它，乃是它自己，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最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把我包围在它里面去了。自从看见过它，我再也忘不掉它。它不是供人欣赏游玩的湖，它是受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民参谒瞻仰的湖，因为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以后，

阿芙乐尔船上一声炮响不久以前，曾经亲炙过一个最伟大、最朴素、“像真理一样朴素”的人—— 列宁！湖边树林里，曾是这位伟大的人的“绿色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仰顶”是蔚蓝的青天，“地板”是松软的沙土和厚厚的落叶。办公室的桌子和椅子是一高一矮的两座树根，就在这个最伟大最朴素的办公室里，列宁写出天才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其他经典文件。离开这书桌不远，两根树杈支着一根横木，上面吊着一把铁壶。这把铁壶，我再也忘不了，因为它和北京常用的铁壶一模一样，是在户户人家的炉上都能看到的、黑色的、最平凡最朴素的水壶。就在这铁壶的下面，列宁架起枯枝，点上火，然后再回到办公桌上去，执笔凝思，一面静待着壶水的沸声。树林的后面，一个用厚厚的草搭成的、仅容一人躺卧的尖顶草棚，就是这位割草工人—— 伊凡洛夫（列宁的化名）夜里容身之地。他日中写作，清晨和黄昏，就在湖边散步。他不但在这最寂静、最平凡、最朴素的湖边，会见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计划着怎样掀起这个石破天惊的十月红色风暴，他也在这个长满了芦苇，人迹罕到的湖边，独自欣赏着晚霞和新月。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湖，和伟大的列宁多么相称的一个最朴素的湖！

我在苏联前后两个多月访问期间，在我所看过的地方，所接触的人物，以及所读所听的一切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巨人；宽大而凸出的前额，宽阔的肩膀，智慧的眼睛，仁慈的嘴……他和平凡的普通人民一样，也最得他们的敬爱。他不做作，不矜持，他没有一点癖好。他没有工夫想到自己。他居住的地

方，无论是在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哥尔克的将军别墅……他的卧室、餐室、办公室，都是那么仄小，那么朴素。他在最平凡的卧室梳妆台上也能写作，在小小的藤椅上也能久坐办公，在他书桌对面，他给来访的客人准备的却是很舒适的沙发椅子……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能最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总是最能忘掉自己的人。伟大的列宁就是那样完全地、出乎自然地、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想到俄罗斯以及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他日日夜夜用最缜密的思考，替他们计划着最幸福的将来。我常常在想，在他那宽大而凸出的前额里，不知道也想过他自己没有？

一想到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的幸福自由的生活，就是建立于这位伟大的人的朴素生活之上，我们对于他的朴素生活的遗迹更加百倍的珍贵。这中间，最使我永远不忘的，是他的这个充满了野趣的宽阔崇高的绿色办公室，和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朴素的“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一九五九年二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3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

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

>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说一说《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

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总是有韵的，我还没有读过工农兵写的无韵的诗。至于形式的短小，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绝大多数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么？劳动群众的诗，短小而不单薄，豪迈而不草率，此中消息，还得从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去挖！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9年4月25日第4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附　补充的几句话：

这些年来，我常常收到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附有短诗，要我给他们“教正”，我既不能一一作答，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作诗的秘诀，我想这件事，教师们倒可以指导，帮忙，假如你看见孩子们在课外做些小诗，千万不要扫掉他们的雅兴，告诉并介绍他们多读古今中外的好诗，和诗的种种格律，在音乐性方面，要教会我国的“四声”（平、上、去、入）五音

（齿唇舌鼻喉），学会用仰扬顿挫的音节写出他们心中真挚的感想，使人看过后，能肯得下来，就是一首好诗，这是我在《繁星》、《春水》中所没有做到的，希望小朋友的语文老师们，在这方面多教导他们，不要让一个可以成为诗人的孩子，从你手下滑过。

一九八〇年十月。

保卫和平的人们，起来！

战争的恶魔，最怕和平的种子，
怕他们遍地发芽，遍地开花，
怕他们扩展开美丽光明的世界，
再不容许他在乌云里舞爪张牙。

东风越吹越紧，眼看末日来临，
战魔惶恐着发出紧急的命令，
　这时在南越，富利集中营，
就有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加紧地把祖国的和平种子杀害！

这罪行听了，不由人气满胸膛；
“食物下毒，造成一千人的死亡；
未死的人上房呼救，中了乱枪，
成堆的糜烂尸身在烈火中埋葬。
刺刀和枪杆围护着屠杀的刑场，
来救援的家属邻居遭到了阻挡……”

全世界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
人们——起来！起来！
齐声怒吼，喝令魔爪松开！
用痛恨的力量，齐把绞索拉紧，
把战魔一直送上审判的高台！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9年3月26日第6期。）

记幸福沟

我们十几个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小心地踩着田垄，向着从前的“鬼集沟”，现在的“幸福沟”走去。

在河南省登封县文家村，有这么一条长长的山沟：沟里尽是一座座小小的坟头，就是月白风清之夜，人们也不敢从那里经过，因为这条沟是个鬼集！解放前，是个荒凉寂寞、人迹不到的地方。人们传说：天天夜里，沉沉的夜色之中，恍惚浮动着的幢幢的鬼影，隐约听到了如泣如诉的鬼声。“鬼集沟”的名字就传开了。

“鬼集沟”是文村死人聚居之所，而文村的活人所居住耕种的，也是一片“林少沙多、沟深山秃、石硬土松”的土地！“有雨一天烂，雨后三天旱”，山洪过后，水土流失，耕地逐年减少，河水逐年变大，而吃水用水却要到十几里外去取。每年非旱即涝，颗粒不收。解放前，出外逃荒的人数，在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文村有不少歌谣，都是本地人民对于从前痛苦生活的记载：

文村地，乱山垄，
年年上粪年年冲，

一季不上粪，难以收够种，
季季种庄稼，年年没收成。

这个穷僻的地方，痛苦的年月，影响到本地南沟村里三十四个男子，有三十二个找不到对象。有一家弟兄五人，有四个没有妻子，另一家有七个姑娘，却有五个愿意下山！文村又有歌谣说：

有女不嫁文家村，
砂岭不能发富根，
山穷沟深没有水，
吃水井深累断筋，
地远坡大沙石滩，
上地磨烂脚后跟，
年年旱涝无收成，
吃水还得远处寻，
要想日子过得好，
除非搬家离文村。

多少年来，文村的人民个个都有这个想法："这里一下雨就有那么多的水，若能把这些水存起来用，那够多好！"文村群众是刻苦耐劳的，也有勇气和智慧，但是在解放以前，人民的勇气与智慧，也像水土一样，年年随着山洪流失了！

解放后的文村，像枯木逢春一样，每一条干枝上都发了芽！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干部和群众一起向大自然展开

艰苦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把水浇地从以前的二百八十亩，扩大到五百九十亩，这数目虽不小，但群众和干部都认为进展得不够快，而且社社分开，吃水用水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有一位领导干部说："那时在当地工作的干部，谁要把洗脸水泼掉，他就是脱离群众。"因为水在当地是那样地艰难宝贵，群众的一盆水，公婆洗过，儿子媳妇洗，孙儿孙女洗，最后还留下和煤呢！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文村水利工作的发展，像一条困龙，在雷雨交加的一个春夜，欣然醒起，摆脱了泥泞的浅沼，鳞甲闪耀地飞上了九天！治山治水的工作，雄壮浩荡地开始了。他们群策群力，收集起积年和山洪搏斗的经验，边规划边行动地"砍破嵩山头，挡住颍河流！"去年春天的两个月之中，在山顶高坡上修了四项三十七种水土工程，密切地结合着、推进着农业生产，边兴修边利用，一年来兴修三十个水库，六十多个大渠，一千多个谷坊。治理山头十一个，挖土石方三十多万方，扩大灌溉面积到两万多亩。群众有诗歌描写他们冲天的干劲，和他们劳动的成果：

满山红旗招展，
遍地人海人山。
夜间灯火辉煌，
白天干劲冲天。

高山青又青，
山谷水库亮晶晶，

降龙伏虎改面貌，
一年两季庆收成。

结合着水土保持，文村的林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园林五百二十多亩，育苗五百一十亩，树木六百三十万棵。群众有诗说：

工程造林一齐搞，
三年以后变成宝，
清水遍地流，
行路果碰头。

现在我们这些人急忙奔赴的“幸福沟”，就是从那千灾百难的“鬼集沟”转变而成的！

我心里激动地在思索着文村的转变，一面低头快快地走。身旁那个脸蛋红得像熟透了的大苹果一样的姑娘，笑着拉住我说：“慢点走吧，你看，前面就是幸福沟了！”

抬头望时，在两旁绿油油的梯田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谷，一层层的谷坊，把这道山谷分成几十层“台阶”，上面种的密密的小树，这时桃正开花，柳正萌芽，在灿烂的阳光下，满山满谷，弥漫着盈盈的春意！一两年内，真是“清水遍地流，行路果碰头”，“鬼集沟”成了被忘却的名字了！

这个苹果脸的大姑娘搀住我，一路走上山顶幸福沟的渠头，指点给我看：渠头下面三四尺见方的石池是消力池，是防止山洪冲下的时候，把谷里的土冲走的。消力池两边引伸

出去的小沟里，相隔不远就排着一行一行的石块，那叫“沟腰带”；坡地上的地里，斜斜地一道道的土畦，那叫“土布袋”，都是防止水土流失的。此外还有鱼鳞坑，水平沟等等，我也听不懂记不清了。这一小块一小块的蓄水，像千百面明镜一般，在阳光下闪烁，我想：等到“千库万坊”的计划完成以后，文村的全境更不知如何美丽呢！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幸福沟，走下高坡，穿过干涸的河床，去参观正在筑坝的跃进渠；大坝上挑土的，打夯的，人山人海，欢声动地！我拉着那个大姑娘的手，笑说：“你不会想嫁到山下去了吧！”她笑着摇了摇头，却指给我看打夯的人丛中的几个穿红衣和穿红裤的妇女，说：“那几个都是我们村里的新娘子，都是结婚的第二天就上坝来工作的！”她说着眼里闪着欢乐和自豪的光气……

我看着她的脸，心头涌起一股清泉似地感谢的情感，我和文村的人民一样，感谢党的伟大正确的领导，我更感谢我们的亲爱的党和文村的群众，让我看到了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群众，是天地间战无不胜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4月16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中印友谊的罪人

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已经由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下，迅速平定了。西藏人民将永远摆脱黑暗落后的生活，大踏步地走上幸福光明的大道，这是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同声欢呼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也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这次叛乱中，伸出长长的魔爪，想混水摸鱼来干涉中国内政！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悍然现出原形，明目张胆地同情和支持背叛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摧残宗教、屠杀僧尼的双手沾满了西藏人民鲜血的叛乱分子，印度的外交官员也竟然亲手发出漫天大谎，前言不对后语的两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印度警察当局竟然纵容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印度的一些报纸和政界人士天天在散发着反华的叫嚣，这种干涉中国内政，毒化中印友谊的活动，使我们不能不有无限的痛心与愤激！

中国人民遇到印度人民，总是从心底感到同情和亲切，一方面固然因为我们是几千年来和平友好的邻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曾受过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压迫，余痛未忘，“敌忾同仇”的激情，把我们极其自然而亲密地连结在一起。

我们热烈地拥护五项原则，我们不断地从各方面努力来巩固与发展我们悠久美丽的友谊。而这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们，竟然忘却了二百年来英帝国主义者在印度的残酷统治，忘却了印度爱国烈士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流的鲜血，在印度独立将近十年，但在精神上还带着英帝国主义者奴化的烙印，让垂死的帝国主义在自己身上借尸还魂，对自己友好的邻邦，厚颜地说出什么不属于汉藏词汇的“宗主权”等等的老牌帝国主义所用的名词。这种对英帝国主义鞠躬尽瘁的扩张主义分子，是印度伟大民族的不肖子孙，是神圣庄严的五项原则的破坏者，是中印友谊最大的罪人！我要严正地警告他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是掩盖不了的，冥顽地坚持作帝国主义的臣仆，以友为敌的人们，必然要走上被自己同胞，被世界上正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唾弃的绝路！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4月30日。)

致巴金、萧珊[1]

巴金、萧珊：

四月十八日信收到，因忙未即复，为歉。

“鉴真纪念册”是向赵朴初要的，兹托茹志鹃带上，请察收。

听说你们去逛了新安江和杭州，地方又好，伴又好，闻之真令人羡煞。我这个俗人，大概很难有这个机会了，匆颂双安

冰 心 拜上

五、六夜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① 萧珊，巴金夫人。1921年1月4日生，浙江鄞县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发表诗歌、散文。1944年5月在贵阳与巴金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任《上海文学》、《收获》杂志编辑。主要译著有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初恋》等。

回忆“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在院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选做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学校对

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对于素来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长教员们,我们也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斗争了。

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的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我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

“五四”以后，在这伟大的运动里醒起的青年们，有许许多多看清了必须革反动政权的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国。他们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挠的艰苦的道路,终于和工农兵在一起把祖国拯救了出来。他们有的光荣地为革命而牺牲了，有的现在在新兴的祖国的各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泻千里的洪流中的靠近两岸的一小股，它冲不过河岸的阻力，只挨着岸边和竹头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动着……

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像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但是现在我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激动与兴奋。我想，在党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使我能尽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5月8日五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再 寄 小 读 者

通 讯 十 一

亲爱的小朋友：

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到了六一儿童节了。我在这里首先向你们献上热烈的祝贺！

六一节真是一个好日子！一年四季里头，就是五六月之交，天气不冷不热，穿上薄薄的衣服，身上显得那么轻快。至于我们的周围呢，是树木，是庄稼，都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是河水，是泉水，都流得哗哗地响；春天虽然过完了，可是有许多鲜艳的花在枝头上开得正盛呢；头上的天是蓝蓝的，当你跑着跳着的时候，和暖的风吹拂在脸上，你心里觉得多么快乐，痛快！

就在这一天，在这么一个使人快乐高兴的天气里，大家都特别想到你们，学校里的老师，幼儿园、托儿所的阿姨，你们的父母，还有许许多多爱你们的人……对了，还有毛主席！没有等到你们补充，我赶紧先说出来了！小朋友，一提到今天儿童的幸福生活，谁会把毛主席忘了呢？毛主席是最关怀

最爱惜你们的呵！

话说回来吧，就是你们周围的这些爱护你们的人，替你们预备下新的衣服或是鞋子，好玩的玩具，好吃的糖果；还带你们去参加热闹的集会，去看专为你们演的电影、木偶戏、戏剧，去逛公园、动物园，……还有许多我所没看过，不知道的好玩有趣的事情。总而言之，我知道你们从五一节过后，就盼望着这一天，五月二十一号这一天晚上，一定是带着满心的快乐，把干净或是簇新的衣服鞋袜准备在床边，才爬上床去睡觉的。在六一节这一天晚上，一定是又疲乏又兴奋地抱着一本新图书或是一件新的玩具，躺到床上去的。我想你们不会一下子就睡着了吧？因为在你们兴奋的脑子里，许多白天看到的光彩和活动的种种形象，还在走马灯似地飞转着呢！

小朋友，你们多么幸福，除了一年到头都有人关怀你们，爱护你们之外，大家都还在六月一号这一天，给你们安排下一个你们自己的节日，让你们尽情地享乐，尽情地游玩。今年的六一节过去了，明年的六一节又来了，仿佛是很容易似的。但是你们也许知道，在十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就没有这么一个快乐的节日；不但没有这么一个节日，我们的儿童的生活，还很悲惨的呢！

我只举一个例子：今年三月我到河南郑州的时候，参观了郑州东北的东风水渠，和离渠头六里的黄河边上的花园口灌溉中心。谈到花园口，我们必须先谈到黄河：黄河是我们国家里有名的一条害河，它的流量并不太大，但它常常决口，就是在春夏水大的时候，河里的水常常把河堤涨裂了奔流出

来，淹死许多人和牲畜，也损坏了许多房屋和庄稼。和我同去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说黄河又名悬河，原因是从山区和高原冲刷带来的黄河水里的泥沙，到了中原，水流一慢了就渐渐地沉积起来，这就使河床越来越高，河水就四散奔流，河两旁的居民连忙筑起水堤来防止它。千百年来，河床的泥沙愈积愈高，河水愈升愈高，水堤也愈加愈高，这道河水就像悬在空中的水沟一样，成了一条最危险的害河！

在一九三八年，说来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时候，他们从华北步步进逼，那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腐朽政府，不但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却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竟然以防止日军前进为名，在花园口这地方扒开了大堤，像千万头狂奔的猛兽一样的洪水，就涌进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六十四个县的一千四百万亩土地，淹死了八十九万多人，房舍耕畜也一洗而空，造成了空前的使人怒发冲冠的惨剧！

而今天呢，在我们的党和亲爱的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勤劳、勇敢、聪明的人民，破除了黄河大堤，建成了造福万民的东风渠，把沙荒泥积的大地，变成了鱼米花果之乡。我们那天走过的时候，平坦的大路两旁，树木青翠，远远的麦田，整齐得像绿毯一样，大路的北边，积水成湖，在夕阳下放着金光，据说里面养着几十万尾的鱼。这里不久要建成一座北湖公园，让劳动人民和儿童们，在下工放学的时候，可以来划船游息，这里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好……。

在我们乘坐的大汽车，向着花园口灌溉中心飞驰的时候，经过一个大院子，仿佛是农村的幼儿园，大门敞开着，里面

坐着一圈穿着红红绿绿衣服的小朋友，远远望去，好像是一串美丽的花环！这景象一掠就过去了，但是这一串美丽的花环，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想，多么幸福的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他们在二十年前还是人间地狱的花园口，今天过起了天上乐园的生活，他们不会知道二十年前这里的儿童，是怎样地痛苦；也不能想象为着他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有多少革命烈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小朋友，你们的幸福生活，不是轻易地得来的，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儿童都像你们一样的幸福。在我们国家里，西藏的儿童，在叛乱平息之后，刚刚走上幸福的生活；台湾的儿童，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比如美国，还有许多儿童在失学，在挨饿，更不用说过快乐的儿童节了。祖国美好的将来，是我们大家的，更是你们的。你们的前辈替你们开出一条幸福的道路，你们也必须把这条道路开得更平坦，更宽阔，使你们的后代和世界上一切的儿童，都能过比你们还要幸福的日子。

小朋友，你们要怎样做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听老师、辅导员、父母的话，他们号召你们做的，是为了能使大家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使你们的心身锻炼得更健壮。你们要好好地照他们的话去做，并且要做得很好，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后人总比前人强，我相信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好了，下次再谈吧，祝你们节日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寻求友谊的“风筝”

小朋友，明天是你们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为你们准备的庆祝的节目中，你们会看到一部中国和法国的小朋友们合演的很有趣，很美丽，对于国际的团结友谊很有贡献的彩色影片，它的名字叫做《风筝》。

我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想法：每逢“五一”节和国庆节，我看到游行队伍中，特别是小朋友们放起的五颜六色的氢气球，有的上面系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在微风中成群结队地徐徐上升，以后渐远渐小，我的心思也和它们一起飞到遥远的天边。我想：这些美丽的气球不知道会飞到多远？在哪里落下？是挂在树上，还是落在山顶上，田野上，海水上？是什么人捡到？他捡到的时候，心里会多么快乐……

我小的时候，没有放过气球，却放过风筝，有时风紧了，手拉不住或是挣断了线，这风筝就随风而逝，先像豆子那么小，后来像米粒那么小，最后小到看不见了。我心里当然有些惋惜，但是我也想到假如这风筝落到另一个小孩子的手里，那么他一定很快乐，我的快乐能传到了别人的心里，我就可以不惋惜了。

《风筝》，这个电影故事，就是这样开头的。不过这风筝是有意放起的，是一只寻求友谊的风筝。

北京的一位小朋友，少先队员宋小青，他放起一只上面画有“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孙悟空形象的风筝，风筝上附着一封寻求友谊的信，这信是用诗写的：

>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风筝，
> 我把这只风筝交给了风，
> ……
> 今天，这股中国的风吹拂着我，
> 明天它也许会去找另一个儿童。
> ……

这只风筝真像孙悟空驾起了斤斗云一样，它飞过印度的上空，希腊的上空，中欧的上空，最后摇摇摆摆地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上空落下，挂在一棵高树上了。

巴黎的孩子比埃罗拿到了这只风筝，他就热望到中国去找他的朋友宋小青，他想念之极，夜里就做了一个极其有趣的梦：神通广大灵巧可爱的孙悟空，从风筝上跳下来了！他答应了比埃罗的请求，把比埃罗和他的小妹妹连床带人一口气吹过云海，送到中国北京的太和殿前面落下了。而且终于找到了他的中国朋友——宋小青！

是梦总要醒的，但这美丽快乐的梦使比埃罗加倍地想见见他的中国朋友了。他和许多法国小朋友一起给宋小青写了一封回信。另外自己也做了一首诗，系在这只孙悟空风筝上，

送上天去。这首诗里说：

> 全世界的儿童，
> 如果你们捡到这只鸟，
> 那么你们就可以想到，
> 你已经有了新的伙伴，
> ……

这只风筝到如今还在天上飞着，飞过城市，飞过乡村，飞过高山，飞过海洋……一群雪白的鸽子在护送着它，清脆的铃声，在全世界的上空，传播着和平的消息……

小朋友，你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是幸福的了。你们将来的生活，比今天还要美好，因为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但今天我们所建设的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还要为你们的小孩子，建造出比现在更伟大更美丽的东西。

要有和平的建设，就得有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免除战争的威胁。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是一件很愉快又很艰苦的工作。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的存在，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工作就必须天天加强。现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已经有许多人在做着这工作。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你们必须把这工作巩固发展下去。你们必须与法国的小朋友，苏联的小朋友，印度的小朋友，拉丁美洲的小朋友……共同地携起手来，为建设幸福美好的将来的世界而继续奋斗。

小朋友，要增加保卫和平的队伍，就得及早寻求新的伙伴。你们要像电影里的李文小朋友一样，常常研究世界地图，

认识各国的国旗。你们也要多看各国的童话和故事，历史和地理，以及中外作家们所写的旅行游记……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各国小朋友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希望和理想，风俗和习惯……这种研究，不但新鲜有趣，而且为国际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你看比埃罗不是头天晚上看了中国的画报，在他的梦里就出现了北京的太和殿、北海、景山、天坛以及在这些美丽辉煌的建筑物里，欢笑活跃的中国小朋友们么？

好了，准备明天尽情地欣赏吧，祝你们节日快乐！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5月31日。）

“六一”节在拉萨

革命的烈火冲散了阴雾，
　苦难的童年永远结束！

再也看不见
　妈妈的含泪忧愁的脸，
再也不要受
　地主的残酷的皮鞭。

今天：
我们换上干净的衣裳，
涌到美丽的龙王塘。

这一片土地上，
一切都变了样！

帐幕里都是孩子们
　欢笑的声音，
铁琴和皮鼓，应和着

狂欢的跳舞。
卖国的噶伦们玩够了的
湖心高楼，
今天也该让我们来
享受，享受。

抬头看：
金色的太阳，
玉色的田野，
银色的山！
一阵快乐和骄傲
涌上心间！

我们的恩人呵，
毛主席，共产党！
如今我们有了一双
自由的手，
我们要在这自由的
土地上，
建出一座乐园给你们看！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1959年6月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二

亲爱的小朋友：

今年七月一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八周年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党三十八岁的生日。我们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伟大的生日，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和学习成绩，来向这个伟大的节日献礼！

中国共产党，自从他一诞生，就举起一面迎风招展的革命红旗，领导全国穷苦的、要求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人民，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道。这三十八年的革命道路，是悠长而艰苦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男的、女的、甚至于还有儿童，都为革命的伟大事业，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如今，不但是我们从前的受压迫、受剥削、黑暗、落后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而且我们还在以飞跃的速度，向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迈进！这种生活在三十几年前还是儿童的人们看来，几乎是一个不能想象、不敢想望的幻梦，而在解放后十年中长大

的，今天的小朋友看来，也许就会像时时刻刻可以享受到的清水和空气一样，是一件很平常的东西了。

时刻能喝到清水、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们，不容易体会到清水和空气的可贵，但是长年困处在污浊、黑暗闭窒的地方的人，就会迫切地需求，大声地呼喊，要求得到这些宝贵的东西，得到之后还要永远珍爱着这些宝贵的东西。

这些日子，我和小朋友们一样，心里总在惦记着刚从黑暗、落后、残酷的农权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西藏小朋友，想到他们已经永远结束了他们苦难的童年，从今起开始仰望着迎面的阳光，走上平坦的和平劳动、自由建设的大道。我心里真是为他们高兴，更为着我们祖国大家庭里的又一个姊妹兄弟，肩并肩地跨进了社会主义而高兴。

我知道西藏的小朋友们，是更能体会到解放后的自由和快乐，而更加热爱他们的恩人—— 中国共产党的。

他们怎能不感到痛快,“好像取下了压在头上的石块那么轻松”呢？他们从今起，再也不是万恶的农奴主的私产了；他们的名字，再也不登记在农奴主的帐簿上了；他们再也不用带着自己的耕畜和农具，去白白地替农奴主耕种了；他们再也不要忍受劳瘁的工作和惨酷的刑罚了；他们再也没有还不清的债务和支不完的差役了……今天，在他们的周围，都是愉快的脸，喜笑的声音，焕发的精神和冲天的干劲，他们怎能不和成年人一样，在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创造出一座自由幸福的乐园呢？

小朋友，西藏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是亚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高原，历来被人们称为“世界的屋脊”。一座弯弯的

像新月形的大山，躺在我国和印度的交界上，这就是喜马拉雅山，它的最高峰叫做珠穆朗玛峰，高达八千八百多公尺，是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上终年积雪，在金色的阳光下，衬着青翠的松林，风景是十分美丽的。

我虽然没有去过西藏，但是从书里，从去过西藏的朋友们的口中，知道西藏不但是个美丽的，而且是个富饶的地方。那里阳光充足，气候高爽，可以种植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在水利方面，高山的雪水下注，流成湖泊，也可以引成渠道，用来灌溉。西藏以产金著名，煤矿也很丰富。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对于工业建设极其有利的矿产，也正在勘察之中。现在西藏的劳动人民，已经解放出他们勤劳的双手，这一大片处女地上，有多少开发的工作好做呵！

小朋友，西藏的小朋友们的快乐和兴奋，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心里会想：假如在世界屋脊上，能建起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天文台，来观测天象那有多好！在水源最丰富的大山下，能建起一座大发电站，让这一片高原大放光明，那有多好！在蕴藏丰富的群山峻岭之中，深深的往下挖掘，挖出金子，铁砂，还有煤块……，就可以用煤来煮饭取暖，留下牛粪来做肥料了。也可以用煤来炼铁、炼钢，造拖拉机、造机器了，那有多好！……总之，他们的幻想和理想是无边无限的，他们的脑子里不断地闪出光亮四射的火花，他们决心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人民的西藏，建设成世界屋脊上一座光明灿烂的乐园！

建设新西藏的责任和快乐，不只是西藏的小朋友们的，祖国各民族的小朋友们也都有份；建天文台也好，造水电站也

好，开发土地也好……小朋友们的幻想比我要奔放很多。好好地准备起来吧，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红旗之下，我们会看见你们在这祖国的高原上，创造出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奇迹！

话说得远了，就此收住吧，祝你们天天向上！

你的朋友　冰　心

1959年6月8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7月1日第13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吉莉芭拉》

〔印度〕泰戈尔著

1

吉莉芭拉——在她衣裳的折痕里，在她颈项的转侧，双手的移动里，在她忽疾忽徐的步履韵律里，在她丁当的脚镯和清朗的欢笑里，在她的声音和瞥视里，仿佛都涌流着漫溢在她周围的旺盛的青春。人们常看见她，披着蓝色的丝绸纱丽，在凉台上，在一种无意义的不安定的冲动之下行走着。她的四肢似乎热望着要应和那不停的、听不见的内在音乐来舞蹈。仅仅转动她的身体使她青春的躯体的泉流里冒起浪花，这也会使她高兴。她会忽然间从花盆里摘下一片花叶，抛向空中，她的腕钏发出一阵响声，她手的随意挥动的柔姿像一只从笼里放出的鸟，飞到空中不见了。她用轻巧的手指掸拂着清洁无尘的衣裳；她踮起脚尖无缘无故地从凉台的墙上往外窥看，又急急回身转到另一方向。她衣角上系着的一串钥匙飞甩着。不在梳妆的时间，她忽然对镜松开发髻又梳理了起来，一阵倦慵之中忽然抛卧到床上去，像一线月光从叶隙中穿过来，在阴影中休憩。

她嫁到一个富家，没有孩子，她又无事可做。这样她自身就像一只有进无出，直到满溢的水瓶。她有丈夫，但是她管不住他。她从少女长成一个妇人，但是因为和她太熟识了，她的丈夫，没有注意到她的成长。

在她初嫁的时候，她的丈夫哥比那德正在上大学，他常玩逃学的把戏，趁着他家大人午睡的机会，偷偷地来向吉莉芭拉求爱。虽然他们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会找到机会用玫瑰香水熏过的彩色信笺给她写信，甚至故意地夸大他想象中的单相思的烦恼。

这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成为唯一的继承人。像一根不成熟的木材，哥比那德的不成熟的青春，诱来许多寄生虫，它们开始钻进他的身体里。从这时起，他就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驰。

作领袖是一种危险的魅惑，这种魅惑曾经害死过许多坚强的人。一个没有头脑和德性的人，在他自己客厅里被一小圈子阿谀的人捧作领袖，对他也有同样可怕的诱惑力。哥比那德在他的朋友和相识中间，以英雄自居，每天千方百计地想出新奇的挥霍方法。他在他那一圈人当中赢得穷奢极欲的声名，这怂恿他不但要保持这个声誉，还要不断地超过它。

同时，吉莉芭拉在她幽寂的青春里，像一位只有宝座没有臣民的女王。她知道她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全世界的男人都作她的俘虏，但是她没有这种机会。

吉莉芭拉有个女仆名叫苏达。她能歌善舞，还能随口编诗，她公然表示遗憾，说像她主妇这样的一个美人，竟会配给一个占有了她而又忘记欣赏她的傻子。吉莉芭拉对苏达关

于她的魔力和美丽的描述与称道，从不感到厌倦，同时却又反驳她，骂她是撒谎和阿谀的人，使苏达激动得对一切神明发誓，说她的爱慕是真诚的，——这些话，就是不附带着重誓，也不难使吉莉芭拉相信的。

苏达常常对她唱一首诗歌，头一句是：让我在你的脚底写上为奴的名字，吉莉芭拉在她的幻想里，能够感觉到她的美丽的双足,是真配写上那些被征服的心的永失为奴的字样,只要这双脚在征服的事业上，能够得到自由。

但是她丈夫哥比那德甘愿为她献身为奴的那个女人却是拉梵迦。那个女优，善于表演一个少女为着无望的爱情哀愁憔悴，善于以绝妙的自然逼真的姿态在台上昏倒。在她的丈夫还受到她的影响的时候，吉莉芭拉常听他说起这女人超绝的演技,在她妒忌的好奇心里,她极想去看看拉梵迦的表演,但是她得不到她丈夫的允许，因为他坚决地认为剧场不是良家妇女所应当去的。

最后她买了一张戏票，让苏达去看这个名优表演的一出拿手好戏，苏达回来给她的报告，不论是对于拉梵迦的扮相或是演技，都说不上称赞。由于明显的理由，她对于苏达的欣赏力有着很大的信心，她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苏达的连学带嘲的描述。

当她丈夫因迷恋这个女人而把他抛弃了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困惑。但是苏达再三地用更大的激情重述她的意见，把拉梵迦比做一段穿着女装的枯焦的木头。吉莉芭拉决定自己偷偷地到剧场去，把这问题彻底弄清。

有一天晚上，带着冒犯禁令的兴奋心情，她居然进到剧

场里去了，她的心的颤抖使她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显得迷人。她注视着被不自然的灯光映射着的观众的脸；由于音乐的魔力和描彩的布景，剧场对于她仿佛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社会忽然从它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挣脱开了。

从四面是短墙的凉台和寂寞寡欢的家里出来，她进到了一个梦想和真实举着艺术的酒杯握起友谊之手的地方。

铃声响了，乐队停止了清奏，观众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台上灯光更亮了，帘幕升上去了。从看不见的世界的神秘里，忽然出现到亮光之下，瓦林达森林中的女牧童们，在合唱的歌声中，开始舞蹈，观众爆发的掌声应和着舞蹈的节奏。吉莉芭拉的全身血液开始涌流，这时她忘记了她的生活还是限定在她的环境之中，她还没有逃脱到一个一切规律都融化在音乐里的世界中去。

苏达不时地用焦急的耳语打扰她，为着怕人看见，劝她快点回家。但是她不听这劝告，因为她的恐惧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戏接着往下演。克里希纳得罪了他的情人拉达，她在自尊心受到伤害之下，不肯再理睬他了，他恳求她，匍伏在她的脚下，都没有用处。吉莉芭拉的心仿佛涨裂了。她幻想她就是生气的拉达；觉得在她里面也有这一种女人的魔力来维护她的骄傲。她曾听说过女人的美在世界上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而今夜，这力量对她来说是捉摸得到的。

最后帘幕落下了，灯光昏暗了，观众准备离开剧场了，吉莉芭拉却像做梦似的呆坐着。她必须回家的思想从她心中消失了。她要等待这帘幕重新升起，克里希纳在拉达脚下受辱

的这段不朽的情节继续表演下去，但是苏达来提醒她说戏已经演完了，灯也快要熄灭了。

吉莉芭拉到家已经很晚了。在她冷清幽静的屋子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她窗边空床上的蚊帐，在微风中轻轻摇动。她的世界对于她仿佛是那么平庸可厌，像被丢到土箱里的烂果子似的。

从这时起她每星期六都到剧场去，她对剧场的着迷比初见时已经褪失了许多光彩。女演员们化妆的庸俗和情感的虚伪，渐渐地更加明显，但是这习惯已在她身上形成了。每次帘幕升起，她生命的监狱的窗户似乎在她眼前敞开了，那用镶金的框子和景致的摆设，灯光的配置，甚至浅薄的老套来和真实的世界隔断的舞台，对于她似乎都是仙境，在那里她要想高踞仙国女王的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

当她第一次在观众中间看到她的丈夫对某一个女优着迷地叫好的时候，她感到强烈的厌恶，在心里，她祈求能把他鄙夷地一脚踢开的日子可以到来。但是这日子似乎每天更显得遥远了，因为现在在家里轻易见不到哥比那德了，在放荡的旋风中心，他不知道被卷到哪里去了。

在三月的一个夜晚，满月的光辉中，吉莉芭拉穿着淡黄色的袍子在凉台上坐着。她每天的习惯是过节般地严妆盛饰，因为这些贵重的珠宝对于她就像醇酒一样，它们使她觉得她的肢体更加美丽；她感到像春天的树木，为所有的枝头花朵的喜悦而颤抖。她臂上戴着一副钻石的钏镯，颈上挂着一串红玉和珍珠的项链，左手的小指上戴着一只大蓝宝石的戒指。苏达坐在她的脚边，爱慕地用手抚摸着她光裸的双脚，表示

她恨不得变作一个男人可以献上他的生命来对这样的一双脚儿，荣幸地致敬。

苏达低低地对她哼一支情歌，暮色渐渐地暗了下去。家里的人都用过晚饭睡觉了。哥比那德忽然酒气熏天地出现了，苏达连忙用纱丽盖上脸，从凉台上跑开了。

吉莉芭拉一时以为她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她背过脸去，沉默地坐着。

但是她的舞台的帘幕没有升起，从她的英雄的嘴里没有唱出这样的哀求的歌曲：

听听月光的请求吧，我爱，不要把脸遮起。

哥比那德用他干哑的难听的声音说："把你的钥匙给我。"

一阵南风，像诗境里玷污了的浪漫故事的叹息，把夜开的茉莉花香布满了凉台，吹松了吉莉芭拉颊上的一绺头发。她把骄傲丢开，站了起来说："你若是听听我所要说的话，你就能拿到钥匙。"

哥比那德说："我不能耽搁，把钥匙给我。"

吉莉芭拉说："我会把钥匙和保险箱里的一切都给你，但是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哥比那德说："这办不到，我还有要紧的事情。"

"那你就拿不到钥匙。"吉莉芭拉说。

哥比那德开始到处翻寻。他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敲断吉莉芭拉化妆品的箱锁，砸破她衣柜的镜门，摸索着枕下的床褥，他却找不到钥匙。吉莉芭拉在门边僵立无声，像一尊石

像凝视着太空。哥比那德向她走来，气得发抖，用怒吼的声音说：“你若是不给我钥匙，你会后悔的。”

吉莉芭拉没有回答，哥比那德把她按在墙上，抢走了她的臂钏、项链和戒指，临走还踢了她一脚。

家里没有一个人惊觉，邻舍也没有人晓得这件暴行，月光仍旧是温和的，夜的宁静也没有敲打破，而在这庄严的沉默之中，人心会被撕裂而不再复原了。

第二天早晨，吉莉芭拉说要去看望她的父亲，就离开了家。因为没有人知道哥比那德在哪里，她不对家里的任何人负责，她不在也没有人注意到。

2

哥比那德常去的那个剧场正在排演《茂诺瑞玛》这出新戏。拉焚迦扮演女英雄茂诺瑞玛，哥比那德和他的党徒坐在台前座上，大声狂叫地替他赏识的女优捧场。这样大大地扰乱了这场排演，但是剧场的老板们不敢得罪这位顾客，怕他报复。有一天他竟跑到后台去调戏一个女优，于是在警察的协助之下，他被撵了出来。

哥比那德决定要报仇，当《茂诺瑞玛》这出新戏作了许多准备，登了不少耸人听闻的广告，正要演出的时候，哥比那德把主角拉焚迦无影无踪地带走了。剧场的经理一惊不小，他推迟了开幕的日期，找到一个新的演员，教会她台词和动作，带着相当忧虑的心情，在观众面前演出了。

但是这出戏的成功，竟然是意外而且空前的，这消息传到哥比那德那里，他再也克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跑来看戏。

这出戏开始的时候，茂诺瑞玛是在她丈夫的家里，受到轻视和忽略，这戏快结束的时候，他丈夫遗弃了她，隐瞒下他头一次的婚事，设法去同一个富翁的女儿结婚。婚礼行过，盖纱从新娘脸上揭开，她原来就是茂诺瑞玛，只是不再是从前那个女奴，而是在容貌和服饰上，都和女王一样地美丽。原来在她小的时候，曾从有钱的父亲家里被人抢走，在穷苦人家养大。她父亲追踪到她夫家，把她带了回去，又在恰合身分的礼节下给她重新举行了一次婚礼。

在最后一幕里，正当丈夫经受了他的一段悔恨和耻辱，—— 一出有教训的戏是本当这样的，—— 观众中间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当茂诺瑞玛在她做女奴的地位上不受人注意地出现的时候，哥比那德没有一点惊诧的表现；但当婚礼行过，她穿着大红的新娘的衣服，揭开面纱，以她绝美的庄严的骄傲姿态，她回过脸来向着观众，微低颈项，对哥比那德射出火焰般的狂喜的一瞥，掌声波涛似的不断地起伏，观众的热情无限地高涨着。

忽然间，哥比那德用重浊的声音叫，"吉莉芭拉"，他像疯子似地挤上舞台去。观众大声喊："撵他出去！"警察把他拉走，他挣扎着叫喊，"我要杀死她！"这时帘幕落下来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59年6月号。）

《深　　夜》

〔印度〕泰戈尔著

“大夫，大夫！”

我在深夜中被惊醒了。睁开眼睛，看见是我们的房东杜金先生。我连忙起来拉出一张破椅子让他坐下，焦急地望着他的脸。我看钟这时已经过了夜里两点半了。

杜金先生脸色惨白，说话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今天夜里那些病像又回来了——你的药对我一点也没有用处。”我带点畏怯地说：“我怕你是又喝了酒吧。”杜金先生生了气了，说：“这个你可大错而特错了。这不关喝酒的事。你必须听完这段事情才能知道那真正的原因。”

壁龛里点着一盏很暗的小铁煤油灯，我把它捻上一点，灯光是亮一些了，同时却冒起烟来。我拉过一件衣服披在肩上，又摊开一张报纸把药箱盖上，坐了下来。杜金先生开始讲他的故事：

“差不多四年以前，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病；病到垂危又好转过来，一个月以后，我完全恢复了。

“在我生病的时候，我的妻子日夜都没有休息。这个羸弱的女人在这几个月之中用尽她的一切力量把死亡的使者从门

口赶走。她废寝忘食，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在她的心里。

“死亡，像一只老虎，被它的俘获物骗过了，它把我从嘴上甩下走开，却在退走的时候，把我的妻子狠狠地抓了一爪。

“不久我的妻子生下了一个死婴。于是轮到我来护理她了。她却总觉得不安，她总说：‘老天爷，别老是这样婆婆妈妈地在我屋里出来进去的。’

“如果我在她发烧的夜里到她屋里去，假装自己扇扇子来给她打扇，她就会十分激动。如果，因为服侍她，我的吃饭的时间比平常晚了十分钟，这也会引起种种的哀求和责备。如果我替她做了一件极小的事情，不但对她没有帮助，而且得到相反的效果。她会说：‘一个男人这样婆婆妈妈是没有好处的。’

“我想你看见过我的别墅。前面是花园，恒河就从下面流过。在南头，我们的卧室底下，我的妻子按照她自己的想象造了一个花圃，围上凤仙花的篱笆。这是花园里最简单朴素的一角。花盆里，在十分素净的花木旁边，并没有插上挂着写有冗长拉丁花名的耀眼飘带的木棍。茉莉、月下香、柠檬花，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在一棵大醉花树下摆着一块大理石板，我的妻子身体好的时候，每天总把它擦洗两次。在夏天夜里，她工作完毕的时候总在这里闲坐。从这里她能看着河面，但是过往轮船上的客人却看不见她。

“四月的一个月夜，在她缠绵床褥的许多天之后，她表示要走出那间郁闷的屋子，到她的花圃里去坐坐。

“我极其小心地抱起她，把她放在醉花树下的石板上。一两朵醉花飘坠了下来，横斜的月影，穿过头上的树枝落在她

憔悴的脸上。周围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当我低头看着她的脸，在充满浓香的阴影里坐在她身边时，我的眼睛润湿了。

“我慢慢地挨近她，把她一只瘦弱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里。她并没有拦阻我。在我这样沉默地坐了许久之后，我的心泉开始涌溢了，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情。’

“我的妻子笑了一笑，这里面掺和着一些快乐，一丝的不相信和尖刻的讽刺。她并没有回答一个字，但是在她的笑声里使我懂得她感到我未必永远记得她，而且她也不愿意我这样做。

“我总鼓不起勇气向我的妻子表示爱情就是怕她这种温柔而尖刻的笑。我在她背后编好的话，一到她面前就变得非常庸俗。

“受人反驳的时候你还能说话，但是你不能用争辩来对付笑声；因此我只好沉默了。月光更亮了，一只杜鹃不住地在呼唤，直到它似乎发了狂。当我默坐的时候，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这只杜鹃的新娘怎么能够这样地冷淡。

“经过了多方的治疗，我的妻子的病并没有好转的征象。医生提议去换一换空气，我就带她到阿拉哈巴德去。”

说到这里杜金先生忽然停住了，默默地坐着。他脸上带着疑问的神气对着我看，然后用双手托着头开始凝想。我也沉默着。煤油灯光在壁龛里摇晃，在夜的寂静里，清楚地听到蚊子的哼鸣。杜金先生忽然又打破寂静，继续讲他的故事：

“哈兰大夫给我的妻子看病，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这是不治之症，我的妻子从此将永远在痛苦中度日。

“有一天我的妻子对我说：‘既然我的病不会脱体，我又

似乎没有早死的希望，你为什么要跟一个活死人在一起过呢？不要管我，回到你其他的事情上去吧。’

“现在轮到我发笑了。但是我没有她那种发笑的气力。因此，用一种爱情小说里主人公应有的一切的严肃，我断然地说：‘只要在我的躯壳里还有生命——’

“她拦住我，说：‘又来了，又来了，你用不着再说什么了。咳，听你这样说真使我想死。’

“我不晓得当时我心里承认了没有，但是现在我准知道我承认了，就是在那时候，从我的心底，我对这个无望的病人的护理，感到厌烦了。

“很明显地，虽然我殷勤地服侍她，她也能够探测到我精神深处的倦乏。我那时不了解，但是现在我心中毫无疑问地知道她能看透我的心思就如同能看懂没有复合语的小学读本第一册那样地容易。

“哈兰大夫是和我同一个种姓的。他邀请我不论何时都可以到他家里去。在我去过几次以后他就把我介绍给他的女儿。她已过了十五岁却还没有结婚。她父亲说他还没有把她嫁出是因为在同一个种姓里没有找到一位合适的新郎，但是也有传言说是因为她生辰不吉祥的缘故。

“但是她没有其他的缺点，她是又聪明又美丽。因此我有时同她讨论种种的问题，常常夜里回去得很迟，把我给我妻子吃药的时间拖延到很晚。她深晓得我是在哈兰大夫的家里，但是她从来不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这间病房对于我似乎加倍地呆不住而没有意趣了。现在我开始忽略了我的病人，往往忘记按时地给她吃药。

"大夫曾对我说过：'对于那些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死亡是一个快乐的解脱。他们苟延残喘，自己得不到快乐，还连累别人受苦。'

"在讨论普通事情的时候，说到这些也许还是可恕的，但是，有我的妻子这样一个例子摆在面前，这一类的题目是不应当提到的。但是我想医生们对于人类生死问题是已经无动于衷了。

"有一天，我正在病房隔壁的屋子里坐着，忽然听见我的妻子对大夫说：'大夫，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给我这许多无用的药品呢？当我的病一辈子都好不了的时候，你不觉得把我弄死就是把我治好么？'

"大夫说：'你不应当说这种话。'

"大夫一走，我就走进我的妻子的屋子，坐在她的床边轻轻地拍着她的前额。她说：'这屋里热得很，你还是照常出去散步吧。你若是晚间不活动活动，吃饭会没有胃口的。'

"我的夜晚的散步实在就是到哈兰大夫的家里去。我自己曾经解释过有一点运动对一个人的健康和胃口是必需的。现在我准知道每天她都看透了我的借口。我是个傻子，我真以为她对于这种瞒骗毫未觉察。"

说到这里杜金先生停住了，把头埋在双手里，沉默了一会。最后他说："给我一杯水吧，"喝过了水，他又说下去：

"有一天，大夫的女儿茂诺瑞玛表示她想去看望我的妻子。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个请求并没有使我高兴。但是我没有理由拒绝她。因此有一天晚上她到我们家里来了。

"这一天我的妻子的痛苦比往常又厉害了一些。在她痛苦

加剧的时候，她总是安静沉默地躺着，有时捏紧拳头。只有从这个现象上才能领会到她是在忍受着多大的苦痛。屋里没有一点声息，我沉默地坐在床边。她没有要求我照例出去散步，也许是她没有力气说话，也许是在这样痛苦的时候有我坐在旁边对她是个慰藉。为了怕灯光刺射她的眼睛，我把煤油灯放在门边。屋里又暗又静。只在我的妻子的痛苦稍微减轻一些的时候，听到她一两声轻松的叹息。

“就在这时候茂诺瑞玛来了，站在门口。迎面的灯光正照射在她的脸上。

“我的妻子惊起了，抓住我的手问：‘这是谁？’在她虚弱的情况下，发现一个生人站在门口使她十分惊惶，她用沙哑的声音再三地问：‘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先是勉强地回答：‘我不认得，’但是我立刻觉得似乎有人在鞭笞着我，我连忙改口说：‘呵，这是我们大夫的女儿。’

“我的妻子回过头来看看我。我不敢直视她的脸。她就转向那个新来的人，用微弱的声音说：‘请进来吧，’又对我加上一句：‘把灯端过来。’

“茂诺瑞玛走进屋里，开始和我的妻子谈了几句话。在她说话的时候，大夫也来看望他的病人。

“他从药房里带来了两瓶药。他拿出药来一面告诉我的妻子：‘你看，这只蓝瓶子里的是外用的药，另外一瓶是内服的，千万不要弄错了，因为这是很厉害的毒药。’

“他也警告了我，就把这两个瓶子放在床边桌上。大夫要走的时候就招呼他的女儿一同走。

“她对他说：‘父亲，我为什么不可以呆下来呢？这里没

有一个女人看护她。’

“我的妻子非常激动地坐起来说：‘不，不，不要麻烦了。我有一个老女佣人，她会像我母亲一样地照顾我。’

“大夫正要把他女儿带走的时候，我的妻子对他说：‘大夫，他坐在这闭闷的屋子里太久了，你好不好带他出去吸点新鲜空气呢？’

“大夫转向着我，说：‘一块儿来吧，我带你到河边去走走。’

“在稍稍表示不愿意之后我就同意了。大夫在走以前又警告我的妻子关于那两瓶药的事。

“那晚上我在大夫家里用了晚饭，很晚才回家。到家我发现我的妻子正在极端痛苦之中。我感到深深的懊悔，我问她：‘你的疼痛又厉害些了么？’

——“她疼得说不出话来，只抬头看着我的脸。我看出她在十分困难地喘息着。

“我立刻去请大夫。

“起先他找不出是什么原因。最后他问：‘疼痛厉害些了么？敷了药了么？’

“说着他拿起桌上的蓝瓶子来。瓶子空了！

“他惶急地问我的妻子：‘你没有吃错了药吧，有没有？’她沉默地点点头，表示她是吃错了药了。

“大夫跑回家去取抽胃筒，我像昏迷的人似的倒到床上去。

“这时，就像一个母亲勉强抚慰一个病孩子似的，我的妻子把我的头拉到她的胸前，企图从她的抚摸里把她的心思告

诉我；只通过这温柔的抚摸，她再三地告诉我：‘不要伤心吧，一切都为着最大的好处。你会快乐的，你知道我是快乐地死去的。’

“大夫回来的时候，我的妻子的痛苦和她的生命已经一同结束了。”

杜金先生又喝下一口水，说：“嗬，热得要命，”说着就走到廊上去，急急地来回走了两趟。回来他坐下又开始讲说。我看得很清楚，他并不想告诉我；但似乎通过一种魔术，我能从他心里拉出那段故事来。他接着说：

“在我和茂诺瑞玛结婚以后，每逢我想热情地和她谈话，她总显得抑郁。仿佛她心里有一种我所不能了解的猜疑似的。

“就在这时候我开始耽酒。

“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茂诺瑞玛在河边的花园里散步。黑暗使人有一种幻境的感觉，这里面连小鸟偶尔在梦中扑翼的声音也听不到。只有我们走过的小径两旁的木麻黄树梢在微风中叹息。

“茂诺瑞玛感到疲倦了，就去躺在那块大理石板上，把双手放在脑后，我坐在她的旁边。

“在这里，黑暗似乎更浓密了，能看到的一片天空挤满了星辰。树下蟋蟀的鸣声似乎是静夜的裙摆上的一道淡淡的声音的滚边。

“那天晚上我喝了一点酒，心情易感。当我的眼睛习惯于黑暗的时候，衣襟松弛、形态娇慵的茂诺瑞玛，躺在树荫里，在我心中唤起了不可言说的想望。我似乎感到她只是一个幻想的永远不能让我抱在怀里的影子。

“忽然间木麻黄树梢就像着了火一样。我看见古老的缺月，带着麦秋的金光，慢慢地从树梢升起。月光落在那个躺在白石上穿着白衣的人的脸上。我不能再克制自己了。挨近她牵住她的手，我说：‘茂诺瑞玛，你也许不相信我，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情。’

“这些话刚说出口我就吓得跳了起来，我记得好久以前我曾对另一个人说过同样的话。这时从木麻黄树梢，从古老的新月的金光下，渡过恒河滚滚的广阔的水面，直到它最远的河岸——哈哈——哈哈——哈哈——从头上急速地飞过一片笑声。我说不出那是刺心的笑声，还是震天的哭声。可是听到了这声音我就昏倒在地上了。

“当我恢复知觉的时候，我看到我是躺在自己屋里的床上。我的妻子问我：‘你怎么了？’我恐怖得发抖，回答说：‘你没听到整个天空都响着——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么？’我的妻子笑着回答：‘什么笑声？我听到的是一群鸟从头上飞过的声音。你真是太容易受惊了！’

“第二天我深晓得那是一群雁子搬家：像每年这时候一样，到南方去。但一到黑夜来临我又开始疑惑了，在我的想象中整个天空响着毫不含糊的刺穿黑暗的笑声。最后弄到天黑以后我就不敢对茂诺瑞玛说一句话。

“以后我决意离开我的别墅，带茂诺瑞玛到河上去旅行。在凛冽的十一月的空气里我的一切恐惧都消失了，有些日子我觉得很快乐。

“离开恒河，渡过扣里河，我们最后到达帕德玛河。这条可怕的河像一条冬眠的大蛇那样卧着。河的北边是荒寂的沙

岸，在太阳下闪光；南边的高岸上，村庄里的芒果树林倚立在这条魔河的巨嘴旁边。这河不时在睡眠中转侧，岸边崩裂的沙土就砰地一声掉在水里。

“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就在岸边泊了船。

“有一天我们出去散步，走着走着，直到我们离船很远。落日的金光渐渐地暗淡了，天空中满溢着明月的银辉。当月光照在无际的白沙上，又以清辉泛滥着广阔天空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只有我们两个在无人无边的梦境里无目的地漫游。茂诺瑞玛披着红色的披肩，她把红纱丽拉过肩头，只露出一个脸。当静默加深的时候，只有灿白的寂寞的广大无边的空间包围着我们，这时茂诺瑞玛慢慢地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她仿佛靠我那么近，使我觉得她将她的身体和心灵、生命和青春都交献在我的手里。在我热望和快乐的心中，我对自己说：‘除了在这广阔的天空之下，哪里还有地方容得下这两颗在恋爱中的心呢？’这时我觉得我们似乎是无家可归，我们可以这样无止境地漫游下去，手拉着手，无牵无挂，走在无尽头的路上，穿过月光普照的无限的空间。

“我们一直走下去，最后走到一个地方，我看见一泓清水被小沙丘围绕着。

“从这一汪止水的中心，一道长长的月光明剑般地刺射过来。走到池旁，我们沉默地站在那里，茂诺瑞玛仰视着我的脸。她的披肩从头上滑了下去，我低下头去吻了她。

“这时不知道从这寂静的沙漠的哪一方，有一个声音，用严肃的声调说了三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吓得退缩了，我的妻子也震颤起来。但是我们立刻就

晓得这声音不是人也不是神鬼，乃是一种水鸟的鸣唤，听到在深夜里有生人走近它的窝巢，它从睡眠中惊醒了。

“惊魂才定，我们连忙回到船上去。时间已晚，我们就马上上床，茂诺瑞玛很快就睡着了。

“这时在黑暗里似乎有人站在床边，向着熟睡的茂诺瑞玛，伸出瘦长的手指，用沙哑的低声一再地问我：‘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连忙起来，抓起一盒火柴，把灯点起。我点灯的时候，蚊帐在风中飘拂，船也开始摇动。当我听到那回响的‘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穿过黑夜，我胆战心惊，汗珠大粒地往下滴。这声音渡过河水，越过对面的沙岸，然后经过一切睡乡、村庄和市镇，似乎要永远地穿过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地方。这声音渐渐轻悄，进入了无际的空间，渐渐变成像针尖一样的尖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尖锐的微小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想到世上会有这种声音。仿佛在我的头颅里，有着无限的空间，无论这声音走得多远也走不出我的头脑以外。

“最后，到了万难忍受的时候，我想若不把灯吹灭我一定不能入睡的。我刚吹灭了灯，在蚊帐旁边，我又听见那个沙哑的声音在黑暗中问：‘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我的心开始应和着这几个字一同跳动，慢慢地也开始重复这句问话：‘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在夜的寂静里，船当中那座圆钟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还用短针指着茂诺瑞玛嘀嗒出那句问话：‘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在说话的时候，杜金先生变得幽灵一样地苍白，他的声音似乎在扼塞着他。我抚着他的肩头，说：“喝点水吧。”这

时那盏煤油灯摇曳着熄灭了，我看见外面亮了。公鸡叫了，金翼啄木鸟鸣了。我们房前的路上听到了牛车叽嘎的声音。

杜金先生脸上的表情完全改变了。再也看不到一丝恐惧的痕迹。在假想的恐怖的麻醉下，在黑夜的魔术的哄弄下，告诉了我那么多事情，似乎使他十分羞愧，甚至于生了我的气。他没有告别就跳了起来飞奔出去。

第二天夜里，时间很晚了，我又从睡梦中被一个呼唤“大夫，大夫”的声音惊醒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59年6月号。）

雨　　后

嫩绿的树梢闪着金光，
广场上成了一片海洋！
水里一群赤脚的孩子，
快乐得好像神仙一样。

小哥哥使劲地踩着水，
把水花儿溅起多高。
他喊："妹，小心，滑！"
说着自己就滑了一交！

他拍拍水淋淋的泥裤子，
　嘴里说："糟糕——糟糕！"
而他通红欢喜的脸上，
却发射出兴奋和骄傲。

小妹妹撅着两条短粗的小辫，
紧紧地跟在这泥裤子后面，
她咬着唇儿

提着裙儿
轻轻地小心地跑，
心里却希望自己
也摔这么痛快的一交！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年6月27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三

亲爱的小朋友：

暑假又来到了，你们的读书计划早已订下了吧！

小朋友们不都是爱看故事书的吗？尤其是年纪较小的孩子，更喜欢看或者听关于动物的故事，比如猪哥哥啦，兔妹妹啦……当我们看到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不就立刻涌现出这些动物肥肥胖胖、蹦蹦跳跳、善良活泼的形象么？这些形象是多么可爱呵。

天下的儿童都是一样的，不论是中国、英国或美国的儿童，都喜欢看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动物的性格结合起来的各种书画。但是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他们的作家却不能自由地写书，美国的小朋友也不能自由地看动物故事！他们禁止这些书，并不是因为书里的小动物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而是因为它们皮毛的颜色是黑的。

小朋友们，你觉得奇怪吗？事情是这样的：不久以前，在

美国南方的亚拉巴马州，有一本儿童读物，叫做《小兔的婚礼》，里面说的是一只小黑兔和一只小白兔结婚的故事，这下大大地激怒了一些议员先生，他们在州议会上提出要禁止这本书。后来因为这个提议受到世界人民的讪笑，才暂时停止了。六月下旬，美国南方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些议员，又在议会上提出要查禁一本叫做《三只小猪》的儿童读物。这故事里面有白的、花的、黑的三只小猪，被一只凶恶的狼捉住了。小黑猪最聪明，它乘狼不备，赶快逃掉，小花猪和小白猪没逃出去，就被狼吃了。

这样的两本浅显的儿童读物，居然会在隆重的州议会上被提出要求查禁，真是极其荒唐极其可笑的事情。但是从这件事情上面，也反映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有些白种人，对于国内一千七百多万黑种人的歧视和迫害，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这真使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平等、有正义感的人们，感到极端的愤怒！

美国的黑人在自己国家里的地位，是比白种人低下的。他们在生活上受到种种的限制，并且还受到严重的迫害。比方说，他们不能和白人一起坐车，一起上学，一起开会，一起居住，一起吃饭……总而言之，他们是被“隔离”起来的，他们必须躲开白人，在一切的生活权利上给白人让路。假如不这样做，他们就要受到最残酷的迫害，他们会毫无保障地被白人枪杀，吊死，烧死，挨打受骂更是不必提的了。因为美国的白种人认为黑种人肤色黑，因此智力也低，说他们是劣等民族，绝对不能和白人平起平坐，生活在一处的。

按照这个“道理”，于是上面说的那两本儿童读物，在有

些白种人眼中，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了。小黑兔怎么胆敢和小白兔结婚呢？小黑猪怎么会比小白猪更聪明呢？凡是毛色黑的，都是劣等动物呵！

小朋友，生活在自由幸福环境里的中国儿童，能够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事情么？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主义集团,把黑种的非洲人,和白种人以外的有色人种，都作为他们歧视和迫害的对象！小朋友，你们有的没有赶上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我们国土上、领海上那种无法无天的暴行；或者看到的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可别忘了，美帝国主义还占据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呵！

现在，在亚洲，比如日本，在非洲，比如乌干达……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这些国家里的人民，都在为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歧视和迫害而不断斗争着。我们深信一切受压迫的人们，会把骑在他们头上的恶魔摔到地下去的。但是他们在斗争的道路上，还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决不能让美国的黑人小朋友们，以及日本、乌干达等地的小朋友们，在他们的艰苦斗争中感到无助和孤单，我们要时时刻刻地想到他们，我们要响应每一个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号召，在促进国际的团结和友谊上，尽上我们自己的一分力量……什么时候和平的力量大过战争的力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就在什么时候偃旗息鼓、退败下去，被压迫的民族就会翻身，连美国的儿童读物上的小黑兔、小黑猪……也都可以在书页上自由地和小朋友见面了，那不是一件大大痛快的事情么？

下次再谈吧！祝你们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8月1日第15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京戏和演京戏的孩子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虽然我不懂戏，而且看戏的次数也不多。我的看戏是这样开头的：我小时候住在天连海、海连天的一个寂静的山角——烟台东山；因为没有游伴，看书的时候就很多，我七岁就开始看《三国演义》。那时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只好反复地看那几部熟悉的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把书中人物记得逼真，故事也记得烂熟。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请我们到烟台市去看戏，从一个久住山沟的孩子看来，上市是一件多么大的事啊！这次看戏，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还记得这座戏园叫做"群仙茶园"，那天正好是演全本《三国志》，从"群英会""草船借箭"起，到"华容道"止，正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最热闹的一段！看到我所熟悉所喜爱的人物，一个个冠带俨然地走上台来，我真是喜欢极了。我整整地伏在栏杆上站了几个钟头，父亲从后面拍我肩头和我说话，我也顾不得回答。

从那时起，我深深地爱上了京戏，从不肯轻易放过那一年只有一两次的看戏机会，因为只有在戏台上，我才看得见我的老朋友诸葛亮、孙悟空和林冲。

十二岁的时候，我来到了京剧发源地的北京。我们的房

东祈老太太是个戏迷，一星期要“听”一两次戏，她也常常邀我母亲去，母亲体弱不能久坐，就让我代去。我第一次在北京看戏的印象也很深。这座戏园是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那时“堂客”坐在楼上，“官客”坐在楼下，满池子里飞递着热手巾把，茶桌上还摆着瓜子、蜜饯一类的东西；这天的大轴子戏是梅兰芳先生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连我这么一个不懂得戏的孩子，回家去也会报告说：“今天的《汾河湾》真是好极了！”

以后我就上学了，一年也不定会看上两次戏，但是我对于京剧的兴趣一直不减。我寻找着看关于京剧的笔记书籍，和每天日报上的“戏码”和评论文章。从这些文字里我知道了关于京剧传统和演员生活的一些东西。

二十年前，焦菊隐先生在北京办戏曲学校，我有时也到吉祥戏园去看学生们公演。我十分欣赏孩子的戏！他们精神大，劲头足，连跑龙套的也不松懈。而且，无论什么样的人物，小一号的总显得特别有趣。粗莽的小张飞，头脸很大，而两只手却很小，小嘴里发出哇呀呀的叫喊，实在是妩媚可爱。

多少年来，我总想望去访问一个戏曲学校，看看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到了今年七月三日，我才有机会参观了北京市戏曲学校，素愿得偿，心里高兴得很。

我们的车子在北京市戏曲学校门内一座大楼前停下。在等待负责同志的时候，我抬头看见甬道墙上的壁报，和走进走出的带着红领巾的孩子，简直觉不出是在一个戏曲专业的学校里。等到洪教务长来了，说郝校长正在给一年级学生考

试呢，问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好不好？我们当然愿意了。走出这座楼又走向另一座大房子，远远就听见了胡琴和锣鼓声，“戏剧”的气氛渐渐地浓郁了。

这是本校的排演场，台上有一年级的学生们在“彩排”，台下坐着两排老师在给他们“鉴定”。迎上前来的是一位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二十几年前我看过的和杨小楼先生合演《连环套》的郝寿臣先生，真是久仰了！

我轻轻地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郝老先生立刻又转过去全神贯注地望着台上。台上有四个十一二岁的学生，正在表演着《大保国》，徐延昭和杨波在李艳妃面前和李良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郝老先生的嘴唇不住地在动，似乎在一字一句地带着他们无声地唱，一把折扇不住地在膝头上敲着板眼，那种专心、认真、亲切的态度使人感动，使人起敬。

旁听完一出《大保国》，我们出去参观校舍。

原来的校舍只是一座庙宇式的四合院。门外就是梨园公墓，据说杨小楼、金秀山先生等都葬在此地，现在已经迁走了。这所学校的前身，叫做艺培学校，本来是京剧公会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董事长梅兰芳先生和郝寿臣、萧长华先生等义演筹款，募集五千多元，招了几十个学生，百分之四十是演员的子弟。那时只有业务教员，没有文化教员，因为经费不足的关系，学生有的学到四个月，就上台演出，以收入来弥补用度。党对于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京剧演员的培养是一贯重视的，政府接办了这所学校以后，校舍扩充了，教员增加了……现在学生是半日学业务，半日学文化，和正规的学校大同小异。现在有一、四、七年级三班，共有学生一百七

十多人，适龄的学生里面，有百分之八十的红领巾。今年的毕业班有演员六十二名，其余的是音乐生，他们将分插在梅、荀、尚三个剧团里去，听说梅先生他们已经来选过徒弟了。

我们又走进一处体育馆模样的建筑，里面有些学生正在很厚的绒垫子上翻跟斗，传家伙（打出手）。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到十三四岁，脸上红扑扑，笑嘻嘻地。

最后，我们在一间办公室里，和几个八年级的学生会见。这几个男女青年都在二十岁以下，最小的才有十七岁。我们谈得很亲切，很热烈。他们中间有的是演员的子弟，对京剧有着天然的爱好；有的是从小喜欢京剧，像学花旦的巴金陵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喜爱歌舞，尤其喜爱京剧。这学校招考的时候，我就报名来了。我母亲怕学戏会挨打，不让我来。经过三个月的试学，证明是没有体罚的，家里才答应了。"他们还谈到在学习中间也有不少的矛盾，不少的困难，但都在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努力之下克服了。比如学老旦的王晓临，本来是不喜欢演老旦的。她笑着说："乍分配我学老旦的时候，我心里真不愿意，那时我自己就喜欢搽粉戴花的角色。后来老师说我的嗓子是适宜于唱老旦的，我信任我们经验丰富的老师，就沉下气去，好好地学，现在我——真是喜欢这种角色了！"

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我在第二天的夜里看到了他们的演出，有几个和我们见面的学生，这夜都在台上，如《芦花荡》里扮周瑜的林懋荣，《刺蚌》里扮廉锦枫的李玉芙，《黄鹤楼》里扮刘备的张学津。想起他们在台下的神情，对于他们台上的表演，感到格外欣赏。王晓临扮的是《罢宴》里寇

准的乳母刘妈妈，对于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都能刻划入微，脸上有戏，嗓子也好。

这场演出是有成绩的，台下没有空座，门外还挤满了人；观众对于这班小演员，是喜爱的，一句好的唱腔，几个紧连的跟斗，都会得到欣赏和鼓励的掌声……

京剧是广大人民所最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之一，京剧的演员们也永远受着群众的钦慕与关怀。但是谁不知道解放前的演员们所过的苦难的日子？巴金陵的母亲的顾虑，不是无因的。从前孩子学戏，要受多少的打骂和折磨？艺成名立了，万恶的旧社会，又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迫上屈辱和堕落的道路……

毛泽东时代的小演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像光天化日之下的欣欣向荣的花朵。我希望他们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们的爱护和关怀，珍惜自己和平幸福的环境，在名师指导之下，不断自觉地勤修苦练，学好本领，把我们历史上生动的生活和斗争的故事，以及人民所喜爱所熟悉的人物形象，在舞台上更集中突出、强烈鲜明地表现出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7月12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关于散文

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若追问我散文是什么，我却说不好。如同人家向我打听一个我很熟悉的朋友，他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好处？我倒一时无从说起了。

我想，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比如说它不是诗词，不是小说，不是歌曲，不是戏剧，不是洋洋数万言的充满了数字的报告……

我也可以说，散文的范围包括得很宽，比如说通讯，特写，游记，杂文，小品文等等，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我们所熟读、所喜爱的《秋声赋》、《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陈情表》、《李陵答苏武书》、《吊古战场文》、《卖柑者言》……不管它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表”、是“书”、是“文”、是“言”……其实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来说理，来歌颂，来讽刺，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有时“大题小做”，纳须弥于芥子，有时“小题大做”，从一粒砂来看一个世界，真是从心所欲，丰富多采！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

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迅速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顷，迅速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得无处追寻。

因此，要捉往“灵感”，写散文就比做诗容易多了，诗究竟是“做”的，少不得要注意些格律声韵，流畅的诗情，一下子在声韵格律上涩住了！“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这一歇也许要歇上几天——几十天，也许歇得只剩下些断句。

但是，散文却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袭的语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独特的语言。这语言乃是他从多读书、善融化得来的鲜明、生动、有力、甚至有音乐性的语言。

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9年7月26日第14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忆 意 娜

年来旅行的机会很多。

旅行有紧张的一面，也更有愉快的一面。看到新奇的地方和事物，当然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最愉快的是：旅行不但使我交了许多新朋友，而已曾相识的朋友，也因为朝夕相处而更加“知心”。

我们大家平时各忙各的，见面的时间很少，聊天的时间更不多。但是我们如果是在一起旅行，行李放好了、坐定了、火车开了、飞机起飞了、送行的人远得看不见了……这一段已经离开了出发点，来到目的地之先的时间，是可以由你自由支配的。假如你不愿意看书，也不肯睡觉，你一定会找同伴说说话，从谈话中，我们不但得到了知识，也发展了友谊。

还有，在国外旅行的时间，我们也往往同陪伴我们的主人，混得很熟。从他们的询问观感，我们的打听风俗习惯起，渐渐地扯到历史、地理、山水、人物、……往往会说得很热闹，很投机。

不过在国外旅行，走的新地方很多，会到的新人也不少，行色匆匆之中，时过境迁，印象不深的人面和景物，往往只能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有的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了。独有去

年春天在意大利遇到的意娜，她是永远和意大利几个红旗飘飘的群众场面，以及水色、山光、塔形、桥影一同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直到周围一切光影都淡化了以后，她的窈窕的身形，清朗的声音，温柔的目光，还总是活跃地遗留在我的眼底。但是我和她在同住的一个月之中，因为我不懂意大利文，她不懂中国话，我不会说法文，她又不太通英语，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交换过一句话，更不用说是娓娓清谈了。这不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么？

意娜是我们在意大利访问的时候，罗马的中国研究中心派来陪伴我们的一位同志，她秾纤适中、长眉妙目，年纪大约在三十以下，嘴角永远含着甜柔和了解的微笑。她办事干练沉着，从来看不见她忙乱的神情和急躁的脸色。她和我们在一起，就像一阵清风似的—— 当我们在群众中间周旋谈笑，从不见到她插在中间，而在我们想询问一件事情、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回过头来，她却总近在身边，送来一双微笑的协助的眼光，和一双有力的支持的手。

她的一只腿曾受过伤，装了假腿，若不是一位意大利朋友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决看不出来的。因为她和我们一路同行，登山涉水，上船下车，矫健敏捷得和好人一样，从不显出疲倦和勉强。

在火车中我常常和她对坐，我看着她可爱的面庞，心里总在想，我若能和她直接交谈，我将会如何地高兴。但我们通过翻译，也曾互询一些家庭状况。我替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她很喜欢，请我把意娜（译音）两个字写在她的小本子上，又殷勤地送给我一张她自己的照片。

在我们将要离开意大利的一天，她拉着翻译，坐到我身边来，问我对于意大利的观感，她说：“你们这次所访问的多半是大城市，参观的是大学、博物馆和名胜古迹，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仕女和她们的家庭，住的是大旅馆……所见所闻都是一片豪华景象，但是你知道我们意大利的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是极其困苦的。”以后她又谈到意大利的穷困人家的儿童是如何不幸。她低声的背诵着几首意大利共产党员作家罗大里的诗，如同“七巧住在阴沟旁的地下室里”。她眼睛凝注着窗外，双唇微颤，背到感人处，眼里竟然闪着泪光。斜阳照在她金黄的头发上，她的温柔的脸上显得那样地静穆而坚强！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说：“意娜，我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极小的一方面……我们中国的儿童，也曾有过这样苦难的过去……我虽然看不懂意大利文，我将永远记住你所背诵的诗。”

去年四月十九日的中午，我们离开意大利的都灵城，结束了我们在意大利的访问。在许许多多送行的人中，我特别舍不得意娜。我们在早几天就不止一次地对她说过：“意娜，我们在旅行的路上，会十分想念你的。”她腼腆地蹙着长眉，微微地一笑，说：“谢谢你们，但是，不要紧的，你们这一路上还会遇见许多的意娜呢。”

但是她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后两个月的旅途上，我们并不曾遇到一个能和意娜相仿佛的旅伴！

“人难再得始为佳”，我们的意娜真是一个“佳人”呵！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观察》1959年8月1日第15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和演戏的孩子一起看戏

这夜是中国戏曲学校第三期留京毕业生汇报演出的日子，当我走进排演场的时候，锣鼓已经敲起，舞台上的灯光已经亮了。门内忽然拥来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把我围住了，他们欢笑地说："您来了，我们没想到您会来！"我也高兴地笑着说："好呵，我也没想到在这里又看见你们！"说着我们就拉拉扯扯地一同在头几排坐下了。

这几个是中国戏曲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在我头两天访问中国戏曲学校的时候，我们曾匆匆而又热闹地谈过半个多钟头的话。孩子们真是热情，一面之缘，竟使他们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地欢迎我！

和孩子们一起看戏看电影，是常有的事，但是和演戏的孩子一同看戏，在我却是第一次。这经验使我快乐，使我惊奇。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但是在京戏上，他们比我"内行"得多！他们不像一般的儿童，拉着你问戏里的故事，或是问台上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他们也更不在位子上磨来蹭去，或是东瞧西望。他们是聚精凝神地在学习，在观摩，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台上的每一个动作：掏翎子，甩水袖，翻跟斗，打出手……他们侧着小脑袋，入神地听着每一句唱词和

道白，一面还频频抬头看着台前墙上映射的字幕。他们有时也指点着互相耳语，听到好处，身子还往后一倚，长长地发出一声钦羡的叹息！

这情景，使我高兴得暗笑，他们看戏，我却静静地看他们。但是孩子们是有礼貌的，在自己全神贯注之顷，仍没有忘记有客人坐在他们中间。这时台上的《群英会》已快演完了，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同学，侧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那个扮周瑜的就是我们校长的孙子——萧润德。"当他说到"我们校长"四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满含着敬爱的感情。萧长华老先生这几年来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

他们又告诉我，他们自己昨天也演出了，演的是《三击掌》、《二进宫》……他们是学好了一出戏，就上台演出，通过校内外的实习演出得到不断的巩固和提高。

他们还再三地提醒我，今夜的演员，不是本年的全部毕业生，他们有的已经分配到外省去了。这几年来，本校的毕业生分配到新疆、青海、甘肃、广东、安徽等省的，已经有一百多人了，其中还有学戏曲音乐的学生。我就想起头几天在他们学校里旁听七年级考试的时候，"场面"就都是自己的同学，女学生也在敲锣打鼓呢！

《得意缘》上场了，现在轮到我向孩子们打听故事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出戏。"教镖"一折，十分活泼可喜，扮狄云鸾的刘长瑜，和扮卢昆杰的夏永泉，都会做戏，对白很传神，能紧紧地吸引住观众。此后是《金山寺》，小演员们打得起劲，舞得起劲，扮青儿的刘琪，十分出色地翻跌摔滚，打出手一场，使人惊眩得不敢呼吸！中国戏曲学校对于基本功的教练，

是很有成绩的。在我们参观的时候，看到几间很大的教室里，墙上都嵌着“扶杆”，这原是教芭蕾舞的工具，被他们采取了，这真是“洋为中用”呵！

谈到练武功，我们总觉得是十分吃力，十分危险，可是孩子们并不这样看。那天同我谈话的演武生的温如华说：“我们练功从来没出过事故，老师们保护得好呀。”他又笑了，“有的同学们自己偷偷地练，有时候也有点小伤。”说的大家都笑了。

戏散了，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跟到门口。暑假快到了，他们今年都有完全的休息，有的还回到很远的故乡去，像演青衣的赵燕，就回到黑龙江——这个热情的小姑娘，为着同我们谈话，那天竟误了吃饭！

深深的夜色和凉风中，向他们挥手道别，车子徐徐地开出中国戏曲学校宽阔的园院，几座大建筑的窗户里透出灯光。小演员们累了半夜，这时该预备吃“夜宵”了吧？看戏的孩子们也该准备睡觉了吧？想起他们说的：“不论多兴奋，我们是一躺下就睡着的！”好好地休息吧，祝你们有一个最快乐的假期！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7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奇迹的三门峡市

我紧靠着车窗坐着。大地上是暖暖的春阴。整整半天的时间，火车沿着黄土的原谷飞奔。土壁上嵌着的几个穹形窑洞门前，偎倚着一两树盛开的桃花，在轻阴的暮色中，特别显得醉人地红艳。零星小块的高高下下的麦田，绿茵茵地很嫩软，使人想伸出手去轻轻地摸抚。在天边的原谷之间，还不时闪出疏星般的淡白的灯火。

我胸腔里填满了图画中和想象里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景象，觉得震动而紧张。这半天中，我凝视着绵延不断的黄土高原，心里把我所记得的古往今来的、关于黄河的传说和诗文，都温理了一遍。它是我们祖国大地上，江河龙子中最犷暴不驯的一条！它从昆仑山巅高呼狂笑地飞驰而下，一路上疾奔乱窜，冲刷了几万尺的泥沙，淹没了千百个城市和乡村，卷荡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和田产。这条万古以来控制不住的孽龙，今天却让我们英雄的人民，紧紧地拴锁在三门峡的擎天巨柱了！从此，汹涌浑浊的黄波，将变成清澈缓流的绿水，融怡温静地替人民灌溉着几万顷的良田，激发起几百万瓩的电力,负载着往来如织的舟筏……这是多么伟大、可喜的事情；降伏孽龙的人们又是多么豪迈可爱呵。

天色暗下来了。前面就是三门峡车站，我紧张地想：我们快到拦河大坝的脚下了。抬头一望，上面就是高接云霄的重重叠叠的脚手架，接连不断的亮如白昼的灯光，坝上坝下是乱烘烘地人来人往，机器轰鸣之声，摇山震岳……

出了车站，面前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的一切！清新微凉的夜气里，却出现了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这是什么地方呢？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呵！

一辆大汽车，带着我们从宽阔的马路上穿过这座崭新的近代化的城市，两旁是整齐的树木和路灯，一幢接着一幢的高大的建筑，最后把我们送进一个有十几座大小楼房的大院里，在一座小楼前面停住了。

说也好笑，我们在三月中到了郑州，发现那边的春天，比北京早到了十天。桃红柳绿，太阳射在身上，暖烘烘的。因此我们从郑州到登封的时候，只带着随身的春衣。说是：天气暖了，轻装前进吧。谁知到了登封，正遇着及时的“拔部雨”，每次出行，都冒着迎面的雨丝风片，有几个人受了凉。大家就有了戒心。这次到三门峡又是往北走，我忆起去年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是住的帐篷，就把带来的寒衣都穿上了。准备今夜住上帐篷，卧听“鸣声溅溅”的黄河流水，明天一早走上风沙扑面的拦河大坝……

这时，我入梦似地走进这所精致的小楼，明亮的灯光之下，一切都是最近代的设备。喝过香片茶，洗过热水脸，发现身上热得不行！刚要脱衣，又被招呼到另一座大楼里去吃

晚饭。服务员们白衣白帽，在堂皇宏大的餐厅里极其殷勤地迎接我们。替我盛上红枣稀饭的青年，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我问他哪里住家，他笑说："我是京西通县的人——我们这里外省的人多着呢。"

这夜我躺在温软的床上，却一直没有睡好，望着雪白的墙壁，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觉得越躺越热，我掀开棉被，起来关上了暖气管，开起一扇窗户，兴奋的头脑才慢慢地平静了下去。

天色一亮，我立刻起床，匆匆梳洗完走出。分住在几个小楼里的我的同伴们，也兴奋得都老早起来了。熹微的晨光中，丛树上朝露零零，广院里有几个苏联的儿童，在奔走跳跃，也有几辆小汽车，把苏联专家送到工地去。太阳渐高，人声渐繁，听着院里走来走去的年轻人说笑的声腔，真是各省的口音都有！

我们一同向着大门走去，我远远地看见天边一平如线的屏风般的黄色山峦。同伴中有人便矫正我，说这不是山，是黄土高原。这里的原名，有一道原，二道原等等，我忽然忆起唐诗上的乐游原和《三国演义》上的五丈原，想必就是这般形象了。出了大门左右瞭望，我们就站在最新最美的画面上了！

三门峡市的刘市长告诉我们：这座奇迹似地涌现出来的崭新的城市，本来是火车道旁边的一个小站，一个只有三万多居民的会兴镇。当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幽静险峭的三门峡山谷，响起了征服黄河的石破天惊的第一炮的同时，这个为这伟大的工程服务的城市就像满园花卉，响应着这一声

春雷，遍地萌茁了。从全国各个角落来的征服黄河的战士们，在这里安了家。围绕着他们的建设工作和生活福利，各种各样的卫星建设迅速地生长了起来。首先建立的是商业网，机械供应等等。光是商业系统的服务人员就有四千多人，商品有六七千种。副食品工业也迅速发展，原来只种棉麦的本地农民，如今也种植了一万几千亩的蔬菜，此外还大量地养鸡喂猪，保证大坝职工们吃饱吃好。先后建立起来的还有工人俱乐部，医院，电影院，剧场，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这城市人口现在已达十七万人，固定的人口有十三万多人。去年八月以后又成立了三个人民公社。市内的是湖滨人民公社，工地上的是大安人民公社，还有郊区人民公社。城内公社里首先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和集体食堂，解放出职工家属中有劳动力的几千个妇女，来参加各种服务性的生产劳动，如缝纫，洗染，养鸡，喂猪，磨豆腐，养豆芽，做鞋等等。还有三百多个年轻妇女，参加大坝建设，做了学徒……

三门峡市和三门峡大坝工地相互发出的力量与光辉，我们在出发到大坝工地上、三十多公里的公路上逐渐地体会出来了！这条平坦宽阔，绿树成荫，曲折地穿过黄土高原的大路，就是输送大坝建筑器材的大动脉。大路两旁，是高高下下的梯田，农民们在忙着春耕，牛儿在亲切的吆喝声中，曳着犁在陡峭的山头来回地慢走。渐渐地大安村在望了，一幢幢的“工人之家”，在阳光下闪烁着整齐的白色的屋顶。最后，我们穿过许多土坯造成的棚屋，迤逦地到达河滩上的工程局。

这是一个很整齐的院子，院里还种着牡丹和丁香。（这个

地方一年以后都在水库底下了，当然，黄土棚屋本来就是准备拆掉的，这房子连旁边的大树，和牡丹丁香也都会搬走。）工程局党委书记张海峰同志，带我们参观工地模型，自己拿起小棍子给我们解释指点。许多地质和工程机械上的术语，我都听不懂也记不清了，只有一段远古的故事到如今还在我的记忆里闪闪发光！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说：不知在什么地质年代，从地下忽然迸出一块一千多公尺长，一百多公尺宽的“闪长玢”岩，横卧在河流的中间。两岸本来就是耸立的石壁，黄河从上流浩浩荡荡地长驱直下，忽然被夹在石壁当中，又被这条石槛拦腰挡住，它愤怒得狂吼，回旋地冲突，云烟沸涌，雷霆激绕，几千万年的爪裂角触，把这块巨岩，撞碎成嶙峋的怪石，零落地排列在三道汹涌的激流中间。这就是人、神、鬼，天险的三门。这几块怪石，后人就按着它们的形象给起了雄壮或是温柔的名字，如同“中流砥柱”，“狮子头”，“梳妆台”等等。经过征服大军的电轰斧劈，如今只有中流砥柱还露半身，张公岛还留一角，其余的都成了坝基了。

我们吃过一顿很热闹、很丰盛、频频举杯祝贺的午饭，隔座有几个苏联专家不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我们也向他们举杯致谢。饭后我们纷纷坐上汽车，直开到大坝的底下。

在和风和骄阳之下，我们登上雄伟的坝头——我应当怎样描写它呢？这里不是人们吃力地用双手双肩劳动的世界，而是巨大的机器劳动的世界，是人们灵活地操纵着巨大的机器来替他们劳动的世界。双辫的大姑娘，年轻的小伙子，轻盈地坐在操纵台上，鞭策着工地上首尾衔接的两大套施工系统

——混凝土生产系统和机械制造维修系统。一串一串的列车满载沙石与水泥通过陇海铁路到达工地，这些沙石和水泥经过自动化的“拌和楼”拌好，再由自卸汽车队把混凝土运到坝址，有长臂的起重机把混凝土吊到空中，一斗斗地倾泻到坝身的大木模里。工人们分三班工作，日夜不停。但是我站在这两山夹绕，河水奔流的长城般的高坝上，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乱哄哄地人来人往”，只看见起重机在沉默地转动，也没有看见“重重叠叠的脚手架”，只看见千万条梳齿般的钢筋，整齐地排列……一切都显得雄伟，沉着而庄严。几千个英雄的工人在大坝的上下，远近，周围，在机器上，火车上，汽车上，和辅助企业的基地上，或藏或现地在操纵着七千多台施工机械，使用着来自国内五十多个省市和苏联等十个国家的建筑材料。……

在“苦战三年，争取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竣工”的气吞山河的口号下，征服黄河的战斗，更加紧张也更加沉着了。这紧张和沉着的气氛，我在坝上感到了，这是：胜利之前的万军压城，号角无声的严肃气氛；是日出之前的诸天沉黑，万籁无声的虔敬气氛；又好像一个万人的交响乐队，每个人都紧张地握住自己的鼓槌和琴弓，凝注着指挥者的棒尖，只待棒尖扬起，便万声齐发，雄壮地，协调地，奏出响彻云霄的凯歌！

我们怀着异样的惊叹和满足的心情，告别了三门峡工地，和祖国大地上其他已经建成的伟大工程一样，我们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提前拦洪，发电与竣工，都有坚强的信心的，如今只计划着怎样能早早地来参观这路灯通明，雄伟屹立的拦洪

大坝，和浩浩数百里湖面镜平的水库了。

回市的路上，大家回味地热烈地讨论着：这个空前巨大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计划和修建，真是太不简单了！从毛主席视察黄河起，直到苏联专家们协助勘察、设计、施工止，这其间有多少详尽周密的准备，组织；全国各地和友好国家多少的人力物力，拧成这一根奇迹的坚韧的缚龙的钢索——为三门峡工地服务的三门峡市，就是这根钢索中有力的一股！

我们出来巡礼的时候,这奇迹的城市已是万家灯火了。我们踏着正在修建中的远伸的大路上的石块，遥望一座一座高楼里的整齐的光影。最后走到热闹的商业区，经过了笑语纷纭的食堂，理发室……进入高大的百货商店，这里是熙来攘往的不断的人流。当我们挤得紧贴在柜台边，选看绒毛背心的时候，一个广东的老太太，操着不纯熟的北方话劝我们说：“买一件吧，这是新产品，北京的百货大楼还没有这种货色呢。”当我在塑料的柜台边，挑上一只精巧的桃形的肥皂盒的时候，那位四川口音的售货员，一面包起这只盒子，一面骄傲地笑着说：“这是上海的最新的出品，北京还没有呢——最新最好的货物照例是先送到我们的手里的！”

我觉得心头火热，接过包裹，默默地走出门外。

多么亲切的情感，多么伟大的关怀！这亲切和关怀是相互的。三门峡工程建成后，英雄的工人们又将分头奔向祖国大地上新的建设工地，而支援回护三门峡工程建设的三门峡市，却将继续成长发展下去，接受三门峡水电站发出的电力，

成为一个更大更新的工业城市……

其实，在祖国各个角落，如柴达木，如克拉玛依，如……无时无刻不随地涌现出像三门峡市一样的奇迹的城市。这种奇迹在我们国家里已成为日常生活了。

当我发现我自己是生活在以美丽的童话般的，奇迹变成日常生活的，最新最美的国家里的时候，仰望高旷的星空我几乎想大声地唱了出来！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59年9月24日第5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漫谈语文的教与学

关于语文教学问题，近来是谈得很多的了。有许多语文教师、教育工作者、语文工作者和作家的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和谈话，我在报刊上都大致拜读过了。我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就是：使学生正确地掌握系统的语文基础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

我没有在中、小学教过语文，也没有参加过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编选，不知道其中的甘苦。我只知道有些作家和教师朋友，谈起青年人的语文程度的时候，都认为现在的中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很差，有的学生看文学作品只注意故事，看不出文章的好坏，连哪个字是怎么写的也不去细看，因此在写作的时候，不但不能用文字来鲜明生动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还错字连篇，句法不通。我自己也常常接到青年人寄来的稿子，里面并不是没有生活，但是人物都很呆板，背景也很模糊，看时引不起兴趣，看完也没有印象。

我也替中学生想过，他们现在要看可看的书籍比我们从前多得多了，课程科目多，负担重，课外的活动也不少，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课内课外看来看去只是数得过来的几十篇文章和几部作品，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琢磨、背诵，熟极而

流……

不过，反过来说，正因为现在他们要看和可看的书比我们多，课外的活动也比我们多，只要肯下功夫，他们的练习、欣赏和写作的机会，是比我们更多更好的，“后来居上”，就是这个道理。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和语文教材的编选、教师的教学方法，当然都有很大的关系。课文的思想性是首要的，这当然不在话下。我想做一个比喻：很好的思想内容，像一盏画得很美的纱灯，表达思想的文字就像是灯里的烛光，若是里面的烛光很亮，这盏纱灯上的美丽的图画，就会映射得纤毫毕现；若是烛光昏暗，无论是多美的纱灯，也会减色。同样地，很好的一支曲调，也须有很好的歌喉把它唱出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很好的表达工具，无论多么美好的思想感情，也是表达得不好或表达得不完全的。

因此，我认为语文教材的编选，应当在“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选那些艺术性最强、最完美的文章；文情并茂，情文相生的最有示范性的作品。像翻译的，为一个运动而选的文章，在编选的时候都可以重新斟酌。

我并不是轻视翻译，我自己就常作翻译的工作，我深知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不能好好地掌握两种文字工具，就做不好翻译的工作。但是在中学生能掌握外国文字之前，对于译文的好处是不大能欣赏的。此外为了一个运动而选的文章，也常常会因为重视运动的政治性，而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宁有勿缺，也是不好的。

我同意为了教师容易积累经验，教材应当有相当大的部

分，稳定保留下来。同时阅读课文可以加多，如新的、优秀的、配合国内外形势和各项重大事件的文章，还有好的译文，都可以放了进去—— 我还以为，应当随时添印一些活页的阅读资料，让学生随时可以读到最新最优秀的作品，像我最近读到的几篇：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迎春花》中的几段、马烽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高缨的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等，都是思想性强而艺术性高的新作。应当让心灵活泼、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中学生们尽早地读到。

我个人还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教材选得多精，老师讲得多好，在学生方面，如果不痛下功夫，阅读和写作能力还是不会提高的。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尽靠读课文甚至于只阅读课文，而自己不寻求着去广泛阅读，你的分析和欣赏能力是不会增加的。货怕比，文章也怕比，看得多了，见识广了，才能评定优劣，比较高低。即或是在你自己比较之后，认为最好的文章已经选在课本上了，那你的功夫也不算白费，因为你已经找到欣赏文学作品的门径了。

除了多读之外，还需要细读，不但要分析思想，注意结构和词汇，连字的写法也要细看，这样在自己下笔的时候，才会灵活地运用词汇，也不至于提笔忘字，或写出错字了。

在多读细读之后，应当常做笔记，也应当把自己所认为优美简练的词句，摘录了下来。我们祖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作品里，词汇是极其丰富的，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我们看一篇古典文学，应当去其思想之糟粕，取其词汇之精华。这也是"古为今用"的方法之一。

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在细读之后，还要熟读，古

人说："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能生巧"，熟读了许多好句之后，使你不但能融化，还能创造，到了你自己能创造好句子的时候，你写作的能力，就大大地提高了。

总起来说，语文的教和学中一切的一切，都要两条腿走路：教材首先要注意思想性，但因为语文是一门工具性质的学科，课文的艺术性也要多加注意。教师的培养、启发固然重要，而学生的勤钻苦干也更要紧，老师只能教你怎样读怎样写，可不能替你读替你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都是从前老师对于学生勉励的言词，这不但是我们的恳挚的希望，也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9年8月26日第16期，后收入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替和平与友谊铺上道路
——看苏、印合拍故事片《三海旅行记》

印度和苏联的电影剧作者和制片厂合编合制的彩色影片《三海旅行记》，是一部很美丽动人的、有利于国际人民友好和团结的影片。

一六六八年，俄国商人阿法纳西一心一意地想去访问他“久已向往”的印度，他排除了种种的艰难险阻：家人的责难、旅途上的盗劫贼偷，荒漠的风沙、大海的风浪……终于到达了印度。他和流浪艺人沙卡拉姆很快地交上了朋友。因为他用药草救了农家女儿蔷巴的蛇伤，受到了这农家的亲如骨肉的款待。因为他的忠厚与正直，也受到了宰相卡万的敬重，三年之后，因为他把卖马的钱一起留赠了蔷巴和她的孩子，筹不到回乡的旅费，沙卡拉姆扶病唱歌，替他凑足了钱，他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从贸易上的有无相通开始，而善良正直、有文化、有理想的商人，往往也是很好的、促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使者。

阿法纳西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有很强的求知欲，

他想走遍天下，见识结交各个国家和人民。他尤其想到遥远的印度，以他目击的一切，来反驳立陶宛的学者在俄国统治阶级中间传播的：“那个国家的人，长着狗头还长着尾巴”，“治理那个国家的是一个猴子而且很残暴。”等等荒诞的不利于国际团结的谩语。他在莫斯科大公面前愤慨地说：“这个学者，可真是能说，他根本没有去过印度！”他的访问印度的愿望，得到了大公的支持也引起了大公的感慨，他说：“我们去的地方太少啦，有的人还以为除了我们的国家再没有别的地方啦！”

阿法纳西的“世界”是“广大”的，“奇异”的，充满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情的。而他的母亲却责骂他说：“世界！你想看什么世界？世界就在眼前！你爹和你妈，等结了婚还有你妻子，再加上你孩子，箱子柜子，家具床铺，这就是世界！”母子间的尖锐矛盾展开了，最后屈服的还是被感动了的母亲。她一面挥着别泪，一面把自己世袭珍藏的珠链和治蛇伤的药草，交付给她远游的儿子了。

经过了两年艰苦的旅程，阿法纳西终于到达印度的海岸。他几乎立即遇到了和他同气相投的流浪艺人沙卡拉姆。这一对朋友，代表了两国的希望和平友好的广大人民，他们都相信：天下所有的人民，在上帝的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沙卡拉姆说：“如果人们能以对付自己的心肠去对付别人，而别人也能同样地对付自己，天下就改变了！”

影片中那个群众场面，是多么动人呵！当印度的僧侣们拒绝了这个远方客人进入神庙时，沙卡拉姆放开高亢的歌喉唱出：“人们本来都是亲兄弟，只是僧侣把我们分成不同的种

姓！”这严正恳挚的歌词，感动了广场上的万千群众，从惶惑转成微笑的阿法纳西终于在印度人民的推挽之下，一同进入了门禁森严的庙宇！

这个远客，是值得印度人民热情接待的。他对印度普通的人民，如被蛇咬的农女蔷巴，是那样地挺身救治，不受报酬，不留姓名地走去，而对于印度的统治阶级，却是那样地不畏强御，不受试探。他拒绝了贪婪的总督所应许他的职位，他说：“我的灵魂和我的信仰，决不能改变，任何利禄也买不了我！”他对试探他的宰相说：“我来印度不是为了当奸细，谁要是能以四千金币出卖别的国家，那他也能为一万金币去出卖自己的祖国！”这是何等的气概和胸襟！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人，才懂得爱别人的祖国；热爱自己人民的人，才懂得爱别国的人民。这个真理，只有普通纯朴的人民，才能彻底的体会呵！

阿法纳西在印度国境，旅行了三年，除了同情热爱那里的纯朴好客的人民之外，他还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他要把他三年中的经历都写下，带回他的祖国去。他喜欢印度，他也更怀念着故乡：“我越来越怀念我的家乡特维尔和伏尔加河。眼睛看着椰子树，心里想着白桦树……”我看到这里，受了很大的感动！只有爱自己的，也爱别人的国土与人民的人，只有这种“眼睛看着椰子树，心里想着白桦树”的情牵两地的人，才能给国际间的和平与友谊铺上宽阔平坦的道路呵！

苏联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我都去过，这影片上的许多景色，都引起我的快乐而留恋的回忆。比如苏联的伏尔加河，莫斯科教堂的塔尖和印度南部的庙宇和石窟建筑。还有印度农

村的雨景：抱着铜罐取水回来的姑娘们，桥下水里摇动的衣光鬓影，和树叶上滴沥的雨声，仿佛又把我引入泰戈尔的诗境！里面最美的，还有几段印度的舞蹈，这本是一种独特的以动作代语言的艺术。影片上的舞蹈动作，通过沙卡拉姆的说明，使得不懂得印度舞蹈艺术的人，也会欣然入胜。宫廷舞蹈家拉克什米，用她的眼睛、手指、脚步和腰肢，说出了她对于远客的欢迎："告诉我，你是哪一国的人，你的脸是那样白，好像天鹅翅膀上的白羽毛，你的眼睛是那样蓝，好像海洋里的绿波。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朋友，我的心和我的家，永远欢迎你光临，我这双盼望着你的眼睛，会日夜不倦地望着大路，直等到你的来临……"她不但能把"天鹅"、"绿波"和"大路"用舞蹈来形容尽致，连"心"，"家"和"日"，"夜"，也用手、眼灵巧地传达描绘出来了！

我希望我的读者们都去看这部影片。我们可以跟着阿法纳西到五百年前的印度去旅行一周。我们不但可以游赏到印度的名胜古迹，庙宇宫殿，我们还可以听到看到印度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朗诵，舞蹈与歌唱，观察到印度从前的王公贵族和普通人民的悬殊的生活，还有印度人民比较悲观的处世哲学……

尽管阿法纳西不同意沙卡拉姆所说的"听天由命地活下去……我们在这充满灾难的世界上，只不过是一粒砂子。"他主张"我们是人"应当有不同的对"世界上公理"的看法。这两个朋友最后还是承认两国人民"同样地憎恨不公正"。而彼此永远记住对方的火热的心和善良的愿望。友好团结是一切的开始。和平是最大的目的。我们要铺好这一条道路。影片

里的莫斯科大公，在五百年前已经说过："不管是你们去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去，都是一样，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一条路，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人到不了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众电影》1959年第8期。）

《齐 德 拉》

〔印度〕 泰戈尔著

这个抒情诗剧是根据《摩诃婆罗多》书中一段故事写的。

阿顺那在还苦行誓愿的路上，来到了马尼浦。他看见了马尼浦国王齐德拉瓦哈那的美丽的女儿齐德拉安格达。阿顺那惊慕她的风姿，请求国王将女儿许嫁给他。齐德拉瓦哈那询问他是谁，听说他是般度族的阿顺那，就告诉他说，马尼浦王系中他的一位祖先普拉班遮那，多年没有儿女，为了求得一个继承人，他艰苦修行。湿婆神欢喜他的苦行，就给他福祉，使他和他的后裔，代代都有一个孩子。这神赐的孩子每代都是男孩。他，齐德拉瓦哈那，却是头一个人只有齐德拉安格达一个女儿来传宗接代。因此他总把她当作儿子，并已把她立为储君。国王接着说："她所生的儿子必须做我氏族的继承人，我在这婚姻上要求的就是这个儿子。你若同意这个条件，就可以娶她。"

阿顺那答应了，他娶齐德拉为妻，在她父亲的国都里住了三年。当他们有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热情地拥抱了她，并向她和她的父亲告别，重新登上他的旅途。

人　　物

神：

　　玛达那——爱神。

　　伐森塔——春神。

人：

　　齐德拉——马尼浦王的女儿。

　　阿顺那——俱卢王室的王子。属于“武士”种姓，这时以隐士身分隐居在森林里。

马尼浦近郊的村民们。

第 一 场

齐德拉　你是那位带着五把箭的神，爱情的主宰么？

玛达那　我就是从创造者心中生出的第一个孩子。我把男人和女人的生命都捆锁在痛苦和快乐的镣铐里！

齐德拉　我晓得，我晓得那痛苦和镣铐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是谁呢，我主？

伐森塔　我是他的朋友——伐森塔——季节的王。死亡和衰老把世界拖得形销骨立，但是我跟在他们后面，不断地攻击他们。我是永在的青春。

齐德拉　我向你鞠躬，伐森塔神。

玛达那　美丽的陌生人，你发下了什么重誓？你为什么用忏

悔和修行来雕萎你的青春？以这种的牺牲来礼拜爱神是不合宜的。你是什么人，你祈求什么？

齐德拉　我是齐德拉，马尼浦王室的女儿。湿婆天神垂降神恩，应许我的王祖以世代绵延的男储。但是，神旨却没有力量改变我母亲腹中生命的火花—— 我的天性是这样地坚强，虽然我是一个女子。

玛达那　我知道，因此你父亲把你当作儿子带大了。他教给你拉弓射箭和一切为王的职责。

齐德拉　是的，因此我穿上男装走出深闺。我不懂得女人赢得人心的诡计。我的双手可以拉开强弓，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爱神的以目送情的箭法。

玛达那　这是不用学的，美人。眼睛不用教练也会工作，它会知道它做得多好，击中了什么人的心。

齐德拉　有一天，我独自在浦尔那河岸森林里游猎。我把马系在树上，走进深林里去追一只鹿。我发现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在深密的树影中穿过，林中树叶和蟋蟀一起颤鸣，我忽然碰到一个人，横躺在路上的一堆枯叶上。我傲慢地叫他挪开，但是他不理睬。我鄙夷地用弓柄戳他。他那挺直高大的肢体忽然跳起，像一堆灰烬中突然跳起的火舌。一种觉得好玩的微笑，在他的嘴角闪烁，也许是在哂笑我的顽童的外表。这时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是个女人，并且晓得有一个男子在我的面前。

玛达那　在吉利的时辰里，我给男人和女人上这最高的认识自己的一课。以后怎样呢？

齐德拉　我恐怖而诧异地问他，“你是什么人？”“我是伟大的

俱卢族的阿顺那。”他说。我吓得雕像般地呆立着，也忘了向他敬礼。这个人真是阿顺那，我梦想中伟大的偶像么？是的，我早就听说他立誓要过十二年的独居生活。好几次我的年轻人的野心怂恿我和他比矛，化了装去对他挑战，对他证明我的武艺精通。呵，愚笨的心，你的自高自大飞到哪里去了？如果我能以我的青春和一切抱负来换取做他脚下的一堆尘土，我就会感到那是最珍贵的恩赐。当我看见他忽然消失在树林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迷失在什么样的思想漩涡里。呵，傻女人，你也没有问候他，也没有说出一句话，也没有求他原谅，当他高傲地走开的时候，只像一个粗野的乡下人一样站在那里！……第二天早晨，我脱下了男子的服装。我戴上手钏、脚镯和腰链，穿上紫红丝绸的长衣。穿不惯的衣服令我十分羞怯；但是我急忙动身前去寻找，在林中湿婆天神庙里把阿顺那找到了。

玛达那　把这事情讲到底吧，我是心生下来的神，我了解这些冲动的神秘。

齐德拉　我只仿佛记得我说了什么话，以及我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不要叫我什么都说吧。羞愧像雷霆似的打击在我身上，但不能把我劈成碎片，我就是这样地极端刚强，和男人一样。在我回家的路上，他最后的一句话，像烧红的针扎进我的耳里。“我曾立誓要过独居的生活。我不能做你的丈夫！”呵，一个男人的信誓！你一定懂得，爱神，无数的圣贤在女人脚下背弃过他们终身的誓愿。我把弓折成两段，把箭矢丢在火里。我痛恨自己的被弓弦

压出伤痕的矫健的手臂。呵，爱神，爱神，你把我的男子气的虚荣低低地放在地上，我的一切男子的训练都在你脚下踩碎了。现在请把你的本领传授给我吧；把柔弱的力量和徒手的武器给我吧。

玛达那　我要做你的朋友。我要把征服世界的阿顺那，作为一个俘虏带到你面前，在你手里接受他的背叛的处罚。

齐德拉　只要我有时间，我可以慢慢地赢得他的心，无须请求神人的帮助。我将作为一个伙伴站在他身边，赶他战车的烈马，在追击的欢乐中伺候他，在他营帐门口守夜，在他的一切伟大的武士职责上辅助他，援助弱者，主持正义。最后必有一天他会望着我猜想，“这孩子是什么人？是我前生的一个奴仆，和我的丰功伟绩一样，跟我到今生来的么？”我不是那样的女人：在孤寂中培育失望，用每夜的眼泪去哺养它，用每天的忍耐的微笑去遮盖它，那是一个天生的寡妇。我的愿望之花在没有结果之前，永不会凋落。但必须用终生的努力，才能使一个人的真我，被了解，被尊崇。因此我来到你们的门前，你这征服世界的爱神，还有你，伐森塔，季节的年轻的神，从我年轻的躯体上把天赋的不公和没有吸引力的平凡拿去吧。只要有一天的时间使我绝顶美丽，就像我心中忽然开放的爱一样地美丽。只给我短短一天的完全的美丽，我将用以后的日子来还报你。

玛达那　我答应了你的请求。

伐森塔　不只是短短的一天，而是整整的一年，春花般的魅力将寄托在你的肢体上。

第 二 场

阿顺那　是我在做梦呢，还是我在湖边看见的那个人，真的在那边呢？我正坐在茸茸的草地上，在黄昏的斜影中凝想着过去，从树叶的浓荫中缓缓地走出一个美的幻影，一个女人的完美的形象，在水边白石上站立。大地的心也似乎在她雪白的赤足下欢喜地喘息。我觉得她身上雾般的轻纱将会心醉神迷地在太空中消失，正像东山雪峰上金色的朝雾消失了一样。她俯下身去，在明镜般的湖水里看见自己的面影，起先，她吓了一跳，呆呆地站着，接着便嫣然而笑，她漫不经心地挥着左臂，松开她的头发，让它垂曳在她脚边的地上。她敞开胸怀，又注视着她那完美无瑕地塑成的手臂，充满了说不出的怜爱。她低下头去看见了她的香甜开放的青春，和她的鲜艳红润的皮肤。她惊喜地微笑着。正好像白荷花在清晨睁开眼睛，垂下头去，看见水中自己的影子，她也会长久地顾影自怜的。但是一刹那后，微笑从她脸上闪过。忧伤的阴影溜上她的眼睛。她挽上发髻，拉过轻纱盖上手臂，轻轻地叹息，像美丽的黄昏没入黑夜般地走了。对于我，愿望的最高的满足，仿佛在一闪间显现了又消失了……但是，这推门的是谁呢？(齐德拉女装上) 呵，是她。安静吧，我的心呵！

不要怕我，小姐，我是一个武士。

齐德拉　尊敬的先生，你是我的客人。我住在这庙里。我不知道怎样来尽我的地主之谊。

阿顺那　美丽的小姐，能看到你就是最隆重的款待了。如果你不见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齐德拉　我答应不怪你。

阿顺那　什么重誓，使你禁闭在这孤寂的庙宇里，使一切凡人都看不见这样一个绝美的幻象呢？

齐德拉　我心里藏着一个密愿，为了要使它实现，我每天向湿婆神祈求。

阿顺那　天哪，你还想望什么，你自己不就是天下人的想望么？从朝阳第一个留下火热足印的极东山巅，直到日落之地的尽头，我都走遍了。我曾看见过地上最珍贵、最美丽和最伟大的事物。我的知识都贡献给你，只要你说出你是在寻求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

齐德拉　我寻求的那个人谁都认得。

阿顺那　是么！这个神的宠儿是谁呢，谁的名声俘获了你的心呢？

齐德拉　他出身于最高的王室，他是英雄里面最伟大的英雄。

阿顺那　小姐，不要把像你这样的完满的美貌，献在虚名的祭坛上。虚名在人们舌尖上传布就像日出以前的黎明的云雾一样。告诉我谁是最高的王裔中的绝顶英雄呢？

齐德拉　隐士，你在妒忌着别人的声名，你难道不晓得俱卢王室在全世界是最有名的么？

阿顺那　俱卢王室么！

齐德拉　你从来没有听见过那天下闻名的王室里最伟大的名字么？

阿顺那　让我从你的唇上听到这个名字。

齐德拉　阿顺那，世界的征服者。我从无数人的口里拣出这不朽的名字，珍重地隐藏在我少女的心中。隐士，你为什么神色昏乱呢？是因为这名字只有虚假的光辉么？要是，就实说吧，我将毫不迟疑地打碎我的心匣，把这假宝丢在土里。

阿顺那　不管他的名字和声誉、他的勇敢和威力是真是假，看在慈悲的份上不要把他从你心上赶出吧——因为他现在就跪在你的脚边。

齐德拉　你，是阿顺那！

阿顺那　是的，我就是他，你门前的渴求爱情的客人。

齐德拉　阿顺那不是曾起过誓要独居长长的十二年么？

阿顺那　但是你消除了我的誓言，如同月亮消除了夜的朦胧一样。

齐德拉　呵，你多没羞，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使你对自己不忠了呢？你在这深黑的眼睛、乳白的双臂上看到了什么人，你要为她付出你的忠诚的代价呢？你看到的不是我的真我，我知道。这决不会是爱，这不是一个男子对女人的最高的敬意。哎，这脆弱的伪装，这个躯壳，竟会使人对不死的精神的光辉盲目起来！是的，现在我真知道，阿顺那，你的英名是假的。

阿顺那　呵，声名，那勇武的自豪是多么虚空呀！一切对我都似梦幻。只有你是完美的，你是世界的财宝，一切贫

穷的终结，一切努力的目标，唯一的女人！别人的好处只能慢慢地被发觉，而只要看你一眼，就永远地看到了圆满的完美。

齐德拉　可惜得很，它不是我，不是我，阿顺那！它是神人的骗局。走吧，走吧，我的英雄，走吧！不要向虚妄求爱，不要向幻象献上你的伟大的心，走吧！

第三场

齐德拉　不，做不到的！看着这几乎能把你抓住的热狂的凝视，这眼光里就像有饿鬼的一双紧紧抓住了你的手，觉着他的心在挣扎，想挣断枷锁，让它的热情的呼唤通过全身——我怎能把他像乞丐一般地撵走——不,做不到！（玛达那和伐森塔上）呵，爱神，你用来包围我的是什么样的可怕的火焰？我烧着了，我所接触到的东西都烧着了。

玛达那　我愿意知道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齐德拉　黄昏的时候，我躺在一张草榻上，上面撒着春花的花瓣，回忆着阿顺那对我的美妙的颂扬——一滴一滴地吮饮着我在长长的一天中储蓄起来的蜜汁。我过去的生活就像我过去的生存一样，统统都忘掉了。我像一朵花，只有一段短促的时光去听那林间一切嗡嗡的赞美和低低的微语，然后必须把仰望的眼光从天空低下，垂下头去，在一息之间一声不响地把自己交给尘埃，这样地结束了

这一段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美满而短促的故事。

伐森塔　光荣的无限的生命，可以在一个早晨之内开放而又凋落。

玛达那　像一阕短歌，意味无穷。

齐德拉　南风把我拍抚睡了。从我头上的盛开的茉莉花亭里，无声的亲吻飘落在我身上。在我的发上、胸上、脚上，每一朵花都选定了一个长眠的床位。我睡着了。在熟睡中，忽然间我感到仿佛有热望的眼光，像火焰的尖指，摩触着我的慵困的身躯。我惊起看见那隐士站在面前。这时月已西斜，她正从叶间偷窥天工在脆弱的人身上所行的奇迹。空气里充满了芬芳；夜的沉静在和蟋蟀的鸣声合唱，树影宁静地挂在湖上，他拄杖站立，又高又直，一动也不动，像森林中的一棵树。我感到似乎在我睁开眼睛的一刻，我已经从生命的一切现实中死去，又在梦中转生于一片阴影的国土。羞怯像松散的衣裳一般滑落到我的脚下。我听见他叫——“我爱，我最爱的人！”我所有的被忘却的生命都聚在一切，来回答他的呼唤。我说，“把我拿去吧，把我的一切都拿去吧！”我向他伸出双臂。月亮落到树后，一幅黑暗的帘幕遮住了一切。天地、苦乐、生死、时间和空间都融成一片难以承受的狂欢……在初闪的晨光、初鸣的鸟声中，我起来倚着左臂坐着。他还没有醒，唇上带着隐约的清晨新月般的微笑。黎明玫瑰红的光辉，落在他高贵的额上。我叹了口气站了起来，拉过藤萝的密叶，来遮住他脸上的流水般的阳光。我四周审视，景色依然如故，我想起我原是什么人，于是像

一只害怕自己影子的鹿，穿过洒满木槿花的林径，不停地奔跑。我找到一个背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双手掩面，我想哭泣，但是我眼里流不出泪来。

玛达那 哎，你这凡人的女儿！我从天库里偷来芳醇的仙酒，把人间的一夜斟到满盈，放在你手里请你饮用——可是我仍然听到这声渴望的呼唤！

齐德拉 （辛酸地）谁饮到这酒了？生命的愿望中最罕有的完满，爱的第一度合一已经赠送了给我，却又从我的紧握中攫走了！这个借来的美丽，这包裹着我的虚伪，将从我身上溜走，也带走了那甜蜜的合一的唯一纪念物，就像花瓣从残花上凋落一般；而那个因极端贫困而羞愧的女人，将日夜地坐着哭泣。爱神呵，这副可诅咒的外表伴随着我，就像一个恶魔把我一切爱的赏赐——一切我内心所渴望的接吻——都抢走了。

玛达那 哎，你那一夜多么空虚！快乐的小船已经在望，但是波浪不让它挨近岸边。

齐德拉 天国已经如此临近，我一时忘却了它还没有到达。但是当我今晨从梦中醒来，我发觉我的躯壳已变成我自己的情敌。我每天装扮她，把她送到我爱人那里，看她受他爱抚，这变成我的可恨的职务。呵，神人，把你的恩赐收回吧！

玛达那 但是我若把它收回，你怎能站在你爱人的面前呢？当他还没有饮尽第一口快乐的酒，就从他唇边把酒杯抢走，这不是残忍么？他要怎样生你的气呢！

齐德拉 那也比这样强多了。我要把真我向他显露，那是比

伪装更高尚的东西。若是他拒绝它，若是他不理我，伤我的心，我也会沉默地忍受的。

伐森塔　听我的劝告吧。秋天到来，花时过去，接着，胜利的果实便将来临。这一段时间自会来到，那时躯壳的花朵凋落了，阿顺那将高兴地接爱你内心的果实的真理。呵，孩子，回到你热狂的欢宴上去吧。

第四场

齐德拉　你为什么这样地望着我呢，我的武士？

阿顺那　我看着你怎样地编这个花环。巧妙和优雅，这一对孪生的兄妹，在你的指尖上翩翩起舞。我在看着也在想着。

齐德拉　你想些什么呢，先生？

阿顺那　我想你在用同样的轻柔的抚触和甜蜜，把我流浪的日子编成不朽的花环，在我回家的时候，给我加冕。

齐德拉　家么！这种爱不是为一个家的！

阿顺那　不是为一个家的么？

齐德拉　不是的，永远不要谈到这个，把持久的和坚强的带回你的家去。把这小野花留在它生长的地方；让它美丽地在黄昏时分和一切残花败叶一同死去。不要把花儿带到你的宫殿里，丢在石板地上，它对于萎谢和被遗忘了的东西是毫不怜惜的。

阿顺那　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么？

齐德拉　是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后悔呢？为消遣而生存的东西，决不会活得比闲暇的日子更长。当它该走的时候，门却关上了，欢乐就变成痛苦。拿走它，并且将它保留到不能再保留的时候。你的夜晚的要求，不要超过你早晨的愿望所能赚到的……这一天过去了。戴上这花环吧。我疲倦了。把我抱在臂里吧，我爱。让一切无益的不满的吵嘴在我们嘴唇的甜蜜接触上死去吧。

阿顺那　别作声！听，我的爱人，远村神庙里的祈祷钟声，借着晚风偷偷地从静默的树林中穿过来了！

第 五 场

伐森塔　我追不上你，我的朋友！我困乏了。把你点上的火保持不灭是件很难的工作。睡眠战胜了我，扇子从我手里落下，冷灰把火光盖上了。我又从昏困中惊醒，用我的全力来救活那残焰。但是这工作再也不能这样地做下去了。

玛达那　我知道，你和孩子一样地无恒。你总是在天地间不停地游戏。你多日细致地建造起来的东西，你会在一刹那间毫不顾惜地把它拆毁。但是我们这件工作就快完结了，长着快乐翅膀的日子飞得真快，这一年，已经快走到尽头，在狂喜的满足中昏倒了。

第六场

阿顺那　我早晨醒来发现我在梦中得到的是一颗宝石。我没有匣子来盛它，没有王冠来嵌上它，没有链子来挂上它，但又不忍把它丢掉。我的武士的右臂，懒懒地抓住这颗宝石而忘掉了它的本分。

　　齐德拉上。

齐德拉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阿顺那　我心里正忙着想今天的狩猎。你看，大雨这样地倾盆下注，狂暴地打击着山坡。云霾的暗影沉重地挂在林梢，涌溢的溪水像鲁莽的青年，带着嘲弄的嬉笑越过一切堤防。在这样的雨天，我们五个弟兄总要到齐德拉卡树林里去追击野兽。那真是快乐的日子。我们的心应着雷云的鼓点而跳舞。树林回应着孔雀的鸣声。怯弱的鹿因雨声和泉响，听不见我们迫近的足音；豹子在湿地上留下踪迹，泄漏了它们的窟穴所在。我们打过猪，在回家的路上，彼此竞赛着横泅过急流。我充满了好动的念头。我想出去打猎。

齐德拉　你先把正在追赶的猎物追上吧。你有把握一定能捉住你追踪的那只迷人的鹿么？不，还没有，当这野物几乎被你捉到的时候，它又像幻梦似地躲开了你。你看，风是怎样被发出万箭的暴雨追赶着。但是它却自由自在地

走掉，没有被征服。我们的游戏就像这样，我爱！你追赶着那快腿的美的精灵，把你手里的每一根短矛都瞄准了她。但是那只魔鹿却总是跑掉而不会被你触到。

阿顺那　我爱，你难道没有一个家，那里没有仁慈的心等着你回去么？你没有一个因你温柔的服务而变成很甜蜜的家，当你离开它到野外来，那边的灯火便熄灭了么？

齐德拉　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难道那无思无虑的欢娱时光已经过去了么？难道你不晓得我不过是你所看见的我么？对我来说，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那挂在锦绒花瓣尖上的露珠，没有名字也没有性格。它对任何问题都不作答。你所爱的她就像这完美的露珠。

阿顺那　她和人世没有联系么？她会像是天堂的一个碎片，由于一个神人的失慎而掉到地上来的么？

齐德拉　是的。

阿顺那　因此我总感到快要失掉你。我的心得不到满足，我的思想得不到安宁。靠我近一些吧，把握不住的人！把你自己放在姓名、家庭和父母的约束之下。让我的心能在各方面感触到你，在爱的宁静安全里和你一同生活。

齐德拉　为什么要枉费无用的努力去捕捉云霞的彩色、波浪的舞蹈和花朵的芬芳呢？

阿顺那　我的女王，不要希望用空虚来抚慰爱情。给我些捉摸得到的东西，那些比娱乐更能持久的东西，甚至能经受痛苦的东西。

齐德拉　我的英雄，一年未满，而你已经厌倦了！现在我懂得因为天心仁慈才使花朵短命。如果我的躯体能和去年

的春花一同凋谢，那真算是死得光荣，但是，它的日子是有数的，我爱。不要顾惜它，要把它的蜜汁榨干，否则恐怕你那乞求者的心又会像一只干渴的蜜蜂那样，当夏天的花残落在地上的时候，带着不满足的愿望，屡次地回来。

第 七 场

玛达那　今夜是你最后的一夜了。

伐森塔　你的躯壳的美,明天将回到春天的无尽藏的仓库里。你唇上的鲜红从阿顺那接吻的记忆中消失以后，将像两片鲜嫩的无忧树叶重新萌芽,你皮肤的柔软洁白的光辉,将在百朵芬芳的茉莉花里重现。

齐德拉　呵，天神，答应我的这个请求吧！今夜，在最后的时间，让我的美发出最明艳的光辉，像熄灭的火焰最后的一闪。

玛达那　你的愿望定会达到的。

第 八 场

村民们　现在谁来保护我们呢？

阿顺那　什么，什么危险在威胁着你们呢？

村民们　一股强盗从东北涌来，像山洪一样要洗荡我们的村庄。

阿顺那　你们国里没有元首么？

村民们　齐德拉公主是一切坏人都畏惧的人。当她在这个快乐的国土上的时候，我们除了善终以外，不怕别的东西。现在她出去进香去了，没有人知道到哪里去找她。

阿顺那　这国家的元首是一个女人么？

村民们　是的，她是我们的母亲又是我们的父亲。（下。）

齐德拉上。

齐德拉　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呢？

阿顺那　我在这里猜想齐德拉公主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我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听到关于她的许多事迹。

齐德拉　呵，但是她不美丽。她没有像我这样的黑得像死亡的、可爱的眼睛。她能射穿任何目标，只要她愿意，但她不能刺穿我们的英雄的心。

阿顺那　他们说她有一个男子的勇敢，有一个女人的温柔。

齐德拉　这个，真是她的最大的不幸，当一个女人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时候；当她用微笑和呜咽、服侍和爱抚，把她自己缠绕在男子的心上，她就快乐了。学问和伟大的成就对她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你昨天在林径边湿婆庙院里看到她，你会一直走过而不屑于看她一眼的。但你是已经对女人的美如此地厌倦，使你想在她的身上找出男子的力量么？

我已经用了涌泉润湿过的绿叶，在像夜一般幽暗的深洞里，替我们铺好了午睡的床。在那边，那黝黑淋湿

的石头上软厚的青苔的凉意，将把你的眼睛吻入睡乡。让我带你到那边去吧。

阿顺那　今天不去了，爱人。

齐德拉　为什么今天不去了呢？

阿顺那　我听说有一股强盗已经逼近这处平原。我必须去准备武器，来保护那些恐慌的村民。

齐德拉　你不必为他们担忧。齐德拉公主在出去进香以前，已经在所有的边境路上布置了坚强的守卫了。

阿顺那　但是请允许我暂时做一下武士的工作。我要以新的光荣使我闲散的手臂高贵起来，使它更配作你的枕头。

齐德拉　假如我不让你去，假如我把你紧抱在臂里，那又怎么办呢？你会粗暴地挣脱而离开我么？那么就去吧！但是你必须知道藤萝一朝折断，就永不能再接在一起。去吧，如果你的干渴已经消解了。但是，如果还没有，那就记住娱乐的女神是无恒的，她不等待着任何人。坐一会儿吧，我主！告诉我什么不安的心事在作弄你。今天谁占据了你的心？是齐德拉么？

阿顺那　是的，是齐德拉。我不知道她为了还什么愿而去进香。她还会需要什么呢？

齐德拉　需要什么？这不幸的东西，她有过什么？她的性格就像牢狱的墙壁，把她的女人的心关闭在空洞的密室里。她是晦暗的，她是不满足的。她的女人的爱即使身被败絮，也只好感到满足。美拒绝了她。她像一个郁郁寡欢的早晨的精灵，坐在山顶上，她一切的光辉都让黑云遮住了。不要问我关于她的生平吧。她的生平在男子们耳

中是永远不会甜蜜的。

阿顺那　我渴望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我好像一个旅客半夜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殿顶塔尖和花园树木看去都是模糊阴暗,而海的沉郁的呻吟还不时地从睡眠的静默中传来。他渴望早晨快来，好向他揭露这一切奇妙。呵，把她的故事告诉我吧。

齐德拉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呢？

阿顺那　我仿佛在我心的眼睛里看到她,骑在一匹白马上,自豪地左手挽缰，右手执弓，像一位胜利的女神，把快乐的希望散布在她的周围。她像一只警惕的母狮，以强烈的爱来保护她乳旁的小狮子。女人的双臂，即使没有别的装饰，只有力气，也会是美丽的！美丽的人，我的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像一条巨龙从它漫长的冬眠中苏醒。来吧，让我们跨上快马并肩竞驰，像一对孪生的星球掠过太空。从这个暗绿的令人萎靡不振的牢狱中，从这个芬芳的沉醉、闷塞的气息的潮湿浓郁的罩子下，走出去吧。

齐德拉　阿顺那,告诉我实话,如果我现在忽然用一种魔术,从这妖浇的柔弱中挣脱出来，这羞怯鲜艳的美，在人世的强壮健康的接触下收缩了，像借来的衣服般地从我身上甩掉了，你受得了么？如果我挺直坚强地站起，用一颗勇敢的心的力量,把诡计和纠缠柔弱的艺术一脚踢开,如果我像一棵年轻高大的山枞一样高抬着头，不再像藤萝似地拖曳在尘土里,我还能引起男人的注意么?不能,不能的，你忍受不了的。我不如仍在我周围散置着短暂

的青春的精致的玩具，在忍耐中等待着你。当你愿意回来的时候，我将微笑地在这美丽躯壳的酒杯中，替你斟上娱乐的酒。当你厌倦了，喝够了这酒的时候，你可以出去工作或者游戏；当我老了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给我留下一个角落，我都将谦卑而感激地接受。若是夜间的游侣愿作白天的良助，假如左臂学习着要分担起骄傲的右臂的任务，这会使你英勇的心灵高兴么？

阿顺那　我似乎永远不能正确地了解你。你对于我就像是一位隐藏在金像里的女神。我摸不到你，我不能以报酬来还答你无价的礼物。这样，我的爱是不完满的。有的时候在你的忧愁眼光的谜一般的深处，在你嘲笑着本身的含意的游戏言词里，我得到一瞥的感受：就是你努力要冲破你那疲倦优美的躯体，穿过微笑的空幻的面纱，在痛苦的火的洗礼中呈现。幻象是真理的最初的面貌。她在伪装下走向她的情人。但是时候到了，她就丢开装饰和轻纱，穿着朴素的庄严的衣服站了起来。我探索那个最终的“你”，那个赤裸的单纯的真理。

为什么流泪呢，我爱？为什么用手捂上脸呢？我使你痛苦了么，我的宝贝？把我说的话忘掉了吧。我将满足于现在。让每一段美丽的时间都像一只神秘的鸟，从它黑暗里的看不见的窝巢中，带着音乐的消息向我飞来。让我永远带着希望坐在它的现实的边缘上，这样终结我的一生吧。

第九场

齐德拉　（披着斗篷）我主，这杯酒已经饮到最后的一滴了么？这真是终局了么？不是的，当一切都过去以后，有些东西还要存留下来，这便是我在你脚前的最后的献礼。

我从天国的花园里带了无比鲜艳的花朵来礼拜你，我心上的神人。如果祭礼已终，花朵已谢，让我把它们扔到庙外去。（露出原来的男装）现在，请用仁慈的眼光看看你的崇拜者吧。

我不像我拿来祭献的花朵那样地完美。我有许许多多的瑕疵。我是这条广大世路上的一个旅客，我的衣服垢污，我的双脚被荆棘刺伤流血。我到哪里去得到花朵般的美丽，一瞬间生命的无瑕的美妙呢？我骄傲地给你带来的献礼，是一颗女人的心。在这里面一切苦乐都聚在一起——一个尘世的女儿的希望、恐惧与羞惭，在这里面，爱情挣扎着奔向不朽的生命。这颗心虽然不完美，但却高洁庄严，如果花的祭献已经完毕，我的主人，接受她作你将来的奴婢吧！

我是齐德拉，国王的女儿。也许你会记得那一天在湿婆庙里，有一个女人到你跟前来，她身上戴满了金饰。这个没羞的女人来向你求爱，仿佛她是一个男人。你拒绝了她，你做得对。我主，我就是那个女人。我装扮成那个模样。后来幸蒙神恩，我得到了一年的人间最光艳

的身形，欺骗的内疚伤痛了我的英勇的心。我决不是那个女人。

我是齐德拉。不是受人礼拜的女神，也不是一个平凡的怜悯的对象，像一只飞蛾可以让人随便地拂在一边。如果你允许我在危险和勇敢的道路上常常在你身边，如果你允许我分担你生命中巨大的责任，那时你将认识我的“真我”。如果在我腹中孕育着的你的孩子，是一个男孩，我将亲自把他教育成为第二个阿顺那，时候到了我就把他送到你那里去，那时你将终于真正地认识我。今天我只把齐德拉献给你，一个国王的女儿。

阿顺那　爱人，我的生命圆满了！

（刊于《泰戈尔剧作选》（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8月出版。）

《暗室之王》

〔印度〕 泰戈尔著

第一幕

一条街。几个旅客，一个守城兵。

旅客甲　嗨，官长！

守城兵　你要做什么？

旅客乙　我们要步哪一条路呢？我们都是外乡人。请告诉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街。

守城兵　你们要到哪儿去呢？

旅客丙　我们要到开庆祝大会那地方去，你晓得。哪一条路好走呢？

守城兵　哪一条路都一样地好走。哪一条路都通到那边。一直往前走，你不会错过那地方的。（下）

旅客甲　你听听这傻瓜说什么：“哪一条路都通到那边！”那么，搞这些街道有什么用处呢？

旅客乙　你不必生这么大的气，老兄一个国家可以自由地照自己的方法办事。要提起我们国里的道路——好，就跟没有一样；胡同又仄又小，弯弯曲曲地，简直是车印的迷宫。我们国王不相信通衢大路；他觉得街道只不过是替老百姓开些逃出他国境的路。这里却正是相反；没有人搅你的道；你想到哪儿去都没有人禁止你；可是人民从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国里若是有这样的街道，我们人早就跑光了。

旅客甲　我的亲爱的加那旦，我总觉得你这人的性格里有个很大的毛病。

加那旦　什么毛病？

旅客甲　就是你总爱攻击你的国家。你怎么觉得通衢大路对国家就会有好处呢？喂，堪地亚，这里有一个人真相信大路是一个国家的救星。

堪地亚　巴伐达塔，我不必重说啦，加那旦天生来的鬼聪明，总有一天给他招来祸害。要是国王来了，听见我们这位好朋友所说的话，他会弄到他死后连主持殡礼的人都找不到。

巴伐达塔　人们不能不感到生活在这国家里是一个负担；在这些街道上一个人就享不到清福——日夜地和生人们摩肩擦背，使你总想要洗个澡。而且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你在这公共的路上，都碰见了什么样的人——哼！

堪地亚　都是加那旦劝诱我们到这珍贵的国家里来的！我们家里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的了。你们当然认得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世界上若真有虔诚的人的话，

他可以算是一个了。他一辈子谨守着经文上的禁令，永远呆在四十九腕尺方圆的地方里面，一天也没有出过这个圈子，等到他死后，一个大难题来了——我们怎能又在四十九腕尺以内，又在房子外面把他火葬了呢？好容易法师们决定说，虽然我们不能出到这数目以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数目字颠倒过来把它算成九十四腕尺；这样我们才算是不违经训地把他在房子外面火葬了。我的天，这真是严守道规！我们的国家可不是一个平常的国家。

巴伐达塔　虽然加那旦也是从那地方来的，他可是觉得宣告说“通衢大路对国家最有好处”是个聪明的办法。

老爷爷和一群孩子上。

老爷爷　孩子们，我们今天必须和很大的南风竞赛——我们决不能输，我们一定要唱到我们的笑声和歌声把一切街道都淹没了。

歌

南门的锁开了。来吧，我的春天，来吧！
你要在我的心上打秋千，来吧，我的春天，来吧！
在沙沙的树叶声里，在花朵的年轻飘零里来吧；
在笛歌声中，在林野的愁叹声中来吧。
让你敞开的袍子在狂醉的风里翻飞吧！
来吧，我的春天，来吧！

他们下。

一群市民上。

市民甲　归根到底，我们不能不希望我们的国王至少在今天让我们见见。多可惜呵，生活在他的国土上可是一天也没看到他！

市民乙　你要是知道这一切神秘的细底就好了！你若能保守秘密我就能告诉你。

市民甲　好人，我们都住一个区里，你听见我说出什么人的秘密没有？当然啦，那次你哥哥挖井挖出一笔金钱的事——好，你很明白我为什么非说不可。这些事实你都晓得的。

市民乙　我当然晓得。因为我晓得我才问你，我若告诉你，你能保守秘密么？你知道，若是你把秘密泄露了，那就是我们都完蛋了。

市民丙　你到底是一个好人，维茹帕克沙！你为什么非要把“也许”会发生的灾祸拉来不可呢？谁要担保把你的秘密保守一辈子呢？

维茹帕克沙　那不过是因为这题目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好吧，我什么都不说了。我不是随便说话的人。你自己提出问题说国王从不出来；我不过说国王把自己锁起不让大家看见不是没有原故的。

市民甲　请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原故吧，维茹帕克沙。

维茹帕克沙　告诉你们当然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不是么？不会出什么毛病的。（低声）国王——是——太难看了，所以他决定不让他的百姓看见他。

市民甲　哈！就是这原故！一定是这原故。我们总在猜测……

在所有的国家里，只要看见国王一面，人都会吓得灵魂像受惊的柳树叶儿似地发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国王也没有人看见过呢？即使他仅仅出来把我们都送上绞架，我们也可以确知我们的国王不是一个骗局。归根到底，维茹帕克沙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

市民丙　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维茹帕克沙　什么话，维舒，你意思说我是一个说谎的人么？

维舒　我没有这么说——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理论。对不起，我不能不有点粗暴或是固执。

维茹帕克沙　难怪你不能相信我的话—— 你觉得你好到这个地步，可以反对你父母和长辈的意见。若不是国王总藏起来的话，你想你还能在这国家呆多久？你比那最坏的外教人也好不了多少。

维舒　我的亲爱的正教的柱石！你想那位国王还会不立刻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么？你竟有脸说我们的国王长的难看！

维茹帕克沙　喂，维舒，你住不住嘴？

维舒　我也不必说谁更应该住嘴。

市民甲　别响啦，我的亲爱的朋友们—— 这真有点不妙……似乎最后他们也要把我拉进危险里去。这里头可没有我的一份儿。

他们下。

一群人嚷嚷着拉老爷爷上。

市民乙　老爷爷，今天我想起点事情……

老爷爷　什么事？

市民乙　今年每一个国家都送人民来赴会，但是人人都问，“这里什么都好，都美——可是你们的国王在哪儿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是我们国内每人都感到的一个大缺憾。

老爷爷　你说“缺憾”？哪来的话，全国里都塞满了挤满了堆满了国王！你可管他叫做“缺憾”！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国王了。

（唱）

在我王的国土里我们都是国王。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在心里和他相逢！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就是遵照他的意旨；
我们不是用恐怖的铁链锁在奴隶主的国王的脚上的。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和他在心里相逢！
我王尊重我们每一个人，这样他尊重了他自己。
“微贱”不能把我们禁闭在它“不真”的围墙里。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和他在心里相逢！
我们努力造自己的道路，这样最后走到他的路上。
我们永不会迷失在黑夜的深渊里。
若不这样，我们怎能希望和他在心里相逢！

市民丙　但是，真的，我受不了人家说国王的那些怪话，只不过因为他没有在公共场所出现过。

市民甲　多怪！任何人若是毁谤我，还都要受罚，而没有人

能禁止那些成心毁谤国王的坏蛋。

老爷爷　污蔑的话不会损害国王的。灯的火焰是从太阳来的，你一口气可以把它吹灭，但是如果全世界人都向太阳吹气，它的光辉却依然不变。

维舒和维茹帕克沙上。

维舒　老爷爷在这儿呢！喂，这个人到处告诉人说国王不出来就是因为他太难看。

老爷爷　这为什么使你生气呢，维舒？他的国王一定是难看的，否则在他国里怎会长出像维茹帕克沙那样难看的脸呢？他照着镜子就拿自己的形象来模拟国王。

维茹帕克沙　老爷爷，我不提出那个人名字，但是没有人不相信告诉我那些话的人。

老爷爷　谁会比你本人更有权威呢？

维茹帕克沙　但是我可以给你证明……

市民甲　这人荒唐得没有边了！自己厚着脸皮造这可怕的谣还觉得不够，他还要用傲慢来量他的谣言！

市民乙　为什么不让他在地上量一量他的身长？

老爷爷　何必这么急呢，我的朋友？这可怜的家伙要唱着国王的丑貌来过这节日的。和他一块去吧，维茹帕克沙，你会发现许多人相信你的话。祝你和他们一起快乐吧。（下）

外乡人等又上。

巴伐达塔　我觉得，堪地亚，这些人民根本就没有国王。他们想过法子没让这秘密漏泄出来就是了。

堪地亚　你对了，我想。我们都晓得在任何国家里最眩眼的

东西就是国王了，当然国王也不肯放过自眩的机会的。

加那旦　可是你看这里全国秩序井然——若没有国王，这些怎么解释呢？

巴伐达塔　这就是你在国王统治下生活得那么长久所得到的智慧！如果早已有了秩序和协调，还有国王的必要么？

加那旦　这些人民都聚集在庆祝会里行乐，你想在一个无政府的国家里，他们会这样地聚在一起么？

巴伐　达塔我的亲爱的加那旦，你总是避开本题。秩序和正常是不成问题的，人们在庆祝会上欢聚也很明显：这些都没有困难。

可是国王在哪里呢？你看见过他么？你说说这个吧。

加那旦　我要说的是：从你的经验来说，就是有个国王，国内也会混乱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是我们在这里看的是什么样子呢？

堪地亚　你又诡辩了。你为什么不能对巴伐达塔的问题作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你看见过，还是没有看见过国王？到底看见过没有？

他们下。

一群人唱着上。

歌

我的爱人永远在我心里，
　因此我到处都看到他；
他是在我的眼珠里，
　因此我到处都看到他。

我到远处去听他的声音，
　但是，哎，我没有听到！
我回来的时候在我自己的
　歌声中听到了。
你是什么人，乞丐似地挨门挨户地去找他！
　来到我心里在我的眼泪里
　看他的脸吧！

掌礼官和开道兵上。

礼官甲　走开些！你们都别站在街上！

市民甲　呵，你，你当你是什么人？你当然不是生下来就这么高视阔步的，我的朋友？—— 我们为什么要走开呢，我亲爱的官长？我们为什么要挪开呢？我们是街上的狗还是什么东西？

礼官乙　我们的国王要从这边路上来了。

市民乙　国王么？哪一位国王呵？

礼官甲　　我们的国王，这个国家的国王。

市民甲　什么，这家伙疯了么？谁听说过我们的国王出来的时候，有这些吆吆喝喝的家伙前呼后拥着呢？

礼官乙　国王不再回避他的百姓了，他自己要来主持这个庆祝会。

市民乙　真的么，弟兄？

礼官乙　你看，他的旗子在那边挂着呢。

市民乙　呵，对了，那边真有一面旗子。

礼官乙　你看见上面画的那一朵红锦绒花么？

市民乙　对了，对了，那真是一朵锦绒花！—— 多鲜艳的一朵红花呵！

礼官甲　　好了，你现在相信我们了吧？

市民乙　我从来没说我不相信。是贡巴那家伙搞起的麻烦，我说过一个字了么？

礼官甲　　也许，他肚子虽大，里面却是空的；空桶的声音最大，你知道。

礼官乙　他是什么人？是你的本家么？

市民乙　不是，他是我们村长的丈人的堂兄弟，他还不是住在我们村的同一区里。

礼官乙　原来如此：他看去就像是什么人的丈人的第七个党兄弟似的，他的见解仿佛也带着岳叔的标志。

贡巴　哎呵，我的朋友们，从前有过些难受的事故，把我可怜的心扭成这个样子。也就是前几天，国王到街上游行，那么多的鼓乐旗幡把城市吵得乱七八糟地……为讨他的欢喜我什么事没做过呵？我把许许多多的礼物献给他，我像要饭的似地跟着他—— 最后我觉得我的礼物的资源，太难于应付了。但是这些阔气和排场最后怎么来呢？当老百姓向他求赐的时候，他却在历书上找不到一个吉利的发赏的日子，虽然到我们付税的时候却天天都是吉日！

礼官乙　　你是暗示说我们的国王就像你所形容的那个假王么？

礼官甲　　岳叔先生，你和岳叔母告别的时间到了。

贡巴　我求你，官长们，千万别生气。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好好地赔个不是吧，官长们；只要你们放了我，我什

么都做。你们要我走多远我就走多远。

礼官乙　好吧，到这边来排成一行。国王就要来了——我们要去开道去。

礼官们下。

市民乙　我亲爱的贡巴　，你的嘴总有一天把你害死。

贡巴马达夫，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嘴坏，是我的运气不好。假王出来的时候，我一句话没说，可这出挡不住我的清白的天真砸了我自己的脚。现在，也许是真王来了，我却满口说出叛逆的话。这是运气，我亲爱的朋友！

马达夫　我是这样相信的，照旧地服从国王——不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认得几个国王，就能辨明真假！这就像在黑暗里扔石子——你差不多一定能击中目标。就是照旧地服从他，尊敬他——如果是真王，就万事大吉；若不是，又有什么坏处呢？

贡巴　若是扔出的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我就不在乎了。而我们扔出去的多半是贵重的东西；这里，和别处一样，挥霍就把你弄穷了，我的朋友。

马达夫　看！国王来了！呵，真是一位国王！多好的人品，多好看的脸！谁看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像莲花那么白，乳油那么软！怎么样，贡巴？你现在怎么想呢？

贡巴　他长得不错——是的，我觉得他也许是个真王。

马达夫　看过去仿佛他就是雕塑出来专做国王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太美太嫩了。

假王上。

马达夫　繁荣和胜利是属于您的，国王呵！我们从一早就站

在这儿想瞻仰您的御容。在施恩的时候请不要忘了我们，陛下。

贡巴　越来越神秘了。我去叫老爷爷去。（下）

一群百姓上。

百姓甲　国王，国王！来吧，快点，国王从这里走过了。

百姓乙　不要忘记我，国王呵，我是库沙里瓦斯图地方乌达雅达塔的孙子维瓦加达塔。我一听见人说您来我立刻就来了—— 人家说什么我都没工夫去听；我心里所有的忠诚都奔向着您，君王，忠诚把我带来了。

百姓丙　胡说！我来得比你还早—— 在鸡叫以前就来了。那时候你在哪儿呢？国王呵，我是维库拉马斯塔里地方的巴都拉斯那。请您记住我！

假王　你们的忠爱使我很高兴。

维瓦加达塔　陛下，我们要向您诉一些冤苦；当我们到不了您座前的时候，我们能向谁去申诉呢？

假王　你们的痛苦一定会得到安抚的。（下）

百姓甲　拉在后面是不行的，小伙子们—— 我们若和大家挤在一起，国王就认不出我们了。

百姓乙　你看那边，你看傻子那鲁坦那在做什么呢！他把我们拱在两旁，自己挤上前去，现在他殷勤地用棕叶给国王打扇呢！

马达夫　真是的！好呀，好呀，这人脸皮之厚真吓死人。

百姓

百姓乙　们一定要把这家伙撵出去—— 他配站在国王的身边么？

马达夫　你以为国王还看不透他么？他的忠诚是有点太眩露太虚假了。

百姓甲　胡扯！国王们不像我们似地能看出伪君子来的——如果国王因为这傻瓜的使劲打扇而赏识他，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贡巴和老爷爷上。

贡巴　我告诉你——他刚从这街上走过。

老爷爷　这样就非是国王不可么？

贡巴　那不是，他不是无人觉察地走过去的，也不是一两个人，而是街两边成千上万的人都亲眼看见的。

老爷爷　就因为这样，才使得这件事加倍可疑。我们的国王多会儿用豪华的仪仗来晃百姓们的眼睛呢？他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通行国境的国王。

贡巴　他也许在这重要的节期里，要这样做，谁也不能说定。

老爷爷　呵，是的，能够说定！我的国王没有风信鸡那样的幻觉，没有希奇古怪的脾气。

贡巴　但是，老爷爷　，我要能形容出他来就好了！他是那么柔软，那么娇嫩，就像一个腊制的娃娃！我真想能替他挡住太阳，用我的全身来保护他。

老爷爷　傻瓜，你真是一头宝贝驴子！我的国王是一个腊娃娃！你来保护他！

贡巴　说正经的，老爷爷，他是一个超绝的神，美的奇迹，我在这广大群众中间，就找不出第二个人物能和他媲美。

老爷爷　如果我王愿意出现的话，你的眼睛决不会注意到他的。他不会在人群中突出——他是人民中的一个，他和

普通老百姓混在一起。

贡巴　我没告诉你我看到他的旗子了么？

老爷爷　你看见他的旗子上有什么？

贡巴　上面画着一朵锦绒花——红得晃眼。

老爷爷　我王的旗子上是画着一朵莲花，里面有一块箭石。

贡巴　可是人人都说：国王到庆祝会上来了。人人都这么说。

老爷爷　他当然到会上去了；但是他没有掌礼官，没有军队，没有侍从，没有乐队或是火炬跟着他走。

贡巴　那就没有人能认出他了。

老爷爷　也许有些人会认得出。

贡巴　那些能认出他的人——他们求什么，国王都给么？

老爷爷　但是他们不会要求什么。一个乞丐永不会认出国王的。在小乞丐的眼里，大乞丐就仿佛像是一个国王。傻子，今天那个穿金着红出来向你们求乞的人——你们就把他捏造成你们的国王！……呵，我的疯朋友来了，来吧，我的弟兄们！我们不能把日子消磨在瞎聊胡扯里——现在让我们来个颠狂的游戏、放浪的享乐吧！

疯人上。(唱)

你微笑么？朋友们？你笑么，弟兄们？我漫游着寻找金鹿！呵，是了，那个总是躲着我的快腿的幻象！

呵，他像闪电般发光立刻又消逝了，这个旷野里野性的流浪者！你走近他即刻跑远了，在你眼前留下一阵尘雾！

但是我漫游着寻找金鹿，虽然也许我永不能在旷野里

捉住他！呵，我漫游流浪着穿过林野和无名的土地像一个烦躁的浪子，从不肯回头。

你们都去到市场上收买，满载着货物回家；呵，我不晓得何时何地那难上的高空的狂风，触到我又吻了我！

我把一切都撇下，去求得那永不会属我的东西！你以为我的哭和眼泪是为了我失去的东西！

我在心里带着一声笑和一只歌，我把愁苦忧伤远远地抛在后面：呵，我漫游流浪着穿过林野和无名的土地—— 从不肯回一下浪子的头！

第 二 幕

一间暗室。苏达沙那王后。苏任加玛宫女。

苏达沙那　光明，光明！光明在哪儿呢？这屋里永远不点灯么？

苏任加玛　王后，您的其他的屋子都有灯的—— 您从来不想从亮屋子逃到这样的黑屋子里来么？

苏达沙那　为什么这间屋子永远要这样黑呢？

苏任加

苏任加玛　为若不这样您就不知道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了。

苏达沙那　住在这黑屋里渐渐地使你说话也显得隐晦而奇怪

——我不明白你的话，苏任加玛。但是，告诉我，这屋子是在王宫的什么地方呢？我认不出这屋子的进口和出路。

苏任加玛　这屋子盖得很深，在大地的心里。这间屋子是国王特地为您盖的。

苏达沙那　他不缺乏房子——为什么他要特别为我造一间暗室呢？

苏任加玛　您可以在有亮的屋子里会见别的客人；但是只有在这暗室里您才能会到您的主人。

苏达沙那　不能，不能，没有光明我不能生活——在这闷塞的黑暗里我就烦躁。苏任加玛，你要能端一盏灯进来，我就把这串项链赏给你。

苏任加玛　这个我不能做到，王后。我怎能把光明带到他要保持永远黑暗的地方呢？

苏达沙那　奇怪的忠诚！可是国王不是惩罚了你的父亲么？

苏任加玛　是的，有这么一回事。我父亲常赌博。从前国内的一切年轻人总到我父亲家里来——酗酒、聚赌。

苏达沙那　当国王把你父亲充军的时候，你不觉得十分冤苦么？

苏任加玛　呵，这件事使我非常愤怒。我正往堕落和毁灭的路上走；当这条路对我堵住的时候，我仿佛是被丢在一旁，没有人支持、帮助和荫蔽。我像被关在棚里的野兽一般地大怒狂吼——在我无可奈何的怒气中，我真想把个个人都撕得粉碎！

苏达沙那　那么你对国王的忠诚是从那里来的呢？

苏任加玛　我怎么说得清呢？也许正因为他是如此地冷酷无情，我才能倚靠皈依他！

苏达沙那　你的情感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苏任加玛　我没有法子告诉您——我自己也不晓得。有一天我心中一切的反叛知道它是被打败了，然后我的整个本性在谦卑的服从中俯伏在大地的尘土上。然后我看见了……我看出他在美丽和恐怖方面一样，都是绝世无双的。呵，我得救了，我被拯救了。

苏达沙那　告诉我，苏任加玛，我求你，国王长得什么样呢？我一天也没有看见过他。他在黑暗中到我这里来，又把我留在黑暗里。我不知道问过多少人——但是他们的答话都是模糊隐晦的——似乎他们都在隐瞒着什么事情。

苏任加玛　告诉您实话，王后，他长的什么样我也说不好。不是——他不是人们平常说的漂亮那一种的。

苏达沙那　你真的这么说么？不漂亮！

苏任加玛　不，王后，他不漂亮。这是因为他不美丽，他是那么奇妙，那么超绝，那么不可思议！

苏达沙那　我不十分懂你的话——虽然我喜欢听你提到他。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看到他。我连和他结婚的那一天也记不起来了。我听我的母亲说，在我结婚以前，有一个圣贤来说，“和你女儿结婚的那一个人是举世无双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让我母亲把他的外貌描述给我听，但是她只含糊答应，说她说不出来——她从面纱后面看的他，很隐约很模糊。但是如果他是男子中最好的，我不看到他，怎能坐得住呢？

苏任加玛　您不觉得有一阵微风吹来么？
苏达沙那　一阵风么？在哪儿呢？
苏任加玛　您没有闻见一阵轻香么？
苏达沙那　没有，我没闻见。
苏任加玛　大门开启了……他来了，国王进来了。
苏达沙那　他来的时候你怎么知晓呢？
苏任加玛　我说不出：我似乎能在我心头听到他的脚声。作他暗室的宫女，我已经发展了一种感觉——我不必看到就能知到感到。
苏达沙那　我真愿意我也有这种感觉，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　您将来一定会有的，王后……这种感觉必有一天在您心中醒起。您急欲见他的渴望使您烦躁不宁，因此您的一切心思是紧张的而扭到那个方向。在您的狂热不宁的状态过去以后，一切就都很容易了。
苏达沙那　为什么对你这么一个宫女会那么容易，对我这个王后却这么困难呢？
苏任加玛　那是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奴婢，没有困难来阻碍我。头一天，他把这间屋交给我管的时候，说，“苏任加玛，你要常把这间屋子替我收拾好 这是你的全部工作。”那时我没有说，连想也没有想，“呵，把那在各屋点灯的工作交给我吧。”没有，当我把一切心思都用在工作上的时候，一种力量在我心中觉醒生长了起来，把我浑身上下无抵抗地主宰起来了……呵，他来了！……他站在外面门前。主人！呵，国王！

（外面唱）

把你的门开启吧。我在等着。
把光明从黎明渡到黑暗的一天工作已经完毕了。
黄昏星升起了。
你已经采好花朵，编好头发，
穿上白衣准备过夜了么？
牛羊归棚，鸟儿归巢。
通向各区的交叉道路在黑暗中都归并成一条了。
把你的门开起吧。我在等着。

苏任加玛　国王呵，谁能对着你关上你的门呢？这门也没有上锁也没有上闩—— 只要你用手指一碰就会立刻大开的。你连碰都不碰它么?我若不去开门你就不进来了么？

歌

你吹一口气就能揭开我的轻纱，我王呵！
如果我睡倒在尘土里听不见你呼唤，你会直等到我醒来么？
你的车轮的雷声不会使大地震动么？
你不会无人邀请地自己推门进入自己的家里么？
那么您去吧，王后，替他开门吧：不然他是不会进来的。

苏达沙那　我在黑暗里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不知道门在哪里。这里你一切都熟悉，去替我开门吧。

苏任加玛　开了门，向国王鞠躬，下。国王在剧中一直是看不见的。

苏达沙那　您为什么不让我在亮中看见您呢？

国王　原来你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万物之中看到我！为什么不让我成为一件你能在黑暗中感觉到的唯一物件呢？

苏达沙那　但是我定要看见您——我切望着能看见您的脸。

国王　你会受不了我的脸相的——它将只给你一种深沉巨大的痛苦。

苏达沙那　您怎么能说我受不了您的脸相呢？呵，就是在黑暗里我也能感觉到您是多么可爱多么美妙的！我怎会在光明中怕您了呢？请告诉我，您在暗中能看到我么？

国王　是的，我能看到。

苏达沙那　您看到什么了？

国王　我看见无限的诸天的黑暗，被我的爱力急转而成为生命与存在，把万星的光明曳向自身，把自己化身为血肉的形象。在这形象里包含着永世的思想与努力，无际无空的没有说出的愿望，无数季候的数不完的献礼！

苏达沙那　我是如此奇妙，如此美丽么？当我叫您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心因着喜悦与骄傲而涨大了。但是我怎能相信您告诉我的那些奇妙的事情呢？我在我身上并没有找到！

国王　你自己的镜子是照不出来的——它把你消灭了，局限了，使你显得细小而平凡。但是如果你能看见你照在我

心中的影子，你是显得多么美丽庄严！在我的心中你不再是你所想的一个日常的凡人—— 你是我的第二个我。

苏达沙那　呵，请务必教给我如何用您的眼睛观看！在您的眼中世界上就没有黑暗么？我一想到这些我就害怕。对我是又真实又坚强、像死亡一样的黑暗—— 对您却是无物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俩怎能合一呢？不能，不能，这是不可能的；我俩中间有一道栅栏；不在这里，不，不在这地方，我愿意在我看到鸟、兽、木、石和大地的地方，找到您，看到您——

国王　也好，你可以找找试试看—— 但是没有人会把我指给你看。

你必须，若是你能够，自己认出我来。但是即或有人假装把我指出给你看，你怎能确知他是说实话呢？

苏达沙那　我会知道您，我会认出您。我将在百万人中认出您来，我不会弄错的。

国王　很好，那么今天晚上在春季月圆节的庆祝会上，你要在王宫的高高的角楼上找我—— 用你自己的眼睛在人群中寻找我。

苏达沙那　您会在他们中间么？

国王　我会屡次地在人群里到处出现。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上。

苏任加玛　您有何吩咐？主人？

国王　今夜是春天的月圆节。

苏任加玛　今夜我应当做什么呢？

国王　今天是过节的日子，不是工作的日子。娱乐的花园正

在最热闹的时光——你要去参加我的盛会。

苏任加玛　我听您的吩咐，主人。

国王　王后愿意今夜用她自己的眼睛看到我。

苏任加玛　王后将在哪里看到您呢？

国王　在音乐奏到最甜柔的地方，空气里载满了花粉的地方——在银光与淡影的快乐树林里。

苏任加玛　在光明与黑暗的捉迷藏里，能看出什么呢？在那里，风是狂乱不宁的，每一件事物都在迅速地舞蹈跳动——不会使眼睛迷眩么？

国王　王后好奇地要把我找到。

苏达加玛　好奇心定要扑一个空而哭着回来的！

歌

呵，它们会飞走，那不宁的流浪的眼睛，森林中的野鸟！
但是它们归降的时间将要来到，
它们到处乱飞的时间将要终止，
当诱人的音乐追赶它们，刺透它们的心的时候。
哎哟哟，野鸟要飞到野外去了！

第 三 幕

娱乐园前，阿凡提、寇沙拉、康齐及诸王子上。

阿凡提　此地的国王不会接见我们么？

康齐　这是什么治国之道？国王在树林里开一个庆祝大会，连最微贱最普通的人民都可以随便进去！

寇沙拉　他应该有一个准备好的地方，特为招待我们用的。

康齐　若是他还没有预备下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要强迫他给我们盖上一个。

寇沙拉　这些事都使人自然会疑心，这些人民到底有没有一个国王—— 看来似乎有一种无稽之谈把我们弄得糊涂了。

阿凡提　关于国王可以这样说，但是这宫里的苏达沙那王后决不是一个无稽之谈。

寇沙拉　就是为她的原故我才到此地来的。我不在乎见不见那从不让人看到的那一位，但是如果不见见那十分值得一见的那一位就跑回去，那就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康齐那　么让我们确定一个计划吧。

阿凡提　计划是一件最好的东西，只要你自己不牵连在内。

康齐　岂有此理，向这边拥来的那些讨厌家伙是什么人呢？咳，你们是什么人？

老爷爷和孩子们上。

老爷爷　我们是无有快乐歌咏队。

阿凡提　这介绍是多余的。但是你们可以躲远一点，不要吵扰我们。

老爷爷　我们从来不为着需要空间而烦恼：你们要多大的铺位我们都给得起。我们不满足的是那些请求的竞争者从来没有竞争的理由。不是么，我的小朋友们？

（他们唱）

歌

我们什么都没有，真的一点什么也没有！
　我们高兴地唱“浮的如的如”！
有些人在金沙的沼泽上为他们的房子建造高墙。
我们站在他们面前唱
　“浮的如的如”。
扒手们在我们四围飞翔，
　用贪婪的眼光宠锡我们。
我们抖着我们的空口袋唱
　“浮的如的如”。
当死亡，那个母夜叉，溜到我们门口
　我们对她脸上弹着指头，
我们齐声快乐响亮地唱
　“浮的如的如”。

康齐　看那边，寇沙拉，到这里来的是什么人呀？是一出哑剧么？有人扮作国王出来了。

寇沙拉　此地的国王也许会容许这些丑剧，我们可不能容许。

阿凡提　他也许是什么乡下的村长。

卫士们步行上。

康齐　你的国王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

卫士甲　他是这国的国王。他要去主持庆祝大会。

卫士们下。

寇沙拉　什么！这国家的国王出来赴会！

阿凡提　真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看过他就回去了—— 不看那位快乐的王后了。

康齐　你真以为那家伙说的是实话么？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都可以冒充国王。你还看不出那个人像一个扮成的国王—— 打扮得太过分了么？

阿凡提　可是他看去很漂亮—— 他的外表不是没有相当的使人看了舒服的地方。

康齐　他也许会使你的眼睛舒服，但是你若再靠近一点就决不会看错的。你等着看，我怎样在你们大家面前把他揭穿吧。

假扮的国王上。

假王　王子们，欢迎你们到我们国家来！我希望我的官员们已经好好地款待过你们了？

王子们（假作谦恭）　呵，是的，款待得十分周到。

康齐　若有美中不足的话，我们很荣幸地见到了陛下，也就补上缺憾了。

假王　我不在普通群众中出现,但是你们对我的忠诚和热爱，使我乐于和你们相见。

康齐　陛下，我们真是难以负荷这么深重的恩典。

假王　我恐怕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

康齐　我已经想到了：您并不看重这会见。

假王　同时你们若是有什么请求——

康齐　我们有请求：但是我们愿意私下来谈。

假王　（向侍从们）退后去点。

侍从们退下。

现在你们可以不客气地把愿望提出了。

康齐　在我们这方面是没有什么顾忌的——我们只怕您会觉得有顾忌的必要。

假王　呵，没有，在这一点上你们不必客气。

康齐　那么，来吧，对我们叩头到地表示敬意吧。

假王　看来我的仆人们在招待会上给你们斟的敬神酒斟得太多了。

康齐　虚假的冒牌，是你自己喝了太多的烈酒了。你的头快和尘土接吻了。

假王　王子们，开这么厉害的玩笑对一个国王是不相宜的。

康齐　那能够和你开正式玩笑的人就在旁边。将军！

假王　不要吧，我求你们，你很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向你们致敬。我的头已经自己俯伏了下来。不必用厉害的方法使它低下去了。现在我向你们大家行礼。若是你们慈悲我，让我逃掉，我就不多打扰你们了。

康齐　你为什么要逃呢？我们要使你作这地方的国王——让我们把这玩笑开到合法的结局吧。你有跟从你的群众么？

假王　有的。凡是在街上看到我的人都拥来跟在我后面。刚起头，当跟我的人很少的时候，大家都怀疑地看着我，现在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怀疑就减少而消失了，群众已被自己的数量催眠了。我现在不必再做什么工夫了。

康齐　那好极了！从现在起我们都答应帮助你和你站在一起。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来报答我们。

假王　你们的命令和你们加在我头上的王冠，对我是同样地神圣和有义务的。

康齐　目前我们只不过要看到苏达沙那王后。你要当心这一件事。

假王　我一定不辞辛苦地去做。

康齐　我们不能太信任你的辛苦—— 你必须光听我们的指挥。但是现在你可以带着一切可能的富丽和排场，到王家林荫大路上去参加庆祝会去。

他们下，老爷爷和一群人上。

市民甲　老爷爷，我忍不住要说—— 是的，还要重复它五百遍—— 就是说我们的国王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老爷爷　为什么只重复五百遍呢？你不必训练这样勇敢的自制—— 如果这会增加你的快乐，你可以说上五千遍。

市民乙　但是你不能永远保持着一个死谎。

老爷爷　它已经使我活起来了，我的朋友。

市民丙　我们要向世界宣告说我们的国王是一个大谎，最十足最空虚的影子！

市民甲　我们都要上房顶大喊说我们没有国王—— 若是他存在的话，随便他怎么办我们都行。

老爷爷　他是不会做什么的。

市民乙　我的儿子只有二十五岁，七天内发了高烧就短命而死。在一个贤王的统治之下，我会受到这样的灾祸么？

老爷爷　可是你还有两个儿子。我的五个孩子是一个接着一个地都丢掉了。

市民丙　现在你怎么说呢？

老爷爷　怎么啦？难道因为我丢了孩子我就该把国王也丢了么？别把我当做这么一个大傻瓜。

市民甲　当一个人饿着只要吃饭的时候，却在这里争论有没有国王的问题！国王会救助我们么？

老爷爷　老弟，你对啦，但是为什么不去寻找那个拥有所有粮食的国王呢？你在家里哭喊是一定得不到的。

市民乙　你看看我们国王的公道吧！那个巴都拉森——你知道，当他一提到他的国王的时候他会感动成那个样子，——那个善感的白痴！他穷到这个地步，连蝙蝠到他家骚扰的时候都认为那是一个太不舒服的地方。

老爷爷　看我！我日夜为我王劳作服役，可是我至今连一个铜元的酬劳也没有拿到。

市民丙　现在，你怎样想呢？

老爷爷　我怎样想？我们给朋友报酬么？去吧，我的朋友，你若愿意你就可以说我们的国王并不存在，这也是我们庆祝这节日的一部分节目。

第 四 幕

王宫角楼。

苏达沙那　王后和她的朋友罗希尼。

苏达沙那　你也许会弄错，罗希尼，但是我是不会错的；难道我不是王后么？那个人，当然是国王。

罗希尼　那位把那么高的光宠给您的人，不会不早把自己显示给您看。

苏达沙那　仅是他的形象就使我像一只关在笼里的鸟一样地急躁。你仔细地去问过他是什么人了么？

罗希尼　是了，我问过了。我问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国王。

苏达沙那　他是哪一国的国王呢？

罗希尼　我们国家的，这个土地的国王。

苏达沙那　你确是指那头顶上撑着一个鲜花伞盖的那一位么？

罗希尼　就是他：就是旗上画着锦绒花的那一位。

苏达沙那　当然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有疑惑的是你。

罗希尼　我们总容易有错误，王后，我们不敢触犯您，万一我们说得不对呢。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在这里就好了！就没有疑惑的余地了。

罗希尼　您觉得她比我们都聪明么？

苏达沙那　呵，不是，不过她会立刻认出他。

罗希尼　我不能相信她会。她不过是假装认得他。若是她假装她认得国王，也没有人能给她考验。如果我们都像她那样地无耻，我们也就不难夸耀说我们和国王熟悉了。

苏达沙那　不然，她从来没有夸耀过。

罗希尼　那也完全是假的，整套的，总是比公开地夸说更持久一些。她很会要种种的花招，因此我们总不能喜欢她。

苏达沙那　不管你怎么说，如果她在这里我还是要问她的。

罗希尼　好吧，王后。我去叫她来。若是王后必须依靠她来认出国王的话，她真是很幸运的。

苏达沙那　呵，不是，不是为这个，我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国王。

罗希尼　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说了么？您听，人民欢呼的声音，都达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了！

苏达沙那　那么做这一件事吧：把这些花放在荷叶上，送去给他。

罗希尼　他若问是谁送的，我怎么说呢？

苏达沙那　你什么话也不用说——他会知道的。他以为我认不出他；我不能不让他晓得我已经找到了他就让他过去。

罗希尼拿花下。

苏达沙那　今夜我的心颤动不宁，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满月的银光泛滥诸天，涌溢在四边像冒沫的酒……它像一个愿望、像一种醉意那样抓紧了我，来人呵，外面有谁？

仆人上。

仆人　王后有什么吩咐？

苏达沙那　你看见那些过节的少年们，在芒果林中的道路上边走边唱么？叫他们来，把他们带到我跟前来，我要听他们唱歌。

仆人下，带孩子们上。

来吧，早春的活的象征，开始唱你们的节日之歌吧！今夜我的心身整个变成诗歌和音乐——但是这不可言说的曲调逃过了我的舌尖：你们替我唱吧！

歌

在春夜，我的忧愁对我也是甜蜜的。
我的痛苦打击着我爱的琴弦轻轻地歌唱。
从我渴恋的眼里生出幻象飞到月明的天空。

林野深处的清香在我的魂梦中迷失了路途。
传到我耳边的低低的言语，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我脚镯上的铃儿和我的心跳应节地颤响。

苏达沙那　好了，好了——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你们的歌把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一个幻想来到我心上—— 就是愿望永不能得到它的对象—— 它也永不必得到。是哪一位可爱的山林隐士，教给你们的歌呢？我眼里能够看到那位我耳中听到他的歌的人。呵，我真想—— 真想能在心的浓密的林野道路上热狂地漫游!亲爱的山庄少年们！我该怎么酬报你们呢？这串项链不过是珍宝—— 坚硬的石头—— 穿成的，它的坚硬会给你们痛苦—— 我没有像你们戴的花环那样的东西。

孩子们鞠躬下。

罗希尼上。

苏达沙那　我没有做好—— 罗希尼，我没有做好。我不好意思问你这事情的经过。我刚体会到没有任何一只手能真正地赠送最巨大的礼物。可是，还把一切都说给我听吧。
罗希尼　当我把花献给国王的时候，他似乎并不懂是怎么回事。
苏达沙那　你真的这么说么？他没有懂得—— ！
罗希尼　没有，他像个玩偶似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他不愿意显出他什么也不懂，因此他闭着嘴。
苏达沙那　我多丢脸，我的无耻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了。你为什么不把我的花拿回来呢？
罗希尼　我怎么能够呢？那位非常机灵的康齐王，坐在他的

旁边，一下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微微地一笑说："皇上，苏达沙那王后以这花朵——春天的朋友，爱神的花朵，向您致敬。"国王似乎惊醒过来，说，"这是我今天的一切帝王光荣的冠冕。"我正惊疑失色地往回走，康齐王从国王颈上摘下项链来，对我说，"朋友，国王的项链送上给你，酬谢你给带来的幸运。"

苏达沙那　什么，还得康齐来使他懂得这些！我好苦呵，今夜的庆祝会把我羞辱的门大大地敞开了！我还能希望什么呢？你不要管我吧，罗希尼；我要安静一会。

罗希尼下。

今天一个巨大的打击，把我的骄傲碎成微尘，可是……我不能从我心上抹去那个美丽迷人的人品！我的骄傲扫地无余了——我打败了，击溃了，完全无望了……我几乎不能背过脸去不看他。呵，这愿望总是屡次地回来——我想向罗希尼要她那项链！但是她会怎样想呢？罗希尼！

罗希尼上。

罗希尼　您有什么吩咐？

苏达沙那　为今天的辛苦，你应得什么酬劳呢？

罗希尼　我不求您给什么——但是我已经有了国王的赏赐，那是应得的。

苏达沙那　那不是一件心甘情愿的礼物，是强夺来的报酬。我不喜欢看见你戴上这无情无意的赠礼。拿下来吧，如果你把它放在这里我就把我的镯子给你。拿这付镯子，走吧。

罗希尼下。

又是一次的败仗！我应当把这项链丢掉，但是我做不到！它像荆棘编的花环一样地扎着我——但是我不能把它扔掉。这是今夜节日之神给我送来的——这串羞辱的项链！

第五幕

老爷爷　娱乐园门口。一群人。

老爷爷　你们玩够了么，朋友们？

百姓甲　呵，太够了，老爷爷。你看，他们把我全身都弄红了，没有一个人逃得掉。[①]

老爷爷　没有么？他们也把花粉洒在国王的身上么？

百姓乙　可是谁能到他跟前去呢？他们在围墙里是十分安全的。

老爷爷　所以他们把你们躲过了！你们不能扔一丁点儿在他们身上么？你们应当拥进围墙里去。

百姓丙　我的亲爱的老头子，他们有他们自己特别的红粉。他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卫兵和侍从的头巾也都是红的。侍从们来回地挥舞着刀剑，我们若再近前一步，基本的红色就要痛快地呈现出来了。

老爷爷　做得对，朋友们——总要离他们远一点。他们是大地的流放囚徒，我们就得这样看待他们。

百姓丙　我回家去了，老爷爷；过了夜半了。（下。）

歌咏队上。（唱）

① 在印度过春节的时候，人们彼此洒着红粉，在这剧里，红粉是爱情的象征。——译者。

一切黑白的区别都消灭了，要变成红的—— 红得像你脚上的染料。

我的胸衣是红的，我的幻梦是红的，我的心也像红莲一样地颤摇。

老爷爷　好极了，我的朋友们，太好了！你们真是痛快地玩了一夜了！

歌手们呵，真好，什么都是红的，红的！只有天上的月亮逃掉了—— 它还是白的。

老爷爷　他不过是外表似乎很天真。你若是把他的白色伪装拿掉，你就看出他的花招来了。我曾看着他今夜把红色丢在大地上的。可是，想不到他会总是白色的，无色的。

歌

和你同在是我的游戏，爱，我爱！

我的心颠狂了，它决不肯伏输，

你以为你用红粉把我染得通红，你自己可以一点不沾么？

我不会用我心的红花的粉，染红你的衣裳么？

歌手们下。

假王和康齐上。

康齐　你必须一切都照着我的话去做。不能出一点错。

假王　一定不会出错的。

康齐　苏达沙那王后的宫室是在……

假王　是的，王爷，我已经看好了。

康齐　你要做的是要把花园烧着，然后趁乱立刻去完成你的工作。

假王　我一定记住。

康齐　喂，冒牌先生，我不能不想到有一种不必要的恐怖，在烦扰着我们—— 这国里是真没有国王。

假王　我的唯一的企图就是要把无政府主义从这国家里去掉。你们普通人不能离开国王而生存，不管这国王是真的还是假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危险的根源。

康齐　人民的福星，你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我自己也想对人民尽这个不平凡的义务。

他们下。

第 六 幕

罗希尼　怎么回事呀？我不懂这都为什么！（对园丁们）你们急急忙忙地上哪儿去呀？

园丁甲　我们到园外去。

罗希尼　到哪里？

园丁乙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国王召唤我们了。

罗希尼　什么。国王就在园里。哪一位国王召唤你们呢？

园丁甲　我们说不出。

园丁乙　当然是我们伺候了一辈子的那位国王啦。

罗希尼　你们都去么？

园丁甲　是的，都去——我们必得立刻走，不然的话我们也许要受罚了。

园丁们下。

罗希尼　我不懂得他们的话……我害怕，他们就像野兽在河堤溃决以前那样地狂奔出去。

寇沙拉王上。

寇沙拉　罗希尼，你知道你的国王和康齐上哪儿去了么？

罗希尼　他们在花园里，可是我说不出他们是在哪一处。

寇沙拉　我真不明白他们想做些什么。我信仰康齐是不对的。

（下）

罗希尼　这些国王在进行着什么暗事呢？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我也会牵涉在内么？

阿凡提上。

阿凡提　罗希尼，你知道那些国王们都上哪儿去了呢？

罗希尼　很难说出谁在什么地方。寇沙拉王刚走到那边去了。

阿凡提　我不是想到寇沙拉。你的国王和康齐在哪里呢？

罗希尼　我好久没看见他们了。

阿凡提　康齐总是躲着我们。他一定在计划着骗我们大家。我在这混乱里插上一手是不妙的。朋友，你能告诉我出园的办法么？

罗希尼　我没有。

阿凡提　这里没有人能指引我么？

罗希尼　仆人们都离开这园子了。

阿凡提　他们为什么都跑开了？

罗希尼　我不完全懂得他们的意思。他们说国王命令他们立

刻离开这园子。

阿凡提　国王？哪一位国王？

罗希尼　他们也说不上。

阿凡提　这可有点不妙。无论如何我必得找路出去。我不能再多耽误了。（急下）

罗希尼　我到哪里去找国王呢？当我把王后的花送给他的时候，那时他对我并不感兴趣；可是从那以后他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礼物。这没有理由的赏赐使我害怕……这些鸟为什么在这时候飞起呢？什么东西把他们忽然吓着了呢？这不是他们平常飞起的时候，……王后驯养的鹿为什么这样飞跑呢？加帕塔！加帕塔！她连我的叫唤也听不见。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四方八面的天边都忽然变红了，像疯人的眼睛一样！似乎太阳在不该下落的时间在各处同时下落了。万能的神发的是什么疯呵！……呵，我吓死了……我上哪里找国王去呢？

第 七 幕

王后宫殿的门边。

假王　你做了什么事啦，康齐？

康齐　我只想把靠近王宫的这部分花园点着。我没想到这么快就着到四围了。快点，告诉我出园的路。

假王　我没法告诉你。带我们来的人都跑了。

康齐　你是本国的人——你一定会知道。

假王　我从来没有到御花园内部来过。

康齐　我不听这套——你一定得给我带路，不然我就把你切成两段。

假王　你可以这样结果我的性命，但这是一个找出园道路很危险的办法。

康齐　那你为什么到处宣扬说你是这国的国王呢？

假王　我不是国王——我不是国王。(合掌跪倒)您在哪儿呢，我的国王？救我吧，呵，救我吧！我是一个叛徒——惩罚我吧，但不要杀我！

康齐　你对空气哭喊有什么用处呢？不如把时间放在找路上面。

假王　我要倒在这里——我一步都不动了。随你怎么样吧，我不会抱怨。

康齐　我不容许这种胡闹。我若是烧死了，你也得陪我到头。外面声音呵，救救我们吧，我们的国王呵！火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康齐　傻瓜，起来，别再浪费时间了。

苏达沙那　(上)国王，呵，我的国王！救我吧，救我的命吧！我让火包围上了。

假王　谁是国王？我不是国王。

苏达沙那　你不是国王么？

假王　不是，我是假装的，我是个恶棍。(把王冠扔在地上)让我的欺骗和虚假都在土里粉碎了吧！(偕康齐下)

苏达沙那　不是国王！他不是国王？那么，火神，烧我吧，把我烧成灰烬吧！我要把自己投在你手里，你这伟大的清洗者；把我的羞耻、私欲和愿望都烧成灰烬吧。

罗希尼　（上）王后，您到哪儿去呢？您的内室都笼罩在烈火里了——您不要进去。

苏达沙那　我要去！我要进到烧着的屋里去！这是我的死亡的火！

（进入宫里）

第 八 幕

暗室。国王和苏达沙那。

国王　不要害怕——你没有理由害怕，火烧不到这里。

苏达沙那　我不怕——可是，呵，羞耻像烈火一样追着我。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心，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让它的火焰烧焦了。

国王　你要恢复火伤还得过些日子。

苏达沙那　这火永不会灭——永不会灭！

国王　不要丧气吧，王后。

苏达沙那　呵，我什么都不瞒您……我颈上挂着别人的项链。

国王　那一串项链也是我的——他从别处哪能拿到呢？他是从我屋里偷去的。

苏达沙那　但那是他送我的礼物；我总不能把它扔掉！当火焰从四围向我怒吼而来的时候，我想到要把这项链丢在火里。但是，我不能够。我的心低低地说，“你就挂着这项链死去吧。”……这是什么火，呵，国王，当我出来要见您的时候，我却会像一只飞蛾不能抵抗这火焰而跳了

进去呢？这是多大的痛苦，呵，多大的烦恼！这火永远是这样猛烈地焚烧，但是我们在火焰中生活下去！

国王　但是你到底看到我了——你的愿望满足了。

苏达沙那　难道我是想在这可怖的劫数中间去寻找您么？我说不出我看到什么，但是我的心仍在恐怖地跳着。

国王　你看到什么了？

苏达沙那　可怕极了——呵，是真可怕！我连想都不敢再想。漆黑的，漆黑的，呵，您是像永久的黑夜一样地黑！我只在可怕的一刻看了您一眼。火光落在您身上——您就像当一颗彗星恐怖地飞坠在我们视线以内的时候，那个威严的黑夜一样——呵，我就闭上眼睛——我不能再望着您了。像险恶的飓云那样黑，像无边的大海那样黑，只有朦胧的妖异的红光，闪烁在喧闹的波涛之上！

国王　我不早告诉过你，一个人除非心里早有准备就不能忍受我的相貌么？他会想躲到天边地角去的。这种光景你不是已经看过多少次了么？因此我要慢慢地逐渐地向你显露，不能太突然地。

苏达沙那　但是罪恶来了，破坏了您的一切希望——和您合一的可能性，现在对我是不可想象的。

国王　时候到了就可能了，我的王后。今天以恐怖来震动你的灵魂的绝对阴冷的“黑”，必有一天会变成你的慰藉和超度。我的爱还能为其他的什么而存在呢？

苏达沙那　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单是你的爱有什么用呢？我的爱已经背向您了。美把符咒施在我身上——这狂乱和迷醉永不会离开我——它把我的眼睛晃晕了烧着了，它把它的金光射在我的魂梦上！现在我把一切都告

诉了您—— 随便您怎样惩罚我吧。

国王　惩罚已经开始了。

苏达沙那　但是如果您不遗弃我，我要离开您——

国王　休想做什么都有最大的自由。

苏达沙那　我受不了您的相貌！我的心生您的气，您为什么—— 您对我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人家告诉我您是洁白漂亮的呢？您是漆黑的，像黑夜一样地黑—— 我永远不会，我永远不能喜欢您。我看到过我所喜爱的—— 它是像乳油一般地柔软，马缨花一般地娇弱，蝴蝶一般地美丽。

假王　那是和妄想一样地虚假，和水泡一样地空洞。

苏达沙那　不管它吧—— 但是我不能靠近您站着—— 我就是不能！我必须跑开。和您合一，是决不可能的！那不会是别的，只能是虚伪的合一—— 我的心思必然不可避免地从您这里背转开去。

国王　你连稍微试一下也不肯么？

苏达沙那　我从昨天起就试过了—— 但是我越试，我的心就越反抗，我若是和您呆下去，那些认为我是不贞洁、虚伪和无信的思想就会永远追逐缠扰着我。

国王　那么好吧，你要离我多远就离我多远吧。

苏达沙那　我不能从您身边跑开—— 就是因为您没有拦阻我不让我走。您为什么不把我揪回来，揪住我的头发，说，“你不许走”呢？您为什么不打我？呵，惩罚我吧，打我吧，下毒手打我吧！您这无抵抗的沉默使我疯狂—— 呵，我受不了！

国王　你为什么觉得我是真的沉默呢？你怎样知道我不想法

留住你呢？

苏达沙那　呵，不能，不能！——我受不了这个——大声地告诉我吧，用雷霆般的大声命令我吧，用那能淹没我耳朵中一切其他事物的言语，来强迫我吧——不要让我就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地走掉吧！

国王　我将让你自由，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你从我这里挣脱了呢？

苏达沙那　您不让我么？那么好了，我一定要走！

国王　那么走吧！

苏达沙那　那就一点不能怪我了。您本来可以用暴力拉住我，但是您没有用！您没有阻止我——现在我要走了。命令您的守卫挡住我吧。

国王　没有人会拦住你的。你可以像被飓风追赶的雨云那样自由地走去。

苏达沙那　我不能再抵抗了——我心里有种东西在迫着我往前走——我从我的锚儿上挣脱了！也许我会沉没下去，但是我不再回来了。（急下）

苏任加玛　（上，唱）你送我远走的意旨是什么意旨！从我一切的流浪里，我仍要回到你的脚边来。

是你的爱装作不理不睬——你爱抚的手把我推开——为的是要把我拖回你怀里！呵，我王，你在你整个国境内玩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苏达沙那　（重上）国王，呵，国王！

苏任加玛　他已经走了。

苏达沙那　已经走了么？那好……那么他是永远把我丢弃了！我已经回来了，但是他不能等我一刻，很好，我现在完

全自由了。苏任加玛，他叫你留住我了么？

苏任加玛　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苏达沙那　他为什么要说话呢？他凭什么留恋我呢？……那么我自由了，完全自由了。但是，苏任加玛，我想问你一件关于国王的事情，在他面前我没敢说。告诉我他曾把犯人判过死刑么？

苏任加玛　死刑？我王从来不判人死刑的。

苏达沙那　那么他怎样处理他们呢？

苏任加玛　他把他们释放了。康齐承认他打败了，回到自己国里去了。

苏达沙那　呵，我放心了！

苏任加玛　王后，我对您有一个请求。

苏达沙那　你不必用言语说出你的请求，苏任加玛。国王给我的一切珠宝首饰，我都留下给你——现在我不配戴这些东西了。

苏任加玛　不是的，我不要那些东西，王后。我的主人从来不给我东西戴——淡素无华对我就很适合。他没有给过我一件可以在人前夸示的东西。

苏达沙那　那么你向我请求什么呢？

苏任加玛　我要跟您一同走，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你考虑一下你说出的话；你是想离开你的主人。你怎会提出这么一个请求呢！

苏任加玛　我不会离他很远的——当您没有护卫地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和您在一起，近在您的身边。

苏达沙那　你这是瞎说，我的孩子。我想把罗希尼带走，但

是她不肯去。什么东西给你鼓足勇气使你愿意跟我来呢？

苏任加玛　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但是我要去—— 勇气自己会来，力量也会来的。

苏达沙那　不，我不能带你走；你在我身边会使我常常想起我的羞辱；我会忍受不了的。

苏任加玛　呵，我的王后，我已经把您一切的善和恶，都当作我自己的了；您还把我当作外人么？我一定跟您一同走。

第九幕

堪亚库普加王，苏达沙那的父亲。大臣们。

堪王库普加王　她来到以前，我一切都知道了。

大臣　公主在河岸上城门边等着呢。我可以派人去欢迎她回家么？

堪王库普加王　什么！这个忘恩背义丢弃她丈夫的人—— 你还要搞出一个热闹来，当众暴露她的羞辱么？

大臣　那么我可以在宫里给她预备住处么？

堪王库普加王　你也不可这样做。她自愿撇下她的王后的地位—— 在这里她必须像侍女一样地劳作，若是她想呆在我的家里。

大臣　这样对她是太残酷了，陛下。

堪亚库普加王　如果我不让她受苦，我就不配作她的父亲。

大臣　我一定遵旨处理，陛下。

堪王库普加王　不要让人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否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大臣　您为什么怕那样的灾难呢，陛下？

堪王库普加王　当妇女们离开正路的时候，她就似乎充满了最可怕的灾祸。你不晓得我这个女儿使我感到多要命的恐怖—— 她满载着灾害和危险到我家里来了。

第十幕

王宫内室。苏达沙那和苏任加玛。

苏达沙那　躲开我，苏任加玛！一种要命的怒气在我心中翻腾—— 什么人我都受不了—— 看你那种忍耐服从的样子使我发急。

苏任加玛　您和谁生气呢？

苏达沙那　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看到一切震塌了，破坏毁灭了！我离开了王后的宝座不过一会儿的工夫。难道我就失掉了一切来到这阴郁的洞穴里流汗奴役扫土么？为什么忧伤的火炬不为我在全世界上烧起呢？大地为什么不震动颤摇呢？我的坠落难道只像小豆花的飘落那样无人理会么？我的坠落不是更像一颗明星下坠，那熊熊的火焰把诸天都爆成两半了么？

苏任加玛　一片辽阔的森林，先从里面冒着浓烟，然后才发出烈火：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呢。

苏达沙那　我把王后的令誉和光荣都扔在土里风里去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到这里和我的孤寂灵魂相会么？孤单——呵，我真是可怕地孤单呵！

苏任加玛　您并不孤单。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我什么事都不再瞒你。当他在宫里放火的时候，我不能够生他的气。一种内在的快乐一直在使我的心跳动。多么伟大的罪恶！多么光荣的行为！就是这股勇气使我坚强，使我的精神烧起。就是这个可怕的快乐使我能够立刻把一切都丢在背后。但是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么？为什么哪里都没有他到来的信号呢？

苏任加玛　您所想的那个人并没有在宫里放火——那火是康齐王放的。

苏达沙那　胆小鬼！但这是可能的么?那么漂亮，那么迷人，却没有一点男子气！我只为了这么一个没有价值的家伙就把自己欺骗了么？呵，多丢脸！但是，苏任加玛，你觉得你的国王不还是应该来接我回去么？

苏任加玛不语。

你以为我急着要回去么？永远不会的！就是国王真的来了我也不回去的。他连一次都没有不让我走开，我发现所有的门都大开着让我走出！我在上面走着的那条石头尘土的路——一位王后在上面行走对它简直是毫无感觉。它是坚硬无情的和你的国王一样；它对最卑贱的乞丐和最高贵的王后都是一样的。你不开口！好，我告诉你，你的国王的态度是——残忍，惨酷，无耻！

苏任加玛　人人都知道我王是冷酷无情的——从来没有人能动摇他。

苏达沙那　那么你为什么日夜呼唤他呢？

苏任加玛　但愿他永远和崖石一样地冷酷无情—— 但愿我的眼泪和祈求永不能使他动摇！让我的忧伤只是我一个人的—— 但愿他的光荣和胜利永远长存！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你看，田野的那头东边地平线上似乎卷起了如云的尘土。

苏任加玛　是的，我看见了。

苏达沙那　那不像车辇上的旗子么？

苏任加玛　的确，那是一面旗子。

苏达沙那　那么他来了。他到底来了！

苏任加玛　谁来了！

苏达沙那　我们的王—— 还有谁呢？没有我他怎能活下去呢？他能忍过这么多天已经是个奇迹了。

苏任加玛　不是，不是，这不会是国王。

苏达沙那　真的“不是”么！你仿佛什么都知道，你的国王是冷酷、坚硬、无情的，不是么？让我们看他能够冷酷到什么地步。我从起头就知道他会来的—— 他会飞奔来追赶我的。你等着看我让他在我面前承认失败吧！出去吧，苏任加玛，把一切报告给我。

苏任加玛下。

他若是来请我跟他回去，我去不去呢？当然不去！我决不去！永远不去！

苏任加玛上。

苏任加玛　来的不是国王，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不是国王！你真知道不是他么？什么话！他还不来么？

苏任加玛　不是他，我王来的时候永不会扬起那么多的尘土。

决没有人会晓得他什么时候来到。

苏达沙那 那么，这是——

苏任加玛 就是他：他和康齐王一起来的。

苏达沙那 你知道他的名字么？

苏任 加玛 他叫苏伐那。

苏达沙那 那么就是他来了。我本想，“我躺在这里就像垃圾似的，人家连碰都不肯碰我一下。”但是现在我的英雄来救我了。你从前认得苏伐那么？

苏任加玛 我在我父亲家里的时候，在赌窟里——

苏达沙那 不，不，我不要从你的嘴里听到关于他的事情。他是我一个人的英雄，我的唯一的救星。不必听你说他的历史我也会认识他的。你看，你的国王是多好的一个人！我降低到这地步他也不肯来救援我。从今以后你不能怪我了。我不能在这里等他一辈子，像奴隶一样屈辱地劳作。我决不能像你那样地温顺服从。

第 十 一 幕

野外营帐。

康齐 （对堪亚库普加王的使者）告诉你的国王不必以待客之礼来接待我们。我们是在回国去的路上，但是我们是等着要把苏达沙那王后从低降为奴的惩罚里援救出来。

使者 陛下，您要记得公主是在国王的家里。

康齐 女儿只有在未嫁的时候才可以住在父亲的家里。

使者　可是她与父亲的家庭关系并没有断绝。

康齐　现在她已经把这种关系断绝了。

使者　在死亡的这一边，这种关系是永不会断绝的，陛下：它可能有时会暂时中止，但决不会完全破裂。

康齐　如果国王决定不在和平的条件下把他的女儿给我，照着我们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我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你可以把这个作为我最后的话语。

使者　陛下，别忘了我们的国王也是遵守同样的规范的。若希望他一听到您的恐吓就把女儿献上，那是毫无根据的。

康齐　告诉你的国王，我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得到这样的回答了。

使者下。

苏伐那　康齐王，我觉得我们似乎太大胆了。

康齐　不然的话冒险之中有什么乐趣呢？

苏伐那　向堪亚库普加王挑战用不着多大的胆量——不过……

康齐　你一开始怕这个“不过”，你在世界上就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兵士上。

兵士　陛下！我刚得到消息，说寇沙拉、阿凡提和卡林加各位王子都带着军队到这里来了。（下）

康齐　我就怕的是这个！苏达沙那出走的消息传播得很广——现在我们要进入一场混战，结果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苏伐那现在没有法想了，陛下。这不是个好消息。我准知道那是我们的皇帝他自己秘密地到处散布那个报道的。

康齐　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苏伐那　在混乱的争夺中间，贪婪的人们会把彼此撕得稀烂——他可以利用机会把胜利品带回家去。

康齐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的国王从来不露面。他的诡计是在到处把自己化身为百千万亿——恐怖使他在到处显现。不过我还是坚持，你的国王从头到脚都是虚空的捏造。

苏伐那　但是，求求陛下，您能开恩让我走么？

康齐　我不能让你走——在这件事上我有用你的地方。

兵士上。

兵士　陛下，维拉提、潘迦拉和维达巴也都来了，他们已经在河的对岸安营了。(下)

康齐　一开头我们必须协力作战。先把对堪亚库普加的仗打完，然后我们再设法度过难关。

苏伐那　请不要把我拉在你的计划里面——你若是不管我，我就最高兴了——我是个可怜、卑贱的东西——我不能——

康齐　喂，冒牌的国王，方法和手段从来不在于一个高抬的地位——道路和台阶之类的东西，总是踩在我们脚下的。在我们的计划中利用你这种人的好处就是我们必须利用无面具无幻象的东西。如果我去和我的首相商量，那么我若管“偷窃”叫一个比“公益”更不庄严的名字的话，他就会认为是一件荒谬的事情。现在我要去把国王们象棋盘上的士卒一样地移动一番；如果全盘的棋子都要求作国王的话，这棋局就显然下不下去了！

第十二幕

王宫内室。

苏达沙那　这仗还在打么？

苏任加玛　和以前一样地猛烈。

苏达沙那　在上阵以前我父亲来对我说,“你从一个国王那里走开了，可是你引了七个国王来追你；我真想把你切成七块分给这些国王们。”他要是真这样做了就好了。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　是么？

苏达沙那　如果你的国王有权力救我，我现在这样的处境能不感动他么？

苏任加玛　我的王后，您为什么问我呢？我有替国王回答的权力么？我知道我的了解是模糊的；因此我从来不敢判断他。

苏达沙那　谁参加了这次的战争？

苏任加玛　七个王子都参加了。

苏达沙那　没有别人么？

苏任加玛　在战争开始以前苏伐那偷偷地企图逃跑—— 但是康齐把他禁闭在他的营里了。

苏达沙那　呵，我早就该死！国王，我的国王，如果你来帮我的父亲，你的名誉也不会减损！它只会更光耀更崇高。你准知道么，苏任加玛，你是没有来么？

苏任加玛　我没有准确的消息。

苏达沙那　但是从我到此以后有好多次我忽然觉得有人在我的窗下弹着七弦琴。

苏任加玛　也许有人在那里放纵着音乐的爱好，这种想法不是不可能的。

苏达沙那　我的窗下面是一片深林—— 我每次听见这音乐，就想找出谁在弹奏，但是我总是看不清楚。

苏任加玛　也许是走路的人，在树荫下休息，就弹起琴来了。

苏达沙那　也许是。但是我从前宫里的那扇窗户，又回到我记忆中来了。从前我在晚妆以后总来站在窗前，从我们无灯的相会处的漆黑之中，总有歌声和乐音，泉水似地流来，不断地奔涌、跳舞、颤动，就橡无尽流泉的热情的冲激。

苏任加玛　呵，深沉而甜柔的黑暗！奥妙而神秘的黑暗，我曾做过它的奴仆。

苏达沙那　你为什么离开那屋子跟我出来呢？

苏任加玛　因为我知道他会跟着我们，带我们回去。

苏达沙那　不会，他不会来的—— 他永远离开我们了。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苏任加玛　他如果能这样地离开我们，那我们就不需要他了。那他就不是为我们而生存了；那么那间暗室是完全空虚的—— 也没有七弦琴从那里弹出音乐了—— 在那屋里也没有人叫您或是叫我了；一切都是幻象和一个无聊的梦了。

看门人上。

苏达沙那　你是什么人？

看门人　我是这宫里的看门人。

苏达沙那　快把你要说的消息告诉我吧。

看门人　我们的国王被俘了。

苏达沙那　被俘么了？我的天哪！（晕倒。）

第十三幕

康下和苏伐那。

苏伐那　你说，那么你们自己再没有打仗的必要了。

康齐　没有了，你不必害怕。我已经使得王子们同意，说只有王后肯接受的那位才可以占有她，别人不能再继续作任何的努力。

苏伐那　你不必再使用我了，陛下——因此我请你放我走。我做什么都不够格儿，对于临头大祸的恐惧，把我吓昏吓傻了。你很难把我放在有用的地方。

康齐　你必得坐在那里作我的撑伞的人。

苏伐那　我准备好什么都做；但是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康齐　你这个人，我看出你的蠢才和你的大志是不相称的，你还没有看出王后对你的垂青。无论如何她不能在王子群中把定婚的链环丢在撑伞人的颈上，但是我知道，她的心总离不开你。算来算去，这花环一定要落在我王盖的影下。

苏伐那　陛下，你对我怀抱着一种危险的想象。我恳求你，不要把我拖到这无根据的见解的工作上去。我苦苦地哀求陛下，请把我放走吧。

康齐　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我会一刻都不耽误地把你放走。得到了结果，再把手段作为自己的负担，就太没有价值了。

第十四幕

苏达沙那　和苏任加玛站在窗前。

苏达沙那　那么我必得到王子们集会的地方去么？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救我的父亲么？

苏任加玛　康齐王是这样说的。

苏达沙那这种话是一个国王　应当说的么？这是他亲口说的么？

苏任加玛　不是，他的使者苏伐那，把这消息带来的。

苏达沙那　苦呵，我好苦呵！

苏任加玛　他还拿出几朵枯萎的花说，“告诉你的王后，这些春节的纪念品越是枯萎，它们在我心里越是新鲜繁茂。”

苏达沙那　住嘴！不要再告诉我了。不要再折磨我吧。

苏任加玛　看！那些王子们都在大会堂上坐着呢。那个除了王冠上一串花环之外，身上别无装饰的人——就是康齐王。那个站在他旁边撑着伞的人就是苏伐那。

苏达沙那　那个就是苏伐那么？你知道一定是他么？

苏任加玛　是他，我很认得他。

苏达沙那　这个人可能是我那天所看到的那个么？不是的，不是的——我看到的是光明和黑暗，风和香气融合渗透的东西，——不是的，不是的，那不会是他；那个不是他。

苏任加玛　但是人人都认为他的长相非常美丽。

苏达沙那　这种美丽怎能迷惑了我？我怎样才能把我眼里的肮脏洗净了呢？

苏任加玛　您必须在无底的黑暗中把它洗净。

苏达沙那　告诉我，苏任加玛，一个人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苏任加玛　错误只是它本身毁灭的前奏。

使者　（上）公主，王子们在大堂上等着您了。（下）

苏达沙那　苏任加玛，替我拿面纱来。

苏任加玛下。

呵，国王，我唯一的国王。您不管我了，您这样做是公平的。但是您不要知道我灵魂深处的真实么？（从怀中取出一把尖刀）我身上有一个污点——我要在今天在众王子的面前，在大堂的尘土上把它牺牲了。但是我将永不能告诉您在我心的密室里没有不忠的污点么？那间您来会我的暗室，今天是冰冷空虚地在我的胸怀里。——我主！除您之外没有人开过这屋门也没有人进来过。呵，国王！您永不再来开启这门么？那么，让死亡来吧，因为它是和您一样地黑，它的面貌和您一样地美丽。它就是您——就是您本人，呵，国王！

第十五幕

王子大会。

维达巴　康齐王，你身上为什么没有一点装饰呢？

康齐　因为我不抱有任何希望，我的朋友。装饰只使我的失败显得加倍可耻。

卡林加　但是你的撑伞的人给你补上一切了，——他浑身上下堆满了金珠宝饰。

维拉提　康齐王愿意显示出外表的华丽是无用的，次等的。他勇敢的虚荣心使他从身上丢去一切外面的修饰。

寇沙拉　我很明白他的诡计；他企图证明他自己的庄严，在盛服的王子中间，保持一种威严的朴素。

潘迦拉　在这件事上我不能称赞他的聪明。人人都晓得女人的眼睛就像飞蛾一样，它们一直向着金珠的火焰扑去。

卡林加　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

康齐　不要着急，卡林加王——晚熟的果子是甜的。

卡林加　如果我准知道我能得到那果子，我就能忍耐着。只因为我尝果的希望十分渺茫，就使得我想见她的热情冲开了一切的约束。

康齐　但是你还年轻——丢弃了的希望总会一再地回来，就像和你一般大的无耻女人一样；我们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

寇沙拉　康齐，你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震摇你的座位么？是地震么？

康齐　地震么？我不知道。

维达巴　也许是别的国王带着军队来了。

卡林加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反驳你的理论，除了我们应该有传令官或是信使来报告这个消息。

维达巴　我不能把这个看做是一个很吉利的预兆。

康齐　从恐怖的眼里看去，一切都像是不吉的。

维达巴　除了命运之外我什么都不怕。在命运之前，胆量和英雄主义都是无用而且荒唐。

潘迦拉　维达巴，不要用你的不受欢迎的预言把今日的会序弄得黯淡了。

康齐　我从来不把“未见”的计算在此，直到它已变成“已见”。

维达巴　可是到了那时候，也许就来不及处理了。

潘迦拉　我们不都是在特别吉利的时间开始的么？

维达巴　你以为一切按着吉时开始，就会免除一切的意外么？看来似乎——

康齐　你最好不要去管那“似乎”；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它常常证明是我们的堕落和毁灭。

卡林加　在外面什么地方，不是有音乐的声音么？

康齐　那么一定是苏达沙那王后终于来到了。（向苏伐那旁语）苏伐那，你千万不要这样地藏匿在我后头，当心点，你手里的伞盖在发抖了！

老爷爷穿战士服装上。

卡林加　这是什么人？——你是谁？

潘迦拉　谁这么大胆没有邀请就跑进来了？

维拉提　可惊的傲慢！卡林加，别让这家伙再往前来。

卡林加　你们都比我年长——你们禁止他比我更合适。

维达巴　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什么。

老爷爷　国王来了。

维达巴　（吓一跳）国王？

潘迦拉　哪一位国王？

卡林加　他从哪里来？

老爷爷　我的国王！

维拉提　你的国王？

卡林加　他是谁？

寇沙拉　你是什么意思？

老爷爷　他们都懂得我是什么意思。他已经来了。

维达巴　他已经来了么？

寇沙拉　他来有什么目的？

老爷爷　他召唤你们都到他那里去。

康齐　召唤我们，真的？他以什么条件来召唤我们？

老爷爷　你们可以随便怎样地来对待他的召唤——没有人禁止你们——他已准备了种种的欢迎，来适合你们不同的爱好。

维达巴　你是什么人？

老爷爷　我是他的一个将军。

康齐　将军？这是一个谎！你想吓唬我们么？你想我看不透你的伪装么？我们都很认得你——你可还在我们面前装“将军”！

老爷爷　你把我完全认出来了。谁还会像我这样地不配传达我王的命令呢？但是就是他把将军的袍子给我穿上，叫我到这里来；他在更伟大的将军更勇武的战士面前挑上了我。

康齐　好吧，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期去向他致敬如仪——但是我们现在正有一个要紧的约会。他必须等到我们把这件小事办完了。

老爷爷　他发出召唤的时候，他是不等待的。

寇沙拉　我要服从他的召唤，我立刻就去。

维达巴　我不能同意你的请求，说等这事办完再去。我走了。

卡林加　你们都比我年长—— 我要跟从你们。

潘迦拉　看你后头，康齐，你的宝盖躺在地下了：在你没注意的时候你的撑伞的人溜走了。

康齐　好吧，将军。我也去—— 但不是去向他致敬。我到战场上去同他交锋。

老爷爷　你将在战场上会到我的国王；那为招待你的不是一个下贱的地方。

维拉提　喂，朋友们，也许我们都在一个想象的恐怖面前逃走了—— 看来似乎康齐王会得到最大的好处的。

潘迦拉　可能的，当果子已将到手的时候，不摘就走，是懦怯而愚蠢的。

卡林加　还是跟着康齐王走吧。他若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目的，他不会这样地大胆做去的。

第 十 六 幕

苏达沙那和苏任加玛。

苏达沙那　仗打完了。国王什么时候来呢？

苏任加玛　我也不知道，我也在盼着他来。

苏达沙那　我觉得这般震动地欢欣，苏任加玛，我的胸膛真正地在疼痛。但是我也羞愧死了；我怎能把脸给他看呢？

苏任加玛　完全谦恭顺从地到他那里去，一切羞愧都会消失

的。

苏达沙那　我不能不承认我遇到了一生中最彻底的失败。我的骄傲使我长久地要求他爱中的最大的部分。人人都说我是怎样地美丽，怎样地文雅，怎样地高洁；人人都说国王对我显示着无限的恩慈—— 这就很难把我的心谦卑地向他屈服。

苏任加玛　这困难，我的王后，都会过去的。

苏达沙那　呵，是的，它会过去—— 我屈服在全世界之前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但是国王为什么不来接我回去呢？他还等待什么呢？

苏任加玛　我没告诉您说过我王是冷酷无情的—— 真正十分无情的么？

苏达沙那　出去吧，苏任加玛，把他的消息打听来告诉我。

苏任加玛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打听他的消息。我请老爷爷来了；也许他来的时候，我们会从他那里听到一点。

苏达沙那　哎呀，我真倒运！我竟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去问我自己的国王的消息！

老爷爷上。

苏达沙那　我听说你是我王的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给我祝福吧。

老爷爷　你这是做什么呢？王后？我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敬礼。我和人人都是伙伴的关系。

苏达沙那　那么对我微笑吧，—— 给我好消息吧。告诉我，国王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去。

老爷爷　你问了我一个难题，真的！我还没能了解我朋友的做法。仗是打完了，可是没有人能说出他是到哪里去了。

苏达沙那　那么他走了么？
老爷爷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他的一点踪迹。
苏达沙那　他已经走了么？这种人你还称他为朋友么？
老爷爷　就是为此，他受到了人民的侮辱和猜疑。但是我王简直是一点也不在乎。
苏达沙那　他已经走了么？呵，呵，多坚硬，多残忍，多残忍！他是石头做的，他和金刚石一样的坚硬！我试着用我的胸怀去感动他——我的胸膛破裂流血——但是我不能动他分毫！老爷爷，告诉我，你跟这样的朋友怎能相处呢？
老爷爷　现在我了解他了——我已经从我的苦痛和快乐中了解了他——他不能再使我哭了。
苏达沙那　他会不会让我也了解他呢？
老爷爷　当然啦，他一定会的。没有比这个更能使他满足的了。
苏达沙那　那很好，我要看他能坚硬到什么地步！我要呆在窗前一句话不说；我寸步不移；让我看他到底来不来！
老爷爷　你还年轻——你还等得上他；可是对于我这个老头子，丢掉一刻就等于一个星期。不管找着找不着我必须出发去寻找他。(下)
苏达沙那　我不要他——我一定不去寻找他！苏任加玛，我不需要你的国王！他为什么和那些国王打仗呢？到底是不是为我呢？他是要显示他的勇武和力量么？躲开这儿——我不要看你。他已经把我压到了地下，他还不满足！

第 十 七 幕

一群市民。

市民甲　当那么多国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有什么大热闹看；可是不知道怎么忽然一转变，又没有人晓得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市民乙　你看不出他们自己中间都不能同心合意么？他们谁也不相信谁。

市民丙　没有一个能坚持原来的计划；一个要往前，另一个又觉得退后更好；有的要往右，有的又往左跑；你怎能把这个叫做打仗呢？

市民甲　他们的眼睛都不望着真正的战事——每个人都望着别人。

市民乙　每个人都想，“我为什么要去死，让别人得利呢？”

市民丙　但是你必得承认康齐打得像一个真正的英雄。

市民甲　他打败以后好久，还不愿意承认他是打败了。

市民乙　他是最后让一根致命的飞箭把他的胸部打中了。

市民丙　但是在受伤以前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步步失利了。

市民甲　至于其他的国王呢——好，没有人晓得他们都逃到哪里去了，把可怜的康齐一个人丢在战场上。

市民乙　可是我听说他还没有死。

市民丙　没有，医生们把他救了——可是他要把失败的伤痕带在胸上，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

市民甲　逃走的国王们一个也没有逃脱；他们都被俘了。他们得的是什么样的公正的处分呢？

市民乙　我听说除了康齐以外别的人都处罚了。法官把康齐安置在自己右边的公正宝座上，给他戴上一顶王冠。

市民丙　这真是最大的哑谜。

市民乙　这种的公道，说实话，从我们看来真是奇怪而又没有标准的。

市民甲　正是这话。最大的罪犯当然是康齐王；至于其他的人，一会儿被贪心推着向前，一会儿又被恐怖拉着后退。

市民丙　这是什么公道呀，我请问？这就像是老虎安然地逃脱，而它的尾巴却被砍断了。

市民乙　假若我是法官的话，你想康齐这时还会活着么？简直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市民丙　他们是伟大崇高的法官，我的朋友；他们的脑子和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

市民甲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脑子没有？他们就是从心所欲地异想天开，横竖上面不会有人说他们什么话。

市民乙　随便你怎么说，假如我们手里有了统治权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国家管理得比这个好得多得多。

市民丙　这还有什么疑问呢？那是用不着说的。

第十八幕

街上。老爷爷和康齐。

老爷爷　怎么，康齐王，你在这儿！

康齐　你的国王送的我上路。

老爷爷　这是他的老习惯。

康齐　可是现在没有人能见他一面了。

老爷爷　这也是他的一种娱乐。

康齐　他还会躲我多久呢？当我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他做我的国王的时候，他像可怕的风暴般突然地来到——天晓得从哪里来——把我的人马旗帜在一阵狂乱里四散吹飞；但是现在当我在天边地角到处地找他，要向他谦卑致敬的时候，就哪也找不到他了。

老爷爷　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皇帝，他也必须对屈服的人顺从。你为什么在夜里出行呢，王子？

康齐　我还免不掉那种怕人耻笑的隐秘的情感，当人们看见我柔弱地向你的国王致敬，承认我败北的时候。

老爷爷　人们总是这样的。那能使别人感动得流泪的，只能感动出他们空洞的哄笑。

康齐　可是你也在走路，老爷爷。

老爷爷　这是我到“失去一切的土地”的快乐的朝拜。

（唱）

我带着一切所有等待着，希望能失去一切。
我在路边等待着那个把我赶上大路的人。
那个藏起来却又看望着，那个爱着你而你不认得的人，
我把我的心在秘密的爱中给了他，
我带着一切所有等待着，希望能失去一切。

第 十 九 幕

一条路，苏达沙那和苏任加玛。

苏达沙那　这是多大的慰安，苏任加玛，多大的自由！是我的失败给我带来了自由。呵，从前我的骄傲就像铁一样的坚固！没有什么能感动它或者软化它。我的阴暗的心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那明显的道理，就是说不是国王要来而是我应当到他那里去。昨夜我整夜地独自躺在窗前的地上——哭泣着度过孤寂的时间！南风整夜地吹啸呜咽就像咬啮我的心的痛苦一样；整夜地我听到夜莺的哀唤，“说话吧，我的妻子！”在窗外的风声中回响着！……那是黑夜的无力的哀号，苏任加玛！

苏任加玛　昨夜的沉重忧郁的空气仿佛要永远停留似地——呵，多么凄凉阴郁的一夜呵！

苏达沙那　但是你相信不——我似乎听到七弦琴的柔婉的调子，在纷乱喧哗中浮动！那个那么残忍可怕的人会弹出那么甜蜜温存的曲调么？世界只晓得我的屈辱和羞愧，只有我自己的心能听到那在凄凉呜咽的夜里呼唤我的调子。你也听到那七弦琴么？苏任加玛？或者那只是我做的一个梦么？

苏任加玛　就是因为要听这七弦琴的音乐我才常在您的身边。就是这个音乐的呼唤，我早知道必有一天会来，把爱的一切阻隔消除掉，因此我一直用切望的耳朵倾听着。

苏达沙那　他到底把我送上路了——我不能反抗他的意旨。

我找到他的时候，我头一句要说的话就是，“我已经自愿地来了——我没有等您先来。”我要说，“为您的缘故我踏上了艰苦乏累的征途，——一路上我是不断痛哭着来的”。当我会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将至少有这个自豪。

苏任加玛　但是连这个自豪也不会持久。他比您先来了——除了他谁能把您送上路了呢？

苏达沙那　也许他先来了。只要那生气骄傲的感觉还存在着，我就不能不想他是永远撇下我了；但是当我把我的庄严和骄傲都扔在风中，出到普通的道路上来的时候，我似乎觉得他也出来了；我自从一上路就在找他。现在我没有疑虑了。我为他的原故受了一切苦难，就是这一切艰苦使我感到有他和我作伴。呵，对了，他来过——他拉着我的手，就像在暗室里拉过我的手一样，那时，在他的抚触之下，我的全身起了一阵突然的震颤；现在也是这样，又是同样的接触！谁说他不在这里呢？——苏任加玛，你看不出他已经在沉默潜隐中来到了么？……那边是什么人？你看，苏任加玛，在这么晚的时间，黑暗的路上还有第三个旅客。

苏任加玛　我看见了，那是康齐王，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康齐王！

苏任加玛　不要害怕，我的王后。

苏达沙那　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害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康齐　（上）王母，我看见你们两个在这路上走！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这条路上的旅客。不要怕我，王后。

苏达沙那　康齐王，我们同路走很好，肩并着肩——这是对

的。从前我离开我家的时候我走在你的路上，现在在回去的路上又遇见你。谁曾梦想到我们的相逢会安排得这么好？

康齐　但是，王母，你在路上行走是不相宜的，你允许我替你叫一辆车么？

苏达沙那　呵，不要这样说：如果我在回去的时候不踏着这条引我离开我王的路尘，我将永不会快乐的。如果现在我坐上车辇走，我就是欺骗我自己。

苏任加玛　王后，你今天也在尘土中走路；这条路上从来没有驾车乘马的人。

苏达沙那　当我做王后的时候，我踩在金银上面—— 我现在为应验我的生时恶运，去走在尘土和光地上面。我从没有梦想到今天在我的每一步上我将会到我的普通土地的国王。

苏任加玛　您看，王后，黎明从东方地平线上来到了。我们没有多少路要走了；我看到王宫角楼的金顶了。

老爷爷上。

老爷爷　我的孩子，黎明终于来到了！

苏达沙那　你的祝福给了我神仙似地快步，我也终于到了这里了。

老爷爷　可是你看我们的国王多没有礼貌呵？他没有派车辇乐队，没有什么炫耀壮丽的排场。

苏达沙那　你说没有什么壮丽的排场么？你看，天空的四边玫瑰似地绯红，空气里充满了欢迎的花香。

老爷爷　对了，无论我们的国王是多么冷酷，我们都不能企图去赶过他；看到你现在这种光景，我不能不感到痛苦，

我的孩子！我们怎能忍心看着你穿得这样破烂进入王宫呢？等一会吧——我赶紧替你去取王后的袍服吧。

苏达沙那　呵，不要，不要，不要，他从我的身上把我的后服永远取走了——在全世界人的眼前他给我穿上了奴婢的服装，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呵！现在我是他的奴婢，不再是他的王后。今天我站在那些能和他连上关系的人的脚边。

老爷爷　但是现在你的仇人会耻笑你；你怎么受得了他们的嘲弄呢？

苏达沙那　让他们的耻笑和嘲弄都变成不朽吧——让他们在街上向我扔土吧；我要将这土在我今天朝见我主以前当作香粉来打扮上。

老爷爷　说到这里，我们就无话可说了。现在让我们再玩一次最后的春节游戏吧——让南风把卑微的尘土代替花粉四处吹扬吧！我们将穿着灰色的普通尘土的衣服到我主的面前去。我们会发现他也是满身的尘土。你想人民会饶他么？连他也逃不过他们的泥污的手，而他是连衣服上的污垢都不掸一掸的。

康齐　老爷爷，在你们这个游戏里不要忘了我！我也要把我的王袍弄得脏到看不出来。

老爷爷　这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的兄弟。现在你已经下降得很低了——你很快就会变了颜色。只要看看我们的王后——她和自己生气，以为拿掉一切装饰就能毁损她的无双的美丽；但是她对她的美的污辱，只使她更加十倍的光艳。现在她的美是到了不须装饰的完美的地步。我

们听说我们的国王对于美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喜爱一切和他胸前珍饰一样发光的种种美的形象。这个美今天揭掉了它的骄傲和虚荣的衣服和面纱。今天若能让我进入，去听那充满着王宫的美妙的音乐和歌唱，我什么不愿意给呢！

苏任加玛　看呵，太阳升起了！

第二十幕

暗室

苏达沙那　主人，不要把您从前取去的光荣又还给我，我是您脚前的奴婢——我只求有伺候您的权利。

国王　你现在受得了我了么？

苏达沙那　呵，是的，是的，我会的。您的面貌使我厌恶，那是因为我要在娱乐园中在我的宫室中找到您；在那些地方您的最卑贱的奴仆都比您漂亮。这种切望的热狂已经永远离开我的眼睛了。您不是漂亮的，我主——您是超乎一切的比较之外的！

国王　那能和我相比的东西，是在你的心里。

苏达沙那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那个东西也是超乎一切比较之外的。您的爱生活在我里面——您在这爱里反映了出来，您在我里面看到了您面容的反映；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它都是您的，呵，主人！

国王　今天我把暗室的门开起——游戏结束了！来吧，现在和我一同出来吧，到外面去——到光明中去吧！

苏达沙那　在我出去以前，让我在我的黑暗的主人脚前俯伏吧，我的残忍的，我的可怕的，我的绝代无双的人！

——剧终

（刊于《泰戈尔剧作选》（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8月出版。）

再 寄 小 读 者

通 讯 十 四

亲爱的小朋友：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们一定已经上学了；休息了一个暑假，重新回到学校里，一定感到新鲜而兴奋吧。

小朋友，你们的暑假生活过得丰富么？去过哪些有趣的地方？参加过哪些有意义的活动？看了哪些好书或是戏剧和电影？访问了哪些英雄、模范？你们那里下过滂沱大雨了么？河水涨了么？你们参加防涝或是防旱的工作了么？这一个多月中发生过多少值得记忆的事情呵！你们把这些事情，都写在日记上了么？或是写在信上给亲戚朋友们看了么？

小朋友，你们喜欢写信写日记么？你们写的时候觉得有困难么？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提起笔来无话可说呢？或是心中有话笔下写不出来呢？或是眼前闪烁着事物的形象、颜色、动作，笔下却形容不出来，而只好以“好看极了”，“好玩极了”，“有意思极了”等等简单模糊的字句，轻轻带过就算了呢？还有，你们是不是也有“提笔忘字”，在信上日记上写下

许多错字的时候呢？

今年夏天，我带两个小朋友去逛北京西郊的动物园。这两个孩子都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很聪明活泼。那一回，我们玩得可真高兴。回来后他俩都写了日记。第一个孩子只写了四五十字（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字！），他只提到某月某日和什么人去逛了动物园，底下就像记帐似地列举了一些动物的名字，什么白熊、大象、猴子、狮子、斑马、孔雀等等，他觉得“好玩极了”，以后就回来吃饭睡觉了。第二个孩子却写了一千多字，他从那天的天气和动物园里的游人等写起，以及那些动物，如白熊、大象、斑马、孔雀等等的动作、形态和皮毛、羽毛的颜色，都写得十分生动鲜明；而且他把我对他们谈过的话，也记下来了！我说：“我小的时候，也逛过这个动物园，那时它叫‘万牲园’，里面只有几只很平常的动物，还有脱了毛的孔雀、老掉了牙的大象……现在却有这么多的珍禽异兽，而且差不多每年每月都增加新的种类。”还有我对他们谈的许多外国动物园的情形，他也有条不紊地记下了。他的这一篇日记，写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错字，使人看了很舒服，没有去过北京动物园的人读了，会引起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的感觉。

这个孩子的老师和母亲对我所说的话，证实了我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好学生。他很喜欢语文课，老师讲课的时候，他总是专心地听，笔记也写得很好，从来没有错字；他尤其喜欢读书，辅导员和老师介绍过的书刊，他总是读得很仔细，不但记住书里的故事，还把书里优美的、有力的字句和词汇，都摘记在一个小本子里。他脑子里积攒的词汇很多，又会灵

活运用，因此他写起作文来，毫不费力，每次作文他都写得很好，写信写日记，也是如此。老师对他的学习成绩是很满意的，对于他的作文，尤其称赞，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的门径。

语文是一门基础知识，是一门工具学科。学会了学好了语文，我们才能很好地了解其他的课文，才会读书看报，才会写信写日记，才会写好“作文”。你们现在的语文课本，里面有许多思想性很高的、写得很好的故事和诗歌，老师们又讲得很好，你们应当抓紧学习的时光，好好地听讲，好好地写笔记，还要细看每个字的写法。把语文学好了，就会同那位写日记写得很好的小朋友一样，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也不断地提高。到了你能够很好地掌握文字这个工具，使它能为表达你的思想感情而熟练地服务的时候，你将会感到无限的快乐，而看你的文章的人，也会感到快乐的。

再谈吧，愿你们在新学年中好好地学习语文！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9月1日第17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献给北京——我的母亲

妈，您一人在这儿站着哪！您是太乏了，还是太兴奋了呢？

前面席刚散，大哥他们正陪着客人谈话呢，外边可热闹啦，您看那灯光，您听那唱歌和跳舞音乐的声音！一家子大大小小忙了一年，兴奋了一年，把寿堂收拾得齐齐整整，今天夜里，他们可该尽情的快乐了！

妈，您心里想着什么呢？您回过头来看看我！这十年来，您是越活越年轻了，您的笑眼多美，多亮，人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好看极了，我看您现在就非常非常地好看呵。

可是，妈，在这以前，自从我生下来，就没有看见您笑过，我不是庚子年生的吗？那年咱家最倒运了！我常听见大哥他们说，本来咱们家就是一天一天地衰落，为这一家的日子，您就够辛苦够操劳的了，那年又来了一班强盗，哪一国的人都有，把咱们的园子也烧平了，东西也抢光了，人也糟蹋了。从那时起，强盗在咱们家成了主人！我们的孩子在街上捡煤核，拉洋车，铺街垫道，鬼子强盗们同着我们的不肖子弟，到处横行霸道，那时，您流过多少眼泪，对大哥们说过多少要我们争气报仇的话呵！

等到我会记事了，咱家就更穷了，更苦了。房墙也塌了，院子里也长起乱草了。强盗们对我们更凶了，家贼们也更猖狂了。妈，我永远也忘不了日本强盗坐在我们大厅上的那一天，您一只手搂着我们，一只手指着强盗骂："你们别以为我们的人都死绝了，我们的人心都腐烂了，我的儿女们会回来的！我的儿女们会打回我们的家里来的，会回到我的身边来的，你们等着你们最后的一天吧！"您搂着我们的那只手，气得冰凉，您的声音也气得发抖了，您的花白的头发，披在布满了劳苦的皱纹的脸上，可是您的眼光多么勇敢，坚决，您的声音多么宏亮呵！我们紧紧地挨在您的身边，对着那班听得吓住了的强盗，我们心都快气炸了呵！

以后，日本强盗走了，家贼们又带着美国强盗来了……

妈，您的眼睛里又有了黑影了。妈，这回忆使您愤怒，难过么？

可是，妈，十年以前，大哥他们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地从西北回来的那一天，您多高兴呵！您拉着大哥的有力的手，望着他的饱经风霜更加坚强的黝红的脸，您的眼里含了多少快乐的眼泪呵！强盗们风卷残叶似的都跑光了，家贼们也跟着溜走了。我们都从黑暗的小屋里跳出来了，我们的房子还是破烂不堪，可是院子里太阳多亮呵，空气多新鲜呵！

现在，妈，您抬头看，前面左右两座新的高楼，东西两行望不到边的一架一架的灯光，这灯光，多美，多亮，多像一朵朵发光的棉桃，一朵朵发亮的牡丹呵。

您看，这两边的新建的高楼大厦，不是像用金线画出来的仙山楼阁的轮廓么？配上咱们重新修整过的厅堂，这气派

多堂皇，多伟大呵！

妈，十年以来，您的大儿子没有闲着，他带领着一家大小日夜不停地苦干呵。今天来的那些客人，哪个不称赞我们美丽的家园，哪个不称赞我们辛劳的孩子呵！

妈，您也预料过我们会有这样快乐自豪的一天吗？从今起，我们的日子只有一天好过一天，再过十年，二十年，一百年，那时候会好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真是要大大地享福了呵！

您的眼光又严肃起来了！您别这样地又笑又恼地看着我。我知道，我一定不松劲，一定好好地听大哥的话，跟着他好好地干，一直干到使普天下人都能够过到最好最好的日子……

妈，您快看，烟火放起来了，多美，多亮，就像漫天的五色的光雨，照亮了我们辉煌的楼阁，也照亮了我们的快乐的心！

妈，您回过头来看我，看我的眼睛，您看我眼睛里您的脸多亮，多美，多快乐，多年青！

妈，您低下头来，让我轻轻地亲您一口，祝您永远快乐，永远年轻！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五

亲爱的小朋友：

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窗外晚霞在天，新月已出，大院里小孩子欢笑奔走的声音,在凉爽的晚风中荡漾……小朋友,我们多么幸福，生活在新中国，多少伟大辉煌的事迹，都让我们看到了！当然，你们比我更幸福了，因为你们将来能够看到的一切，在敢想敢干的新社会里，是我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呵！

我刚从天安门前散步回来—— 这些日子，整个北京就像一个大家庭里，准备空前的喜事一般地，一家大小，喜喜欢欢，忙忙碌碌。天安门前面两边，从去年的冬天起，看它拆房，看它破土，看它奠基，看它搭起脚手架……每次从那边走过，都是潮水般的人群和车群，真是车水马龙，各种机器的声音，摇山震岳。春天到来，地面渐渐收拾得平坦了，从内蒙古刮来的春风，仍旧扬起扑面的尘土。在扑面的尘土中穿行的人们，仍是心中充满了希望的热情与喜悦，因为我们

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天安门前面，四十公顷的大广场上，将永不再有尘土了！

这广场上是日新月异，几天不从那里经过，就变了个样子。一架一架雪白的朵朵棉桃似的大电灯，在宽阔的马路两旁竖立起来了；天安门两厢的大厦的脚手架都拆走了，涌现出两座庄严雄伟的建筑。一棵一棵的大松树、大柳树、大枫树，从城外连根移来，栽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两旁。这些大树，将使这广场上，一年四季有最爽人心目的颜色。松树的苍绿、柳叶的青翠和枫叶的绯红，将衬映得四周高大的建筑，更加庄严，更加美丽。

我今天下午在广场上散步的时候，举目东望，正看见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高楼巨柱。这博物馆和西边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遥遥相对。这两座大建筑都有四十五公尺高，比正面的天安门楼还高出一段，但因为广场宽阔，新建筑的颜色比黄瓦红墙的天安门楼，又浅了一些，因此显得十分调和配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前几天我曾去参观过。它给我的是一种梦游仙境似的感觉，又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忽然走入了童话的世界。我这一辈子看见过许多国家的议会大厦，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一处比它更伟大的。这个能容万人的大礼堂，真是庄严肃穆，气象万千！一万个座位是分摆在三层地面上，第一层是人大代表席，可容纳三千六百人，每个席位前都有写字台，台上有专用的扩音器和收听的意译风，二层和三层都是大挑台，一共有六千多座位。但是承担这六千个座位的两层宽大的挑台，却没有一根支顶的柱子。因此坐

在这一万多个座位中的任一个位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一切。主席台口，宽三十二米，可以坐三百个人的主席团。这里还可以演出大型的歌舞剧和大型的交响乐，台前的大乐池，能容几百人的乐团演奏。

礼堂的照明，是屋顶的最华丽的灯光。当中一朵朝向太阳的大葵花，葵花心中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大红星，象征着亿万人民的心，朝向着我们亲爱的党。葵花的外面，是三环波浪形的灯圈，圈内圈外布满了繁星似的五百盏灿烂的灯光。天蓝色的墙壁上接屋顶，是圆穹形的水天一色，坐在大礼堂里，就像坐在寥廓静穆的夏夜的星空下一样！

小朋友，在我们祖国的首都，光是今年一年中就出现了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新的建筑；若是细说起来，几天几夜也描写不完。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一处，就够说上一天半天的。我只把大礼堂约略描述一下，其余的等你们自己来看。小朋友们来日方长，前途似锦，你们将来不但可以到里面参观，还可以在里面开会呢，只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我现在要告诉小朋友的，就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所涌起的潮水般的感想。当四十多年前，我像你们这么大的年纪，初到北京的时候，我看见的是黄瓦上长满了乱草的故宫；褪了色的红墙；下雪下雨时泥泞污浊，刮风时尘土飞扬的街道；坐着汽车马车的，是扬威耀武的洋人和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行走和开车拉车的却是饥饿憔悴的劳动人民。哪会想到在几十年后，我们几千年来受尽了压迫剥削的人民大众，能有这般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的今天！

小朋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革命烈士

们洒出的鲜血，就染不出我们今天飘扬高举的五星红旗。祖国的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英明的领导，是闯不出这个灿烂光明的世界的。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件事实，我们的心，永远要像人大礼堂的屋顶上的那朵向日葵，满怀热爱地倾向那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芒四射的红星！

当我在广场上徘徊瞻眺的时候，准备在国庆节游行的小朋友们，正在练习走队。他们举着花束，整齐严肃地行进。还有许多等着操练的小朋友，都散坐在广场的四周。在这宽阔的地面上，人形显得那么细小，天空显得那么广漠而蔚蓝，从对面路上开来的一辆一辆大汽车，看去就像小小的玩具一般。这时我忽然感到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广大，党对我们的关怀是多么深厚，而我们自己在这中间又显得多么渺小！但是“渺小”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党是永远重视群众的力量的，小朋友，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吧！

祝你们节日快乐！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10月1日第19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最痛快的一件事

有一位印度朋友在中国访问了几星期之后，回到北京，很有感触地对我叹羡地说："在亚洲，我所走过的地方，只有新中国的大陆上，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这些话突然提醒了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十年来，使中国人民高兴痛快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只注意到应接不暇的日新月异的建设，而把我们从这一片大地上摧毁消灭了一切帝国主义造成的创痕的这一件事实，倒有点忘记了。其实，我和这一位印度朋友，有很深的同感，十年来中国人民最痛快的一件事，应该是从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彻底地、完全地消灭了帝国主义的痕迹。

就我个人来说，我呱呱坠地，就坠在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创痕斑驳的中国大地上！我是一九〇〇年生的，这是八国联军进逼北京的一年，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以后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室里，都看到了他们从中国抢去的赃物！)我很小的时候，住在山东的烟台，那是一个不大的沿海市镇，但是当我在沙滩上游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看见有挂着形形色色的外国旗帜的商船和军舰，在出出进进。每年夏天，还

总有几只美国军舰来此过夏。也几乎每天都有酗酒斗杀的事件发生，不大的烟台市，也有日本的饭馆、商店和妓院以及美英各国的披着宗教外衣实行文化侵略的医院、教堂和学校。当我十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坐着英国商船从烟台到上海去，船上有许多欧洲人趾高气扬地踞倚在“大餐间”的船栏上，向客舱的舱面扔着果核。那大餐间是即使能付足票价的中国人，也不能乘坐的。船一驶进黄浦江口，江面上停泊满了外国的商船兵舰。码头上，有我们的同胞汗流浃背地在外国监工者的鞭挞之下，替帝国主义者扛运着他们从中国榨取去的丰富的资源。在上海，满街上都是外国的商行、银行、工厂、俱乐部……还有跑马厅和公园，公园门口挂着“华人和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街道的名字，也根本不是中国的，像什么霞飞路、慕尔鸣路……纵横交织，路上，坐车的都是外国人，开车拉车的却是我们的同胞。两年以后，我们从上海去到天津。天津也和上海一样，割裂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租界上的警察们，对中国人民，简直是犬马不如。我们从天津到达北京，一下车站，首先经过东交民巷，又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使馆区”。在使馆区的东边，就是现在的东单公园，那时是使馆驻兵的操场，穿着各种各色军服的外国兵士，扬威耀武地在怒眦欲裂的中国人民面前，做着军操……。那些年，中国人民受压迫欺凌的日子，真是说也说不完，几亿的中国人，都有他自己的惨痛的经历，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学生们愤慨地说：“尽纪念国耻有什么用处？我们若不把帝国主义彻底打倒，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

中国人民为打倒帝国主义作了几十年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几亿人民百十年来的冤愤，化成一股翻山倒海的力量，我们终于端起了这座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发出了震天的巨响！这巨响，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中传达出来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百十年来的血泪斗争的沉痛经验中,说出了这句充满了真理的智慧的话。我们从心底知道只有劳动人民自己的党，才能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根本地、彻底地、全面地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远伸深入的吸血管，连根抽拔，把帝国主义在我们大地上造成的创痕，洗涤得毫无踪迹。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59年9月2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11月初版。）

再到青龙桥去

前几天，我又到青龙桥去，访问了那边的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的青龙桥分队，上了长城……这一天，我被喜悦温煦的空气所包围，所笼罩！

再到青龙桥去的动机是这样的：三十七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曾经在那一年的国庆日，到青龙桥去，回来写了一篇颇有感慨的文章。好久以前，就有朋友建议，说我应该再去一趟。但是今年的国庆日，我决不肯离开这腾光溢彩的北京城！我抽了个空，和两位年轻的朋友，在国庆之前，去偿了这个夙愿。

再到青龙桥，决不是“寻梦”，因为从恶梦中挣扎醒来的人，决不要去“寻”那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恶梦；同时也不是“访旧”，因为你去访的对象，是新的而不是旧的，是更年轻的而不是更老迈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还是打一个新比喻好一些：比方说你是去访问一个久病新愈的朋友，他是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的；你是去看一丛新栽的小树，它们是年年地更加高大更加浓密的。你不准备去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地自寻烦恼，你是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去迎接那扑面的盈盈的喜气的！

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而且时时给我挑起崭新的喜悦：张灯结彩的西直门车站；花卉缤纷的车站广场；车站上梳着双辫的收票的大姑娘；和车上手里拿着蝇拍笑嘻嘻地来往招呼的车务员小姑娘；车窗外掠过的一幢一幢新的工厂和学校的建筑，以及连成一大片的青葱的田野；而最耀眼的，还是田野边站着的带着红领巾的儿童；万绿丛中，鲜红一点，内中含着多么新鲜的诗意呵！

过了南口，四围的山峦，还是碧绿碧翠的！我没有看见柿树的红叶，只看见满载着外宾的红色黄色的大汽车，在绿岩上忽隐忽现地绕行。在岩石上，桥头上，都看到北京师大制作的标语："战胜自然，改造思想"、"向荒山进攻"等等，多么可爱又是多么幸福的青年们，你们分到了多好的一片山地来搞"绿化"呵！

从青龙桥车站下了许多人，一大队人民大学的学生，总有七八十人吧，他们在詹天佑先生铜像下停了一会，就笑语纷纭地跑到山上去了。我们没有跟上去，却穿过铁路宿舍，先到山坡上栽满了花草的青龙桥派出所，去问讯：哪里是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长的家？随那位白衣民警的指尖望去，在坡下绿树荫中，潺潺流水的小溪后面，一所被繁花所包围的小院，就是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处。

我们下了坡，过了小桥，走进院门，里面静悄悄地，好一个幽雅的所在！正房和东厢房的窗台上，都摆着花，院子里是花，阶前也是花。地上有铡刀，还有些木工用具和些新劈下来的木片。掀开竹帘，进到上房，里屋有个人站起来招呼我们，说队长下地去了，这里是他的住家，也是办公室，请

我们稍待一下，说着就走出去了。

我们在屋里细看了看，墙上贴着许多大张红纸，是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之后向公社提出的生产保证书。桌上还有《农民报》、表格一类的纸张，和算盘文具等等。我们又走到院里，李景祥就从外面跑进来了。这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次我到青龙桥的时候，还没有他呢！——他穿着灰蓝色的衬衫，青裤子，光脚，青布鞋；长方脸，平头，眉目间流露着朴质与热情。他和我们握过手，仔细地看过介绍信，便笑着把我们让到屋里去。我们喝着开水，开始了谈话。

这位年轻的队长，和中国五亿的农民一样，解放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也没有文化。这个小小的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绝大多数是一年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只靠打草打柴或是做短工来糊口。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青年人跑了许多，国民党时代因为抓兵，青年人就更少了。种长城边的地，是要出八达岭的口子的，但是工作的时间很短，早晨八时以前，不能出去，下午四时以前，必须回来，因为国民党把住口子，怕八路军进来。但是人们和八路军不但没有断绝来往，而且来往得很密切。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里，青龙桥比北京先解放了。

这个年轻人的脸上泛起笑容："解放以后，我们先搞的是拨工互助组，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八达岭高级社，这里是第十二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康庄人民公社，这里和三堡、石佛寺、上花园、黄土壤五个村七十多户成为一个分队。在从前，这里每亩地才打三四十斤粮食，在一九五七年就提高到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又提高了。今年下了冷雨，可能会

差些，但是有了人民公社，就是差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时外面竹帘声响，仿佛有几个人进来，接着就有小孩的极其脆嫩的声音，喊：“爸爸，吃饭啦。”李景祥仿佛不好意思似的，把头一扬，朝着外面说：“你们先去吧。呵？”我们忙把本子合上，把笔套起，笑说：“我们不耽误你吃饭了。”他连忙站起把我们拦住，说：“不忙，再谈一会吧。”于是他从他的两个孩子谈起，又谈到他的爱人，谈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发展远景。那美好的远景，若让他滔滔不断地说下去，不但要耽误他的吃饭，还要耽误他的工作呢。我们只好坚决地告辞出来，走过小桥，他笑着向我们挥手，走到坡后去了。

我们恋恋地回望着这个“小桥流水人家”，这时小桥下的溪水边，有个穿粉红褂子的姑娘，正在低头洗着衣服，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可惜我们都不会临摹！

我们循着宽阔的柏油大道，曲折地走上八达岭，不时有上下山的大汽车，从我们身旁掠过。三十几年前这里是条崎岖的土道，我们骑着小驴，无风也会蹴起如云的尘土，若是那时也有这么多的大汽车，我们走路的就都成了土人了！

走进嵌着“居庸外镇”四个大字的高大的穹门，这个小小的瓮城里面也有种植，也在兴建！北面山坡上的几座房子已经盖起了，木工们还在造大玻璃柜子，空气里浮泛着柏木的芬芳，这里是饭店和售品所，许多外宾们在进进出出。横贯东西穹门的大道旁边，停着大大小小的汽车。南面的坡上还堆着砖瓦土石，在等待开工。

我们在茶馆外面石桌边坐了下来，泡了一壶茶，拿出干粮来吃着。举目四望，周围是依山上下的雄伟的长城，像几

根粗壮坚牢的铁索，紧紧地扣压住这洪涛起伏的群山的海 城墙内外，是重叠不断的月牙形的鱼鳞坑，和密密麻麻的绿色的小凹孔……

匆匆地吃过干粮，我们一直往城墙上走。墙上的台阶是新修过的，毫不吃力地登上去，经过一处又一处的堞楼，没有到最高层我们就站住了。往西看，重山叠岭之间，有个缺口，一直望过去，是水光掩映的官厅水库，远远地极其温柔而璀璨。

八达岭所以成为游览的胜地，因为这里的长城不是一片的，而是有瓮城，有连续不断的堞楼，有好几道城墙纵横交错。显然地，从这个缺口，历代都来过浩荡奔驰的“胡骑”，他们只要能登上涌过这个关口，居庸的东南，就不是汉家天下了。和“居庸外镇”相对的朝西的穹门，上面嵌着“北门锁钥”四个大字，就是这个道理。

自古以来到此登临的文人学士，写下的诗文，发出的感慨，都不出这两类：一类是在乱世中来游的人，感叹说，空有这么雄伟高大的长城，“胡骑”却仍旧进来了，中原仍旧沦于夷狄；一类是在比较太平时代来游的人，也慨叹说，假如怀柔有道，当时何必驱使几十万的壮丁，引起那么深的民怨？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虽有深浅，但是声调一律是抑郁低沉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悲壮”而已。读了他们的作品，再登长城，没有出息的年轻人也会无病而吟的！

现在呢，时代变了，史无前例地变了，脑子里塞满了“秦时明月汉时关”，“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人，在这满目青葱，朝气盎然的长城上，也是感慨不起来的！你看，今日的长城

早就不是“拒胡”的工具，只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许多洞开的大门中的一个。各民族的同胞，和我们许许多多的外国客人，都到这里来登临、来瞻仰这伟大矗立的、代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力量与智慧的结晶。我们从这伟大的古老的建筑上得到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你看，这无数的鱼鳞坑，无数的深绿的凹孔，就在这坑里孔里，有多少新中国的青年，放进了他们的无限的热情，无穷的希望，无量的信心，和无边的喜乐。三五年后，新生的一望无际的密树繁花，将簇拥起这纵横驰走的城墙，把八达岭变成一片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海！

那时节，我当然还在。到了那位年轻的生产队长李景祥，活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还有那用脆嫩的声音，叫李景祥爸爸的那个孩子，活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们亲爱的祖国，该是怎样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我们人类的世界，又该是怎样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

生活在新时代，在党的正确的指导下，和六亿五千万人民一同高歌前进的人们，是永不知道“老之将至”的！我们下了山，在车站上等车的时候，那七八十个大学生在这挂着巨幅宣传画的站房里，笑语杂沓，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打纸牌，有的在看书，看他们滚珠似地来往，尽情地欢笑，我虽然在一旁静坐着，我的心情却和他们融在一起。我的心默默地在向着他们呼唤，向比他们更年轻更幼小的人们呼唤：让我们都多加一把劲吧，将来的和平幸福的世界是我们的！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10月8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走进人民大会堂

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步进万人大礼堂，使你突然地开朗舒畅了起来，好像凝立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周围的空气里洋溢着田野的芬芳。

你静穆，你爽畅，你想开口，可是说不出话，你感到欢喜的热泉，在你血液里汹涌奔流，在你眼眶边盈盈欲坠！

你定了神，抬头望。你望见高高的圆穹上，饱满圆大的葵花蕊中，一颗伟大的红星，发射着条条灿烂的金光。

三重荡漾的波浪形的灯环内外，嵌满了璀璨的围拱的群星。

在这里，看不见一根“承天”的“八柱”。

从上下三层九千七百多个座位上，上望庄严阔大的主席台，群众和领导者之间，没有一丝视听上的间隔。

从主席台上向前看，这三层楼台连成一片，成了一望无际的浩荡的群众的海洋。

台上台下都围抱在无边无际的，万星熠熠的宇宙之中！

你走遍天下，你看见过这么伟大，这么崇高，这么瑰丽，这么充满了庄严的诗意的人民大会堂没有？

你没有想到你会用自己的肉眼，看到这么辉煌的奇迹吧？你的想象力太贫弱了，你经不起这童话般的强光的袭击，你以为是做梦。

你不是做梦，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亿万群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风里，雨里，冰里，雪里……把人人理想里的人民大会堂，用土，用石，用钢，用铜，用琉璃，用锦缎……以神眩目夺的速度，扎扎实实，坚坚固固地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结晶！

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得到解放和发展，还不过十年。这种童话般的楼台，在眼前的北京，已不止十座八座。

试想十年以后，百年以后，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更有无限量的发扬光大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该是怎样的一个美丽庄严的世界！

朋友，让我们把自己的一滴水，投进这浩荡无边的力量和智慧的海洋中去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9月2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作家出版社1964年3月初版。）

普 天 同 庆

昨夜晚，我在人民大会堂前，花岗石的层阶上面，朵朵通明的玉兰花灯，映射在高耸的林立的青花石柱旁边，忽然看到一位黑人朋友！他双手插在裤袋，凝望着天安门，雪白的敞领的衬衣，雪白的因着微笑而露出的牙齿，脸上洋溢着欢喜和希望的热情。这个青铜铸成似的、勇敢雄壮的、信心和希望的象征，屹立在用黄金的光线描成的、顶上红星照耀的楼台背景之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永不磨灭的印象。

这个青铜形象，向我证实着我们建国十年的国庆节日，不但是我们中国人民万众腾欢的节日，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进步人民普天同庆的节日！

一位友好国家代表团团长说得好："今天全世界都注视着北京：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怀着欢乐和自豪的心情，现在还在受压迫的人民是充满着希望和信心，而帝国主义者却是带着仇恨和绝望的心情。"这些话真是概括了中国十年来的光辉成就，在世界不同营垒中所反映的一切！

我们每天到机场和车站，去迎接远道前来的兄弟和朋友，看他们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就喜溢眉宇，他们用惊叹的眼光，

看着我们美轮美奂的车站和机场，也用祝贺的眼光，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们把接过去的花束夹在左臂弯里，用右手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我们的梦想实现了！"

有一位从《一千零一夜》这故事的发源地——巴格达来的朋友，热情地说他小的时候，从小学地理上知道了中国和北京，他曾经梦想来到这个国家，"今天这梦想实现了，现在，我又有了另外一个梦想，那就是全世界将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所有的世界"，这也是一语破的！

世界上有许多人，到过，也听见说过，或是从书上读过中国和北京：这里有雄伟的长城，巍峨的宫殿，精致的磁器，美丽的丝绸，……但是十年以前这里更有的是痛苦的人民，泛滥或是干裂的荒芜的田野，倾颓的城墙和宫殿，污秽仄小的街道，……还有帝国主义者在这一片落后黑暗的大地上，横行霸道，压迫榨取……

今天这些梦想来到中国，或是重访中国的朋友，到达了中国和北京，他看到的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人民，而是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的人民，他看到的不是荒烟蔓草，破槛旧窗的天安门，而是金碧辉煌，而且拥有两旁簇新高大的建筑，和四十四公顷广场的天安门！长城更雄伟了，宫殿更巍峨了，磁器更精致了，丝绸更美丽了……他们怎能不喜出望外？怎能不在定神回想之后，坚定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他们才会有冲天的干劲和无比的热情，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地建设成今天这个灿烂辉煌的样子！

他们欢慰，他们恳挚地向我们表示：我们的成就就是他

们的成就，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把我们胜利成就的光辉印象，带了回去，这印象，在他们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岁月中，将永远给他们以希望和鼓舞。

我们也永远感激我们的弟兄和朋友，十年来我们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弟兄般的援助，我们也得到了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自己的盛大节日里，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的朋友弟兄，在秋高气爽的阳光中，看到我们十年中所努力的一切：我们的军队，是保卫和平的无比坚强的战士；我们的工人农民，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号角下，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辛勤劳动的队伍，我们愿和大家一同努力，一同实现同一的梦想，使“全世界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所有的世界”！

让帝国主义者在黑暗恶臭的角落，绝望地嗥叫出他的仇恨和诅咒吧！让我们大家握起手来，同声地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年10月1日。)

河北怀来涿鹿把桑乾河水引上山岗

河北省怀来县涿鹿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劈开黄羊山，把桑乾河水引上80公尺高的山岗，浇灌黄羊山南麓五万亩土地。涿鹿人民给这个工程取名叫“劈山大渠”。

涿鹿在河北的居庸关外，自古以来是个雨量不足的地区。黄羊山麓更是“春工施尽，秋收不见”，最好的年景亩产也不过百斤。翻开元、明、清等朝代的涿鹿地方志，都会看到很多“夏大旱，人相食”一类的记载。国民党反动统治更是不顾人民死活。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人民只能吞声忍受自然灾害的折磨！劈山大渠施工指挥部检察主任郭全举老人就是一位活的见证。他在解放前就曾翻山越岭，到桑乾河上游，看地形，画渠谱，到各村劝人联合修渠，向官府递呈子请求修渠。但是，官府不理，地主阻难，这位热心的农民白白地奔波了许多年，美好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

全国解放了，劳动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一九五七年秋，党发动人民大兴水利，涿鹿人民便决定修建劈山大渠。副县长亲自领导测量定线。郭全举老汉满心欢喜地参加了工作。测量队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在百里荒岗上往返十次，找到一

条最合适的线路。一九五八年三月，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开进了黄羊山，和顽强的大自然展开了搏斗。

工程是十分艰巨的，它从西头把桑乾河截住，在黄羊山腰劈开一条大渠，让河水跨过29道深沟，穿过24座山峰，直至黄羊山南麓，全长92里。一路上要炸开无数嶙峋坚硬的岩石，全部工程要挖填土石方179万公方。

开工初期，劈山工具非常缺乏。但是涿鹿人民公社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以万里长征的精神，坚守上甘岭的毅力，奋战到底！”他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了不懂技术、缺少物资等一系列困难，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这是全渠的主要工程，包括长106公尺、高22公尺的武家沟大渡槽。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涿鹿人民公社就增加了三万二千亩灌溉面积。第二期工程完成后，将再增加一万八千亩灌溉面积。干渠线上将修建十五座发电站，沿渠三十三个村可安装上电灯。涿鹿人民公社的收获还不止此。通过这个工程，公社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人物。像二十三岁的马家湾妇联主任杨光荣率领140名民工，大战胜家寨，二十天任务十五天完成。只读过两年书的民工苗掌，大胆负责，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爆破、看水平仪、看图纸的全部技术。

涿鹿人民解放前作梦也想不到能用自己的双手治服桑乾河，为子孙万代造福。他们自豪地说：“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仰望天安门

天安门，闪闪发光的琉璃黄瓦，鲜红的高墙，鲜红的纱灯，鲜红的飘飘的旗帜。幸福的玉石栏杆，承托着伟大的领袖抚按着的双手……

六亿五千万幸福的人民，一想到我们亲爱的党，亲爱的领袖，千万亿颗鲜红的心，一时都从祖国的四方八面，朝向着北京，仰望着天安门！

国防前线的战士们，在星光月影下，狂风暴雨中想着它；分秒必争的工人们，在熊熊的炼钢炉前，深深的煤坑道里想着它；精收细打的农民们，在绿油油黄澄澄的田野上想着它；戈壁滩头，雪山顶上，篝火旁边围坐的青年们，用凝思的眼光想着它……

他们想的是站在天安门上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他们想的是天安门前涌过的彩旗的波浪，欢乐的人群；他们想的是一架一架的振奋人心的出奇制胜的事物模型和生产指标；他们想的是一队一队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运动员，和用脆嫩的声音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孩子；他们想的是万花争艳的文艺大军；他们想的是满天飞飘的气球和鸽子；他们想的是火树银花的焰火，繁星辉映的明灯；他们想的是不夜的天空下，人

们沸腾的欢乐场面。

他们心坎上供养的天安门是如何的鲜明灿烂呵。

但是，离开天安门十个月的人，还不知道天安门前又已经大大地变了样。东西两座伟大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都比天安门楼高出几尺，天安门前整齐排列的托月似的明灯，也比门前的一对矗立的华表，高出一头。而这两座新兴的建筑，却是远远地素淡谦恭地侍立在两旁，四十四公顷宽阔的广场上，玉树琼花般纵横交错的灯光，只有把天安门衬托得更加庄严，更加伟丽！

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永远崇敬珍爱这庄严古老的天安门，他们把它修缮得金彩辉煌，把它描画在国徽上。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它上面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天安门和这句石破天惊的语言，在全世界的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将永远捍卫它，珍爱它，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

你看，现在在广场当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两旁，有几队民兵，正在练习走队，每个人看去只有橄榄大小。广场边

还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老师，领着红豆大小的儿童，远远地向着我们走来。别看儿童们只有红豆般大小，我已经听到其中的一粒说过：“我们要带着上面画着天安门的国徽，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箭，远远地飞到宇宙里的另一个星球上去！您信不信？总有一天！”

天安门在上，我相信，总有一天！

1959年9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9年10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回国以前

自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已经在亲爱的毛主席的检阅下,过了七个国庆节了。每一个国庆节我都参加了更盛大雄壮的游行,更快乐兴奋的歌舞,也看到了祖国更飞速更辉煌的成就。这六七年里,我自己,也从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在亲爱的党的教育培养下,长成为一个誓为人民的事业而贡献一切的二十岁的青年。我也和一切的青年人一样,将以无限欢欣虔敬的心情,来迎接建国十年的旭日腾空般的光辉照耀的佳节。我想,在过着这个伟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仍会和过第一个国庆日一样地加倍清晰地回忆到我在回到祖国以前一段时间里的经历。

那是在日本东京。我的父亲母亲带我到姑姑家去。这天下午有个送别的酒会,是姑父请他相熟的几个美国朋友并给我们饯行的,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到美国去。

姑父是个新闻记者。父亲自从失业以后,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个中国报社里,挂了一个记者的名义。我们平常来往的,居多是各国的新闻记者。

我们走到姑姑家里,客人们还没有来,姑父和平常一样,

笑容满面地在忙着调鸡尾酒，两个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饭桌上摆着点心。

姑姑带着母亲和我，走进书房——这书房和客厅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帘幕——我看见祥哥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头上缠着纱布，眼边也青肿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并不喜欢他。我听见姑姑同母亲说过，因为姑姑不生孩子，姑父要从外面接回一个孩子来，姑姑不肯，说："我不要外面的野杂种，不如到老家把你那个没爹没娘的侄子接了来，倒是自己的亲骨肉。"姑父拗姑姑不过，只得把祥哥从国内乡下接来了。他只比我大几天，却长得又高又大，两只眼睛咕碌碌地，仿佛总带着一种怒气。姑父一看见他就讨厌，说他又野又苯。可是姑父越讨厌他，姑姑就越照护他。因此祥哥对姑姑还亲热一点。

我们到日本的时候，祥哥也不过刚到几个月。正是他一切不惯、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和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后来他上了美国学校，我上了国际学校，比较疏远了一些，可是他还是常到我们家里来看中国小说和香港寄来的书报，跟我们谈关于祖国的事情。他常常气愤地说："在我们家里，一个中国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简直是个假洋人，是个洋奴！总有一天我要逃出这个洋圈子！"

当然，拿祥哥来和我现在的同学们比，他的觉悟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过在我当时许多的竭力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中的仙鹤。只有他常常能给我一种刺激，提醒我祖国是可爱的。

自从祖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帮朝鲜人民军作战以后,祥哥和我们都兴奋得了不得。每天从美国百般掩饰的军报里,研究美国军队节节败退的路程。我们两人还在屋顶的小房间里,收听祖国的广播,在收音机旁边手舞足蹈。但是自从我们一家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以后,祥哥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坏透了。

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毛泽东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拚命劲儿！"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迷魂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迷魂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

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地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地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

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

渡边玲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玲子的母亲前年去世了，从广岛接回来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们管家。玲子和我同岁，也只比我大几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

我们搬到她隔壁来住以后，我和玲子渐渐熟识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弹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伤。姐姐本来是不愿意到东京来的，她不愿意见人，后来因为这边需要人帮忙，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坏，不能再继续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强回来的。一提起这事，玲子就咬牙切齿地恨美国人，说：“你没有看见她一身的创疤呵，你没有听见她讲过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以后，广岛的人间地狱的情形呵，你说，美国人还是人吗？”她还说：“我父亲到你们中国华北作战过，作过八路军的俘虏，他到现

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心里还惭愧。他说：'帝国主义就不是好东西！帝国主义使得日本人杀害中国人，又使得美国人杀害日本人，帝国主义不消灭掉，世界就没有和平。'"她说着就拉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这时我真是从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爱！

我们这条巷里，有两家的女孩子是"嫁"给美军的，常有美军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院子里晒着美军的衣服。这两个女孩子先后都跟着美军回国了，玲子谈起她们时就气愤地说："我多恨她们又多可怜她们呵！她们等着在美国受罪吧，没出息的人！"我说："玲子，你再也不想到外国去吧？"她笑说："那也不一定，比方说，到中国去，那里有你，有我的朋友呵。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几天以前，我父亲忽然说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台湾的签证已经来了。母亲还跑到学校去替我办转学书。我们的校长，美国天主教的姑奶奶，高兴得很，对学生们夸说我多幸运，能够到美国去上学，多少中国和日本的同学都羡慕我，但是，我看到，向我投来艳羡的眼光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看不起的人，而对我显出失望的神色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喜欢的人，譬如祥哥和玲子，虽然他俩都不是我的同学。

我的心情压得很沉重，我一定要对我父亲母亲表示我的态度——我不到美国去！

我跑进房子里，砰地一声把书房的门推开了。这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间洋式屋子，墙上安着壁炉，父亲和林先生坐在炉前，正在烧些什么，母亲站在桌边清检着一些信件。屋

里没有开窗，还放下帘子，空气又热又闷，我就敞开门站在门边。

他们三个人同时回过头来，林先生只抬头看了一下，仍旧烧他的纸，母亲看着我的脸，说："你要做什么？有话进来说。"我关上门，双手反握着门把，背靠着门站着，我心跳得厉害，急急地说："我们去美国的事情，你们好好地想过没有？不能改变计划吗？人家都在笑话你们呢，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最后还是到美国去——多没出息！"父亲看了林先生一眼，忽然很高兴地大笑了起来。他们毫不在乎的态度使我气愤，我大声说："你们没听见冯？就是和你们一块喝酒的那班美国醉鬼，那个牛金，要用原子弹炸死我们中国人，他对中国人有多大的仇恨呵，我们还要去仇人的国家吗？你们自己去吧——我是不去的！"母亲的眼睛里忽然充满了欢喜的泪光，说："孩子，你不明白……"这时林先生站起来了，他的脸上忽然现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慈爱和庄严，他向我伸出手来，我不由自主地顺从地走了过去。林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抚着我的肩头说："你爸爸妈妈不是到美国去，是回到北京去——"我喜出望外地望着父亲母亲的脸，林先生又接着说："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你可不能说出去呵！现在你放心了吧？明天晚上我带你去看一个中国电影，现在上楼睡觉去吧。"

这一夜，我躺在"它它米"上面，望着敞开的纸门外的满天星斗，我向灿烂的星空伸出双臂，仿佛要把即将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头像，和他背后的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抱到我充满了欢乐的胸怀里。

第二天，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同母亲商量，要把我们回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祥哥，并且和他一块去看中国电影。母亲想了一会，说祥哥是个很有主意的孩子，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姑姑和姑父的，她答应了。

我快乐地跑到姑姑家去。正好姑姑和姑父都不在家。祥哥开始还是不理我，当我笑着跳着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十分惊讶而又高兴地看着我。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你们回去了，我呢？"我急不能待地跑来告诉他，原想让他知道我们不是没有出息的人，等到他难过起来，我又后悔不该让他晓得了！

我安慰他说："祥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心，将来你一定可以回去的！——不要难过了，晚上林先生要带我去看一个中国电影，你跟我回家吧。"祥哥默默地跟我下楼，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冲天的怒气没有了，但是同时头也垂下了，眼光也忧郁了，我从心里同情他！

林先生带我们去的地方，是东京的苏联大使馆，一座高大的白色楼房。楼下大厅堂皇得很，里面坐着不少的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大家仿佛都很熟悉，笑语纷纭。我们夹坐在林先生的两边——电灯灭了，奏出中国的音乐，银幕上闪出发光的大字，是"中华民族大团结"。这彩色的影片上，祖国的河山多美丽呵，祖国的人民多兴奋多快乐呵，尤其是其中的天安门前国庆节游行的一段，伟大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着快乐的人快乐地笑，兴奋地招手。他的笑容是那样爽朗，那样慈祥，那样豪迈，那样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下

面广场上红旗的海沸腾了，花朵的海沸腾了，人流的海沸腾了！我多感动多高兴呵，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看我们周围的人的脸上，在明亮的影片反射的光亮中，也闪着欢喜的泪花。祥哥呢，他双手直直地紧握着座位的两边，双肩耸起，脸上严肃极了，说不上是悲还是喜……

从这以后，就是一路回国的经历了，这经历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那时正是东京一班熟人都出去避暑的时候，连姑姑一家也因为去了轻井泽，而没有来送我们，这样更好。因为我们坐的是印度船而不是美国船，是往西而不是往东！

第二年的国庆节，我已经是北京学校里的初中生，而且参加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仪仗队。我激动的心情是你们想象得到的。当我笔直地站在整齐的青年队伍里，望着四围的彩旗和鲜花的海，一簇一簇的人群，一架一架的巨大模型……上面是响晴的北京蔚蓝的天空，前面是高大雄伟的天安门楼，我们亲爱的毛主席和他的忠实的战友，都站在那里，等着我去向他们捧上我的一颗喷发着火花的炽热的心！

这时我的心还真切地忆念到许多的奋斗着要投到祖国怀抱的中国青年们，我所知道的不止一个两个——像祥哥——而是有千千万万个。我是个过来人，虽然我的经历比起别人来，是不值得一说的，比如说，从新加坡回来的同学，是只要一离开新加坡，就永远不能回去，永远和家里人断绝了联系，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逃出那黑暗的环境，欣然地投入光明的、充满了前途的、能以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祖国怀抱中来——在万众欢腾的国庆节，我永远记念着海外的那些

中国青年，希望这一天的响彻云霄的祝贺的声音，会像海波似地卷到地球的每一片岸边，给他们以莫大的激励和鼓舞。

前面阅兵的仪式已快完毕了，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整齐威武的队伍，已经浩浩荡荡走过天安门，向着庄严的西山走去。

歌唱祖国的乐调奏起了。我挺起胸膛，昂起头，眼睛注视着前方，和千千万万的祖国青年们在一起，迈开脚步，开始了我在天安门前的第一个国庆节。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10月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再 寄 小 读 者

通 讯 十 六

亲爱的小朋友：

今年的国庆日，当我站在观礼台上，看到少先队的浩荡整齐的队伍，精神焕发地走过天安门，数不清的彩色的汽球和雪白的鸽子，从他们高举的手中飞起；在广场两边，面对天安门的小朋友的队伍，也一起摇舞着手里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使我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儿童是何等地幸福，前途是何等地光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我们的接班人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要使每一个儿童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但是，为着铲除我们中国儿童身心发展的障碍，我们亲爱的党在以往的几十年中，曾付出了多少代价呵！

记得四、五年前，我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访问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好心肠的医生，他上午给交费的病人看病，下午是免费给穷人看病。他对我极其难过地说：“我们周围的穷人太多了，他们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侵袭，每年有许多许多的大人和孩子，像苍蝇一样地死去！我是一个医生，我个人的能力所及，就

是分出半天的工夫，牺牲半天的诊费收入，来替穷人看病。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使我得到安慰，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有许多事实，知道了反而引起我的愤怒和难过！这种例子多得很，就像今天下午，我看了一个肺病已到第三期的码头工人，他双颊通红，咳嗽得直不起腰来，他恳求我给他一点止咳的药，免得监工的人听见他咳嗽就要停止他的工作。我对他说：'吃药是没有用处的，你必须长期休养！'他睁大了眼睛，仿佛听到神话似的，但立刻又苦笑着说：'休养？我怎么能休养呢，我有六个孩子呵，大夫！我要求做工还来不及呢。'他扶着桌子站起来，垂着头说：'为着孩子们，我必须……我也愿意苦干到死。'我看着他低头伛偻地走去的背影，感到我的心头压上一块千斤重的铁饼！我几乎恨我自己的职业，我给他们看了病，却不能给他们从根本上治病……这个社会，怎么好？而在你们新中国里，儿童们多幸福呵！没有失业的父亲和母亲，生病有人管，上学有人管，一切的一切都有人管……可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才能享受到那样的幸福呢？"

去年的四月，我在意大利的米兰城，访问了一个电车工人的家，他住在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炸坏了的半座房子里，一家五口人住着两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小屋。这时天气还很冷，他的年老的母亲，正坐在门边，借着户外的微光，在缝补着小孩的衣服。看见我们来了，他们一家人——母亲、妻子和儿女立刻亲热地把我们围住，这时门外又涌进许多老人和妇女，也有小孩，都是住在这方场上破屋子里的邻居。他们争着问讯我们国家里工人的情况，也争着对我们诉说他们的困苦的境遇。他们说："一个工人的家庭，一家四口人，至少也得七万个里拉

一个月，才够开销，可是我们的工资，每月只有四万五千个里拉呵。’我们对于意大利钱币的价值，是没有概念的，后来一位妇女对我们举例说：‘比方说吧，小孩的鞋子一双两千到四千个里拉……你就知道这点工资够不够开销了；当然，疾病和意外的花费还不算在内。我们做家庭预算的时候，根本就不敢想到这些……’她又对我叹了口气说：‘什么时候，我们工人能熬到像你们那样的好日子呢！”

回来的路上，陪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对我背诵一首描写意大利工人家庭的孩子的诗，诗的大意是：“父亲领来工资，还没有递到母亲手里，钱袋已经半空了，父亲叹息着，母亲也低着头。他们都不敢拿眼睛看我们，我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街上传来杂技团奏乐的声音，还有卖冰棒的喊声……但是我们整个月来的想望，也和钱袋一样地空了！”这是怎样的一首使人“心头压上一块铁饼”的诗呵！

一回到祖国来，我心头的铁饼就消失了。小朋友，为着我们目前幸福的生活，我们更要常常惦念那些在痛苦的环境中过活的儿童。为使世界上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像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奋斗到底！

祝你们不断进步。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第21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拾 穗 小 札》序

在生活里面，尤其在目前的伟大时代里，往往会遇到一些情景：一次的参观访问；一次的看戏听歌；书报刊物上的几句数行；友朋谈话中的三言两语；都会忽然地在你心灵中留下极其生动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记下来也只是小块文章，但是不记下又很可惜。我曾看见孩子们在秋收的田野上，随时俯拾，也还能拾到成筐的麦穗，送到成堆的麦山上去，使它成为丰收中的一部分，这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因作《拾穗小札》，札是札记的意思。我将看到就记，想起就记，我将把我心上眼前的饱满金黄的麦穗，一根一根地捡起，攒到满筐，送进丰收的麦堆里，作为我自己微薄的奉献，是为序。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0月24日。）

“你不感到自豪吗？”

《文汇报》记者报道说，在十月三日晚文化部主办的音乐舞蹈京剧晚会上，“一位从乌拉圭来的姊妹，在将军大合唱结束，帷幕慢慢合拢时，激情地问一个中国青年道：‘你不感到自豪吗？’”

是的，这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合唱！当嫩黄的丝绒帷幕，慢慢地拉开，二百三十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全副戎装，整齐挺直地排成几行，背后立起几十面鲜明耀眼的红旗……这是一幅多么璀璨庄严的画面，他们的朗诵是那么充满着热情，他们的指挥是那么有力，他们的合唱是那么雄壮而整齐。听到他们的合唱，哪一根心弦不会快乐地跳动，哪一双眼睛不会涌出感激而自豪的泪水呢？

这二百三十位来自农村、工厂的红色老战士，代表着中国亿万的劳动人民，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备受压迫剥削的惨痛的过去。他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找到了翻身的道路。他们站起来了，携起手来了，他们抓起身边所能夺到的武装，菜刀也好，红缨枪也好，聚集起无穷的力量，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杀出一条解放的血路。他们在荒山草地，风里雪里，转战了几十年，从小兵打到成了将军，打出了个人民的天下！今

天，在共和国成立的十周年，他们从天南地北捍卫祖国的岗位上，重新聚集在一起，在崭新的宽大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台上，向着祖国人民，向着亲爱的领袖，向着八十七个国家的贵宾，合唱出他们所熟悉的，在出生入死的战斗里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的军歌，他们心里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这二百三十位将军，都不是专业的歌唱家，他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有了无比坚强的意志，他们充满了爱国爱人民的热情，他们就能纵情地歌唱。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有口可唱，有笔可唱的，都应当唱。

我们要学他们“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百战百胜的人民武装，歌唱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歌唱光荣伟大的共产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0月24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发自心底的歌

—— 民族工作展览会散记

在北京的天安门前面，有一条广阔的、横贯东西的大街。这条大街两旁，一树一树的太平花般的灯架后面，排列着好几座崭新的巍峨的大厦，而人们走到这大街的西头，总会惊叹地注意到一座高耸的十三法的塔形建筑。它的翠蓝的琉璃瓦顶，衬着润白面砖的外墙，好像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花，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地鲜明挺秀。这是新建成的民族文化宫，在三万零七百平方米的面积上，构成了博物馆、图书馆、礼堂、文娱馆、餐厅和招待所六个部分。现在，在这里面正举行着“十年来民族工作展览”。

走上花岗石的台阶，迎面是高大的浅绿底子描金的各民族人民所喜爱的雕刻图案的大门，左右分嵌着“团结”“进步”四个金字。这两个名词，对于我们大家庭里五十二个兄弟民族，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五十二个民族之中，除了人数最多的汉族之外，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

只占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而他们人口分布面积，占了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斗争，造成了长时期的民族之间的纠纷与隔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纠纷和隔阂，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逐渐消除了，同时结成了兄弟般的融洽无间的友谊，促进各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和繁荣。根据我们的宪法，在保证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的原则下，我们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成立了内蒙古、新疆维吾尔、广西壮族、宁夏回族等四个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此外还在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省的民族聚居区内成立了二十九个自治州和五十四个自治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少数民族的历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他们就像藏族同胞们所歌唱的：

毛主席呵共产党
恩泽的太阳照在山头上
千年枯树长了叶
万年死草生了芽

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他们以枯木逢春，渴龙奔江的不可遏抑的生命力，摆脱了黑暗的枷锁，走上了幸福光明的大道。在受教育的人数上，据一九五八年的统计，全国少数民族的大学生有二万二千多人，中学生有三十九万多人，小学生有四百二十三万多人。在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口三千五百万的少数民族，就有代表一百七十八人，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多。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已经扬眉吐气地坐到主人翁席上，和民族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同管理国家大事了。

这种奋发昂扬的进步气氛，是一进大门就能感觉到的。穿过汉白玉的门廊，进到有四层楼高的、四角有高大的汉白玉浮雕的大厅，这四面大浮雕是就着所在的方向，代表着国境内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的各少数民族。他们正在欢欣鼓舞热情洋溢地进行着种种和平的生产劳动。

从大厅往北是综合馆，迎面有刻在汉白玉上的毛主席的题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句金石一般的良言，不但刻在石头上，也铭刻在各族人民的心坎上，成了一切力量和幸福的根源！

综合馆当中有一座民族塔，塔上嵌着五十二个民族人民的照片，但是在这馆里最动人的还是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和来自新疆昆仑山下的七十四岁老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相片。吐鲁木戴着红边小帽，腰系红带，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感动欢喜的笑容。毛主席满含着热情慈祥的微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这个当了几十年农奴，饥寒交逼，无家可归的“穷鬼”和“低贱的人”，解放后他过了梦想不到的丰衣足食的日子，他知道他的一切幸福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带给他的。他除了给毛主席写过几封信，寄过几次他田园里丰收的葡萄和瓜果以外，他还一心一意地想到北京来拜见，面陈他的感谢之情。他捆好行李，背上干粮，好几次地在公路旁拦

截汽车，请求附载，在被人劝回之后，他又想骑上毛驴走上北京。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在他一生最幸福的一刻，他满含着热泪握住毛主席的手，感到有烈火般的太阳热力，传到他的全身！他把这热力带回到遥远的新疆去，向所有的人讲述这幸福的会见，和他在内地所看到所学到的一切，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丰收，让昆仑山下开遍社会主义的鲜花。

吐鲁木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和热情，决不是个别的，他代表了三千五百万的少数民族的心情。

在我们的五十一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满、藏、维吾尔等二十一个民族是有文字的。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有的就用植物的叶子，谐音会意，来传达他们的思想，比方说景颇族以一片喜兰含的叶子代表："我永远等你"，以般涅的叶子来代表："咱俩恩爱永不分离"等等，但是社会生活渐渐复杂了以后，这种交际的工具就不够用了，没有文字的民族，总感到无穷的苦恼。解放后，国家组织了有二十多个民族成员的七百多人的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深入全国十六个省（区），作了三十三个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然后设计了十九种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为了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友谊，确定为少数民族创造的文字字母，要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在读音和用法上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已经推行了新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就有了用本族文字印行的报刊和课本，他们的快乐是不可形容的！

一位苗族姑娘给毛主席的信上说："新创的苗文很好写，一个多月就学会了。我热爱苗文，就像热爱我的绣花针一样。

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让它像绣花针一样，绣出民族文化的花朵，永放光芒。”这是一封含有多深的情感和诗意的信呵！

在东北馆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人数最少的赫哲民族。这个民族本来被称为“鱼皮鞑子”，因为他们穿的是哲罗鱼皮做成的衣裤。他们居住在乌苏里江、松花红和黑龙江流域，整天驾着小舟在江上过着原始的捕鱼生活。解放前，日本人毁灭了他们的村庄，破坏了他们的生产。他们生活极其困苦，人数也少到四百多人。现在赫哲族的人口已增加到六百多人，儿童已全部上学。如今在黑龙江上，驶着小汽艇突突地往来的，都是快乐勇敢的赫哲族渔人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呵，怪不得赫哲族的姑娘会高声唱出：

> 高高的山呀蓝蓝的水呀，蓝蓝的水呀，
> 山上有野兽呀水里有鱼，水里有鱼，
> 共产党的领导多么好哟，
> 日子越过越美好哟，越美好哟！

在各馆里参观，这种生动的新旧对比的鲜明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看到在四川省的九个民族之中，解放前生活在奴隶制度社会的凉山彝族，他们的娃子（奴隶）的生活，是极其悲惨的，他们夜里睡在囚笼般的木柜里，颈上系着铁链，上面压上大石，或者睡着看守的人，其他种种种种防止逃走的方法，更是极其残酷。在这馆里工作的一位青年，就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从云南的金沙江被抢上山的，他带着郁抑地说了一些他自身经历的痛苦，但立刻又开朗地说，“大凉山解

放了六十九万多奴隶，那里也早已成立了自治州了。”这些奴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勇敢地钻出了木柜，敲断了枷锁，过起了幸福、健康的、人的生活。他们感谢党给他们的力量，他们唱：

牛的力量在颈子上
马的力量在腰背上
翻了身的彝族人民
力量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上

云南省的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改革前也是在封建的土司制度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那里有一百零八个土司，是世袭的农奴主，他们养尊处优，有成群的农奴，分住在专寨里面，替他们做着不同的工作，比如织布寨，抬轿寨，挑水寨，养马寨，歌舞寨，放炮寨，还有守坟寨，背娃娃寨等，名目繁多。总而言之，农奴们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土司，付出自己一生血汗的劳动！经过和平协商改革，他们也已从沉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还有停留在原始公社制度的佤族，他们刀耕火种，并杀头祭谷，祈求丰收，生病时也只是延请巫师，杀鸡祭鬼。解放后，这些民族的文化，生活，蒸蒸日上，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他们现在有民族文字的图书九十种，民族地区报刊五十七种，俱乐部一万六千多所，文化馆六十七所，专业的民族歌舞团七个。刀耕火种的佤族，也有了新式农具，而且有了照明的电灯和新式的医生了。

最后我们走到楼下的西藏馆，这本是西翼楼下的文娱馆和餐厅，现在里面陈列着关于西藏农奴制度的一切，其中有看了使人气愤填胸的封建农奴主用以折磨农奴的刑具，如割眼的刀和石帽，站笼，同时可以拷夹四个农奴的木架，以及剥下的人皮，斩下的人手，最骇人听闻的还有被反动活佛毒害后塑成“吉祥天女”的小女孩的尸首。另一角，我们又看到农奴主的衣物享用，和农奴的衣食的天悬地隔的对比。愤怒之余，我们想到这个万恶的剥削制度，已被推翻，我们又不禁为西藏革命的成功和西藏广大人民所得到的新生而欢呼称快！

西藏人民在开始走向幸福生活的日子里，是忘不了他们幸福的根源的，他们唱：

过去的日子比苦荞还苦
今天的生活比蜂蜜还甜
苦日子丢在怒江里
幸福的日子莫忘了毛主席

我们少数民族的文艺，本是最丰富多彩的，他们的音乐歌舞，是最优美活泼的，他们的手工艺品是最美丽的，展览馆里所陈列的如同布依族的腊染，苗族的刺绣，壮族的锦缎，傣族和藏族的银器等等，都使参观者留连不置。但是我心中所憧憬的，却是我所记得的少数民族所写所歌唱的热情洋溢的诗歌。从黑暗走到光明里的人们，看到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一同飞跃前进，望到了自己民族的美丽光明的远景，他们的

诗情更加奔放，他们的诗意更加美丽了。当我走出民族文化宫，回望那银白色蓝顶的高塔的时候，我忽然忆起拉萨河谷藏族的民歌中有一节：

北京是个银子的城，
据说那里有座银子的宝塔，
那不是银子的宝塔，
那是毛主席的英俊的巨像。

我们藏族同胞的想象是多么美丽呵！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团结》1959年第10期。）

“我们大家的东风”

在我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从五洲四海来了八十七个国家的弟兄和朋友，他们在参加种种庆祝节目时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使我们从心底体会到和平民主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在不断地加强。

假如参加招待贵宾的朋友们能够聚在一起，座谈一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一定可以记录下几车的，从贵宾们热情洋溢的心里所唱出的乐观勇敢的诗歌！他们——尤其是亚、非和拉丁美洲的客人们，看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满目荒凉的瓦砾场上，昂然地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年之中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彻底地知道：像中国这样在一百多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剥削与压迫的人民，只要能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只要能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国内各阶级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任何艰难险阻都是阻挠不住中国人民的前进的！他们欢欣鼓舞地、珍重地接过我们向他们伸出的同情和支持的手。他们把我们的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就，把我们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从我们的成就和胜利中得到了信心和力量。

尼泊尔诗人西狄·嘉拉恩·希雷士塔写道：

……
今天每一个亚洲人
胸怀都大为宽广，
哭泣和绝望的黑夜已经逝去，
希望的晨歌已在歌唱。

为什么我不应该
把这个节日当作我自己的胜利？
我要和你们同声歌唱，
和你们齐步舞蹈。

在你们欢庆胜利的浪潮中，
站着像毛泽东那样的领袖，
他久经考验，献身给人民大众，
我也在这浪潮中获得了欢乐和幸福。

好一个“我也在这浪潮中获得了欢乐和幸福”！这不是一种“情逾骨肉”的表现么？

前几天，我们陪《伊索》剧本的作者、巴西作家菲格莱德去游颐和园，在园中他一路上欣赏不绝，当我们从佛香阁西侧的阶廊慢步走下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指着下面一大片黄澄澄的琉璃瓦顶和红艳艳的宫墙，赞叹地说：“你看，这多美！在中国就像在一个光辉灿烂的焰火世界里！”他摇了摇头又笑说：“我要写十篇文章，寄到巴西去，可不是写颐和园、

天坛或是中国的玉器和刺绣……关于这些，他们可以找到写得很好的书。我所要写的是中国的工业、农业……和其他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人民公社。你不知道这种报道文章，将给巴西人民以多大的启发与鼓舞！”

从伊拉克来的朋友马赫达维上校，看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赞扬说：“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而且今后要继续压倒西风……这是我们大家的东风，它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汇聚在一起。”

更加旺盛更加强大地吹起吧，我们大家的东风！把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着的人们，紧紧地卷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我们伊拉克的朋友已经满怀信心地说过了：“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属于任何帝国主义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1959年第20期。）

访英观感

我到英国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在这一年之中,我又到过其他的欧洲国家和许多崭新美丽、朝气蓬勃的城市,比如苏联加盟共和国里的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等等，回国以后，在国内又走了几个地方，到处看到的都是万马奔腾，目不胜收的崭新景象！我脑中的古老的暮气沉沉的英国，早已被挤入它自己特有的浓雾之中，没有鲜明的轮廓了。今天回忆起来，就只有它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之下的黯然失色的地方。

伦敦是我二十年前旧游之地，可是这次重游，因为刚从莫斯科路过,就觉得这个老大帝国的首都的街道是逼仄多了。郊外大路的两旁也没有新型的住宅大楼，只是一座一座很矮小的双幢住宅。渐渐走到城市中心，从那喧嚣的街道，砖石熏得发黑的高楼……我认出了从前的伦敦。正如同见到二十年前的旧相识一样，因为自己显得年轻了，就觉得他似乎不止老了二十年。

大街上商店的橱窗,仍旧是五光十色。人行道上,肩背相摩,有走路的,也有在橱窗前面徘徊看望的,可是进到店里的人并不多。

我们住在离中国代办处较近的一个旅馆，这旅馆也很老了，头发灰白的侍者们穿着磨得发光的制服，过分谦恭地迎接客人。我们进入房间里，管清洁工作的女工，急忙地进来收拾，嘴里叨唠叨唠地，抱怨说客人少、工人更少，工作太忙，工资又低，住处又在地下室，黑暗潮湿，终年看不到阳光！她还说旅馆主人不久要把这旅馆出让给一个犹太人了，眼看老一班的工人都要被辞退了。她们都是从爱尔兰来的，到伦敦有许多年了，但是生活并没有变好。她叹息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好日子过呢？”

早晨看报，拿到手里，总是很厚的一叠，可是广告占去了过半的篇幅，头条新闻，不是盗窃谋杀的案件，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诬蔑攻击的文章。此外还有些低级趣味颓废放浪的短篇。优美健康的文艺作品，真是凤毛麟角。在英国，报纸、广播、电视等等，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对于新中国的真实报道，封锁得很紧——中国文化访问团在伦敦的活动，各报都没有登载——因此人民对于新中国是很隔膜的。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个伦敦女记者的座谈会。在谈话中间，我感到一般女记者，对中国的了解很差，对于我们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更是莫名其妙。

提到“中国的古文化”，在英国的许多“中国通”中间，除了那些曾驻过中国的外交人员和邮政海关的服务人员，以及传教士和流氓、浪人式的冒险家之外，也还有一班文人学者。他们对于中国的旧文学艺术，很感兴趣。但是他们所喜欢的是中国的旧城，古墓，神往于长城边的骆驼铃铎，和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比如以翻译唐诗出名的阿塞·威利先生，他就愿意访问

唐代的古长安，而不愿参观新兴的西安市。可惜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扭转历史，把时代的巨轮推向后转呵！

在参观英国画廊的时候，给我以另一种的惊讶，伦敦的梯特画廊，是我二十年前常去的地方，我虽然不懂画，但那些描绘真实生活，逼肖逼真的画幅，总能使我得到感染。这次去参观，看到所谓最近代的作品，那些画面上的‘东西’，既非人类，也非禽兽，肢体形状扭曲得非常可怕，给我的感觉却是痛苦和厌恶。如果说艺术是敏感的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集中突出的反映，那么这些‘创作’就似乎正好反映着作者们在地狱中挣扎翻滚的痛苦的心灵！

英国的贫富生活的悬殊，在这次的访问中，看得格外明显。我们旅馆的所在地，算是中上等的住宅区。早上总是比较安静，星期日尤其冷冷清清。早上出去，看见家家门上的信箱里还塞着报纸，台阶上放着奶瓶，主人大概还在酣睡，偶然遇见几个出来蹓狗的老人，悠闲地在人行道上徐步。十时以后开始活跃了，通到郊外的大路上，一辆接着一辆的小汽车，像甲虫似地挤在一起。里面坐着出去郊游的人们。郊外和泰晤士河边的各种高级的俱乐部，车船阗咽，士女如云，夜晚回城的路上，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一次红绿灯的更易，都要等好久好久。可是没有钱没有车的人，情况就大不相同。有一次，我们有事外出，因为公共汽车工人罢工，出租汽车又找不到，只好去乘地下电车。那天是一个星期日，地下真是另一个世界！拥挤、窒息、肮脏、黑暗、乱烘烘的人流互相推拥。没想到伦敦万千劳动人民日日夜夜在使用的交通工具，二十年来还是不改旧观！比起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个光明、宏伟、美丽的艺术之

宫似的地下车站，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有一次，我们到东伦敦去吃中国饭，汽车经过银行街，看见英格兰银行门口有几个卫兵，戴着盖住眉头的黑皮高帽，帽带紧紧地扣住下颏，身上穿着绣着金钱的蓝衣红裤，和皇宫的警卫一样神气。司机笑着告诉我们，在许多年前，英格兰银行曾被抢过，从那时起这家银行的墙上，就不开窗户，还派卫兵看守。听说美国华尔街的大银行，也是不设窗户的，大概也是怕抢吧。

东伦敦中国饭馆的附近，街市冷落，行人稀少，两旁有些倾颓破旧的房子，门窗上钉着木板，据说是从前的中国会馆和中国小学校。这都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再也没有修复的地方。

我们在英国各地都访问了大学，其中有牛津和剑桥大学，是我从前去过的，都没有什么改变，这次只觉得树木更大了些，房子更老了些，而学生似乎少了些。研究生们仍旧穿着黑袍子在街上步行或者骑车。在餐厅用饭仍旧是先生坐在台上，学生坐在台下。我曾被邀到剑桥大学牛汉女子学院去晚餐，我和教授们一同坐在比讲台还高的台上，看着学生们一个个地穿着黑袍进来，向台上鞠了一躬，然后就坐，吃完饭也是鞠过躬才走出去。饭后一位女教授陪我在校园中散步，谈起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的经费，都是靠各种基金或是校外人士的捐助，这样当然谈不到什么有计划地发展，她还微笑地说："希望我们学生出去都嫁给有钱人家，我们就可以沾光了。"

实际上，英国的大学多半都是'私立'的，号称经济上不受政府的控制。而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为政府，也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权服务的。尤其是牛津和剑桥大学，从这两个大

学出来的，多半都是大英帝国的保护者，他们本来也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这些大学里，除了学费以外，每年的食宿费最少也要在二百英镑以上，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无法进去的。

英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对于新中国的成就，是又羡又嫉又急又气，一面哀痛自身的老大，一面畏惧新生力量的成长，因而只有以冷嘲热讽或谩骂污蔑以自慰。但是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于我们的“为绝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的种种措施和成就，都表示无限的关怀，对于我国劳动人民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又流露出无穷的艳羡与鼓舞。比如我们在苏格兰和威尔斯的工会办的工人休养所和俱乐部里所会见的矿工们，都不厌其详地询问着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后的生活，如就业问题，住宅问题，医疗休养问题，儿童上学问题等等，妇女们尤其关心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普遍设立，认为这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最根本的措施。他们听着我们的介绍，个个笑逐颜开，还希望自己能够到中国来访问，看看我们的伟大成就。

在爱丁堡的欢迎群众，就给我们唱了足足两个多钟头的民歌，其中有许多是苏格兰伟大诗人彭斯的诗句，配上民族乐器，个个唱得心往神移，沉浸在浓郁亲切的乡土感情里，使默默倾听的我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威尔斯的矿工，也给我们唱了许多充满了热爱家乡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民歌，他们脸上流露的那种朴素、诚恳的友好的笑容，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旅行家》1959年第10期，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一位参加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代表团的日本朋友，在回国之前，约我去话别。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汉学家，我和他的夫人认识，在从前大家见面的场合，他总是恂恂地坐在一旁，不大开口。这次却兴奋得滔滔不绝，大谈其访华观感，他说中国变化之大，真是出乎意外！他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五年都曾来过中国，但是这次到来，看见整个中国焕然一新了，不用说天安门广场完全是新的面貌，就是北京的小街小巷也变得不可辨认了。他接着谈西安、谈成都、谈汉口……越谈越兴奋。我好容易挤进一句：“您对于哪一件事物印象最深呢？”他笑了，说：“这是个很难的试题！比方说，国庆日的游行群众对领袖的爱戴的热情；以科学方法保存和重修的古迹；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但是我想还是人民公社给我的印象最深，人民公社真好！我参观了四川红光人民公社的托儿所和敬老院，这真正做到了中国古圣先贤的伟大理想——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他凝思地摇着满头的白发，“这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我现在也在看书，看马列主义的书，研究马列主义怎样能和日本的实际相结合……”这位学者的变化也真不小呵！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我没有去过四川红光人民公社，但是我知道全中国的人民公社都是一样的，我眼前涌现出我今年春天参观过的河南大冶人民公社。大冶人民公社的康福乐园，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康福乐园里有产院，有托儿所，有幼儿园。走出去不远还有小学。产院里设备周全，有中西医药。诞生的日子不同的孩子，都分开居住。这一大片房子的周围，母亲怀抱里的，床上的，推车上的，地上玩的，课堂里的，几百个孩子，红红胖胖的，真像园里的鲜花一般。我们又参观了他们的敬老院，那是在很清静的一个上坡上的窑洞里。这窑洞也极其可爱！走进大门，里面好像北京的三合院，三面有窑洞，院里有井，有葡萄架；有石礅，光滑清洁的窑洞内，摆设整齐，里面住着几位老大爷老大娘，那时他们正坐在院子里闲谈，看见我们来了，喜得起来让坐让茶，还给我们唱了快板，以后我们还参观了“东厢房”的厨房，里面有两位白衣白帽的炊事员，正在给老人们整治着晚餐。

这一切都使我满意地想到，童年和老年是人生中最难调护最要扶持的时期，尤其是没有儿女亲属的老人，在旧社会是最孤苦无依的。这一切，若没有人民公社，也是很难办全办好的。人民公社真好！其中的一好，就是做到了“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0月3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欢乐地回忆　兴奋地前瞻

去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的前夕，我正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在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国之后，中国劳动人民观礼团来到以前，我自己住在莫斯科的乌克兰旅馆的第二十层楼上，过了十天的“休养”生活。

每天早起，我站在宽大明亮的窗前，望着窗外的初冬景色。

在蒙蒙的薄雾里，莫斯科的河水缓缓地在流，高耸的楼边，宽阔的街上，数不清的大小车辆，也开始在流动。右边是一座还未完工的住宅大楼，两架伸着长长的巨臂的起重机，慢慢地准确地向楼顶上运送着建筑器材，楼顶有几个工人，踏着薄雪，在奔走安装。楼前的大道旁，有一处汽车站，每隔几分钟，上班上工的人们就排列成长长的队伍，其中也有跳着笑着向着两手不住的呵气的孩子。一辆车坐满了人，慢慢地开走了，第二辆又来了，就这样川流不息地，把穿戴得温暖而整齐的，做着和平劳动的人们，送上他们工作的岗位。

等到我下楼吃完早饭回来，窗外街上就比较静了。我就开始在温暖如春的屋子里，写日记，写信或是阅报。

到了晚上，灯火齐明，齐整的一行行的灯光，照出了一座伟大的近代城市的轮廓，最美的是远远的，淡淡的暮霭烘托着的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高楼，在强烈的水银灯逼射之下，就像是水晶砖砌成的一般，那样玲珑夺目。乌克兰旅馆的层楼，也有水银灯映照着，这灯光射到我的窗内，就好像秋天的满月银光一样，这时我往往捻灭了灯，坐在窗前凝想。

这城市的整个气氛，和我所走过的欧美的许多近代大城市，是何等的不同！这里是庄严，稳静，恬适。每一棵树，每一道栏杆，每一扇窗户，似乎都在发射着和平幸福的光芒。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城市里，这时候虽是灯光如昼，车马喧腾，而灯光下所映照出来的，是坐着精美的卧车的高贵的绅士和夫人，和徘徊在人行道上，以饥渴的目光呆望着五光十色的橱窗的失业群众。不断的车流人流的下面，翻腾着争夺，吞噬，压榨，剥削……纸醉金迷的剧场和饭店里，表演着颓废的故事，放送着淫猥的音乐，大报社门口闪烁追逐的霓虹灯，用惨绿色的灯光，报道出杀人越货和诬蔑挑拨的消息……

而莫斯科城的沸腾，是欢乐的沸腾，兴奋的沸腾！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一周年的时候，七年计划草案公布以后，更新更美更伟大的建设的蓝图，在亿万人民面前展开了。亿万的人心，就像浓春骄阳下一时齐放的鲜花似地，光气四腾！每一座建筑、每一个角落里都听得到欢乐的兴奋的讨论，义务劳动队雨后春笋似地遍地萌茁了。这一年来，苏联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创造热情、共产主义觉悟空前高涨的成果。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每一天都给我们带来关于苏联人民新胜利的令人高兴的消息。”就是我们每天在北

京阅读报纸，不也是兴奋地紧紧地注视着苏联人民的新胜利的消息么？当我们读到苏联在1959年一年中连续成功地发射了三个宇宙火箭的时候，我们不是同苏联人民在一起，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欢呼庆贺么？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地球上开辟出一个社会主义体系的世界，这世界里的人民，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他们的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就转向于建设美好幸福的未来。在科学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下，人们理想的境界，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提高，一天比一天推远，一天比一天美妙。社会主义体系内人们的理想，已不止于一个和平团结的地球，而是一个和平团结的宇宙了！

苏联科学家和劳动人民的卓越的科学成就，在地球外探测了宇宙的秘密，在地球上引起了五洲四海的和平浪潮的高涨，让那些挤聚在战争孤岛的绝峰上的战争贩子们，抱头痛哭吧，让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同在欢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声中，高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和平万岁！

1959年11月5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11月8日。）

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又将来到了，这个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节日，引起了我的一个极其动人的回忆。

去年今日，就在我现在执笔的午后的时辰，我正和同伴们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的莫斯科河畔散步。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温煦的阳光，照在宫中教堂的金顶上，照在碧绿的河水上，照在两岸整齐高大的建筑物上，一片光明静穆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

忽然间，一群孩子，从远远的桥边向着我们跑来了。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毛茸茸的绒帽底下，露出浅黄色的头发，白里通红的苹果似的小脸，蔚蓝的天空似的明净的眼睛，身上穿的是猩红或是墨绿的绒大衣，脚上是黑色的长统皮靴。他们向我们微笑地仰首，我们真觉得自己是被紧紧地围束在一丛鲜花之中了！

他们向我们伸开手掌，手掌上托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徽章，等我们捡起那些徽章的时候，他们又指着我们胸前的徽章，意思是要同我们交换。我们连忙从身上摘下领袖头像或是中苏友好的徽章来，替他们带上，又把他们的徽章，还给他们，他

们笑着摇头，只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偎倚地站着。

这个聚会，给我们以意外的欢乐——我们回去，检视他们同我们交换的那些徽章，真是哪一国的，纪念哪一个节日的，应有尽有，这些莫斯科的孩子，真是交遍了天下的朋友呵！

我记得小的时候读“修身”，其中有一课说：“曾子家儿不知骂，孔子家儿不知怒”，就是说：“曾子家的孩子，不懂得骂人，孔子家的孩子，不懂得生气。”我那时就觉得不骂人大有可能，不生气却很难做到，一个家庭不是孤立的，难道在整个社会里，就没有使你生气的事情？

当我看到那一群天真无邪的苏联孩子的时候，使我猛然地想起那两句话来。从他们仰视微笑的眼光中，几乎使人可以看进他们的心底，看到了他们的和天空一样的明净纯洁的心。他们的父母就可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诞生的，在新社会里长大的。他们这一辈更不用说了，连战争都没有经过。他们在和平温暖的气候中生长，他们的周围只有爱护他们的父母、叔叔和阿姨；他们根本不知诈欺压迫为何物。因此，凡是到他们这地方来的，不论是什么肤色，说什么语言，穿什么衣服，就都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就会一拥而来，无猜无忌地向这些陌生人伸出交换友情的手。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或是殖民地区，像这样的一群孩子，是看不见的。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儿童对人类也失了信心，他们怕人欺负他，怕人欺骗他，一个陌生人向他们微笑，向他们伸手，他们都会吓得跑了，哭了，至多也只是犹疑地站着不动，用防备疑惧的眼光盯着你，更不用说是主动地扑向

你跟前来了。

自从世界上有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后，人类的赤子之心，就慢慢地消磨净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俄国的土地上，把这吃人的制度连根摧毁了。这炮响又像一声春雷，使天真纯洁无猜无忌的赤子之心，又在这土地上到处萌芽，使这一片土地成了个友爱和平花团锦簇的世界。

那一天，在回到旅馆的路上，在我们夸赞这一群莫斯科孩子的谈话中，一位同伴笑说：“我真想抱一个回去。”但是我也常常听到来到我们中国的外宾们，称赞我们中国的孩子。他们说：“你们的孩子真好，一点也不怕生，看见我们走进来，都争着上前，笑着跳着叫‘叔叔好，阿姨好，’你们把他们怎么教育出来的？”

道理很简单，移风易俗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大人，也教育了孩子。短短的十年之中，和平团结的国际主义精神，已在我们孩子的心中，开出鲜艳的花朵了。

我要永远感谢和歌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等到世界上的人都不必羡慕夸赞别人的孩子的时候，世界的持久和平，便来到了！

1959年11月5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9年11月7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梳妆台做成的书桌

去年的十一月八日，我们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这里有一座花园，本来是一个莫斯科“卫戍司令”的别墅，十月革命后收归国有，一九二三年五月起，成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休养的地方。这位巨人，在第二年的一月，在这所别墅里，停止了他心脏的最后跳动。

这所别墅，在当时，是相当豪华的，有暖气设备，有电灯、电话、园院里有参天的古木。我们在巡礼的时候，感到在房子里、草地上和树林中，无处不充满了列宁的手泽和足迹。列宁在这别墅里，说是休养，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写作，不断地阅读，不断地规划，不断地思索，他用长途电话和书信，和苏联全境和全世界保持着不断的联系。他在不停的写作中，还常常起来，用望远镜从窗户里外望在田野上劳动的农民；在宽大的客厅中，给周围的农村孩子开过枞树节的盛会；在他的书案上还摆着有在他逝世前两天所阅读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所写的诗《对于生命的爱》。这是一个具有多健旺的生命力，多活泼的心灵的巨人呵。

在这所别墅里，最使我永志不忘的，还不是大楼本身，而是大楼前面东边的小房子，这本来是将军的奴仆侍从们所居

住的一套小房间。列宁在冬天就迁到这里来住，因为房子小，省煤，他就在那仄小阴暗的卧室里，拿衣橱做成书架，拿梳妆台做成书桌，在这上面写出许多有关国家和天下大计的不朽的著作。

这张很小的梳妆台，在镜子两旁，还有两个凸出的抽屉，桌面上几乎没有容臂的地方！我看了伟大的列宁在冬天的写作环境，使我心里发出无限的惭愧。我们要写点东西，首先要强调客观条件，我们要窗明几净，四肢温暖，心情舒畅……而我们所写出来的……不说了吧，真寒伧死人！

列宁死后，他的夫人说："列宁的心脏里有着对世界人民的热爱。"这句话描绘出了列宁的一生！只有心里充满了对世界人民热爱的人，才能忘我，才能在任何环境里欣然命笔，不断地挥写出他为世界人民的未来所计划的一切。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纪念的前夕，这张亲炙过十月革命的领导者的手泽的梳妆台，又光芒四射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因写此来鞭策自己，并以纪念这位被世界人民所热爱的巨人——列宁。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1月7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悼 靳 以

我写下这篇短文的题目，我的眼泪忽然落在纸上了。靳以！我——你的“大姐”，会来写悼念你的文章，这不是极其不幸的事情么？靳以，你死的太早了！

十月革命节的那一天，我在两个会的中间，回家来换衣服，在我的书桌上，有人留了一张字条，上面说：“我们特来告诉您一件不幸的消息：靳以同志已于今天零时十六分在上海因心脏病逝世了……”灯光下我匆匆看了一遍，全身震动起来了，在进城去的车上，我的手掌里还紧紧地捏着这一张纸，脑子里旋转着这二十多年中你给我的一盆旺火般的形象。

你拿我当大姐姐看待，我也像一个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般，很少当面夸过你。但是你是一个多么热情，多么正直，又是一个多么淳厚的青年呵！

我说青年，是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二十多年前，你和巴金两个人一起来看我；你也许不记得了，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我的桌上供着一瓶鲜红的玫瑰，你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正向着窗外涌泻进来的阳光。你的脸和玫瑰花一样，也是红扑扑的，有着双眼皮的充满着朝气的大眼，流溢着热情淳厚的光辉。

这二十多年中，我不断地见到你，你的脸上一直是红扑扑的。你的谈话，总是热情的，总是火一般地勃勃地向上的。解放以后，你的热情的火，挑得更旺了，你从心里感到自己的幸福。你走进“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钻到“劈山倒海的英雄人物”中间，去接近他们，歌唱他们，你从黑夜唱到黎明，唱着不完的幸福和热情的赞歌！

你送我的那本散文集——《江山万里》，就立在我伸手能及的书架上，它常常提醒我说：“看小弟弟跑得多快，跑得多远，你，做大姐姐的，还不快快赶上么？”

就在前几天的夜里，我还在灯下细读你在《人民文学》十一月号上发表的那篇散文：《跟着老马转》。最后的一段，读来使我心弦跳动！你写老马：“他的脸红通通，正像初升的太阳；两只眼睛冒着青春的光辉。”这不正是你自己的写照么？你又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使我深切地感到他满心快乐和无穷的力量，我也非常激动，简直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才好。我本来应该好好安慰他几句，让他好好工作几年，保重身体，不要太累，不要跑得太快，免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是听说过，你在最近一次的劳动中，就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送到医院去急救么？你对自己说的话，却不是“保重身体，免得太累”，而是：“你跑吧……只要我们跟着党跑，我们党永远不会错，也永远不会疲乏！”

靳以，我相信，在你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你没有也不会感到疲乏，而是感到满心幸福！

今年夏天，“跟着党跑”了许多年的你，被光荣地接受到伟大队伍里了。当我看到为你发出的讣告是，在你的许多工

作头衔的最后，还有“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字样，做大姐姐的是如何地为你欢喜，而又如何地自惭啊！

你总是不断地鼓励我的——记得那还是筹备《收获》的时期吧，一个冬天的早晨，一辆汽车飞也似地开到我的门口，你，一阵旋风似地卷上了楼，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说："好呀，这皮大衣给我带来了一屋子的热气！"你也笑了说："我要到苏联去了，这是行装的一部分——告诉你，我们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了，名字就叫《收获》，你对这名字有意见没有？你可要给这刊物写文章呵，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此后，就是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清早，桌头的电话响了，又是你的声音！你欢迎我到上海，你要带我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去逛城隍庙，吃饭，买糖……最后还是要我为《收获》写文章。那一天我们玩得多好！我们在鲁迅的像下徘徊，谈了许多他生前的故事。城隍庙那一家你常去的小馆，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可是我们挤坐在许多劳动者中间，在小小的一张白木桌上，我们吃得多香甜呵！说到写文章，我却辜负了你的希望，我真是写得太少也太坏呵！

我常想，人一过了中年，不可避免地会常常得到关于朋友的"不幸的消息"，去年的十月底，在莫斯科音乐大厦的台上，坐在我身边的巴金，忽然低低地对我说："你不要难过，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振铎的飞机出事了！"去年的年底，我在北京家里，吴晓铃一清早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您不要难过，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罗莘田先生昨天下午去世了！"

我怎能不难过呢？一个热情，正直，淳厚的朋友，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财产。丧失了一个，就永远少了一个，虽然

我们还不断地可以交到新的朋友，而我们的老朋友，他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都有他们自己的地位，别人是没有法代替的！

放心吧，靳以，在大家一同跃进的时代，赞歌总是有人唱的，而且这唱歌的队伍还会越来越庞大，歌唱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洪亮。我，你的大姐姐，决不再“滥竽充数”，我的嗓子虽然不好，但是我将永远学习着唱，永远不断地高声地唱！

1959年11月9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9年12月8日《人民文学》12月号。）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七

亲爱的小朋友：

前几天，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访问一位从甘南地区来北京参加群英会的年轻医生——李贡。在接待室里，负责的同志给我介绍一位身穿蓝布制服，胸前佩着闪闪发光的奖章，中等身材，两道粗粗的浓眉，双颊红润，满面含笑的年轻人，这就是我所听说的、那位有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的医生了。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开始是很腼腆。但在我们不断地发问之下，在他自己深沉的回忆之中，他才渐渐地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流畅，他那极其动人的故事，使我听了有好几次忍不住流下感动的热泪！

李贡医生今年才二十六岁，甘肃兰州人，在一九五四年，当他从兰州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甘南地区工作的时候，他就十分兴奋，心想自己要和藏族的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的人民，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了，及至到了草原，那艰苦的环境，使

他犹豫了起来。那里是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原，冷得连夏天的早晚还要穿着棉衣，住的是不蔽风雨的布帐篷，生活的一切得自己动手来做，医疗工作上也没有助手，自己和藏民言语不通……这些困难，向着这个热情的青年人，像压顶的泰山一样，劈空飞来，他的思想斗争开始了。

反复考虑的结果，他决定留下了。他想：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不为的是让我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吗？现在面对着广大的藏族同胞，我就在困难前面低头退缩，我怎么对得起培养我的、热爱人民的党呢？一想到党，他的勇气无限量地升起来了，他决定在草原上坚持下去。

此后，四年之中，他勤勤恳恳地做着帐圈巡回医疗工作，不论白天黑夜，路近路远，都按照党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治疗着看护着每一个就医的藏族人民。因为他的不懈的热情和良好的医疗成绩，来到他这里就诊的藏族人民越来越多了。他和藏族人民建立了家人骨肉般的深厚的感情。同时更是不断地在他们中间扩大了政治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他的四年工作之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欧拉地区的草原上，发生了一次大火，一个名叫曹加的藏族妇女，因为从大火中抢救牛羊，右臂被燎伤得很厉害。李贡医生替她整整地治疗了几个月。他用尽一切办法——打针敷药，可是曹加的伤口总不能长合。有一天，当他在帐篷里学习的时候，听见几个候诊的病人在帐外草地上谈话，一个藏族老太太问曹加说："共产党的医生技术怎么样？你的伤口好些了么？"曹加说："共产党的医生技术也不见得怎么好，我已经治疗了几个月了，还不见好转，我

想我还是去找藏族医生吧！”李贡医生听了这些话，心里如同被人猛刺一刀似的，他想：“藏族同胞是把我代表了一切的共产党的医生了，我的医疗工作如不做好，不就就降低了党在藏族人民中间的威信么？”他一面深深地同情着这个久被痛苦纠缠着的藏族妇女，一面又着急自己的周围没有一个老师或者同行，可以商量请教。他忍住满心愁苦，镇静地出去和曹加谈话，请她过三天再来。这三天之中，他不停地翻看手边仅有的两本医书，看到了一种皮肤移植的疗法，就是把一块好皮肤割下来移植在伤口上，来帮助伤口长合的方法。三天之后，他对曹加说明这个办法，动员她把腿上的皮肤取下移植在手臂上的时候，曹加吓得跳了起来，说：“我的手臂还没有治好，还要把我的腿也弄坏了么？好了，再不要给我治了！”这几句话，又好像枪弹一样，在李贡医生的脑子里爆炸了起来！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心把自己的皮肤取下，来给她作移植的手术。他请曹加明天再来。这一夜，他把手边仅有的简单的手术工具，取出来消了毒……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手术，而且是从自己腿上取下一块皮肤，他不由自主地觉得一阵一阵的胆怯。这时天已经亮了。不久，曹加来了，他让曹加躺下，用被单盖上她的脸，吩咐她不要往这边看。当他在自己的腿上打了麻醉针，开始剪下第一块皮肤的时候，曹加坐起来了，惊惶的眼光中充满了感激的泪水，抽咽着说：“我从前没有听见过，也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医生，连自己的皮肉都割下来给病人治病。共产党是我的恩人，我至死也忘不了共产党！”

曹加的手臂完全好了，她和她的丈夫牵了一只羊，来谢

李贡医生。李贡医生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我来就是给大家来治病的，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又请他们把那只羊仍旧带回去。他们万分感激地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是比父母还亲，比太阳还热，我们到死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们这话是从心底说出来的，曹加的丈夫在此后的、为本族人民服务的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小朋友，这只是李医生的故事之一。不知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也受到感动了么？你佩服、喜爱这位年轻的医生么？你们愿意向他学习么？他能够这样勇敢地为人民的利益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就是因为他挖掘到了一切力量的源泉。只要时时刻刻地想到党，深深地体会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真挚崇高的愿望，坚决地要保持爱护党的影响和威信，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年轻，都会自然而然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满怀乐意地去关心别人，忘掉自己。

这是我从李贡医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启发，我愿意把我所得到的再告诉我的亲爱的小朋友！

你的朋友　冰心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59年第24期。）

“花洞”的生活方式

前些日子,到京郊黄土冈人民公社的花队去走了一趟。这一次访问的印象，对我是很新鲜深刻的。

黄土冈人民公社有五个花队——三个鲜花队，两个苗圃队。我第一个访问的是樊家村花队。

一进队部的办公室屋门，便给我以很大的惊喜。迎面矮矮的屋梁上，挂着一只花篮，上面插满了玫瑰、菊花和大理花。屋子里地下也是盆花，办公桌上也摆着花，简直是雅艳之极！

从队部办公室走到不远的食堂，食堂里也摆满了花。顺着墙是一盆一盆的大理花、菊花、十姐妹和玫瑰，简直是千红万紫，连每个矮矮的圆桌上面，也摆着小小的一盆盆的仙鹤莲，饭桌周围摆着倒扣着的花盆，就当椅子。

我从屋内踏上一层层的“台阶”,掀开竹帘走出门外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这办公室和食堂，原来都是花洞子改的！

站在门外细细一看：矮矮的房檐，棉纸糊着的宽大的“窗户”，向后倾斜的平顶，真是原来的两个花洞。这种花洞的房子，外浅内深，前高后矮，冬暖夏凉。这时候从窗外透进灿烂的阳光，屋里浮动着花香和暖气。头上有电灯，桌上

有电话……我再说一句，普通一般机关学校的办公室，也不过如此，而且，他们哪里有这么多的花呀！

草桥花队也是一样，只不过是食堂扩大了，从原来的花洞建筑，延伸出一间小礼堂式的大屋子来。黄土冈花队专养茉莉花，它的队部办公室，根本就在熏房—— 也就是花洞的一端。郑王坟花队是苗圃队，那里的办公室像个平房。张家路口花队是苗圃和鲜花参半，那里的办公室，是背倚着人家的院墙，矗起两扇山墙来，盖上小小的三间屋子。门内陈列着许多花木瓜果的标本,门外窗前摆满了等着往城里运送的、大盆大盆的肥美的菊花，远远望去像是个“菊展”。

总起来说，这几个花队，除了两个苗圃，本来没有花洞可改以外，其余三处的办公室和食堂，多半都是花洞改“建”的。

改得多么好，多么巧妙，多么适宜，这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人民公社刚刚建立的一年之后，大家勤俭办社的时期，这样做，是完全符合于多快好省的原则的。我只看到他们处处摆花，和拿花盆当椅子等等朴素清雅，野趣盎然的一面，我的眼光真是太片面太肤浅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1月14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塞北变江南

人们对于美好、富裕、丰富多采的生活的向往，自古已然。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因着气候和水土种种的关系，江南人民的生活，就比塞北美好富裕得多。因此我们历代的文人学士，对于江南总是念念不忘，恋恋不舍。只看他们写过多少调奇“忆江南”“望江南”的小词？在他们的诗词中江南的生活又是怎样地丰富多采？“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曲岸持觞，垂杨系马”，“开帘送酒，临水悬灯”，这些赏心乐事都联系着“绿如蓝”、“碧于天”的最可爱怜的江南春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因此，对于无水或者水少的寒冷枯黄的塞北，在他们的作品里就充满了反感，像“衰草悉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这种衰飒荒凉的描画，真是举不胜举。他们描写的艺术越高，就越使得他们的读者视塞北为畏途。身未出关，心里已经充满了“马后桃花马前雪”的委屈自怜的情绪了！至于“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那些生疏的名字，对于他们更是鸟飞不到的地方，除了流放的囚徒，和戍守的将士，是很少人自愿到那里去的。

我觉得，我们古代的文人学士的向往江南，一方面是他们大多数人习惯于不劳而获、寄生寄食的生活，哪里有好吃

的、好玩的，就想往哪里去；一方面，在他们那个时代，做梦也不敢想到人类是能够改造自然的，只有现代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而且坚决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潜力的人们，才会团结起来，凭着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把荒漠的塞北，一下子变成明媚的江南！

我初到十三陵水库工地的时候，那里还是弥望的荒沙秃岭。水库拦洪以后，我再去时，大坝前头已是一片“绿如蓝”,“碧于天”的湖水，把四周的山色映衬得十分空翠，十分明媚，大有杭州西湖的风味。密云水库我是在拦洪以后才第一次去的，真是远山叠翠，绿波万顷，和我记忆中的太湖，不相上下。今年春天，我还去过三门峡水库工地，那是个更伟大的工程！我已经能够想象三门峡水库拦洪以后，从西安顺流而下直抵洛阳，两岸是鱼米之乡的绿油油的山村水郭……当我知道十年以来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已修建了六十多座大型水库，和四百多万处中小水库和渠道的时候，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出我的感激和欢喜。

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的六亿人民，正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纵横驰骋，充分发挥着主观能动的治水威力，等到南水北调和根治沙漠等远大理想一一实现了以后，将会有山皆绿，无水不清，全国人民都过着美好、富裕、丰富多采的生活，塞北和江南将和我们的古人一样，永远成为历史上的名字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1月2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晚霞”和“莱阳绿”

今年国庆节前后,我参观了几座北京的新的伟大建筑,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在惊叹其崇高壮丽之余，最使我感到欢喜的是这些新的建筑比旧的建筑如故宫、颐和园……在色调上较为素静清爽，因而也显得更加雅淡，更加庄严。我想主要是新建筑没有沿用大红大绿金碧辉煌的画梁雕栋，而是在阶柱和地面上，用了大量的各种坚滑莹洁的石头，同时在仰顶上、灯盏上、墙壁上，做些极其精巧细致的“金碧”装饰，和这些玉石相映相衬，一眼望去恍如琼宫玉宇一般地晶莹璀璨。比如人民大会堂里的交际厅，那几根大圆柱，就用的是东北出产的“晚霞”石，地上铺的是山东莱阳出产的“莱阳绿”石。“晚霞”是晕红温润,“莱阳绿”是空翠爽肌，使得厅内满座生春，这气氛是十分恬静，十分舒适的。

我从前在国内所看见过的庙宇宫殿（除了圆明园废墟上的颓门断柱之外）,还没有大量使用玉石做建筑材料的。我想，拿石头来盖大房子，在运输和加工工程上都比用木头砖头繁重得多。在人民被强迫着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役的时候，要同时兴建这么些座巨大的石头工程，不但是旷日持久，而且是

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广大的国土上所出产的那些美丽坚洁的玉石都没有得到大量的利用，而治石的工人也就少到像凤毛麟角。我在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听到介绍说：在动手建造这座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位石匠师傅，但是在建筑过程中，他收了八十个徒弟，边学边做，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座比故宫的建筑面积还大的石方工程—— 人民大会堂。以外的那几座伟大建筑的石工程，我想，也一定是这位师傅和他的徒弟们的成绩了。

这说明《人民日报》的那篇《群众运动万岁》里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一旦人们的革命干劲和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千百万人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结合起来，群众运动的威力就是无穷无尽了。"当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以主人翁的身份和热情来建设自己崭新的美丽的首都的时候，冲天的干劲就来了！建筑计划中的巨大的石方工程，并没有把这位"独一无二"的石工师傅难倒，他鼓足干劲，一气收了八十个敢想敢干的徒弟，边教、边做、边革新技术……在他们完成这几座伟大建筑的过程中，可能徒弟又收了徒弟。假如一个徒弟不折不扣地再收八十个徒弟—— 当然也可能更多—— 这徒弟的数目就大得惊人了。这惊人数目的石工，都像光和热一样向祖国的四边发射了出去。在不久的将来，祖国的各个角落都会涌现出：用和"晚霞"和"莱阳绿"一样、当地出产的形形色色的美丽的玉石，建造出来为人民享用的琼宫玉宇了。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里，这不是一个想象。在我执笔之顷，可能在祖国的某一个遥远的地方，一簇高耸的脚手架里，一座雪彩飞扬、霜华奔迸的玉石建筑工程，正在飞速地

进行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 年 11 月 28 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第九个浪头

在这寒冷的冬天，日本人民却在过着热血怒腾的日子！反动的岸信介政府准备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同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更进一步地将日本八千万人民紧紧地束缚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走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毁灭老路了。

我每天注意着日本人民反抗签订新的“安全条约”的斗争，我欣喜地知道在每一次的全国统一行动里，参加的组织和阶层越来越多，每一次行动的浪头，越来越气魄磅礴，声势浩大了。经过了最艰苦的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不但怀有无限的同情与敬意，而且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确切地知道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日本人民！

人剥削人，一些民族欺压另外一些民族的现象，在世界上和平民主力量日益强大之后，是不会长久地存在了。我在日本居留时期，所看见的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所造成的军事、文化种种侵略的罪行，真是擢发难数！聪明勇敢的日本人民是不会永远忍气吞声的，八百处美军基地的周围，都成了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何况眼前正吹起卷地的压倒西风的旺盛的东风？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到日本去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时候，有到广岛去的路上，在福冈市下飞机，从飞机场出

来，两旁就是许多挂着英文招牌的酒吧间、跳舞厅、旅馆、咖啡店，还有当铺。那都是供美军荒淫享乐的场所。可是一出了机场范围，迎面就是横的、竖的、纸制布制的英文和日文标语：“美国佬滚回去”、“不许有第二个广岛”、“反对扩充空军基地”等等，几乎所有的街道上都挂满了！“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何况这腐朽糜烂的帝国主义，只有一个空洞脆薄的躯壳了。它怎能抵住一个高过一个，一个大过一个的冲击的浪头？

《赤旗报》报道说：第八次统一行动的特点之一是农民参加了斗争……另一特点是妇女举行了示威，文化和知识界领袖们举行了游行、讲演会……中小商人也参加了统一行动。另一特点是，青年在各地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除了一小撮垄断资本集团之外，日本各界人民在无数的市镇、工厂、学校、农村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

飞卷起来吧，第九个浪头！从地平线的天边，汇聚起一点一滴的爱国家、爱独立、爱民主、爱和平的热血，漫天遍野地飞卷上来吧。在汹涌的涛声中，喷溅的浪花里，我看到了无数的熟悉的脸，你们的眼光中充满了凛然的愤怒，也闪耀着自豪和自信……

“只要民主力量在更大的规模上迅速发展，就有可能迫使反动派退却，从而取得胜利……这斗争的胜利将来是新的胜利的起点。”我祝日本人民以新的胜利来庆祝一九六○年的新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2月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我们的家庭

美国的杜勒斯之流，曾为“红色中国破坏了旧中国的家庭传统”而大洒其伤心之泪。这使我更确切地认识到旧中国的家庭传统，是对帝国主义有利的。

我小时候在一旁听着家里老人们闲聊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最后总听见她们叹息着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足见整个旧中国无论是哪一个阶层的家庭，都有着重重的阴影的。

新中国把青年人从家长制底下解放了出来，把妇女从“三权”和“四台”下解放了出来，同时新的社会制度使得家庭里每个成年的成员，都能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人都为集体工作，负担轻松，精神愉快，因此在十年之中，才会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做到了六亿五千万人人人有饭吃，这怎样不使断定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艾奇逊、杜勒斯之流大吃一惊！

我所最感到欢喜的是那本“难念的经”已经纷纷地从我们家家门内扔了出来，堆在一起烧毁了，那数千年来被父祖公婆喃喃地念诵着的经文，像“能忍自安”、“以顺为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等说不尽的残酷虚伪的戒律，

再也不能成为人们奋步前进的绊脚石了。代之而来的是布满门庭之内的新社会的新鲜活泼、健康和美的气氛。十年以来，新家庭中出了多少婆媳互助，兄弟挑战，夫妇竞赛的新人新事。杜勒斯之流是闭目不看这些报道的。他们若是看见了，更不知要吓得怎样地号啕大哭呢！

前两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两首绝妙的好诗，是洛阳车站助理站长季素田和他的父亲在抢卸四十三车机煤的时候，所写下挑战和应战的诗。儿子写：

父是英雄儿好汉，
今晚咱们比比看，
…………
儿盼父亲来应战，
双双跃进插红旗。

父亲写：

忽听我儿战表下，
老父差点笑掉牙，
…………
卸后要你把表看，
尝尝老姜辣不辣。

有谁看了这两首诗不高兴得笑起来？这一对英雄好汉父子的口气，多么豪迈，又多么亲热！儿子是尊敬地先称父亲

为英雄，又盼的是“双双跃进”。父亲是暗暗地为敢对自己挑战的好汉的儿子自豪，嘴里却说：“岂怕你这小娃娃……尝尝老姜辣不辣。”这种对帝国主义极端不利的中国家庭的活泼健康的气氛和情感，是越来越浓厚了。

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敌人既然表示十分害怕我们破坏旧的“家庭传统”，我们就加紧努力地破坏吧！不破不立，让新的家庭传统在新中国的国土上，牢牢地建立了起来。

（本篇最初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2月1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再寄小读者

通讯十八

亲爱的小朋友：

新年好！我想在齐步跨进一九六〇年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当中，你们是最最高兴的吧？时间过得越快，离开你们实际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就越近了，你们不感到兴奋么？

你们在今天都做些什么呢？是在打乒乓球么？是在看一本新书么？还是去参观了什么人民公社或是工厂了呢？

谈到参观人民公社，我在今年的十月底，曾去参观了北京郊区黄土冈人民公社的园艺队，（这个园艺队包括两个苗圃队和三个盆花队，这五个队一共占地一千七百多亩，有花三百多种，五十万盆，树苗不计其数！）我好久就想去访问他们了，因为这公社的园艺队供给了绿化、美化我们的首都的大部分的树木和花朵。当我们看到首都市郊的街道两旁，绿树葱茏、鲜花耀眼，或是当我们把一束一束美丽芬芳的鲜花，献到我们的领袖、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来自外国的贵宾

手里的时候，我们总会感谢这些终年辛苦替我们培养花树的公社园艺队员们的。

我说“终年辛苦”，因为在我下去访问之前，只知道春夏时节，花树萌芽开花，最需要修剪灌溉，却不晓得秋冬是花农最忙的季节，当我们看到满树嫩芽，满枝香花的时候，那已经是他们秋冬苦干的成绩展览了！

十月底在北京，年轻的人还没有穿上棉袄，我到这公社樊家村鲜花生产队的时候，他们已在忙忙碌碌地做花洞的窗架，安玻璃，砌墙，编席子……准备着把盆里和地上的花，都挪到花洞里去过冬。这工作真不简单呀！特别是那几天，天天都可能有“霜冻”的警报，队员们就像抢修什么工程似的，在迷濛的朝雾中，在凝冷的月光下，加紧地工作。小伙子大姑娘们一边欢腾地说笑，一边热烘烘地往花洞里抬大花盆，搬小花盆，还从地里起出一棵一棵的花来，堆在小车上，推着赶着地往花洞里送……。

我在这公社里住了几天，把五个生产队都巡礼了一番，其中黄土冈茉莉花生产队给我的印象最深，生产队副队长刘伯伯对我的谈话，最详尽也最动人，我不妨对小朋友再说一遍。

我是在一个薰房里找到刘伯伯的，他正在侍弄着几百盆的含苞欲放的茉莉。薰房里清香四溢，热气蒸人，他身上穿的是单衣单裤，还是一身的汗，满脸的汗！茉莉本是在华南一带的植物，没有这么高的气温培养着，在北方的初冬是开不出花来的，但是养花的人多么辛苦呵！

刘伯伯满脸含笑地招待我们，他指点着这满坑满架绿油油的点缀着万点银星似的茉莉花枝，眼光里洋溢着无限的热

情和高兴。他告诉我们：这生产队有三百多间薰房，一万七千多盆茉莉花，这茉莉花根，都是在广东生长的。每年春节后，用稻草包扎好从火车上运来，到后分棵栽到盆里，先放在冷洞，慢慢地一批一批送进薰房，最先是放在火坑上，薰到开出花来，再从坑上挪到架上玻璃棚底下的阳光下面，摘下花，然后再一批一批搬回冷洞。到夏天自然都放在屋外。这样一年可以摘五次花——房内两次，房外三次。这些花，都送到茶叶公司去，在那里，烘茶叶的工人们，在烘笼里铺上一层茶叶，上面再铺上一层茉莉花，这样层层地铺起，放在微火上烘。烘好了就用筛子把茉莉花筛出去，茶叶里就有一股茉莉花的香气，这就是我们所最爱喝的、祖国的名产：茉莉花茶。

刘伯伯说："培养花就跟培养孩子一样，一点都不能大意呀！花朵是最娇嫩的了，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也不行，太干了不行，太湿了也不行，又要和暖的阳光，又要新鲜的空气……因此我们养花的人是要日夜守在花的旁边的。我说："您太辛苦了。"他笑着摇头说："不辛苦！养了多年的花了，一进薰房不用看寒暑表，光凭皮肤的感觉，就知道房里的热度是多高，只用手指弹一弹瓦盆，就知道这盆花缺不缺水。看着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花，开得好，摘得多，给国家创造了财富，给人民喷香的茶喝，养花的人的快乐也就说不尽了！"

从薰房出来，刘伯伯请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薰房的一端——喝点开水，我们问起他养了多少年的花，他才又感慨又兴奋地对我们说着他的过去。原来他是河北故南人，六岁的时候，他父亲逃荒，一个挑子把他挑到黄土冈来的，他从十二三岁起，就在当地一个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里当花匠，一

年到头劳碌辛苦，才拿到每月五角钱的工资，他说："那时候吃的苦，就说不完了。一九四九年，黄土冈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恶霸赵泉枪毙了，我分到三间瓦房，三十亩地，以后我们八户贫农就组织起合作社来……去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这里因为土质适宜，就专门发展起茉莉花房来。本来嘛，我们现在又有人，又有地，大家干惯了这一手活，现在为自己干，又是为集体干，干劲的高就不用提啦。我们的队员，从前每人管六百盆花的，现在每人管八百盆还多。至于我们的生活，和从前比起，真是天上地下。从前黄土冈哪有自行车？现在就多着啦。毛主席说要人人都吃上饭，只有我们才知道这句话不简单。"

从茉莉花队出来，我一路上细细想着刘伯伯所说的话，他提到培养花就像培养孩子一样，就使我想到党对小朋友们的培养，那份小心在意，也决不在刘伯伯之下。他说："谁要是说'现在生活不好'，这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这句话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声音，也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因此，我愿意小朋友们在出去参观工厂、公社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放过可以使自己受到深刻教育的机会。

再对你们说一声"新年好"，祝你们不断进步。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60 年第 1 期。）

介绍一篇好小说

马烽同志在《人民文学》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号发表的短篇小说《太阳刚刚出山》，我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它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篇小说，就像一件民间艺术品，是那样地朴素、自然、明朗、亲切。我建议初学写作的青年们，都可以找来读读。

我是从描写新中国的家庭角度，来谈这篇小说的。小说里的第一人称的“我”，是主人翁高书记的哥哥，这个做合作社副社长的哥哥，口口声声地亲亲热热地叫高书记为“我老二”。他对于这个既是他的上级又是他入党的介绍人的弟弟，是怎样的疼爱啊！不但是他，连他的爱人“我老伴”，也和他一样。“我娘死了以后，我两口一条心都扑在我老二身上”——看这“扑”字用得多好！——他这个做长工的人，向地主借钱也要把兄弟送去念书。到了土改以后，他一心要攒一份好家当，他想买一家贫农的五亩地，“为叫我老二能过几天好日子”，可是为了这件事，参了军又离开部队，担任了县委书记的老二，“差点和他闹翻了”，他气得半夜跑到爹娘坟上大哭了一场，但是老二一来对他讲“共产党员应当为众人”的大道理，他就立刻心服口服。这次，为了他不同意别村在他的

村里打井，老二批评他“自私”，他又气得哭了一场。但是深深地了解他而又热爱他的老二，又在黑夜里陪他坐在地塄上闲扯，又把他说服了，他“心里反倒痛快了，好像自己往高里爬了一步，看的更远了点”。他同意了“集中打井，合流送远”的措施，一方面他从心底佩服他的老二，“怪不得人家当县委书记，能在普通的事情上看出重要意义来。”多么简单、诚挚而扼要的一句话呵！把人民公社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党的热烈支持和积极领导，都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这篇小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人，我只提出他们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体贴、互相鼓励的细腻描写。“我老二”，当然是个集中突出描写的人物，这个人站得高，看得远，钻得深，“办事干脆，说一不二”，“工作一忙起来，什么都不顾”，他也爱家，就是忙得顾不得回来。老二的爱人“冬梅”，关于她只有几句话，却活画出一个勤劳善良而害羞的少妇。她爱她的兄嫂，她在城里的时候，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五块钱，寄给在乡下吞糠咽菜的“老两口”过年。至于“我老伴”，就是个热情而细心的妇女，当哥哥把“不近人情”的老二，带回家来的时候，她一面爱怜地叫他小名——二保，为他而自豪地开他的玩笑，而当她看见老二“爬到炕跟前亲了亲睡着的小梅”的时候，她就极其机灵地往外走，还把她的“老鬼”也带出去。

而老二毕竟还是走了！四十八小时没有合眼的高书记，“推着自行车，车上原封不动地绑着那卷行李，冬梅跟在后边，送到了门口”……

最动人的是最后的一段，“我连忙追了出来……我也不知

道为什么要追他，我追到村口的时候，太阳刚刚出山，我老二已经走远了。”当我读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追他”这一句话的时候，忽然觉得心里发甜，鼻子里发酸，多么纯朴而又多么复杂的感情呵！这里面有疼怜，有依恋，有佩服，有感激，有许多他自己说不出来的情绪。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宽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党的领导永远热烈积极地飞走在六亿人民的前头！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59年12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小桔灯》后记

我同意作家出版社给我出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子，可是当我看了看这本集子的目录，我又自己觉得惭愧起来，这些质既不高量又太少的东西，实在是够不上现代的儿童文学水平的。

我一开始写作，并没有想到要写儿童文学。假如我以前的作品里，有过像《离家的一年》、《寂寞》那样的小说，那也只是写关于儿童的事情，而不是拿儿童为对象，写给儿童看的。我真想写给儿童看的东西，是从一九二三年起写的《寄小读者》，那本是北京《晨报》的《儿童世界》栏因为我要出国，特约我为儿童写游记的。但是那些通讯也没有写得好。因为刚开始写还想到对象，后来就只顾自己抒情，越写越"文"，不合于儿童的了解程度，思想方面，也更不用说了。

解放以后，除了翻译和写其它的小文以外，也写些专为儿童看的东西，比方说，国外的旅行游记。新中国的儿童，是有他们的时代使命的，我愿意把我所看见听见的各国的风俗习惯、人民生活和他们的人民对于新中国的向往，对于和平的热爱，告诉我的小读者，要他们时常纪念着世界上许多国家里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并准备着和这些人民在一起，为持

久和平而英勇奋斗—— 这本集子里有不少这样的题材，《再寄小读者》，也是在我出国旅行以前开头的。

我是喜爱小孩的，和他们在一起总是感到快乐，尤其是和现代中国儿童在一起，觉得他们个个都有最幸福的未来，最宽阔的施展才能为人民服务的园地。同时他们也更需要最细心的教育和培养。我现在虽然并不专为儿童写作，而且我对于儿童文学的写作，和年轻一代的作家比，甚至可以说是还在学习期间。但是我愿意继续努力，来提高我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希望在党的儿童文学事业方针指导下，和读者们的帮助下，更多地写些切合于中国儿童需要的东西。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小桔灯》，作家出版社 1960 年 4月初版。）

1960年

万里河山青葱灿烂

——新年杂感

我记得解放前报刊上的照例的新年杂感，总是苍凉感喟，感慨万端。假如作者是贫病交迫、债主盈门、或是家人离散、无灯无酒地过了年，当然是大有感触。但即或是酒绿灯红、友朋聚首，也依然会有感慨，因为当时国难当前、山河破碎、前瞻黯黯、后顾茫茫，也不免悲从中来，不可制止。除了那些进步报刊，明确地知道中国人民应当走哪一条路，来解放自己，他们的文章中才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乐观，鼓励着中国人民向着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目的奋斗。但是在当时，这种报刊是一定受着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我们要看到这些报刊是有相当的困难的，而那些“应景”的，照例感慨一番的其他报刊上的新年杂感，实在是不看还好，无聊之极！

解放以后，在光明伟大的十年中，每到新年来回顾一番、前瞻一番的时候，真是感想多得不可胜写，而且心胸里不是愁绪纷来，而是喜气洋溢。我不知道海外的同胞们在新年元旦还在门上贴春联不贴？那春联上的字句，总是代表着劳动

人民最迫切最崇高的愿望。旧社会时每到新年，人们虔诚恭敬地把春联写在红纸上，贴在自己的门板上，让自己不断从门里进出的一家老小，连同朋友亲戚，甚至于过路人等，看到这美满的愿望，至少在心坎上会引起一丝春意，可是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雨打风吹，春联的红色褪落了，纸张剥落了，纸片又被这一年的刺骨的朔风，吹飞卷起卷走，把我们劳动人民的愿望，也吹得无影无踪了！

这些总结劳动人民对于环境和生活的愿望的春联，的确有许多佳句，我只举一对，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一对不止对仗工整而已，从今天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人民是不怕“天增岁月”的。建国只有十年，已经把我们的万里河山，改造得这样地青葱灿烂，因此我们总是满怀信心地着急地往前看，恨不得“光阴”真的“似箭”，“日月”真的“如梭”，好看看我们眼前的新的建设。“人增寿”是不必说了，我所见过谈过的老人，个个都不想死，都说要留着这一条老命，看看更美丽更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春满乾坤”，是集体的幸福和快乐，这集体是世界劳动人民，爱好和平人民的大集体。紧紧地压倒了西风的东风，把幸福和快乐的希望，吹到每一个地方，每一处黑暗肮脏的角落，这一阵比一阵高的猎猎的和煦的春风，是会把世界吹醒的。要我描写一番么？我们心中没有忧虑，没有苦楚，我们过着有生以来没有过的富裕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每天黄昏从机关，从种种的集会回来，或是周末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兴奋地互换着我们所听来看来的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的消息和计划，我们的眼前是一片无上的幸福……。

海外同胞们，“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前这种滋味总是不好过的。现在，不管你的故乡是在祖国的哪一个角落，你就“思”吧，“想”吧，这思想也会把盈盈的喜气传给你们的。

祝你们事业成功，新年快乐。

（本篇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60年1月1日。）

元旦试笔

每逢过年，我总忆起我的大伯母。不是因为她和过年特别有关，乃是因为她在好几十年前过年的前夕，对我说了几句咄咄逼人的、叫人害怕的话。

我十岁那年的年，是在故乡福州过的。第一次在大城市大家庭里过年，小伴又多，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年前，我的大伯母，总是坐在自己房前廊上，默默地叠着锡箔，叠好吹得鼓鼓地穿在一起，就像一挂银元宝。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锡箔，而且叠元宝是件很好玩的事，便常常过去帮她叠。她很高兴有个帮手，总给我端个凳子坐下，耐心地教我怎样吹、叠。

我们一边叠着，她总是低低地哼着她从“平话”本里记下的两句诗：“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赶少年。”我笑说：“大伯母，‘光阴’要真的‘似箭’，‘日月’要真的‘如梭’，那才好呢！我们天天盼着新年来到，可是新年总是不到。”大伯母抬起眼来，从大铜边眼镜上面注视着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懂得什么？光阴过快了有什么好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心境一年不如一年，人还没老，心先老了。等到真的人也老了，那……”她拿起一只锡箔元宝来，“那就等着

用这个了。”当我用惊惶的眼光看她的时候，她又叹一口气，说：“等到你长到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你就会懂得了。咳，你若永远不懂得才是造化！”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就是有造化的！我们扶着党的手臂，翻了一个身，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苦干，实干，巧干，光景一年好过一年，心境一年好过一年，人既未老，心更不老。特别是最近的两年，无论是到祖国的哪一个角落，人们总是热情地殷勤地说：“明年你再来看看，这里就更像个样子了！”当你想起你看过一条条正在加高的拦洪大坝，一座座浓烟喷发的烟囱，一片片田园化的大地，和一簇簇高大的脚手架……的时候，你怎么不盼着时间赶快飞跑，好快快看到它们的果实？“光阴”要真的“似箭”，“日月”要真的“如梭”，那才好呢！

大伯母的老气横秋的话，十年以来，对我已经没有威胁性了。同时我也想，时间飞跑，一个个年从你眼前晃了过去，你自己抱膝坐在一旁看着，坐也会把人坐老的。万马奔腾，一马落后，百花齐放，一花不开，这滋味是不好过的。当街头巷尾，爆竹震响，锣鼓喧天，家家户户都是“开门红”的时候，你也应当兴奋地站起，把门儿打开，烛光虽然有大小，你也不妨让元旦开门的人家，看到你门内的用干劲和热情点起的红烛。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月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新年的感谢

在万众欢腾的新的一年的气氛之中，我们不能不感谢为这美好的节日准备和加添快乐而忙碌辛苦的人们。我特别想起了那些为装扮城市和供应庆祝集会的花木的花农们，和为休假的劳动人民慰问演出的演员们，因为在过去一年中，我所访问过的北京花农和演员们的劳动热情和干劲，给了我难忘的印象。

丰台养花，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从元朝在北京建都起，丰台就有了为美化宫廷宅第而服务的花农。百十年来，北京的花把式，大多是从丰台来的。旅客经过丰台，也总买些美丽芬芳的花束，作为馈送亲友的最名贵的礼物。到了敌伪时期，买花的人几乎没有了，花价落到比粮价还低！解放以后，花木也得了重生，花业又渐渐恢复了。一九五四年的时候，二百多户的花农还都是单干的，小农业社里只有二十多个管花的人。一九五六年合作化后才增加到八十多人。一九五八年的秋天，人民公社成立了，五百多个养花的劳动力，声势浩大地编在一起，优良的技术和珍异的品种都公开了。他们还因地制宜地分成三个鲜花队和两个苗圃队，这五个队占地一千七百多亩，养了三百多种，五十万盆花，树苗就不计其数

了。

当我访问花队的时候，曾和樊家村鲜花生产队的老农们一起修剪过山虎子。山虎子是结橙红小果的木本植物。秋末冬初把干枝剪成短短圆圆的球形，一棵一棵地紧挨着屯栽在花洞里。过两三个月，它就会长得圆墩墩地果红叶绿，然后取出栽在盆里，送到市上去。老把式张老汉在修整的时候，左右端相着花枝，一面微笑着说："这东西不过是个玩意儿，就是红得好看。到了新年，和淡黄的腊梅，雪白的水仙摆在一起，香的香，红的红，才有意思呢！"

山虎子不过是我参加修剪的一种。当我看到人民大会堂台上一盆盆鲜艳的一品红和葱绿的凤尾草，还有公共场所和人家案头数不尽的万紫千红，我总会想到那几个霜冻的夜晚，多少男女队员，在蒙蒙的冷雾中，清寒的月光下，赶忙地抬盆、上门、盖席……清澈而隐约的笑声，至今还在我耳中荡漾。今天北京城里撒满了你们劳动的果实，养花的人们，你们也该在快慰的心情中好好地休息游玩一天了！

但是我的那些小演员朋友们，是不愿休息的。为着万千观众的快乐，他们今天更是精神抖擞地袍笏登场，贡献出更硬的戏码，更拿手的节目。我想到他们的排演场，他们的细心教导的老师，也想到可爱的他们自己。我不但想到中国和北京戏曲学校，也想到了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学习班。这是戏剧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我虽然错过了在台下看他们演戏的机会，却访问过他们的学习班，会到了李桂云团长。她对我谈了许多河北梆子冷落辛酸的过去，她衷心地感谢党对于这个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的培养，她并为这些来自农村勤

学苦练的学生们自豪。在李团长亲自按拍之下，我听到了李秀芬和小刘玉玲的清唱，我第一次感到河北梆子的腔调，真是高亢激昂，所谓“余音绕梁”者，我算是有了体会。我还看到王淑慧搬“朝天镫”稳稳慢慢地三起三落。这学习班对于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我从她们唱做的表演里，看出来了。

两年来，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之中，我所提到的北京的一些花农和小演员,只不过是我们人民中极小的一部分,在全国还有数不尽的养花的人和文艺工作者，还有千千万万不同岗位的人们。我们都是在一只大船上做着不同的工作的水手。这只大船在以毛主席为舵手的驾驶下，已经渡过了许多曲折的危礁与浅滩，向着无边的幸福海洋稳速地前进。东风起自红日初升的天末，愈吹愈紧，我们船上飘起耀眼的红旗，衬着万顷的绿波，是何等地庄严，何等地美丽！在我们的万里航程上，虽然不断地有迎面扑来的浪涛，却都被我们的高巍坚锐的船头，劈成两片颓墙，又散掷成飞溅的浪花，落到水面变成无声的泡沫……

挂起来吧！桅杆上的花串！唱起来吧，舱面上的歌声！我们乘风破浪的大船,已经如飞地驶进了光彩辉煌的六十年代。我们感谢你们挂花唱曲的同工者，我们更要一同地歌颂我们的舵手！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60年年1月7日。)

像蜜蜂一样劳动的人们

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我们的焕然一新的首都，处处都栽上绿树，种上鲜花，把高大的楼台，宽阔的街道，衬托得更加美丽。同时，在我们把五色缤纷、芬芳袭人的花束，捧上到我们亲爱的领导者们的手里、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的手里、到为祖国的建设尽过最大的力量的英雄们手里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些尽情地表达我们感谢欢迎的热诚的花朵，也永远会感念着那些为栽培这些花朵而辛勤劳动的人们。

我自己，早就热望去访问北京近郊的花农。

有一次，我在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社长殷维臣同志的报告里，听他提到说这公社里还有园艺队，养花育苗，供应首都的需要。丰台种花，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自从北京成了中国的首都，丰台就有了一班为美化皇帝的宫廷和王公大臣的园苑而服务的花农，而现在这些花农，也得到了解放，他们是满怀乐意干劲冲天地为美化绿化人民的首都服务了。

最近，我在樊家村花队住了几天，这几天我过的是最难忘的“如入芝兰之室”的生活！

我应当怎样地描写这园艺队的生活呢？我的回忆像清泉

一般，遍地喷溢！我只能说：这里是花天花地，而园艺队的队员们，就是像蜜蜂一样、辛勤而热闹地在花里劳动的人们！

几个花队，大部都在51路汽车线上，这路公共汽车，就在这公社范围内穿行。公路两旁，除了整齐的绿树之外，还种着两行鲜红的鸡冠花，对过往的客人，自豪地说出这段公路的特色。

总起来说，这几个花队，占地一千七百多亩，鲜花五十多万盆，三百多种（黄土岗花队，专种茉莉花，有一万七千多盆），至于苗圃里的树苗，正如郑王坟苗圃队的佟队长所说的，“数也数不清的了！”我开始还在追问大概的数目，等到自己下地一看，才知道，在一棵树挪走以后，坑里的原根上就会长出百十来条或者更多的新枝来，在郑王坟六百亩的苗圃地上，往少里说，也有几百万棵吧，这是多么可惊可喜的数字呵！

我到樊家村花队队部的那一天，门外院里闹哄哄地，许多木工正在做看花洞上用的窗架，地上堆满了一根一根的大木材，旁边还放着一箱一箱从外埠运来的大片玻璃。在敞开的花洞内外，人来车往，有两人抬一大盆花的，一人抱一盆花的，一人挑两盆花的，两人推着拉着一车花的，一人推着一车花的……香喷喷、颤悠悠地全往花洞里送。那两天，队员们密切地倾听着霜冻的广播，砌花洞的砌花洞，编席子的编席子，安窗户的安窗户，抬花的抬花……真是比蜜蜂还忙。

我呢，我挑了个最轻省，又能一边干活一边和“老把式”们闲谈的工作，就是跟着他们“抹”、“屯”山虎子。

山虎子是一种盆栽的、橙红色的小圆果子，春节的时候，

摆在屋里，果红叶绿，和腊梅、水仙衬托在一起，是十分夺目的。初冬时节，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抹”去也就是前去上端的枝子，留下圆圆的一圈短枝，然后在根土上蘸上水，紧紧地一棵挨一棵地用土掩埋在花洞的地下。过了几个月，它的绿叶和红果，就会圆墩墩地长起，那时可以挪到盆里，送到花市上去了。

那两天，从早到晚，我们“抹”了总有上千棵的山虎子。这座花洞南边的短墙还没砌上，窗户也没有安上，早晚阳光不强的时候，还是有点冷。同时我的技术也不熟练，手指上还让花剪磨去了一块皮，但是我劳动的环境和同伴是多么可爱呵！这花洞的前面，是一片玫瑰花地，这花除了本国种之外，还有德国种、日本种、美国种……一共有二十多种。颜色有大红的、浅红的、黄的、白的，还有一种叫做“变色黄”的，花瓣的外面是红的，里面是黄的，十分鲜艳。正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下浮动着浓郁的花香，放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从我们座前走过，看见剪下的枝上还缀着红丹丹的果子时，就争着过来摘下放在书包里，这时已是打点时候，我们要去吃饭了。

剪枝的时候，我总坐在张琳老头旁边，他给了我一把小花剪，又教给我怎样剪。他拿起一棵山虎子来，像雕刻家审看他的素材似的，端相了一下，就嘎吱嘎吱地很快地将这剪成秃秃的圆圆的一球，然后放在一边，立刻又拿起第二棵来，他的动作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流畅的谈锋。张琳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了，关于丰台种花的掌故，他可知道得多了！他一面剪一面说：“现在我们队的草花地，就是治贝子的。那时

他们随便收用老百姓的地，一大块地只给几两银子，老百姓可受苦啦，像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在北京大宅门里当花匠，我的父亲就在庆王府呆过。我自己十五岁以前还上过私塾，以后上不起了也就学了种花。在日本人来以前，花房的生意已经渐渐地衰落下来，日本人来了，卖花的钱连买粮食都不够，大家索性都不种花了，把花地都种了菜。”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我们这里的水土就是适宜于种花。在纪家庙那边还有花神庙，大概是道光年间修的吧，前殿供的是花神，两厢还挂着有花谱。日本人来的时候，说是厢房里有民团藏的机关枪，放起一把火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从我和社员们的闲谈里，我深刻地体会到种花育苗，不但大有学问，而且是极其细致极其辛勤的工作，黄土岗茉莉花队刘镇海队长的谈话，就给我以最深切的感受！

我们是在熏房里遇到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黄色的衬衣，袖子卷得高高地，汗流满面的脸上，充满了热烈的表情。他带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茉莉花架。在阳光下，细小的繁叶，发出绿油油的光。千万朵含苞的花里，散溢着扑面的浓香。他笑着说：“这熏房热吧？我们需要和广东一样的九十多度的气候呵。这些花，在春节过后，用稻草包好，从广东运来，到了我们这里，先进冷洞。”他指着熏房前面的一排花洞，“慢慢地再搬到熏房里的炕上来，炕底下有火，把花熏

开了，摘下花，再慢慢地向前挪，挪到架上的阳光底下，然后再回到冷洞里去。这样，每年可以摘到五次花——屋内两次，屋外三次，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叶公司去……”

我们说：“你们是终年辛苦了，这工作真不简单呵。”他笑了一笑：“养花的工作，最要紧的是水，火，风。浇水要及时，太干了不好，太潮了也不行。”他用手指弹着花盆，“听着花盆的声音，如果声音是沉重的，土里就存着水，如果声音显得空洞，就是土干了，赶紧就得浇水。说到屋里的热度，我们感觉惯了，一进门就知道温度是多高。还有空气的流通，也是十分要紧的……”说着，他把我们引到门外，在清冷的空气里，觉得顿然凉爽了。我们拦住他说：“外面冷，你先穿上衣服吧。”他摇摇头笑说：“惯了，我从小就当花匠，出来进去的，不当回事了。”他带我们走过好几处的熏房和冷洞，他说：“这些都是公社化以后新盖的。原有的几间，是黄土岗有名的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我从前就在他的花厂里当长工。土改以后，我们把他的花厂没收了。我们那时候还在种菜，拿到花厂以后，我们说：我们有了人又有了厂，索性干起来吧……”说着已经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就在一处熏房外间的一角。这时有两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叫着爸爸从门外扑到他的身旁。他一面张罗着让我们喝水，一面笑说：“这俩是我的闺女，大的才五岁，人手缺乏的时候，也会帮着摘花了。”我们热得有点渴了，一面贪婪地喝着清甜的热水，一面问起他的家庭，他的脸上兴奋起来了。“我不是本地人，六岁时，我父亲从固安县逃荒，一个挑子把我挑来的，十三岁起就做了赵泉的长工，在熏房里从黑早干到晚，一年才拿

到六块钱。穿的当然没有了，吃的呢，臭的烂的，他给什么就得吃什么。不干吧，往哪里走呢？赵泉就有这本事，他压着叫这里所有的花厂都给和他一样的工钱。他的儿子是保长，直眉瞪眼地，腰里挎着手枪，老百姓哪个不恨他……一九四九年，黄土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解放”这两个字像春雷一般，从他欢喜的声音里响了出来。“土改了，赵泉被法办了，我分到了三间瓦房，三四亩地。我和我们的殷维臣社长，八户人，建立了黄土岗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我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一岁了……”他怜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她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吃苦？要说今天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毛主席不是说过让全世界人都吃上饭？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每年有五六百块钱的进款，比从前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队员们哪个不是干劲冲天？从前只管六百盆花的，现在都能管到八百盆了。现在我们有了三百多间熏房和冷洞，一万七千多盆花，三十几个队员，……将来呢？”他说到这里豪迈地笑了一笑。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

回忆起那几天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像天际远帆似地发着闪闪的银光的人，决不止刘镇海队长一个，而且，那些人也不是单独地出现，他们的背景是一片一片的花地，一排一排的花房，而这些像蜜蜂一样的辛勤的人们，就在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繁花中间隐现！

如今，我住过他们的房，吃过他们的饭，我已经认得了他们的门户。郑王坟的佟队长不是已经邀约过我么？他说：“清明前后，这六百亩地上的果树一开了花，那真是彩云一片，您可要来呵！”

我离开樊家村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我不喜欢“一步一回头”的惜别情绪，而且，我知道，等不到清明前后，我还会回去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文艺》1960年1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河南的曲剧

在全国百花齐放的地方剧种之中，有一种菊花似地幽雅宜人的，是河南的曲剧。

去年三月，我在郑州的一夜，有个“曲剧”的晚会。我不知道曲剧是什么，以为是我听过的河南坠子那种的说唱，也因为有点不适，正想不去赴会在舍休息，一位当地的朋友竭力劝我，说曲剧是比较新的河南剧种，好听得很，一定要去见识一下。我去听了，果然很好，以后凡有曲剧的晚会，我都去听。

对于戏剧，我是个外行，唱做和音乐的流派，我都没有研究。我喜欢的是曲剧的唱腔很幽雅，伴奏的乐器有筝、笙、坠子、二胡等，纵铮抑扬，十分悦耳。那夜看的我记得有一出《赶脚》，是小型歌舞喜剧，演的是现代农村故事，对话和身段都活泼明快，很像我小时候在山东农村看的新年过会时节，农民自演的那种小喜剧。后来我找个机会，去访问他们的剧团，从李金波团长的谈话里，我高兴地知道这个可爱的剧种，果然是从农村发源的。

李团长说：曲剧是民歌搬上舞台的，它的前身是农民在冬闲时节传统娱乐的“高跷”。伴奏的乐器主要的本来只有坠

子，去了高跷，搬上舞台以后才加上筝、笙等其他的乐器。曲剧的好处是音调幽雅，吐字清楚，唱的牌子如《满江红》、《银纽丝》，多半都是古调，但是它能够生动地传出悲愤和欢悦的情绪，甚为农民所喜爱。一九二七年以后，农民为生活所迫，就由冬闲扮演变成了职业演员，那时的舞台，也只是桌子搭的，我们自己背着行装，在农村中巡回演出，搭起桌子，立刻上台。剧目多是反映农民反封建反旧式婚姻的故事，国民党头子刘茂恩因为农民爱听，就借口说曲剧演的都是有伤风化的爱情故事，下令取缔。这时我们的生活是极其困苦的，敌伪时期，我们是靠着演剧，到处逃难，直到河南解放了，才得到生机。

不用说，曲剧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爱护和支持。李团长谈到这里，是又感激又兴奋的，这个曲剧团由开始的七八个演员和两个人的乐队，发展到一百多个演员和十四五人的乐队，一九五〇年起，还有了女演员。剧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小型剧有《小放牛》、《蓝桥会》，大型剧有《白蛇传》、《陈妙常》等等，现在又在党的指导下新编了许多以近代农民工人生产斗争为内容的剧本，一九五八年在城市和下矿下厂下乡一共演出五百五十场，受到工农大众很大的欢迎。

为人民所喜爱的曲剧是有前途的，河南全省现在有三十八个曲剧团，河南戏剧学校还有曲剧班，剧团和剧班的政治文化生活都很健全丰富。曲剧的小演员们，和其他剧种的小演员一样，在党的春风化雨之下，蓬勃地成长，他们立志要把这个可爱的剧种的优美传统，发扬光大起来。

我很喜欢曲剧，特别是它的小型歌舞剧，是那么朴素，活泼，自然而风趣！从报上看到，郑州曲剧团首次来北京公演了，没有看过曲剧的人，何妨去“见识一下”。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月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一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好戏

—— 越剧《文成公主》观后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之间，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即今西藏）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又很有意义的故事。这段汉藏两族血肉相连的美好姻缘，和与这婚姻有关的文化交流的深远巨大的影响，都神话般地记载在西藏书籍上。桑布扎所著的《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记》和《西藏政教史》的文成公主篇，描述的松赞干布请婚的前前后后，和文成公主的丰盛的嫁妆等等，都比唐书吐蕃传详尽得多。《文成公主》是藏戏中的传统剧目之一，西藏的民歌中对于文成公主更是充满了亲切和崇敬的感情。在布达拉宫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宫内还保存着他们结婚的洞房遗物。拉萨的大昭寺，据说是文成公主手中建造的；门前还有两棵公主柳，据说是公主手植的，还有传说说那是公主的头发长成的……。总起来说，在西藏几乎布满了通过文成公主而遗留下来的汉藏两族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密切的文化交流的珍贵的痕迹。

在唐朝统治的三百九十余年中，远嫁到边疆各民族的公

主，不止文成公主一人，如弘化公主远嫁诺曷钵（吐谷浑），宁国公主远嫁葛勒可汗（回纥），安化长公主远嫁隆舜（南诏），金山公主远嫁默啜可汗（突厥）等等，但是文成公主之嫁松赞干布，她对唐蕃之间的团结和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是昭昭地记在唐蕃的文献上，较其他公主更为卓著。被西藏人民敬爱地尊为“通明经卷之主”，深明大义、眼光远大的文成公主，是特别值得我们歌颂的。

这些年来，我总希望能看到一本近人创作的关于文成公主的历史小说，或是把文成公主远嫁的故事，搬上舞台。直到前几天我才看到了第一次用汉语演出的文成公主，这是年轻的天津市越剧团，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创作上演的。看过了我很高兴，我认为它是一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好戏！

《文成公主》剧本的编写，是很细致的，作者把一切有关于文成公主远嫁的汉藏两族的记载与传说中美丽而精彩的部分，都融会进去了。就是美术，音乐，服装，我听去看去，觉得也有许多参考藏族的风俗习惯的地方，比如说在“河源相会”那一幕，迎亲的队伍旗幡衣帽，都是参照了藏剧服装道具而设计的，显得加倍真切。

常言说“无巧不成书”，没有矛盾也就不成戏。这出戏里，汉藏两族间友好团结的气氛，像一条红线，一直贯穿下去。在吐蕃方面，是热烈地请婚，唐朝方面是欣然地许婚。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是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任何挑拨离间都不能破坏他们的婚姻的。这出戏里的矛盾是放在野心家吐蕃副相支恭顿对于这段姻缘的百般阻挠上，放在支恭顿毒害赞普和公主的阴谋上，而以阴谋被揭破，奸贼被除，大快人心为全

剧的终点。

剧中除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之外，吐蕃大相禄东赞是被突出表现的人物。这位大相，在藏族的文献中，是个聪明才智的使臣；在这出戏中，他更是少年英俊，吐属不凡，处处以“唐蕃永世万年好”为重，在“试使”和“送别”这两幕里，他对文成公主所说的，都是忠心耿耿有利于友谊团结之言。至于舞台上的松赞干布，真是雄才大略之主，他对于唐朝，有无限的向往。在提到文成公主时赞普唱道：

彩凤如降吐蕃地
万物丛生百花鲜
彩凤如降吐蕃地
野山荒原变良田

这一段唱词是根据西藏民歌“从汉族地区来的王后文成公主”中对于公主带来丰足的粮食，牲畜和巧匠的歌颂而写的。在“亲迎”一幕中，雄姿英发的赞普，扬鞭跃马，在草原和河流上飞奔而过的舞蹈，很能表现出他兴奋、快乐、焦急的心情。这样爽朗豪迈的男主角的风格，在越剧的传统表现中，是少见的。应当说这是可喜的创造。

文成公主，不消说，是剧作者和观众一同集中注意的人物。她是：

面似桃花颜似玉
彩蝶翩翩绕身旁

诵罢经书离佛堂
轻烟依依伴红妆

这唱词也是根据西藏文学作品中关于公主的美丽的传说，和“通明经卷之主”的称颂而写的。当奸相支恭顿利用唐朝送亲的江夏王李道宗的自大，谗言赞普失约，李道宗正要中计的时候，公主毅然地挺身而出对李道宗说：

失约之故不曾辨
草率行事定有患
倘若为此失和睦
喜事反倒成仇冤

这义正词严的话，使得支恭顿悚然退却，不得不暂时改变奸计。这一段剧情充分地表现了公主的当机立断，才慧过人。

在故事和矛盾的发展中，有几个很紧张的“悬望”场面，如“试婚”一幕中禄东赞在一百个蒙面的少女中，要认出文成公主；又如“除奸”一幕中，支恭顿下过药的毒酒，已经倒到赞普的杯里，赞普几次举杯欲饮，却又递到公主手中；公主也是几乎饮下了，中间忽然禄东赞的夫人段蕙英从长安来到，这杯毒酒又递到段蕙英的手里，最后，那撞见支恭顿下毒而被他打昏的宫女，从屏风后醒来走出，观众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段的处理也是好的。

扮演文成公主，松赞干布，禄东赞和支恭顿的几位演员，

都能唱能做，恰如其分。其他的演员也都不松懈，使得全剧很浑圆紧凑。

看完戏回来的车上，同一位朋友谈起：要在三小时以内演完的一出戏里，表现出文成公主在汉藏文化交流上的重大贡献，和她所带去的永远为藏族人民所感念的，浩大的文化技术的队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忽然忆起在日本看过的一出歌舞伎里，好像我们昆曲里的“胖姑学舌”的故事，两个人在台前谈论形容着过去的盛况，在舞台后部有一个长长的走不断的队伍，不是人扮而是纸剪或是木制的，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地走过，这队伍里有人物，也有牲畜，使得这场面十分热闹而生动。我想，假如在“送别”一幕中，也采用这个艺术处理，在台前唐太宗和文成公主依依惜别，又唱又做的时候，后面不妨也走过一个壮丽不断的队伍，和以远远的乐声，或许更能使观众感受到唐蕃和好、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我对于舞台艺术，真正是一个门外汉！不过把我所看见过的说出来，不知道在这出戏里，能不能用上？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团结》1960年第2期。）

用画来歌颂

大约有几个月以前了，我看见过一幅宣传画：是一个年轻的母亲，肩上掮着一个高举着花朵的孩子，两个人都抬头仰望。画上写着“毛主席万岁”。画笔十分生动，看过就不能忘怀。

以后在一些报刊上看见过几次，但是我在市上始终没有买到。最近我托一位城里的朋友替我弄到一幅。拿到了钉在墙上，仔细欣赏，果然是好！

母子在一起的画面，画得传神的，一定会表现出整个社会的内心生活。许多年以前，我看过非洲画家的一幅作品：一个年轻的母亲，勇敢地站在墙角，紧紧地搂着脸上充满着惊惶而愤怒的孩子，她以凛然的坚强的目光，怒视着前面，这目光里充满了保卫孩子反抗顽敌的激情。这一幅画也使我激动，永远不能忘怀。

这幅以“毛主席万岁”为主题的宣传画却表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内心生活，它的整个气氛反映了今天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所过的和平幸福的生活！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我们不但觉得这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可爱的孩子，都是我们所极其熟识的人，而且我们还能看到画中所没有画

出的，站在天安门楼前，满面含笑，向着下面欢呼的群众招手的，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还能想象到这幅画面的前前后后。比方说：这个年轻的母亲，和北京的六百万人民一样，从一早起，就满怀欢欣地来迎接这个幸福的节日，她把她的小宝宝——她一定有个很有意义的名字，还是不替她起为妙——细心妥帖地打扮好，衣服和鞋袜的颜色，都配得很调和，最后在她的很细的小辫上，结上一根小缎带。小宝宝也许叫着说："妈妈，我也要拿一把花！"临时哪去找花束呢？妈妈一眼看到院子里栽的玫瑰花，便去摘下一朵大的，递到小宝宝的手里，顺便也把一朵小的，插在自己随意挽成的发髻上。然后她自己穿上深色的素静的衣服，戴上绿玉的别针和耳环，这节日的装饰，使她显得更加精神，更加俏丽……

小宝宝比妈妈还兴奋，在浩荡的欢声雷动、花浪涌腾的队伍里，刚刚走过那矗立的华表，她就不住地踢舞着小脚，问："妈妈，毛主席在哪里呢？"这时游行的队伍忽然迟缓下来了，从后面射来，照在小宝宝和妈妈发上、臂上的近午的阳光，也正灿烂地照在崇高壮丽的天安门上，我们的宵旰辛勤的领导人，并肩地站在楼栏前面。妈妈一只手挽住小宝宝的胳臂，一只手扶着她的小腿，只能用兴奋的目光指引小宝宝往上望，一面兴奋地说："宝宝，你看，天安门上面，站在当中穿着灰色衣服的就是毛主席呵！你喊，你快喊'毛主席万岁'呵！"小宝宝惊喜地抬头，扬着手里的一朵玫瑰花，含羞带笑地喊："毛主席万岁！"

她的娇嫩的声音在雷动的欢呼中淹没了，但是在妈妈的

欢乐的心里，毛主席看见了她的小宝宝，也听到小宝宝的声音了。而且幸福的小宝宝，今天到底看到了她日夜念叨的伟大的毛主席了。这个快乐的“会见”成了她和小宝宝这一天、这一年、甚至于这一生的快乐的谈话的资料。

我不能让幻想奔放的文字来多占《北京晚报》的篇幅。最后我只想建议，这幅画可以印成美术明信片，逢年过节，当我们在这上面给国外的朋友们写上三言两语的贺词的时候，也让人家欢喜地感染到我们生活里和平幸福的气氛。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月1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再寄小读者

通 讯 十 九

亲爱的小朋友：

日子过得多快！刚给你们贺过新年，春节又来到了。春节的假期比较长些，你们有些什么活动呢？

前几天，我同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谈。我们兴奋地谈着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先是把年月往后推，回顾五十年代，乃至四十、三十、二十年代，那时，我们祖国的情况多么糟糕；我们又回过来谈六十年代的今天，大家都眉飞色舞，觉得我们真是幸福，都赶上了毛泽东时代，我们应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贡献一些力量，这样，我们的余年才不算是白白地过去……

小朋友，和我在一起座谈的老朋友，都是岁数很大的人了，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几岁，也许他们比你们父亲的年纪都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越谈越热烈，从六十年代，推想到七十、八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都说那时的世界真不知道将是个怎样辉煌灿烂的样子，大家都希望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可

以亲眼看看。

当大家谈到将来，恨不得自己晚生几十年；于是我就欢乐而兴奋地想到你们，你们多幸福呵！当然，灿烂辉煌的祖国和世界，是要人来创造的，你们的责任多么重大呵，你们的事业又是多么伟大呵！

我自己的大半辈子，过的是反动统治的日子，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人经历过流离失所的凄惨生活，更得不到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你们就大不相同了，你们几乎是一生下来，就过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人人都有求学的机会，人人都有钻研科学技术的机会，自然界将像一方未经雕凿的白玉一般,会在你们万能的手中变成玲珑精致的作品,这只要你们好好听党的话，从小立下雄心大志，刻苦学习，敢想，敢说、敢做，那二十一世纪的祖国和世界，将是更灿烂辉煌的新天地。

你们目前的条件是很好的，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永远关怀新生一代的全面发展，并且为你们的科技活动创设了优越的条件；我知道在许多地方，都有少年科技指导站、少年宫、少年之家等，一九五八年秋季起，为贯彻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许许多多的中小学里，都开辟了小工厂和实验园地。去年春天，我在河南洛阳参观的时候，我访问了敬事街小学的“六一工厂”，在无线电车间里，看到小朋友们在生产小收音机，做得十分精致；还有小先生在对小学生讲解收音机的构造原理呢，小先生不过十一二岁，小学生就更小了！我们中间有人喜欢得慨叹说：“我小的时候，根本没有看见过收音机！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收音

机，但是我们没有力量让他研究。而现在，这些孩子多幸福呵，这么小的年纪就会做收音机，大了还不知将会创造出什么样奇妙的机器呢！”

我还知道，有许多的中小学校，都和人民公社和工厂挂了钩，使学生的科技活动，有了新的内容。比如养猪、种菜、帮工厂做轻微的劳动等等，在农民和工人的指导之下，和农作物、牲畜、机器接触，通过劳动实践，再深钻进去，无论哪一门科学技术，都会像万花筒一般地日新月异，更会引起你们攀登科学高峰的兴趣和雄心。

小朋友，最精深的科技，掌握在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手里，这也是保卫和平的有力武器。现在东风已经早早吹起了，东风已经绝对压倒西风。小朋友，你们的壮志雄心，应当像一团团的火焰！风助火势，一定会把战争贩子和资本主义世界像枯草残叶般地烧得干干净净的。

纸已尽，祝你们春节愉快，不断进步！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60年第4期。）

雪窗驰想

窗外下着大雪。我站在窗前凝望，这雪已经下了几天了，到处是白花花的一片，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

我想，这雪景真美，可是多难描写！这时我脑中奔驰过许许多多小时候看过的书，这几部书里都有一段以雪为背景的故事。首先是《西游记》里的妖魔，灵感大王，利用唐僧“取经心急”的心理，在八百里的通天河上，下了一阵“纷纷洒洒，剪玉飞绵”的大雪，把通天河冻得镜面一般，诳得唐僧一行四众，“对着星月光华，映的冰冻上，亮灼灼，白茫茫，只顾奔走……”落到他的手里。再就是《三国演义》里刘玄德三顾草庐之中的第二次，也遇着“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树似银装”的严冬天气。本来不赞成他去的莽张飞，又劝他“风雪甚紧，不如早归”，刘玄德求贤心切，终于冒雪到了草堂，却又扑了一空！还有一段是《红楼梦》里，贾宝玉惦记着要在芦雪亭和姐妹们赏雪做诗，一夜没有睡好，早起只见窗上“光辉夺目”，以为是天晴了，揭开窗屉一看，“原来地上已有一尺来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最好的还是《水浒传》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一段，描写得最朴素，生动，从“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

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起，描写出一个孤愤的林冲“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来得紧”……

这四段的雪景里，有不同时代、不同愿望的四个人物……

我的回忆不断地奔驰，多少描写雪景的字句，从我脑中掠过，最后在毛主席的《沁园春》词上停住了。这首咏雪的千古绝唱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气呵成，上半阕是祖国纵横数十万里的土地，下半阕是历史上，上下数千年的英雄，最后是今日此地掌握了马列主义、自己解放自己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短短的几十字中，看出我们伟大的领袖，胸襟之宽，气魄之大，而我们伟大的领袖，又何等地为这一代的风流人物而感到欢喜而自豪！

银灰色的天空中，大雪仍在飘飘扬扬地下着。我的心中，感着无边的宁静与欢喜。我不再驰思，我只望着这片白茫茫的大地。“玉簇”的小山上，有几棵小树的枝头，还留着几丛枯叶，茸茸的雪片堆在上面，好像朵朵的棉桃。我想起我所看过的几个人民公社，和公社里的平整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许多黝红的健康而朴素的笑脸。这几天的大雪，应当给他们以很大的喜悦吧！我记得上月底在邯郸访问期间，邯郸也下了三天的大雪，农民们高兴地说：“小麦盖上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这十四个字里，没有一个“雪”字，却描写出了“雪”给他们的喜悦——但是我知道我们勇敢勤劳的农民，是不会“枕着馒头睡”的，他们不是也说过“年年争取更大的丰收”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 年 1 月 23 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春喜上眉梢

今年的春节，过得特别欢畅，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火炽了！

在我们家里，到处是鲜红的喜报，红旗招展，红灯照耀，开门红，月月红，全家红，到底红……真是匝地漫天，红艳艳的一片！明年呢，在过去两年胜利的基础上，我们会进步得更快，更顺利。我们六亿五千万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鼓足了劲，开通了窍，“雷霆走精锐，冰雪净聪明”的人民，在和自然作斗争的各个战线上，是注定无往而不胜的。

再看看我们的邻居，勤劳勇敢的日本人民，正在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正在对压迫他们的“卖国首相”和美帝国主义，做着一浪高过一浪的艰苦斗争。我们同情他们，敬佩他们。同时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我们深切地知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受过本国的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年久月深的压榨，日本的男女老幼彻底地看清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正在一圈一圈地扩大他们的战斗队伍。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向反动的、压迫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是光明前途的开始。日本人民的最后胜利，也是注定的。

再看非洲那一片沙里含金、土里流油的富饶的大地上，几

百年来受着惨酷的压榨的颠连困苦的广大人民也被和平温暖的东风吹醒了，他们振奋地站起，拉住手，挺起腰，向殖民主义统治，发出响亮坚强的反抗的呼声。这两天，在蔚蓝的地中海边，飘扬起许多面崭新的非洲独立国家和今年将要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国旗。许许多多穿着绚烂多彩的民族服装的代表们，在挂着“非洲地图上插着一把火炬”的会议标志下，互相祝贺和拥抱。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

“进一步组织自己”，团结斗争吧！你们也已经看清了，世界上和平民主的力量，是越来越大；而面目狰狞，外强中干的殖民主义者，并不是那样地可怕。你们的正义的斗争，也注定是要胜利的。

还有“离上帝远，离美国近”的美丽肥沃的拉丁美洲，那里的人民，也正在奋勇地争取割掉他们身上蔓延溃烂的附骨之疽——美帝国主义。在地球上争取独立自由的波涛，如山涌立的时候，他们的最后胜利，还会是例外的吗？

举目四望，真是“春满乾坤”，美丽的和平幸福的蓓蕾，正在到处萌芽。怎能不叫人心情舒畅，眉开眼笑？

我记得“春喜上眉梢”是个击鼓的调子，它是“或如惊马之驰，或如疾电之光”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击法。我觉得我们的时代的鼓手们，也应该配合着我们的火炽的节日，给我们和全世界人民，来一套大声鞺鞳的“春喜上眉梢”！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月30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祖国母亲的心

我十岁的生日，我的一个堂姐姐送给我两本小说。一本是什么《女学生》，因为没有印象，书名和故事都记不清了。另一本是《凄风苦雨录》，说的是三个中国劳动人民，被人贩子骗卖到南洋当猪仔的故事。从被骗上船，关闭在窒闷的货舱里，直到到了海外矿山工地，受尽白种工头百般的折磨凌虐，三个人里面死了两个，剩下的那一个人，经过千灾百难，好容易熬出来，自己赎了身，娶了妻子。书里描写在他结婚的那一天，许多华工来祝贺，他自己却“哭得天昏地暗，红彩无光”。这两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每看到这里，必定大哭一场。

从这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懂得“恨”字是什么滋味！我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害得成千上万的中国勤劳勇敢的人民，痛苦流离，飘泊海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

从二十几岁起，我开始接触到海外的侨胞，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印度、缅甸……开饭馆的，开洗衣店的，卖领带的……他们的纯朴诚挚的脸，热情坚定的眼光。一听到乡音，就会使他们突然惊喜，他们会拉住你，絮絮不休地问着故乡的消息。当你吞吞吐吐地说不出什么使他

高兴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低下头，转过脸，却又勉强笑着招呼你多吃点菜，说“到了同胞的饭馆里，还客气么，这一顿饭不要付钱了！”

几百年来，这些勤劳勇敢的人，只凭着自己的一双热爱劳动的手，在困苦艰难的环境中，开出一条谋生的道路。他们同当地的人民，在共同劳动、共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流过血汗，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珍重地保留着祖国的传统文化，也在所在国的人民中间介绍了祖国的文化。破碎支离的祖国，虽然没有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他们却孤忠耿耿，即使海枯石烂，他们也要把自己的遗骨，送回他们生前不能立足的家乡去！

有这样地热爱祖国的人民的国家，是不会永远沉沦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河山被开发了，和煦的东风吹拂着，遍地迸散着新土的芬芳，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跃发展，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劳动双手呵！

我最喜欢苏联的那首歌——《祖国进行曲》里面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海外侨胞们！中国人被凌辱压迫的黑暗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帝国殖民主义者煽动起来的某些亚洲国家的反华排华活动，是困不了中国侨民的。愿意回归祖国的同胞们，重

整过的繁盛家园在等待你，朝气勃勃的手足骨肉在欢迎你。我们欢迎勤劳勇敢，光明磊落的同胞，回到我们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抬起头，挺起胸，来一个深深的“自由呼吸”，然后运用起坚强的双手，在跃进的亲人行列中，为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使出欢腾洋溢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2月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我的心跟着迎接侨胞的船只

迎接印尼归侨的船只，满载着祖国人民的热爱，从祖国的港口开出去了。我的沸腾兴奋的心情，是复杂得难于描写的。

从一千五百年前起，祖国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在苛政逼迫下，为了谋生，忍痛地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流落到遥远的印尼。近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为着加紧压榨亚洲殖民地，更是大量地从闽粤沿海一带掳掠拐骗中国劳动人民，到印尼的矿山农园，替他们做着牛马不如的苦役。中国的劳动人民来到他们的侨居地，不是像殖民国家的侨民那样，以兵舰为后盾，以经商传道为掩护的。他们在侨居地也没有像欧洲侨民那样的趾高气扬，骑在当地人民头上的狂妄气派。他们是含辛茹苦的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他们只凭着自己一双热爱劳动的双手，在困苦艰难的环境中，靠着蝇头微利，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一心一意地把侨居地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同当地的人民在共同劳动，在当地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共同流过血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他们在珍重保留着祖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尊重和学习当地的文化。他们是中印（尼）两国之间团结友好

的桥梁，是印尼广大人民的好友，应该受到印尼当局的友好关怀。

帝国殖民主义者，为了转移印尼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目标，害怕亚洲人民的团结，他们竭力地煽动破坏亚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指使印尼有影响势力，以发展民族经济为名，掀起不得民心的排华、反华活动，蛮横无理地将有利于印尼城乡交流的华侨小商小版驱逐出去，逼得他们流离失所，无衣无食。

但是他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十年多以前的老朽无能的旧中国了，六亿五千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自己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着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需要更多的劳动的双手。今天的中国海外侨民，不再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了，重整过的崭新的家园在等待着你，朝气勃勃的弟兄姐妹在张开两臂欢迎你。你们不再是十年前的含辛茹苦的海外孤儿，而是有六亿五千万人热爱关怀的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但是，最使我愤激的是，被迫害驱逐的中国侨民，却不能顺顺当当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印尼的有影响势力，不但没有对华侨在受迫害的情况下,要求回国的合理愿望予以协助，而且采取了种种刁难欺侮的措施。不久之前，印尼有关当局颁布了旨在阻挠华侨回国的法令，如限制携带物品，强制缴清五年不合理的税收等，并施行恫吓。这种既剥夺他们的生计，侵吞他们的财产，又阻挠他们回国的以友为敌态度，是使人万难理解的！

受尽新旧殖民主义者欺凌压榨的亚洲人民，在全世界反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断高涨的今天，是会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特别是在近几十年的共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所凝成的深厚友谊，是任何人所破坏不了的。中国有句古话说“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一小撮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作伥的反动分子企图破坏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办不到的，只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个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打亚洲人的亚洲人，他的下场是怎样的，这种的例子还用我多引吗？

我的心跟着这乘风破浪的船只，飞向准备回国的侨胞，我好像看见那海岸上紧紧地站在一起、抬头凝望的男女老幼。亲爱的同胞们，这船只离你们一天一天地近了，祖国六亿五千万的亲人，日夜关怀着你们顺利归来的道路。当你最后走上扶梯，握住铁栏的时候，你已经算是到了祖国了。让船上的一切设备给你们以所从未得过的温暖，让船上的弟兄姐妹们告诉你最近祖国前进的喜讯……，你的前面是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可以深深地自由呼吸的天空，还有满怀欢慰地等待着和你们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的祖国人民！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日　北京

中苏友谊之手

中国人民英勇优秀的女儿徐学惠，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前夕，从苏联带回来一双伟大的友谊之手。这双手，不但帮助她实现回到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队伍的愿望，而且也正如赤塔整形器材厂厂长洛玛诺夫同志所说的："这件事在苏联同中国朋友中引起了热烈而巨大的反应。他们把这件事当作两个伟大民族之间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体现。"

十年来，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体现，不但在经济、文化、科技的紧密合作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奇迹，而且在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相互的同情与协助，合作与支持，更是在围绕着天安门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一片望不见边的肥沃土地上，随时开放出殊色异香的花朵，在大半个地球上散发着友谊的快乐的芬芳。

洛玛诺夫同志给中国银行曹菊如行长的信，是使人感动的、充满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一封书简。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也曾参加过解放我国满洲里和哈尔滨的战斗。在战争中头部受过伤。以后在森林勘察的工作中，又冻坏了手脚，丧失了双手。他说："我亲身尝受过这种不幸。

我了解一个失去双手的残废者当知道自己残废而无援时的无比沉重心情。尤其妇女比起男人更难于忍受这种遭遇。”就是这个无产阶级深厚的热情，使他向万里外的十几岁的中国女儿，伸出了同情援助的手。

徐学惠感激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在中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到达了他的身边。这位厂长以父亲般的热爱，无产阶级战士的坚强意志，随时随地照护感染着这个和他一样坚强的中国姑娘。假手的安装和使用，是完全成功的！双方的毅力与合作，使聪明勇敢的徐学惠，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学会了砍柴，钉钉，烙画……以及其他繁重细致的工作。徐学惠满怀爱感地用假手写出："中苏友谊之手给予我终身的力量。我衷心地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我一定要顽强地锻炼，掌握更多的技能，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苏友谊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这一朵万里散香的中苏友谊大花园里浓红的鲜花，是党用心血培养出来的。洛玛诺夫同志的信里说："我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她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我。更重要的是，我们亲爱的党经常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深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谊感情在鼓舞我这样做。"

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出能为人民利益牺牲自己劳动的双手的徐学惠。马列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又培养出为徐学惠安装假手，实现她回到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队伍的愿望的洛玛诺夫！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是应该歌颂的！

洛玛诺夫同志说："我以自己微小的力量为伟大的事业做了小贡献，因而衷心感到高兴。"

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之际，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在这"伟大的事业"中，我们是否也曾尽过自己"微小的力量"，使得我们在八亿人民腾欢的节日中，也感到洛玛诺夫同志一样的"衷心高兴"？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2月13日。）

《佐仓宗五郎》观后

看了日本前进座剧团演出的《佐仓宗五郎》以后，忍不住心头的愤激与震动！剧中的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是决不容许在这世界上长久存留下去的！

发生在一六〇〇年的《佐仓宗五郎》的故事，和我们的《水浒传》一样，是深得人民喜爱的通俗小说、评词和歌曲的题材。一八五一年被编成歌舞伎的剧本上演。内容是：日本下总国佐仓地方，连年遭受灾荒。二十九个村的代表木内宗五郎，和农民们一起到领主公馆，请求免税。为首的农民被押起来了。为营救那些受害的农民，宗五郎决心冒灭门之罪，到江户越衙上诉。结果他在江户被捕，处了磔刑，他的妻儿也同时处斩。

这出悲剧，每幕都有震动人心的场面。第一幕是无数披着蓑衣，憔悴褴褛的农民，在领主门外匍匐哀求，被领主家奴鞭打凌辱的一段。在第二幕里，宗五郎决定越衙上诉，准备乘夜逃回与妻儿诀别。他和义勇的老船夫，在间不容发之顷，雷轰电掣地一同劈死渡口差役，砍断船锁，在纷飞的大雪中急遽开船的一段。第三幕里宗五郎和妻儿诀别，走出家门，又是在大雪纷飞之中，他的忠贞的妻子，搂着两个小的

孩子，隔窗呜咽招手，他的大儿子却追了出来，在雪地上连跌带爬地抱住父亲的腿，不肯放走的一段。第四幕是在最激昂紧张的法场上，无数气急败坏地哭着跑着赶来的农民，都被刑场守卫们刀刺棒打地撵出竹栅外去。宗五郎被绑在磔刑架上，看着妻儿一一处斩，最后监斩官要蒙上他的眼睛，准备施刑，他奋然地拒绝了，他愤怒地叫："你们能蒙上我的眼睛，但是你们不能永远蒙上这二百八十四个村的农民的眼睛……"他在磔架上伸着被绑的双臂，目眦欲裂，声嘶气咽。这一段使人看了血脉奋张、同情的眼泪都被怒火烧干了！

这出戏后，是二十分钟的休息。在休息室中，大家的心情，都还不能平静。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青年人看到这里，一定奇怪为什么日本的农民群众不一拥而入抢进法场？"我认为在今天，不但中国的青年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日本的青年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六十年代的人民，到底不同于故事发生的十七世纪了。

长久地忍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的、善良纯朴的日本农民，他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当我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境内旅行，从飞机的小窗中下望，我看见连海中的小岛顶峰上，也种上了庄稼。八百个美军基地不断地往外扩张，农民的耕地越来越小。挤到他们无地生存的时候，这些善良纯朴的人，也会发出冲天的怒吼的！

占日本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农民，处于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剥削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他们的政治觉悟已因着饱受痛苦而大大地提高了。他们已经摆脱了从无组织的状态，开始投入全国一致的反对祸国殃民的岸信介政府，和争取独立民

主的浩大斗争中了。

这出戏感人之深，是前进座改编剧本和演员表演艺术的成功。雪景等等的艺术处理，配合着剧中的紧张情节，也显得加倍地动人。扮演宗五郎的中村翫右卫门，对于这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很深刻的体会，演来真是淋漓尽致、悲壮激昂！使观众在高昂的愤激情绪之中，加倍地对农民深切同情，对领主切齿痛恨，大家都惊醒起来，感奋起来，一起推动人民群众，改造自己的环境，而走向团结和斗争！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2月20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戴着丝手套的贼手

美帝国主义者,让他的国务院向窃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伸出戴着丝手套的贼手，要把蒋介石集团从大陆上卷逃的两千九百多箱中国历代人民劳动创造的文化艺术的珍品，送到美国去“展览”。这个万恶的掠夺阴谋，是站起来了的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所决不能允许的！

解放以前，我们祖国仿佛是一座大门洞开的宝库，那些强盗冒险家到了中国，简直是惊喜欲狂，目迷五色。他们在军事侵略之下所抢掠去的，不必说了，北京的人民，至今心目中还沸腾着愤怒的记忆！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城的洗掠，把我们的珍贵文物不知卷去多少。这些年来，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博物院里，看到的中国的铜器、石像、玉器、磁器、字画……几乎都是他们在中国豪夺巧取的赃物。看到我们无价的国宝，被强盗们恬不知耻地陈列在玻璃橱里，当作自己的财富来炫耀的时候，总引起我心中熊熊的怒火！

就是在私人的收藏室里，只要是到过中国的富商、外交官、传教士、邮政海关的人员、旅行家……他们的橱里架上所摆的佛像、陶俑等等，都不是在琉璃厂，或其他庙会小摊上，所能买到的。当我想起云冈或龙门千千万万大小无头的

佛像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被盗的珍物，都在什么地方了！

在这些人中，尤其是美国强盗，他们自以为是有势有钱，恨不得据天下的宝物为己有。他们披起宗教和文化的外衣，在旧中国全境到处侨居或旅行，见到要拿的就拿，拿不到就抢就偷。几十年来，真是从心所欲，满载而归。中国解放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对这班强盗严严地关起了。他们失望之余，想到了在他们魔爪下的台湾，那蒋介石集团的手里，还有一批窝藏着的中国文化财富的精华。盗心一起，不顾全中国和世界人民雪亮的眼睛，公然打起“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的旗幡，两个无耻的盗窃集团订起“合同”，想用海盗式的军舰来劫运，把这些宝物全部收入世界最大的盗窟里去！

我们要大声地警告这些强盗，无论他们取的是什么方式，盗劫行为总是盗劫行为！作为宝物主人的中国人民是决不轻轻放过的。在台湾的爱国人民和文化工作者，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的人士，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也不会轻轻放过的！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这个无耻“合同”的完全无效，同时我们还要不断的斗争，直到这些宝物，像我们的领土台湾一样，全部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2年2月27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依依惜别的深情》读后

魏巍同志的散文《依依惜别的深情》，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4日第八版，选在中等专业学校《语文》下册。它歌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通篇回旋激荡着中朝两国人民在浴血的抗美战争中结成的深厚的、坚如金石的感情。这感情，在共同抗击侵略者的时候表现得那样地英勇坚强，而在自己朋友之间的别离时刻却变成这样地深沉而婉转。只有从心里咬牙切齿地痛恨敌人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人才会自然地生出刻骨铭心的热爱。这是崇高的阶级感情的两个方面。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而自然。头一句话“我在凯歌声里来到了朝鲜”，就使读者心头立刻涌出“人唱凯歌还”的印象。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侵略者可耻的失败告了结束，朝鲜国土上是一片宁静的复兴的气象，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要离开这八年捍卫的地方回到时刻想念的祖国去了。

在强敌面前屹立不屈、像钢铁一样坚强的战士，到了“一旦要离开这结下生死之谊”的朝鲜人民，却一下子变得那样地细致而温存。他们日夜奔忙，千方百计地替朝鲜人民做一点点事来表达自己“一颗赤诚的心”。他们替接防的人民军粉刷了营房，擦亮了水壶……用尽力量和智慧来美化营地。他

们把八年来贴肉连心的祖国亲人赠别的礼物一下子献出来作为送给人民军战友的礼品。另一些战士却费尽心思用别的东西送给朝鲜战友。

> 战士胡明富等三个同志，决定亲手做绣花手绢给人民军。他们没有布，就扯了包袱皮，又找来颜料，染了几绺彩线，染的时候还放了碱，让它永不褪色。杀敌勇士就这样拿起了绣花针，变成了绣花姑娘。绣呵，绣呵，两条绣花手绢终于绣成了。他们还题了下面的诗：
>
> ……针针线线心相印，中朝友谊比海深。

这是多么感人的情景！

作者又把读者从志愿军的营房引到营房周围的村庄。在那里，志愿军给当地人民架桥，挖河，修房，做家具，……心灵手巧的战士们还给老人们雕制手杖，给孩子们做玩具，使得老人们流着感激的泪，称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教导得好”，赞美“这些中国孩子的心”。

最美丽的还是在日岩里战士们替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孤苦妇人赶修一座房子的故事。“战士们怀着深切的爱，把廊柱染成红的，还在飞檐下绘了鸟虫花卉，……”这使我们想到北京颐和园湖边的长廊，不过檐下画的不是别的故事，而是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彩画”。战士们把这一家送进这美轮美奂的新居的一段，描写得十分热闹而动人。这位孤苦的妇人“伏在战士肩上，倾流着自己的眼泪”，她的老母亲斟起酒，捧到政委的唇边，说出自己昨夜做的充满诗意的梦。这是朝

鲜人民对我们志愿军的依恋的精诚所幻化结成的童话般的美丽的梦。

从这段美丽的梦起，作者尽情地描写朝鲜人民对即将别去的中国志愿军的依恋。他们眠食无心、昼夜不安地再三探问行期。阿妈妮们把自己收藏的珍贵的饰物和好吃的东西，热情地送到志愿军的怀里、嘴里。老爷爷们写出一首首的汉文诗，装在自己糊好的白纸信封里来赞颂这无比珍奇的友谊。

送不完的礼物，写不尽的诗。但是最后的别离时刻终于来到了。在一个深秋的拂晓，一夜未睡的朝鲜人民穿着单薄的衣裳，举着深红的枫叶——这枫叶，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本来是离人的眼泪染红的！——伫立在寒气袭人的晓风里，夹道送行。

这些勇敢的朝鲜人民，他们牢牢地记住昨天晚上战士们和里（村）干部们的叮嘱，为着不让行人难受，他们忍住眼泪向集合的部队分赠礼物，在大炮上插上红色枫叶，在吉普车上缠上彩色纸花。出发号响了，部队开动了，向夹道的人群走过。我们读到这里，要感动得流泪了，而英雄的朝鲜人民挥舞着火红的枫叶，喊着“荣光”和“万岁”，还是没有哭！

最坚强的是母亲的心，最柔软的也是母亲的心呵！“当战士们握着老妈妈的手，叫了一声‘阿妈妮，再见！’不知道是哪个老妈妈忍不住了，捧着战士的手，第一个哭出了声。”到这里文章也像方生的春水一般，让那再三强制住的泪雨尽情奔注。所有的送行的人都流泪了，战士们就在滂沱的泪雨中行进。“这不是哪一个人在哭，这是全朝鲜民族在捧着赤心送着他们至亲至爱的友人！”

英雄的朝鲜人民在纷飞的战火里是那样地坚强，到了为中国战士的鲜血而痛惜，为他们的工作而感怀的时候，却激动得倾洒出对中国战士最崇高的评价的泪水。不，这不是泪水，这是给予中国战士无上光荣的、万金难买的珍珠啊！

最后一段写得特别有声有色，如火如荼。战士们也都忍不住下泪了，在惜别的依恋中，他们甚至顺从地、让朝鲜的儿童和妇女也夺去他们的背包，背在肩上，顶在头上。这个“不像队伍”的不分行列、不分军民、不分男女、相搀相扶、边说边哭、错落而迟缓的队伍，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强有力的队伍”，它是一股心连着心、肩并着肩地奔涌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洪流，任何高山深堑都不能阻止它的前进。

作者以像战士们那样的思想情感，把自己所深切感到看到的情景细致地、生动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一开头就随着自己情感的奔放写下去，把当时当地的一切描绘得栩栩如生。篇首提到的：明丽的秋天、宁静的田野、火红的枫叶、飘荡的彩裙，和篇中篇末的深秋的拂晓、高高的乌纱帽、枫林红遍的山野……这些突出的地方色彩正像发光的珍珠一样，被中朝人民惜别深情这条红线牢牢地贯穿起来了。这样的叙写是成功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语文学习》1960年3月号。）

可敬可爱的苏联妇女

从我这一生和许多国家的妇女接触之中，使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具有共产主义的伟大与崇高理想，而勇敢乐观地为建设新社会终身奋斗的苏联妇女，才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辉的榜样。

在一九五五年瑞士洛桑城的世界母亲大会上，我隔座望见在苏联代表团中，有一位白发苍苍慈祥静穆的极其可爱的母亲，有人告诉我说，这位就是柳鲍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这伟大的名字对于中国和全世界的母亲们是多么亲切呵！有谁看过她的那本震撼人心的《卓娅和舒拉》，而不在热泪横流之中同时激起了最崇高的母性的感情和理智呢？她不像战后的普通母亲那样，只知道痛悼儿女，畏惧战争，在悲伤哭泣孤寂绝望中，消磨掉自己垂老的光阴。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所代表的苏联的母亲，是乐观的，勇敢的，她们把母爱的心，扩大到拥抱起全世界的孩子，她们知道在以和平为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日益强大之下，人类前途不是没有希望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全世界的母亲有组织地坚决站起，反抗新战争制造者的万恶阴谋，她们的孩子就可以得到拯救。苏联妇女的坚强信心鼓舞了全世界的母亲，使

她们感到在保卫和平事业上，有苏联妇女和她们站在一起，就有了最坚强的保证。

在一九五七年冬天在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和一九五八年秋天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大会中，我两次会见了苏联乌兹别克的卓越女诗人祖利菲亚。这位温柔雅淡的诗人，是个凌厉的和平战士，她以一支生动有力的笔，唱出了苏联人民对于和平的热爱和愿望。在塔什干我还会到著名的女舞蹈家哈农，她曾访问过中国，对于中国有说不尽的热爱。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在诗人古良姆家的招待盛宴。哈农女士给我们表演了最精彩的民族舞蹈，还唱了好几支她在中国学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歌曲。她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和我们尽情地跳舞，一双热情横溢的眼睛里，放射着友爱的光辉。在费尔干纳城，我们受到了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列摩娃·哈来达的亲切的款待。这位精干活泼的年轻主席，和我们一见如故，她带领我们参观纺织厂，孤儿院，不厌其详地给我们介绍了本城的历史和建设的经验，在招待席上，她谈笑风生，话题总不离开中苏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保卫和平的共同事业。她态度是那么亲切，那么诚恳，那么乐观，使我们心里充满了热情、信心和勇气。

假如我将我在苏联的农庄，工厂，学校，托儿所……所遇到的对我有深刻印象的妇女，都一一加以描写，在这短小的篇幅里，是决做不到的，而且也不是必要的，因为苏联妇女对于建设新社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孜孜不懈的努力，以及对中国妇女的友谊和同志团结，都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乃是从最原则性的，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所发出来深刻真挚的

情感。我只举一个例子—— 在乌克兰基辅的精密电气仪表厂，和我们热烈拥抱的女工，亲热地叫着曾在这厂学习的一位中国女同志的名字，询问她在国内的工作和生活的状况，以家人骨肉的感情向我骄傲地述谈她在厂里学习的优良成绩。这一切充分地表现着同一崇高伟大的目标，而在一起辛勤劳动的阶级感情，已经把中苏两国的妇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我在书上读到的，在中国会到的，或是在苏联会到的，甚至于在苏联的城市和乡村路上遇到，没有交谈过一句话的苏联妇女，我都感到在她们身上有一股崭新的共产主义的精神与气息！长期地在共产主义的教育培养下，忘我地积极地参加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先进的苏联妇女，永远是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

（本篇最初发表于《苏联妇女》1960 年第 3 期。）

“三八”颂歌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五十周年而作

“三权”[1] 不压顶，
“四台”[2]搬了家，
家务劳动社会化，
劳动妇女干劲大。
我们心红似火，
我们身轻似箭；
党的手指向哪里，
我们就奔向哪里。

看，
前面灿烂的朝阳！
让我们你追我赶，又帮又赛，
把鲜艳的红旗，

① 三权：神权、族权、夫权。
② 四台：锅台、碾台、磨台、井台。——作者

插遍祖国的海角天涯。
东风盖大地，
处处泛春潮，
和平民主运动起，
一浪更比一浪高，
我们保卫孩子，
我们保卫和平，
斗争的姐妹在哪里，
我们的心飞到哪里。

看，
前面壮阔的波涛，
让我们并肩携手。
团结友爱，
把行进的歌声，
响彻五洲四海的云霄。

（本篇最初发表于《歌曲》1960 年第 4 期。）

雨鞋的喜剧

最近到湖北省参观了二十天，惊喜地看到了那边一切都在飞跃前进，这使我更加惭愧地感到自己的思想远远落在时代后面，只从我买雨鞋的一件小事，就可以有趣地说明这一点。

在北京住惯了的人，出门不大会想起带雨鞋的，尤其在春秋两季。这次南下参观，虽然许多人都叮嘱我要带雨具，我总想我们旅行参观的条件很好，走路不多，而且城市里道路好走，多带一双鞋子，就多一些累赘，因此我只带了一件晴雨两用的外衣，坦然地出发了。

到了汉口，就遇上"杏花春雨江南"的天气，濛濛的雨中，我们在长江大桥上，来回走了一趟，因为桥上是洋灰地面，连鞋面也不曾湿着。我们只心旷神怡地在赞叹欣赏这座飞架南北的雄伟高大的虹桥，俯看滔滔东流的一江春水，我心里感激地在念道："中国人民几千年的飞越天堑的愿望，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终于实现了！"

在以后的几天参观里，就开始有点紧张。一来是因为我们参观的都是以飞跃的高速度兴建起来的重工业的工厂，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钢铁公司，关山工业区，和武汉锅炉

厂等。这些工厂都是厂房高大，机器轰鸣，外行人走了进去，只感到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的、未完成的建筑工地上，参观工厂的生产过程。因为建筑还没有完工，各种管子还没有埋好，道路也不能铺好，在大雨之中，我们只顾兴奋地抬头，双脚就都踏在烂泥里了。

因为我们还要到湖北省西北部去参观一个水利工程，于是我们中间未带雨鞋的人，都纷纷出去买雨鞋，可是市上已经买不到了。我们的主人从公司库里给我们拿了几十双一九六〇年出厂的产品来。我挑了双最小的试了一试，仍是嫌大。在出发的头天晚上，我就同一位朋友自己上街去看。我们走进百货公司，甚至于儿童用品公司和旧货店，都买不到雨鞋或胶鞋，而在微雨中，我低头注意来往的行人，人人脚上都穿着雨鞋，那就是说，熟悉武汉气候的，应当穿而且能够穿雨鞋的武汉人，都已经穿上了。

我一边走，一边笑对我的朋友说："我有一个写诗的题目了，就是'见人穿雨鞋有感'。"她也笑说："你还不着急，还有心肠做诗？"但是她也知道我的"有感"不是妒羡那些穿雨鞋的人，而是惭愧地感到自己预见性不足，没有想到江南的春雨，没有想到高速度施工，提高生产的广大工地，以及广大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

最后我听了朋友的话，回去把最小的一双拿来，试着套穿在鞋子外面，发现它是又合脚又暖和。雨鞋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为我高兴，但是最使人兴奋的，还是因为买雨鞋而联想到的全国日新月异的实况！

此后在几个人民公社，建设工地和沿途各地的商店里，还

看到成堆排列的大小雨鞋，我是不需要再买了，而我仍是欢喜地“有感”，我感谢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关怀，在最需要雨鞋的地方，雨鞋仍是不缺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3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再寄小读者

通讯二十

亲爱的小朋友：

最近我到湖北省参观，看到了一个省份的工农业盛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使我受了极大的感动和教育。我想给小朋友们谈谈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这个高速度进行的伟大工程，和工地上千万民工的冲天干劲，谁看了都会惊叹钦佩的！

枢纽工程的坝址——丹江口，在湖北省光化县北三十公里。丹江是汉江的支流，从河南流来，在这里和汉江汇合了。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之一，它从陕西的秦岭发源，到了汉口，又与长江汇合，东流入海。汉口市就是以在汉江之口而得名的。

这条“三千里汉江”，它的流域的广阔，在长江流域中占第一位。两岸的农产品和地下资源，都极其丰富。尤其是中下游江汉平原，是最富饶的鱼米之乡。但是这三千里汉江，千百年来，是两岸人民所恐惧、怨恨的重大灾害。原因是汉江

上流的流量很大，降雨量又集中在每年的七至十月之间，连绵的暴雨在汉江上中游汇聚起来，奔腾下泻，给两岸人民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汉江人民曾经悲惨地唱着这样的一首民歌：

汉江滚滚浪滔天
十年倒有九年淹
五月六月渍水起
七月洪水漫屋檐
卖了儿女卖妻子
到头还是死外边

但是，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有谁关心到人民冻毙饿死，妻离子散的生活呢？汉江两岸勤劳勇敢的人民，只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们千万年来治理洪水的强烈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十年前，全国解放后，我们亲爱的党，领导了汉江两岸人民，开始进行了汉江分洪和修堤的工作。到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终于破土开工了！

参加丹江口建坝工程的是，河南、湖北十七个县一百一十七个人民公社，和全国各地几十个支援单位来的工人。有一首民歌把他们的热情和干劲，淋漓尽致地唱出来了：

工人来到丹江口　　叠叠青山齐发抖
千军万马开进来　　党的红旗前面走

多快好省建汉江　　土洋并举有智谋
分秒必争筑大坝　　要叫洪水永低头

山沟变成幸福海　　云里行船荡鱼舟
穷山野岭改面貌　　子孙幸福万年秋

要知道这些民工从哪里来的冲天干劲，只从十万大军中的“三师三团的一千八百八十人中，就有一千一百四十三个人的家属，是在一九三五年被洪水淹死的”这件事实来看，就了解他们这样风里雨里猛攻苦干，实在是报祖宗千年之仇，造儿孙万世之福的。

我站在高大的围堰上，眼前是两岸高山，和一条挤在一旁缓流的江水；在坝基前的一片工地上，只见海洋般的人群，挑担的、推车的，上下飞走，欢声雷动。丹江口建坝工程，是土法上马的。他们筑这个围堰的时候，没有用两千一百吨的钢板桩，也没有用三千立方米大，十米长，三十分米宽的木板桩，这些条件，当时都不具备。但是群众的智慧终于冲破了这个重大的困难。他们采用了就地取材，“以土赶水”的土办法，在隆冬严寒的天气里，短短的五十天中，十万大军用自己的双手双肩：

挑起一担　　高山去一半
挑起两担　　高山变平川

就这样地移山倒海，把一百多万方的土、砂、石方推进汹涌的江流里。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三小时零十分钟，围堰完全合拢了。千年为害的汉江，从此拦腰绑住，永远驯服地为人民服务了！

现在这拦河大坝，正在热火朝天的建筑期中，今年内全部工程可以基本完成。大坝全长达三千一百零九公尺，拦洪后，水库面积达一千零二十平方公里，深达一百公尺，比被称为东亚第一的我国东北小丰满水库，还大几倍。它不止担负了两岸一千六百万亩土地的灌溉任务，还要发电四十三点三亿度，支援周围几百里的工业建设。在发电量上，它也是东亚第一的。此外，它还便利了上下船只的航行，物资的畅通。同时，水库还可养鱼一亿斤，供给五十万人（每人每年二百斤）吃上一年！

小朋友，在谈到我国水利建设的远景时，还有“南水北调”这一条，就是把南方的水调到北方去利用。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就是一个开端。我们首先把汉水引到淮河，以后还可把汉水引到黄河，使华北广大平原和淮河流域的缺水地区（六千万亩田地）都长起葱绿的稻秧。等到长江三峡水库建成以后，长江、淮河、黄河、汉江的水都可一脉相通。那时，祖国的东、西、南、北，真是一片风光明媚的锦绣河山了！小朋友，你说这远景美好不美好？

写的太长了，就此停住吧。祝你们像春天的树木一样天天向上。

冰　心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60 年第 9 期。)

从苹果脸姑娘说起

每次旅行参观,遇见最多的是十七八岁的苹果脸姑娘,无论是在工厂、人民公社、水库工地或是招待所,……都会有这样招人喜爱的姑娘,笑盈盈地迎上前来,她们的工作干劲、招待热情和她们健康红润的体格面庞,都使人心里涌起一阵快乐的感觉。

同行的女伴们,看到这些苹果脸的姑娘,总要赞叹地说:“到底是年轻,又生在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难怪她们会成长得这样美好!”

其中最使我感动的,还有各地展览馆的年轻女讲解员们,充满着热情的、红扑扑的脸,发着骄傲的光辉的深黑的双眼,清脆的口齿,响亮的喉咙,她们拿着细细的长棍,一面按着电钮,把本地的建设计划,和最近将来的远景,用诗一般的字句,熟练地向观众流水般地倾吐出来。讲到过去的困苦情况,声调是那样地低郁而又激昂,讲到将来社会的一片快乐光明,又是那样地眉飞色舞。她们的表情和声音紧紧地吸引住你,使你兴奋的心随着她的棍尖,一同走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阳关大道!

前些时去湖北参观,在枣阳县的一个招待晚会上,看到

人民公社业余文工团的表演，表演者也多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们自己创造的生产劳动的歌舞，都是那样地真切动人。我们大家一致赞赏的，还有枣阳县曲艺队一位名叫周永珍的姑娘，她给我们唱的几段河南坠子，真是字字铿锵，散珠般的清脆激越的声音，洒在你颤动的心弦上，使你半夜醒来，耳中和心头还有余响，好像你亲身参加了“千军万马治姚岗”的战斗一样。

枣阳县的姚岗（是汉朝姚期的故里），是本县二百十六条山岗中较大的一条。正如坠子中所唱的：

这姚岗土层没有三寸厚
料浆石满地呼啦啦响
高地怕旱低地怕淹
不高不低又怕草荒

我们曾去参观“治”过的姚岗：三十一里长的岗脊上挖了一道水渠，两旁是果木园、经济林园和畜牧场，岗下两旁还有养鱼种藕的堰塘六十四个，堰下还有水田，真是：

千年的枯岗有了水
年老的姚岗变成个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我们看过这面“治岗红旗”，心里都非常感奋，想写些什么又写不出！那晚听了这位苹果脸姑娘的嘹亮的歌声，看她

那顾盼风生的神态,那两片竹板在她手里是那样地脆响有力,和着那错落抑扬的弦子，她把“共产党的好领导，人民根治荒岗力量强”感激地、自豪地尽情尽致地唱了出来。把我们心里想到的歌颂姚岗的字句，都比得黯淡无光了！

我默默地激动地在想：县里社里的曲艺队是直接为人民公社的生产斗争服务的，这篇唱词是来自农民的队员们的集体创作，他们参加了这火热的斗争，写出来唱出来的都是自己切身的感受与体会，所以才会这样地深刻、生动，就是那些展览馆的女讲解员们的讲词也是如此。毛主席说的:“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 来一番改造。”真是至理名言！否则纵然生活在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精神面貌也是不会“年轻”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4月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争取独立自由的战歌

对于非洲的文学，尤其是诗歌，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自从我参加了一九五五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和一九五八年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我接触了非洲的作家和诗人，从他们的发言和谈话里，我看到了像森林中的怒火和奔腾澎湃的河流，又听到像猛烈地冲击崖岸的狂吼的海浪的愤怒的声音！觉醒了的非洲人民，在奋着全力打断系在自己颈上的铁链，他们要挺立在自己肥沃富饶的土地上，作自己土地的主人，这种要求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无比坚强的愿望和意志，都由这些诗人用震天动地的最强音歌唱出来了。

从此我就热情地、亲切地搜寻阅读非洲诗人的创作，这些诗歌的作者虽然地区不同，但是他们的作品没有例外的都使人读了血脉愤张，心弦跳动！从这用鲜红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所写出来的字句，我们看到了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也看到了非洲人民在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之下，是怎样英勇地、前仆后继地扑向顽敌作百折不挠的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在这英勇坚强的队伍里，我们的非洲诗人们，走在斗争的最前列，敲着战鼓，吹着前进的号角，鼓舞着兄弟姊妹们在这充满了愤怒和反抗、信心和希望的战歌

中，走上独立自由的道路。

在诗人们的笔下,他们雄伟美丽的祖国发出耀眼的光芒；海岸上紫色的朝阳，绿色的平原，幽香的森林，火焰般的花树……正如塞内加尔诗人大卫·狄奥普在《非洲》里所唱的：

非洲，我们的非洲呵，
高傲的战士们的非洲，
我祖先的非洲，雪岭的非洲，
我年迈的祖国所歌唱的非洲……

但是这个非洲却成了一个奴隶的非洲，诗人接着唱道：

我看见田野上有神圣的深暗血迹，
我看见：血和汗
作为一个奴隶的
你劳动的汗滴，
你子孙们的奴役。

莫三鼻给的诗人里利尼尤·米凯亚在他《献给你的诗》里也愤怒地叫着：

在我的国家里，
在诞生了我的大地上，
在横遮在印度洋边的
莫三鼻给的大地上
古远的

像这片大地一样的
黑人呀——
昨天是奴隶，
今天依然是奴隶，
奴隶，
奴隶，
奴隶！

但是压倒西风的浩荡东风，从照在他们祖国的朝阳下吹起了，在这强烈而和暖的东风里，非洲人民行动起来了，莫三鼻给的诗人路易·德·诺罗尼亚高唱：

呵，阿非利加！当国土上建立了异国统治时，
你怎样能安睡，你说呀！清醒一下，回答吧！
……
进步的声音，如今响彻了整个世界：
呵！阿非利加，是时候了！起来，行动吧！

诗人们充满了希望地召唤弟兄们起来暴动，推翻殖民主义者的血腥统治，作自己土地的主人！

象牙海岸的诗人伯纳尔·布阿·达吉布在《你就是主人》诗中这样写着：

现在古老的非洲
在时代的混乱里
觉醒了。

人们呵，不要再软弱！
在十字路上，在鲍巴树下，
在监狱里，在城郊的工人棚里，
我向每个人，
向我的土地上的穷人们呐喊：
你是工厂的主宰！你是田野的主宰！
你是人民，
那么，你就是主人！

诗人把行动起来，打击敌人的人民的形象，写得那样的雄壮伟大，阿尔及利亚诗人萨阿达拉在《泥土》那首诗中描绘：

一位威风凛凛身披盔甲的英雄
迈着怒狮般的步伐，
昂头挺胸无所畏惧地冲进森林深处，
脚步所到的地方，黑暗逃遁。
让我们携手前进，
去争取胜利和光荣。

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浴血斗争的非洲人民，通过象牙海岸诗人波亚·柯费·贝尔纳的诗篇《是的，我懂得这个》向世界人民宣告：

……大转变的一天就要来到。
它要把

全世界的镣铐
变成烂铁。
这将是大地
和全人类的
复兴，
他们终于在斗争中
获得了
自由，
光明，
和天堂之歌的快乐，
获得了人人舒畅的生活，
和养育世界的劳动。
世世代代支配世界的
贫穷、压迫和恐惧
即将永远消灭。
所有大陆上
人类的胜利
就要降临！

莫三鼻给的里利尼尤·米凯亚在《献给你的诗》里，还特地提到中国人民：

把我的歌声……
带到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雪峰
穿过森林，
穿过黄色的平原，

带到中国去，
那儿再没有皇帝和官吏，
但那儿的炎热的稻田上，
自由的鸟儿在到处飞翔。
……
去吧，带着我的呼喊声，
用自己的人民的语言，
唱出我的苦痛的歌吧！

曾经受过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剥削、而终于英勇地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也忘不了正在坚持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非洲人民的，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正在倾听着这愤怒雄壮的歌声，并以热烈的同情和积极的支持，注视着在这歌声中、“在幸福和自由的大路上种起独立的树干”的非洲人民。而且从我们自己斗争的经验里，深信非洲人民最后的胜利必将到来，在非洲美丽肥沃的土地上，必将树起独立和自由的胜利旗帜！因为非洲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民，和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正如萨阿达拉所说的：

胜利属于自由的人们，
胜利属于武装斗争的人民。

(本篇最初发表于1960年4月20日《世界文学》4月号。)

飞吧，战斗的银燕，飞吧！

飞吧，战斗的银燕，飞吧，
飞向英雄美丽的古巴，
谁说中国和古巴重洋远隔，
古巴，它不是一个遥远的国家。

重洋洋水浪推浪，
中巴人民心连心！
我们是紧邻我们是血亲，
我们有共同的愿望，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者真是笑话，
想用腥臭的美元
买一个庄严的国家！
他们疯狂地丢下毁灭的炸弹
也只催开了更多的革命的鲜花！

飞吧，战斗的银燕，飞吧，

满载着热情洋溢诗篇
—— 天上的和煦煦东风越吹越紧，
地上历史的巨轮隆隆地前进！

全世界人民团结的呼声四周合拢，
帝国主义者正在溃散奔逃，
让我们高举起战斗的旗帜，
给他们唱一首送葬的挽歌！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0 年 4 月 25 日。)

共产主义的母爱

在报上看到全国万名儿童工作标兵,受到了光荣的表扬。这是一个使人兴奋的消息。在她们的模范行动的鼓舞下，全国将出现更多更大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优秀培养者队伍。

前天早晨在公园里，遇到了好几队幼儿园的儿童，他们手拉手地，半跳半跑地走着。他们愉快的笑声，比树上的鸟语还清脆，他们整洁的衣服，比花朵还鲜艳。每一列队伍走过，都给人送来一阵浓郁的春光！在他们的前后，走着安详慈爱的保育员们，有的是中年妇女，有的是双辫姑娘，她们拉着最小的儿童的手，和他们微笑地问答。看这些孩子们仰起的焕发的笑脸,感到这些辛劳慈爱赛过妈妈的保育工作者,在儿童和父母的心目中，都是最可敬可爱的人。

同时也使人感到，只有以造福全人类为最高理想的共产党，才会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广大的儿童，才会这样积极鼓励教导这些热爱儿童、热爱劳动的儿童工作者；通过了全国城乡人民公社的普遍成立，把千百万儿童从狭小的家庭圈子中引了出来,使他们在托儿组织中过到了集体的、合理的、健康的生活。想到我前些年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看到的劳动人民的孩子饥寒失学的惨况，相形之下，我深为我们在共

产主义母爱的浩荡春光下生活的中国儿童感到幸福，我也向实现共产主义母爱的儿童工作者，献上崇高的敬意。

我喜欢福建厅

自从去年国庆日以后，许多到过人民大会堂内福建厅的朋友，一看见我就翘起大姆指说：“你们福建厅布置得真好，你这个福建人去看过没有？”这些话都使我兴奋而又惭愧，因为我错过了一些机会，以后又因为不凑巧或是不方便，直到这几天人大开会，福建组在福建厅开讨论会的时候，我才得以仔细地观赏。果然名不虚传，福建厅的确有它的特色。

一进门是一面很大的屏风，上面是堆漆的花丛中的两只孔雀。绕过屏风，立刻进入一个雅淡清严的境界，使人从心底涌上一种宁静中的喜悦！这间大厅里从地毯、窗帘、沙发上蒙的绸缎、茶几、烟碟、墙上的挂屏，案上的陈设……都是从浅棕色到米黄色之间的深浅不同的、使人舒适愉快的色调。而这些色调又配搭得十分匀称，十分融和。再仔细看时，除了地毯和蒙沙发的绸缎不是本省出产以外，几乎没有一件装饰不是福建特出的美术工艺品。脱胎漆器的屏风、花瓶、茶几，立盘更不必说了，还有就是按石头的颜色雕成的寿山石的花、果、虫、鸟、精巧的烟碟；盆花除了榕树等是真的之外，都是逼真的扎在树枝上的绸花；墙上镜框里的黄扬木和软木的工细玲珑的山水花茸的雕刻；脱胎的挂屏上，看去似

乎嵌镶的是玉石和古铜的兽形和钟鼎,其实也都是漆上的;窗上挂的是厦门出产的织着梅、兰、竹、菊花样的纱帘,衬着上面一层薄薄的米黄色的绸帘,金色的阳光从窗外射来,每一层大窗上都浮现出一幅淡墨的画面。

在进门的屏风后面矮几上的小玻璃屏里,有一对黄杨木雕的稻花里的螃蟹,人人到此,总会凝视叹赏,不能移步!厅门内两边几上摆着的寿山石刻的罩笼内外的鸡群,和脱胎的"铜雕"的手执弹弓附耳细语的两个孩子,也都是十分精巧生动的作品……

总起来说,这个厅里的陈设,都突出地表现了福建的地方色彩,和福建民间工艺的优美传统。而这些利用本省特产创造出来的精美的美术作品并不是在这里"陈列"着,而是每一件都有其实用的效果。

默默地瞻仰之下,我和人大的几位美术家代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感到幸福而自豪!"福建厅和整座人民大会堂一样,是美术事业进步的一个缩影,是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取得的成就。人大会堂里还有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休息厅,每个厅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布置上都在互相学习,你追我赶,使各地的工艺美术一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党的光芒四射的文艺方针的领导下,工艺美术家们集体的热情和智慧,将更像清泉一样地不住奔涌了出来,人民群众所得到的鼓舞教育,和国际上所产生的良好影响,是无法计量的!

北京的印象

—— 一个拉丁美洲访华妇女代表的谈话

“你问我对于北京的印象？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姐妹，我应该怎么说呢？

“到达的那一天，我们刚下飞机，听说天安门前有个支援南朝鲜人民爱国正义斗争的大会，我们到旅馆里匆匆地放下行李，衣服也没有换，脸也没有洗，匆匆地又赶来了。

“我多么激动，多么兴奋呵！我的心跳得像飞机的巨翼那样，轰轰地飞快地响着！

“天安门，这座雄伟高大的保卫和平的坚强堡垒，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亲爱的姐妹，还有……还有天安门前那片壮阔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正义斗争的中国人民的海洋，这是一片看不见边的深蓝的海，海面上飞卷着滚滚的鲜红的浪花。这个海洋在发着狮子一般的巨吼，呼啸的东风散布着这怒潮般的正义的声音……

“我的双颊火热，我惊喜，我激动，滚热的眼泪流到我满面风尘的脸上！

“我真想写一首长诗，来描绘这幅壮丽的光辉的图画，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普通妇女，一个平凡的妻子，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妻子，我的丈夫被关在监牢里已经好几年了，我是一个没有儿女的母亲，我的儿子被送到朝鲜战场上打死了！我没有家……我的家乡还踩在美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之“你叫我把北京当做我的家，不用你说，我一踏上你们的土地，我一走上天安门，看到了这几十万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民，我心里立刻涌上到家了的感觉。不但是我，还有和我同来的那些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朋友，也都有这个深切真挚的感觉！

“亲爱的姐妹，大家告诉我那天天安门广场上参加大会的群众有六十万人，这还不到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呵！我们有这么多的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最可靠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力量该有多大呢？

“我们西方有一句话，‘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但是这个疯狂的吸血者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了！在整个地球上，只要是有他们的军事基地、傀儡政权的地方，他们脚下的火山就都在爆发！你看，南朝鲜，土耳其，日本，古巴……明天后天还不知有什么地方，怒火燃烧的人民要相继地英勇地站起来的！你们就是在重重的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站起来了的，不是么？你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热情地拉我们一把，我们再彼此支持团结起来，我们的神圣斗争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话说得远了，但是你一定会原谅我冗长的谈话，我是太高兴，太激动了。最后我只告诉你，我一定要把北京给我的

第一个伟大的印象：伟大的天安门和天安门前伟大的北京人民，牢牢地捧在心头，带回我的家乡去，让我自己的在进行着反帝斗争的英勇人民，也能从我的印象里，得到无穷的力量的源泉。”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5月7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战斗吧，英勇的日本人民！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普天下和平正义的人民
今天都在激动地倾听着：
日本，这个美丽的岛国上
千万个爱国者沸腾的脉搏
千万个示威者行进的脚声。

原子弹受害者走出来了，
走出死牢般幽暗的病室，
挺直了伛偻衰弱的身躯！
流浪的混血儿聚拢来了
举起握紧的钢铁的拳头，
控诉母子的屈辱和仇恨！

被剥削的失业的工人走出来了，
田地沦为基地的农民走出来了，
活不下去的老人，青年，
母亲，妻子走出来了。

汹涌奔腾的愤怒的人流，
挟带着狂号的五月的风暴！

四国、九州、本州、北海道，
座座火山在熊熊地爆发，
条条大路在戛戛地震摇——
富士母亲揭开雪白的面纱，
在高举的如林的铁臂的上空，
以严峻的眼光，霜刀般的手指，
指着卖国的岸信介政府，
这群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日本人民的不肖子孙！

战斗吧，英勇的日本人民，
正义一定抬头，团结就是力量。
岸信介只能有李承晚式的下场，
战争贩子已走到灭亡的方向！

战斗吧，英勇的日本人民，
一浪高过一浪地继续前进！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有亿万个同仇的枪口，
指向你们共同的敌人！
在这里，我们永远向你们
伸出六亿五千万双支援的手，

献上六亿五千万颗赤热的心！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1960 年 5 月 11 日。）

“空前的信心和勇气”

群众大会还没有开始——

这支北京人民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百万雄师的队伍，严静无声地、整整齐齐、密密层层地，把我们眼睛所能望到的远处，都遮盖住了。天安门前，连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四围栏杆内，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层层宽大的台阶上，以及金水河的几座白石桥上，都站满了人。真是低头不见寸土！

解放军海陆兵种的队伍，像一大幅刀裁的黄白相间的锦笺。民兵们，倚着林立的枪支。周围是重重叠叠的标着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名字的彩旗，和千千万万数不清的画版和标语，成行的几十面迎风啸卷的大幅红旗的上空，几个大红气球拖着巨幅白纱红字的标语，像是被缚在擎天柱上几条躁动的玉龙，摇撼地挣扎着要往东方飞去！

万籁无声——这支正义的百万雄师，严肃地凝立在祖国心脏的天安门前，全中国的人民，全日本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听得见这一百万颗英勇火热的心，在整齐而剧烈地跳动。

这一百万颗心脏整齐剧烈的跳动，代表着中国六亿五千

万人民的空前的信心和勇气！

四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给我们指出："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目前世界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信心和勇气。"

世界上的形势变了，变得使帝国主义者目瞪口呆、胆战心惊！仅仅在四十五年前的这一天，几百个北京的学生，在荒烟蔓草的天安门前，举着白纸制成的旗帜，冒着水龙和白刃，举行着英勇的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在这里撒下了独立自由的种子。请看今日的天安门前，是怎样的一幅浩荡雄伟的画面！

君不见全国遍地：汉口、广州、西安、重庆、南宁、银川、拉萨……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烽火，相继地冲天而起，烧红了东亚的天边！

君不见日本人民在自己加强团结之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鼓舞支持之下，坚强地站起来了，从北海道到鹿儿岛，从日本海到太平洋，人民愤怒的斗争洪流，像大海的狂澜，一浪高过一浪地、向着从巢鸭监狱里拖出来的岸信介卖国政府，不断地勇猛地冲击！

岸信介政府必然走四十五年前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毁灭的道路，岸信介自己必然走李承晚的毁灭的道路。而美帝国主义者也必然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毁灭的道路！这是了如观火的，地狱和火山口是他们的共同的归宿！

在目前世界的新形势里，在空前的信心和勇气里，英勇的日本人民，前进吧！不管道途如何曲折，斗争如何艰巨，再

接再厉地坚持前进吧！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猖狂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齐团结起来，把他们像垃圾似地扫聚了起来，送进他们最后的归宿！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5月14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致继续前进中的日本朋友

英勇的日本朋友们：

在非常激动的心情之中，我拿起笔来，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岸信介政府作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的日本朋友们，致以无限的同情和敬意！

我每日早起，急不能待地打开收音机和展开报纸，首先听取和细读日本人民多日以来风起云涌的、声势浩大的斗争消息，我似乎看得见那波涛汹涌的壮丽的行列，听得见那激昂高亢的震天动地的呼声！英勇的朋友们！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和全世界数不尽的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走在一起，你们的呼声中，震动着我们春雷般的回响！

在这怒潮般的示威行列中，不时涌现出我所熟悉的许多面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每一个面庞上，我都会忆起我们在战后的亲切的会见，不论是旧友重逢，或是新知初晤，我们都痛恨着摧残蹂躏我们两国人民的、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都誓愿在此后的生命路上，永远为两国人民的团结与东亚的和平，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

曾几何时，美帝国主义者，又把日本万恶的军国主义分

子，一个一个地从巢鸭监狱里拉出来了。为着进行他们自己的侵略计划，为着搜集给他们替死的炮灰，他们勾结他们的忠实走狗岸信介政府，不顾日本九千万人民的誓死反对。用尽一切卑鄙、恶毒、残暴的手段，用武力通过以中苏为敌、以全亚洲人民为敌的新日美“安全条约”，这个为一小撮战争贩子谋求巨大的利润、而使亿万的东亚人民陷入痛苦深渊的罪恶计划，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是永远行不通的！

英勇的日本朋友们！饱经忧患的人民，对于老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者，是绝不会存着幻想的。岸信介所说的“安全条约”就是“为了和平和自由的条约”，只是政治魔术家惯用的障眼法！艾森豪威尔所差遣的到苏联行窃的U—2型飞机人赃俱全地被打落了，他的“和平”外衣，也跟着一起坠地，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一个裸露的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正如中国谚语所说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几天的报纸上，我们不是看到整篇整幅的，苏联、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和破坏四国首脑会议行为的严厉的谴责和抗议么？

艾森豪威尔和岸信介，在中国、日本以及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已经是两只狼狈过街的老鼠，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只要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着暂时压顶的阴云，不断地冲击，光明终有来到的一日，和帝国主义做过殊死的斗争得到最后胜利的中国人民，深信不疑地知道这一点。

前进吧，继续前进吧！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同情和敬佩你们的人民，已经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西安，银川、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和拉萨等等几十个城市，举起树林

般的铁臂，发出冲天的声援的呼喊。在全世界各地：南朝鲜、土耳其、古巴……的人民，都在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向着美帝国主义者射出交叉的强烈的斗争炮火。到处做尽坏事，人人喊打的美国强盗的寿命，已经不会太长久了！

英勇的朋友们，东风吹得正紧，光明已在天边。迎着胜利，团结地浩荡地前进吧。我们兴奋地在这里等待着应和你们胜利的凯歌！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0年6月3日。）

为了共产主义的幼苗

几是关心孩子，喜爱孩子的人，一想到今年的“六一”节，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有更多的儿童在集体地庆祝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一齐穿起鲜洁的衣服在阿姨的指点下，一同跳舞，一同唱歌的引人欢赞的情景，会从心底高兴起来。祖国遍地的共产主义的幼苗，都沾润到深透的春风化雨了！

两年以来，为着促进生产发展，实现妇女彻底解放，应运而生的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到处设立起来了。今天，城乡、厂、矿的十万多个的托儿组织，就像是十万多处的水土肥沃的苗圃，在培养着千千万万棵鲜嫩的共产主义的新苗。

这两年中，我在河南的城市、乡村、工厂……以及北京城郊，参观过不少托儿所和幼儿园。在我的记忆中，如同进入不同的春光灿烂的园林，看到了争妍斗艳的花卉。我不但喜爱这些茁壮的花卉，我更敬佩那些辛勤的园丁。

那些托儿组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开始多半是没有合适的房屋，没有足够的家具，没有挂图，没有玩具……保育工作者多数是没有经验，没有训练的，她们只凭着热爱孩子，和敢说敢干的精神，愉快而辛劳地负起了这个繁琐而重

大的责任。我听了许许多多关于保育工作者的故事。她们自盖房屋，自做桌椅床铺，自制玩具，自画挂图；白天忙着带领孩子吃饭，游戏；晚上还忙着给孩子洗涤缝补，有病送医院，周末送回家……总而言之，孩子的衣、食、住、行，她们全都包揽下来了。她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妈妈，当妈妈们看到自己心爱的孩子，送进所里园里以后，是那样地健康活泼，懂事有礼，她们怎能不欢喜感激，要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来报答关怀她们的党和这些在党的领导鼓舞下，辛勤劳动、“赛妈妈”的阿姨们呢？

我也发现，孩子们从一家一户分散独居的生活，走进同吃同住团结互助的生活，他们的胸襟不可免地会开朗活泼起来。他们会改掉许多从狭小的家庭圈子里所得来的旧习惯，而养成更关心别人，同情别人，团结互助，热爱劳动的好习惯。这些习惯的养成，对于他们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愉快地生活，热情地建设，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看到广大的苗圃中行行整列的幼苗，枝青叶嫩，紧紧相依，一棵棵挺直生长，伸向蔚蓝辽阔的天空。想到当这千万棵幼苗长成大树时节，这一片土地上，该是怎样地壮丽葱茏！我们感谢精耕细作的园丁，也更感谢给这些园丁们以适宜的气候和优良的土壤的我们伟大的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5月28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撒播共产主义的种子

—— 喜看儿童故事片《朝霞》

我看了《朝霞》这部儿童影片，很兴奋也很感动，我认为这部影片，不但孩子们应该看、喜欢看，成人们——特别是教师们、家长们也会喜欢看而且应该看的。

在红旗迎风招展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在祖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新中国的儿童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六亿五千万人民和领导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儿童的期望是巨大的。我们的党所提出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及时、英明而伟大的。这部影片就是通过一个小学校在响应党的伟大的号召，大搞勤工俭学的过程中，怎样又团结又斗争地贯彻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令人欢喜满意的教育革命的胜利。

故事发展的过程，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它处处反映了孩子、教师、家长对于生产劳动的不同态度，从教师、家长不同的态度里反映了每个人的阶级意识。

小学校长林征，是在革命环境中成长的青年党员，他充满了勃勃的朝气，同时也很冷静耐心。他一方面专注地倾听市委刘书记所说的："我们实行勤工俭学，不是简单地改革教育方法，而是一场教育思想上的革命呵……你们在播种！为共产主义事业播种呵！"而从内心里感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一方面，他紧紧地依靠群众、依靠全校教师，依靠广大的学生的家长，发动他们，争取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江老师，更是进行不断的诚挚而耐心的说服。这个热情而充满了魄力的革命青年形象，是使人感动的。

江老师是一位中年女教师，有资产阶级的一套教学经验；但是，也正像林征校长所说的，"您热爱教育事业，也热爱孩子，我希望您在勤工俭学当中，别让自己的经验束缚住。"江老师正是被她所谓的"教育和教养都应该通过课堂教学"的经验束缚住，因此她只满足于孩子的呆板而清晰的随声朗诵，反对孩子们的劳动实践，并且以扫除课堂的劳动作为责罚；在她的心灵深处，还背了一个"我不能辜负家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期望！"这个个人"荣誉"的包袱。但是，尽管江老师是落后顽固的，在健康向上的环境里，等到她感到自己"和党和同志们，甚至和孩子们都离得远了！"看到勤工俭学以后，孩子的学识进步了，身体健康了，纪律性和团结都加深了，她也终于醒悟过来，她对林征说："我……我又一次认识到党的伟大、正确。现在我感到我虽然教了这多年书，但是要培养好共产主义接班人，首先就要好好地向你们学习。"江老师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转变，是值得欢迎的。我想，像江老师这样有复杂心理的旧教师，是有代表性的，也使我们看

到，教育革命和教师的思想革命是分不开的。

至于孩子们的形象，个个都是可爱的，他们个个都喜爱劳动。华小川，这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在大滚轮胎之后，痛快地洗过淋浴，生龙活虎般地狂啖晚餐，对于哥哥嫂嫂的误会，自己问心无愧，索性置之不理。他的哥哥华师傅，在知道他弟弟不是“到外面去野”，乃是做了运输劳动之后，也欣然地给他夹了满碗的菜，作为赔礼。“翅膀软弱”的刘海燕，虽然累得发了烧，但是还是顽强地“要做功课”，并且表示还要劳动，说“我要飞！”在她的家长刘书记鼓励劝说之下，她才肯安静地躺着。娇养的方明珠和娇惯的金大宝虽然暂时地被他们的奶奶和妈妈吓唬和利诱而请了病假，但是他们在校长和主任来访之后，立刻又兴高采烈地回到孩子群中，和大家一同干起生产劳动来了。我们的生气勃勃的接班人，在正确伟大的党的领导下，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充沛，他们的前途是多么远大呵！

这部彩色影片，自始至终洋溢着热情、乐观、明快、流畅的气氛，尤其在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出现的场面：如孩子们搞运输劳动大滚轮胎的一段；家长会议上，少先队敲着鼓、打着旗、整队入场朗诵的一段；在小工厂的车间里，孩子们流着汗满面笑容地在做种种生产劳动的几段；还有最后在满载着钉箱的大车上，孩子们把自己劳动的成果——木制玩具，收音机，耙子等纷纷地往车上堆放，作为送给农业社的小弟弟妹妹、敬老院里的老爷爷奶奶们的礼物的时候，观众是如同下乡劳动的金大宝的父亲一样，流下激动的眼泪，感谢党“把孩子们培养得太好了！”

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国际儿童节，上映这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影片，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但启发了儿童们要立志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对于那些有着轻视劳动、娇惯孩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家长们，和在课本上教导劳动而在实践上对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着抵触的教师们,都是一个震动人心的活生生的教育。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众电影》1960 年 5 月第 10 期。)

强盗的逻辑

据说，天地间有这样的逻辑：

“只因为你们的土地太广大了，所以我们要来占领，居住。”

“只因为你们的江河太多太长了,所以我们的轮船要来自由航行。”

“只因为你们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要来开采，运走。”

“只因为你们的人民大众多了，所以我们要来绑走抢走，去替我们劳役。”

“只因为你们的文物古董太充斥了,所以我们要来洗掠。”

“只因为你们太……所以我们要……”

“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这是我们的责任,神圣的责任,文明人的负担！”

这是流氓的逻辑，恶棍的逻辑，强盗的逻辑！

帝国主义集团，在亚洲，在非训，在拉丁美洲，应用了几百年这种无法无天的逻辑。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奴役我们，做尽了罪

大恶极的坏事，他们坦然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对于无力还击的人民本来他们是连“理由”也不必说的，只有到了听见质问和谴责的正义声音的时候，他们才“行若无事”地提出他们所惯用的强盗逻辑。

受压迫受剥削的亿万人民，是不会容许强盗的行为长久做下去的。地球上兴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入。强盗们使不出他们明火执仗的惯技，他们就改使偷偷摸摸的鼠窃办法。

五月一日，一架美国强盗的U—２军用侦察机，侵入苏联的领空，人赃俱全地被苏联捕获了。在赫赫如山的罪证之下，这些美国强盗狼狈万分地面对着全世界正义人民的怒目，他们在撒尽了掩饰、推托、欺骗的漫天大谎之后，居然又无耻地用了他们所惯用的逻辑，说：“只因为你们过分地保密，所以我们要采取正当的国防措施”，“正因为你们把自己的社会关闭得很紧，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意思说：我们就只好非法地来偷窃！

强盗的逻辑，是“左之右之，无不宜之”的。如果说“慢藏诲盗”，“慎”藏也会“海盗”！反正是“黄金动盗心”，只因你有黄金，而保存得很好，我抢不到就只好来偷。这都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道理。听了这些无耻的、旷古奇闻的道理，有了还击的力量的人民，忿怒之余，会发出鄙夷的大笑的！

强盗的道理就是武力。但是，我们忍气吞声的日子，已经老早过去了！随他们“长不出象牙”的狗嘴里再说出什么

样的话，只要我们一抓住了血淋淋的贼手，我们就打！我们不但打这个行窃的小贼，还要打分赃的窝主，更要打那些坐在贼巢里派遣喽罗出来劫掠偷窃的贼头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知识》1960 年 5 月第 10 期。）

用心血浇花的园丁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沈校长，极其亲切而尊敬地，把一位身材魁梧、面容温蔼而沉毅的中年人介绍给我，说："这位就是我们的王企贤老师。"

我高兴得微微地吃了一惊。

我翻过王企贤老师去年在北京市宣武区文教群英会上的发言稿，那篇动人的发言，上半段是他自己辛酸的回忆。从一九二七年起，他在北洋军阀时期，敌伪统治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重掌政权时期，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严霜烈日的"穷教书匠"的生活，把他折磨得从"有过非凡的抱负，和远大的志愿"，"少小曾学击剑歌"的人，一变而为"谨守饭碗的老夫子"，整天整夜是"仰天长叹，孤灯对愁"……我心里想，这些年的潦倒穷愁，在这位老师的身体形容上，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吧！但是到了我和他会面的时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位"老夫子"，而是一位身体健康、精神奕奕的、誓"把后半生的心血浇洒在祖国的花朵上"的老教师。我从心底歌颂我们亲爱的党的伟大！我们的党，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王老师，而且给了他一副新的健康奋发的身体和精神，使他能以革命的人生观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把他数十年的丰富

的教学经验，溶化糅和在这股炽热的思想感情里，为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为党的事业，为实现美好的未来而贡献出所有的力量。”

我和王老师谈了将近三个钟头的话，我时时都在设想：假如我是一个小学生，我一定爱上王老师的语文课。他的谈话是那样的诚恳而沉稳，却又那样的活泼而生动，一双深沉的眼睛里不时发出兴奋的带着幽默的光辉，这三十一年的教学生活中，他以这样的光辉，不知映照了多少热情倾听的孩子呵！

王老师原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在地主高利贷的重担高压之下，万分勉强地在师范学校毕了业，但是当时一毕了业，生活重担就要压在自己头上，寻找职业又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因此“同学们都在默默地整理行装，在应该话别的时节，各个人都是愁眉苦脸地相对无言，整个斋舍充满了忧郁的气氛”。这种普遍的穷愁的情景，是今天兴高采烈、恨不得立时飞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实现各人的雄心大志的毕业生们，永远想象不到的！

王老师回家去了，他从鬓发斑白的老父亲的颤抖的手里，接过老人家从地主那里、以月息三分的高利借来的十块钱，满心忧忡地想：“今天我拿走这十块钱，我什么时候能还人家？万一此去找不到职业，而只身回来的时候，我将以何面目再见老父？”但除了咬紧牙关，挑起这副生活担子之外，再无别路，他只好背起一肩行李，走入黑暗的北京城。

结果是很容易想到的，他受尽了白眼，碰遍了钉子，一个没有富亲贵友的穷师范生，要想找到职业，真是比登天还

难，同学们都劝他回家，但是一想起白发苍苍的老父的悲苦渴望的眼光，和地主的残忍狡猾鄙夷的嘴脸，他又没有回去的勇气。他用“五个铜板，度过一天”的办法，挨到一个寒冷的冬天，才在府学胡同小学找到了一个科任教员的位置，于是这位初出茅庐的“穷师范生”，不是羽扇纶巾地去“大展奇才”，而是“上身一件破旧夹袍，下身一条白单裤”地唱了一出“单衣上任”，他那种单寒穷酸的样儿，使得传达室的工友，都不肯给他通报。

这以后的日子，王老师谈起来，就情不自禁地陷入辛酸的回忆里：在最艰难的敌伪统治时期，他在实验小学任教之外，还担任着两处家馆，并在东单的汇文学校兼两堂课，他的午餐是书包里藏着几块捏不起来的杂面的烙饼，为了怕人看见，就躲到东单的操场上背人咽了下去！王老师谈到这里，勉强地笑了一笑：“我的身体还算支撑得住，可是长期挨饿和营养不良，逼使我的老父，我的妻子儿女，在贫困疾病中相继死亡，到了解放前夕，我一家七口人，只剩下我和我的大儿子了！”这时他凝视着手里摇摇欲坠的烟灰，这些枯瘦痛苦的亲人的苍白的脸，又一个一个地映入他的眼帘，其中最镂心刻骨的，是一九四八年初冬的一个深夜，患着严重肺病、卧床不起的女孩子，体温直线上升，咯血不止，在他顿足捶胸，“没钱只好等死”的忧愤如焚之中，外面还传来特务和保甲长的凶暴的逐户查人的砸门声音……眼前的世界，真像无底的黑暗深渊一样，人们再也活不下去了。

正在这四顾茫茫，走投无路的时候，北京解放了，王老师抬头看见了天！阴霾四散的晴空之下，他惊喜地注视着进

城的每一面旗帜和每一个共产党人，他发现他的周围渐渐地而又突然地改变了……垃圾清除了，地道挖通了，道路展宽了，恶霸镇压了，遍地开始了蓬蓬勃勃的建设，这时他也开始热爱这个改变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的暑假，他去越南给华侨教师们介绍教学经验，他的爱人突患急性肠结核症，学校里的党政领导同志，在肃反运动的高潮之中，仍然赶来抢救，到他从越南回来的时候，爱人已经恢复健康。这时，王老师对于党的感激，真是深入腠理！“如果没有党对人民教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恐怕免不了再经历一次家庭的惨变。”由此他又想假如能早解放几年，他的那几个孩子，也不会过早地结束了青春的生命。他发了“悔不晚生三十年”的感慨之余，深切地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同志间血肉相连的关系。王老师立志改掉自己长时间以来，对工作的态度和看法，他认为从前所谓的“尽其在我”是“管教不管会”的另一种说法，“对得起良心”是雇佣观点和雇佣作风的掩饰词。这些观点和作风，是以社会主义旁观者的姿态，来就课文讲课文，缺乏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教学任务！于是他感悟奋发，在党的培育和教养下思想觉悟不断地前进提高，逐渐地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和更炽热的情感，他的语文教学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他回忆起当他对学生讲《在风雪里》和《劳动的开端》这两篇文章时，通过他深刻的分析和充满了同情心的讲述，感动得大部分学生都为朝鲜小姑娘和吴运铎同志的悲惨遭遇，落下了眼泪。

王老师语文教学的经验是丰富的，三十一年来，他认真备课，刻苦钻研，每课教材他都钻研深透，反复思考教学方法。为了使学生容易掌握几个字词，常常翻阅很多资料，推敲琢磨，直到深夜。为了体现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他更利用课余时间，整理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写成《怎样进行高年级词语教学》,这本书总结了他对词语教学的认识和具体方法，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师都有很大的帮助，除了已由全市的刊物和用录音方法，把这经验加以推广之外，他自己还是有求必应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别人。市、区约他做经验介绍，或是举办定期语文讲座和公开教学，他都愉快地接受，准备工作常常是通宵达旦。他又应了区教育局的要求，带了四十三位徒弟，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帮他们审查和修改教案，在他的办公室或是家里，总有来往不断的向他请教的人，他也总是欣然地先帮助别人，然后再处理自己的工作。他对于校内的青年教师，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指导，同时也不断虚心地向他人学习，在教研组里和大家在一起反复研究讨论，每次六年级语文测验以后，总要详细分析错误原因，提出提高措施，因此全组教学质量提高得很快，一九六〇年二月被评为北京市文教战线上的先进集体。

王老师热爱他的学生，他把一切的力量和心思，倾泻在学生身上。他早晨七点到校，有时到深夜才离开，为的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吃三顿饭。他同孩子们一起劳动，一起出去参观游览，随时对他们进行时事教育，他熟识了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环境、性情、习惯、嗜好、志愿。对于思想学习较差的孩子，他是特别地耐心和关怀，在上课的时候，为要观察

学生对于讲课的感情表现，他总要紧紧地抓住孩子们注意的眼光。他把课本记得烂熟，为的是这样就不必为看书而戴上老花眼镜。戴上老花眼镜的时候，课本看得清楚，学生的面目可就模糊了。

这些细节，生动地表现出他对于学生对语文课里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所受到的感染和熏陶的深度，是怎样地关心和观察。他要把自己所体会到的热烈的情感和深刻的启发，活泼生动地传达到小孩子的脑子里去，使他们也感激奋发，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优秀的接班人！

在王老师诱掖扶持下的孩子，并没有辜负了他的苦心和热望。他们进步得很快，他们不但热爱王老师，关心王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无间，成为一个团结、互助、友爱的团体。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王老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欢喜和激动，是可以想象的。用他自己的话："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是我生命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是毕生难忘的一天，是党使我获得新生命的一天……十年来，是党改善了我的生活，是党提高了我的觉悟，是党指明了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学生们又是这样地关怀我……我只有努力工作，永远听党的话，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提高自己，充实自己，把后半生的心血，完全泼洒在祖国的花朵上。"

好一个"把后半生的心血，完全泼洒在祖国的花朵上"！这是从沸腾的感情里呕出的一片为党为孩子的丹心呵！当我道别的时候，王老师把我送出校门，门口的琉璃瓦影壁前面，盛开着数十盆流光溢彩的花。王老师微笑地对我说："我们学

校有一位很好的花把式，他有一种癖气，不要种草本的，只爱种木本的花。”我看着王老师喜悦的慈蔼的脸，心里想说：“您也是一样的，您用您的心血，把祖国的花朵培养得结实茁壮，使他们能够胜任愉快地作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同时党也是一样的，十年来党用自己的心血，不断地泼洒在您的身上，把您培养成一个又红又专的文教战线上的勇敢、坚强的战士。我们的党更是应当受到深切的感谢和歌颂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观察》1960年6月1日第11期。）

“党就是我们的亲娘”

前些日子，在《人民日报》第八版看到几首孩子们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花儿离不开土壤，
鱼儿离不开海洋；
少先队离不开党，
党是我们的亲娘。

这首诗真是说出我们一亿几千万孩子心里的话！

哪一个孩子不爱自己的亲娘？哪一个亲娘不疼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成人们都知道，在解放以前，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孩子，父母都在挨冻受饿，受尽痛苦和折磨，无论他们怎样地想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疼爱照顾他们的孩子，都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年里，我走过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劳动人民痛苦的情况，是说不尽的，他们的孩子，看着更是叫人难过，孩子的脸色是那样地苍白，眼睛是那样地无神，生活上的痛苦随着年龄增长，十二三岁的孩子，说话做事的神

气，都像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这种人为的摧残幼芽生命的现象，使人从心里涌出不平和愤怒。

在日本，一位小学教师，给我看了几本山区小学生的作文。从孩子的作文里，看出他们的父母在为着生活而做着牛马不如的劳动，孩子们自己是怎样辛苦奔波地做着家务，和筹划自己的学费书费。他们还时时刻刻伯有失学的危险。有钱人家的孩子是否好些呢？那也不然！他们有钱看电影，但是看的都是些美国式的杀人、偷盗、淫秽的电影。他们有钱买书，但是他们买到的都是低级的滑稽连环画。他们所接触的一切，都把他们引向堕落的道路！

每次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看到我们祖国的孩子所得到的爱护、培养和关怀，对比之下使我对我们亲爱的党和政府，更有说不尽的热爱。

解放以来，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党和政府，对于我们的儿童和儿童工作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真是比做父母的人还要看得远，看得深。有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孩子上学有了保证；他们在食物营养上，得到比成人还多的照顾；他们在文娱生活上有好的儿童书籍和好的儿童电影，来教育感染他们的心灵；除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等以外，还给他们设立了文化宫、图书馆等等课外活动的场所；使我们的孩子，无论走到那里，永远在一种高尚优美的生活环境之中，使他们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花朵一般，天天在茁壮地发育。

最近一两年来，广大的城乡儿童，成批成批地进入了托儿所和幼儿园。据1959年年底的统计，全国农村托儿组织已达三百六十多万个，1959年上半年，全国厂矿企业的托儿所、

哺乳室已有二万八千多个。初步统计，各大中城市的街道组织，已办托儿组织四万两千多个。在这十万几千个的托儿组织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新中国的儿童，受着集体教育，过着集体生活，不但使他们健壮活泼，能歌会舞，最要紧的是养成了他们爱劳动，爱集体的良好习惯，这对于把他们教育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工作上，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我自己，在最近两年中，在河南的郑州、洛阳、登封、偃师……和北京城郊参观过的托儿所，总在十个以上，在这里不能一一详述，但是看到了保育员们的热情细心，和孩子们的健康活泼，我的感动欢喜，是难以形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里的卧室、食堂、课室、游戏场、浴室等完善的安排和设备，处处看到了她们的热心和毅力，没有共产主义的精神，是做不好保育工作的！

今年的六一节，党号召大力普及和提高保育工作，这是中国亿万儿童的福音！保育工作者是集体儿童的妈妈，她们是党的优秀和有力的助手，通过她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要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和培养共产主义优秀的接班人的伟大理想。我们感谢这些为光荣的保育事业做着辛勤的忘我劳动的“妈妈”们，我们更要感谢组织领导这些“赛过妈妈”的保育工作者的我们亲爱的中国共产党！

（本篇最初发表于《工人日报》1960年6月1日。）

灿烂群星照北京

我们热烈地祝贺文教战线群英会的召开！

从祖国的四方八面来参加会议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像熠熠灿烂的群星，照亮了北京的天空。

他们不但照亮了北京的天空，也照亮了、鼓舞了我们每个人的心。

他们的名字对我们不是陌生的，我们在报章刊物上都看到了关于他们先进事迹的报道。

他们是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教育革命的热火朝天的战线上过关斩将的健儿。

他们的雄心毅力和辉煌战果得到了千万人的羡慕和钦敬。

我曾访问过准备参加群英会的两位代表：一位是有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一位是三十多岁的藏族舞蹈演员。从他们兴奋而真挚的谈话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先进工作者，首先是热爱党，听党的话，走群众路线，英勇地忘我地劳动，这样才能红透专深，胜任愉快地完成着党交给他们的困难而重大的工作。

要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一心、并肩前进，是很难成功的。

领导我们前进的党,给我们在文教战线上树立了旗帜,选出了标兵，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奋斗的目标。我们对于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除了羡慕钦敬之外，还应该大大地下个比、学、赶、帮的决心。我们要每天细读他们的发言，注意大会的决议，以他们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和成就来鞭策自己，以创造更大更好的成绩，来祝贺文教群英会的召开。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0年6月1日。）

早期的中国反美民歌

在前几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阿英同志的《从〈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看中国人民早期的反美斗争》一文，忽然忆起在我小的时候，会背会唱的反美闽腔歌词。那时候大约是一九〇五年，我的舅舅从福州带来了几本用福州的民歌调子唱的、报道福建的工人在美被虐待情况，和宣传抵制美货的小本子。我那时识字还不多，但是经过母亲教给，我也会唱十好几段这样的歌词，也开始恨了美国人。我常常在纸上画着中国的水兵，向着海上的冒着浓烟的美国军舰开炮，每颗炮弹都打中船上的烟囱。

这些唱词用的是什么调子，我说不上，我们是用福州方音唱的。有些字需要翻译，我还背得出两首来：

“加里富尼省，就是旧金山，开矿造铁路，毛人毛相干（没有人就没办法），全借我弟兄，死命替伊拼，伊忘恩，共背义，前约都翻声（不算数），哎呵我弟兄，哎哎呵。”

“岸边有木屋，就是唐人监，华人一到此，就得关这监，凌虐千百般，在（随）你死共生，就伤心，剥（想）啼哭，也毛乞（不让）你做声，哎呵我弟兄，哎哎呵。”

此外还有许多我看不懂的小册子，如《侠女华嘉美》是

说一个少女拿起手枪，去向福州美国领事抗议虐待华工的故事。足见因着美帝国主义的疯狂剥削压迫，早在半世纪以前，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已经奔腾澎湃了。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他们挖尽心思，想用极少的劳力，甚至于不用劳力，攫得最大的利润。他们奴役黑人，奴役中国人，奴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来替他们创造财富，使他们得以坐享穷奢极欲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一方面到处勾结一班卖国走狗，建立军事基地，订立军事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让天下的土地为他们利用，让别国的人民替他们牺牲。不但如此，美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的另一方面，是惯用一套披着宗教和文化的外衣，传播资产阶级的“文明”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等的手法，来麻醉欺骗天下的人民，衰退人民的斗争意志，以遂他们奴役天下的野心。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行不通的了，受尽压逼欺骗的中国人民，终于英勇地站起来了，十年来中国人民的胜利，鼓舞了亿万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现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已经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了。地球上到处燃起连天的烽火。回顾起几十年前的零星的反美文件资料，那时似乎是星星之火，现在已烧得天下通红！恶贯满盈的美帝国主义者，化灰的日子已在眼前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6月1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迎接胜利的黎明

—— 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诗歌朗诵演唱会上

沉黑的天空镶满了明晃晃的星星，
沉黑的今夜的东京，
发光的是日本的人民，
地球——
在稳稳地转向灿烂的明天！
明天：
是美帝国主义者坍台的日子，
明天：
是日本人民胜利的日子，
让我们在东海的这一边，
用歌声度过激昂的不眠之夜，
用歌声来迎接日本人民胜利的黎明！
今夜——
在东京有多少人枕戈待旦，

灯光照红了他们英勇沉着的面庞，
他们要握起拳头，
咬起牙关，
踏着烈士们的血迹，
涌向国会大厦，
涌向美国大使馆，
向美帝国主义者，
向岸信介卖国集团，
把十五年血债从头细算！
艾森豪威尔，他已经吓破了胆，
纸老虎怎敢跳过喷发的火山？
全世界人民都向东京欢呼拍手，
欢呼日本朋友攻破这一道难关！
但是，斗争的朋友们，
战争狂人永不会悬崖勒马，
向人民低首，他决不情愿心甘，
前进吧，乘胜穷追，再接再厉，
彻底地粉碎这反动的万恶的集团。
今夜，让我们在这里大声歌唱，
让日本朋友听到这鼓舞的歌声，
让我们用歌声度过斗争的前夜，
和日本朋友一同迎接胜利的黎明！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0年6月21日。）

游街示众的旅行

艾森豪威尔最近这一周的远东的旅行，已经悲惨地结束了。这旅行在东方是人人喊打，在西方是腾笑列邦。真是世界上自有总统以来最臭最丑的一次访问旅行。

这个恐惧紧张的“友好访问”，有军舰飞机护送，有几十个彪形大汉，紧紧跟随，随时可以舞动刀枪。随行特务人员到处检查“友好国家”的道旁、房顶……甚至于给总统做饭的厨师。最使人骇笑的是一切随行人员，无论是秘书、记者以至于卫士都在行前保了生命险！这也显示了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一方面怕死，一方面死了也还要钱！

至于他们所严密保卫的总统，坐的自己带去的塑料防弹汽车和直升飞机，总在人家后门，慌慌张张地溜进溜出。当这个脸上显出像咬着酸柠檬一样的表情的总统，出现在南朝鲜的公开行列中的时候，头上一直有一架美国直升飞机，挂着二百英尺长的吊梯，和一个特别装置，以便在发生麻烦时，把总统从群众中救出来……总之，这出丑剧的效果，算是做到了极顶了！

这个旅行，总起来说，把艾森豪威尔这个第一号战争贩子，剥光了和平的外衣，插上了侵略的草标，在远东来一个游街示众，在天下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面前，把

他丑恶的真面目彻底地暴露了出来，是一件很大的好事！

从受尽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的远东人民来说，他们早已咬牙切齿，磨拳擦掌，想抓到这个强盗头子来打个稀烂，这次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教训他、让他尝尝人民威力的好机会。从他的西方帮凶走狗们来说，从前受他的利诱势逼，以为美帝国主义者可能还有些力量，现在也恍然大悟它果然是一只纸老虎，真是不敢跳过远东亿万人民愤怒的火口，于是这个盟主的声威，在他们心目中一落千丈，大伙不由得起了一种泄劲散伙的念头。至于久受压榨、久受蒙蔽的美国人民,他们的眼睛也被总统这次丢脸的旅行擦亮了，原来美国的政府和军队在天下各处真是这样地不得人心。美国人民是被出卖了，是被他们反动好战的政府，引进反动和战争的泥坑，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美国人民引以自豪的“自由”名下进行的！他们的总统出卖了自己的国家，把它和万人唾骂的，像李承晚、岸信介之流的政权勾结在一起，引导它走上了向世界上最黑暗的暴政结盟的道路！

美国广大人民也在觉醒了，早在一九四六年，毛主席就对美国记者说过：“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远东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这力量是无坚不摧的！我们一定能把这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从地球上彻底消灭！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6月26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共产主义的花朵和园丁

—— 综评四部儿童片

最近一连看了几部儿童影片：《地下少先队》、《好孩子》、《朝霞》和《渔岛之子》。在每一部影片里都有一群花朵般可爱的孩子，也都有一些忘我劳动着的园丁。这些孩子们和成人们的形象，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地下少先队》是描写上海解放前夕，一群穷苦失学的孩子，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在党的地下刊物《新少年报》的影响下，如何与社会上和学校里的反动统治势力，进行英勇斗争，如何跟成年的革命者一起，满怀热情而无所畏惧地进行着迎接解放的工作。

展开在少年层的这一场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的。代表压迫阶级的三青团吴关根，与工农子弟江大成、吕小可之间，形成了对峙的壁垒。他们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但他们却是两种待遇。勤奋好学的江大成，不仅得不到学费的减免，反而因卖《新少年报》而被学校开除；吴督察的阿飞少爷吴关根，欺侮女生，告发进步同学，但却得到学费的全免。起初

江大成面对着这黑暗的事实，只能是怒目相视，在他被开除出校时，也只能愤愤地将校徽摔到布告牌上，也只能以无目的的快速脚步，来发泄心中的愤激。可是当他接受了党的教育之后，在他的年轻的脑海里，就对革命，对解放产生了羡慕与向往。在党的地下组织者杨老师告诉他在苏联国旗下的儿童生活时，在他和杨老师并肩对着苏联领事馆的红旗默默宣誓加入少先队时，江大成才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少年革命者。

江大成的成长过程，也是一段少年革命者成长的教育过程。江大成等在执行党交给他们给反动分子写警告信的任务时，由于出自自发的复仇心理，竟未得党的许可，私下给吴关根也写了一封，以至几乎将杨老师的身份败露。而后来当孩子们去保护杨老师的安全时，又表现出他们的坚定勇敢和机智，他们一拥而上，把吴关根关进垃圾箱的那一场戏，博得了观众雷动的掌声。在这里江大成的性格和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成熟的表现。

这部影片在向少年观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教育上，有着极为形象而生动的表现，它给孩子们以阶级教育，给孩子们以革命意志的教育，给孩子们以集体的勇敢与机智的教育。

《好孩子》这部影片所反映的内容是：农村一群敢想敢干的小学生在“建设社会主义也有我们一份”的雄心大志鼓舞下，试种棉花试验田的故事。从陈明奎和宝妹两个少先队员带着他们的弟弟豆豆，妹妹红红偷种试验田开始，逐渐在他们的学习、游戏生活中，与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和改良种植方法中，团结起全班队员全部加入，连还没入队然而却热爱劳

动的顽皮的阿虎，最后学习也提高了，并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这里除了这些内容之外，还表现了党对新中国儿童的热情关怀和教导。这些孩子好像是竞渡的水手，干劲冲天地在向前划桨，而党就像一位沉着而慈祥的舵手，在水花激溅的航程上，给孩子们端正着前进的方向！

在红领巾突击队里，陈明奎的形象是鲜明可爱的。是他首先发动试种棉花，不顾人们的反对和嘲笑，勇敢地坚持着试验田的种植；是他首先实验人工授粉新技术，虽然曾遭失败，他自己也曾有过气馁，但终于坚持到底，在这小小一块儿童试验田上，获得了胜利的丰收。陈明奎在梦境中所幻想的美丽的境界：在棉花纷纷飘飞的田地上，一片欢乐的歌声扬起，红领巾突击队员们身穿新衣，在兴高采烈地跳着舞，这一个快乐的意境，深刻而美妙地展示了孩子天真的幻想天地，揭示了孩子的心灵。

阿虎是另一个生动的形象。他淘气，他憨直，他不喜欢学习，但却热爱劳动，是他首先发动大家帮助陈明奎给试验田去浇水，在河里捉螃蟹时，是他最有本领，他看不惯“只说不作”的“小懒虫”晓晴，但他却不懂得批评办法，而和晓晴及其他同学吵嘴打架，当他气愤时，不顾一切地拔掉一棵棵大家辛勤培育的棉苗，而当他悔悟时，又对自己的错误感到难过以至痛哭流涕。这个有缺点的孩子，终于在集体学习和劳动中，成长为一个好孩子，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

影片生动而有趣地表现了孩子们紧张的学习、活泼的劳动和愉快的游戏生活，和孩子们性格上的冲突的发展，故事自然而真实。

《朝霞》是描写一个小学校在响应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下，教师和孩子们在一道，怎样办起小工厂的事迹。影片塑造了一群热爱劳动、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般的勇敢的孩子，塑造了坚持党的政策，和旧的教学方法作斗争的几个党员形象，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从迷信于旧教学方法中解放出来的江老师的形象。故事发展很自然，在一连串的生动的场面里，还不乏爽畅的喜剧气氛。

在这群孩子里面，应该说华小川是最引人注意的。他是工人家庭的孩子，他活泼、热情、朴直、热爱劳动，在轻视劳动的江老师眼里，他是一个不爱学习、不守纪律的孩子。星期天里，华小川不愿参加江老师领导的脱离孩子实际的枯燥的队日活动，而去热烈地参加了张师傅所说的“为社会主义干点活”的集体义务劳动。并且，他在劳动中，看见同学们从工厂栅栏外走过时，还喊叫同学们一同来劳动。当学校里搞起运输轮胎劳动的时候，华小川带动大家走在最前面，当同学们抬累了的时候，是他灵机一动创造了滚轮胎的办法，引起同学们一片欢笑，也引起了交通警察的吃惊。在办小工厂时，是他首先把自己家里的旧造钉机修复起来献给学校，办起了小钉子工厂。华小川看不惯娇惯软弱的孩子，他常常批评那些不爱劳动的同学，但他方式比较简单，人家一时接受不了，可是在校长的帮助下，华小川也能很快接受意见，改正自己的缺点，更好地去团结同学们。影片作者活龙活现地塑造了这个完整、丰满、可爱的儿童形象。

在成人当中，林征校长被描写成一个可敬可爱的革命青年形象。他不但热情有毅力，也沉着而耐心。他善于体会领

导意图,把勤工俭学没有当作是一件简单的教学方法的改变,而把它当成是一场教育思想的革命，他善于依靠党组织，依靠教师和家长,终于领导孩子们办起了小工厂。他热爱孩子,因势利导地鼓励孩子们的劳动热情，他耐心而有效地对江老师的重视书本教育，轻视劳动教育的思想进行了帮助，并以身作则，代江老师给孩子们上课，使江老师得到了彻底的启发。林征校长的形象是一个堪作教师们的光辉的榜样，他给人们的教育是极为生动而有力的。

江老师这样的人物，在我们广大教师中间，可能不是个别的。她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她满脑子资产阶级教育观点,认为一切都要通过课堂教育，只是陶醉于课堂上黑板写的“劳动是光荣的、伟大的”一片诵读声，到了学生真正搞起劳动来的时候，她就一肚皮的不满意了。最后她的从前的学生孟瑛（小学校主任）启发她，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孩子们有学问有能力，还要使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才使江老师彻底觉悟过来,改变了立场和教学思想。影片作者细腻而深沉地刻划了这个人物的内心情感的变化,通过江老师从极端自信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发现自己的学生原来还有许多向她隐瞒的细节，使她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引起了深省。通过华小川在学校正确教育思想的教导下，有了显著的变化，深刻感动了江老师，使她体会到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策的英明伟大,使她终于得到改造。这个形象在广大教师当中，富有普遍意义与代表性。

《渔岛之子》这部影片,把我们拉到祖国的海防前线的海

岛上。在这里，罗海生和他的一群勇敢机智的小同学在波涛飞卷的海上作着游戏，忽然在岩石间发现了一只橡皮船，引出了一段破获隐蔽的反革命分子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场敌我斗争中间，罗海生和他的小同伴经历了许多艰险的遭遇，发挥了高度的机智与勇敢精神，为保卫祖国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故事里的中心人物罗海生和他的同伴小玉，在敌人面前是那样沉着勇敢，在对敌斗争中是那么机智敏捷，在山洞和蔗田中与特务艰苦相持的一场戏，突兀惊险，牢牢地牵紧着观众的心弦，而当孩子脱险、特务就擒时，又使人自内心迸发出欢呼和笑声。

眉宇间带着扑人的英气的罗海生，是渔民的儿子，他的父母都参加过解放大门岛的斗争，他的母亲就因参加这个斗争而牺牲，当爸爸向海生追述妈妈的英勇牺牲时，激起了海生的革命意志和坚毅的心，当他被特务绑在山洞里饥饿和恐怖熬煎着时，他就记起母亲的英勇精神，从而得到鼓励和力量。

罗海生跑下山去喊人抓特务时，在山下正遇到反革命分子林振波，这一场戏使人捏一把汗，极为紧张。可是细心大胆的海生始终保持着镇静勇敢的品质，他趁着特务和小玉搏斗时，抓紧时机将电台掩埋在草堆里。一逢有逃脱机会他必定要小玉先跑，自己作掩护，当特务逼着他们一起转移的时候，他随时暗地丢下弹弓和鞋子，使得寻找他的人们可以追踪前进。这些细节的安排，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儿童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痛恨敌人的高贵品质，充

分显示了新中国儿童舍己为人的团结互助精神，以及高度机智和坚忍不拔的宝贵精神。罗海生的形象，不管是对生活在海防前线的儿童，还是生活在祖国每个角落的儿童说来，都是极有深刻教育意义的。

这部影片还在观众面前展开了一幅渔岛的特殊风光，新中国渔民的快乐丰收的生活情景，这里还有日夜防守祖国边疆的解放军的生活图景，也有渔岛儿童在海阔天空的自由天地快乐生活的图画。孩子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幸福地生活着，愉快地学习着，在椰林夹道的道路上，引吭唱出征服海洋、开发宝藏的雄心壮志。他们在深林中、岩石间迅速敏捷地奔走，象征着我们下一代那无穷无尽的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的巨大生命力！

儿童影片负有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儿童的巨大使命。由于电影是一门最有群众性的艺术，因此，面对着全国一亿二千万少年儿童观众，儿童影片更有其特殊的作用。电影又是一门形象化的综合性艺术，它比其它许多艺术形式更便当地可以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及以唯物论宇宙观向少年儿童灌输社会的和自然的各种知识。党一向重视儿童影片的制作，解放十年来，曾经出现过不少优秀儿童影片，最近——尤其是两年多来，真正具有强烈思想内容和艺术性的儿童影片，大量地涌现出来，像《地下少先队》、《好孩子》、《朝霞》、《渔岛之子》这样的优秀儿童影片，全面地、历史地、形象地表现了我们国家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少年儿童们的生活、学习、劳动和斗争，表现了孩子们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成长，孩子们看了

这些影片，会得到很好的教育与鼓舞，成人们看了还会对祖国的未来，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接班人，满怀信心。

(本篇最初发表于《电影艺术》1960年第6期。)

黄色的银幕

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大量财富流入垄断资本家的私囊，社会制度极其腐朽，人和人之间只存在着冷酷无情的利害关系，所谓道德观念早已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而家庭关系早已变成了单纯的金钱的关系。这时节，头衔、名誉、鲜衣、美饰……都成了争夺金钱的盔甲，小说、电影、广播、绘画、音乐……都成了促使精神道德彻底崩溃的催命符。现在，全世界人民力量愈来愈大，帝国主义的基石一块一块地在动摇，在崩溃，他们惊惶失措，昏乱加上恐怖，使得他们一方面更加无耻地鼓吹冷战，拿破了产的核武器来恐吓全世界的人民，也恐吓自己国家的人民，妄图借此搜刮最大的利润；一方面用荒淫透顶的"文学艺术"，来麻醉自己国家的人民，也麻醉他们自己，以度过他们苟延残喘的余年！

今年五月四日举行的第十三届戛纳电影节上放映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集中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文化与道德的堕落，许多伤风败俗的片子，描写家庭生活中的仇恨和乱伦，淫秽恶劣得不堪入目。法国有一个漫画家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银幕前坐了些观众，银幕上什么也没有，只悬挂了一张床！苏联《文学报》也说这些电影采取的大都是床笫之间的题材。

因为影片过于淫秽，电影节破天荒第一次禁止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入场。这也是历届电影节史无前例的“创举”!

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美帝国主义，为了显示他们罪恶的“成就”，在电影节开幕的那一天，放映了他们耗资1500万美元的“豪华巨片”《宾赫传》。这部片子集罪严恐怖之大成（在这方面，美国倒也不愧为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之首），里面充满了拷打、死刑、战争、疫疠等刺激神经的镜头。这部在美国哄动一时的“杰作”，据说是美国影片公司为挽救电影的颓势，而不惜工本来拍摄的。这部十年准备一年摄制的影片，放映时间长达三小时又三十七分钟，法国《人道报》对它的评语是：“这三小时零三十七分钟当中，只有十七分钟，可称是电影。”美国另一部影片《孽债》绘声绘色地描写怎样勾引良家妇女。还有一部新拍摄成的影片（未在戛纳放映）《所罗门和示巴》，取材于圣经中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的故事，其中竟大跳呼拉圈舞。听说美国还准备拍一部电影，名为《亚当与夏娃的私生活》，顾名思义，其内容不难想象。在资本主义的文化浩劫中，所罗门、示巴、亚当和夏娃都免不了遭到侮辱！

这些海盗诲淫的电影和其他文化娱乐行业不知引导多少少年儿童走上歧途，印弟安纳城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刀劈养父养母，纽约市有一个十三岁的儿童枪杀亲父。这些事实说明了腐朽文化的影响，也说明腐朽的社会制度在文化上的反映，他们的生活中就充满男盗女娼，怎能禁止电影上诲淫海盗！

看！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哥儿、小姐们对那些下流

电影多么欣赏！在看过电影后，意犹未尽地举办什么夜间招待会。据新华社巴黎五月十八日电："在美国联合艺术家影片公司主办的一次夜间招待会上，有近八百人从半夜一直胡闹到天明。这些人在桌子上疯狂地跳舞，并且歇斯底里地将四千个酒杯摔得粉碎，每摔一次酒杯总引起刺耳的、神经质的高声嗥叫……"据说，许多女士们的脚底都被玻璃划破了。这真是一场令人恶心的丑剧！

但是，广大人民是欺骗不了的。参加电影节的观众，就有过遏止不住的怒斥："不要脸！""真讨厌！""简直是无法无天！"各种评语，扔向那"一张床就能说明一切"的银幕。透过这黄色的银幕，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正像一只从核心里长了虫子的果子，一天一天的烂下去。文化上的腐朽堕落，正是它在政治上完全崩溃的征兆。该毁灭的人就让他毁灭吧！能够清醒的人，也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0年第11期。）

桦美智子和东京大学学生

日本人民最优秀的女儿、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学生桦美智子，在日本人民反美反岸的爱国斗争中，英勇牺牲了。她是日本人民的骄傲。在向她静默致敬的时候，不禁使我忆起一九五〇年前后，我在东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系任教时间的一些往事。

东京大学的前身，是东京帝国大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培养文官的地方。东京帝大的大门，是漆成红色的。帝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上层社会的子弟（也没有女生），一毕业就有官做，所以他们认为“一登红门，声价十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改为东京大学，也兼收了女生（但还没有女教师）。我每次到文学部上课，走的是另一个校门。校园里树木很多。因为学校里的暖气管在侵略战争末期被拆下“捐献”做了武器了，课室里很冷。我总记得在滴淅的雨声之中，屋里相当阴暗。穿着黯旧的服装的学生们，仰着冻得通红的脸在听讲，又低下头去，呵着冻僵的手去写笔记。他们中间也有少数的女生。在我班里的同学们，汉文都很好，有的还会说很流利的汉语，这次来访华的竹内实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于新中国的一切，都感着极大的兴趣，每逢讨论到新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有提不完的问题，说不完的话。在这一时

间内，大家心头都是热烘烘的。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我读到了这次访华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两位团员——竹内实和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文章。他们都以同学的身份，来哀悼桦美智子。竹内实先生提到，在一月十六日，岸信介偷偷地溜到美国去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的时候，爱国的学生们冲进了羽田机场去阻止这个卖国勾当，曾受到警察的强迫解散与逮捕，在这个队伍当中，参加斗争的唯一女生是桦智美子。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文章里说：“包括桦美智子在内的所有东京大学学生的教科书，具有着真的革命意义的教科书的作者——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和我们谈话时，也常常提到桦美智子的名字。”他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对于桦美智子所表示的尊敬和哀悼，感到永不能忘的激励，同时也说明了所有的东京大学的学生对于“具有真的革命意义”的毛主席的著作，是当作教科书一般来精读研究的。

早在一九三九年，毛主席就领导我们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员……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这次的日本如火如荼的反美斗争中，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是和工农民众紧紧地拉着手前进的。一个桦美智子倒下去了，千万个桦美智子英勇地站了起来！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爱好和平人民的互相团结，互相支持下，日本人民、日本学生的反美斗争，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桦美智子的血是决不会白流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7月2日。）

寄越南

六亿五千万双铁臂
　伸向睦南关，
斗争中的越南弟兄，
　我们支援你！

我们共同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
他们是多么疯狂，
　他们是多么无耻！

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神圣
　领土台湾，
他们把你们的锦绣江山
　分成两半！

分界线斩不断骨肉的亲情，
严密封锁挡不住火热的心！
和平！统一！

是两千五百万人愤怒的呼声，
“我们心目中，只有一个祖国，
一个首都，一个胡主席！”

管什么“第十号法西斯法令”
管什么新武器，杀头机，
“反对美吴集团”的狂风暴雨，
从强盗头上卷起；
飞箭般的乘风顺流的木筏，
飘扬着面面战斗的红旗！

面面红旗在东风里飞扬，
胜利的歌声在朝阳中荡漾——
纸老虎脚下土崩瓦解，
他的寿命不会久长！

前进吧，英勇的越南人民！
中国人民在支援你，
亚洲人民在支援你，
世界人民在支援你！
正义的斗争必然胜利！
只要我们坚持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0年7月24日。）

我们用满腔的热情来欢迎你

我们用满腔的热情来欢迎你，
从日本来的朋友！
我们紧紧地握着手，
听得见彼此心弦的跳动。

让我们好好地端详你，
从日本来的朋友，
你们来自火热的斗争，
我们闻得见斗争的气息。

你们一点也不见累，显老——
你们是这样的精神抖擞，
　　　　　　　　这样的年轻！
从你们发亮的眼睛里，
我们看到了九千万
　坚持奋斗的人民！

你们带来了九千万人的问候，

带回六亿五千万人的支持。
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你们英勇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
得到普天下人民的同情和钦敬。
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处处响出支援的呼声，
做尽坏事的美帝国主义者，
他们的末日已在眼前。
岸信介的寿命更不会久长，
你看李承晚和曼德列斯的下场，
团结的日本人民一定得到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永远站在你们身旁。

从日本来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扛上笔杆，
　　　　　　　　　　走上战场，
每一个字都是白热的子弹，
准准地射进敌人的胸膛！
交叉的集中的枪弹来自四面八方，
把这只纸老虎在太平洋中埋葬！

那时节—— 中国海、日本海，海不扬波，
六亿神州和蓬莱三岛架起一座虹桥，

中国人、日本人，在上面张灯结彩

载舞载歌，

那时节，朋友，我们该是怎样地兴奋快乐！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0年7月号。）

日本人民在战斗

受尽日本军国主义几十年剥削压迫、受尽美帝国主义十五年残酷凌辱的日本人民，今天，猛烈掀起了反美爱国的正义斗争。他们饱经痛苦的清醒的眼光，愤怒地集中在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两条沾满鲜血的铁链交叉之点—— 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斗争，从去年起，一次一次伸展扩大，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十五年来几千万日本人民的积愤爆发的怒火！

我是深知日本人民的痛苦的。战后那几年，我住在东京。这个美丽的城市，哪一条街道、哪一处房屋、哪一棵树木、哪一座桥梁不是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者统治下受凌辱被残杀的见证？我在这座城市里所认识的日本朋友，有学生、教授、作家、艺术家、家庭妇女、宗教徒……哪一个人不曾对我诉说过自己心中的愤恨？我所听到看到的使我愤激的事实在太多了！我知道，也盼望着日本人民愤怒的火山终有爆发的一天。

现在，日本人民愤怒的火山终于爆发了！自从日本人民掀起第一次反美爱国的统一行动，我就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地注意着我所认识的加入这个斗争的每

一个人、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团体的名字，注意他们示威的形式和口号，注意他们游行经过的路线。我似乎每一次都和他们在一起走，在一起喊。在我所熟悉的街道上，我看到，那些歪戴着船形帽、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美国兵，吓得销声匿迹了；只有浩荡汹涌的愤怒的人流，和战斗的旗帜像海浪在翻滚；给反动派送葬的黑幡像火山喷发的浓烟；远远的富士山巅，射出复仇的宝剑似的，晶莹朗彻的寒光。看到在广阔蔚蓝的天空下发生的这一切，我嘘出了长长的一口郁积的气！

在S形前进的推拥的人流里，我看见了那位头上包着丝巾的诗人，锐利的眼睛里发出兴奋的战斗的光芒。就是她，曾把一朵鲜红的玫瑰，递到我的手里，郑重而沉痛地说："这朵花会代表着日本人民一颗赤热的心，日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情，也永远不会压下他们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愤怒！……"

走在她旁边的就是那个秀丽的、喜欢演唱《蝴蝶夫人》的演员。我永远忘不了她在歌唱后从我这里接过那杯热茶时那双冰凉颤抖的手！她愤怒地说："现在，蝴蝶夫人的遭遇不是个别的了，许多妇女死得比她更惨。你知道东京每天有多少妇女死在美军的手里么？"今天，她嘹亮的歌喉，淋漓痛快地运用起来了，从她嘴里喊出的口号，像战斗的云雀飞上最高的云霄。

我也看到了脸上带着浑红瘢痕的几位姑娘，她们手臂勾着手臂，挺着胸膛前进。她们是从广岛来的，她们实现了她们的誓言：她们要活下去，勇敢地活下去，用她们受残害的

身躯，来控诉美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的罪恶……

我又看到一队一队的大学生，他们挥舞着旗帜，仰天发出狮子般的怒吼。这几个熟悉的面庞，充满了乐观、自信与坚强。他们用热情英勇的眼光在说："我们已经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已经走入火热的战斗，我们已经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了，团结就是力量！"

一队头发斑白的学者、教授走过来了，深沉的眼中发出的盛怒的光辉，使他们显得高大而庄严。他们走出书房，走出实验室，走进斗争的行列。他们的脚步跨大了，他们的声音提高了，青春的血液在他们身上沸腾，斗争给他们以新的活跃的生命。

那几位老大娘也在游行的队伍里，这位大娘拉着无父的孙儿——他的父亲在塞班岛战死了；那个大娘带着无父的混血孙女，她被她的美国父亲遗弃了。孩子们的痛苦与屈辱，重重地压在祖母们的心上，她们要在愤恨的洪流中，添上自己的一点一滴。

小工商企业者的队伍过来了，我看到那个曾对我翘过大拇指，夸奖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八百屋"店主。他说："好样的！日本人民也一定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一天！"今天他头上缠着白巾，涨红着脸，在带头喊起口号。

在宗教界的队伍里，我看见那位恂恂长者，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摇着头对我愤怒地控诉道貌岸然的美国神甫，居然占用民地来扩建圣洁的教堂！今天，他掳着袖子，露出瘦长的手臂，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废除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岸政府下台"，"解散国会"，

“艾森豪威尔不要来”，“美国佬滚回去”的呼声更加响亮了，前导的工人和农民的队伍，这时正迎面回来，好一支威风凛凛的钢铁大军！失业和失地把他们推向斗争的最前线，他们是游行队伍的龙头和龙骨，满街的人山人海向他们发出暴风雨般的呼声和掌声。……

我的心灵跟着这浩荡的队伍，有时走向国会，有时走向美国大使馆，有时走向新桥站、银座和羽田机场。在每一次游行里，我都发现第一次参加游行的那些熟悉的面庞，和新的地方、学校和团体的旗帜。每次的队伍越来越大，大到看不见边！我的心血也更加沸腾！

我的心情不是个别的，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也是这样地热烈地注视着关怀着日本人民的神圣斗争。日本是美帝国主义者在亚洲的首要据点，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决不肯轻易放开他的魔爪。日本人民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但是在越卷越高越冲越猛的无数次统一行动的斗争浪头之后，一个个更大的浪头就在眼前！斗争的锻炼使得日本人民愈战愈强！前进吧！坚持前进！团结前进！世界上，正有无数战斗着的人民，和战斗着的日本人民在一起，共同前进，直到最后的光荣的胜利！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0年7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文艺大军的骨干

在第三次"文代"大会上，听工农出身的代表们发言，真像三伏天喝冰水那样地痛快。人民大会堂里满座的听众，一会儿聚精凝神地鸦雀无声，一会儿情不自禁地掌声雷动。这些发言人的话语是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多么醇朴，多么有力呵！正像工人诗人黄声孝所说的："今天我要站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自己的人民大会堂，大说，大讲，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听了发抖，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听了鼓劲。"

这些无产阶级的诗人，画家，仅仅在几年以前，还是与笔杆隔绝的，真是"一根扁担倒下来，还不认得它是个'一'字"！一旦他们抓到了文艺这个锋利的工具，他们立刻把它牢牢地握在手里，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一字一画都写出自己也是广大人民的感情和理想。他们为着憋不住的火热的情感而写而画而唱，正如农民画家储纯一所说的："我们生产发展这样快，日子过得这样甜，越想越高兴，心里一高兴，就想唱，想写，想画。"这奔腾澎湃的，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声音和形象，怎能不受到人民的欢迎，而又使人民得到鼓舞呢？

这些工农文艺工作者，每个人开始创作的动机，也不是相同的，像工人诗人郭先红，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到他们厂里，"看着我们生龙活虎般的工人，非常熟练地操纵这些新式设备，他们感到震惊！"使他感到欢喜和自豪。他说："想想过去，我们受着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和欺侮，而现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者在我们面前显得那么渺小，不足畏惧！这种自豪的感情，使我忍不住想提起笔来！"农民诗人霍满生，为着给大伙讲《响马传》，地主少东家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胸口，这口气一直压在他的心里。他就开始编诗，来打击阶级敌人，直到写出：

要问谁来动笔管，
李白题诗杜甫粘。

我忍不住想：我们这两位古代大诗人若能听到这两句绝妙好词一定也要以能和农民诗人一起打击反动派而引起欢笑和自豪。

"文代"大会上工农文艺工作者的精彩的发言，是录不胜录的，此外还有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演员……凡是深入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的，他和工农兵相处得时间越长，情感越融洽，他的发言就越朴素深刻，真挚感人！我们一方面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千古不磨的真理；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为仅仅几年之中，一支以无产

阶级为骨干的文艺队伍，已在形成，而感到无比的高兴。让我们永远向他们学习，在他们的鼓舞和督促之下，一同攀登“比任何时代的文艺更为伟大的新的文学艺术的高峰”。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8月13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喜看日本话剧团在京演出

由五个日本优秀的话剧团体——文学座、俳优座、民艺剧团、葡萄会、东京艺术座联合组成的日本话剧团来到中国访问演出的消息，给我以很大的喜悦和兴奋。日本话剧在中国公演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而这几个著名剧团在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都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的作用，为争取世界和平和促进中日人民的友谊也都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衷心地欢迎他们的来临，欢迎他们的访华演出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

日本话剧团的艺术家们在首都三千多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欢迎的场面里，打响了第一炮！

他们携带着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热情和日本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在车站上就以五彩的旗帜，热烈的标语和口号，投入了欢迎群众的旗帜、鲜花、锣鼓的海洋。中日两国人民和艺术家们在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呼声中，并肩行进了！

二十四日晚上，我和北京的观众在一起，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观看了日本话剧团的首次演出。

《夕鹤》的剧作家木下顺二，是我的旧友。早在一九五七

年冬，我们一同在开罗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时候，他就赠我一本《夕鹤》的剧照。但是《夕鹤》在舞台上的演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一段千年以前的日本民间传说，很有点像我们的“田螺媳妇”或是“画中人”。一对善良淳朴的年轻夫妇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却被万恶的金钱势力所破坏。经不起金钱和京城豪华生活的引诱的农民与平，终于要求他的妻子阿通—— 一只报恩的仙鹤化身的纯洁美丽的女子，用她自己雪白的羽毛，织出最后的两段布，好让他带到京城去求暴利。结果，这故事成了悲剧，失望的仙鹤，在用尽自己的羽毛以后，悲伤地飞走了。悔恨的与平，只好怀抱着那两段白布，痴望着微雪的天空。

这出剧在日本极受观众欢迎。他们认识到：这故事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在现代的生活中仍有其使人警惕的现实的意义。

以后是三出朗诵剧：《三池煤矿》、《冲绳岛》和《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纪实》。这三出朗诵剧中，都有电影、舞蹈和歌唱。这些有力的穿插，极其生动鲜明地把日本工人和广大人民的反美斗争摆在我们的眼前。许多词句和形象，都深深地打进观众的心里，使人永不忘记。如：三池煤矿工人痛苦的受压榨的生活，和他们的百折不挠的斗争，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煤矿工人给他们的热烈的支援所表示的衷心的感谢；美丽的冲绳岛，因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最后决战之所，因而变成苍蝇和蛆虫群集的岛屿，变成二十万人埋骨的地方……。但是人民没有被凶暴的美国占领军所吓倒，他们化悲愤为力量，和中国人民、亚洲人民、非洲人民、拉

丁美洲人民拉起手来，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而奋起斗争。

最后的一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纪实》，把观众的激昂情绪推到了最高潮。一队队的愤怒的人，一面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一声声激昂的口号……在舞台上再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日本历史上空前的、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伟大的斗争。挺胸振臂喊着口号蛇形前进的队伍，在灯光旗影之中，勇敢坚强地冒着反动统治者卡车和铁棒的血腥镇压，怒潮般地行进！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关于日本人民二十几次统一行动的报道，一下子都在我们面前活现了！当舞台上示威游行的队伍最后高举着旗帜，高唱着战歌，走下台来的时候，全场观众怎能不春雷般地鼓起激动的热烈的掌声？怎能不伸出敌忾同仇的滚热的手，来紧紧地握住日本九千万伟大人民的代表呢？

剧散已近午夜，这夜我久久不能入睡，凝望着窗外微雨的天空，我心里兴奋地在想，正像朗诵剧词中所说的，在日本，黎明还没有来到，但是夜色虽然沉黑，愈烧愈旺的人民斗争的怒火却映红了东方一片天空，黎明已经不远了。勇敢的团结的日本人民，是自信的，自豪的，乐观的，因为他们并不孤立，他们有中国人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和他们并肩作战。最后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祝日本话剧团演出成功！

祝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最后胜利！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1960年9月27日。）

绿杨宜作两家春

在我们建国十一年的国庆佳节，全国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我们的首都，更是佳宾云集，其中有我们的“胞波”——缅甸人民各方面的使者，这是中缅友好历史上的空前盛事，我们不能不感到衷心的喜欢！

中国人民向来是珍贵友情的。这些日子，我一看到报纸上报道缅甸贵宾的来临，以及我们两国将在我们的国庆节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两国政府并将向对方边界上的居民，赠送大米、盐、花布、瓷盘等等使人欢欣鼓舞的消息，我立刻想到我们的大诗人白居易在一千多年前写过的欲与友人“卜邻”的诗：

平生心迹最相亲
欲隐墙东不为身
明月好同三径夜
绿杨宜作两家春
每因暂出犹思伴
岂得安居不择邻
可独终身数相见

子孙长作隔墙人

这首诗现在拿来形容中缅的善邻好友的情谊，仍是句句亲切！我们两国不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在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地解决国际悬案的问题上，也是身体力行者。我们两国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便是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树立了一个和平共处的光辉范例！

今年的国庆节，正在中秋时分，遥想在中缅边界，风光明媚的地方，在明月的银辉之中，丛林的光影里，柔媚的枝间鸟语，和浮动的亚热带的花香，将和吃过缅甸的米饭，穿上新制的中国花衣的几百万中缅两国人民的歌声舞步，欢乐地交织在一起！这种愉快而吉祥的节日气氛，不但表现出中缅两国的永恒的友谊，也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展开一幅最美好的前景的图画。

中缅双方的相互致词里，都曾高兴地提到由于我们双方不懈的合作和努力，庄严的中缅友好大厦，已在庆贺落成。这座由中缅两国政府和人民亲手建成的美轮美奂的大厦，就是“宜作两家春”的浓荫万里的“绿杨”。数百年来，被帝国主义者分离隔断的，爱好和平的中缅人民，从今天起，将和他们的万代儿孙，永远在这大厦里，享受着和平友好的春光，而且要将我们身受的快乐的春光，在更大的范围内向四围推广。

我们热烈地希望我们的缅甸贵宾们，在中国逗留的期间，充分地分享到我们节日的欢乐，在我们大家亲密地同在的时光里，把我们友好合作的伟大事业，更加巩固而发展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0月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佳节忆“胞波”

这几天，我和中缅两国所有的人民一样，在愉快吉祥的气氛里游泛，喜乐充满了我的四肢。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起，在地球的东面，中国和缅甸的边界上，出现了一条两千多公里长的闪闪发光的边界线，这是一条划时代的、发射出和平友谊的金光的边界线，它的飞腾的光芒，照亮了中缅两国和亚洲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喜乐的心，也给世界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照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我的心，越过了这条闪闪发光的边界线，飞向我们“胞波”的缅甸。在欢乐的回想之中，我忆起了许多美丽的缅甸的景物，许多友好的亲切的缅甸人民。

我曾两次到过缅甸，时间都很短，而且只停留在缅甸的美丽的首都仰光，但是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使我兴奋，使我快乐，使我永不忘记。

我永不能忘记：缅甸政府和人民给我们亲如手足的欢迎。吴努总理接见了我们，他和我们的谈话，就像旧友重逢一般的亲切。在文化部长的招待宴会上，我们吃的是广东式的筵席，看了和中国少数民族同胞一般形式的歌舞，在灯月交辉的欢乐的夜晚，我们简直没有一点身在异乡的感觉！

我永不能忘记：我们所会到的缅甸的和平人士，像德钦

哥都迈这位须发如银的老人，谈起中缅交谊，谈起世界和平，真是滔滔不绝，兴会无前。我们会到许多有代表性的妇女界、教育界的人士，虽然是通过翻译来交谈的，但是我们发现：关于亚洲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的信念，关于亚洲和全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我们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一种和平友好、互相合作的气氛，到处洋溢着。

我永不能忘记：我们所参观过的雄伟屹立的缅甸独立纪念塔，这座纪念缅甸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辉煌的里程碑，以及天下闻名的金碧辉煌的大金塔。在大金塔周围，几千座大塔小塔之中，还有好几座是华侨信徒所奉献的。

在华侨聚居的那条街上，看到不少的中国书店，里面摆列着各种国内出版的书刊。街上中缅两国人民熙熙攘攘地来往，笑语纷纭，从他们的快乐的声音和面貌里，都可以看出亲如“胞波”的友情。

还有仰光郊外的明媚的湖山，葱郁的树林……，我们虽然是走马看花，而山色湖光，在宾主融洽的欢谈之中，也给我们送来一片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湖光山色对我们都是极其亲切熟悉的。我们两国边境上，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山和水不但没有隔断我们的友情，而且是坚固永远地把我们的“胞波”情谊连系起来，直到子孙万代。

我将永远把这些美好的回忆，珍贵地藏在心头。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将永远和我们的“胞波”缅甸人民，紧紧地携起手来，一同为发展中缅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60年10月5日。)

喜读《耕云记》

‘读到《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九月号上，李准同志的两万多字的小说《耕云记》，我感到像从前坐在海边的崖石上，看大海涨潮一样的惊奇与喜悦。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年轻的女气象员，在党的培养与领导下，怎样地成长、坚强，又是怎样地在党的支持下和她周围的广大农民在一起，抗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夺到了大丰收。小说的结尾，这个新生的人物，快乐而自豪地说：“老天爷他本来要向我们人民公社来挑战，可是结果呢，他输了！”

这篇小说从平平淡淡的人们在路旁避雨开端，引出一个认真、负责、踏踏实实地工作的、在群众里威信很高的气象员萧淑英；随着故事的发展，又引出一批新社会里的新人物，如人民公社的坚强的党领导：关书记、张社长、姑娘的父亲——仓库主任萧宽……还有姑娘的哥哥——青年生产队长萧铜锤，那个急躁憨直的青年；(他对坚持正确的气象报告的妹妹，啧有烦言，也还为的是人民公社的生产，为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县委林书记是最后出场的，他是那么一个见机立断、信任人，走群众路线的领导。当他信任了负责的小气象员，信任了大多数老农的判断，认为暴雨不会来，决定了水库暂不放水，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没意见，’大家

喊那一声把外边雷声都盖住了！”有这样英明正确的党领导，有这样依靠党，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民群众，天老爷怎敢不低下头来呢？

我说读这篇小说，像海边观潮，因为故事的发展，像从遥远的天末，卷来一阵雪白的浪花，推涌进迫，浪头愈卷愈高，潮声也愈来愈大，等到它涌到你面前脚下的时候，气势之雄豪奇险，如同千百头白毛狮子，怒吼着奔腾围逼了过来，使你几乎悚起侧立！从前，当我读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惊悬而痛快的感觉。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防洪的故事，《耕云记》是抗旱的故事，在他们描写山洪暴发，和山雨欲来的紧张场面里，风声、雨声、雷声、人声……有声有色，万象轰鸣，但是在间不容发之顷，最后仍是英明正确的党，和它领导下的人民，战胜了一切！

这一篇，和李准的其他作品一样——如《李双双小传》，艺术技巧是很高的，语言生动，人物性格也很鲜明。比如对于萧淑英第一次的、不太正确的关于霜冻的报告，关书记，她的父亲萧宽，她的哥哥萧铜锤，还有富裕中农范富兴等人的反应，都不相同，都恰如其分。在关书记和她党员父亲的勉励支持之下，姑娘坚强起来了，她充满了感激和信心说：“天塌下来，也要为党工作。”

我记得柳青同志在今年“文代”会的发言中说过，“接受什么政治思想的指导和接受什么阶级意识的影响，永远是每个作家最根本的一面。如果不是首先从这一面看，而是首先从艺术技巧的一面看，那对无论什么时代的作品，都不能正

确对待。”《耕云记》的艺术方面的成就，是作者遵循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长期投入人民生活斗争和一面自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到农村“走马看花”的人，是很难写出这样深刻的作品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0月8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主席走遍全国》

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的确是一幅好画！他把伟大的毛主席，画成正面对着我们，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灰裤子，拿着一顶黄草帽，头发和帽带在和风中飘拂。这位伟大的普通劳动者的容颜和姿态，是那样地端严而洒脱，沉静而和悦，使我回忆起多少次的难忘的印象——在中南海的草地上，毛主席从远远的葡萄架下，微笑着，容光焕发地向着我们一步一步地走来。这时候，谁能抑制住心中的欢喜沸腾的热血？谁能忍住眼边感激涌流的热泪？在这一天的夜里，谁能不带着一双拍得发红的手，和一颗兴奋赤热的心，爬上床去久久不能入眠，对着窗外的满天星斗，发下至诚的誓愿，誓以被这伟大光辉的形象所鼓舞感动的心和手，更加奋发勤劳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

李琼同志在写他的创作体会时说："这画展出后，受到了一些好评，我深知这是出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主席的至高无上的尊敬和爱戴。"

三十多年来，主席走遍全国，在中国革命时期，直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席走过了多少地方，接触过多少人民。每一个人在他自己所在的环境中，所看到的毛主席的形

象，和他自己内心的感受也是各不相同的。许多画家画着，许多诗人写着——尤其是工人农民和祖国兄弟民族诗人的诗，句句打入我们的心坎！他们把毛主席比做他们所最喜爱尊敬的“插秧的雨”，“五月的风”，“擎天的柱子”，但是任何一首诗，任何一幅画，都只能画出写出伟大的毛主席的某一部分。毛主席在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心中，是：祖国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和我们自己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就是他，把这些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铲除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荆棘，斩断了几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枷锁，整理起祖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把我们一步一步地领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虽然说，任何一幅画，任何一首诗，都只能画出写出毛主席最伟大的一部分，但是李琦同志的这幅《主席走遍全国》的画，没有任何背景，正面对着我们，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主席形象，仍是我所最喜爱的。至于诗，在《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十月号上，有一首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步步向太阳》，他就是在到处寻找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发光的足迹。中间一节说：

足迹多，足迹密，
领袖就在群众里，
商量工作和学习；
我问每一个过路人，
今天主席在哪里？

过路人都说：毛主席
工厂、农村……哪儿都去，
也说不定在边远的工地；
…………

最后两节写出了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

我像小溪一样欢跃，
跟着闪光的足迹流去
一步跨进了中南海，
呵！一轮太阳升起，
我看见了毛主席！

弦子响，歌声起，
我高呼“万岁”一万次，
只为了一个幸福：
周身发光的毛主席
在我心里照出了共产主义！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0月23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祖国海山的颂歌

—— 读郭风的散文集《山溪和海岛》

我第一次读到郭风的散文，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福建——的时候，有位朋友送我一本他的散文集《搭船的鸟》。我刚刚看到的故乡的美丽的景物：高山，森林，溪水，海岸，以及我的故乡的英雄的人物，都活泼生动地描写在他的散文里了。他说出了我所要说的话，而且写的是那样的细腻、深刻，他写出了像我这样一个只喜爱这些山水人物，而不熟悉这些山水人物的人所写不出来的东西！

《搭船的鸟》是以小孩子的身份，来写他周围的山水和人物的，笔法是那样地浅近、朴素、清新，给我以难忘的印象，使我有一种“又发现了一个诗人”的喜悦。

从此，我很注意看郭风的文章，最近，我又看到郭风的新的散文集：《山溪和海岛》。它重新给我以很大的兴奋和喜悦！在这本选集里，郭风所描写的范围更广阔了，情绪和笔调更欢畅了。山溪，森林，海岛，渔村……都被迎着浩荡的东风而飘扬高举的红旗所映射，显得红光照耀，喜气洋溢。这

些作品是祖国海山的颂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颂歌！

在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在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下，斗志昂扬，干劲冲天，以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使得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以飞快的速度，迅速地改变着面貌。和全国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诗人，被解放了思想的高歌前进的人民，和改造后的整齐美丽的河山所激动，所感染，他心中的清新流利的诗句，就会像溪泉一般地潺潺流涌，放出动人心弦的欢歌。

这本散文诗集里主要的情调，是年青的、生气勃勃的压抑不住的欢乐。美丽的海山上，到处是英雄的、建设祖国保卫和平的人物，这些人物是勇敢的，快乐的，永远前进的。他们把他们周围的海山改造建设得那么雄壮，那么美丽，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在一片劳动的欢乐声中，山溪唱起来了，森林唱起来了，……

> 这时候，你唱着一支怎样激越的歌呢。山和森林，啄木鸟和涧边的小小蜻蜓，樟树，雉鸟和它的一群小小的雏鸡，天上的太阳，都要求你把这一支歌再唱一遍，再唱一遍。你以胸中的全部激情，全部欢乐，歌唱森林中建设的胜利！
>
> ——《唱吧，山溪》

不但溪水的流声是欢乐的，在新的建设的环境里，灯火也是欢乐激奋的：

> 林区的夜晚，风灯，松明，电灯，火车的白虹似的灯光，化工厂上空一道一道的火光，橙黄的，堇紫的火光……林区的灿烂的夜晚，激奋的夜晚。
>
> ——《灯火》

诗人重复地唱："我的心中满注着欢乐"，"我想到，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到处充满着力量和欢乐，充满着繁荣"，他在宫殿样的森林里，遇到了林学院的学生："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也感到幸福。我的心中是多么欢乐呢。""这森林里显得多么热闹，多么欢乐。在我们的祖国，每一个青年都生活得多么好。美好的青春，花一般的青春呵。"他在森林中望着小火车，好像也听见欢呼："在这森林的深处，我好像听见一阵阵的欢呼，新的空前的创造力量在欢呼"，他在山林水电站里也听见歌声：

> 大家仔细地听一听，那电线在风中唱歌，那歌声中有山间泉水的声音，有鹅卵石和沙粒的声音；……那歌声在赞美把水的力量和智慧变成光明和电的奋勇的人们……
>
> ——《山林水电站》

在山谷里，他听到一阵青春的笑语："像银铃，像泉水在涧里流响，像雨水从林中滴落下来，"也许是他刚才遇到的农学院的学生们的笑语，但是"不。也许是从我的心灵里浮起

来的——我自己心中的笑声。我是多么的欢乐呢。”

除了洋溢的欢乐情调之外，诗人的文字里还充满了浓厚的地方色彩，风土气息，一切景物，一切“草木鸟兽之名”，都是在祖国南方随地可见的：

> 雨已经停止，而山还在吐着云雾，树林还在酝酿着潮湿的烟霭。在路边为水龙骨的锯齿状长叶子所覆盖的小山润里，流水淙淙地唱歌。我看见涧边有很多的小蜻蜓。它们有透明的轻翅。它们的翅膀有的蓝得像蓝缎，有的像葡萄酒那样酡红，有的像草芽一样鲜绿。
>
> ——《安曹下高产林》

这些散文里，有五彩缤纷的南国的花木：吊兰，赤按，山苍子，山丹丹，玉兰，枫杏，月桂……还有合欢树，凤凰木树，木棉树，榕树……在这些散文里，也有美丽的禽鸟，活泼的小兽：小鹧鸪，雉鸡，小鹰，白鹭，成对的鸳鸯。以及刺猬和山鹿……在这些字里行间都给予读者以独特的浓烈的芬芳和活跃的形象。

但是，在这些散文里，给读者以最强烈鲜明的印象的，还是诗人笔下的建设山村海岛和生活、斗争在国防最前线的英雄的人民：林区的党委书记，地质勘测队员，气象工作者，造船厂的工人，山村汽车站长，香料厂的技术员，森林小火车的驾驶员，公社纺织厂女工，农民，渔民，以及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三军战士、前线海岛上的邮电局长。这些勇敢乐观的英雄人物，被雄奇美丽的海山背景衬托出来，构

成了一幅一幅光彩夺目的图画。

最后应该提到诗人的艺术技巧。这些散文所以是诗的散文，因为作者取景很入画，用字很精练，声调铿锵，最突出的是作者喜欢用重复的句子，很像诗歌中的叠句，使人读了得到一种愉快的节奏感。

随着祖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日千里的发展，我的美丽的故乡也日夜地在欢跃，在沸腾，年轻诗人的写作前途是极其广阔光明的，我希望早些看到作者更好更新的鼓舞人心的作品。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0年10月30日。）

最可爱的姑娘

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福建惠安八女跨海征服荒岛的报道，看得我满心兴奋欢喜。这八个跨海征荒的姑娘，是多么可爱呵！

记得有首上海工人写的诗：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藤结什么瓜，
什么时代爱什么人，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六十年代，党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的时节，最值得敬佩最可爱的是邢燕子式的奔向农业第一线、坚守农业第一线的青年们。惠安八女是当代的最可爱的姑娘，今朝的风流人物，祖国东南海上天空里一串光芒照耀的星！

只因海边生活我是比较知道的，因此在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我仿佛在一卷画轴里，和这八个最可爱的姑娘，一同劳动下去，生活下去……

困难到处都有，而且到处都不少，但是从我的回忆里，似乎海边上尤其是海岛上的风晨雨夕，比陆地上更显得孤寂而荒凉。渡船走过，在那里落落脚是可以的，要从那像小鲨鱼似的、横卧在海面上的“石头满山砂满岛”的地方去索取粮食，对一般人简直是个梦想。

所以大竹岛在莲城半岛外不知横卧了有几多年，而还没有人敢于想在这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当八女建议跨海征荒的时候，八女之一的小林，就被她的祖父骂了一顿：“我几十年就没有听见过有谁到大竹岛去的，几个小丫头，想到荒岛去送命吗？”还有许多群众议论纷纷地画下许多圆圈，断定她们三天后就会自己跑回来。

这几个姑娘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她们不怕困难，战胜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她们在党的支持下，毅然欣然地挑起了最沉重的担子，她们一心一意为“莲城争粮食”，此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计较。她们带着八把锄头，八颗火热的心，在总路线的明星前导下，一叶扁舟，登上了荒凉的大竹岛。

一切海岛生活中所能遇到的困难，都向她们进逼！石头，野草，无水，台风，暴雨，野兽……但是她们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一心记住党的指示，党的希望，坚强勇敢地跳过这无数个困难的圈圈。她们不但三天后没有回来，如今将近三年了，她们也还没有回来，而且吸引了更多的人到大竹岛去。

这卷画轴还在拉长下去，大竹岛现在已是庄稼遍地，花果满园的仙岛，等到这八个最可爱的姑娘满头白发的时候，这仙岛还不知道要多么繁荣，多么美丽呢！

最使人高兴的是，在我们全国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个像“惠安八女”的青年农业生产队，也不知有多少像大竹岛一样的荒岛荒山在被开发着。六十年代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有志气的青年们向农业第一线进军的时代。看定党指向的方向竭诚奔赴吧，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祝福和歌颂将永远陪伴着你们！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0年11月7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一定要站在前面”

——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里》

在年轻作家的队伍里，出了一个茹志鹃，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解放后，中国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在变，人在变，尤其在妇女方面，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到无可形容！在我们的报道里，小说里，不知写过多少妇女劳动英雄、先进模范的事迹。这些报道和小说里的妇女形象，也都能感动人，教育人，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不是那么眉宇清扬，容光焕发。

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后的中国妇女的。她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细腻和深刻的细节，而这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

如此深入，如此动人！

在这里，我只提出她的短篇小说《静静的产院里》（《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六月号）来谈一谈我的感受。

这个《静静的产院里》并不宁静，它和故事发生的这一夜的狂风一样，在动荡跃进的环境中，每一个人——在产院里面和外面的——都像觉得“风用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在后面推着她拥着她，迫使她好像是脚不沾地的在向前走。”

谭婶婶，故事里的主人翁，是一个从三十九岁就当寡妇，看到过女人生孩子就像过一次“关”，“产妇咬着头发，坐在脚盆边上生孩子”，而她自己的媳妇生孩子，胎胞就是给产婆拿脚踩下来的，在一九五六年初级社的时候，社长，也就是现在公社的杜书记，要她到镇上医院去学习新法接生，告诉她这也是革命，是跟封建落后势力作斗争。

谭婶婶学会了新法接生，开始工作，一方面不断地和旧思想习惯，和旧的接生婆展开了斗争。另一方面，她也灰过心，流过泪，向杜书记诉过苦，杜书记劝过她：

> “老嫂子，我们这一辈的任务是不简单哪！社会要在我们手里变几变，形势发展这样快，各种各样的旧思想旧习惯还会少得了？所以我们做工作就叫做干革命，我们学习也叫做干革命。不会的得赶紧学会，不董的就得赶紧学懂。”

谭婶婶不挑剔了。公社成立后，组织了一个“静静的产

院”，在这里有产床，有电灯，有雪白的墙壁，有助产的一切用具……还有她这一位“产科医生”——这是她在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职务的时候，悄悄地对自己加上的封号。

产院成立的两年里，一共接了三百五十六个宝宝，多少风险都过去了，谭婶婶得到了公社里母亲们的爱戴。谭婶婶觉得自豪，觉得幸福，她的这个静静的产院，使得她愉快开朗。当然也有产妇不顺产的情况，但是只要打电话到镇里医院去请真正的产科医生，问题就解决了。“这里不能和城里那些大医院比。”谭婶婶开始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开始看不惯新的东西了，比如电灯，亮是亮，就是太费了。至于产妇做操，女人家拍手顿脚的，她自己学不上来，也就不喜欢，如此等等。

但是形势是不容人安于现状的，新事物就得赶紧学会，赶紧学懂。荷妹，代表着新生力量，热气腾腾地，扛着八十来斤的行李进来了，啪的一声就把电灯打开。谭婶婶对于这个从小看她长大、到城里培训回来的医生的第一个印象是：

> 这孩子一进门，怎么就知道有电灯，即使知道，那她又怎么晓得开关在哪里？好像产院里本来有电灯，应该有电灯，有电灯是现所当然的事情，谭婶婶开始是奇怪，随后就觉得有些不大入味。

这个“老扎认真”的二丫头，也就是荷妹，一会儿都不闲着地问这个，问那个，做自来水管，把产妇掇弄起来做产

后操，偏偏产妇也赞成，产妇屋里嘻嘻哈哈笑成一片。

“本来安安静静的产院，现在好像有一股什么风闯了进来，把一切都搅乱了。”谭婶婶迅速地走出这静静的产院，脑子里空空地，又是满满地，她只觉得不开心，又说不出为什么。大概是自己越老越不知足了。她开始说服自己……

她把生活上的知足和工作上的落后，看成是一个东西。

这时，另一个三年前落后的妇女，旧产婆潘奶奶，给了她一个很大的刺激。

潘奶奶在鸡场里工作，一心一意地向前赶，为着让鸡吃一点荤腥，她弯腰哈背地在水边捉青蛙……回过头来和谭婶婶说话，脸上显得又和善又聪明，眼睛也有神了。

“革命，真是了不起呵！社会变了样，人也变了样。”

谭婶婶看着潘奶奶，又想起了杜书记的话。

谭婶婶看见鸡场的竞赛表上，潘奶奶名字上的红色箭头，头昂昂地翘得最高。这就是三年前对她又跳脚又诉苦的落后人物，现在在她面前显得这样地光彩年轻！一个人在不断革命，不断进步里，是永远年轻永远快乐的。谭婶婶深深地体会到三年前潘奶奶的痛苦，“那是她恐慌，却又不肯承认自己落在时代的后面。”

“难道，我现在就像三年前的潘奶奶……”这时，门外的大风和她心里的大风，一齐刮起了。刚才在路上棉田边所受到的母亲们的一阵子热烈的招呼，和她自己所感到的自豪和幸福，都是过去的事情，都被这一阵大风刮散了！

这一阵“看不见的风暴席卷而来，仿佛滔天的风浪向前扑来，它们气势磅礴，排山倒海的向前推，向前涌”，但是可敬可爱的潭婶婶，并没有让这阵大风吹倒下去，她清楚地感到：现在过的日子，是一天不同于一天，一天一个样子，她不安，她对自己不满，她不肯掉队，她急忙回到医院去，正赶上刚送来的产妇彩弟的生产。

她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带着产妇们的信赖，“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守候那喜悦而又紧张的一刻”。

作者在这里穿插了一段很细腻的描写。

荷妹在给产妇抚摩着，三人在热闹地谈着话，谈到生得晚福气就大的问题，产妇彩弟说：

> “要说时辰生得好，那么老二比老大好，老大比荷妹好，荷妹又比你谭婶婶好，你说对不对？”
>
> 荷妹给彩弟按摩着，心里微微不安起来了。她迅速的朝谭婶婶看了一眼，可是谭婶婶并没有在意……

荷妹在这篇小说里，并不是主角，但是她是头一阵冲破这个产院的宁静的风。她的性格是爽朗、活泼、认真，完全是一个新社会的大姑娘，但是，她也有其细腻温存之处。她怕彩弟的“荷妹又比谭婶婶好”这一句话，会伤了谭婶婶的心，她自己心里忍不住不安起来，而迅速的朝谭婶婶看了一眼。

而这句话，当时谭婶婶并没有在意，在她充满着自信的“守候那喜悦而又紧张的一刻”的时候，考验来了！产妇打哈

欠要睡，婴儿若不赶紧用钳子取出，可能会闷死！她几乎是本能地霍地站起身，“我打电话去！”又是打电话请城里的医生，她没有了自信了，她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荷妹，只在大风中听到杜书记对社员们广播的坚定的声音，她才得了启发，想起杜书记跟她说过的话，想起形势发展得这样快，想起荷妹就是公社的医生。她掉转头几乎是和风一齐飞奔回来，看见荷妹正在准备一场战斗，庄严地走来走去，她才想起彩弟的那一句话。“革命”两个字在谭婶婶心里放出了耀眼的光辉：

> “不！出世早，就该站在前面，一定要站在前面。可以学，杜书记，我要学，我要干革命。……”谭婶婶挺了挺身子，向荷妹走去，她觉得自己的腿又像第一次接生时候那样颤颤的。
>
> “荷妹，让我来学学吧！”
>
> 荷妹抬头，见谭婶婶怯怯的，但又是那样勇敢，那样坚决的站在自己面前。在这一刹那中，荷妹几乎记起了这个产院的全部历史……她也想起了谭婶婶是那么自豪那么珍惜的扳动那电灯开关……

这是这篇小说的最高峰，之后，自然“一切都如理想中一样”，谭婶婶在忘我地紧张地工作，眼中只看见荷妹给她指点的手势，耳畔只听见杜书记那坚决响亮的声音……忽然“哇”的一声，婴儿哭了……谭婶婶刚直起腰来，就被满含着感动的泪水的荷妹抱住了。

哪一个被感动的读者，不想把这个“革命到底”的谭婶婶紧紧地抱住呢。

这个短篇小说，结构是谨严的，没有一点废笔，时间只有一日夜，上场的人物，只有谭婶婶，荷妹，潘奶奶，彩弟，还有两个产妇，一个是丰产田的小队长，先进生产者——阿玲，另外一个连名字都没有。以上几个女角，她们的言谈，动作，心理活动，详略配搭得非常匀称。比如说，潘奶奶上场不过一刻，而她过去的一切，都在谭婶婶的回忆和激动中，鲜明生动地描述了出来。关于荷妹，谭婶婶的回忆中，没有多少材料，她只是一个送到城里培训的“二丫头”。因此荷妹的性格，就在她自己的活动和同谭婶婶的对话中描绘了出来。男配角上场的只有彩弟的丈夫，社里培养的第一批司机之一，年青可爱的“冒失鬼”，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男配角，几乎是这篇故事的灵魂，那是谭婶婶所最信赖的、在心里对他保证的、公社的杜书记。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丰采，只听到他的声音，这声音是多么坚定，多么响亮，多么乐观。这声音永远在谭婶婶的耳中回荡，在全体社员的耳中回荡，正如故事最后一段开头所说的：“狂风似乎被杜书记那个坚定响亮的声音慑住了，它开始畏缩退却了，夜，又恢复了她恬静的常态。”党的英明正确的声音，永远响亮地在我们祖国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回荡。夜，象征着谭婶婶，也象征着一切安于现状，只感到自豪感到幸福的，而又被时代的狂风所推涌着的人。他们只有听党的话，迎上前去，站在前面，才能恢复“恬静的常态”！

这夜的狂风是不可少的，狂风衬托着谭婶婶的不安的心，

更加紧张。狂风使得产院周围的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摆出“金鼓齐鸣”的火剌剌的架势：

> 外面的风呜呜的越来越大了，田里、村头的广播喇叭一齐响了起来，公社杜书记的声音在说话……社里一切的机械、人员都出动了，汽车声、广播里的鼓动口号声，忽而被风吹进产院，忽而被风带得远远的……
>
> 天黑得这样浓，这样厚，风在横冲直撞，广播喇叭里杜书记那清楚的声音在响着，在田野里，在屋顶上，在村头，在道旁，都有他那响亮的、坚定的声音在回响……”

狂风中的响亮的广播，尽管是忽远忽近，却使谭婶婶的不安动荡的心，抓到了一根擎天的柱子！使得她变成在响亮的口号的鼓动下的革命群众之一员。

前面已经说过，茹志鹃笔下的妇女，老老少少，都是那么鲜明，那么可爱。如今只提作者以往描写的和谭婶婶一样年纪的妇女，像《关大妈》里的主人翁，《妯娌》里的赵二妈，《如愿》里的的何大妈，《运动场边》的王大妈……等等，她们的心理活动，和谭婶婶又有显著的不同。解放之后，社会变了，她们彻底地翻了身，她们欢喜，她们感激，她们感到幸福，像《如愿》里的何大妈，也为自己“快跨进五十的人了，竟然第一次挣得了薪水”，满眼含泪地感到自豪。以后，她们也许会渐渐地和《静静的产院》里的谭婶婶一样，知足，宁静，把生活上的满足，和工作上的落后当成一件东西。

作者是和时代一齐前进的，她以时代的眼光，来寻找前进中的妇女形象，她在一座“静静的产院”的周围，刮起一阵大风，这一阵大风，使谭婶婶和一切读者的心中，都起了空前的动荡！

我再重复一句，在年轻作家的队伍里，出了一个茹志鹃，作为一个女读者，我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4日。）

1961年

“轻不着纸”和“力透纸背”

古人谈到写文章的笔力，有轻重之分，轻的轻不着纸，重的力透纸背，这当然都是指写得好的。

最近看到两篇短篇小说，心里也有这个感觉。

“轻不着纸”的是林斤澜的《新生》（《人民文学》一九六○年十二月号）。这篇小说里整个气氛是云淡风轻，花遮月映。这新生不是一个婴儿的新生，而是一个山区社会的新生，是整个中国的新生，反映在一角深山老林，九岭十八湾的村落里。故事里的人物，如瘦瘦的新媳妇、新媳妇的男人、姑娘大夫、胡子、小伙子、老爷子，还有三百里外没露面的一个小伙子大夫……这些人，连名字都没有，读者也看不出哪一个是故事里的主人翁。故事只是围绕着一个婴儿的新生来说的，好像一首叙事诗。在这个崭新的山区社会里，第一次作母亲的新媳妇，为的自己是蔬菜组长，不顾老大夫的警告，一定要坚持到治好红蜘蛛、弄到两天水米不沾牙，结果难产。生产队长恨不能一头钻到广播喇叭里，希望能把大夫请来。姑娘大夫在大风雨中来了，一路上，偶遇的：胡子卸下车子上的驴子给她骑，复员军人的小伙子背她过河，老爷子点起火把带她上山，一路上还给她念些抬轿的穷歌们编的“诗”……

这里面有诗，有画，有悬念，有紧张。最后是“新生命吹号一般，亮亮地哭出声来。!姑娘大夫在山空人静的归途上打心里发出快乐。工作上的一些困难，都让不知姓名的人们分担去了。感到这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充实，多么幸福……

“力透纸背”的是旭明的《山里红巧助钻山虎》（《北京文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号)。这篇小说一上眼，就是浪涛夜惊，风雨骤至！这故事说的是采掘工业生产第一线上的噹噹响的人物，主人翁不但有姓名，还有极其形象化的绰号。一个是干劲冲天，有“赛过十部风锤同时开动”的声音，“抱着风锤，脑门都快抵住岩石”的“钻山虎”安德全，一个是“腮帮都是红喷喷的”，“抽空就抱着书本“学习毛主席著作，又精干又温存的“山里红”刘玉红。一心想“搞好工作”，“而又有点骄傲自满”的“钻山虎”，使得赵书记，他们组和别的组的同志，都为他着急操心，他的妻子“山里红”，当然也不例外。她对他是又批评，又鼓励，又帮助。说起这件事，叫“钻山虎”脸上烧呼呼的，但是他还是乐意连锅往出端。“钻山虎”说全工地上没有人不夸她七分，怕她三分的，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这篇小说里的语言，特别精练，特别有力，特别传神，稳静的赵书记，谦虚的秦队长，连说不上两三句话的大李和小炮手，也都有他们自己说话的神气和声音。这些声音夹杂着嘭嘭的放炮的闷响，扇风机呜呜的尖叫，清脆的车笛声以及轰隆的土电机车和风锤的声音，交织成为矿井下火热斗争的交响乐。

最后，困难克服了，“纯粹的乌金闪亮的煤开出来了”，这

煤要走遍全国,炼铁炼钢……永定河水哗哗地流得好欢呵,小夫妻俩，手挽手地过桥回家去，心坎间充满了说不出的无限的情意，这是新社会里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在我们这儿，就是这样!”

祖国的一大片土地上，无论在高山，在矿井到处都有人在画着最新最美的图画，正是作家们应用自己独特的手法的大好机会，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2月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玉工的启发

好几年以前，在一个美术工艺社的玉器雕刻室，看见在外面车间里，有十几部用电磨雕玉的机器，在嚓嚓地细声响着，在工人手里转动的素材，很快地就磨成种种美丽的形象，切磋琢磨用了机器之后，工作程序就快得多了。

进到里面小一点的车间，有几位师傅正在画图构思。他们手里捧着一块块的玉石，反复地端详，默默地运思，在想象他们手里的这块玉石，它的大小、颜色、形状、纹理、最适合于雕成什么东西，怎样使这块玉石在他们的意想调配之下，变成最鲜明生动的形象。

看了桌上的成品，使我们忍不住发出赞叹！比如说，有一块纯白的玉石，里面却有两朵大小不同颜色深浅的红点，雕玉师傅把它设计成两只来亨鸡，大的红点变成公鸡的鸡冠，小的变成母鸡头上浅红的冠子，公鸡引吭高鸣，母鸡在低头啄食，真是栩栩如生！以此类推，花卉、草虫、人物，各尽其妙。

我当时就联想到，我们写文章的人，也应该这样的处理我们捉到的素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朝气蓬勃，奇迹像春笋一般到处冒尖，英雄人物更是辈出不穷，只要一个作

家有对新社会的热爱，有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到处留心，到处发掘，材料会比山上的玉石还多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它变成五光十色、多种多样、巧夺天工、生动鲜明的、有鼓舞人教育人力量的作品。

我知道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他身上永远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一个典型突出的小动作，或是听到一两句有力的生动的对话，他立刻就把它记在本子上，以备不时之需。他积累的零碎的材料很多，但不是全用得上，因为他是写大块文章的，牵扯不到的东西，无论多么好，也只得割爱——我总觉得很可惜。

现在，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的作品，特别是小型的。现在，劳逸结合，大家读书的时间多了，但是看长篇累牍的大作品，拿起来放不下，心中总会歉然，不像看短篇文章那样爽快。《人民日报》改版后的那些短小精悍、鼓舞士气、增加知识的文章，受到普遍的欢迎，也是为此。

因此，我们希望作家们抖擞精神，不拘一格，素材拿到手，端详一下，考虑一下，适合于写独幕剧，就写独幕剧；适合于写童话，就写童话；适合于写小小说，就写小小说；适合于写短诗，就写短诗……不把它闭居深藏，等待人马来齐，才一同上阵。这样就使夏云、流星、火花一样的、在作家脑子里印象极深的零碎的素材，也可以随时送到读者的面前，让大家一同享受到我们的感动和快乐。

当然，作家们都有自己熟悉的惯用的文学形式，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写文章的人，往往是多面手，问题是在于素材。而且不习惯的文学形式，也会因为尝试而得到了味

道，导致后来的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有意栽花”，同时也不妨“无心插柳”，弄到绿叶成荫，才知道劳动永远是不白费的。

我们的时代，是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不但要盈亩满畦、一望无际的牡丹和菊花，我们也要树下的紫罗兰，草地边的蒲公英，世界上没有不爱花卉的人，但是每人的爱好不尽相同，我们的责任是不但让读者能兼收并蓄，还可以各取所需。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1 年第 2 期。）

谈 散 文

我很喜欢读散文，也很喜欢写散文。

我之所以喜欢写散文，也是因为我对于其他的文学形式，如同诗歌、戏剧等等的艺术修养不足，写起来比较吃力。散文就比较自由，很容易拿来抒写自己当地当时的观感，轻快灵活，可长可短。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像光辉灿烂的朝云晚霞一般，色彩和形状瞬息万变，刚低下头写几句，抬起头来就已经面目全新！要多快好省地反映时代新事物，我觉得就非多写散文不可。

散文虽然没有形式规格的束缚，范围又广，但一篇真正好的散文，却不是常常可以写出，也不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教导我们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我的体会是我们对所反映的事物，必须有认识，有感情，了解其中曲折复杂的道路。对于事物的善恶美丑的衡量，必须有政治标准。眼光正确，爱憎分明，情文相生，写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会生动有力，就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我曾读过不少精彩的散文，如《志愿军一日》、《革命回忆录》、《党委书记手记》等等。写这些文章的人都不是作家，

但他们都是在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战线上，和人民大众沐雨栉风、同甘共苦的人物。他们的经验是那么宝贵，回忆是那么甜蜜，写出来字字出自心坎，真挚自然，充满了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

从这些文章看来，我觉得只要有斗争经验，有真挚感情，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来写散文。实际上，散文不比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动笔的人，大家天天都在写，学生写作文，干部写报告作总结……我们天天都在写日记，写信，这其中就会有杂感，有书评，有游记，有政论……问题是思想是不是正确，写作技术是不是高明。政治立场正确了，写作技术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我国是个有散文传统的国家，古代的散文可以借鉴的，真是浩如烟海，只要能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读古人书是有益的。近代的精彩散文也不在少数，鲁迅先生的杂文不必说了。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深刻锋利上是独树一帜的。当代的散文作者，如刘白羽、吴晗、魏巍、杨朔、郭风等，也各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报刊上常有他们的文章，都可以借鉴。总之，对新时代、新社会和自己的工作有热情的人，一定有想说的话，想写的文章。常常写，常常看，熟能生巧，技术上一定会有不断的进步。我们的时代，风云际会，事事要人写，大家也想写，只要多写散文，写好散文，我们不但能把祖国优秀的散文传统继承下来，我们还能在散文历史上放一个空前的异彩。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1年2月26日。）

像一声爆竹

像窗外一声新春的爆竹，卢蒙巴遇害的消息，曳着震天的巨响，洒下万点的火星，飞上九霄；

在严静的深夜里，亿万正义人民心头的悲愤，像滔天的怒涛狂浪，泛滥了全球。

英雄的卢蒙巴，他昂着头，挺起流汗的发光的胸膛，抱着对祖国前途的坚强的信念，在深密黑暗的树林里，帝国主义者恶毒的枪弹下，牺牲了年轻壮健的身躯；

从这宽阔发光的胸膛里，喷出滂沱的血雨，把刚果革命的土壤浇透，这血雨的红光，又把整个非洲的人心照亮：

丢掉幻想！团结起来！咬起钢刀般洁白的牙齿，举起铜锤般黑红的拳头，打出残酷和伪善的囚牢，和全世界维护正义爱好和平的大军，汇成一股洪流！

为着祖国的没有污点的尊严，

为着人民生活的权利，

为着在纯洁的太阳下写出非洲的自己光荣的历史，

起来！把新旧殖民主义者，雇佣军，代理人，风卷残云似地，一齐撵出非洲去！

卢蒙巴不朽！刚果万岁！非洲万岁！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61 年 3 月 10 日《诗刊》第 2 期。)

古战场变成了大果园

从南口车站下来，举目四望，周围连绵不断的淡紫的燕山，把我们环抱起来了。

一听到燕山，我立刻想起《木兰诗》里的：

旦辞黄河去，
暮宿黑水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不知道这里是否当年花木兰听到的胡骑纵横之地，但这是一个古战场，却是多少年来肯定了的。南口地区，东至十三陵，南接海淀，北出居庸关，西至万里长城，“群山纠纷”之中，中间这一片，的确是“浩浩乎平沙无垠，　不见人”的沙滩荒野。居民对于这三多（风多，石多，荆棘多）三少（土少，水少，树木少）的土地，从不抱着收获的希望，他们有时在上面“轮耕”，那就是在卵石中间浅浅的浮土上，撒些种子，有多少收成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是“古战场”三个字给居民以无限的自豪感，我们的

祖先，曾在这一片土地上，抵御过越关侵犯的敌人。时期是“秦欤汉欤，将近代欤”，他们虽然说不出，但是他们把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一门累代和顽敌作殊死斗争的杨家女将的名字，和这片沙滩连在一起。南口轨道边的山沟里有一块“穆桂英点将石”，山上还有个“撂子台”，据说是穆桂英生下了杨文广，匆匆地把婴儿撂在那里，就又上马出征了。总之，提到对敌斗争，人民是气冲牛斗的，这里决没有如《吊古战场文》里的“黯兮惨悴，风悲日曛”的低沉情绪。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队改造自然的大军开到这一块两万多亩的沙石荒滩上。红旗在卷地的塑风中呼呼吹动。指挥部的一个小小的席棚，在沙滩中间搭起了。

这队两千三百人的建设南口农场的大军，是北京市下放的机关干部和商业职工组成的。在党的领导鼓舞下，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只要他们捧出一颗热爱社会主义的心，举起一双热爱劳动的手，他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改造自然改造思想的艰巨任务。他们热情蓬勃地在飞沙走石的荒滩上猛干起来了。

这个以果园为主的农场，在建场时期是“先生产后生活”的。两千多人挤住在南口镇破旧的民房里，每天下地劳动，往返二十多里。午饭也在工地上吃，朔风一吹，冷窝头上结成一层冰，和着他们所称为“芝麻盐”的沙土，谈笑风生地咬吞下去。吃完了“芝麻盐”窝头，他们就起来挖树坑。把大石头搬走，小石头就用手捧，用筛子筛出去，再从小丘陵上拉来一层好土填下去……他们挖的坑纵横成行的排列着，上面插上小竹竿似的苹果和桃树的小苗……

荒滩上的居民带着惊异的眼光跑来了。他们看着这些干劲冲天、精神饱满的干部，在沙地上拉犁，在土坑中种树，大风把人吹倒了，风沙满面地笑嘻嘻地爬起来再干。他们想不透这里面的道理。他们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住了几百年，还不知道这片兔子不拉屎的荒地，连好草都不生？更不用说是果木菜蔬了。而这队大军，在流着汗用着力的时候，心中却都有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这里，在万众一心，苦干、实干、巧干之下，一年，两年，五年，七年，在若干年后，将会成为果树成荫、禽畜遍地的一片绿原。

现在这里已经有了六个分场，另外有摺子台农场和响潭水库管理处。农场里有苹果、葡萄、桃、梨、杏、李等果树十二万株，果园三千亩。禽畜有鸡、猪、兔、蜂和各种役畜。此外还有菜蔬、谷物、果苗、林苗、防护林等等。流水帐是开不尽说不完全的，还是让我谈谈那一天所看到的古战场变成的大果园的一角吧。

在走访南口农场以前，我连这个农场的轮廓都不清楚。走访的这一天，在火车上就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我访问参观祖国大地上的建设，已不是第一次，每次我都知道，山回路转，在我面前将呈现一幅一幅的毕生难忘的图画。这种兴奋的企待，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激动与喜悦。

出了南口车站，往南走，北风从背后推送着，我们越过一条很宽的东西公路，再折上一条纵贯南北的公路，这一带都是农场地区了。我们看见路旁的田野上，有许多人在挖着水渠。最后到了农场总部。远远望去，有礼堂，有几十幢整齐的向南的房子，房顶上矗立着电视机的天线。广场上放着

些农业机械。办公处是高大的三合建筑，规模不在北京一般的机关之下。王副场长和张书记在中间大厅里接待了我们。这两位和我从前在别的建设工地上所见到的领导干部一样，都是眉宇间充满了扑人的朴实、诚恳、刚毅之气，对来访者的招待热情，尤其使人感动。他们像年轻的父母夸示自己的新生的美丽婴儿一般，捧出两盘农场出产的胖胖大大的花生，和食品加工厂做的山楂糕。特意给我们预备的丰富的午餐，更是菜香肉美。他们却抱歉地说："冬天没有什么好吃好看的，等春天果树开花，秋天果谷成熟的时候，还要请你们常来呵！"

我们一边剥着吃着花生，在旺盛的炉火旁边的沙发椅上，王副场长和张书记就像和熟朋友闲话家常似的津津地对我们述说把古战场变成大果园的经过：他们是怎样地一锄一锄地掘，一筛一筛地播；怎样地栽下果树，种下防风林，挖了水库开了水渠，养了禽畜，立了工厂，盖了房子……多快好省地边建设边生产，到了今天的规模，证明了打破常规的一个大跃进……

王副场长抬头指着这间宽大的挂着奖旗的厅堂，微笑地对我们说："这些房子从动土到竖墙盖瓦，安设门窗电灯，都是我们这些下放干部自己干的。这是我们政治方面最大的收获。毛主席号召干部下放，第一是提高思想，热爱劳动，第二是锻炼身体，第三是学会既能文又能武。我们的许多下放干部，真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少人过去还轻视劳动。到了这里以后，首先是在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体会到劳动的伟大和光荣。他们开始接近了农民，感到自己的渺小。经过了实际的艰苦锻炼，他们学会了拉犁，下种，赶马，开车，

养鸡，喂猪，盖房子，打电井，修水库，甚至连理发、修鞋、补衣服都学会了。这样开始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嫌大粪的臭味，也不讨厌下雨的泥泞。他们的心思和希望，和农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紧紧地连在一起。等到他们住进自己盖的房子，吃了自己种的菜蔬谷物，学到了生产知识，练成了壮实的身体……他们的欢喜和自豪是不可形容的！他们热爱了劳动，热爱了集体生活，轮换回京的时候，很多人忍不住流下了依依的别泪。他们把篷勃的热情和朝气，带回到机关里去，做起事来，干劲冲天。

"农场建成，对老百姓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们看见沙地上的果树活了，菜蔬谷物收成了，电井里流出水来了，沙河滩变成了聚宝盆，他们高兴得打心里服了共产党！他们认识到党的领导正确，人多力量大。'水引来了，这片地就活了！'他们就也开始种了菜蔬，吃了菜蔬，也卖了菜蔬。"

说到农场和新村的远景，这两位领导者眼里闪出了充满着信心的快乐的光辉。新村的楼房已经建好一幢了，果树天天在成长，禽畜不断在繁殖，机械不断在增加……这里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村。我坐在他们对面，温暖的阳光，照在雪白的墙壁上，照在地面美丽的花砖上，照在我的脸上，我耳中听着这充满决心信心的响亮坚定的声音，眼前突兀地涌现了这座社会主义新村的幻像，楼台矗立，大树成行，街道宽阔，车马往来，水色山光，花香鸟语……而这个繁荣美丽的市镇，就是在"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的古战场上建立起来的！古人幻想不到的景象，在今天只要人敢想敢干，总是会实现出来的。短短的十年之中，我

在祖国广大土地上的许多地方，已经看见过人民理想的实现。我们对于领导我们的共产党，和聪明勇敢的人民，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这里的六个分场，分散得很远，个个参观是来不及的了，我们只参观了第一分场的果圃，猪棚，造曲厂和第三分场的几个鸡棚，兔舍。鸡棚里有各种的鸡：来亨鸡，澳洲黑，和本国种的芦花鸡等等。兔舍有各种的兔：安哥拉，银丝，等等。工作人员的劳动精神，和斜阳下看见的万千只鲜红鸡冠的闪烁烁的耀眼强光，给我的印象很深。在回到车站的大车上，深深地呼吸着清爽的山风，我觉得我的暖洋洋的心坎，似乎又加宽了许多。因为在我的心里，本来已有了三门峡、丹江口……等几座美丽雄伟的结构模型，从今天起我又须扩大地盘，把古战场变成的大果园，也珍重地放到里面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1961年3月12日《人民文学》1961年第3期，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致 萧 珊

萧珊同志：

信收到了，行前百端待理，以致稽复，十分抱歉，你替上海文学要文章，只要我写来可用，一定尽力而为之，其实，我们这团里都是写文章的好手！老巴写了一篇发言，漂亮之极，你应当先向他要！

下次再带孩子来京，千万莫忘了来看我们，或者通知一声，让我们来看你，我一路一定照顾老巴，请放心，问你好！

冰 心

三、十六，华侨大厦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访堀田善卫[①] 先生山居并赠

海上青山山上楼，
此间景物最清幽，
先生心比海天阔，
东亚非洲一揽收。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夜，逗子，日本。

（本诗最初发表于 1961 年 7 月 10 日《诗刊》第 4 期。）

① 堀田善卫，日本作家。1918 年生于富山县，1942 年庆应大学毕业。1950 年发表小说《祖国的丧失》、《彷徨的犹太人》。1951 年《广场的孤独》，获第 26 届芥川奖。

《园 丁 集》

〔印度〕 泰戈尔著

1

仆 人

请对您的仆人开恩吧，我的女王！

女 王

集会已经开过，我的仆人们都走了。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

仆 人

您同别人谈过以后，就是我的时间了。

我来问有什么剩余的工作，好让您的最末一个仆人去做。

女 王

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还想做什么呢？

仆 人

让我做您花园里的园丁吧。

女 王

这是什么傻想头呢？

仆 人

我要搁下别的工作。

我把我的剑矛扔在尘土里。不要差遣我去遥远的宫廷；不要命令我做新的征讨。只求您让我做花园里的园丁。

女　王

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仆　人

为您闲散的日子服务。

我要保持您晨兴散步的草径清爽新鲜，您每一移步将有甘于就死的繁花以赞颂来欢迎您的双足。

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

我将在您床边的灯盏里添满香油，我将用檀香和番红花膏在您脚垫上涂画上美妙的花样。

女　王

你要什么酬报呢？

仆　人

只要您允许我像握着嫩柔的菡萏一般地握住您的小拳，把花串套上您的纤腕；允许我用无忧花的红汁来染您的脚底，以亲吻来拂去那偶然留在那里的尘埃。

女　王

你的祈求被接受了，我的仆人，你将是我花园里的园丁。

2

"呵，诗人，夜晚渐临；你的头发已经变白。

"在你孤寂的沉思中听到了来生的消息么？"

"是夜晚了。"诗人说，"夜虽已晚，我还在静听，因为也

许有人会从村中呼唤。

“我看守着，是否有年轻的飘游的心聚在一起，两对渴望的眼睛切求有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并替他们说话。

“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

“早现的晚星消隐了。

“火葬灰中的红光在沉静的河边慢慢地熄灭下去。

“残月的微光下，胡狼从空宅的庭院里齐声嗥叫。

“假如有游子们离了家，到这里来守夜，低头静听黑暗的微语，有谁把生命的秘密向他耳边低诉呢，如果我关起门户，企图摆脱世俗的牵缠？

“我的头发变白是一件小事。

“我是永远和这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最年老的人一样年老。

“有的人发出甜柔单纯的微笑，有的人眼里含着狡狯的闪光。

“有的人在白天流涌着眼泪，有的人的眼泪却隐藏在幽暗里。

“他们都需要我，我没有时间去冥想来生。

“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我的头发变白了又该怎样呢？”

3

早晨我把网撒在海里。

我从沉黑的深渊拉出奇形奇美的东西——有些微笑般地发亮，有些眼泪般地闪光，有的晕红得像新娘的双颊。

当我携带着这一天的担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爱正坐在园里悠闲地扯着花叶。

我沉吟了一会，就把我捞得的一切放在她的脚前，沉默地站着。

她瞥了一眼说："这是些什么怪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

我羞愧得低了头，心想："我并没有为这些东西去奋斗，也不是从市场里买来的；这不是一些配送给她的礼物。"

整夜的工夫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丢到街上。

早晨行路的人来了；他们把这些拾起带到远方去了。

4

我真烦，为什么他们把我的房子盖在通向市镇的路边呢？

他们把满载的船只拴在我的树上。

他们任意地来去游逛。

我坐着看着他们；光阴都消磨了。

我不能回绝他们。这样我的日子便过去了。

日日夜夜他们的足音在我门前震荡。

我徒然地叫道："我不认识你们。"

有些人是我的手指所认识的，有些人是我的鼻官所认识的，我脉管中的血液似乎认得他们，有些人是我的魂梦所认识的。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谁愿意到我房子里来就请来吧。对了，来吧。"

清晨，庙里的钟声敲起。

他们提着筐子来了。

他们的脚像玫瑰般红。熹微的晨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到我园里来采花吧。到这里来吧。”

中午，锣声在庙殿门前敲起。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放下工作在我篱畔流连。

他们发上的花朵已经褪色枯萎了；他们横笛里的音调也显得乏倦。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我的树荫下是凉爽的。来吧，朋友们。”

夜里蟋蟀在林中唧唧地叫。

是谁慢慢地来到我的门前轻轻地敲叩？

我模糊地看到他的脸，他一句话也没说，四围是天空的静默。

我不能回绝我的沉默的客人。我从黑暗中望着他的脸，梦幻的时间过去了。

5

我心绪不宁，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

我的灵魂在极想中走出，要去摸触幽暗的远处的边缘。

呵，“伟大的来生”，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没有奋飞的翅翼，我永远在这地点系住。

我切望而又清醒，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

你的气息向我低语出一个不可能的希望。

我的心懂得你的语言，就像它懂得自己的语言一样。

呵，“遥远的寻求”，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不认得路，我也没有生翼的马。

我心绪不宁，我是自己心中的流浪者。

在疲倦时光的日霭中，你广大的幻象在天空的蔚蓝中显现！

呵，“最远的尽头”，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在我独居的房子里，所有的门户都是紧闭的！

6

驯养的鸟在笼里，自由的鸟在林中。

时间到了，他们相会，这是命中注定的。

自由的鸟说：“呵，我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中的鸟低声说：“到这里来吧，让我俩都住在笼里。”

自由的鸟说：“在栅栏中间，哪有展翅的余地呢？”

“可怜呵，”笼中的鸟说，“在天空中我不晓得到哪里去栖息。”

自由的鸟叫唤说：“我的宝贝，唱起林野之歌吧。”

笼中的鸟说：“坐在我旁边吧，我要教你说学者的语言。”

自由的鸟叫唤说：“不，不！歌曲是不能传授的。”

笼中的鸟说：“可怜的我呵，我不会唱林野之歌。”

他们的爱情因渴望而更加热烈，但是他们永不能比翼双飞。

他们隔栏相望，而他们相知的愿望是虚空的。

他们在依恋中振翼，唱说：“靠近些吧，我爱！”

自由的鸟叫唤说：“这是做不到的，我怕这笼子的紧闭的门。”

笼里的鸟低声说：“我的翅翼是无力的，而且已经死去了。”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要从我们门前走过，—— 今天早晨我哪有心思干活呢？

教给我怎样挽发；告诉我应该穿哪件衣裳。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我知道一刹那间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以外；只有那残曳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将从我们门前走过，这时节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7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要从我们门前走过，—— 今天早晨我哪有心思干活呢？

教给我怎样挽发；告诉我应该穿哪件衣裳。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我知道一刹那间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以外；只有那残曳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将从我们门前走过，这时节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已经从我们门前走过了，从他的车辇里射出朝日的金光。

我从脸上掠开面纱，我从颈上扯下红玉的颈环，扔在他走来的路上。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没有拾起我的颈环；我知道它在他的轮下碾碎了，在尘土上留下了红斑，没有人晓得我的礼物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给的。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曾经从我们门前走过，我也曾经把我胸前的珍宝丢在他走来的路上了。

8

当我床前的灯熄灭了，我和晨鸟一同醒起。

我在散发上戴上新鲜的花串，坐在洞开的窗前。

那年轻的行人在玫瑰色的朝霭中从大路上来了。

珠链在他的颈上，阳光在他的冠上。他停在我的门前，用切望的呼声问我："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年轻的行人，她就是我。"

黄昏来到，还未上灯。

我心绪不宁地编着头发。

在落日的光辉中年轻的行人驾着车辇来了。

他的驾车的马，嘴里喷着白沫，他的衣袍上蒙着尘土。

他在我的门前下车，用疲乏的声音问："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愁倦的行人，她就是我。"

一个四月的夜晚。我的屋里点着灯。

南风温柔地吹来。多言的鹦鹉在笼里睡着了。

我的衷衣和孔雀颈毛一样地华彩，我的披纱和嫩草一样地碧青。

我坐在窗前地上看望着冷落的街道。

在沉黑的夜中我不住地低吟着："她就是我，失望的行人，她就是我。"

9

当我在夜里独赴幽会的时候，鸟儿不叫，风儿不吹，街道两旁的房屋沉默地站立着。

是我自己的脚镯越走越响使我羞怯。

当我站在凉台上倾听他的足音，树叶不摇，河水静止像熟睡的哨兵膝上的刀剑。

是我自己的心在狂跳——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宁静。

当我爱来了，坐在我身旁，当我的身躯震颤，我的眼睫下垂，夜更深了，风吹灯灭，云片在繁星上曳过轻纱。

是我自己胸前的珍宝放出光明。我不知道怎样把它遮起。

10

放下你的工作吧，我的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听见没有，他在轻轻地摇动那拴门的链子？

小心不要让你的脚镯响出声音，在迎接他的时候你的脚步不要太急。

放下你的工作吧，新娘，客人在晚上来了。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这是四月夜中的满月，院里的影子是暗淡的，头上的天空是明亮的。

把轻纱遮上脸，若是你觉得需要；提着灯到门前去，若是你害怕。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若是你害羞就不必和他说话，你迎接他的时候只须站在门边。

他若问你话，若是你愿意这样做，你就沉默地低眸。

不要让你的手镯作响，当你提着灯，带他进来的时候。

不必同他说话，如果你害羞。

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么，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还没有把牛棚里的灯点起来么？

你还没有把晚祷的供筐准备好么？

你还没有在发缝中涂上鲜红的吉祥点，你还没有理过晚妆么？

呵，新娘，你没有听见，客人来了么？

放下你的工作吧！

11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你的辫发松散，即使你的发缝没有分直，即使你衷衣的丝带没有系好，都不要管它。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

即使露水沾掉了你脚上的红粉，即使你踝上的铃串褪松，即使你链上的珠儿脱落，都不要管它。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吧。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么？

鹤群从远远的河岸飞起，狂风吹过常青的灌木。

惊牛奔向村里的栅棚。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么？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颤摇着在风中熄灭了。

谁能看出你眼睫上没有涂上乌烟？因为你的眼睛比雨云还黑。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熄灭了。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花环没有穿好，谁管它呢；即使手镯没有扣上，让它去吧。

天空被阴云塞满了——时间已晚。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12

若是你要忙着把水瓶灌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湖水将回绕在你的脚边，潺潺地说出它的秘密。

沙滩上有了欲来的雨云的阴影，云雾低垂在丛树的绿线上，像你眉上的浓发。

我深深地熟悉你脚步的韵律，它在我心中敲击。

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如果你必须把水瓶灌满。

如果你想懒散闲坐，让你的水瓶飘浮在水面，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草坡碧绿，野花多得数不清。

你的思想将从你乌黑的眼眸中飞出，像鸟儿飞出窝巢。

你的披沙将褪落到脚上。

来吧，如果你要闲坐，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撇下嬉游跳进水里，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把你的蔚蓝的丝巾留在岸上；蔚蓝的水将没过你，盖住你。水波将蹑足来吻你的颈项，在你耳边低语。

来吧，如果你想跳进水里，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发狂而投入死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它是清凉的，深到无底。

它沉黑得像无梦的睡眠。

在它的深处黑夜就是白天，歌曲就是静默。

来吧，如果你想投入死亡，到我的湖上来吧。

13

我一无所求，只站在林边树后。

倦意还逗留在黎明的眼上，露润在空气里。

湿草的懒味悬垂在地面的薄雾中。

在榕树下你用乳油般柔嫩的手挤着牛奶。

我沉静地站立着。

我没有说出一个字。那是藏起的鸟儿在密叶中歌唱。
芒果树在村径上撒着繁花，蜜蜂一只一只地嗡嗡飞来。
池塘边湿婆天的庙门开了，朝拜者开始诵经。
你把罐儿放在膝上挤着牛奶。
我提着空桶站立着。

我没有走近你。
天空和庙里的锣声一同醒起。
街尘在驱走的牛蹄下飞扬。
把汩汩发响的水瓶搂在腰上，女人们从河边走来。
你的钏镯丁当，乳沫溢出罐沿。
晨光渐逝而我没有走近你。

14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已过午，竹枝在风中簌簌作响。
横斜的影子伸臂拖住流光的双足。
布谷鸟都唱倦了。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

低垂的树荫盖住水边的茅屋。
有人正忙着工作，她的钏镯在一角放出音乐。
我在茅屋前面站着，我不知道为什么。

曲径穿过一片芥菜田地和几层芒果树林。
它经过村庙和渡头的市集。
我在这茅屋面前停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几年前，三月风吹的一天，春天倦慵地低语，芒果花落在地上。

浪花跳起掠过立在渡头阶沿上的铜瓶。

我想着三月风吹的这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阴影更深，牛群归栏。

冷落的牧场上日色苍白，村人在河边待渡。

我缓步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15

我像麝鹿一样在林荫中奔走，为着自己的香气而发狂。

夜晚是五月正中的夜晚，清风是南国的清风。

我迷了路，我游荡着，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我自己的愿望的形象从我心中走出，跳起舞来。

这闪光的形象飞掠过去。

我想把它紧紧捉住，它躲开了又引着我飞走下去。

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16

手握着手，眼恋着眼；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的纪录。

这是三月的月明之夜；空气里有凤仙花的芬芳；我的横笛抛在地上，你的花串也没有编成。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地单纯。

你橙黄色的面纱使我眼睛陶醉。

你给我编的茉莉花环使我心震颤，像是受了赞扬。

这是一个又予又留、又隐又现的游戏；有些微笑，有些娇羞，也有些甜柔的无用的抵拦。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地单纯。

没有现在以外的神秘；不强求那做不到的事情；没有魅惑后面的阴影；没有黑暗深处的探索。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我们没有走出一切语言之外进入永远的沉默；我们没有向空举手寻求希望以外的东西。

我们付与，我们取得，这就够了。

我们没有把喜乐压成微尘来榨取痛苦之酒。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17

黄鸟在自己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喜舞。

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村子里，这是我们的一份快乐。

她心爱的一对小羊，到我园树的荫下吃草。

它们若走进我的麦地，我就把它们抱在臂里。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块田地。

在我们树里做窝的蜜蜂，飞到他们林中去采蜜。

从他们渡头街上流来的落花，飘到我们洗澡的池塘里。

一筐一筐的红花干从他们地里送到我们的市集上。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到她家去的那条曲巷，春天充满了芒果的花香。
他们亚麻子收成的时候，我们地里的苎麻正在开放。
在他们房上微笑的星辰，送给我们以同样的闪亮。
在他们水槽里满溢的雨水，也使我们的迦昙树林喜乐。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18

当这两个姊妹出去打水的时候，她们来到这地点，她们微笑了。

她们一定觉察到，每次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儿。

姊妹俩相互耳语，当她们走过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猜到了，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人站在树后的秘密。

她们的水瓶忽然倾倒，水倒出来了，当她们走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发觉，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的心正在跳着。

姊妹俩相互瞥了一眼又微笑了，当她们来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飞快的脚步里带着笑声，使这个每逢她们出来打水

的时候站在树后的人儿心魂撩乱了。

19

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

你为什么急遽地回头，从飘扬的面纱里偷偷地看我？

这个从黑暗中向我送来的闪视，像凉风在粼粼的微波上掠过，一阵震颤直到阴荫的岸边。

它向我飞来，像夜中的小鸟急遽地穿过无灯的屋子的两边洞开的窗户，又在黑夜中消失了。

你像一颗隐在山后的星星，我是路上的行人。

但是你为什么站了一会，从面纱中瞥视我的脸，当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的时候？

20

他天天来了又走了。

去吧，把我头上的花朵送去给他吧，我的朋友。

假如他问赠花的人是谁，我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因为他来了又要走的。

他坐在树下的地上。

用繁花密叶给他敷设一个座位吧，我的朋友。

他的眼神是忧郁的，它把忧郁带到我的心中。

他没有说出他的心事；他只是来了又走了。

21

他为什么特地来到我的门前，这年轻的游子，当天色黎明的时候？

每次我进出经过他的身旁，我的眼睛总被他的面庞所吸引。

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同他说话还是保持沉默。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七月的阴夜是黑沉的；秋日的天空是浅蓝的；南风把春天吹得骀荡不宁。

他每次用新调编着新歌。

我放下活计眼里充满雾水。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22

当她用急步走过我的身旁，她的裙缘触到了我。

从一颗心的无名小岛上忽然吹来一阵春天的温馨。

一霎飞触的撩乱扫拂过我，立刻又消失了，像扯落的花瓣在和风中飘扬。

它落在我的心上，像她的身躯的叹息和她心灵的低语。

23

你为什么悠闲地坐在那里，把镯子玩得丁当作响呢？

把你的水瓶灌满了吧。是你应当回家的时候了。

你为什么悠闲地拨弄着水玩，偷偷地瞥视路上的行人呢？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早晨的时间过去了—— 沉黑的水不住地流逝。

波浪相互低语嬉笑闲玩着。

流荡的云片聚集在远野高地的天边。

它们留连着悠闲地看着你的脸微笑着。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24

不要把你心的秘密藏起，我的朋友！

对我说吧，秘密地对我一个人说吧。

你这个笑得这样温柔、说得这样轻软的人，我的心将听着你的语言，不是我的耳朵。

夜深沉，庭宁静，鸟巢也被睡眠笼罩着。

从踌躇的眼泪里，从沉吟的微笑里，从甜柔的羞怯和痛苦里，把你心的秘密告诉我吧！

25

“到我们这里来吧，青年人，老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眼里带着疯癫？”

“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野罂粟花酒，使我的眼里带着疯癫。”

“呵，多难为情！”

“好吧，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拙，有的人细心有的人马虎。有的眼睛会笑，有的眼睛会哭——我的眼睛是带着疯癫的。”

“青年人，你为什么这样凝立在树影下呢？”

“我的脚被我沉重的心压得疲倦了，我就在树影下凝立着。”

“呵，多难为情！”

“好吧，有人一直行进，有人到处流连，有的人是自由的，有的人是锁住的——我的脚被我沉重的心压得疲倦了。”

26

“从你慷慨的手里所付予的，我都接受。我别无所求。”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若是你给我一朵残花，我也要把它戴在心上。”

“若是那花上有刺呢？”

“我就忍受着。”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如果你只在我脸上瞥来一次爱怜的眼光，就会使我的生命直到死后还是甜蜜的。”

“假如那只是残酷的眼色呢？”

“我要让它永远穿刺我的心。”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27

“即使爱只给你带来了哀愁，也信任它。不要把你的心关起。”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心是应该和一滴眼泪、一首诗歌一起送给人的，我爱。”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喜乐像露珠一样地脆弱，它在欢笑中死去。哀愁却是坚强而耐久。让含愁的爱在你眼中醒起吧。”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荷花在日中开放，丢掉了自己的一切所有。在永生的冬雾里，它将不再含苞。”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28

你的疑问的眼光是含愁的。它要追探了解我的意思，好像月亮探测大海。

我已经把我生命的终始，全部暴露在你的眼前，没有任何隐秘和保留。因此你不认识我。

假如它是一块宝石，我就能把它碎成千百颗粒，穿成项链挂在你的颈上。

假如它是一朵花，圆圆小小香香的，我就能从枝上采来戴在你的发上。

但是它是一颗心，我的爱人。何处是它的边和底？

你不知道这个王国的边极，但你仍是这王国的女王。

假如它是片刻的欢娱，它将在喜笑中开花，你立刻就会看到、懂得了。

假如它是一阵痛苦，它将融化成晶莹的眼泪，不着一字地反映出它最深的秘密。

但是它是爱，我的爱人。

它的欢乐和痛苦是无边的，它的需求和财富是无尽的。

它和你亲近得像你的生命一样，但是你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它。

29

对我说话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夜是深黑的，星星消失在云里，风在叶丛中叹息。

我将披散我的头发，我的青蓝的披风将像黑夜一样地紧裹着我。我将把你的头紧抱在胸前；在甜柔的寂寞中在你心头低诉。我将闭目静听。我不会看望你的脸。

等到你的话说完了，我们将沉默凝坐。只有丛树在黑暗中微语。

夜将发白。天光将晓。我们将望望彼此的眼睛，然后各走各的路。

对我说话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30

你是一朵夜云，在我梦幻中的天空浮泛。

我永远用爱恋的渴想来描画你。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无尽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你的双脚被我心切望的热光染得绯红，我的落日之歌的搜集者！

我的痛苦之酒使你的唇儿苦甜。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寂寥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我用热情的浓影染黑了你的眼睛，我的凝视深处的祟魂！

我捉住了你，缠住了你，我爱，在我音乐的罗网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永生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31

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

它们是清晓的摇篮，它们是星辰的王国。

我的诗歌在它们的深处消失。

只让我在这天空中高飞，翱翔在静寂的无限空间里。

只让我冲破它的云层，在它的阳光中展翅吧。

32

告诉我，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我的情人，告诉我，这是否真的。

当这一对眼睛闪出电光,你胸中的浓云发出风暴的回答。

我的唇儿，是真像觉醒的初恋的蓓蕾那样香甜么？

消失了的五月的回忆仍旧流连在我的肢体上么？

那大地，像一张琴，真因着我双足的踏触而颤成诗歌么？

那么当我来时，从夜的眼睛里真的落下露珠，晨光也真因为围绕我的身躯而感到喜悦么？

是真的么，是真的么，你的爱贯穿许多时代、许多世界来寻找我么？

当你最后找到了我，你天长地久的渴望，在我的温柔的话里，在我的眼睛嘴唇和飘扬的头发里，找到了完全的宁静么？

那么“无限”的神秘是真的写在我小小的额上么？

告诉我，我的情人，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

33

我爱你，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像一只迷路的鸟，我被捉住了。

当我的心抖战的时候，它丢了围纱，变成赤裸。用怜悯遮住它吧。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如果你不能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不要远远地斜视我。

我将偷偷地回到我的角落里去，在黑暗中坐地。

我将用双手掩起我赤裸的羞惭。

回过脸去吧，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如果你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欢乐。

当我的心被快乐的洪水卷走的时候，不要笑我的汹涌的退却。

当我坐在宝座上，用我暴虐的爱来统治你的时候，当我像女神一样向你施恩的时候，饶恕我的骄傲吧，爱人，也饶恕我的欢乐。

34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看望了一夜，现在我脸上睡意重重。

只恐我在睡中把你丢失了。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惊起伸出双手去摸触你，我问自己说：

“这是一个梦么？”
但愿我能用我的心系住你的双足，紧抱在胸前！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35

只恐我太容易地认得你，你对我耍花招。
你用欢笑的闪光使我目盲来掩盖你的眼泪。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说出你所要说的话。

只恐我不珍爱你，你千方百计地闪避我。
只恐我把你和大家混在一起，你独自站在一边。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走你所要走的路。

你的要求比别人的都多，因此你才静默。
你用嬉笑的无心来回避我的赠与。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肯接受你想接受的东西。

36

他低声说：“我爱，抬起眼睛吧。”
我严厉地责骂他说：“走！”但是他不动。
他站在我面前拉住我的双手，我说：“躲开我！”但是他没有走。

他把脸靠近我的耳边。我瞪他一眼说：“不要脸！”但是

他没有动。

他的嘴唇触到我的腮颊。我震颤了，说：“你太大胆了！”但是他不怕丑。

他把一朵花插在我发上。我说：“这也没有用处！”但是他站着不动。

他取下我颈上的花环就走开了，我哭了，问我的心说：“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37

“你愿意把你的鲜花的花环挂在我的颈上么，佳人？”

“但是你要晓得，我编的那个花环，是为大家的，为那些偶然瞥见的人，住在未开发的大地上的人，住在诗人歌曲里的人。”

现在来请求我的心作为答赠已经太晚了。

曾有一个时候，我的生命像一朵蓓蕾，它所有的芬芳都储藏在花心里。

现在它已远远地喷溢四散。

谁晓得有什么魅力，可以把它们收集关闭起来呢？

我的心不容我只给一个人，它是要给与许多人的。

38

我爱，从前有一天，你的诗人把一首伟大史诗投进他心里。

呵，我不小心，它打到你的丁当的脚镯上而引起悲愁。

它裂成诗歌的碎片散洒在你的脚边。

我满载的一切古代战争的货物，都被笑浪所颠簸，被眼泪浸透而下沉。

你必须使这损失成为我的收获，我爱。

如果我的死后不朽的荣名的希望都破坏了，那就在生前使我不朽吧。

我将不为这损失伤心，也不责怪你。

39

整个早晨我想编一个花环，但是花儿滑掉了。

你坐在一旁偷偷地从侦伺的眼角看着我。

问这一对沉黑的恶作剧的眼睛，这是谁的错。

我想唱一支歌，但是唱不出来。

一个暗笑在你唇上颤动；你问它我失败的缘由。

让你微笑的唇儿发一个誓，说我的歌声怎样地消失在沉默里，像一只在荷花里沉醉的蜜蜂。

夜晚了，是花瓣合起的时候了。

容许我坐在你的旁边，容许我的唇儿做那在沉默中、在星辰的微光中能做的工作吧。

40

一个怀疑的微笑在你眼中闪烁，当我来向你告别的时候。

我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你想我很快又会回来。

告诉你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

因为春天年年回来；满月道过别又来访问，花儿每年回来在枝上红晕着脸，很可能我向你告别只为的要再回到你的

身边。

但是把这幻象保留一会吧，不要冷酷粗率地把它赶走。

当我说我要永远离开你的时候,就当作真话来接受它,让泪雾暂时加深你眼边的黑影。

当我再来的时候，随便你怎样地狡笑吧。

41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深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哂笑。

因为我嘲笑自己，把我的秘密在玩笑中打碎。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轻松，因为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真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不信。

因此我弄真成假，说出和我的真心相反的话。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可笑，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用最宝贵的名词来形容你，我不敢，我怕得不到相当的酬报。

因此我给你安上苛刻的名字，而夸示我的硬骨。

我伤害你，因为怕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渴望静默地坐在你的身旁，我不敢，怕我的心会跳到我的唇上。

因此我轻松地说东道西，把我的心藏在语言的后面。

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渴望从你身边走开，我不敢，怕你看出我的懦怯。
因此我随随便便地昂首走到你的面前。
从你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使我的痛苦永远新鲜。

42

呵，疯狂的、头号的醉汉；
如果你踢开门户在大众面前装疯；
如果你在一夜倒空囊橐，对慎重轻蔑地弹着指头；
如果你走着奇怪的道路，和无益的东西游戏，
不理会韵律和理性；
如果你在风暴前扯起船帆，你把船舵折成两半；
那么我就要跟随你，伙伴，喝得烂醉走向堕落灭亡。

我在稳重聪明的街坊中间虚度了日日夜夜。
过多的知识使我白了头发，过多的观察使我眼力模糊。
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零碎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摔碎，在上面跳舞，把它们散掷到风中去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最高的智慧。

让一切歪曲的顾虑消亡吧，让我无望地迷失了路途。
让一阵旋风吹来，把我连船锚一齐卷走。
世界上住着高尚的人，劳动的人，有用又聪明。
有的人很从容地走在前头，有的人庄重地走在后面。
让他们快乐繁荣吧，让我傻呆地无用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一切工作的结局。

我此刻誓将一切的要求，让给正人君子。

我抛弃我学识的自豪和是非的判断。

我打碎记忆的瓶壶，挥洒最后的眼泪。

以红果酒的泡沫来洗澡，使我欢笑发出光辉。

我暂且撕裂温恭和认真的标志。

我将发誓作一个无用的人，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下去。

43

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随便你怎么说。

我将永不做一个苦行者，假如她不和我一同受戒。

这是我坚定的决心，如果我找不到一个荫凉的住处和一个忏悔的伴侣，我将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苦行者。

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

如果在林荫中没有欢笑的回响；如果没有郁金色的衣裙在风中飘扬；

如果它的幽静不因有轻柔的微语而加深。

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

44

尊敬的长者，饶恕这一对罪人吧。

今天春风猖狂地吹起旋舞，把尘土和枯叶都扫走了，你的功课也随着一起丢掉了。

师父，不要说生命是虚空的。

因为我们和死亡订下一次和约，在一段温馨的时间中，我俩变成不朽。

即使是国王的军队凶猛地前来追捕，我们将忧愁地摇头说，弟兄们，你们扰乱了我们了。如果你们必须做这个吵闹的游戏，到别处去敲击你们的武器吧。因为我们刚在这片刻飞逝的时光中变成不朽。

如果亲切的人们来把我们围起，我们将恭敬地向他们鞠躬说，这个荣幸使我们惭愧。在我们居住的无限天空之中，没有多少隙地。因为在春天繁花盛开，蜜蜂的忙碌的翅翼也彼此摩挤。只住着我们两个仙人的小天堂，是狭小得太可笑了。

45

对那些定要离开的客人们，求神帮他们快步，并且扫掉他们所有的足迹。

把舒服的、单纯的、亲近的微笑着一起抱在你的怀里。

今天是幻影的节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期。

让你的笑声只作为无意义的欢乐，像浪花上的闪光。

让你的生命像露珠在叶尖一样，在时间的边缘上轻轻跳舞。

在你的琴弦上弹出无定的暂时的音调吧。

46

你离开我自己走了。

我想我将为你忧伤，还将用金色的诗歌铸成你孤寂的形象，供养在我的心里。

但是，我的运气多坏，时间是短促的。

青春一年一年地消逝；春日是暂时的；柔弱的花朵无意义地凋谢，聪明人警告我说，生命只是一颗荷叶上的露珠。

我可以不管这些，只凝望着背弃我的那个人么？

这会是无益的，愚蠢的，因为时间是太短暂了。

那么，来吧，我的雨夜的脚步声；微笑吧，我的金色的秋天；来吧，无虑无忧的四月，散掷着你的亲吻。

你来吧，还有你，也有你！

我的情人们，你知道我们都是凡人。为一个取回她的心的人而心碎，是件聪明的事情么？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坐在屋角凝思，把我的世界中的你们都写在韵律里，是甜柔的。

把自己的忧伤抱紧，决不受人安慰，是英勇的。

但是一个新的面庞，在我门外偷窥，抬起眼来看我的眼睛。

我只能拭去眼泪，更改我歌曲的腔调。

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47

如果你要这样，我就停了歌唱。

如果它使你心震颤，我就把眼光从你脸上挪开。

如果使你在行走时忽然惊跃，我就躲开另走别路。

如果在你编串花环时，使你烦乱，我就避开你寂寞的花园。

如果我使水花飞溅，我就不在你的河边划船。

48

把我从你甜柔的枷束中放出来吧，我爱，不要再斟上亲吻的酒。

香烟的浓雾窒塞了我的心。

开起门来，让晨光进入吧！

我消失在我里面，包缠在你爱抚的折痕之中。

把我从你的诱惑中放出来吧，把男子气概交还我，好让我把得到自由的心贡献给你。

49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抱紧在胸前。

我想以她的爱娇来填满我的怀抱，用亲吻来偷劫她的甜笑，用我的眼睛来吸饮她的深黑的一瞥。

呵，但是，它在哪里呢？谁能从天空滤出蔚蓝呢？

我想去把握美；它躲开我，只有躯体留在我的手里。

失望而困乏地，我回来了。

躯体哪能触到那只有精神才能触到的花朵呢？

50

爱，我的心日夜想望和你相见——那像吞灭一切的死亡一样的会见。

像一阵风暴把我卷走，把我的一切都拿去；劈开我的睡眠抢走我的梦，剥夺了我的世界。

在这毁灭里，在精神的全部赤露里，让我们在美中合一吧。

我的空想是可怜的！除了在你里面，哪有这合一的希望

呢？我的神？

51

那么唱完最后一支歌就让我们走吧。
当这夜过完就把这夜忘掉。
我想把谁紧抱在臂里呢？梦是永不会被捉住的。
我渴望的双手把“空虚”紧压在我心上，压碎了我的胸膛。

52

灯为什么熄了呢？
我用斗篷遮住它怕它被风吹灭，因此灯熄了。

花为什么谢了呢？
我的热恋的爱把它紧压在我的心上，因此花谢了。

泉为什么干了呢？
我盖起一道堤把它拦起给我使用，因此泉干了。

琴弦为什么断了呢？
我强弹一个它力不能胜的音节，因此琴弦断了。

53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不是来求乞的。
只为要消磨时光，我才来站在你院边的篱外。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没有从你园里采走一朵玫瑰，没有摘下一颗果子。
我谦卑地在任何生客都可站立的路边棚下，找个荫蔽。
我没有采走一朵玫瑰。

是的，我的脚疲乏了，骤雨又落了下来。
风在摇曳的竹林中呼叫。
云阵像败退似地跑过天空。
我的脚疲乏了。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或是你在门口等什么人。
闪电昏眩了你看望的目光。
我怎能知道你会看到站在黑暗中的我呢？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

白日过尽，雨势暂停。
我离开你园畔的树荫和草地上的座位。
日光已暗；关上你的门户吧；我走我的路。
白日过尽了。

54

市集已过，你在夜晚急急地提着篮子要到哪里去呢？
他们都挑着担子回家去了；月亮从村树隙中下窥。
唤船的回声从深黑的水上传到远处野鸭睡眠的泽沼。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睡眠把她的手指按在大地的双眼上。

鸦巢已静，竹叶的微语也已沉默。

劳动的人们从田间归来，把席子展铺在院子里。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55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烈日当空。

当你走的时候，我已做完了工作，坐在凉台上。

不定的风吹来，含带着许多远野的香气。

鸽子在树荫中不停地叫唤，一只蜜蜂在我屋里飞着，嗡出许多远野的消息。

村庄在午热中入睡了。路上无人。

树叶的声音时起时息。

我凝望天空，把一个我知道的人的名字织在蔚蓝里，当村庄在午热中入睡的时候。

我忘记把头发编起。困倦的风在我颊上和它嬉戏。

河水在荫岸下平静地流着。

懒散的白云动也不动。

我忘了编起我的头发。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路上尘土灼热，田野在喘息。

鸽子在密叶中呼唤。

我独坐在凉台上，当你走的时候。

56

我是妇女中为平庸的日常家务而忙碌的一个。

你为什么把我挑选出来，把我从日常生活的凉荫中带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的爱是神圣的。它像宝石般在隐藏的心的朦胧里放光。在奇异的日光中，它显得可怜地晦暗。

呵，你打碎我心的盖子，把我颤栗的爱情拖到空旷的地方，把那阴暗的藏我心巢的一角永远破坏了。

别的女人和从前一样。

没有一个人窥探到自己的最深处，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秘密。

她们轻快地微笑，哭泣，谈话，工作。她们每天到庙里去，点上她们的灯，还到河中取水。

我希望能从无遮拦的颤羞中把我的爱情救出，但是你掉头不顾。

是的，你的前途是远大的，但是你把我的归路切断了，让我在世界的无睫毛的眼睛日夜瞪视之下赤裸着。

57

我采了你的花，呵，世界！

我们它压在胸前，花刺伤了我。

日光渐暗，我发现花儿凋谢了，痛苦却存留着。

许多有香有色的花又将来到你这里，呵，世界！

但是我采花的时代过去了，黑夜悠悠，我没有了玫瑰，只有痛苦存留着。

58

有一天早晨，一个盲女来献给我一串盖在荷叶下的花环。

我们它挂在颈上，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我吻了它，说，“你和花朵一样地盲目。”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礼物是多么美丽。”

59

呵，女人，你不但是神的，而且是人的手工艺品；他们永远从心里用美来打扮你。

诗人用比喻的金线替你织网，画家们给你的身形以永新的不朽。

海献上珍珠，矿献上金子，夏日的花园献上花朵来装扮你，覆盖你，使你更加美妙。

人类心中的愿望，在你的青春上洒上光荣。

你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

60

在生命奔腾怒吼的中流，呵，石头雕成的“美”，你冷静无言，独自超绝地站立着。

“伟大的时间”依恋地坐在你脚边低语说：

“说话吧，对我说话吧，我爱，说话吧，我的新娘！”

但是你的话被石头关住了，呵，“不动的美”！

61

安静吧，我的心，让别离的时间甜柔吧。

让它不是个死亡，而是圆满。

让爱恋融入记忆，痛苦融入诗歌吧。

让穿越天空的飞翔在巢上敛翼中终止。

让你双手的最后的接触，像夜中的花朵一样温柔。

站住一会吧，呵，“美丽的结局”，用沉默说出最后的话语吧。

我向你鞠躬，举起我的灯来照亮你的归途。

62

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我去寻找我前生的爱。

她的房子是在冷静的街尾。

在晚风中，她爱养的孔雀在架上昏睡，鸽子在自己的角落里沉默着。

她把灯放在门边，站在我面前。

她抬起一双大眼望着我的脸，无言地问道：“你好么，我的朋友？”

我想回答，但是我们的语言迷失而又忘却了。

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我们叫什么名字。

眼泪在她眼中闪光，她向我伸出右手。我握住她的手静默地站着。

我们的灯在晚风中颤摇着熄灭了。

63

行路人，你必须走么？

夜是静寂的，黑暗在树林上昏睡。

我们的凉台上灯火辉煌，繁花鲜美，青春的眼睛还清醒着。

你离开的时间到了么？

行路人，你必须走么？

我们不曾用恳求的手臂来抱住你的双足。

你的门开着。你的立在门外的马，也已上了鞍鞯。

如果我们想拦住你的去路，也只是用我们的歌曲。

如果我们曾想挽留你，也只是用我们的眼睛。

行路人，我们没有希望留住你，我们只有眼泪。

在你眼里发光的是什么样的不灭之火？

在你血管中奔流的是什么样的不宁的热力？

从黑暗中有什么召唤在引动你？

你从天上的星星中，念到什么可怕的咒语，就是黑夜沉默而异样地走进你心中时带来的那个密封的秘密的消息？

如果你不喜欢那热闹的集会，如果你需要安静，困乏的心呵，我们就吹灭灯火，停止琴声。

我们将在风叶声中静坐在黑暗里，倦乏的月亮将在你窗上洒上苍白的光辉。

呵，行路人，是什么不眠的精灵从中夜的心中和你接触了呢？

64

我在大路灼热的尘土上消磨了一天。

现在，在晚凉中我敲着一座小庙的门。这庙已经荒废倒塌了。

一棵愁苦的菩提树,从破墙的裂缝里伸展出饥饿的爪根。

从前曾有过路人到这里来洗疲乏的脚。

他们在新月的微光中在院里摊开席子，坐着谈论异地的风光。

早起他们精神恢复了，鸟声使他们欢悦，友爱的花儿在道边向他们点首。

但是当我来的时候没有灯在等待我。

只有残留的灯烟熏污的黑迹，像盲人的眼睛，从墙上瞪视着我。

萤虫在涸池边的草里闪烁，竹影在荒芜的小径上摇曳。

我在一天之末做了没有主人的客人。

在我面前的是漫漫的长夜，我疲倦了。

65

又是你呼唤我么？

夜来到了，困乏像爱的恳求用双臂围抱住我。

你叫我了么？

我已把整天的工夫给了你，残忍的主妇，你还定要掠夺我的夜晚么？

万事都有个终结，黑暗的静寂是个人独有的。

你的声音定要穿透黑暗来刺击我么？

难道你门前的夜晚没有音乐和睡眠么？

难道那翅翼不响的星辰，从来不攀登你的不仁之塔的上空么？

难道你园中的花朵，永不在绵软的死亡中堕地么？

你定要叫我么，你这不安静的人？

那就让爱的愁眼，徒然地因着盼望而流泪。

让灯盏在空屋里点着。

让渡船载那些困乏的工人回家。

我把梦想丢下，来奔赴你的召唤。

66

一个流浪的疯子在寻找点金石。他褐黄的头发乱蓬蓬地蒙着尘土，身体瘦得像个影子。他双唇紧闭，就像他的紧闭的心门。他的烧红的眼睛就像萤火虫的灯亮在寻找他的爱侣。

无边的海在他面前怒吼。

喧哗的波浪，在不停地谈论那隐藏的珠宝，嘲笑那不懂得它们的意思的愚人。

也许现在他不再有希望了，但是他不肯休息，因为寻求变成他的生命——

就像海洋永远向天伸臂要求不可得到的东西——

就像星辰绕着圈走，却要寻找一个永不能到达的目标——

在那寂寞的海边，那头发垢乱的疯子，也仍旧徘徊着寻找点金石。

有一天，一个村童走上来问。“告诉我，你腰上的那条金链是从哪里来的呢？”

疯子吓了一跳—— 那条本来是铁的链子真的变成金的了；这不是一场梦，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的。

他狂乱地敲着自己的前额—— 什么时候，呵，什么时候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得到成功了呢？

拾起小石去碰碰那条链子，然后不看看变化与否，又把它扔掉，这已成了习惯；就是这样，这疯子找到了又失掉了那块点金石。

太阳西沉，天空灿金。

疯子沿着自己的脚印走回，去寻找他失去的珍宝。他气力尽消，身体弯曲，他的心像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萎垂在尘土里了。

67

虽然夜晚缓步走来，让一切歌声停息；

虽然你的伙伴都去休息而你也倦乏了；

虽然恐怖在黑暗中弥漫，天空的脸也被面纱遮起；

但是，鸟儿，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这不是林中树叶的阴影，这是大海涨溢，像一条深黑的龙蛇。

这不是盛开的茉莉花的跳舞，这是闪光的水沫。

呵，何处是阳光下的绿岸，何处是你的窝巢？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长夜躺在你的路边，黎明在朦胧的山后睡眠。
星辰屏息地数着时间，柔弱的月儿在夜中浮泛。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对于你，这里没有希望，没有恐怖。
这里没有消息，没有低语，没有呼唤。
这里没有家，没有休息的床。
这里只有你自己的一双翅翼和无路的天空。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68

没有人永远活着，兄弟，没有东西可以经久。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个旧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那条长的旅程。

一个单独的诗人，不必去唱一支旧歌。
花儿萎谢；但是戴花的人不必永远悲伤。
弟兄，把这个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必须有一段完全的停歇，好把“圆满”编进音乐。
生命向它的黄昏下落，为了沉浸于金影之中。
必须从游戏中把“爱”招回，去饮忧伤之酒，再去生于泪天。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忙去采花，怕被过路的风偷走。

去夺取稍纵即逝的接吻，使我们血液奔流双目发光。

我们的生命是热切的，愿望是强烈的，因为时间在敲着离别之钟。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没有时间去把握一件事物，揉碎它又把它丢在地上。

时间急速地走过，把梦幻藏在裙底。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只有几天恋爱的工夫。

若是为工作和劳役，生命就变得无尽的漫长。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美对我们是甜柔的，因为她和我们生命的快速调子应节舞蹈。

知识对我们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永不会有时间去完成它。

一切都在永生的天上做完。但是大地的幻象的花朵，却被死亡保持得永远新鲜。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69

我要追逐金鹿。

你也许会讪笑，我的朋友，但是我追求那逃避我的幻象。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因为我要追逐金鹿。你到市场采买，满载着回家，但不知从何时何地一阵无家之风吹到我身上。

我心中无牵无挂；我把一切所有都撇在后面。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 因为我在追逐

金鹿。

70

我记得在童年时代，有一天我在水沟里漂一只纸船。

那是七月的一个阴湿的天，我独自快乐地嬉戏。

我在沟里漂一只纸船。

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怒号，大雨倾注。

浑水像小河般流溢，把我的船冲没了。

我心里难过地想：这风暴是故意来破坏我的快乐的，它的一切恶意都是对着我的。

今天，七月的阴天是漫长的，我在默忆我生命中以我为失败者的一切游戏。

我抱怨命运，因为它屡次戏弄了我，当我忽然忆起我的沉在沟里的纸船的时候。

71

白日未尽，河岸上的市集未散。

我只恐我的时间浪掷了，我的最后一文钱也丢掉了。

但是，没有，我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买卖做完了。

两边的手续费都收过了，该是我回家的时候了。

但是，看门的，你要你的辛苦钱么？

别怕，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风声宣布着风爆的威胁，西方低垂的云影预报着恶兆。

静默的河水在等候着狂风。

我怕被黑夜赶上，急忙过河。

呵，船夫，你要收费！

是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路边树下坐着一个乞丐。可怜呵，他含着羞怯的希望看着我的脸！

他以为我富足地携带着一天的利润。

是的，兄弟，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色愈深，路上静寂。萤火在草间闪烁。

谁以悄悄的蹑步在跟着我？

呵，我知道，你想掠夺我的一切获得。我必不使你失望！

因为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半到家。我两手空空。

你带着切望的眼睛，在门前等我，无眠而静默。

像一只羞怯的鸟，你满怀热爱地飞到我胸前。

哎，哎，我的神，我还有许多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72

用了几天的苦工，我盖起一座庙宇。这庙里没有门窗，墙壁是用层石厚厚地垒起的。

我忘掉一切，我躲避大千世界，我神注目夺地凝视着我

安放在龛里的偶像。

里面永远是黑夜，以香油的灯盏来照明。

不断的香烟，把我的心缭绕在沉重的螺旋里。

我彻夜不眠，用扭曲混乱的线条在墙上刻画出一些奇异的图形—— 生翼的马，人面的花，四肢像蛇的女人。

我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线之路，使鸟的歌声，叶的细语，或村镇的喧嚣得以进入。

在沉黑的仰顶上，唯一的声音是我礼赞的回响。

我的心思变得强烈而镇定，像一个尖尖的火焰。我的感官在狂欢中昏晕。

我不知时间如何度过，直到巨雷震劈了这座庙宇，一阵剧痛刺穿我的心。

灯火显得苍白而羞愧；墙上的刻画像是被锁住的梦，无意义地瞪视着，仿佛要躲藏起来。

我看着龛上的偶像，我看见它微笑了，和神的活生生的接触，它活了起来，被我囚禁的黑夜，展起翅来飞逝了。

73

无量的财富不是你的，我的耐心的微黑的尘土母亲。

你操劳着来填满你孩子们的嘴，但是粮食是很少的。

你给我们的欢乐礼物，永远不是完全的。

你给我孩子们做的玩具，是不牢的。

你不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渴望，但是我能为此就背弃你么？

你的含着痛苦阴影的微笑，对我的眼睛是甜柔的。

你的永不满足的爱，对我的心是亲切的。

从你的胸乳里,你是以生命而不是以不朽来哺育我们,因此你的眼睛永远是警醒的。

你累年积代地用颜色和诗歌来工作，但是你的天堂还没有盖起，仅有天堂的愁苦的意味。

你的美的创造上蒙着泪雾。

我将把我的诗歌倾注入你无言的心里，把我的爱倾注入你的爱中。

我将用劳动来礼拜你。

我看见过你的温慈的面庞，我爱你的悲哀的尘土，大地母亲。

74

在世界的谒见堂里，一根朴素的草叶，和阳光与夜半的星辰坐在同一条毡褥上。

我的诗歌，也这样地和云彩与森林的音乐，在世界的心中平分席次。

但是，你这富有的人，你的财富，在太阳的喜悦的金光和沉思的月亮的柔光，这种单纯的光彩里，却占不了一份。

包罗万象的天空的祝福，没有洒在它的上面。

等到死亡出现的时候，它就苍白枯萎，碎成尘土了。

75

夜半,那个自称的苦行人宣告说:“弃家求神的时候到了。呵，谁把我牵住在妄想里这么久呢?”

神低声说:“是我。”但是这个人的耳朵是塞住的。

他的妻了和吃奶的孩子一同躺着,安静地睡在床的那边。

这个人说:“什么人把我骗了这么久呢?”

声音又讲："是神。"但是他听不见。

婴儿在梦中哭了，挨向他的母亲。

神命令说："别走，傻子，不要离开你的家。"但是他还是听不见。

神叹息又委屈地说："为什么我的仆人要把我丢下，而到处去找我呢？"

76

庙前的集会正在进行。从一早起就下雨，这一天快过尽了。

比一切群众的欢乐还光辉的，是一个花一文钱买到一个棕叶哨子的小女孩的光辉的微笑。

哨子的尖脆欢乐的声音，在一切笑语喧哗之上飘浮。

无尽的人流挤在一起，路上泥泞，河水在涨，雨在不停地下着，田地都没在水里。

比一切群众的烦恼更深的，是一个小男孩的烦恼——他连买那根带颜色的小棍的一文钱都没有。

他苦闷的眼睛望着那间小店，使得这整个人类的集会变成可悲悯的。

77

西乡来的工人和他的妻子正忙着替砖窑挖土。

他们的小女儿到河边的渡头上 她无休无息地擦洗锅盘。

她的小弟弟，光着头，赤裸着黧黑的涂满泥土的身躯，跟着她，听她的话，在高高的河岸上耐心地等着她。

她顶着满瓶的水，平稳地走回家去，左手提着发亮的铜壶，右手拉着那个孩子——她是妈妈的小丫头，繁重的家务

使她变得严肃了。

有一天我看见那赤裸的孩子伸着腿坐着。

他姐姐坐在水里,用一把土在转来转去地擦洗一把水壶。

一只毛茸茸的小羊,在河岸上吃草。

它走近这孩子身边,忽然大叫了一声,孩子吓得哭喊起来。

他姐姐放下水壶跑上岸来。

她一只手抱起弟弟,一只手抱起小羊,把她的爱抚分成两半,人类和动物的后代在慈爱的连结中合一了。

78

在五月天里。闷热的正午仿佛无尽地悠长。干地在灼热中渴得张着口。

当我听到河边有个声音叫道:“来吧,我的宝贝!”

我合上书开窗外视。

我看见一只皮毛上尽是泥土的大水牛,眼光沉着地站在河边;一个小伙子站在没膝的水里,在叫它去洗澡。

我高兴而微笑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甜柔的接触。

79

我常常思索,人和动物之间没有语言,他们心中互相认识的界线在哪里。

在远古创世的清晨,通过哪一条太初乐园的单纯的小径,他们的心曾彼此访问过。

他们的亲属关系早被忘却,他们不变的足印的符号并没有消灭。

可是忽然在些无言的音乐中,那模糊的记忆清醒起来,动

物用温柔的信任注视着人的脸，人也用嘻笑的感情下望着它的眼睛。

好像两个朋友戴着面具相逢，在伪装下彼此模糊地互认着。

80

用一转的秋波，你能从诗人的琴弦上夺去一切诗歌的财富，美妙的女人！

但是你不愿听他们的赞扬，因此我来颂赞你。

你能使世界上最骄傲的头在你脚前俯伏。

但是你愿意崇拜的是你所爱的没有名望的人们，因此我崇拜你。

你的完美的双臂的接触，能在帝王的荣光上加上光荣。

但你却用你的手臂去扫除尘土，使你微贱的家庭整洁，因此我心中充满了钦敬。

81

你为什么这样低声地对我耳语，呵，“死亡”，我的“死亡”？

当花儿晚谢，牛儿归棚，你偷偷地走到我身边，说出我不了解的话语。

难道你必须用昏沉的微语和冰冷的接吻来向我求爱，来赢得我心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我们的婚礼不会有铺张的仪式么？

在你褐黄的卷发上不系上花串么？

在你前面没有举旗的人么？你也没有通红的火炬，使黑

夜像着火一样明亮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你吹着法螺来吧，在无眠之夜来吧。

给我穿上红衣，紧握我的手把我娶走吧。

让你的驾着急躁嘶叫的马的车辇，准备好等在我门前吧。

揭开我的面纱骄傲地看我的脸吧，呵，“死亡”，我的“死亡”。

82

我们今夜要做“死亡”的游戏，我的新娘和我。

夜是深黑的，空中的云霾是翻腾的，波涛在海里咆哮。

我们离开梦的床榻，推门出去，我的新娘和我。

我们坐在秋千上，狂风从后面猛烈地推送我们。

我的新娘吓得又惊又喜，她颤抖着紧靠在我的胸前。

许多日子我温存伏侍她。

我替她铺一个花床，我关上门不让强烈的光射在她眼上。

我轻轻地吻她的嘴唇，软软地在她耳边低语，直到她困倦得半入昏睡。

她消失在模糊的无边甜柔的云雾之中。

我摩抚她，她没有反映；我的歌唱也不能把她唤醒。

今夜，风暴的召唤从旷野来到。

我的新娘颤抖着站起，她牵着我的手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在风中飞扬，她的面纱飘动，她的花环在胸前悉悉作响。

死亡的推送把她摇晃活了。

我们面面相看，心心相印，我的新娘和我。

83

她住在玉米地边的山畔，靠近那股嘻笑着流经古树的庄严的阴影的清泉。女人们提罐到这里来装水，过客们在这里谈话休息。她每天随着潺潺的泉韵工作幻想。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从云中的山上下来；她的头发像醉蛇一样的纷乱。我们惊奇地问："你是谁？"他不回答，只坐在喧闹的水边，沉默地望着她的茅屋。我们吓得心跳。到了夜里，我们都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女人们到杉树下的泉边取水，她们发现她茅屋的门开着，但是，她的声音没有了，她的微笑的脸哪里去了呢？

空罐立在地上，她屋角的灯，油尽火灭了。没有人晓得在黎明以前她跑到哪里去了——那个陌生人也不见了。

到了五月，阳光渐强，冰雪化尽，我们坐在泉边哭泣。我们心里想："她去的地方有泉水么，在这炎热焦渴的天气中，她能到哪里去取水呢？"我们惶恐地对问："在我们住的山外还有地方么？"

夏天的夜里，微风从南方吹来；我坐在她的空屋里，没有点上的灯仍在那里立着。忽然间那座山峰，像帘幕拉开一样从我眼前消失了。"呵，那是她来了。你好么，我的孩子？你快乐么？在无遮的天空下，你有个荫凉的地方么？可怜呵，我们的泉水不在这里供你解渴。"

"那边还是那个天空，"她说，"只是不受屏山的遮隔，——也还是那股流泉长成江河，——也还是那片土地伸广变成平原。""一切都有了，"我叹息说，"只有我们不在。"她含愁地笑着说："你们是在我的心里。"我醒起听见泉流潺

潺，杉树的叶子在夜中沙沙地响着。

84

黄绿的稻田上掠过秋云的阴影，后面是狂追的太阳。

蜜蜂被光明所陶醉，忘了吸蜜，只痴呆地飞翔嗡唱。

河里岛上的鸭群，无缘无故地欢乐地吵闹。

我们都不回家吧，兄弟们，今天早晨我们都不去工作。

让我们以狂风暴雨之势占领青天，让我们飞奔着抢夺空间吧。

笑声飘浮在空气上，像洪水上的泡沫。

弟兄们，让我们把清晨浪费在无用的歌曲上面吧。

85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我不能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从天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片金影。

开起门来四望吧。

从你的群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

在你心的欢乐里，愿你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把它快乐的声音，传过一百年的时间。

（刊于《泰戈尔作品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4月出版。）

《流失的金钱》

〔印度〕 泰戈尔著

1

在他父亲死后，贝德亚那德就靠着遗留给他的政府公债，安居了下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工作做。他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把树枝砍下来，十分耐心和精巧地把它磨成手杖。街坊的孩子们和青年人都是准备得到这些手杖的人，他的手杖从来没有供过于求的时候。

受到了丰收之神的祝福，贝德亚那德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到了结婚的年龄便结了婚的女孩。

但是他的妻子散达利对于自己的命运却是不满，因为她丈夫的财源不像他们对街的堂兄弟们那么兴旺。她觉得老天在分配上真是不必要地存在着缺陷，比方说她不能在房里摆出同样的金光闪闪的器皿，也不能像她街坊那样，目中无人地歪着鼻子。

自己家的情况给她无穷的烦恼，那些东西不但不合适而且十分丢人。她的床架，她准知道，连拿去抬个死尸也不够体面。那七代无亲的小蝙蝠也不愿接受邀请住到这所破烂的

房子里来；谈到家具，咳，连最冷漠的苦行者看到了也会落下眼泪。懦弱的男性是没有办法来反驳这些形容过甚的言词的，所以贝德亚那德只好退到他的走廊上去，加倍用力地去磨他的手杖。

但是沉默的壁垒不是最有效的自卫工具。有的时候他正在工作，他妻子突然进来了，眼睛望着别处，说："请你告诉送牛奶的把牛奶停了吧。"

贝德亚那德在吓得不敢说话之后，也许勉强嗫嚅出："牛奶么？停了供给，你们怎么过呢？孩子们喝什么呢？"

他的妻子就会回答说："米汤。"

有的时候她会用相反的进攻方法，忽然跑进屋来，宣告说："我干不下去啦，你管你自己的家吧。"

贝德亚那德就毫无办法地咕哝说："你要我做什么？"

他的妻子就会回答："这一个月由你出去买东西。"然后就开出一张足够一群贪吃爱喝的人大摆筵席的单子来。

如果贝德亚那德敢于鼓起勇气来问："怎么会需要那么多呢？"他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要是让孩子们都饿死当然就便宜得多了，还有我，也是饿死了好。"

2

有一天早饭以后，贝德亚那德独自坐着，准备着风筝上用的绳子，他看见一个会点铁成金的托钵僧。他心头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发财的最省力最可靠的机会。他把这个托钵僧领到家里。当这位客人同意把点金术传给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聪明感到十分得意。

在吞下多得惊人的饭食和贝德亚那德父亲的不少遗产之后，这位苦行者终于让贝德亚那德和他的妻子有了明天就会实现他们梦想的希望。

这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丈夫和妻子，万分豪奢地开始建造起空中的黄金楼阁，还仔细讨论着建筑的式样。那天晚上他们夫妇之间异常和美，虽然有些意见分歧，但他们彼此也情愿在计划上作些让步。

第二天这位魔术家神秘地不见了。他们生活气氛中的金雾也跟着消逝了。阳光也显得暗淡了。房子和家具对于主妇说来，比从前更加上四倍地丢人。

从那时起，即或贝德亚那德硬着头皮在极其细小的家务事上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妻子就用使他生畏的讽刺话来教训他，叫他提防着不要把浪费得所剩无几的一点心力消耗光了。

同时，每逢有看手相的人走过，散达利就请他们替她看手相和算命。他们告诉她在子嗣上她是有福的，她会儿女满堂。但是家里人口增加的展望，并没有使她心里高兴。

最后，有一天，一个星相家来说，如果在一年以内她的丈夫得不到一笔宝藏的话，他就丢下算命的行业去讨饭了。他说得那么斩钉截铁，散达利对于他的预言没有丝毫疑惑。

世上有些公认的生财之道，比如务农、做官、经商以及那些合法和不合法的职业。但是这些都不能指出宝藏的方向。因此他的妻子越催逼他，他就越窘困得不能决定应该去挖掘哪一个小丘，或是雇一个潜水的人去打捞河床里的哪一个地点。

这时杜尔枷大祭节快到了。一个星期以前，许多船只满

载着带着货物回家的客人们，停在村庄的渡头上：箩筐里盛满了蔬菜，铅铁箱里装满了新鞋、雨伞和送给小孩子的衣服、香和肥皂、新出的故事书和送给妻子的香膏。

秋天的阳光以节日的狂欢普照着无云的天空，丰熟的稻田在阳光下闪亮，雨水洗过的柳叶在清凉的微风中摇摆。

孩子们很早就起来了，到邻家院子里去看塑造神像。到了吃饭的时候，女佣人就来把他们拖走。这时贝德亚那德正在那儿感伤，在四邻欢腾之中，他自己的生涯却是这样地潦倒。他从佣人手里把孩子拉到身边，问大孩子："好吧，欧布，告诉我这次过节你要什么礼物？"

欧布毫不迟疑地回答："给我一只小船吧，父亲！"

小的孩子，不肯落到哥哥的后面，也说："呀，父亲，也给我一只小船吧！"

3

这时候，散达利的叔叔从贝拿勒斯到她家里来了，他在贝拿勒斯当律师，散达利常费很多时间跑去看他。

最后，有一天，她对丈夫说："喂，你一定要到贝拿勒斯去。"

贝德亚那德立刻想到这一定是他的妻子听了算命的预言说他死期已近，希望他死在圣地，好得到一个比较幸运的来生。

后来他才听到她说在贝拿勒斯有一所房子，据说里面藏着财宝。不用说，他是命中注定要去买那房子，取得财宝的。

贝德亚那德突然不顾一切地拼命要独立自主，他说："老

天爷，我不能到贝拿勒斯去。”

两天过去了，这两天里，贝德亚那德忙着做那两只小船。他插上桅杆，拴上船帆，挂上一面小红旗，再安上舵和桨，齐全到连船夫和乘客也没有忘掉。就是在这个摩登时代，也很难找到一个会高傲到看不起这么一件礼物的孩子。当节日的前夜贝德亚那德把这两只小船给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简直高兴得发疯。

听到孩子们笑嚷的声音，散达利跑进来了，一看到这些礼物，她就心头火起，一把抢过这玩意儿来丢到窗外去。

小的孩子开始失望地哭叫，他母亲打了他响响的一个耳光，说：“不要傻叫。”

大的孩子看到父亲难过的面容，忘记了自己的失望，装出快活的样子说：“不要紧的，父亲，明天我一起床就出去捡去。”

第二天贝德亚那德同意到贝拿勒斯去。他把孩子们抱在怀里，同他们亲吻道别，离家去了。

4

在贝拿勒斯的这所房子里是属于他妻子的叔叔的一个诉讼委托人的，也许就为这缘故，房价很贵。贝德亚那德买了下来，自己住进去。这房子就在河边上，河水冲击着墙脚。

在夜里，贝德亚那德开始有一种胆怯的感觉，拉起被单蒙着头也睡不着。夜深入静之际，他忽然惊恐地听到哪里有丁丁当当的声音。声音很小，却很清晰——仿佛是财神的司库在黄泉之下数着金币似的。

贝德亚那德恐惧起来了，恐惧里却掺和着好奇心和成功的希望。他用颤抖的手端起灯来从这屋走到那屋，整夜侦察这声音的来源，直到早晨到来，这声音才混杂在市嚣之中，听不见了。

第二天的半夜又听到这声音了，贝德亚那德就像一个沙漠中的旅客，只听见水响却不知响声从哪个方向来，他犹豫地不敢乱走一步，唯恐走错了路离泉水更远了。

许多天都在烦虑的状态中度过，直到他素日宁静自得的脸，起了憔悴的皱纹。他双目深陷，带着贪婪的神气，发着像中午烈日下沙漠地上灼热的沙子发出来的闪光。

最后，他在一个夜里想出了一条高见，他把所有的房门都上了锁，用铁橇敲击每间房子的地板。有一间小屋的地板下，发出了空洞的声音。他开始挖掘。当他挖好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从挖开的口子里望进去，贝德亚那德看到下面是一间小屋子，但里面是漆黑黑的，他不敢跳到这不可知的地方去。他把床铺放在洞口上，躺了下去。早晨来了。这一天，在白天也能听到这声音了。他念诵着杜尔伽的神号，把床从洞口拖开，流溅的水声和金属的丁当声变得更清晰了。他恐怖地从洞孔中望到黑暗里去，看到这屋里充满了流动的水，他用棍子探测了一下，发现它只有一两尺深。他拿着一盒火柴和一盏灯，不费劲地跳进这矮浅的屋里去。但是由于怕自己的希望会在一瞬间成为泡影，他的手颤抖起来，几乎点不上灯了。差不多把整盒火柴都划尽了他才把灯点上。

灯光下他看见一只大铜罐拴在一条大铁链上。河水涌进

的时候,这铁链不住地碰在墙上发出他所听到的金属的响声。

贝德亚那德急急地蹚着水，向着铜罐走去，但发觉里面是空的。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双手把铜罐举起狂暴地摇着。他又把它倒过来，但也没有结果。他看到罐口破了，似乎从前是封住的，有人把它敲开了。

贝德亚那德开始在水里摸索。有件东西碰着他的手，拿起看时，却是一具头骨。他把它举到耳边，使劲地摇着，但这也是空的。他把它扔下了。

他看见这屋子靠水的那边墙壁破裂了，河水从缺口里进来,他准知道这一定是那位运气比他好的先来者把它打开的。

最后，失掉了一切的希望，他吁出一声长叹，这一声叹息似乎夹杂着无数从永远失败的地狱里发出的绝望的叹息。

他浑身涂满了污泥，爬到屋子里边去。这个充满着扰攘的人类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像是一只破罐，拴在无意义的命运链子上。

再去收拾东西，买车票，上火车，回到家里，去跟他妻子拌嘴，去忍受那受气的日子，这一切对于他都仿佛是极端的不合理。他恨不得滚下水去，像倒塌的河岸滚到河流里一样。

但是他还是收拾了东西，买了车票，上了火车，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回家了。

进门以后，他像一个昏迷的人似的呆坐在院子里，不敢走进屋里去。那个老女仆头一个看到了他,在她的惊叫之下,孩子们欢呼着跑来看他，然后他的妻就叫他。

贝德亚那德像从睡梦中惊起，他又回到原先的生活中来了。带着愁容和苦笑，他拉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进到屋里。灯刚刚点上，虽然天还没有黑，却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安静得好像黑夜已经来到了。

贝德亚那德静默了一会，才用轻柔的声音问他的妻子：“你好么？”

他的妻子并不答理，只问他：“怎么样了？”

贝德亚那德没有说话，只拍着自己前额。这时候散达利的脸变得冷酷了。孩子们看到了不幸的阴影，悄悄地溜出去，跑到女仆那里求她给讲故事。

夜来到了，但是丈夫和妻子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家里的整个气氛似乎和静默一同悸动着。散达利的嘴唇紧闭着，像守财奴的钱袋一样。她站了起来，撇下她的丈夫，慢慢地走进她的屋里，把门锁上了。贝德亚那德静默地站在门外，外面传来路过的更夫的呼声。疲倦的人世沉没在昏昏的睡梦之中了。

夜深的时候，大的孩子从梦中醒来，爬下床来走到廊上低声地叫：“父亲。”

但是他父亲不在那里。他又到他父母的紧闭的卧室门外，稍微提高一点声音叫“父亲”，但也没有回答。在恐怖中他又回到床上去。

第二天清早，那个女仆照例准备好主人的烟叶，但到处去找他，都找不见他了。

（刊于《泰戈尔作品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4月出版。）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

过去两年来，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的、日本人民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报道中，不断地出现着我所熟悉所知道的日本女作家们的名字。在她们的作品里，演讲里，朗诵诗里，我都能想象出她们站在演讲台上，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或是坐在案前，怒火如焚，走笔如飞的神情体态。这时候,我恨不能伸出手去隔着海洋紧紧地握住她们的双手,来表达出中国人民和我自己、对于她们所热烈参加的日本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的无限的同情和敬意！

我终于在今年三月底的东京之行，得到了和她们重见和深谈的机会，这一段回忆，永远是那么强烈而温暖，它给我以快乐，也给我以鼓舞，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队伍里,有这么多的日本的坚强的勇敢的妇女作家参加,对于作家自己，和日本民族以及世界人民都带来极其光明的前景！

在我执笔之顷，首先涌上我的脑海的，是三宅艳子，她是我到东京后所拜访的第一个女作家，虽然我们在飞机场和日本作家的欢迎会上，都已经见了面。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塔什干的亚非作家会议上结识了她的，我们还一同参观访问了

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撒马汗等城，但是这次重逢，她在我的意识中，已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而且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了。

这一天，东京下着春雪，门外寒气逼人，三宅艳子的客室里却是温暖如春，象征着主人待客的热情。她在挂着美丽的油画、生着熊熊的炉火的客室里，不住地忙着给我们端茶送果，还给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位女音乐家兼诗人，反对“安全条约”的积极参加者，由起繁子。我们谈的很热烈，也很拉杂，从亚非作家会议，到去年的反对“安全条约”的伟大斗争，谈到日本也谈到中国。她们都表示想到中国看看。尤其是三宅艳子，她走过欧洲不少地方，但是没有到过中国，她说：“在我们的反美爱国斗争中，每次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和作家团体给我们打来的支持鼓舞的电报，我总觉得我们是这样地亲近，我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到我们的战友家里去走走呢。”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过之后，她陪我们游了琵琶湖，在湖边的石山寺里，在我们观赏盛开的八重樱的时候，她忽然从后面笑嘻嘻地拉我一把，拿出一张签来给我看，她说：“我是从来不抽签的，今天兴之所至，在这寺的大殿里抽了一张，你看是不是恰合了我的心愿？”我接过签来看时，上面是：

“第九十番大吉”签词是

一信向天飞
秦川舟自归
前途成好事

应得贵人推

我望着她的清秀的热情横溢的脸，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今日的战斗友谊，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不能斩断的！从文字上来说，这张签，不必经过翻译，我们是都能了解的，从心情上来说，似乎连这一段文字都不必要了！

我们从外地访问回来，又在她家里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这次的陪客里，除了由起繁子之外，还有池田幸子，这是一位健硕坦爽，经常到东京和大阪的贫民窟里体验生活的女作家。她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谈东京贫民住地的悲惨情况：那里的失业的贫民有一万人左右，通常是八个人睡在六张席的小屋里，拥挤污秽，贫病交逼。那里的警察也特别多！去年那里的贫民曾为反对“加强警察”而自发的聚众捣毁了警察署。她愤慨地说：“政府就是这样地只顾加强镇压，而不关心改善生活的，叫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三宅艳子一面忙着给我们烧着香气喷溢的牛肉，一面静静的微笑地听着，有时也参加一两句。这位外貌沉静腼腆，内心火热的女作家，也可以从她酒量上看得出来，她款待我们的醇美的青梅酒，是她自己酿制的。在我们辞别会上，女作家里面，只有她能够把我们强洌的茅台酒，一口饮干！

深尾须磨子，是我十五年前的旧交，首次见面，她就送给我一朵鲜红的玫瑰。在亚非作家会议的妇女代表和日本保卫人权妇女团体的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她。她跑过来和我紧紧地握手。我告诉她，她在去年六月十九日午夜大雨中，对

三万包围国会的示威群众所朗诵的那首长诗里面的：

现在下的雨
好似正为日本的命运忧伤着。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这正义的斗争
祖国就不会灭亡！
坚持下去吧，坚持到最后！
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力量，
帝国主义的墙壁就会被我们击碎。

使我受到怎样的感动的时候，她眼里闪出欢喜激动的光。她跪坐在我的垫子后面，紧紧捏住我的肩膀，说："谢谢你，谢谢中国人民！我们知道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有勇气！我又正在写一首长诗，是准备在另外的集会上朗诵的。以后寄给你看……"说着又匆匆地回到她的座位上去了。

她在座上发言了。她的眼光是那样的严峻，那样地激烈，她用最清朗热情的声音说："我已经参加了以工人为中心的爱国反美运动，作为文化工作者，我已经把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交给这个运动，我要坚持到底，决不向困难低头！"这声音至今还在我耳中回旋激荡，我相信，只要日本的文艺工作者和日本人民一起"坚持这正义的斗争"，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他们的。

在离开日本的前两天，我们拜访了七十七岁的前辈女作家，野上弥生子。一九五七年她到我国延安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她还到我家里吃过茶。听说她近来身体

不大好，会议期间一直没有见到她。

她住在东京郊区成城的一条幽静的街上，我们进入树木成荫的庭院，在房门口敲起挂着的小钟。主人从客室里出来，紧紧拉着我的手，逼近地端详我的脸，喜笑地说："欢迎你！我的眼睛不好，三步外就看不见人。劳你远道而来，我真是不过意！"她的声音是那么清朗，我就想到仅仅是去年五月十七日，她在要求废除"安全条约"和岸内阁总辞职的国民集会上，还登上讲台，慷慨地宣称："我是以无法抑制的兴奋的心情来参加大会的，我想提一张请愿书来表达我这种心情。我也能够和各位年轻的同胞一起走到大会去。'这位已有五十余年写作历史的老作家，就是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来战胜她的病弱的身躯的！

她以家人般亲切的情意，和我们款款地谈着文学创作问题。她恳切地说："我以为中国应当有几个描写万里长征的电影，好让青年人知道革命缔造的艰难。年轻人需要教育，他们决不可忘掉过去……人家批评中国文学作品政治意味太浓厚，我就不同意。依我看，文学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在教育青年的意义上，日本作家应当向中国作家学习。"

提到她到延安的访问，她立刻欢悦了起来，她感谢中国主人对她从北京到延安一段旅程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与款待，她抑制不住延安的印象对于她的启发和激动。她给我们看了她在延安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口和其他各处所摄的照片。她还极其殷勤地说："下次中国作家来了，一定要分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我现在一个人住着很寂寞——我的儿媳住在我对面的房子里，我真想把你留下同住些时，你的家人会不会同

意呢？”当我笑着回答还是她再到中国去住些时更好的时候，她爽朗地笑了：“我对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我健在的日月里，一定要重访中国的。”

老作家的精力是惊人的，她的眼力不好，但每天还坚持写作三小时。她现在正在写着丰臣秀吉时代茶道名人千利休的事迹。我们一面用茶点，一面畅谈，时间已经近午，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告辞了出来，她也恋恋不舍地扶着儿媳一直送到大门以外。她微笑着说：“告诉惦记我的中国老朋友们，我是病弱地活着，但是我会坚持下去的。”

这里，我应该提到一位精于活跃的女作家松冈洋子。我没有去拜访她，我同她说过：“我没有法子到你家去拜访，因为你整天呆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办公室里！”她也爽朗地大笑起来。她是去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之一员，去年在中国，今年在日本，我们混得很熟。在我们谈得很热烈的时候，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同她讲中国话，我自己好笑，她也好笑，但都觉得这是一种衷心亲切的表现。她就像我们的家人姐妹，常常在深夜或是清晨来到我们的住处，谈些会务也谈些思想问题。她说：“在中国，我学到许多极好的名词，比方说‘反面教员’……”在我们离开东京之前，她终于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会到她的母亲，她的姐妹。我们谈到东京会议对于日本作家的良好影响，谈到将来的工作，同时也敦劝她在紧张的工作中要注意休息，她的一家人还为此而感谢我们，我们度过了一个极其温暖的夜晚。在我们动身回国的时候，在羽田机场上，我握着她的手，问：“在中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替你效劳的？”她立刻说：“没有别的，请你给我寄

一本英译的毛主席著作《矛盾论》，我想好好地学习一下。”这位优秀的评论家，是在多么严肃地考虑问题呵！

芦田高子，是我们在金泽会到的一位写短歌的女诗人。其实我在内滩农民对美军打靶场斗争的明信片后面，早已看到她写的短歌和她的名字了。这位健硕爽朗，热情洋溢的诗人，陪我们到内滩去访问，一路上给我们介绍内滩妇女斗争的英勇事迹，谈得滔滔不绝。她是金泽人，内滩人民特别是妇女们的反美爱国的斗争，使她受了极大的感动，她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以她的短歌像匕首一般地做她自己斗争的武器，支持鼓舞着斗争的群众。我们离开金泽的前夕，她主持一个业余作家的座谈会，同我们谈文学创作问题直到深夜，第二天还到车站来送行。我们紧紧地握手不舍，从她热烘烘的，不断地写短歌的右手里，我感到英勇的内滩人民的力量。

我所会到的日本女作家，还有好几位，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见到的有工人出身的女诗人松田解子；我的老朋友佐多稻子；《火凤凰》的作者中本高子，以后在东京、在镰仓我们还有过几次很深切的谈话；《二十四只眼睛》的作者壶井荣，久病初愈，也终于来到了我们离开日本之前的辞别会。我们中间的谈话都是兴奋而热烈的，我对于日本作家坚强地参加日本人民反美爱国的斗争，表示衷心的敬佩。她们对于中国人民和作家对于日本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无限的感谢。谈到深切的地方，彼此眼里都有泪痕，但是我们的眼泪是乐观的，快乐的眼泪，敌忾同仇的战斗友谊，使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年轻的作家有吉佐和子，是我们在开会前夕的欢迎酒会

上就见到的。她一直以最恳挚的态度，表示想到中国来看看。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候，她正在美国，但是她说就在那时候引起了她的爱国的民族的激感。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们在镰仓的一所幽静的别墅里的五小时的谈话。巨扇的玻璃门外下着很大的春雨，落花满地，浓绿的枝叶上滴沥着沉重的雨声……她谈到她的短篇小说《半醉》——是描写原子弹受害者的故事的——的时候，她的眼泪涌上来了。她说：“美国人尽管在广岛盖了许多房子，也抹不掉日本人民心上的创痕，日本人民是永远忘不了这件事的！”

这篇文章应该结束了，我心里的话和忆起的事实都是写不完的。在一片兴奋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三岛一先生的话，在我们建国十周年庆祝的第二天，他邀我到北京饭店去喝茶，他笑着说：“你们中国放焰火的法子和日本不一样，是一排一排地放的，照耀得大地通明！我脑中的光明的印象，强烈得使我睡不着觉！”日本的女作家们，对于我，也像一排一排地放上天去的焰火。在我脑中留下的印象是那么灿烂，那么多彩，她们在作品中所放出的光芒，就是她们从和人民结合中所取得的火雨般的压抑不住的力量。

我们的战斗友谊是永存的！

隔着盈盈一水的东海，我再度向她们致敬！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61年5月号。）

樱 花 赞

樱花是日本的骄傲。到日本去的人，未到之前，首先要想起樱花；到了之后，首先要谈到樱花。你若是在夏秋之间到达的，日本朋友们会很惋惜地说："你错过了樱花季节了！"你若是冬天到达的，他们会挽留你说："多呆些日子，等看过樱花再走吧！"总而言之，樱花和"瑞雪灵峰"的富士山一样，成了日本的象征。

我看樱花，往少里说，也有几十次了。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看，上野公园看，千鸟渊看……；在京都看，奈良看……；雨里看，雾中看，月下看……日本到处都有樱花，有的是几百棵花树拥在一起，有的是一两棵花树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弥漫的樱花气息里！

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樱花一共有三百多种，最多的是山樱、吉野樱和八重樱。山樱和吉野樱不像桃花那样地白中透红，也不像梨花那样地白中透绿，它是莲灰色的。八重樱就丰满红润一些，近乎北京城里春天的海棠。此外还有浅黄色的郁金樱，花枝低垂的枝垂樱，"春分"时节最早开花的彼岸樱，花瓣多到三百余片的菊樱……掩映重迭、争妍斗艳。清代诗人黄遵宪的樱花歌中有：

………………

墨江泼绿水微波
万花掩映江之沱
倾城看花奈花何
人人同唱樱花歌

………………

花光照海影如潮
游侠聚作萃渊薮

………………

十日之游举国狂
岁岁欢虞朝复暮

………………

这首歌写尽了日本人春天看樱花的举国若狂的胜况。“十日之游”是短促的，连阴之后，春阳暴暖，樱花就漫山遍地的开了起来，一阵风雨，就又迅速地凋谢了，漫山遍地又是一片落英！日本的文人因此写出许多“人生短促”的凄凉感喟的诗歌，据说樱花的特点也在“早开早落”上面。

也许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对于樱花的联想，不是那么灰黯。虽然我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第一次看樱花的时候，墓地里尽是些阴郁的低头扫墓的人，间以喝多了酒引吭悲歌的醉客，当我穿过圆穹似的莲灰色的繁花覆盖的甬道的时候，也曾使我起了一阵低沉的感觉。

今年春天我到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到处都看了樱花，在东京，大阪，京都，箱根，镰仓……但是四月十

三日我在金泽萝香山上所看到的樱花，却是我所看过的最璀璨、最庄严的华光四射的樱花！

四月十二日，下着大雨，我们到离金泽市不远的内滩渔村去访问。路上偶然听说明天是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人罢工的日子。金泽市有十二家出租汽车公司，有汽车二百五十辆，雇用着几百名的司机和工人。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已经进行过五次罢工了，还没有达到目的，明天的罢工将是第六次。

那个下午，我们在大雨的海滩上和内滩农民的家里，听到了许多工农群众为反对美军侵占农田作打靶场，奋起斗争终于胜利的种种可泣可歌的事迹。晚上又参加了一个情况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大家都兴奋得睡不好觉，第二天早起，匆匆地整装出发，我根本就把今天汽车司机罢工的事情，忘在九霄云外了。

早晨八点四十分，我们从旅馆出来，十一辆汽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我们分别上了车，徐徐地沿着山路，曲折而下。天气晴明，和煦的东风吹着，灿烂的阳光晃着我们的眼睛……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今天不是汽车司机们罢工的日子么？他们罢工的时间不是从早晨八时开始么？为着送我们上车，不是耽误了他们的罢工时刻么？我连忙向前面和司机同坐的日本朋友询问究竟。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微微地笑说："为着要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昨夜开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罢工时间改为从早晨九点开始了！"我正激动着要说一两句道谢的话的时候，那位端详稳静、目光注视着前面的司机，稍稍

地侧着头，谦和地说："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呵！"

我的心猛然地跳了一下，像点着的焰火一样，从心灵深处喷出了感激的漫天灿烂的火花……

清晨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车辆，只有我们这十一辆汽车，沙沙地飞驰。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好像云海似地，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像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凌驾着骀荡的东风，两舷溅起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

下了山，到了市中心，街上仍没有看到其他的行驶的车辆，只看到街旁许多的汽车行里，大门敞开着，门内排列着大小的汽车，门口插着大面的红旗，汽车工人们整齐地站在门边，微笑着目送我们这一行车辆走过。

到了车站，我们下了车，以满腔沸腾的热情紧紧地握着司机们的手，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并祝他们斗争的胜利。

热烈的惜别场面过去了，火车开了好久，窗前拂过的是连绵的雪山和奔流的春水，但是我的眼前仍旧辉映着这一片我所从未见过的奇丽的樱花！

我回过头来，问着同行的日本朋友："樱花不消说是美丽的，但是从日本人看来，到底樱花美在哪里？"他搔了搔头，笑着说："世界上没有不美的花朵……至于对某一种花的喜爱，却是由于各人心中的感触。日本文人从美而易落的樱花里，感到人生的短暂，武士们就联想到捐躯的壮烈。至于一

般人民，他们喜欢樱花，就是因为它在凄厉的冬天之后，首先给人民带来了兴奋喜乐的春天的消息。在日本，樱花就是多！山上、水边、街旁、院里，到处都是。积雪还没有消融，冬服还没有去身，幽暗的房间里还是春寒料峭，只要远远地一丝东风吹来，天上露出了阳光，这樱花就漫山遍地的开起！不管是山樱也好，吉野樱也好，八重樱也好……向它旁边的日本三岛上的人民，报告了春天的振奋蓬勃的消息。”

这番话，给我讲明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樱花开遍了蓬莱三岛，是日本人民自己的花，它永远给日本人民以春天的兴奋与鼓舞；一个是：看花人的心理活动，形成了对于某些花卉的特别喜爱。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地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让友谊的轻舟，激箭似地，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

深夜回忆，暖意盈怀，欣然提笔作樱花赞。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6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谈 虎

年轻的爸爸妈妈带明明去看电影，这是一本美术动画片，叫做《一只鞋》。影片里先出来一对十分慈蔼可爱的老公公、老婆婆。老婆婆上山去替人家接生，人家请她吃一点酒，她吃醉了，就在溪水旁边睡着。这时出来一只金彩斑斓的老虎，一直走到老婆婆的身边……明明着急起来了，他连忙拉着妈妈的袖子，脸挨脸地轻轻地问："妈妈，这只老虎是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轻轻地说："这只老虎是好人，它是来请这位老婆婆去给母老虎接生的。"明明又悄悄地问："老虎不是会吃人的吗？"这时爸爸参加进来了，他说："对的，老虎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它总是要吃人！"明明问："那么这只老虎为什么不吃这位老婆婆呢？"妈妈说："这里故事里的老虎，不是真老虎。你不是听过许多动物故事吗？故事里的动物都和人一样，会唱歌，会说话，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明明听说这老虎是故事里的，就仿佛很满意了，他立刻专心致志地凝望着银幕，让这动人的情节，把他带进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里去。

看完电影回来，明明睡下以后，爸爸和妈妈端两个小凳子，坐到门口看月闲谈的街访中间，把这问题又提起了。爸

爸搔着头，很严肃地说："我总认为这个电影，对孩子有害无益！给孩子灌输一种老虎是好人，不是可怕可恨而是可亲可爱的思想，是十分不好的。"

妈妈笑说："明明虽然喜欢这故事里的老虎——因为它惩罚了坏官，救了老百姓，但是我相信下次他到动物园去的时候，不会把手伸进老虎栏里去！真老虎到底是真老虎，孩子心里是清楚的。"

爸爸坚持说："无论如何，把老虎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总是不好，我对于老虎的印象，实在不佳……"

这时候，围坐在门口看月的人们，也热烈地参加讨论了。

一位老人的声音说："这故事不是新编的。我们的旧书旧戏里面，好的老虎多着呢。旧社会里的劳动人民，在残暴的统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有冤无处伸'。孔子不是还说过，'苛政猛于虎'吗？那就是说暴虐的官府，比老虎还要可怕可恨。当劳动人民在冤愤之极的时候，还会幻想让这个威猛的、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管不了逮不住的老虎，来替他们伸冤报仇，于是旧书旧戏里就创造了许多的治坏人帮好人的'义虎'，这只是反映旧社会里受压迫的人民的报仇雪恨的愿望……"

一位老太太的声音说："还有，在老故事里，老虎给人的印象，就和豺狼不一样，多半是好的。我们小时候，戴老虎帽，穿老虎鞋，到了端阳节那天，衣襟上还挂上一只彩绳缠的小老虎，我们的额上还用雄黄酒画上'王'字，自己也当了老虎了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人们在庙会小摊上，给我买了一只布老虎，我们白天抱着玩，晚上枕着睡，可是我

们山区里的孩子，也没有因为同布老虎混得那么亲密，对真老虎就失去警惕！”

又一个声音说，“老虎在中国传统的说法里，还代表勇猛、英武、无畏。我们称勇健矫捷的军人为‘虎将’。乒乓小将庄则栋不就被称为‘小老虎’吗？‘虎虎有生气’的青年人，是大家所喜爱的。还有，我们这院子里叫‘小虎’的孩子也有一两个呵！”

一个孩子笑起来了：“我们的《中国少年报》上，还有‘小虎子’的连环画呢！”

那位爸爸显然不服，他摇着头说，“你们把问题扯得太远了！”

另一位年轻人爽朗地接过话题来：“依我看，这问题不大。首先，你爱人说得很好，小孩子会把故事里的老虎和真老虎分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不会因为故事里有好老虎，就去亲近真老虎。刚才×老先生也说过，这故事是古老的，它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历史现实，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就把它取消了。而且我相信，在新编的儿童读物里，也不会把老虎写成正面人物，请它来替人报仇雪恨，因为新社会里有的是好人，就不需要好老虎了。还有，如果你老兄这样地讨厌老虎，我们那个小虎也得快改名字了……”

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夜书所闻。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年6月6日。）

一寸法师

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些民间故事。在游览的大汽车里，总有一位女向导员，她指点着窗外的风景，告诉你这是什么山，什么水，什么桥，什么村，同时也给你讲些和这山、水、桥、村有关的故事，并唱些和这故事有关的民歌。

但是这一段特别有趣、特别动人的关于一寸法师的故事，却是我自己在琵琶湖边、石山寺的大黑天神殿里发现的！在神殿的阶下小摊上，摆着许多小小的纪念品，其中一种是只有一寸长的小木槌，把槌柄拔出，可以从槌身里面倒出米粒大小、纸片般薄的两个小金像来。这两个小金像，一个是僧家打扮，手里拿着一把槌子，一个是裙帔飘扬的宫妆美人。问起来知道是一寸法师的故事。因为这小木槌太小巧可爱了，我就买了一个，在下山的路上，便请同行的日本朋友，给我讲一寸法师的故事。

他笑说：这故事和其他的民间故事一样，有好几种说法。我所听到的是：一寸法师是古代日本津国难波地方农民家的孩子，他的父母到了四十岁还没有儿女，就到神庙里去祈求，回来母亲就怀了孕，等到孩子生下来，身长却只有一寸。但

是他的父母仍是珍宝般地把他养活起来，因为孩子是在神前求来的，就给他起名叫一寸法师。一寸法师长到了十二三岁，身材仍不见长，父母就忧虑起来了。一寸法师是个很孝顺又有志气的孩子，就毅然地对父母说："让我自己出去闯一个天下吧，天地之大，还怕没有我生存的地方？"于是他从流着眼泪的父母手里接过了一只船形的酒杯，一双筷子，一把套在麦秆鞘里的小针刀，就向他们道别了。

一寸法师把那柄针刀挂在腰间，登上酒杯船，拿两只筷子作了桨，一直往京都划去。他到了京都的清水寺前，一直上门来求见方丈。方丈出来接见的时候，看见他从看门人的木屐底下走了出来，大大地吃了一惊！但是看他身材虽小，却是气宇轩昂，谈吐不凡，方丈十分喜爱，把他留下，让他在大殿里做些杂务。

有一天，有一位公主来到寺里烧香，引动了一个妖魔，想把公主抢走。妖魔来的时候，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公主的侍从人员和庙中僧众都吓得四散奔逃。正当妖魔向公主伸出巨爪的时候，一寸法师从殿角钻出来了！他奋不顾身地拔出针刀向着妖魔刺去。妖魔看见一寸法师是那么渺小，他呵呵大笑着把一寸法师一把抓起吞在肚里。一寸法师沉着地滚到他心脏深处，举起针刀，向妖魔的五脏六腑乱刺起来。痛得那妖魔狂嗥着把一寸法师呕了出来，拚命奔逃，把手里的木槌也忘下了。公主惊魂初定，伸手去拾起木槌的时候，发现她的救命恩人一寸法师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那里。公主是多么感激而且喜爱这个一寸长的少年呵！她俯下身去含羞而恳挚地说，"你从妖魔手里救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让我们成

为夫妇吧！”一寸法师羞得满面通红，说，“公主，我救你也不是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而且，我长得这么细小，怎能作你的丈夫，你还是回宫去吧。”说着回身便走，公主伸手去挽留他时，手里的木槌掉在地下，在这魔槌的声响之中，一寸法师的身材便长了好几寸。公主惊喜地把魔槌连敲了几下，一寸法师便长得和平常人一样高了。这故事的结局，不消说，是一寸法师和公主结了婚，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有一位朋友说：这段故事既是有趣又很动人。一寸长的小人儿，是儿童们所喜爱的形象，而且这小人儿又是这样奋不顾身地敢以一寸之躯来同妖魔斗争，这种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也会引起儿童的尊敬。若把它用文学的手笔好好加工起来，一定会成为一段很好的童话。

在我一面听着这故事一面走下山去的时候，我心里所想的却不是写童话，而是回忆我在行前所看到的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那本书里的故事都是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的精神的。我觉得一寸法师的故事，也反映了日本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的精神！从故事里的力量对比来看，一寸法师只有普通人千百分之一的大小，而妖魔比飘忽阴森的鬼魂却更是神通广大。一寸法师在间不容发之顷，挺身而出，却又能利用自己身材细小的优点，机智地钻到妖魔的心里，用针刀去刺他的脏腑，终于击败了强敌，得到了木槌，也得到幸福。我相信日本人民是可以从这故事里得到加强反美爱国斗争的信心的作用的。

回到东京去，我们住进一家很幽雅的日本式旅馆——福田家。当我走进我的屋子的时候，抬头，便看见在“床之

间”里挂的一幅画，这画是一张条幅，上面是个“福”字，下面就是和我从石山寺买回来的一样形状的木槌！“床之间”本是一种神龛，它的地位等于我们旧家庭里中堂上摆的供桌，日本人总在“床之间”里虔诚地挂起一幅好画，前面再摆上一瓶鲜花。这幅画把“福”字和木槌画在一起，而且供奉在“床之间”里面，足见日本人民是相信只有战胜妖魔才能得到幸福的。我一面放下行囊，脱下大衣，一面喜悦地微笑了起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间文学》1961年6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中野绿子和小慧

小慧从门外进来了，我听到她轻悄的脚步声，在我椅子后面停住了。她在看我书桌上摆的那些小玩意儿呢，我只忙着翻看这一个多月来积压的信件，顾不到同她说话。

我感觉到她又渐渐地挪近书桌旁边来了，她看我仍在低头看信，忍不住轻轻地叫了一声“姑姑，这个娃娃是日本带回来的吧？她叫什么名字？”

小慧和我，都爱给娃娃起名字。我们两个人常常商量着给她的布娃娃、泥人，和我屋里的挂像、塑像、雕像起个和它们形象和“国籍”相符的名字；比如说，她的布娃娃有的叫“超美”，有的叫“铜锤”，我的一幅印度画像就叫“齐德拉”……等等。这个新来的、引起小慧注意的日本人形，身上穿着绿色丝绸的和服，一条宽宽的银红色的腰带，在背后打上一个又大又好看的花结，手里抱着一个皮包，侧着头，大眼睛，小嘴，身段十分苗条……

我仍旧看着信，一面笑着说，“她叫中野绿子——因为她是一位姓中野的日本朋友送给我的，她又穿着一身绿衣服。你说她好看吗？”

小慧也笑着上前，把这人形拿在手里，忽然很严肃地说：

“中野绿子是个混血儿，您看她这一头的黄头发！”

小慧真有一对慧眼！我抬起头看时，中野绿子果然是一头的黄发，我一直就没有注意到！

我说：“真的……”

小慧仿佛心不在焉地翻弄着中野绿子的衣服，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说：“姑姑，您去看了您从前在日本时候，在神社院子里玩儿的那几个混血儿了吗？我记得您说过她们比我还大一两岁，现在该有十三四岁了吧？”

我放下了手里的信，说：“没有去看，我们的时间不够……”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然感到惭愧。

小慧微笑着叹息了一声：“那很可惜！我记得您对我说过去年日本人民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运动，也有小学生们参加了，这里面一定会有她们，您说是不是？”

我说：“可能会有……一定会有……”

小慧把中野绿子抱在怀里，侧着左颊偎着她的黄头发，一面说，“自从那一次您带我去看《混血儿》的电影——那已经有好几年了吧？我心里总是惦着他们，总想多知道些他们的事情。我想，在那些受苦的日本人里面，他们是最苦的了，因此，他们也会最恨美帝国主义，因此……”

我说：“因此，他们也会最坚决地斗争！”

小慧不住地点头，“对了，他们一定会最坚决地斗争，还有我……我们一定坚决地支持他们，直到打倒美帝国主义，直到……”她笑着望着我。

我伸出手臂把她和中野绿子一齐抱在怀里：“直到全人类都过着自由幸福生活的日子！”

多么可爱的接班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们伟大的领袖对我们这样说过了。

我们有志气也有信心把这世界整顿得无限的美好，我们有决心也有力量来战胜目前的困难，只因为有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这时，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上几位代表的致词，在我耳中鸣响起来了！

喀麦隆代表穆米埃夫人说：“这一天来得早或迟，要看各位的努力。祝你们的工作，能使我们的子女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大会主席石川达三说：“我们这个伟大的愿望，五年、七年内也许不能实现。但是，在二十年、三十年后一定会实现。我们愿望与意志，有我们的孩子来继承，还有我们的孩子的孩子来继承。”

接班人！让我们把这责任担当起来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1年6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喜事盈门》给我的喜悦

有一个多月没有看到国内的文艺作品了，当我坐在书桌旁边，一本又一本地翻阅着堆积着的各种文艺刊物的时候，心中感着无限的期待与兴奋。

在看完《文艺报》一九六一年第六期上的《题材问题》的专论以后，恰好就读到《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四月号上费枝写的短篇小说《喜事盈门》，不由得满心高兴！我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恰恰证明了《文艺报》这篇专论所提的："创作题材多样化，有利于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反映无限丰富的伟大现实；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的多方面的需要，用无限丰富的现实图画帮助读者认识生活的真理。"

这篇小说开头第一句就是"公社干部全下村去了"。于是作者在"大办农业"的锣鼓喧天全班上阵之中，挑出公社静静的大院里的一间屋子，让精明强干的民政干事小包来处理一件"人民内部矛盾"的离婚案子。小包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他说："别小看这些琐碎的家庭纠纷，往往因为家务处理不好，直接间接影响到生产。再说，新的家庭关系也是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咱们有责任呐……"围绕着这个主题，故事的发展和矛盾的解决，不蔓不枝，丝丝入扣地描

写了下去；在简洁而有力的叙述之中，不但指出了矛盾，突出了人物性格，也深入浅出地烘托了许多新社会里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崔库是在旧社会受过气的心眼窄狭的农民，当初要娶范月英的时候，使了一百块大洋，卖了地，欠了债，因此他总是债主子似的，拿打老婆来出气。解放后，日子好过了，新社会也不兴打老婆了，只是在公社化以后，范月英把自己参加劳动得来的工资，在银行里另存了户头，说话也“得理不让人”了，他就又抡起拳头打她一次，这下让范月英给告下来了，提出还他一百块钱，坚决和他打离婚。在丈夫服罪，妻子数说的时候，小包用心地听着，他听出范月英的心灵深处不但要求丈夫不打她，还要求丈夫尊重体贴她，要求新的夫妻关系，新的家庭感情。这时一对年轻人来登记结婚了，这一对也都是劳动的好手，男的憨厚些，女的精明些，但是时代不同了，对于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也不同了。他们没有一点封建残余，只是同心协力欢欢喜喜地向前走。小包策略地通过同这一对青年的问答，感动教育了那一对站在旁边默然听着的中年夫妻。结果是：他们眼睛里流露出柔和的情意，怨怒和忧愁都消散了，他们仿佛初次意识到他们多年来同甘共苦的生活情意，意识到在今天新社会里他们家庭新的关系开始了。小包把这一对生产积极的社员，送出门口，送上大路，还叮咛着：“快赶路吧，腿脚可要加快呀！”这时候，被这篇生动紧张的故事所吸引着的读者，也会和消除了矛盾的夫妻一同心情舒畅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

这篇小说里有许多把故事前前后后像网纲似地孔孔穿起的画龙点睛的句子，都使知道些创作甘苦的人，发出赞赏的

会心的微笑。读者能够去细心寻味，也是学习写作之一法。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6月2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

我很喜欢读杨朔的散文,他在我所爱读的现代作家中,有他独具的风格。昨夜枕上忆起司空图《诗品》中几个断句,我想假如刘白羽的散文像“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话,那么杨朔的散文就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了。

我喜欢杨朔的散文,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所抒写的东西,有些是我所熟悉所热爱的,比如说,渤海湾的山水人物。看到关于这些的描写,往往使我心魂颤动!这些东西是常常在我的心头,而没有到得我的笔下,原因是解放后我还没有到渤海湾去过。但是假如我去过了,能不能写得这样好呢?

> 车子沿着海山飞奔,一路上,我闻见一股极熟悉的海腥气,听见路两边飞进车来的那种极亲切的乡音,我的心激荡得好像要溶化似的,又软又热……
>
> ——《蓬莱仙境》

> 这一带岛屿烟笼雾绕,一个衔着一个,简直是条锁链子,横在渤海湾里……。

> 说起野花，也是海岛上的特色。春天有野迎春；……到冬天，草黄了，花也完了，天上却散下花来，于是满山就铺上一层耀眼的雪花。
>
> ——《海市》

《海市》里几篇描写作者故乡——山东蓬莱——的景物，就是这样的道地、亲切、引人入胜。只有在那“海水碧蓝碧蓝的，蓝得人心醉”的地方，度过孤寂的童年的人，才会深刻地感到那文章真切得就像听家人骨肉的闲话家常一样，而在这几篇散文里，关于沿海人民的家常，读来又是如何的沉痛！

> 坟里埋的是一堆衣服，一块砖，砖上刻着死人的名字。死人呢，早埋到汪洋大海里去了……你想这捕鱼的人，一年到头漂在海上，说声变天，大风大浪，有一百个命也得送进去。……一刮大风，妇女孩子都上了山头，烧香磕头，各人都望着自己亲人的船，哭啊叫的，凄惨极啦——别说还有船主那把杀人不见血的刀逼在你的后脖颈子上。

这一段话，把我唤回到半世纪以前去：这一天的傍晚，照旧是白帆点点，像一簇飞蛾似地，渐渐地消失在地平线以外，我每天看到的渔舟都出海去了。夜半起了大风，挟着暴雨，把长着密叶的巨枝，压得在铁纱窗上扫来扫去，簌簌作响，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就像敲竹一般！第二天起来，仍是风狂雨骤，

满院子都是落叶断枝。急忙上楼看时，海上是白浪滔天……海边上那座小小的门上贴着“群生被泽，四海安澜”的龙王庙，不断的有哭哭啼啼的妇女们出来进去。过了几天，几乎整个村里人家的门上都糊上白纸，那一夜翻了有一二百只的渔船！不久以后，我在海边玩耍，看见退潮的沙滩上有个头颅骨，一只小小的螃蟹，在雪白空洞的眼眶间出入……那一两个月中，我们一家人都吃不下鱼鲜去！

“行船走水三分命”，从前的渔人的命运就是这么悲惨的！那些“船主的杀人不见血的刀逼在后脖颈子上”的、我所不知道的剥削压迫的事实，就更不知有多少了。当我读到《蓬莱仙境》和《海市》这两篇，写着沿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把命运抓到自己的手里，把活地狱变成海上仙山的时候，我如何能不从心底涌上无边喜悦？

文章里写到海边上的一场：渔民怎样捞虾，怎样下网，怎样铲鲍鱼，以及朝霞似的桃花，雪团似的海鸟……都引起我的数不尽的回忆，真是不胜神往，甚至有些字，像“海沿”，“地场”，若是用山东口音念出来，都是熟悉得使人心软心热的字眼！“海沿”就是海边，“地场”就是地方，但是我不曾听到这些，已经有好多年了呵！

《海市》里还有些文章，是作者在外国的经历，这些地方有我去过的，也有我没有去过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这种文章，是不容易写得好的。你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想到这地方的“过去”，看到这地方的“现在”，推想到这地方的“将来”，真是感想纷起。在你同当地人民接触的时候，作为一个从新中国去的人，总会受到十分温暖诚挚的款待，人家

也是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都安放在你的身上的。这时候，写得太一般了，像“红旗如海，旗帜如林”，“紧紧的握手，热烈的拥抱”等等，不但读者看过不留印象，自己也总觉得词不达意，言之无物！所以，要能抓住一个突出的现象，来描写异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就全凭作家的选择和技巧。我喜欢杨朔散文的另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在《埃及灯》里面，作者就选择一位姓名都不知道的“耳朵上摇着两只金色大耳环”的女舞蹈家，来代表埃及，她送给作者一盏小埃及灯，于是在作者参加北京人民支援埃及示威游行时，他眼前出现了：

> ……我看见的那对大耳环不是孤孤零零的，而是夹在奔跑着的人流里边；每人拿的也不是一盏小灯，而是千千万万闪亮的火把。……
>
>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化做一支小小的蜡烛，插在埃及灯上，只要能发出萤火虫尾巴那么点大的光亮，照亮你们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心，就算尽了我应尽的友谊。

还有在《金字塔夜月》里，作者把埃及人民保卫塞得港的可泣可歌的一段历史，在金字塔的月影下，由一位老看守勇敢简洁地说了出来：

> 老看守转过脸去，迎着月光，眼睛好像有点发亮，接着咽口唾沫说：“我儿子不再守卫这个，他守卫祖国去了。”
>
> 黑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别再问他这个。他儿

子已经在塞得港的战斗里牺牲了，他也知道，可是他从来不肯说儿子死了，只当儿子还活着。……”

这样的儿子，是永远不死的，多么英雄的儿子，多么坚强的父亲呵！

这本集子里，还有作者随军时代的一些回忆，像《百花山》、《铁流的故事》，都是用最朴素的文笔，描写着最朴素的杀人亡命的农村青年，在革命战争中成长为闪闪发光的解放军战士；以及从最平常的故事里说出外国具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革命文学作品，怎样地引起一个最怕学习的饲养员的热爱，使他认为：“反正一听，就觉得特别够味，好像喝了四两白干，浑身上下都是力气，你叫我跳到火里去打鬼子，我也敢去。”

在这里，我不想多抄这本集子里我所喜欢的篇目和句子，爱读散文，学写散文的人，最好还是去翻翻原作。在集子后面的几篇文章，如《我的改造》《写作自白》里，把写作的关键问题和作品的欣赏问题，都说得很诚恳，也很深刻。在《写作自白》的第三段里有几句话，简直是替我说的：

我们读完一部作品，常说这部作品打动我了，或者说这部作品一点不动人。所谓打动不打动，就是说看作品的感情是不是戳了你的心。我觉得，在正当的思想基础上，这种最直接的感觉常常就能够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首先是我直接感觉到作者对于他所描写的人民和地方，是有真挚丰富的感情的，恰巧我对于作者所描写的某些人民和地方，也有过相当的接触，也有着浓厚的感情。加以作者的文笔，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涌，不能忘怀。作者在“小序”上自己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那么，这个集子里，就有好几首诗。我还记得在好几个月以前的《人民日报》第八版上，看到作者哀悼喀麦隆革命领袖穆米埃遇害的文章，还有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三月号上有一篇《茶花赋》，也都是好散文，值得一读。

我喜欢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因此也更细心地读散文作品，为着鉴赏，也为着学习观摩。从这些年来写和读的经验里，我发现真正好的散文是难得的，能够把散文写得动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热爱自己所描写的对象，感情不真挚，不到非写不可的时候，就写不好；同时，词汇不够，心里有话，笔下说不出，也写不好；词汇丰富了，还没有熟练到会把恰当的字眼放在恰当的地方，也仍然写不好。因此，作者要一方面深入人民的生活激流，去培养自己对于人民生活的感受和热爱，一方面要多读（古今中外的作品都要读）多写，来锻炼自己写作的技巧。《海市》就是可读的现代散文作品之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1961年6月25日《文艺报》第6期。）

共同的文字和语言

从日本归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可是在我们的感觉里,似乎仍没有离开日本的土地。这几天除了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的多次聚餐座谈以外，在其他盛大的招待日本访华的其他团体的宴会上，隔席也往往瞥见了我们在日本时候朝夕相处的熟人。临别依依，谁也没想到重见得这样快！双方在惊喜交集之下，赶紧趋前握手，笑逐颜开，这种好友重逢的快乐，真是说不尽的。

我总感到，和日本朋友交谈 (和朝鲜、越南朋友也是如此)，有特别便利之处，比方说，我们同外国朋友交谈之际，触景生情，忽然忆起一些中国的非常恰当、十分传神的成语，只因为警句最难翻译，对于不懂得汉文的朋友，我们往往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因此我们的谈锋往往不健，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比较艰涩。和日本朋友在一起就不同了，日本朋友、尤其是作家们，对于中国的成语和诗句，大都熟习得很，随手拈来，自然贴切。日本著名评论家白石凡先生，在去冬离开中国前夕的饯别会上，就引用了李白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之句，来比拟中日人民的、任何外力所不能割断的友谊。这种例子，在

日本朋友谈话之中，真是举不胜举。因此，我们在一起，只消有一管笔，一张纸，就能写出几个我们共同喜爱欣赏的文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其他的话语，在没有翻译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互相了解，这种情况，是再痛快也没有的！

更深刻的是中日人民之间，通过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新的和谐一致的坚强的语言。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忠实走狗，近在十一年以前，还在中国大陆，侵占我们的土地，欺压我们的人民；他们至今还侵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因此当我们在日本，听到日本人民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在去年二十三次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许许多多可泣可歌的英勇事迹；看到曾经负载过几十万人雄壮的行进步伐的神宫外苑沙地，回应过几十万人响彻云霄愤怒高呼的皇宫广场，我们脑海中立刻涌起我们自己的许多年来在全国各地的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我们自己的，支持日本人民反帝斗争时，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这两股巨大的洪流汇合在一起，波涛澎湃之声仿佛在震撼着亚洲和全世界！

这种敌忾同仇的思想感情的交流，不必通过文字，甚至于也不必通过语言。在广厅上，车站上，海滩上……一次有力的握手，一个温暖的微笑，一瞥热情的眼光，我们互相同情支持的千言万语，就都能表达出来了。世界上还有比战斗的友谊更深刻更坚强的吗？!

让我们都为这伟大的、关系着两国和亚洲的美好将来的友谊，做出不断不懈的努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6月25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不是“山穷水尽”

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地看到我们南宋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陆游的两句很好的诗，被错误地引用了。这两句是他的《游山西村》七律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引用的人，都把它写成“山穷水尽疑无路，…”把诗人描绘层山曲水的妙笔，轻轻地抹煞了！

这首诗的全文是：

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
拄杖无时夜叩门。

我手里没有陆游（放翁）的全集《剑南诗稿》，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陆游诗选》，在这首诗下面的附注里，提

到他在宋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因极力鼓吹和支持抗战派将领张浚北伐，遭到当权的投降派的排挤，自隆兴（今江西南昌）通判任罢官，回到他老家山阴（今浙江绍兴）镜湖的三山地方居住，这首诗是一一六七年春天在乡间写的。从那时起有四年，以及在他去世前的二十年中，都在山阴山林中过着贫困的日子。

陆游的诗的特点是在他几十年所写的诗歌中，一贯地喷溢着强烈的爱国的战斗情感。他八十六岁临终时的《示儿》绝笔诗，更是为人人所传诵：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如今再回来说“山重水复”四字之妙，这四个字使我回忆起过长江三峡时的情景。我想，虽然三山的山村水郭，一定比不上三峡的伟大奇峭，但也可想见群山重叠，一水萦回之致，不论是坐船，或是“缘溪行”，都是转过一曲屏山迎面又送来一幅柳暗花明的美景，决不是像“山穷水尽”那样，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方，忽然海市蜃楼似地涌出一个柳暗花明的村子！因为只有“山重水复”，底下的“疑”字才疑得好，如果已经是“山穷水尽”，那就只好眼前突兀见此村了！

我认为这两句也还有其双关之意，陆游支持抗战不成，受到投降派的打击，罢官回乡，一方面当然是极其愤懑，一方

面他对于自己故乡的生活和人民，的确有很深的情感，他知道只有劳动人民是真爱祖国的，和他们可以纵谈忠愤，不但得到他们的共鸣，有时还引起自己的惭愧。就像他在《识愧》（一二〇八年作）一诗中所述的路逢野老，和他痛谈时事，使他感到“寸禄不沾”的老农，尚能如此地仇恨敌人，热爱祖国，他惭愧之余，于是回家去赶紧写出那一首诗。因此“柳暗花明”不但是描写山村之美，也描写他自己在朝中受到打击后在山村却得到共鸣之乐，和农民同受贫困，他认为是一种幸福，他在写《游山西村》的同年所作《霜风》一首中，有“丈夫经此宁非福，破涕灯前一粲然”，可能是指这个说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 年 7 月 21 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我 们 的 抗 议

我们向制造松川事件、镇压铁路工人反解雇斗争、进攻日本民主进步力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日反动派，提出强烈的抗议！

暗无天日的松川事件，从发生的一九四九年八月起，到如今快十二年了。这期间，美帝国主义者的魔爪，通过吉田政府直到池田政府，紧紧地扼住日本正直无辜的被告者的咽喉。他们讹诈，他们恐吓，他们无耻地捏造证据和供词，想把事件发生的责任栽到工会和“赤色分子”身上。他们想迫使工人们不敢反对解雇，不敢反对低工资，不敢维护民主权利，不敢起来反对把战争灾难再一次强加在日本人民的身上，而唯命是听地为美日反动派供给侵朝战争的武器和人力，为垄断资本攫取利润充当奴隶和炮灰，让日本变成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战争的工具。

松川事件斗争的十二年，是日本人民爱国反帝情绪日益高涨的十二年。二百次左右的反复审讯，煽旺了人民的怒火。二百四十名律师出动了，一万三千页的上诉书写出来了，仅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至二十六日之间，在日本高等法院的法庭上，进行了审判史上空前的十回大辩论。在法庭的外

面，声援队伍更是一天一天地扩大，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成立了，我们所尊敬的同行，日本著名作家广津和郎老先生，停止了一切写作，专心致志地对这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五十余万字的“松川裁判”的长篇政论。他和许多文学家、法律家在一起，彻底地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坚决反对当前的黑暗的卖国政府，迫切要求改变现实状态。他老人家是这样地奔走呼号，不遑宁处，以致我们今春在日本期间，一直没有得到拜访他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尊敬和同情，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我们知道，他和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伟大斗争，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明目张胆、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无耻的日本卖国垄断资本，在坚强团结的日本人民面前，已经原形毕露了。他们出动了警察、宪兵、吉普车、飞机……他们宣读了一次、两次的判决书，极力想置无辜的被告们于死地。但是事实上适得其反！这个阴谋的莫须有的判决，只能激起日本广大人民的更大的愤怒，只能引起全世界正义人士对无辜被告的更深的同情。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强大的声援队伍形成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这些年来，就是这样地站在日本人民的一边，一贯支持日本人民，誓为被告无罪的判决，斗争到底！

我们以中国作家的名义，同日本的作家联起臂来，用我们的一支笔，作为我们斗争的武器。当我自己执笔之顷，天光未晓，万籁无声，一面写着，渐渐地听到晨鸟的欢歌，这清脆的声音渐渐地由稀而繁，东方也从灰白渐渐地转成绛红，太阳快出来了，树梢上闪烁着万点朝露的寒光。这早震充满

了希望，充满了清鲜，充满了光明。我忽然想到，此时此刻，心头沸腾着松川事件，为要求判决被告无罪，为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的，除了日本千千万万广大人民以外，在天涯海角，也还有许多像我这样彻夜不眠的人。我们的时代证明了广大人民的正义的愿望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违抗的。胜利就像今天早晨的阳光，必将辉煌灿烂地到来，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1961年8月6日。）

日本归来

不久以前，在樱花烂漫的季节，我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又到了日本，这是我从一九五一年离开那里以后的第二次访问了。每一次的访问，都有新的感触，新的兴奋。每次从日本归来，也都有新的鼓舞，新的留恋！忆起十五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那里是一片荒凉黯淡，今天却是那样地热烈激昂。日本人民觉醒了，站起来了，从原子弹的伤痍和废墟上站起来了，从长期的受压榨受欺凌的生活里站起来了，万众一心，从田地，从海滩，从矿井……遍地开花地合拢了来，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怒潮，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凶恶势力，不断地猛烈冲击。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了日本的沉黑后的黎明！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耳中仍在回响着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代表龟井胜一郎先生在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恳挚沉痛的话语，代表了九千三百万日本人民的愿望和意志！他说：日本人民作为亚洲人，强烈地希望同亚洲人民团结相处。日本人民要求和平，不愿意再一次卷进战争的漩涡中去；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国家，现在，每年都有人因

患原子病而死去。日本人民要求获得真正的独立，这是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民的意志；所谓中立，就是不把任何一个国家做为假想敌人，以日本人民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重建和平的祖国。他说：这是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基本动机，也是日本人民希望同亚非人民加强团结的基础动机。

初到日本的人们，难免地会被日本城市的热闹繁华的现象所眩夺。比如说，代表们从羽田机场到东京的一条路上，因着车辆的拥挤，不长的一段路却走走停停地走了几个钟头。走到市中心，又看见两旁商店的橱窗里，五光十色，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照得人两眼生花。然而龟井胜一郎先生曾警告说："最近几年，表面上日本的经济是稳定的，城市也是繁华的。但是，从内部来看，我们的精神却异常颓废或者包藏着这种颓废的危险。没有真正的独立，就没有支持人的尊严的道德，没有真正的独立，就会使内部的腐蚀和崩溃的危险在繁华外表下面不断增长。"中野重治先生更是沉痛地说："我们期待敬爱的朋友们，用你们锐利的眼睛透过日本表面的'繁荣'，去正确地观察隐藏在'繁荣'背面的东西。"这些话，对于从曾经是和现在还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来的作家们，是很容易了解的，而且了解得多么深刻呵！不同的是，这一切在日本是特别突出，特别显著。只拿东京的汽车来说，日本人口现在有九千三百多万，在东京就聚集了九百七十多万，东京的大小汽车就多至一百多万辆，而每年还要增四分之一，黑压压地一大片，塞满了街道！在街道中心和转角处触目惊心地看到警察局的揭示：在这条街上，今天有多少起车祸，死多少人，伤多少人。陪我们的日本朋友，愤慨地说："您看有

多少空车在街上走，这完全不合运筹学的原则！而且日本不出汽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苏联的汽油价钱便宜多了，但是他们不肯买，因为据说苏联的汽油是红色的！”

这一路，我的回忆，突然掠回到十五年前。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在一个灰黯的黄昏，到达羽田机场，一片寂寞荒凉的地面，只有穿着军服的美国人，在趾高气扬地来来往往。从羽田到东京的路上，汽车在崎岖的大道上飞驰，穿过轰炸后的废墟，两旁没有一星灯火，路边没有一个行人！在到达东京市内的时候，我看见路旁的瓦砾场中，有一座焚余的洋灰储藏室，小塔似地孤立着，半开的铁门，仿佛是一只无神的眼睛，向着无边的黑暗瞪视。白天我出去看看，战前最繁华的银座街，大百货公司中几乎空无所有，倒是行人道边的贩卖纪念品的小摊上，闹闹嚷嚷，尽是歪戴着船形帽的美国兵，高声嘻笑地拥来拥去。这一年的除夕，我又到银座，想看看除夕有什么景象，我所看到的是一条黑暗死寂的街市，只有缩着头的警察顶着寒风，提着昏暗的灯笼，在空虚的大道上彳@地走着。这夜虽然没有听见辞岁的钟声——寺庙里的铜钟，都被迫捐献出来做了武器了——我也没有睡着！

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以侵略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为目的，把日本的军阀和财阀保留下来。他们利用日本的军火工业替他们制造武器，强迫日本的青年给他们当炮灰。这十五年来，就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这两股合在一起的歪风，吹起了日本城市的虚伪繁华的局面！残酷的侵朝战争，喂饱了一群日本做“特需”买卖的资本家，日本的重新武装，又给他们带来一个极大的发“战争财”的机

会。大战末期，战火烧到日本本土的时候，美帝空军的“地毯式的轰炸”，一大片一大片地摧毁了东京的民居，却把“丸之内”区的大银行和大企业的建筑，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一则留下这些建筑作他们自己的活动中心，二则替日本的反动阶层预备下复活的基础。十五年来，这一带又建立起许许多多的高大建筑，巨大的玻璃窗里面，踞坐着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日本垄断资本家。他们吸血的魔管，远远地伸到日本的最边远的小岛上，最偏僻的乡村里，吸尽朴实勤劳的工人农民的血汗，来滋养他们自己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但是，日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长期受人凌辱的！十五年的日日夜夜，日本人民从层层的压榨里、重重的痛苦里，觉悟逐渐提高，反抗的情绪也日益高涨，从各地的反抗的星星之火，聚拢来成为去年的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二十三次的统一行动。以我这么一个从一九四六年起在东京住过几年的人，从那几年中的所见所闻的伤心惨目的情景，就知道这一场风暴，必然到来，而且这风暴必将一阵大过一阵地把日本土地上的一片肮脏，冲洗干净，然后雨过天晴，出现一个灿烂光明的新的世界——这个信心，是从国会街前，饭田桥上，……示威群众的脸色里，和第二天清早，我在床上所听到的急驰而过的惶恐的警车汽笛声中所得到的！

我们在东京会议后的一段参观访问，对每一个团员来说，回忆起来，都是极其愉快的。我们在归国途中和在北京晤面的时候，总要心往神驰地谈起我们在日本所会过的人，所看

过的地方，谈得津津有味；我们在日本期间，正是春风骀荡、樱花烂漫的季节，我们同日本朋友，又有千百年来文化上的传统友谊，因此，无论是在日本朋友的家中，或是同住在日本式旅馆里的时候，清茶一杯，席地相对——“床之间”的墙上，是一幅龙蛇飞舞的字，或是一幅寥寥数笔意态闲静的画；字画的前面，是一只古拙的花瓶，插着一枝鲜艳的花朵；荫凉的纸窗外，也往往有一树樱花，两竿绿竹，还有几声滴沥的流泉……这幽静的气氛使我们携手走进大家都极其熟悉的唐人诗画里！我们的谈锋就会自然而流畅地从传统的文学之交，说到当前的血肉相连的战斗友谊。瞻望前途，大家都誓愿以自己的一支笔儿，团结一心地为两国人民将来的和平友好生活，而做出不懈的努力。有时兴之所至，唤来文房四宝，大家在光洁的纸板上挥写起来，不必通过翻译，我们共同的文字，就会引起对方的欣赏与共鸣，这种心心相印的快乐，在其他地方——越南和朝鲜除外——是得不到的！

日本的山水名胜，和中国的一样，也有八景或十景之称。比如京都名胜琵琶湖的周围，就有“唐崎夜雨”、“石山秋月”、“三井晚钟”和“濑田夕照”等八景；这就使我们想起我们杭州十景中之“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等景，而感到非常亲切！游览的时候，看到寺庙碑塔的形式，都和中国的大同小异，至于庙里的签词，就简直是汉文的了。到过中国的日本朋友，喜欢说他们在中国常常会忘记自己是在客中，这也正是我们心里所常有的话！真的，无论在语言文字上，饮食起居上，风俗习惯上，日本和中国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居然有人想在我们中间树起一道屏障，来间隔我们刀斩不断的

交情，真是蜻蜓撼石柱，多见其不自量。我们深切地知道，即使这屏障是一道铜墙铁壁，也会受到两国人民的夹击，而成为碎粉的！

日本的风景区，我个人历年来所走过的，也不算少了。如日光，如箱根，如富士五湖，如镰仓，如热海……但是我们这一次所走的：东京——甲府——松本——长野——金泽一段，尤其是金泽市西北海边上的一个小小的内滩村，像一串钻石中最大的一颗，永远在我心灵深处射出耀眼的蓝光！执笔之顷，我仔细回味，这一路的风景，的确是清极秀极的，我们从东京出发，绕来转去，火车仿佛总在围着富士山飞驰。这座"瑞雪灵峰"，峰顶微凹，下面被淡烟遮住，在净蓝的天光之下，冷艳得像一柄倒持的玲珑的纨扇，又像一幅飘拂的闪亮的裙裾。在甲府，我们住的日本式旅馆——升仙阁，就是一座大花园。错杂的铺着石块的小径，把一所一所的轩馆，串连起来，日本式旅馆的房间，不以号码标明，而在房楣上写着各种花名如梅、兰、竹、菊，或是霜、露、云、霞等字样。你自己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住处。我们所住过的日本旅馆，就古色古香而言，当以此为第一，松本古城的天守图，也就是城楼，像挺秀的方塔一般，一层层的黝黑的瓦，雪白的墙，背后衬着蔚蓝的天，和连绵不断的雪峰，朝阳下显得十分鲜明剔透；护城河里涟漪的春水，浮映着水上木桥鲜红的栏杆，和水边几树初绽灿白的樱花，这一切都构成一幅过眼难忘的图画。金泽市，和京都、奈良一样，是幸逃战火摧毁的古城，古迹很多，兼六园是我所游赏过的日本的最秀丽幽雅的花园。

所谓“兼六”，是兼有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之美。园内的琴柱石灯、雁行桥、瓢池、伞亭……安置在树木葱郁、流水淙淙之中，具见设计者之匠心。但是以上这些地方，比起我的记忆里的小小的内滩渔村来，却黯然失色，只为的是：在内滩的海滩沙丘上，住着一群坚韧朴素，为着民族独立，为着世界和平而奋起斗争的人们。他们和工人以及知识分子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终于迫使美军放弃了他们强占的打靶基地，为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树起一面胜利的鲜红的旗帜！

内滩属石川县治，在金泽市的西北边，是内海边和河北泻（湖）之间的一条狭长的沙地，上面有向粟崎等五个荒寒的渔村。村里的男人们冬天到北海道，夏天到朝鲜海峡，做捕鱼的佣工，妇女们就坚守在这块荒丘沙地上，过着摸鱼耕地的生活。一九五二年九月，美国占领军到了石川县，一眼看上了这块两边是水的狭长的沙地。他们和日本反动政府讲好，要永远占用这块沙地作打靶场。美军一到来，消息传开了，首先是和这块土地有着血肉关联的妇女们惶急地奔走相告。在她们的愤怒呼号之下，内滩沸腾起来了！人民的怒火，像沙滩上晒着的海藻一般，燃烧得海面通红！但是把日本统治者抓在手里的美军，是不把人民看在眼里的。他们不顾内滩村议会协议会的坚决反对，不顾一千名妇女会员的游行示威，悍然地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开始建筑工事。他们在沿着河内泻的村边拉起了一万米长的铁丝网，铺起了六米宽一公里长的铁板道路，三月就开始打靶。当象征着虐杀、奸淫、压

榨的美国星条旗在铁板道上飘扬的时候，内滩的妇女们咬起牙关，包起头帕，手拉着手，只有向前决不退却地，走到迫击炮的弹雨下面，屹然地坐了下来，要拿自己坚贞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祖国的土地！这时，雨脚丝丝，海风如啸，血一样的雨点，渗透了每一个日本人民的心，呼啸的海风迅速地在三岛上传播着斗争的消息 !这以后是一连串的前仆后继，波浪般的摧毁美军基地的艰苦斗争……农民们打着席旗来了，工人们打着红旗来了，学生们举着写着标语的大小旗帜来了，他们在沙滩上搭起席棚，和村民一同死守，铁丝网外万头攒动，呼声震天。这时的人民是脚踏海洋，气冲牛斗，铁丝网内的美军和日本警察，心馁气夺，颜色惨沮，他们在身披蓑皮手攀多刺的铁网、怒目而视的儿童面前，也畏怯得不敢抬头……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日本人民坚持不懈的冲击之下，美帝的威风彻底被摧毁了，他们拆除了铁丝网，起走了铁板道……曾是一世之雄的美军，垂头丧气地退却了。只剩下几个炮座，一根柱子，在人民响彻云霄的胜利歌声中，给全世界人民，陈列出一场美军基地未来形象的预展！

我们到内滩访问的这一天，也是下着丝丝的春雨。和我同车的是一直和渔民在一起、用自己的短歌来鼓舞和支持他们的斗争的女诗人—— 芦田高子。她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对我述说着内滩妇女英勇斗争的事迹，使我的心情兴奋到了极点！我们到达海滩上的时候，远远看见那边已经聚集了许多热烈迎候的渔民，他们急速地跑了过来，和我们紧紧地握手。那

些素朴坚强的面庞和长满了厚茧的手，把他们这几年的艰难困苦而终于胜利的斗争，一字一句地无声地传到我们的心底！我终于见到了那位妇女斗争的领袖——南出素江。这位两鬓斑白、满脸皱纹的老大娘，流着兴奋和感激之泪，不住地对我们深深地鞠躬。我们肩挨肩手拉手地站成一圈，静听着当时领导斗争的委员们，指点着沙滩上的几堆残迹，对我们又愤怒又高兴地陈述着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斗争经过。这时，雨点渐渐地大起来了。我们撑起伞，从泥泞的沙滩上，走到向粟崎村去。我同南出大娘撑着一把雨伞，上面是鼓声似的繁密的雨点，下面是深深的两行我们并肩前进的脚印。中日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在今天大雨的沙滩上，我算是彻底地体会到了！

访问日本的兴奋的经历，可写的决不止这些。我的脑海中零乱地浮泛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宝船的帆影。但是，东风的世纪是以火箭的速度向前进行的，我们从日本归来，时间不长，而和我们在日本会晤的作家们，已经有两起在此期间访问过中国，和我们在北京欢然道故了！他们满载着日本人民的友情到来，又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情回去了。在重聚的欢乐之中，我们高兴地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中日人民的热切的友好愿望，冲过了种种人为的障碍，隔着海洋互伸出来的团结之手，把我们越拉越近！作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互助合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让我们都勇气勃勃信心百倍地，拿起自己的一枝笔，来响应亚非作家会议东京会议的号召，为我们共同的希望斗争到底吧！

（本篇最初连载于《大公报》1961年8月16日、17日、20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人难再得始为佳"

八月八日的清晨，我正在大连一处休养所的庭院里，闲闲地扫着雨后的落叶，楼上正开着收音机，我一面扫着，本希望能听到日本松川事件的判决，却得到了梅兰芳先生逝世的噩耗！这消息太突然了，使我一时呆住；夏末的晨风，居然吹面生寒，上楼来怅望山外浩荡的微波，也感到这一片山海，忽然虚阔了许多！

梅先生的逝世，就像从我们的艺术的阔大青空里，陨落一颗很大很亮的星辰，这一处空虚，是没有法子填补的。清诗人龚自珍有一句诗："人难再得始为佳"，放在梅先生身上，真是一字不可移易。

记得我第一次看梅先生演出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地点是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我站在楼上堂客座的栏旁，戏院里人声嘈杂，打手巾把的，熟练地从观众头上高高地扔着手巾……戏台上立着很大的红纸海报，大轴子戏是梅兰芳先生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忽然间后面有人推我一把，"快看"，梅先生出台了，流水般的踱步，送出一个光彩夺目的人儿，端严的妙目，左右一扫，霎时间四座无声！也许是童年的印象最为深刻吧，这几十年来许许

多多男女演员之中，我还没有看见过像梅先生在那时那地所给我的端庄流丽，仪态万方的体态与风神！

应该承认我不懂戏，但是这些年来，每次看梅先生演出，都得到从别的演员那里所得不到的新的惊奇和喜悦。解放以后，在台下见到梅先生的机会很多，他的那种谦虚和蔼、潇洒自然的风度，无论何时，都使人有春风入座之感。八月八日以后，我看到许多篇追悼梅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回忆，从每一个侧面，投射光影到这位一代的风流人物身上，从这许多文章里，我得到梅先生作为一个演员，一个朋友，一个诗人，一个书画爱好者，一个文艺战士……的整个人格。我也感到追念梅先生也决不会是一时的，以后在许多时会，许多场合，我们都会悼忆起这位高尚的有益于人民的人。梅先生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我对梅先生最钦佩的一点，是他一辈子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和文化，热爱自己的专业。解放后，在人民自己的党对他的尊重爱护之下，他更是感激奋发，在思想上，艺术上，一直地不断前进，天天向上！

看报知道梅先生的灵柩已经安葬在京郊的万花山了。梅先生，在万花丛中安息吧！让您的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音容，鼓励着我们向您学习，天天向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9月7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这是一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在西郊动物园出租汽车站棚下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等车。

这夜是这样的宁静、这样的柔和。右边，动物园墙外的一行葱郁的柳树，笼罩在夜色之中，显得一片墨绿。隐约的灯光里，站着一长排的人，在等公共汽车。他们显然是游过园，或是看过电影，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

左边，高大的天文馆，也笼罩在夜色里，那乳白色的门墙，倒更加鲜明了。从那幽静的小径上，我们听到清脆的唧唧的虫声。

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前面的广场上，登时洒上一层光影。

天末的一线的西山，又从深灰色慢慢地转成淡紫……

这时出租汽车站的窗外，又来了几个人，听到他们说话的口音，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外国学生。两个女的，皮肤白些，那一个男的，皮肤是黑的。他们没有坐下，只倚在窗外，用法语交谈，我猜想他们是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青年。

忽然远处西边的树梢上，哗哗地喷出一阵华光，一朵朵

红的、绿的，中间还不断爆发着灿白的火星。“放花了！”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接着是一阵又一阵，映得天际通明……

那一个包着花头巾的女学生走了过来，用很熟练的中国话问：“今天是一个节日吗？”我说：“今天不是节日，我想他们是在试放国庆日晚上的焰火。”她点了点头，笑着就走回他们群里去。

我看见那一个穿深色衣裳的女学生，独自走到月光中，抬头看着焰火，又低下头，凝立在那里，半天不动。月影里看到她独立的身形，我自己年轻时候在异国寄居的许多往事，忽然涌上心头。她在想什么？在想她的受着帝国主义者践踏的国土？在想她的正在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着的亲人？她看到我们这一阵阵欢乐的火花，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的同情和激感，像一股奔涌的泉水，一直流向这几个在我们“家”里作客的青年……

两道很亮的车灯，从西边大道上向我们直驶而来，在广场上停住了。调度员从屋里出来，走到车边，向着我们微微地笑了一笑，却招呼那三个外国青年说：“车来了，你们走吧。”他们连忙指着我们说：“他们是先来的。”我们也连忙说：“我们不忙，你们先请吧！”他们笑着道了谢，上了车，我们目送着这辆飞驰的小车，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

火花仍在一阵一阵地升起，调度员和我们都站着凝望，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渐渐地焰火下去了，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广场周围的深草里，又听到唧唧的虫声。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就是这样地柔和，这样地宁静，而我的心中，却有着起伏的波涛一般的感动……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 年 9 月 29 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每 逢 佳 节

唐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每逢佳节，在异乡的游子，谁不在心里低徊地背诵着：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其实，在秋高气爽的风光里，在满眼黄花红叶的山头，饮着菊花酒，插着茱萸的兄弟们，也更会忆起“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他们并肩站在山上遥望天涯，也会不约而同地怅忆着异乡的游子，恨不得这时也有他在内，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欢乐的时光。

我深深地知道这种情绪，因为每逢国庆，我都会极其深切地想到我们海外的亲人。在新秋的爽风和微温的朝阳下，我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迎面就看到排成一长列的军乐队，灿白的制服和金黄的乐器，在朝阳下闪光，还有一眼望不尽的，

草绿色，白色的一方方的像用刀裁出来的各种军队的整齐行列，他们的后面是花枝招展的像一大片花畦的少年儿童的队伍，太远了，听不见他们的笑语，但看万头攒动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在欢跃地说个不停……这一切，从礼炮放过的两个钟头，直到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贵宾们，在天安门楼上从东到西向我们挥帽招手时为止，我的心一直在想着许许多多现在在国外的男女老幼的脸，我忆起他们恳挚的直盯在你脸上的眼光，他们的倾听着你谈话的神情，他们的从车窗外伸进来的滚热的手，他们不断起伏的在我们车外唱的高亢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我想，这时候，在全地球，不知道有几千万颗的心，向日葵似地转向着天安门，而在天安门上，和天安门的周围——这周围扩大到祖国国境的边界——更不知道有几亿万颗的心，也正想念着国外的亲人呵！

观礼台前涌过浩荡的彩旗的海，欢呼的声音像雄壮的波涛一般的起落，我的心思随着这涛声飘到印度的孟买，我看到一个老人清癯的布满皱纹的笑脸，他出国的年头和我出生的年纪差不多一样长！他是那般亲热地、颤巍巍地跟在我们前后，不住地问长问短，又喜悦，又惊奇，两行激动的热泪，沿着眼角皱纹，一直流下双颊……

我的心思，飘到英国的利物浦，在一个四壁画满中国风景，屋顶挂着中国宫灯的饭店里，那一对热情的店东夫妇，斟上一杯又一杯的浓郁的酒，欢祝祖国万岁，祖国人民万岁，勉强我们一杯一杯地喝干。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使得他们三十多年抛乡离井，异乡糊口的生活，突然增加了光彩，看见

了来访的亲人，更使他们兴奋，他们的眼里、身上，涌溢着如海的深情……谁道“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虽是不会喝酒的人，那时也“十觞亦不醉”地痛饮了下去……

我的心思，飘到缅甸的仰光，码头上一长行的献花的孩子，向着我们扑来。这一群华侨儿童，打扮得出水芙蓉一般的皎洁秀丽，短裤短裙，露出肥胖的小腿，覆额的黑发下闪烁着欢喜的眼光。他们献过花，便挂在我们的臂上，紧紧地跟着我们走，我笑问他们：“你们认得我们么？怎么跟我们这么亲热呵？”他们天真地笑着仰头说：“为什么怕生呢，你们是我们的亲人呵！”他们说的普通话，是那么清脆，那么正确，“亲人”这两个字，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把我们的心都融化了……

我的心思，飘到日本的镰仓，这一所庭园，经过一场春雨，纤草绿得像一张绒毯，几树不知名的浓红的花，在远远的亭子边开着。我住的这间“茶室”，两面都是大玻璃窗，透亮得像金鱼缸一样，室内一张方方的矮几，一个大大的火盆，围着火盆抱膝坐着几个华侨青年。这几个青年，从我们到日本访问起就一直陪着我们，但是我们忙着访问，他们忙着工作，一直也没有畅谈过，现在我们到镰仓来休息了，他们决不放过这个机会，但是他们又怕我们劳累，在纸门外你推我让，终于叩门进来了……我们围着火盆，谈着祖国建设，谈着世界和平，谈着中日友好，谈着他们各人的生活，志愿……谈得那样热烈，那样真挚，直谈到灯上夜阑，炉火拨了又拨，添了又添，若不是有人来催，他们还恋恋不肯离去……。

我的心思，飘过异国的许多口岸，熨贴着各处各地在异

乡作客的亲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都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被从前的黑暗政治所压迫，咬着牙漂洋过海，到远离祖国的地方，靠着自己坚强的双手，经过千辛万若，立业成家。在祖国悲惨黑暗的年头，他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岁时节庆，怅望故乡，也只有魂销肠断；然而他们并不灰心，一面竭力地从各方面辅助祖国自由独立的事业，一面和当地人民合作友好，鼓着勇气生活下去。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十二年之中，不但站得稳，而且站得高，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面鲜红的旗帜，如今，我们海外的亲人，每逢佳节，不是低徊抑郁地思乡，而是欢欣鼓舞地悬想着腾光溢彩的天安门。但是，他们应该会想到，在天安门上面和周围，也有无数颗的火热的心在想着他们，交叉的亿万颖的心，在同一节奏里剧烈地跳动，这种音乐，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一样，是崭新的，它鼓舞着我们，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之下，隔着海洋，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1年10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人民坐在“罗圈椅”上

我们站在大连港务局大楼的最高顶上,迎着泱泱的海风,看见雄壮美丽的大连港，像一只极大的青绿的玉@，@口朝着东南；青山环抱之中，海不扬波。海岸边的四个码头，像四只粗壮的手指并排地伸将出去，码头两旁密密地停泊着飘着各种旗帜的轮船，机声轧轧地在起货、上货。

大连人民没有把大连港比做玉@，他们说它像一把罗圈椅，一个人家里、当家作主的人坐的罗圈椅。这罗圈椅让帝国主义者盘踞了几十年，给人民带来了地狱般的苦难。如今，头顶青天脚踏海洋的新中国巨人，坐了上去了！他气宇轩昂地稳静地坐在这方圆二十里的大罗圈椅上，镇守着祖国北方最大最深的不冻港，从这里，把东北的钢材，木材，建筑器材……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大豆……送到全球各国去；在这里，也从全国各地，全球各国，收进了种种的货物。这几个大码头可以停靠万吨以上的船只五十艘，此外还有专门运卸特种物品如煤、油之类的小码头，因此，大大小小船只，在这里进出的有时多到一天一千多艘，这包括从三十多个国家来的轮船，船员的国籍多到七十多个。

说起大连港，总会引动我们感情很大的起落！这个雄壮

美丽的港口，在我们人民做不了主的时候，就被帝国主义者看上了，早在一八九九年，帝俄就从清廷的手里，抢了过去，开始经营了起来；到了一九○五年，日俄之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从帝俄手里夺了过去，一直在那里盘踞了四十年！虽然孱弱苟安的清廷，对任何强敌，都是抱着不抵抗主义，而那时旅大的人民，却是不甘以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的，旅顺白玉山北的“万忠墓”——从前的“万人坑”，就是在日俄帝国主义者争夺旅大之顷，奋起抵抗，惨遭杀害的人民埋骨之处。这成千累万的山陬海隅人民英勇牺牲的事迹，燃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这怒火熊熊不息地燃烧了几十年。

关于大连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见父亲谈过了，他的声调里充满了辛酸与愤怒，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的北方大港，不止一个烟台呵，但是你看——”他指着地图给我看：“大连是日本的，青岛是德国的，秦皇岛是英国的，都被他们强占去了。现在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自己的了！”因此，我从小，只知道热爱童年所在地，“我们自己的烟台”，对于大连，青岛，秦皇岛都只有迷茫的愤怒辛酸的印象。秦皇岛我从来没有到过，青岛也只在南下北上时路过几次，没有住下。一九二九年夏天我从北京到上海去，在塘沽误了船，匆促里上了另外一只船，第二天早起我却发现这只船开到了大连，原来它是要到大连运货的。我倚在船栏边，看见许多码头工人，在烈日下，喘息流汗，由日本工头监督着，川流不息地在跳板上搬运货物。船上茶房悄悄地告诉我：“在码头工人里面，大连的工人最苦了，日本鬼子动不动就给他们灌煤油的！”这几句话就够使人怒发冲冠的了。至于旅大人

民在解放前的苦况，我还是这次去了才听说的，比如说吧，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统治的时代，当地的居民分为几等，第一等当然是日本侵略者，其次是他们豢养的朝鲜浪人，再其次是外省搬到旅大的人，最后才是旅大本地的人民，他们是被践踏在最低层的，只能以橡子面充饥，连米面都吃不到，其他的更不必说了。

一声霹雳，旅大解放了，中国人民从囚禁了四十年的土牢里奔涌了出来，一纵身，坐到自己的罗圈椅上，一股自豪的心情，带出了冲天的干劲！他们在自己的雄壮美丽的港口上，开始迅速地接送着给人民创造幸福的云集雾屯的货物。在日本统治时期，四万个工人，每天才搬运一千万吨的货，现在四千个工人，就能完成那时的工作量。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人民是主人而不是牛马了，搬运巨大的货物，我们用机器来代替两肩和双手，现在大连港机械化操作，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日本统治时期，则只有百分之十。

谈到设备，除了四个大码头和一些专用码头之外，还有轮船、火车、汽车的制造厂、修理厂，以及货物的保温、冷藏的仓库等等，从楼顶上看去，远远地烟囱林立，大小建筑星罗棋布。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呵！

我们欣喜地在那几个大码头上走了一遭，许多巨大的轮船，首尾相接地静静地泊在那里，除了机器的轰鸣之外，听不到什么人声。我们中间有人从码头上捡起几粒滚圆的大豆，笑说要带回北京来种，这意思我懂得，无非是把我们兴奋的心情，寄托在这几粒饱满的种子里，让它年年在我们自己的院里阶前开花结实。但是我想，大连港不过是我们锦绣河山

的一角，如果我们在每一块土地都捡起一粒欢喜的种子来种的话，是种也种不完的……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手里不知何时，也紧紧地捏着一粒大豆，热得像一颗烫人的火星！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年10月3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

《黄河巨变》这个巨型彩色纪录片，我前后看了两遍。

看着看着，兴奋得很！这影片本身，就是一首选材精美、结构谨严的赞美祖国的英雄人民的长诗，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影片一入题，就是黄河的滔滔浊浪，从高高的天上回旋咆哮而来，冲透过祖国一部“二十四史”，它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像一部“二十四史”一样，多得不知从何说起。

但是黄河两岸孕育了我国的悠久优秀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生于斯，息于斯，聚种族于斯”，人民惧怕它，又喜爱它，他们在狂澜汹涌之中，颠顿上下地驾着牛皮筏子，一面心里痛苦地想：“什么时候，呵，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它控制住，驯伏住，使它变成碧青的流水，荡荡溶溶地替我们灌溉着千万亩的田地，负载着千万只的船舶呢？”这是数千年来人民呕血镂心馨香以求的迫切愿望。“圣人出而黄河清”，他们把这愿望寄托在渺茫的“圣人”身上，在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前，人民还没有认清自己，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有比犷暴的黄河大过千百倍的力量！

黄河终于流到了人民的时代——英雄的人民一站立了起

来，就从头收拾自己古旧的山河。人民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到黄河岸上视察以后，一系列的紧张而细致的措施，就在这个纪录片上呈现了。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曾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访问过，当我看到影片上每一幅画面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热烘烘地忆起了许许多多我所见过听过的、为这伟大的工程贡献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的人。

当我看到混凝土、木模和钢筋三个英雄大队，在雨里雪里和无情的天气紧张搏斗的时候，我想到我从前写过的《奇迹的三门峡市》，在那里，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商业人员，医务人员，保育员，教员，演员……像扶持牡丹的一丛绿叶似的，在为保证他们的工作效率，为他们的生活福利而辛勤地劳动着。

当我看到横跨两岸的高大的缆式起重机，长长的卵石运输带，庞大的吊罐、闸门……以及大山洞似的水压钢管，我想到我在祖国各地的钢铁厂，所看到的工人兄弟们紧张操作的情景。远在列宁格勒的一个钢铁厂里，苏联工人自豪地拍着一件大涡轮机，笑着对我们说，“这是为中国的黄河水利建设赶制的。’那时节我从心底感到，不但有国内五十多个城市，还有苏联等国家，都为着我们的三门峡工程，金铁齐鸣地奏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的音乐。

当我看到空旷的工地上，除了两岸的高崖急流的浑水之外，只有运输机的长带在急速转动，伸着长臂的起重机在徐徐地起落，一串一串的火车、汽车在突突地奔驰，看不见多少工人，只看见重重叠叠的机器的时候，我知道在工地的几

十里方圆的地面上，上下、远近、周围，有多少辅助基地，在电话指挥之下，像巨人的周身脉络似的，在供应着心脏所需用的血液。

当我看到扶老携幼的农民,喜喜欢欢地捧着毛主席像,带着家具，登上首尾相接的大车，在两行彩旗，一片乐声之中，走向他们的新居的时候，我想到，他们从此迁出幽谷上了乔木，他们不但有了新居，连他们所熟悉喜爱的古迹，像“潼关”、“永乐宫”都重新修好，摆在他们庐舍的旁边。我还知道连他们爱吃的“灵宝枣”的树，也早就挪上高处去了，他们所丢下了的是积年的灾难，所带走的是热爱的“家珍”。在这里，我微笑着忆起我在工地工程局院子里所观赏过的牡丹和丁香，在我们兴奋的心情之中，那些花朵，那一天显得格外浓艳。不消说，它们现在也“更上一层楼”了，也许他们正在人工湖岸边映照着万顷清波，婆娑弄影呢！

这个比我们天然的、号称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还大的人工湖，碧绿涟漪，水天一色，雄伟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大坝，倒映在水里，显得异样地高大鲜明。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千百年的梦想在逐步地实现！这两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水库里，所积聚的不是水，是受尽苦难，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的亿万人民,从全国四面八方所汇聚来的力量与智慧。在搁笔半天之后，思潮起落之中，我只能写出上面的一些颂赞的话！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7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谈信封信纸

前几天，有一位老朋友来看我，送我一束他自己院子里的鲜红的月季花，并且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卖部有卖白信封信纸的，快去买吧！"白信封信纸成了"奇货"，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我们传统的一般的信封信纸，是不印上彩色花样的。我记得只有红色的直道，或者没有红道，只有压上的直纹，因为我们那时写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讲究一些的笺纸和信封，就会印上种种的花样，如钟鼎，花鸟，山水等等，印迹比较浅淡，因为我们从前总是用墨笔写字，即使花样或是信笺的颜色浓了一些，也还能盖得过去，信笺上的花样，对于写字并无妨碍，且能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我记得，从前在国外卧病，正在无聊想家的时候，得到一封朋友的信，用的是一种横宽的信纸，不是八行而是十三行压出来的白道，笺纸上印着很大的双钩的淡绿色的字："缠绵千万语，宛转十三行"，她的字本来娟秀，衬上这笺纸，显得她安慰的话加倍有情！信里的文辞，已经不大记得了，她本人也已经死去多年，可是这一件事，和这一张信纸，到现在我还@念着。

如今市上的一般信纸信封，有花的多，无花的少，而且

颜色很浓，钢笔的墨迹，盖不过去，因此写信的时候，必须躲过那一块地方。也有的时候，上面印的花样和文字，不大合用，比方说，齐白石老先生画的鹦鹉，画上的题字是“汝好说是非，有话不在汝前说”。假如它是像诗笺一样地用较淡的颜色印到全幅的信纸上，也许还好一些。若只是在信纸的一角，印上个小小的红喙绿鹦哥，旁边题上“汝好说是非……”云云，无论是写信者或受信者，看到这两句，都会感到好笑的。

但是我想，近来信封信纸上印上花样，一定也有它的原因，而且绝大多数的花样，还不是像“鹦鹉”那样地尴尬。若是“宁缺勿滥”，挑些最合宜最精美的花样，淡淡地印上去，使惯用钢笔写信的人，可以多有挥写的余地；在信封上不至使许多字挤到一边，信纸也每张上多出方寸之地，我想，消费者会欢迎的。

我们也有些印得不错的，像带邮票的北京十大建筑的信封等，好处主要是花纹雅谈大方，并不夺目——我自己认为，除了印有花样的以外，白信纸信封不妨多预备一点，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在写信的时候，喜欢在一张白纸，或是只带着道道的纸上，不受拘束地，心无旁骛地抒写下去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10月2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日本的浅草公园

今年春天，我们几个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由一位日本著名剧作家陪着，去参观了东京几处“名所”。我第一次看到了浅草公园，感触很深。怪不得当我在到达浅草公园以前，随便地问哪位剧作家：“您常到这地方来寻取材料吧？”的时候，他皱起眉头回答说：“不，我一年也难得来一次……”

我们到达浅草公园的时候，时间还早，影院和剧场舞场门口，还没有多少人，而那一幅连着一幅巨大的、诲盗诲淫的招贴画，重重叠叠地横挡在你的眼前。浮动着淫荡的艳笑的脸，带着面具的、从挖空的眼孔里射出凶光的脸，就是这些美国的或是美国式的腐蚀败坏人心的脸相，在引诱着、逼迫着在精神生活上走投无路的日本青年们，走上堕落的、甘于受人奴役的道路！

我从前曾听见日本朋友沉痛地说，“浅草公园，在美军占领期间，是他们闹酒滋事，玩弄‘梆梆女郎’的中心之一。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逼于生计的年轻妇女，受了摧残得了疾病而至于死亡。她们默默地忍辱生存，而又默默地被她们的同伴埋葬了。”今天在园里虽然不常看到穿着军服的美国人，

而“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在这十几年之中，已经深深地盘踞在东京的娱乐场所。不，应该说已经深深而普遍地盘踞在日本全国的娱乐场所。我在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影院剧院门前，都已看到这样的招贴画了。

在浅草公园里，也和其他“名所”一样，不时看到穿着白色衣服的残废军人，胸前挂着纸片，低头沉默地站在路旁，等待着施予。日本投降十六年了，而这些为军国主义者牺牲的残废军人的生活，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我却听说战争首犯东条英机的寡妻，每月却得到政府两万日金的抚恤费！当我在江之岛看到求乞的残废军人的时候，一位日本作家朋友给我描述一家报纸上的漫画。画上是一个日本的自卫队，穿着美式制服，臂上挂着一个年轻女郎，趾高气扬地在街上走着，后面是一个求乞的残废军人，望着他们的背影，发出悲悯的惨笑。

我们往通向观音堂的路上走,两旁是栉比鳞次的小铺面,卖日用百货的，吃的，穿的，游人顾客，络绎不绝。那几天正是学校里放春假的时节,观音堂前挤满了春游的小学生,他们由老师带着，整队前行，走过堂前大香炉旁边的时候，也纷纷地去熏受香烟，据说那是可以拔除疾病的。观音堂在战时被炸毁了，后面的一座塔，至今没有恢复起来，重修的观音堂，香火很盛。我们走到堂里看时，发现在香桌前很大的一片地面，是镂空的铜条嵌成的，进香的人往桌前扔香钱的时候，钱就从空隙里掉到铜条下面去了。铜条下面装着很宽的输送带，自动不断地、徐徐地把一个个香钱，聚敛到后面去。我从前在密云水库工地，三门峡水库工地，也看到过输

送卵石的输送带，这对于我原不是一件新奇的东西。而把这件节省人力的科学工具，应用到收集香钱上，这却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日本的爱国人民，对于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影响之下，像病毒的细菌般生长的藏垢纳污的娱乐场所，是痛心疾首的。他们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日本的下流低级的娱乐场所，比解放前的上海，现在的香港，还坏到十倍。这里面贩毒、卖淫、酗酒、凶杀、赌博，件件都有！这只是在人民感到自己的前途是一片漆黑的时候，才会这样地自暴自弃，而帝国主义者最欢迎的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自暴自弃，这样他们才可以明目张胆，畅所欲为。但是日本人民觉醒了，我们友好的中国人民，给我们立下了光辉的榜样，在新中国的国土上，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帝国主义者污损的遗迹。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光明的前途。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同全世界反帝反侵略的人民在一起，全力推掉我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的两座大山，我们就能建立一个真正美丽光明的花的国、日出的国……”

这些在黄昏的火车中，在温暖的斗室里，在清晨的春山上，在如雪的樱花下，对我谈话的愤怒的、坚定的、诚挚的、兴奋而充满着信心的脸，把我回忆中在浅草公园招贴画上所看到淫笑的和闪着凶光的脸，映射得暗淡无光！在日本人民愤怒反抗的海洋底下，正在翻滚着雄壮的波涛。这阵阵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地不断向海面上沸腾，在酝酿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 年 11 月 18 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我看见了陶渊明

陶渊明是我最先熟悉的诗人，我对他的印象最深。原因是在我刚刚懂得喜欢诗歌的时候，我的祖父就把陶渊明的一些诗念给我听。陶渊明是他最心爱的诗人。他集了许多陶渊明的诗句，写成短短的横幅，挂得到处都是。我吃饭时也看它，睡觉前也看它，从他的诗里，从祖父的口中，我也知道他是一位有骨气，有风趣，有学问的老头子。再大一点，又读到他的《闲情赋》，我感到对于他的性格，又多知道了一些，但是在我的想象里，影影绰绰地，总抓不到他的真实的形象。前几天从《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月号上看到陈翔鹤同志写的《陶渊明写‘挽歌’》这一篇小说，心里兴奋得很，就如同看了一部关于陶渊明的电影一样地痛快！

近来很提倡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应该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对我们历史上应该知道的许多人物和事情，是不熟悉的，甚至于陌生的，这是极其可惜的一件事情。我常想，在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多少可敬可爱的人物，曾有过多少可以供人借鉴的文字，假如这些人物和文字，都没有活生生地走到青少年的眼前，走进青少年的脑际，去起一番鼓舞和刺激的作用的话，这些人物也就白活了，这些文字

也算白写了，怎么能使历史上人物栩栩如生地走到青年人的眼前，这就是历史小说的作用了。

为要写好历史小说，你必须掌握、熟悉许多东西，比方说，你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世、性格、爱好，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们，以及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你都得有相当的研究，否则就会出宋版的《康熙字典》的笑话。

同时，也是首要的，你所描写的这一个人，这一件事，必须曾在你心中激起一种剧烈的感情，爱也好，憎也好，这种剧烈的感情，加上你所收集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这件事的一切背景，在你脑中构成了一幅鲜明的图画。这时节，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就从这幅图画上站起来了，就像诸葛孔明摇着羽毛扇从《三国演义》里站起来一样，他那种顾盼如神、指挥风生的风度气魄，是《三国志》里所没有尽量发挥的。

为试着追忆历史上的短小故事，我忽然想起《世说》中的一段：

>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能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这六七十字里就大有文章！从最微小的地方说起，孩子们知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可能掏过雀窝，这是可以写一段的，但是什么是"琢钉戏"？怎么玩法？至于孔融为什么被收，以至于灭门？在"中外惶怖"之中，而两个八九

岁的孩子为什么能"了无遽容"?有待于研究考查的问题就更多了。历史小说应该写,历史小说也不好写,从这里我欣赏到《陶渊明写'挽歌'》这一篇小说的好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年11月19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致萧珊

亲爱的萧珊：

总得先回你一封信——上次信说我已着手给上海文学写文章了。一点不假，题目是《在大连》。我想痛快地写一下“海”。不想写到一半，有点惶惑了，再另起头，这时一些杂务的文章来了，就是你在其他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那都是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的文章，我不会把它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同时开会听报告的事又纷至沓来了，这时你又来信，把旧事重提，说从文把你带到我家的事。这件事，我倒忘了，我记得巴金曾把你带到我呈贡山上的家里来。这一次印象很深……总之，只为喜欢你，才迟迟不回信，理由是等稿，结果得不到你的谅解，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冰　心

十一月廿四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笔谈难字注音

难字注音的许多好处，有许多专家都已经谈过了，我只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说难字注音的必要性。

算起来，我一辈子所认得的字，绝大部分都不是老师教给的，因为课本上的字究竟有限。在我的老师教我国文课本四五册的时候，我已经“一目十行”地浏览《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了。那时候，我还不会查字典，就是会查字典，在急欲知道一段故事的时候，也顾不得查字典了，因此，有许多字形，只经过我的眼睛，进入我的脑子，并没有经过我的舌头，横竖字形反复地接触得多了，也能猜得出这些字的意义，字音在看书上变成不重要的。在我对别人讲述故事时候，许多字形我只按着我所认得的，它的偏旁来念，比如说“沁人心脾”的“沁”〔qìn〕，我就念作“心”，“破绽百出”的“绽〔zhàn〕”，我就念作“定”，“瞠目结舌”的“瞠”〔chēng〕，我就念作“堂”等等，有人给我改正，我就改了，没有得到改正，我就照旧这样念了下去。

前几天，在《文汇报》的《你认识这些字吗》一栏中所列举的那些不算冷僻，有的还是我自己所常用到的字里，发现有过半数的字，我都念错了，这使我大吃一惊！这样，我

怎么能发言？怎么能广播？在写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掌握住文字的音乐性？

《人民日报》从十一月一日起，开始在报纸上实行难字注音，这对于读者是很大的语言教育，我从心底发出拥护的欢呼。我知道有许多和我犯着同病的小朋友，他们和我从前一样，在小小的年纪已经在看大部头的书，他们也是不查字典的。从我自己的“前车之覆”来说，我希望他们在看书的时候，要注意慢读，细读，深读，但是难字注音无疑对他们是个大帮助。而且我赞成字音夹注在字后，像《人民日报》那样，对读者是更方便一些。

为着和人家谈话的时候，有着“共同的语言”，人名，地名，文物名的难字，和科技界所用的字，都应当注音，以便形成普通话的逐渐统一。至于注音的标准，我赞成张志公同志的异读字注音从今不从古，从俗不从雅，从众不从寡，从易不从难的意见。其余的都留给专家去讨论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字改革》1961年第12期。）

《葛　　梅》

管桦同志的《葛梅》，是从涟漪的春水里升起的一朵莲花，漫天遍地的郊原蓬勃气氛，衬托得它格外挺拔，格外妩媚。

这篇文章，是从萱湖村书记的“我”，同这个十八九岁的商店采购员——葛梅，一连串的业务接触上，抒写出来的。这个闺女，热情、负责、爽朗、乐观，风里雨里，上下地跑，做好工农联盟中间的桥梁工作。她不放掉一寸的光阴来调查研究，她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动员农民把土产卖给国家，她也千方百计地让农民得到大队和个人所需要的一切：农具，农药，梳子，栊子，红绸子被面，玻璃砖儿镜子……

这个闺女口里还有一支和这个时代、和她自己性格完全适合的歌曲：“春天里的花园真美丽”。这响亮快乐的歌声，跟着她走遍公社的每一个角落，在田野间，河水上，给劳动的人们带来了生气蓬勃的鼓舞和感染的力量。

这个闺女直爽开朗，她不会同人家客气，人们帮她忙，让她到家里吃饭，借她衣服穿，给她伞撑，给她枣子吃，她都毫不见外地高高兴兴地接受；同时她自己也在大热天的密不通风的玉蜀黍地里，汗流被体地调查虫害，半夜里又往回送农药；在急雷大雨之中，她卷着裤腿，背着挎包，奔走于各

大队之间，在夏收刚完的三天内，调查记录各村需要的三秋农具。“就是下刀子，我也要按日子完成！我就是这种秉性！”

这个闺女，工人家庭出身，中学毕业，功课很好，但她不去升学，也不在城市找工作，她却要做一个商店采购员。“我”问她“为什么？”她微笑不答。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具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觉悟的青年人，是“喜欢隐藏自己伟大而又不可动摇的志愿，不愿意预先向别人宣扬，而是逐渐显示在自己的行动中”的。

作者给这个热情积极的闺女，在“逐渐显示自己行动”的场面上，欢畅地描绘出一幅一幅美丽、明朗、豪迈的背景；他布置一个宽阔碧绿的河面，让她穿着紫丁香色的上衣，撑着小船，像一朵荷花似地飘移过来，使“四周围的景色，仿佛因此而越发显得秀丽、迷人”；他让“一阵微风穿过树林，掠过河面，把那女子剪得齐颈的短发，朝一边吹去，显出她整个脸部俊美的轮廓”。他把金黄色的麦捆，排列得像整齐的帐篷，堆满在田野上；把旷野上的蜃气，写成像灿烂的银色的河流，让她的穿着紫丁香色上衣的身影，在这河里颤动，又从麦海的那边，隐约地飘来“春天里的花园真美丽”的歌声。他布置下有一棵大槐树的门口，让她在那里收购鸡蛋；太阳把树叶的阴影投在她身上，很像在她紫丁香色的外衣上披了一件镂花的薄纱。最后，他布置了一场迅雷急雨，让她急急忙忙、笑嘻嘻、湿淋淋地和从天边滚来又向天边滚去的雷声，一同来去，“在闪电的亮光里，看得见斜斜的雨点和她雨中的身影。闪电熄灭时，她便隐入无边的夜色里了……我们转身向院里走去时，忽然在雨声和雷声中传来一阵歌声：‘春天里

的花园……’”

写我们的时代、新田野和新人物，是应该写得这样的秀丽，这样的豪放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2年第12期。）

给广州的朋友

广州的朋友总怪我到好几次广州，却没有写过一个字。但是没有写和写不出，完全是两回事，广州这个城市是太丰富多采，而且发展变化得太快了，当人家心摇目眩，第一个雄伟美丽的镜头，还没有捉住的时候，飞速地又掠过一个更新更美的镜头，叫人如何来得及下笔？

我路过广州，算来已有八九次了，每次都只有一两天的逗留，但我没有放过一寸光阴，总是忙里偷闲，贪婪地吸收领略广州的一切。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特别是在冬末春初，来到了祖国的最南端，从一片辽阔广大的苍黄，忽然看到满眼的青山秀水、绿叶红花，这惊喜是说不尽的，我们匆匆地脱下了厚重的冬衣，迎着吹面不寒的清风，连走路都觉得轻快！

当我执笔之顷，羊城宾馆的巨大玻璃窗前，正向我呈现出一片仿佛是北京暮春的景色；芊芊的青草，郁郁的浓荫，几座宏伟的建筑，掩映于紫花绿树之间。旁边的流花湖，波光淡荡，楼阁桥亭点缀如画，这些在半年前经过广州的我的眼中，又是一幅全新的景物……

再描写下去，就写不胜写了，但是广州有一个地方，却

是这一切变化的原动力和发源地，它不但是广州的、也是我们整个国家起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动力和发源地，那就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住过的一间小屋。

我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已是几年前的事了，里面的一切，已经不能一一描绘，但是那间小屋，却永远矗立在我的眼前！就是这间像真理一样朴素的小屋，一个陈旧的竹箱，几张粗糙的家具，相伴着我们宵旰辛勤，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计划运筹，带动起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开辟出我们周围的美丽雄伟的世界。

明天—— 一九六一年的最后一日，我又将横越三千里的云程，飞回我们的首都，我知道在凌空双翼之下的万水千山，也都和美丽雄伟的广州一样，在飞跃地发展变化。我愿和拱卫在那间小屋周围的广州朋友，以及全国人民，在一九六二年我们祖国的更新更美的图画上，加上自己精心结构的一笔。

1961年12月30日广州

（本篇最初发表于《羊城晚报》1962年1月3日。）